

温州文献丛书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孙延钊 撰
徐和雍 整理
周立人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任：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员：马允伦 卢礼阳 张宪文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主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胡珠生
副主编：陈增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宪文 张乘健 陈明猷 周 干
周梦江 金柏东 俞天舒 萧耘春
潘猛补



温州府境圖

温州文献丛书

孙延钊 撰
徐和雍 整理
周立人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東

寧村所

永嘉場

梅頭山

永嘉縣

六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衣言遗像



孙诒让遗像

孙逊学公年谱日录

卷首 太僕公遺表 曾侯誥海國 贈周春采冊 自書添字覽
 略叙詞卷 曾文忠公贈賜字蹟 張謙亭先生贈序墨蹟

卷第一 起清去歲二十年在蘇州迄道光三十年在蘇州

卷第二 起咸豐元年在蘇州迄光緒十一年在蘇州

卷第三 起同治元年在蘇州迄光緒二年在蘇州

卷第四 起同治三年在蘇州迄同治四年在蘇州迄光緒六年在蘇州

卷第五 起同治七年在蘇州迄光緒十年在蘇州

卷第六 起同治十一年在蘇州迄光緒十二年在蘇州

卷第七 起同治十三年在蘇州迄光緒九年在蘇州

卷第八 起光緒二年在蘇州迄光緒四年在蘇州

卷第九 起光緒五年在蘇州迄光緒十二年在蘇州

《孙逊学公年谱》手稿

《孙征君籀頤公年谱》手稿

孫征君籀頤公年譜日錄

卷首 孫公遺表 周壽勳本孫自述序文 孫五景執地誌
 本 孫廷定稿跋文 昭書忠誠匾長卷

卷第一 起清道光二十八年在蘇州迄同治十三年在蘇州

卷第二 起光緒元年在蘇州迄光緒五年在蘇州

卷第三 起光緒六年在蘇州迄光緒十一年在蘇州

卷第四 起光緒十二年在蘇州迄光緒二十年在蘇州

卷第五 起光緒二十一年在蘇州迄光緒二十七年在蘇州

卷第六 起光緒二十八年在蘇州迄光緒三十二年在蘇州

卷第七 起光緒三十五年在蘇州迄光緒三十四年在蘇州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人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

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2年7月

温州市图书馆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整理前言

1983年夏,杭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徐和雍去探望91岁高龄的孙孟晋老人。孙老诉述往事,谈及自己倾力撰写的其祖父的年谱——《孙逊学公年谱》10卷、《孙征君籀顾公年谱》8卷,成稿已50年,仍未付梓问世,十年动乱时,为了免遭销毁,不得不将它送交北京图书馆,感慨万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出现了阳光灿烂的春天,给这两部年谱的出版带来了希望,然而此时孙老已双目失明,无法整理,于是孙老把此事寄托在来访者身上。几经磋商,决定请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徐和雍承担这一任务。为了向北京图书馆索回这两部谱稿,孙老请倪士毅代写委托书,加盖自己的印章,交托徐和雍前往办理。同年秋,徐和雍专程去北京图书馆交涉,陈述作者拟整理出版的意向,要求取回谱稿。馆长命有关人员清查后,见谱稿尚未登记上架,同意作者收回。当徐和雍返回杭州时,传来了孙老的噩耗,孙老没有能再见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两谱就与世长辞了。

孙老去世后,徐和雍为实现孙老的遗愿,力争将两部谱稿整理出版。1986年,杭州大学古籍所和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发起整理出版《孙诒让全集》,同意将《孙诒让年谱》、《孙诒让遗文集》列入出版计划。徐和雍邀挚友温州师院政教系周立人一同整理。不久,出版系统实行改革,确定自负盈亏原则,出版《孙诒让全集》需大量资金补贴,山东齐鲁书社不堪重负,决定中辍这一出版计划。2001年,温州市决定编纂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经著

作权继承者孙氏后裔书面授权,该编辑部同意将两谱列入出版计划。孙老两部谱稿的出版有了着落,我们如释重负,孙老如地下有知,定当感到欣慰。

我们认真阅读了孙老的两部谱稿,深深钦佩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孙老为搞清其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长达数载埋头于玉海楼案桌上,清理和阅读孙衣言、孙诒让的著作、函牍、眉批、札记,并一一加以摘录。正如章炳麟《孙仲容先生年谱叙》所说的,“其散在筐篋者,非其子姓莫能理”。作为儿孙的孙老,终于把家藏的有关孙衣言、孙诒让的大量资料清理出来,经爬梳和排比,编纂成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条理清晰的两部谱稿,它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孙衣言、孙诒让一生的基本面貌。

孙衣言出生于瑞安贫瘠山村潘垆的一个耕读之家,其父孙希曾进过学,但毕生从事农耕,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孙家有读书的传统,孙希曾更重视对儿子的文化教育,孙衣言五岁时就亲为启蒙,此后更不遗余力地供给儿子读书上进。孙衣言及其弟锵鸣天资聪慧,学习勤奋,青少年时就以善诗能文著称,并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道光三十年(1850年),孙衣言会试中式第九十三名进士,殿试二甲第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不久晋升实录馆协修、纂修,预修《宣宗实录》。然而孙衣言并不是只知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而是一位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学者。早在孙衣言尚未出仕时,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侵略战争,当定海失陷、《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相继传来,他忧愤交加,赋诗痛斥英国的侵略行径,悼念死难的爱国官员,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孙衣言在预修《宣宗实录》时,独编《夷务书》百卷,从中更看清了外国侵略者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薄天津,孙衣言明知清朝统治集团已决意妥协退让,仍怀着满腔

激情,越职连上两疏,请早定战,从而触犯帝怒,被排除出朝廷中枢,贬往清军和太平军正在激战的安庆充当知府。

孙衣言从自身的遭遇中,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作为文学侍从更不可能有所作为,决意退出官场,他抵达定远接篆视事后即引疾归休。孙衣言的家乡是永嘉学派的发祥地,他自幼耳濡目染,深感其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有着现实意义,决心以振兴永嘉学派为己任。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的三大学派之一,是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学术和政治派别,代表人物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其主导思想是“必弥纶以通世变”。注重“实事实理”的研究,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生活在不断遭受金国侵扰的南宋,主张革除弊政,增强国力,坚决抵抗金兵南下。然而事过境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到了元、明、清,这个学派渐渐消隐,著述也日益散佚。孙衣言认为清朝面临的局势与南宋有相似之处,企图藉传播永嘉学派的思想,促使当政者觉醒,革新政治,抵抗外来侵略。同时,当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各持门户之见,互相攻讦,孙衣言不以为然,力辟汉、宋门户之见,认为“欲通其区畛,莫如以永嘉之学”。孙衣言独立于各学派,是“晚清特立之儒”。

这时,孙衣言的座师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势力迅速扩张,成为权倾内外的重臣。曾国藩十分赏识孙衣言的才华,函召赴皖协助。于是,孙衣言又重新进入官场,从出任庐凤颍道开始,逐步迁升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从孙衣言在任的作为和给督抚禀报中的建议看,都表明他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孙衣言并没有因从政而放弃学术研究,仍多方收集永嘉学派著作的各种版本和乡邦文献,抓住一切空隙细心进行校勘和编纂,并利用居官之便,将精校后薛季宣的《浪语集》、陈傅良的《止斋集》、刘安节的《刘左史文

集》、刘安上的《刘给谏文集》、许景衡的《横塘集》、叶适的《水心文集》、《水心别集》等等，编入《永嘉丛书》，分别刊刻于金陵、武昌，使永嘉学派的著作重新流传于社会。

孙诒让出生时，孙家的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父孙衣言、叔孙锵鸣都已出仕，并前后在翰林院任职，孙家已是名符其实的儒学之家，为孙诒让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诒让八岁时，孙衣言授他四子书外，先授《周礼》，希冀他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为研究永嘉学派薛、陈、叶诸家学术打下基础。诒让十三岁就草拟了《广韵姓氏刊误》，迈出了校雠的步伐，在学术上可说是早熟的。诒让长期在乃父身旁，常常随父参加各种文人雅会，与张啸山、刘恭甫、戴子高、刘叔俛等汉学家频繁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对乾嘉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掌握了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等治学方法。为了考辨古字，诒让广泛搜罗古碑、古砖、钟鼎、彝器、甲骨等古物，考证其文字，考辨出不少甲骨文字，撰写了我国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为甲骨文研究披荆斩棘，开辟了道路。但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治学方向，仍沿着乃父指引的道路在行进。孙诒让摒弃汉、宋门户之见，也不受新学、旧学斗争的干扰，客观地、有选择地吸纳中外各家各派的思想见解，并用自己涉猎到的西方的一些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来疏解我国古籍，这有助于中华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化。诒让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疏理《周礼》，认真考订和重新审视有周一代的政治制度，写成了巨著《周礼正义》。章炳麟盛赞《周礼正义》，认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诒让鉴于墨子“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弊”，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面貌，克服社会弊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把自己研究的视野转向沉霾已久的墨学，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又写成了《墨子间诂》。墨学研究先驱俞樾为之写序，赞曰：“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孙诒让在研究中，旁及经学、史学、文字学、方志学及考据、

校勘、目录等众多学科,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把永嘉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孙诒让是一位进步学者。他在认真著述的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并把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努力付之实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在家乡瑞安积极组织团练武装。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我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接踵而起。诒让一面带头参加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一面对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民主革命运动表示理解、同情乃至不同程度的参与或支持。清王朝镇压了维新运动,在举办“新政”过程中日益暴露其虚伪性和欺骗性,诒让对清廷的幻想彻底破灭,从此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征聘。他深感要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只有从自己家乡做起,而开发民智“以开学堂为第一要义”,于是首先在瑞安创办新式学堂,1905年出任温处学务处总理后,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在其任职的期间,温、处两府十六县建立起各级各类学堂三百多所,在文化教育建设上走在全国的前面。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瑞安务农会,组织富强公司,创设大新轮船股份公司,创建了温州地区第一批近代企业。诒让对温州一带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两谱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几乎每事每段都附有各种资料,如禀报、日记、信札、序跋、眉批、札记等,其中不少现已仅见于谱稿,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

如何整理这两部谱稿?我们以为在尊重原作者,尽可能保存谱稿基本面貌的前提下,根据公开出版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进行某些必要的调整和增删。

首先,从两部谱稿看,孙诒让不仅是孙衣言的儿子,而且是学术上的理想继承人。他俩为振兴永嘉学派而共同努力。孙衣

言整理、校勘、出版永嘉学派各家的著作,好比是培土浇灌,使之复苏并茁壮成长;孙诒让深入研究永嘉学派的学说,推陈出新,写出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巨著,等于开花结果,使之发扬光大,他们父子俩正反映了晚清振兴永嘉学派的全过程。而且在孙衣言、诒让的著作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难以截然分开,谱稿涉及父子者也往往雷同。为此,我们以为两谱“合则两全,分则两损”,故将两人年谱合并编辑,易名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但为提供两谱的原貌,凡经合并、增删处,均以加按语或加“*”的方式予以标明。

其次,两谱征引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孙衣言的日记就有六部之多,有的日记长达四万字,这些已是孤本,极为珍贵。如保持谱稿原状,恐不符合年谱的基本要求,但对这些宝贵资料又不宜遗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将其中部分长篇资料,抽出作附录,置于年谱之后。

第三,谱稿主要以新发掘的资料编排,带有资料编年的特征。谱稿对已刊的著作多语焉不详,而对某些相同事实又往往重复出现,对思想转折的背景则有所忽略,但考识其中个别文字的碑文却全篇照录,颇有主次不分、轻重失衡之感。因此,我们作了一些调整和增删,力求反映孙衣言、孙诒让的基本面貌和主要业绩。

第四,孙老以儿孙的身份来撰写其祖、父年谱,多用家族内的尊称,不同辈份的亲属对谱中人有不同称谓,读后一时也搞不清楚他们的内在关系。《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公开出版后,面对社会,保存家族内的称谓不仅不必要,反而会造成一些误解。我们按照正式出版物的统一规格和要求,对这些称谓作了适当的改动。

我们根据上述设想,对谱稿进行整理,但在实践中仍感到符合年谱的一般规格和保存谱稿中的资料两者甚难兼顾,某些部

分臃肿、繁杂的情况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恳请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徐和雍 周立人

二〇〇二年四月

温州市图书馆

作者生平简介

孙延钊(1893—1983),又名孟晋,字勛庵,浙江瑞安人。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历任北洋政府盐署科长、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省通志馆总纂。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孙延钊是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的儿子、孙衣言的孙子。幼受父祖薰陶,继承家学,重视搜集地方文献,整理家藏父祖的文稿和事迹,先后编纂成的稿本有:《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明季温州抗清事纂》《重修浙江通志稿(民国)》《孙敬轩先生年谱》《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浙江书林遗事系年录》《瑞安旧志职官校记》《温州经籍志校勘记四卷》《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遗书目录》及《孙逊学公年谱》《孙征君籀颀公年谱》等。在他担任省、地图书馆馆长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举办战时图书展览、国防图书巡回文库,在战乱中坚持领导开展图书流通业务。为确保藏书安全,在“浙图”任职时,几度组织图书馆和藏书的搬迁,使图书免遭日寇铁蹄浩劫。

孙延钊还将其祖遗玉海楼藏书二万七千馀册和《永嘉丛书》版片及大量的先人遗著手稿先后赠给瑞安县公立图书馆、前浙江大学文学院和温州图书馆,使家藏的书籍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

鉴于孙延钊毕生从事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凡治温州地方历史者无不仰赖其学术成果，惜稿本等身，而刊出无多，以致外界罕有知其业绩者。

为了纪念孙延钊对乡邦学术的卓越贡献，特在本书首页予以郑重简介。

目 录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1)
整理前言····· 徐和雍 周立人	(1)
作者生平简介·····	(1)
孙逊学先生年谱序····· 章炳麟	(1)
孙仲容先生年谱叙····· 章炳麟	(1)
孙氏源流及家世····· 孙廷钊	(1)
瑞安盘谷孙氏世系·····	(1)
年谱·····	(1)
附录·····	(368)
孙衣言遗文·····	(368)
赴皖日记·····	(368)
甲子行记·····	(418)
戊辰南行日记·····	(420)
癸酉瞻天日记·····	(425)
丙子瞻天日记·····	(441)
出都日记·····	(449)
逸老丛谈·····	(452)
孙诒让遗文·····	(468)
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辞·····	(468)

学务本议	(470)
学务枝议	(478)
道光二十四年顺天乡试《同榜题名录》	(483)
道光三十年会试《同榜题名录》	(485)
道光三十年《殿试题名录》	(487)
同治六年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题名录》	(489)

孙逊学先生年谱序

孟晋次其尊人仲容先生年谱，余为序之，既复出示其祖逊学先生年谱十卷。逊学先生，晚清特立之儒也，扬历中外，数至监司，以持论侃直，为帅府所沮，置诸列卿散地而归，终已不得大行其志。谱中多述文学，于政事颇略，亦其势然也。孟晋生二岁而逊学先生歿，年十六复遭仲容先生之丧，比入民国，故老凋谢，遗闻散失尽矣，犹能据其遗著以成斯编，亦可谓善继志述事者哉！谱称，逊学先生尝论清儒汉、宋门户之弊，以为永嘉经制兼综厥长，足以通其区畛。及仲容先生治官礼，欲以经术措诸时用，亦本其先人之训也。

宋世永嘉诸贤，与新安、金溪、金华并峙。其后三家皆有传人，迄元、明未替，而永嘉黯然而彰。近世如亭林、桴亭及北方颜、李诸公，廓除高论，务以修己治人为的，盖往往与永嘉同风，顾勿能尽见其书。逊学父子生七百年后，独相继表彰之，专著则有《永嘉丛书》之刻，佚篇则有《永嘉集》之纂，括囊大义，辨秩源流，则拾南雷、谢山之遗，以成《永嘉学案》二十卷，最录凡目，则《温州经籍志》为一郡艺文渊海，自是郑、薛、陈、叶与先后作者之遗绪，斩而复续，呜呼盛矣！

迩者，逊学先生歿已四十年，仲容先生歿亦二十馀年，世变益亟，盖与衰宋无异，夫拯之者则谁欤？然则孟晋阐明两世之业，以待人之兴起者，盖可少乎哉，盖可少乎哉！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

孙仲容先生年谱叙

瑞安孙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纂闳博，其书已成者二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牍之属不在著纂者，不可胜纪。先生歿二十有馀年，哲嗣孟晋次第爬梳，得其纲领，以为古之为学者与年俱邵，不述其进德之途，著述之岁，则后人无以观法，因为纂次年谱八卷，凡先生所自序与其尺札笺记，皆尽录之，然后先生之学大明。余按年谱之作，大较起于宋人，然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必以鲁公某年与孔子几何岁相与排比，是即年谱之造端，他传未有也。何者？将相显人有殊功盛名者，其行事必于国史，按表纪以推行其事，其年即较然可知。儒者成学，大率不系于王事，则国史无可征，必推第其年，然后可晓，以孔子为学者宗，故举此以示例，后人之为年谱者放于此矣。顾处朝列与政事，与夫身遭乱流颠沛失据者，其行事先后尚可考，虽岁阅百数，后人犹能追谱之，则朱子、顾宁人之伦是也。承平闲暇，托于无能之辞，若戴东原之徒，非及时为谱，后之人何自述哉！先生之学，不后于宁人、东原，其散在筐篋者，非其子姓又莫能理，排比之亟有过于二公者矣。余昔时慕先生为学，颇与通书，而苦于不能覩，又未尽见先生之书，得是谱始稍慊于志。若其学术之大，足以上通圣则，旁开物宜者，世人当尽知之，日月贞观，固非下士所宜赞也。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章炳麟

孙氏源流及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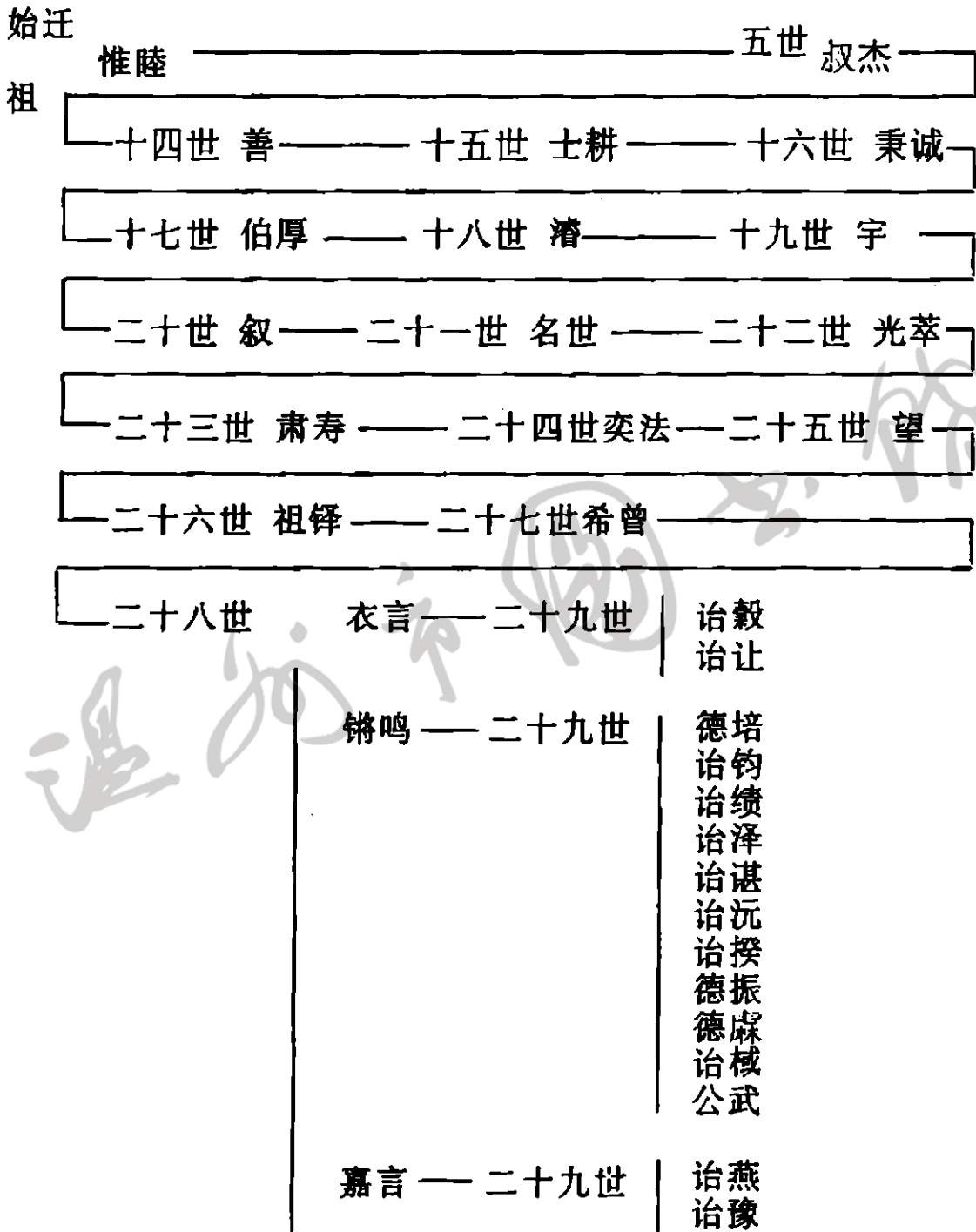
公姓孙，讳衣言，字绍闻，号琴西，晚号邃变，别署逊学老人。浙江瑞安县人。系出吴将军孙武之子明，食采于富春，曰富春孙氏。始迁祖讳惟睦，五代时，自闽长溪迁瑞安二十五都集善乡之演下村，土名潘埭，而以其地当盘谷山麓，称盘谷孙氏。

惟睦累传为绍兴辛未进士、知沅州叔杰，尝以兵破傜人十三栅，夺所侵地，事载《宋史·蛮夷传》。其后当明初，有善以清修笃行闻。四传为濬，字文哲，号确庵，嘉靖中以输粟授宣义郎，邑人蔡同知琳铭其墓。濬子宇，字舜治，号云峰，太学省祭，湖广黄州府卫知事。宇子叙，字孔彝，号常斋，太学生，丰德高年，永嘉王参政叔杲铭其墓。叙子名世，字子望，号升初，太学生，鸿胪寺序班，邑人林官詹增志铭其墓。再三传为二十四祖，讳奕法，字承志，号礼庵，妣氏万，以节孝旌。二十五世祖，讳望，字若吕，号尚甫，邑人余太守学礼志其墓，以谓修身砥行，乡邻诵义。二十六世祖，讳祖铎，字政敷，号洙堂，邑庠生。二十七世祖，讳希曾，字贯之，号鲁臣，邑增生，我曾祖也。妣氏项，灯公女、氏张，熙载公女、氏胡，观涛公女，皆无所出，最后继配丁氏，采桧公女，则公之母也。公同怀兄第五人：公居长；次讳锵鸣，字韶甫，号藁田，晚号止庵，又署止园，由翰林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以重宴鹿鸣加三品卿衔，又以重宴琼林加侍郎衔，江阴缪先生荃孙铭其墓，常熟孙先生雄叙其遗书，平阳宋征君衡述其学行；又次我王姑，适平阳陈一标；又次讳嘉言，字子俞，附贡生；而我王姑适永嘉任凤锵者，则其季也。列祖自尚甫公以下三世府君，以公及藁田公贵

显,皆累赠资政大夫,妣皆夫人。此据家谱旧牒,而本谱所载先后封典,以光绪元年公赠三代考通奉大夫为最后,至于晋赠资政大夫,以诰敕遗失,不详何年,故付阙如。我祖妣氏叶,诰封一品夫人,生我胞伯邑庠生稷民公,讳诒谷,及我父籀庠公,讳诒让,字仲容,又生我胞姑一人,三龄而殇。庶祖妣氏姜,封恭人,无出。我孙氏自迁县城,先后卜筑太平石、虞池及棋盘坦、小沙堤各新居。而子俞公之后有仍守潘埭旧庐者。

孙男延钊谨编述

瑞安盘谷孙氏世系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年 谱

清仁宗嘉庆二十年乙亥(公元 1815 年) 孙衣言一岁

八月十七日丑时生于潘埭演溪草堂,赐名克绳。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年) 衣言二岁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 年) 衣言三岁

正月初六日,弟锵鸣生,赐名克昌。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年) 衣言四岁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年) 衣言五岁

其父为之启蒙,口授经书,督之甚严。

五月初九日,长妹生,后适平阳陈一标。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年) 衣言六岁

人家塾读书,塾师孙荣堂先生廷爵,系从叔祖也。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1821 年) 衣言七岁

道光二年壬午(1822 年) 衣言八岁

道光三年癸未(1823 年) 衣言九岁

道光四年甲申(1824 年) 衣言十岁

八月十六日,三弟嘉言生,赐名克谟。

道光五年乙酉(1825 年) 衣言十一岁

道光六年丙戌(1826 年) 衣言十二岁

十月二十二日,次妹生,后适永嘉任凤锵。

道光七年丁亥(1827 年) 衣言十三岁

宿儒谢芝庭先生兰,邑之广化乡人,开馆授徒于集善乡,衣言与弟锵鸣偕从之学。

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 衣言十四岁

自是年,衣言、锵鸣同从城间王莘农先生咸学于玉尺书院。延钊谨案:乡会试朱卷所载受业师,孙荣堂、谢芝庭、王莘农三先生外,尚有姑夫王石山先生梦清。一日,衣言昆仲从他人处见《纲鉴易知录》,大喜,则假归私阅之,盖方治举业,师例禁阅子史诸书也。见宋衡《六斋无韵文集》二《外舅孙止庵师学行述略》。原文仅云幼时,不著年月,姑系于此。

始识黄菊渔体正,邑宿儒黄梧阳先生之长君也。

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 衣言十五岁

衣言、锵鸣初应童子试,两试俱黜。

道光十年庚寅(1830年) 衣言十六岁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 衣言十七岁

从邑宿儒谢西堂梦池游,即以邃学工文,超轶流辈。

邑宿儒曹秋槎孝廉应枢主玉尺书院讲席,参校权邑侯某公甄别试,于成童卷中得衣言文,奇之。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 衣言十八岁

始为古今体诗。与锵鸣及乐清林恒轩大椿同从曹秋槎孝廉游,问诗法。是岁,衣言县试第一。庐江刘心斋明府礼章深相识之,称为上达才。府试,衣言第四,锵鸣第一,同受知于邓云阶太守廷彩。赵钧《谈后录》云:“壬辰六月初二日,府试榜出,冠军孙锵鸣,余同窗友希曾次子,即县试榜首孙衣言胞弟,少年兄弟一齐出头,乡里荣之,实亦我邑自来所未有。闻邑尊刘心斋先生与兄某应郡县试亦如是。县试时,其家丁某谓心斋隐有此想,欲得同胞兄弟年少能文者,以传衣钵,今果如其愿,心斋之乐,我友孙君之幸云。”钧字石渠,号定斋,邑庠生,下金村人。据此,则赵钧尝与希曾同学。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 衣言十九岁

院试,衣言第三,锵鸣第一,同补学官弟子。出学使新城陈侍郎用光门下。识泰顺诗人董霞樵旂。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年) 衣言二十岁

与鏞鸣、黄菊渔及同邑杨尺珊树东，同读书城西薛氏江上楼。参阅孙鏞鸣《家训随笔》。衣言所作《芸根吟草》，呈曹秋槎先生。曹先生剧赏之，谓该诗恬雅蕴藉，咏古诸作，见读书论事之识。

科试衣言一等第五，鏞鸣一等第二，补廪。

陈硕士学使按试温州时，收得乾隆本宋瑞安陈傅良遗著《止斋诗文集》，以此版于癸巳冬遭毁，辄与浙江巡抚海帆中丞富呢扬阿谋重梓之，以续其传，而长兴钱士云据明正统本为之订补，鄞人王梓材、冯云濠亦间预校雠。衣言以诗受知于陈学使，经陈推介，富中丞亦闻其诗名。

赴杭州乡试，报罢。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 衣言二十一岁

叶夫人来归。据《逊学斋文钞》六《先大母项宜人事略》，知夫人来归约在是科乡试之前，且为期当甚近。

衣言与周仲梅等读书江干草堂。家藏《燕台集》原稿，《庚子怀人》诗第三首注云：“乙未，余与仲梅俱读书江干草堂。”今刻本《逊学斋诗抄》注文删略，兹从原稿得之。又《诗抄》有《江上草堂歌》三章，第一章首句云：“我家江上旧草堂”，当即江干草堂也。又孙鏞鸣《家训随笔》云：“乙未，余兄弟在家读书，与周仲梅庆桷、胡棣甫姚四人联课。”与此可互证。又案周氏《毋自欺室稿》有宿孙琴西昆弟《松吹吟屋题壁》诗云：“高楼脚底怒涛生，麈尾高谈彻夜清。绝好溪山开竹屋，公然兄弟占诗名。苍云到地浑忘午，飞瀑重檐不放晴。今夕联床君记取，结茅留订白鸥盟。”“松吹吟屋”之室名，他处未见，录之以备考。

衣言以文字受邑宰彭莱门明府元海之知。

赴秋闈，衣言报罢，鏞鸣中式第六十四名举人。

是年，陈硕士侍郎卒，年六十八。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 衣言二十二岁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 衣言二十三岁

正月初四日辰时，妣项太夫人卒，享寿八十有四。

时三水梁一峰元来宰瑞安，见衣言、锵鸣及黄肖芎体立、漱兰体芳而奇之，常招人县斋饮酒谈艺。二黄者，菊渔先生之幼弟也。

本省乡试荐卷。咸丰戊午，孙衣言赠徐云石诗云：“乐陵宗伯昔选士，我年最少才廿三。钱王城郭及秋赋，同辈五六栖伽蓝。文场角艺俱连北，或疑取舍师箠聃。”撮录之以备考。衣言被选拔为贡生，出学使史松轩之门。同选者郡学徐云石雯、陈子玉璫、永嘉高玉衡一枢、平阳周念庵京、泰顺董芝崖文帜、乐清徐惇士德元、玉环潘东屏藩。尝邀同徐太翁聘堂、高太翁栖霞及孙太翁希曾，集中山书院，徐太翁有诗纪事。

是年，青田端木鹤田先生国瑚卒，年六十五。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 衣言二十四岁

二月初三日，长子生，赐名荫洙，又名德滋。后正名诒毅，字稷民。

衣言北上，途中多纪行怀古之作。其扬州七律，有“六代山河残雪尽，早春城郭绿杨生”之句。时人传诵，称为孙绿杨。《燕台集》原稿，扬州诗凡四首，今刻本存其一，稿本眉端有陈小铁所附识语云：“余初不识琴西，戊戌岁，吾友虚谷持是诗俾读之，至‘六代山河，早春城郭’一联，叹为自然绮丽，壬寅岁始订交。”盖当时传诵之盛，足见一斑。虚谷苏氏，名汝谦，灵川人，亦拔贡同岁生也。

至京师，本郡与贡者八人居同邸。衣言年少气盛，谓天下事无不可为，徐惇士亦喜议论，两人相与陈说古今成败得失，人之贤不肖，各持己见。衣言颇谓惇士才气不在人下。

衣言朝考，锵鸣会试，俱报罢。衣言兄弟留京师，各视馆以资糊口，相互极为关爱。衣言馆于西四牌楼北汉军李氏，锵鸣馆于米市胡同廖氏，相去几二十里。一夕，衣言煤气中毒，神色有异，李家遣人走告，锵鸣闻讯大惊，踉跄行里许始就车，又怒驴车之不速，复下车趋奔，颠仆者再，仍上车行，及至李馆，衣言已平

复啜粥矣，相见且悲且喜。又一日，锵鸣病疫，衣言往视，稍剧则留住廖馆，延医量药，夜不解衣睡，调护周至，盖兄弟互笃于友爱如此！见锵鸣《家训随笔》。

始识蓟县徐纲伯孝廉维城、高安朱芷汀明经龄，丁酉拔贡。

衣言执贖谒大理寺少卿翁二铭祭酒心存。以文字受知于金台书院山长蒋丹林副宪祥墀。又以诗受知于鸿胪寺卿宜黄黄树斋爵滋。黄教以读汉魏人诗及郭氏《乐府》，至唐人而止，勿涉宋、元以后，则意趣自高，气韵自古。衣言于是专治古诗。当时之言诗者及四方负才名之士，争趋黄鸿胪。黄每置酒高会，必招衣言与焉，谓衣言之作思清而敏，于是衣言之名传闻都下。《治善祠塾课约》云：“予初至都，以所作古今体诗一巨册，求教于黄树斋先生，及取归阅看，则全册数百首只联圈十字。予叩求其故，先生曰：此无可说，但熟读茂倩《乐府》及汉魏以下至盛唐诸家诗，而禁看本朝及近时人之作，勿以入目，后当知之。”与此可参证。

衣言始交马平王定甫锡振，字少鹤，更名拯。亦同年与贡者，能治古文辞。与代州冯鲁川志沂、诸暨余小坡坤、仁和邵位西懿辰、临桂朱伯韩琦，又字濂甫、龙翰臣启瑞、平南彭子穆显尧友善。遂介定甫识诸氏。当时清侣中，以昆明黄矩卿官赞琮、归安叶筠潭鸿胪绍本，字立人，著有《白鹤山房集》、会稽宗涤楼内翰稷辰，字攻耻、益阳汤海秋郎中鹏、晋江陈颂南户部庆镛、江都汪孟慈户部喜孙、番禺黄蓉石刑部玉阶、建宁张亨甫孝廉际亮、汉阳叶润臣孝廉名洋、乌程周岷帆孝廉学源、东乡艾至堂广文畅、镇海姚梅伯孝廉璽、汉军姚秋士兵部斌桐、归安陈秋谷丙绶诸氏，过从尤密。润臣、秋谷为丁酉同年。传录本叶氏凤楼里人诗稿《灵台集》中，有《戊戌游法源寺》五言古诗一首，注云：“同孙衣言同年某。”鄮陵苏菊村明经源生，方主汪孟慈郎中所。衣言因郎中而识明经，时常见其独坐斗室，案上图史错杂，仅留隙地，置笔砚，心好之，与游日密。

衣言尝学为词，以示梅伯先生。先生笑曰：“子木心石肠，何必学为此，徒妨他业。”乃弃去，暮年间有所作，娱遣而已。

七月五日，郑康成生日，衣言同孟慈、颂南、菊村集祀万柳堂。

冬，与秋谷及吴县潘星斋曾莹为消寒雅集。

尝自署所居曰“梅花阁”，《燕台集》原稿，戊戌消寒第一集《咏寒砚》诗云：“夜半梅花诗思动，炙炉纱阁试桐丸。”自注云：“予所居曰梅花阁。”尝作《梅花诗思图》。《娱老堂诗》原稿，《甲申贾宅看梅》诗末二句云：“平生诗思清如此，那得灵渊煮茗论。”上句自注云：“予山居时，书室窗外有梅一树，花时，侵晓即闻百舌语，其声百变，官京师时甚思此，乃扁所寓居曰‘忆梅花室’。友人王通政拯、钱少宰宝青为作《梅花诗思图》，姚秋士兵部为赋《洞仙歌》，词尤幽艳，乱后失之。”又抄本乐清徐乃康《茹古轩诗钞》卷三，有“孙琴西过访，出示《燕台集》诗”，有“梅花图里春相忆”句，下注云“琴翁有《梅花诗思图》”，并与《贾宅看梅》诗注可互相发明。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 衣言二十五岁

始识高要苏廉堂编修廷魁于叶二之风雨怀人馆。于宜黄先生江亭饯春席上，又识昆明戴云帆水部纲孙、汉阳黄海华学正文琛、满洲庆伯苍孝廉霖。

数从黄鸿胪、汪郎中与朝鲜使臣李秋斋应教时在饮酒赋诗。因于龙树寺观寺僧所藏鲍双五侍郎诗册、顾南雅学士莼手书《楞严经》卷子。衣言追思两先生文章风节，颇以不及见为恨。

送汪郎中东河之行，衣言与汤海秋于饯席联句，成二律。与好友联句，见于家藏诗稿者，有此二律，及癸丑八月一首、甲寅八月三首、丁巳二首，而刻本诗抄皆未著录，兹分年写存之。

手扳杨柳送行人，汤匹马金台踏暮春。
廿载度支筹国计，孙一官疏凿问河津。
悲欢离合无穷事，汤文采风流剩此身。
明月亦知怜寂寞，孙惭凭杯酒慰雷陈。
家学江南接大儒，孙谈经许慎有规模。
每倾肝胆交天下，汤偏为才名走道途。
东去河流趋碣石，孙北愁春色上骊驹。

此行只合千回首汤，双鲤传书字有无孙。

汤海秋有次张亨甫牛字韵十六首，衣言以为豪，自以一日和作十六首，大书陶然亭壁。

顺天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主试者潘芝轩相国世恩、何云门尚书凌汉、恩小山都宪桂、徐辛庵侍郎士芬，荐卷者贾运生侍御臻。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 衣言二十六岁

鸦片战起，两广总督林公则徐于虎门、澳门尖沙嘴等处，设防严密，英国军舰北驶至福建厦门，又为闽浙总督邓公廷楨所败，遂再转至浙江，陷定海，旋趋白河，且谋封锁我南方各江口。孙衣言忧愤甚，赋《秋感》诗十章，又作《定海二忠诗》二章，则悼定海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之死难也。

再应北闈秋试，同考官黄矩卿为之荐卷，又不售。闈中成《怀人》诗十首。十人者：树斋先生、海秋、仲梅、蓉石、孟慈、菊村、润臣、梅伯及陆瀛士明经潮洲，永嘉人，龚茂田孝廉一贞，桂林人。瀛士亦己亥副贡。

读朱濂甫编修所示《来鹤山房集》，以谓集中咏唐宋诗人十篇，意主说诗，制作殊美。因思古有作者，篇论所著，外有施于世用，内无愧于躬行；其或抱负瑰诡，而炫异太过，兰芳自焚，君子病之；至若浮佞之徒，惑世盗誉，虽文采斐然，为辱弥甚。前者之迹，皆后之鉴。爰自汉魏以来，取其有当法戒者，人不必备，或专举一节，作咏怀古诗十首，欲编修更赋之，以证同心焉。十六人者：诸葛亮、曹植、阮藉、嵇康、左思、刘琨、陶潜、陈子昂、宋之问、元稹、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德裕、王安石、陆游也。

始与孔绣山、伊霭堂湄，字漪君两孝廉、张伯海上舍汇、董啸庵蓉镜为文字交。

又定交无锡秦应华湘业，号澹如。应华为文恭公蕙田之从元孙，而小砚侍郎瀛之季子也，能古文辞，为经世之学，从邵位西、

龙翰臣、朱伯韩及上元梅伯言曾亮、善化孙芝房鼎臣等游。衣言以是获接梅、孙两氏。《逊学斋文续抄·秦澹如墓志》云：“予始识澹如在道光二十三四年。”然《燕台集》稿，庚子岁有同董啸庵、姚秋士子连、秦澹如、张伯海、伊漪君集城东禅院一首，又赠秦澹如四首。则衣言始识秦澹如实在道光二十年。墓志云云，盖衣言追叙，偶未细忆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 衣言二十七岁

考选国子监琉球教习，受知于祭酒花松岑沙纳、王炯斋煜、司业灵芑生桂、蒋誉侯元溥，同时以能诗古文为杜芝农侍郎受田赏识。

四月，琉球弟子向克秀字朝仪，首里府人、阮宣诏字勤院，久米府人、郑学楷字以宏，久米府人、东国兴字子祥，首里府人四人人监读书。自是令其泛览汉魏唐宋以来诸家作者，间语以古人作诗格法蹊径，皆洒然有得。延钊谨案：道光二十年庚子，有旨准该国陪臣子弟四人随同贡使北上，人监读书，盖由其国选送也。偶阅徐世昌《晚清簪诗汇》卷二百诗话，言琉球郑孝惠、孝恩二人，亦尝从衣言学于国子监。今检符葆森《正雅集》卷九十九《寄心龛诗话》，乃知二郑为乾隆时人，徐氏失考。

琉球都通事梁时亭学孔，来质诗法。

中山人士所为试律，大率四韵而已，自阮宣诏等人监读书，始有八韵之作。

衣言有诗与周岷帆论诗源流，有“同心悦启予，请观六义始”之语。

是年会试，锵鸣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进士，殿试二甲三十四名，朝考一等第八，得与馆选。

林则徐、邓廷桢以蜚语中伤去职，英军乘机进犯，粤闽浙东皆告警。衣言复赋《四哀诗》及《感时》诸作。四哀者，哀虎门、哀厦门、哀舟山、哀明州也，愤诉东南沿海各地之失陷，痛感时局之艰危。

张亨甫尝至瑞安，有寄怀孙衣言于都下之诗。《思伯子堂诗

集)及《亨甫诗选》并著录。

潮头卷雪海门来，落日苍茫想霸才。
天下几人吾废贱，眼中为女故低徊。
须令绝域怀王土，琴西时为琉球教习，谁扫妖氛靖将台。
为报此乡烽信近，燕云南望莫衔杯。

时平阳、瑞安沿海皆有夷船。

善化唐镜海方伯鉴以江宁布政使人为太常卿，而湘乡曾涤生国藩方在翰林，从唐公讲求义理，唐公乃有《清儒学案小识》之作，盖与乾嘉学者有汉、宋宗派之分。

是年，衣言伯舅项雁湖霁卒，年五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衣言二十八岁

英军既得逞于浙江，遂北窥长江，直薄南京，迫我议和。时大学士穆彰阿当国，力言主款。清廷即与订立条约。衣言有《志愤诗》十二首，以纪丧权辱国之痛。蒲城王相国鼎以力争和议，忤穆彰阿，退而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穆党也，就相国家灭其疏，别撰遗摺，以暴疾闻。参阅陈康祺《潜郎纪闻》及《逊学斋文抄·张文毅公神道碑铭》。

曾国藩与蒙古倭良峰仁、六安吴竹如廷栋、昆明何丹畦桂珍、罗平窦兰泉序、仁和邵映垣懿辰诸先生在京相从讨论，盖以程朱之学相砥砺。

十一月，葬祖考妣于盖竹山之原，并以妣项、张、胡三夫人祔。衣言、锵鸣于是先期南归。阮勤院、郑以宏、向朝仪三人，并有送锵鸣假归温州诗，见《琉球诗录》。

时曹秋槎有诗云：“故乡文物多积薪，几辈才姿森立竹。孙周远闯古藩篱，卓犖词坛厌老宿。”孙周谓衣言、锵鸣及周仲梅也。

是年，董霞樵先生卒，年六十八。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 衣言二十九岁

北闈秋试荐卷,挑取眷录,受知于王介明侍御通昭。
是年,琉球贡使向绍元,都通事梁必达来见于太学。
梅蕴生孝廉卒,年五十。
张亨甫卒,年四十五。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 衣言三十岁

举顺天乡试第三十九名举人。出都察院左都御史杜受田、刑部右侍郎张沆中字兰芷,陕西潼关厅人、内阁学士罗文俊字泰瞻,号萝村,广东南海县人门下,荐主则蒋申甫编修琦纯,全州人也。周仲梅亦领浙解。整理者按:此下附有《同榜题名录》,现改入本谱附录。

正大光明殿覆试,衣言钦定二等第一名。

衣言在国子监执教数年,先后与花松岑祭酒沙纳、王炯斋祭酒煜、灵芑生司业桂、蒋誉侯司业元溥游。是年充国子监琉球教习期满,有旨以知县用。

阮勤院等学成归国,其所为古诗往往可观,衣言乃择其雅者,录而刻之,谓之《琉球诗录》。琉球人极重之,几于家有其书。盖彼中诗人,素所讲习五七言律,绝无及古体者,自是风尚为之一变。《琉球诗录》册首有孙衣言序文,《逊学斋文抄》未载,兹从《琉球诗录》印本移录于下:

圣清有天下,四裔徼外之国称臣仆效贡赋者,南朔际天地,而琉球、朝鲜尤号礼义之邦,父子相承,君臣辑睦,享太平之福者垂三百年,予以为此学之效也。先王之制,自天子之郊,以至于州里族党,莫不有学。其人自王之嫡子,以至于士庶人,莫不有学之事。其官自大司徒宗伯,以至州长族师乡大夫,莫不有学之政。而其为学之具,至于揖让进退弦诵饮射之节,无有纤悉而不备,而又为之宾兴以劝其贤能,为之刑罚以警其不率者。故民之生于其时,常有以得其性情之养,而浸渍磨厉之久,则又有以兴其理义之心。后世去先王远矣,然泽之所入既深,则常有人焉为之维持而修明之,故其治可以久而无患也。若夫四裔之外,自唐

虞三代政教之所不及，而嗜好言语之不通，又不能自接于中国，以讲求古先王之道，则性情之偏者，常不得其所以养，而义理之具于我心，反若非其固有也。其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相处，非有所畏，则有所利焉尔。所畏之既去，所利之既得，则其相弃也，虽骨肉手足之亲，若始未尝相识然。故其顽悍不驯，虽圣人在上，不能以仁义喻之。而弃礼悖义，相残相夺于权利之间以自取倾覆者，彼亦无能以自救也。呜乎！岂非不学之患也哉。琉球处东南海外，去中国远，然尝闻其风俗，知诗书，崇礼让，有先王之遗意。庠序教育之道，贤能考课之法，大约皆效中华。又其国故事，凡嗣王袭位，既得天子之命，则必请以陪臣子弟读书国子监，向学之诚，视朝鲜若尤勤焉。此其性情之所养，宜无有弗深，而浸渍磨厉以固其义理之心者，宜无有弗至矣。今天子之二十一年，琉球子弟复以故事入学，既则出经史百氏之书，与夫圣贤体用之道，进而求其说于师。而学之最勤、为之最多者尤在于诗，盖其国以之试士，而又为酬酢应世之用，故少而习之也。夫先王之为学也，将以养性情而明义理，其道可谓广且大也。揖让进退、弦诵饮射之节，虽极纤悉，而凡有假于物者，皆以内治其心，其道可谓精且微也。文艺者，学之一端耳，诗则又其细焉。然我观《周礼》司乐为成均之政，教国子以兴道讽诵。而孔子之教弟子也，亦不废学文。及其论学之次第，则先之以志道、据德、依仁，而终之以游艺。盖古之君子，学之既专，道之既明，则必博之文艺，以永其旨趣，穷其蕃变，而苟能明夫文艺之所以然，亦未尝不可以见道也。是其从入之初，虽有本末浅深之不同，洎乎其至，斯亦一理而已矣。诸生既尽心力于诗矣，由是操其末以求其本，循其浅以极其深，有以善其性情矣，而又有以明夫义理之必然，归而教其国人，使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有所不容自己，而权力倾夺之危不如循礼守义者之久安可乐也。予以明先王之教，以称圣天子甄育万物、偕之大道之盛意，则海外贤王保有封

土者，实亦永受其福。教习之职，主为天子宣道文学者也，既择其诗而存之，因本其向学之诚，为极言夫学不可以己者，使远方之人，有所兴起焉。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冬十二月，教习瑞安孙琴西序。

铎鸣散馆二等，授职编修，自是与同官务实学者，讲求经术，互勉躬行，以宋时永嘉诸儒之说为宗。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衣言三十一岁

是年，侍父希曾南归，道上以诗纪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衣言三十二岁

尝至平阳曹堡，询访宗亲，游南雁荡山。见钞本苏巽《赏心集叙》。

又去乐清西乡，馆徐惇士家数月。惇士所居临河干，东偏书舍三、四间，案上书籍叠重，其尊人聘堂先生献廷日坐其间，手不释卷，而不喜接宾客。衣言至，则语终日忘倦。衣言亦倦倦不忍去徐聘堂《集古文抄》，其《作室记》篇尾，有衣言道光丙午四月二十九日评注。

以诗与林恒轩茂才论诗。有句云：“昔人身抱道，郁积为语言。贞淫虽杂出，各自还厥根。苏李复开辟，鲍谢多波澜。陶公及子建，高义垂云天。有唐雄韩杜，倾沥馀忠肝。奇文各千载，歌泣如相闻。往往片语在，感涕兼贤顽。自从大雅替，日觉文字繁。近者夸毗子，尤甚蛙蛤喧。折杨自唱和，下里争流传。窃尝叩所学，不出百年前。自来尊南雅，六经无后先。云何百世下，作者徒纷纷。”时人读而善之，谓能笃守师法，究极本原也。

在大荆主孟氏，见永嘉先哲何丹邱《募修雁山净明寺疏》墨迹，爱其横恣为山人本色，前有陈明卿仁锡募疏，则以谓书法亦极奇宕云。

访黄岩朱子六牖遗迹。时台郡久苦旱魃，惻然有怀。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 衣言三十三岁

返京师，以鏘鸣分校礼闈，回避未预试。时林太冲鹤亦来客京师，衣言见其性刚鲠，好面折人过，年逾五十，意气弥盛，于天下兴废成败之故，尤耿耿不能自己，相与论一时之人才，无甚当意者，是以贤之，遂与游处甚欢。

徐纲伯以《天韵堂诗存》见示，衣言题跋其后见刻本徐集册端。

识遂昌吴渊若大令世涵，各出所作诗，相与讨论家藏《松声阁集》原稿，有丁未季春吴世涵借读一过之题记。《逊学斋诗抄》八有题吴集诗四首。吴著又有《次斋诗集》，见《两浙辘轳续录》三十七。

与太平诗人黄琴曹相逢于燕市，以诗赠之参照同治丁卯《读介轩文抄·筑岩周君家传书后》。

读黄子干近作，以谓清空卓绝，戢尽浮艳，同时作者无出其右云。

夏，南归。

是年，汪孟慈太守卒，年六十二。

周仲梅孝廉卒于京师，年三十六。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衣言三十四岁，子诒让一岁

衣言作《徐聘堂先生六十寿序》稿藏永嘉谢氏。

忆丁酉岁三月，余与乐清徐君博士俱得拔贡，以年家子谒其尊甫聘堂先生于郡城旅舍，时先生年四十餘，睹其容温如，听其言藹如，叹为乐道君子也。继则出所著七言诗数百篇，见口口集唐人句为之，其离合比偁，往往出人意料外，而抑扬抗坠，曲肖其心之所欲言，益叹其善因自然之趣而得之者，固未尝以力为之也。是年冬，余与博士同入京师，应廷试，已而皆报罢。博士以先生命即归，余留应京兆试，旋以教授琉球生，居太学久之。乙巳之春，诸弟子学成归国，余亦以县令候吏部选，始南归，复得拜先生于吕岙之村居，则先生五十餘矣，见其坐洁室，手一编，课诸孙，谈笑颜色皆无异十年前。求其所著书，则出所集《毛诗》句杂文小赋十数篇，愈巧而愈若无所用力。然先生非独文辞然也，窃

尝观其家居，焚香扫地，排比图书，整齐可喜，叠石储水为岩峦溪涧，虽小必得其状，蒔嘉花美箭，禽鱼草虫，虽微物必遂其所以生。其取物也，不必有苦心积虑之艰，而皆有以自适；其与人也，不必有畛域之迹、可否之见，而皆有以尽其情；至于乡党亲故之交，睦姻任恤之谊，力之所能为者，不必发动声色，而皆有以足乎人之心，然则先生之所以养心乐道，其亦未尝以力为之，而得之自然者为尤至也。今世所称贤豪有气力者，殚精竭志，以求人世之乐，离父母，去妻子，走数千里，争于人之市朝。水有淮河江汉之阻，山有太行轘辕之险，经时而旷岁，寒暑之变交于外，得失之患战于中，当其拥富厚，藉声势，宜若志得而意满矣，及隐而虞其心，则如厝方舟于海涛之上，茫乎忽乎不知其所届，其乐也盖不敌其所危，而后知享无事之福，如先生者之为真乐也。岁戊申某月日，先生六十诞辰，博士将举觴称庆于家，属某为之词。夫先生之养心乐道，所谓得之自然者也，知先生之所以乐，则知先生之所以寿，是岂有资于文词者哉！独思余始见先生在十年前，余年甫逾冠，气盛自喜；及继见先生，则余以久客归，年益壮，事益繁，风尘劳倦已形于色，而先生气温貌充一如昔时。后此一二十年，先生齿弥高，道弥固，其笑谈颜色知必异于十年前，而余方有四方之役，扰扰人事之中，未知所底。然则人世之乐固在此不在彼，而能充然不失其乐者，疑若天之厚焉者也，此则余之不能无慨于心也哉！

八月十九日巳时，次子诒让生于潘埭茂德里，赐名效洙，又名德涵。后正名诒让，字仲颂，一作中容，号籀廌居士，别署荀羨。

是年，仁和孙雨人学博，字同元卒于永嘉县学教谕任，年七十九。学博以举人秉铎是邦，凡二十五年，尝兼温州中山书院山长，复先后摄温州府学教授，及平阳、瑞安、乐清暨处州之青田、庆元、丽水等县学官，以在瓯日久，撰《永嘉闻见录》四卷，补郡志

之所未备。

善化贺耦耕制府长龄卒，年六十四。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衣言三十五岁，诒让二岁
衣言复至京师。

是年，黄菊渔孝廉卒，年四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 衣言三十六岁，诒让三岁

二月，文宗登极覃恩，弟锵鸣以翰林院编修、广西督学，她赠三代考皆奉政大夫，妣皆宜人。

会试中式第九十三名进士，座主为华阳卓海帆相国秉恬，字静远、黄县贾筠堂尚书桢、蒙古松琴总宪花沙纳、盐山孙莲塘侍郎葆元、王莲舟侍郎炳瀛。《治善祠塾课约》云：“予初至都，以举业求教于朱仁山先生(名斌之，壬午进士)，不得一句连圈者几及一年，后一二年乃得半篇圈，甲辰遂获雋。仁山先生卒后，以所业呈杨朴庵比部，始渐渐有全篇连圈。庚戌乃成进士。”同榜中，与俞荫甫樾、邵汴生亨豫、杨性农彝珍，一字季涵、钱湘吟宝廉，原名锐尤相善。整理者按：此下附有《同榜题名录》，现改入附录。

殿试二甲第三名，朝考二等第十三名，选翰林院庶吉士，读卷师寿阳祁实甫协揆雋藻、湘乡曾涤生侍郎国藩深赏之。朝考名次，据家藏《庚戌同年录》及衣言手订履历。整理者按：此下附有《殿试题名录》，现改入附录。

邵位西有致贺衣言人翰林诗，诗云：

文思继明照，策士天网顿。招要我辈人，读泳共朝饭。
鲁徐号文雄，战艺力敌万。温生老魁垒，馀子悉腾健。
如何但双鸟，举翮皇路献。不能尽豪英，一二足程劝。
杨君出荆璞，流血矜久困。君固愜众期，教育名早建。
嗚呼島王子，侍立花绣褪。传诗满东瀛，摇毫珠玑喷。
有弟方乘轺，桂海滋兰畹。金昆复馆职，如玉照尘盆。
嗟时不悦学，紫清迹颇恩。搢擢振凡庸，赶走守古钝。
上唯君子使，下无朋友怨。勉率树英声，勿为麒麟援。

延钊谨案：杨君谓性农先生。

作《海客授经图》，征时人题咏，题诗者有邵懿辰、孔宪彝、孔宪庚、彭昱尧、戴纲孙、董激镜、法良、唐启华、徐子苓、汪畴、王锡振、林鹗、金衍宗、张振夔、曹崑、徐乃康、徐献廷，桐城戴存庄钩衡为跋，以纪其事。原图久佚，家藏诗集及题跋一册。

题跋

戴钩衡

道光二十一年，琉球国奏请以大臣子弟来学，皇帝诏可，命大司成考取太学肄业生高才、学足为人师者，司琉球教习，而瑞安孙君劭闻，是时以拔贡生得膺是选，教琉球子弟凡三年，讲论经义之余，授以古今体诗法，弟子皆通经，尤工诗，梓行京师，人争传诵。后数年，孙君追作图，以纪朝廷之盛，余见而叹曰：孙君固通经工诗者，故琉球弟子成就若此，彼来学者，苟不遇君，则中国群相夸尚之时文，乃彼所不学，其所得于中国者不过排律八韵而已，弟子之遇师固有幸有不幸哉！吾闻日本、朝鲜之属，自唐宋以来，已知购求中国经籍，慕圣人之道，及今日而诵法与华夏无异，而琉球之尊信尤至甚矣，圣教之大而被之广也。异哉，身居中土乃多荒经废古，悖理干义，自外于圣人之道者，亦可悲也夫！庚戌四月。

秋，衣言乞假出都，与林太冲明经结伴南行，途中相与唱和。明经诗云：“水宿三千里，同舟不共归。”盖明经时赴粤西，从锵鸣于学幕也。舟次潞河，遇奉新许仙屏明经振袂，初见如旧，至扬州而别去。道出武林，访徐纲伯于郭婆井巷。

是年，侯官林少穆尚书则徐卒，年六十六。

广东花县洪秀全率拜上帝会，起事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其明年，建号太平天国，后定都金陵，改名天京，世称其军为太平军。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延钊《孙逊学公年谱》卷一（起清嘉庆二十年生，迄道光三十年登第）。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 衣言三十七岁, 谪让四岁

五月, 衣言丹笔点勘王阮亭《古诗选》所录元遗山七言诗。

七月, 续点王选半山、东坡、颖滨三家七言诗。

冬, 衣言携眷北行, 在桐庐舟中度岁。

是年, 桐城方植之东树卒, 年八十。

新化邓湘皋显鹤卒, 年七十五。

曹秋槎卒, 年六十二。

彭子穆孝廉卒, 年四十三。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 衣言三十八岁, 谪让五岁

元日, 舟过富阳, 访项氏季舅儿山学博傅霖。二月二十一日, 衣言携谪让等至都, 僦居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胡同。

衣言散馆二等, 授职翰林院编修。

秋冬间, 读《古诗选》七言诗卷七之十五, 以丹笔圈点, 随加评语。于卷十四书云:

道因深于杜诗, 其题画诸作, 乃不一语蹈袭, 而高处欲与抗行, 可谓善于学杜者也。

卷十五书云:

每阅渔洋《古诗选》, 即疑渔洋论诗, 意主清空, 而渊颖诗多近平实, 何以笃好如此。壬子秋间, 复加披览, 始知渊颖虽不免平实之病, 而隶事详赡, 又音节极铿锵, 气体极深稳, 有与渔洋相近者, 宜渔洋之好之也。益知古人文章流传至今者, 必有不可磨灭之故, 而古人之有所论纂以示后世, 亦必非专信己意而无当于人心之同然者, 固不可以轻心浮气尝之也。九月初二, 瑞安孙衣言记。

是年, 桐城姚石甫廉访壘卒, 年六十八。廉访为薑坞先生四世孙, 初与刘孟涂、管异之、梅伯言、方植之诸人, 同从姬传先生学于钟山书院。其说尊宋诋汉, 坚持门户之见。子濬昌, 与衣言为文字交。

杜芝农相国卒，年六十五。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 衣言三十九岁，谪让六岁

正月，从祀西陵。

二月，文宗幸太学，派翰林官二十员听讲，衣言及俞荫甫与焉参阅俞荫甫编修《春在堂诗》。

始与巴陵吴南屏敏树，字本深唱和，并以所作诗、古文稿就正。荫甫编修南归，以诗送行。与俞编修文字论交从此始。

林辑甫县丞用光，又字若衣，谒选来京同居，旋捧檄出都，衣言制句为赠云：“治谱重修太史笔，循声遥听皖公山。”盖县丞为瑞安先达敏斋观察之孙，尝为勾容丞，勘视水灾，无所欺妄。衣言亟称之。

二、三、四数月间，衣言读新城《古诗七言选钞》前六卷，于是《七言诗》毕校一过。

衣言点姚氏《惜抱轩集》一过，记云：

梅郎中评点本，从王户部定甫所藏本录出。三月十一日，某某记。

又传录王本册尾定甫旧跋。该跋云：

文前后集廿六卷，总三百廿篇，俱照伯言文评点。言文自言近读惜抱文，所得比前为多。以亲受业最高第弟子，读先生文数十年，至老而以为所得日多，则其文之将来日久而弥光，可券也。朱濂甫道长藏一本，是陈侍郎所刻，为最初本，中有《史阁老墓铭》、《太元目录序》二文，为此集所无，殆删去之作。窃以为史志乃必当存，不可遣也。后诗集十卷，评点亦照言文录出。道光乙巳八月。

四月，黄树斋侍郎卒于京师，年六十一。时叶筠潭、汤海秋、张亨甫、姚秋士诸先生既歿，衣言每伤邨下徐、刘之逝，更动山阳向、吕之哀。

衣言点乾隆本《归震川集》记云：

癸丑之春，从王户部借得梅郎中伯言先生点定本，既用墨笔录毕，复以丹笔校读一周。巴陵吴教谕亦有钞本，取以参校。先是借得邵位西员外点定本，其所甄录视梅本略广，位西挑发东河，旋即取去，未及缮写，殊为可惜，惟得其目录一纸，今卷首文目下朱圈，邵本也。四月廿九日记邵目共六十篇。

六月，充实录馆协修，旋改纂修，于是预修《宣宗实录》，而独编《夷务书》，成稿百卷。

衣言及闽林颖叔工部寿图、平湖张海门编修金铺所居，皆与王定甫户部之海王村馆相近，日相过从，仗诗酒，拔清愁，往往见灯而集，闻邻寺钟鸣乃散。定甫用陈梁叔克家迹字韵，同人各叠和之，得诗若干首，写成一卷，曰《晨灯酬唱集》。衣言诗有云：“北斗垂屋檐，银河耿夜色。痴奴立屏风，倦睡头触壁。且自酣今宵，于世就长策。”可见当日之情景矣。《晨灯酬唱集》，张海门视学湖南时曾刊行。同治辛未，新城杨海岑翰复重刻之一。时海门、颖叔喜为诗，衣言、定甫兼治古文，有所作必出以传观，有所可否必互相抨击，彼此相得。

八月四日，招定甫、海门小饮联句，次迹字韵。

一日一相见海门，三朝叹疏迹。
 忧端薄层冥定甫，藐然此七尺。
 飘颻秋鬓青衣言，咄嗟世眼白。
 东方常取容海门，西子或遭抑。
 卑老诘身谋定甫，青腴宁众得。
 修名古所珍衣言，亮节晚应惜。
 世运值蹇难海门，军行又纷析。
 怀安先治国定甫，敌愆会平贼。
 阿童江上孤衣言，漆女室中戚。
 安能物论齐海门，坐欲无何适。
 看君归路千定甫，泥我酒榼百。

银脍梦松鲈衣言，金波喘吴特闻浙江大水。
 楛玉昧行藏海门，鞞刀怀夙昔谓去岁在长沙城中。
 奇颠且酬唱定甫，大勇在谋划。
 天狼欽妖旄衣言，夜鸩唤睡客。
 四更霁愁霖海门，孤烛转离色。
 毋为慨参商定甫，行复聚奎壁。
 坠欢追前倚衣言，新装感轻策。
 江汉待雄文海门，吾衰甘君役。
 诗成窗渐曙定甫，谯鼓闻鼙革衣言。

是年充国史馆纂修。《初入馆感赋》有“四门谈史即色变，今者迂固何其多。上堂朱墨坐云雾，左史右史肩相摩。太仓食米尽十斛，便许校书入天禄”等语，盖纪其实而嫌其猥。延钊谨案：衣言庚戌至壬子间所作诗旧题《敦雅堂诗抄》，癸丑至戊午间所作诗旧题《翰苑集》，今各原稿尚存。而《逊学斋诗抄》卷四，误将《翰苑集》诗编作壬子，故癸丑《初入馆感赋》一诗亦牵连误编。兹据《翰苑集》稿考定。初入史馆为癸丑年事。

以丹笔点勘汲古阁本《元遗山集》数过，细评别详《逊学斋评选历代诗抄》。先后识于各卷中云：

毛刻裕之诗集二十卷，盖据元人本重刻，其中间有缺字，又讹谬者不一而足。张海门前辈有近人李某重刻无锡华氏本《遗山全集》，取以相校，其为诗十有四卷，每体卷末皆缺诗数首，而顾无缺字，然亦互有错误，因就李刻校正毛刻缺字讹字，其彼此互异而不能决为孰是者，附注于旁，其未信者则仍阙以俟再考。予自今年夏初阅裕之诗，反复读之，妄以鄙意为之品第，间亦有所考论。至十二月十九日而毕，于是阅裕之诗盖四周矣。时咸丰癸丑岁记。卷首

五言古诗沉着得之韩、杜，而亦时惠率易。卷三

率易固亦有之，然其真朴雄快，实有裕之独至之处，异于轻

剽而无藉蕴者，独裕之所谓经营惨淡得之萧散，则殊未能然尔。
十一月五日重阅过记。卷三

裕之五古用意极刻苦，而能字字浏亮。卷三

裕之于鲍、谢、元亮、子美、太白、退之、韦、柳无不涉历，而其资性境遇皆近陶、杜，所好亦于陶、杜尤深，故近陶、杜者为其本色，而诸家则偶一效之而已。卷三

裕之五古，如材官挽强持满，力辟千人，而微见用力之迹，此其稍不足处。卷三

裕之五言，真气郁勃处不可及。卷三

裕之七古，初学高岑，继学老杜，后乃兼涉山谷，此卷多壮年作，时见沉思壮响，而尚有用力规模之迹。“松上幽人图”以后则神解理会，渐近自然矣。卷四

此卷诗气愈苍，笔愈老，词华刊尽，神理愈超，当为裕之最高之诣。卷五

议论兴趣，皆在无字句处，而视若无意为诗，此最老境，盖积久而得之，不可以勉强袭取也。卷五

此二卷诗，喜为展拓，盖裕之学太白、昌黎，偶一为之，雄放有餘，而失之滑易，非其本色，后一卷尤颓然放笔矣。卷六

七言古诗，以短章近盛唐人者为集中上乘，长篇意在展拓，恣为奇放，而苦乏神韵，甚有流于粗俗者，实不能为遗山讳也。
癸丑四月晦日读过记。卷七

裕之壮年诗，刻意岑、杜，时有沉警之思，中年后融炼益精，遂造超妙。其短章近盛唐人者，犹其少壮时作，至其老成之时，盖以山谷和合子美，故苍浑之中别具神趣，天姿不及子瞻，学力精到几欲过之，《杂言》二卷，意在太白，而神境兴趣皆不能逮，非其善者。十二月十四日又记。卷七

裕之乐府，发源齐梁，时涉温、李、张、王，颖思隽语，婉约动人。卷八

五律全效工部，故时见警健，然已具标格，未及精能。季夏日记。卷九

裕之诸体诗，有并涉各家者，独五律专模子美，而未能极超心炼冶之妙，盖貌似而已。十一月十五日日记。卷九

此一卷诗，情韵尤绵远，风格尤老成。卷十一

裕之七律，才气实有过人者，其佳者乃如李义山、刘梦得，然亦多涉宋调，故格韵不足耳。六月廿六日志。卷十四

裕之诗以才华见者，实不能有过义山，然再四读之，其清矫之作，如书家所谓乾笔四旋者，意尤深而气尤雄，风格超然，盖发源杜、苏而自成门户，非刘梦得辈所有。间涉宋调，亦未堕入恶道。裕之七律，要为东坡后一人，在陆务观之上，前所评论，失之粗心耳。十一月廿日又记。卷十四

裕之七绝，率易语多，时不免俗，然不掩其雄直俊爽之概，故无害于作家，咸丰三年十月用丹笔校过并记。卷二十

裕之作诗，最矜慎用心，惟七绝不复措意，往往信口而出，故浅率甜熟者多，宜分别观之。十一月廿六日灯下又记。卷二十

娄县姚春木椿卒，年七十七。

江宁湘帆户部寿昌卒，年三十八。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 衣言四十岁，诒让七岁

诒让侍见其父为诗，索诗甚急。衣言爱其释悟，戏书二十八字与之曰：“陶潜稚子求梨枣，汝爱文章亦自痴。他日读书毋效我，阴何鲍谢总支离。”整理者按：此条录自孙延钊撰《孙征君籀颀公年谱》卷一，以下见该谱者加*号。

春，衣言阅明本《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此书非梅溪作，当时书贾假托以射利。详见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较邵青门之正讹；《四库提要》之志疑，说尤精核而透彻。

为孔五舍人《咏致经堂》，力辟世儒汉宋门户之见。

尝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谓欲通其区畛，莫如以永嘉

之学。永嘉学派，元丰九先生昌之，郑敷文、薛右史赓之，敷文接周博士之传，右史学于胡文定，虽异流而同源于伊洛经制之儒，所以能综经义治事之全者，诸先生为之导也。右史之学传于其子艮斋先生，益稽核考索，以求制作之源。甄综道艺，究极微眇，于是陈文节、叶文定等相继而起，类皆通经致用。文定为《温州学记》曰：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必弥纶以通世变。可谓兼综汉宋之长者矣，彼断断于马郑、程朱之间者，皆未窥其本云。诒让代父作《浪语集叙》，有“曩在京师论门户之弊”云云，而未著年月。兹以是岁有诗辟汉宋，姑参合述之。

六月二十一日，集祀欧阳公于林工部斋中，壁张东坡书《醉翁亭记》石刻，席间以海螺杯行酒。参考张氏《厚躬堂诗》。

八月，数与张海门、王定甫联句。两先生邸居皆在衣言寓所之西，衣言每戏以墙西诗人呼之。

廿三日，在海门斋中联句，用山谷卧陶轩韵。

幽斋学虚舫，高朋聚夜窗衣言。晚蜗恋短壁，晨鳧梦长江海门。

敌愁毕卓酒，卧客陈登床定甫。志合古有偶，迹孤今不双衣言。

心鄙樊学稼，道在颜问邦海门。屏山隐城蹙，寺鼓邻鼙逢定甫。

但娱面赭玉，莫俟头垂霜衣言。百年沧海尘，一夕葡萄缸海门。

悠悠纵何益，挹挹聊暂忘定甫。

刺促蚕絮壁，轮囷月黯窗定甫。一灯坐嘉夜，十年吞怒江衣言。

猿泪凄山峡，鸾心悲女床海门。空怜城拥百，弗及鞬挟双定甫。

游议众稷高，斗力群羽邦衣言。寂憎蚊蝇聒，哀生鼙鼓逢海门。

惨惻高城夕，凄凉昨夜霜定甫。跋见更呼烛，瓶渴重倾缸衣言。

聊信濠濮适，行与江湖忘海门。

怪吠犬绕屋，元谈鸡守窗海门。纷腾斗奇险，支离翻涛江定甫。

欲尽诗满壁，不知酒污床衣言。剑合神龙两，锦婢文鸳双海门。

炙穀竞齐社，叩关哄秦邦定甫。庞骄坐玩膝，羿毅时脱逢衣言。

世事危集霰，秋叶飘惊霜海门。但能凭酒城，且自邀醪缸定甫。

既醉复屡舞，此乐不可忘衣言。

廿五日，定甫斋中用昌黎同宿联句韵。

斗室表村居，深友绝世谱。时怜风雨过定甫，兴忆江海漫。

群嘲腾喘牛海门，独嗜甘啖鸩。宵欢围红缸衣言，秋味逼香枕。

一尊乐可就定甫，万感意不任。茂先困云阁海门，曼倩贲清禁。

漏鼓朝趋声衣言，苑树晚息荫。嘿同寒蝉瘖定甫，病笑老牯吟。

长鲸拔空波海门，威虎假灵讖。浮荣各巧梯衣言，丕构一穷赁。

颠危就扶匡定甫，乾朽待漉渗。将隐焉用文海门，无事但纵饮。

诗豪能敌愁衣言，意得不受褻。涎壳方焦卧定甫，肉肩学樊闾。

星垂虚堂明海门，露滴短檐沁。烛残花频摧衣言，柝噤声偶喑。

巴歌谬谐钟定甫，巧织若骈緼海门。

十二月十九日，集祀东坡于王九户部人直军机所居之玉池西舫，与者张海门、叶润臣及长洲陶鳧香少宗伯樾，华亭张诗舫少宰祥河，壁悬闽人曾鲸波臣所画笠屐像及惠州石刻像。参考海门《厚躬堂诗》、诗舫《小重山房诗续录·来京集》。衣言是年谢张诗舫招饮诗，有“最仰声名嫌未识，敢劳车骑辱经过”之语。盖衣言于时名动朝士，而诗舫新以陝抚内召，亦当日胜流，彼此所愿交识者也。

二十二日留须，作诗示张、王二先生，有“寄语西家老海鹤，风流来往更情亲”之句。

是年，吴县潘芝轩相国卒，年八十六。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 衣言四十一岁，诒让八岁

正月，衣言读嘉庆重刊本宋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两卷，与康熙御纂《周易折中》参互校核，旁采众说，手录于眉端，间复自为按语，凡数十条，以广朱子、邵子之义。

七日，集叶二侍读斋中，侍读出示朱竹垞《烟雨归耕图》。

四月，有旨命衣言及翰林院侍读殷兆镛字谱经，吴江人、编修李鸿藻字兰孙，高阳人，在上书房行走。而衣言以掌院学士贾筠堂相国之荐，比得旨召见始知之。

五月，衣言入上书房，授惠邸诸子读。同直者尚有朱桐轩尚书凤标，肖山人、匡鹤泉侍郎源，胶州人、倭良峰侍郎仁，蒙古、刘融斋编修熙载，兴化等。《诗续抄·题黄勤敏公小像诗序》云“甲寅入直”，盖追忆偶误。

得海门贺人直上书房诗二章见《厚躬堂集》七。

翰林职闲冷，所戒择术卑。举足或随俗，白简丛弹讥。
之子性谨洁，搜古情独怡。屏居人海中，日下博士帷。
宠膺保傅命，意外非所期。鼓钟声四闻，此理无可疑。
荐才宰相职，古道今则希。冥冥有真赏，实伸志士眉。
芳兰在岩阿，猗猗媚幽姿。拔茅自君始，采掇当无遗。

君昔踞皋比，授书东海生。三年业成去，雅化流沧瀛。
入直亲切地，谒帝趋延英。焘焘经籍光，藜火天上青。
蔚起禁中誉，安论海外名。儒生荷一命，岂必希公卿。
稽古被钦瞩，殊遇非浮荣。冷局多逶迤，得路行蹇腾。
好爵天人俱，勉此霄汉程。旧业尚勿疏，高文翼昇平。

六月八日，衣言偕庚戌同年俞荫甫、邵汴生、钱湘吟、朱晴川文江、王补帆泰凯，原名敦敏、杨振甫庆麟、何受山福咸诸人游龙树院见俞氏《春在堂诗》。

欧阳文忠生日，同人荐芷于林水曹之菴施草堂，会者宗攻耻、陆眉生秉枢两侍御、钱萍缸大理宝青、孙介廷孝廉福清、陶鬼香、王定甫、张海门及衣言，酒间极论散体文宗派。《厚躬堂诗》有“编修治文心力勇，义法自与寻常殊”之句，即谓衣言也。

七月二十一日，文宗移蹕圆明园，黄县相国析所居为衣言直庐，在澄怀园食笋斋。衣言于八月六日移居斋中，有屋南北向各三楹，北为家人居室，南为读书退休之所，自署曰“枿指花馆”。王定甫枢部每人直，即过食笋斋谈艺，衣言自谓与枢部皆不能与时俯仰。朱伯韩观察、汪仲穆孝廉，来宿园斋看月见朱氏《怡志堂

诗初编》八·诗注。

八月，授子诒让四子书。时衣言方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大抵阐明制度，穷极治本，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因于四子书外，先授诒让以此经，藉为研究薛、陈诸家学术之基本。

十一月十五日，拜韩文公像于孔邸之韩斋。参考刘存仁《岷云楼诗二集》卷四。

十一、十二两月间，与颖叔、定甫、伯韩、鳧香、萍缸及龙翰臣阅读、陈莲裳铨部鸿寿、刘炯甫征君存仁、杨漱芸大令炳春、徐树人廉访宗幹，数为消寒雅集。其第三集，到者八人，以皓鹤夺鲜白鹏失素分韵赋望雪诗。第四集兼为东坡祝生日，堂上悬《东坡游赤壁图》，用定惠院夜出原韵赋诗。第五集，祭诗，拜贾长江像。参考朱、陶、刘各集。又刘氏《岷云楼诗话》云：“乙卯秋入都，因林颖叔订交琴西太史，结消寒社，见其气度伟岸，意态超旷，似魏晋间人。读其诗，灵气往来，清莹见骨，不屑一语拾人牙慧，是酷似山谷而得其神髓者。时琴西值上书房，颖叔与王少鹤直军机，三人者以文字道义相切劘，顾推爱及余，相期甚厚，殊可感也。琴西侍从词臣，终年园直，罕与外人酬接，故心虽亲而迹实疏，岁暮始入城聚晤，辄移晷不能去。”盖炯甫与衣言时初相识，便为神交。

与定甫治《汉书》见《岷云楼诗二集》卷四。诗注。

是年，衣言充咸安宫总裁、文渊阁校理。

卓海帆相国卒，年七十四。

戴存庄孝廉卒，年四十二。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

衣言四十二岁，诒让九岁

元旦，蒙上赐柑桔、香櫞、石榴数枚。时吾乡卖柑者，以江介阻兵，两年不至京师矣。

二月，复以丹笔校读《震川集》一过。

充会试同考官，闈中有《春闈日录》。录云：

三月初六日，奉命分校礼闈，是日会试正副考官、同考官命下：正考官为彭咏莪副相蕴章，副考官为全小汀尚书庆、许滇生总宪乃普、刘蕴斋阁学昆，同校者为殷谱经学士兆鏞、潘伯寅侍读祖荫、陆星农宫赞增祥、萧质斋编修培元、贡荆山编修璜、张怡琴编修桐、毛煦初检讨昶熙、陈见田编修泰初、衍东之侍讲秀、彭子嘉编修毓瑞、吴容圃编修凤藻、俞蓑芸编修奎恒、邵汴生编修亨豫、龚叔雨给谏自闾、谢梦渔增、金子梅钧两侍御、郭月麓户部祥瑞，监试者为毓小山侍御祿、王清如给事景澄。未刻入闈，住会经堂之西南第一间南向屋，第二房屋也。是日上耕耨田，午刻还园。而余是日应入直书房，不赴午门听宣旨，既而仆人王均自城来，始知有分校之命，故入闈稍迟。然同人中亦尚有未来者，郭月麓直军机，亦自园来，又在予后矣。四主司来拜，各房亦答拜。

初七日，掣定各房次第，予得第六房。故事掣房签时，校者各赴聚奎堂，主司傍位立，签毕始散。是日，彭副相与全尚书、刘阁学皆初次主会试，误就坐，分校诸同人皆不候签出而散，同人互索书，吏胥仆辈亦各持纸相索，堆案皆□□矣。

初八日巳刻，钦命四书诗题入闈，殷谱经、贡荆山两前辈、吴蓉圃、郭月麓派至聚奎堂写题纸，时封内外门，刷印各毕，题纸出至公堂，而后启门，书题纸者始得入，予已就寝矣。第一题，告诸往而知来者；第二题，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第三题，莫如为仁；诗题，赋得游鳞革灵沼，得灵字五言八韵。求书络绎未已。许滇生总宪出己巳闈中戴醇士画竹卷索题，彭子嘉太史补兰复索同人题咏，衣言为作两绝句题句见《逊学斋诗钞》卷十。

初九日，仍为人作书，拟作游鳞革灵沼诗一首：“□创朱鳞革，宸游记此经。波开春沼暖，鱼识属车停。玉尺晴抛练，银匱净启扃。遂□皆圣泽，得趣即沧溟。静漾革痕碧，群依荇叶青。乐应观所聚，潜亦道之形。颂继周诗美，音疑□听□。□□蛟鳄静，寰海仰声灵。”

初十日，仍为诸公作书。彭副相以拟作二篇索诸同人评跋。

十一日，仍为诸同人作书。饭后，与邵汴生、陈见田、萧质斋至聚奎堂，写五经题，初更时始回。五经题：《易》：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书》：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力田服穡乃亦有秋；《诗》：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春秋》：夏，公会齐侯于夹谷；《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

十二日，彭副相以拟作文篇索诸同人评之。闻扬州复陷。

十三日，至公堂阅卷。第六房在堂西东向，坐阅陕甘、广东、云南、湖南、广西、汉军、满洲卷，荐十一卷。

十五日，至公堂阅江苏、四川、河南卷，荐十六卷。

十六日，阅安徽、湖北、山东、直隶卷，荐十三卷。

十七日，阅直隶卷，荐十卷。是日第一场阅卷毕，彻堂上坐。

十八日，补荐山东三卷，复校落卷。

十九日，复校落卷。江苏回五十五号在刘阁部手中发□。

二十日，阅第二场卷，补荐湖南良二号一卷。滇翁惠黄花鱼，在汴生处饭。

二十一日，阅第二场卷毕，得广东其字六一号卷。复阅其第一场卷，拟补荐。闻官兵复扬州。见田前辈见一鬼物至室中，头大于常人数倍。

二十二日，阅第三场卷。星农、汴生两同年各惠黄花鱼。闻官军败贼于汉阳城外，罗泽南战死，闻贼陷江浦。

二十三日，阅第三场卷。有鬼物见于意琴前辈室中，赤目而披发，头大于常人数倍，如见田所见云。

二十四日，阅第三场卷，复补荐直隶信廿三号一卷。是夜大风。

二十五日，阅三场卷毕，是日迟明时，天赤如血，已而黄雾蔽天。

二十六日，风尚不止，欲雨，复看第一场。

二十七日，复看第一场落卷，有山东、云南各一卷，尚似可荐，而总裁于补荐各卷或不阅，遂不果荐，颇郁郁也。

二十八日，同人复有求书者。

二十九日，闻官军复浦口。彭协揆交回磨勘中卷二本。

初一日，总裁进呈前十名，本拟第一名江苏人，钦定改以第九名为第一，以其诗切龙字做，在衍东之房。而予卷本第四者移置第五，金小汀前辈交回中卷三本磨勘，始知补荐之广东卷获中矣。

初二日，果堂□□致果饵。

初三日，各主司发中卷磨勘。余得十三人，以二名入第二房，一卷入三房。

初四日，覆勘中卷。

初五日，填草榜。主司请陆星农殿撰、吴蓉圃、谢梦渔两编修、殷谱经学士四人书草榜，以陆、吴、谢为前三名，殷则于十八房中官阶最高也。填榜时，得小雨。闻广东补行乡试，果堂致竹笋。以上依《日录》手迹本移录。

十一月十一日，以实录馆议叙，赏加五品衔。在任内凡编成《夷务书》一百卷，编及辛丑、壬寅间海上抚夷事，每太息痛恨，见诸诗歌，而于忠亮如林文忠公不克竟其用，尤深慨焉。复用丹笔读《惜抱轩集》一过。十二月初五终卷。

朱伯韩出所著《怡志堂诗》初编八卷稿见示，衣言加评于册端：

奇气勃发，如万斛泉源不择地涌出，良由言之有本，于古人中真可并务观矣。咸丰丙辰除日。

十二月，从王定甫假归方评点本《史记》，取旧藏汲古阁本，照式移录两家评点于其上，而记于卷首云：

予友王户部定甫，有传录归熙甫、方望溪二先生点定《史记》二本，久欲见之而未得。今冬移直入城，居西华门外静默寺，定

甫以其后录汲古阁本见假，因屏绝人事，每日下直，辄以色笔移写，凡二十五日而毕。此本归氏以紫笔黄笔，方氏以朱笔蓝笔，余传录悉如其旧。定甫尝为余言，熙甫意主论文，而方侍郎能洞见史公之意，及其为文之关键支凑处，今详玩两家评本，定甫之言诚然。定甫尚有初录南监本，先有方氏评点，而定甫遂录归本于其上，定甫颇秘之。又子友朱伯韩、邵映垣皆有手录归、方本，而皆不同。《震川集》中所自言批点《史记》法，亦与此本繁简不同。而定甫云：此乃震川最晚年定本，盖愈简而愈精。予阅之，亦以为然。丙辰十二月廿六日孙某记。

江都符南樵孝廉葆森在都寓居长白崇朴山先生实之半亩园，与朴山及陶凫香、张诗舛、沈朗亭、朱伯韩诸公皆为诗友，于是始交识衣言。时孝廉方选编《正雅集》，以继沈文愆公德潜《别裁集》之后，因遂索读《燕台》《翰苑》各诗稿，以备选刊。符氏《寄心庵诗话》云：“黄树斋侍郎尝以异才称琴西太史，出其手录诗读之，中有‘奇气往来’。丙辰余客都中，侍郎已归道山，为访琴西，久而后晤，伟言雅度，如魏晋间人，遂获读近诗一册，真不拾前人一字，而自成壁垒者。”

诒穀入邑庠，即弃科举业，而多聚兵书，其中十之七八为邑中故家许氏旧物。

梅伯言郎中卒，年七十一。

邵阳魏默深先生源卒于杭州，年六十三。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 衣言四十三岁，诒让十岁

正月，衣言用黑笔点定德州卢氏雅雨堂本桐城方世举笺注《韩昌黎诗集》十二卷，有品隳语，略谓《嘲鲁连子》等篇，山谷所祖，《南溪始泛》三首，韩集中陶诗，学陶当如此，不当如孟襄阳、王右丞辈云。又于方注亦有所补正。详《逊学斋评选历代诗抄》。

二月，从王定甫假初录望溪评点南监本《史记》，以校丙寅传抄归、方合笔，复记其端云：

余既从定甫借录所传归、方评本，复索其初录本校之。初录

本为明南监板，原有方侍郎三色评点，邵位西以为洪稚存传录者。定甫得之，而从梅伯言郎中借所录二色评本，并写于上。今敢以相校，则定甫后录本尚有缺误。又方本有蓝、绿二笔，定甫并为蓝色而失其旧，竭十日之力复加校正，而别识其异同者于下方，以资参考。又稚存原笔亦似有误笔，而定甫初录方评，间或假手抄胥，又恐不能无失，恨不得两原本及梅伯言本更加细勘也。咸丰丁巳二月十八日，孙某又记于澄怀老屋。

春夏间，次第看园中花，用封字韵分咏凡十叠，汇写长卷，以示钱塘沈朗亭侍郎兆霖，时值南书房。侍郎再叠为答。两人并同赋澄怀园池荷。参阅《沈文忠公诗集》。

阮勤院充人贡副使至都，来见于园斋。

始与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唱酬。有句云：“新诗出险奇无穷，片纸投入了不吝。知君此事有天机，解道翠叶成风阵。”谓太史澄怀园看荷花之作。而剧称其“娇云擎水红映空，翠叶无风响成阵”二语，为韩后所无。又云：“天上归来学闭关，独与幽人通诗信。”盖太史方以言事罢官也。

观翁、姚各家所阅阮亭《古诗选》评点，依原本以丹笔传录之，惟七言各卷用蓝笔，以旧时曾用丹笔点之也，录毕记于帙尾云：

此本从林颖叔枢部借阅，颖叔又假之他人者。其卷后有陈兰祥跋云：“从管异之得姬传先生评本，以红笔录入，又有名溥者记其后，则云梅葛君谓圈点多滥，是刘海峰笔。”余既移录三五卷，按其所取多不中理，非徒滥而已，不但非姬传笔，恐海峰亦不至是，殆浅人所伪托。而其评语及间有笺记，则皆精确有据，决为真姬传笔无疑也，不欲中止，故遂录之终卷。陈氏间亦自加圈点，其失亦不免滥，而其评语亦时有当者。又其书为翁氏章溪刻本，翁氏之论则精矣，故并录之以资参考，但恨不得真姬传评本一校正之。丁巳五月十九日记。

予此语亦未免稍阿渔洋，要之翁氏以为可删者是也。丁巳五月十九日又记。

诗至道园，超浑极矣，立夫乃以全篇排偶行之，句句劈实，殆变之而自为一体欤，但恨未熟耳！若真到成熟时，似亦足以衍韩、苏未竟之绪也。渔洋取之，或欲示人以变，亦未可知。丁巳五月廿三日灯下又记。

闰五月十三日，与炯甫、颖叔、定甫，诸先生淀园话月，留宿拱辰楼，以七峰别墅分韵赋诗。参见各集及《配云楼诗话》。

十月十七日，集食笋斋祀放翁，约会者，少鹤、颖叔、朗亭、怡琴及吴县潘伯寅学士祖荫、洪雅曾枢元太史璧光也。

十一月，衣言述洙堂府君项太夫人行事。略云：

我孙氏自明授宣义郎濬，至鸿胪寺序班名世，凡四传，仍世以财雄乡里，而皆以好义称。至我高祖卒，曾祖之兄二人持家事，既异产，我曾祖所得贲独少，故至我大父家渐乏，然犹轻财乐施予如前人。大父少有至性，年十九遭曾大父忧，以哀毁成疾，事母谢孺人尽其孝，无兄弟，视从父兄弟如兄弟。一妹适张氏，张故贫，屡鬻其嫁时田，大父辄赎归之，已而妹病疫卒，所居邑中去我家二十五里，大父哭以往返，遂亦病。居乡党，一时推为厚德长者。予始有知识，即喜问大父时事，族中诸父老年五、六十及见大父者，皆喜言我大父事，自大父卒三、四十年，而乡之人不能忘，是其所施可知已。大父幼颖异，九岁能属文，然不为场屋计，乾隆四十八年，宾东皋先生视浙学，乃补县学生第一，年二十六矣。明年乡试不中，而曾大母已衰，遂不复出，家居好学，尤善书，手抄书辄数千纸，家中所藏书率多丹黄云。我大父之卒七年而后，某某生，常以不见大父为恨，而得在我大母之侧二十有三年。予兄弟三人，时幼弟才数岁，而予与仲弟肩相随，所居室小，中分大母之室，以前半为书室，延师焉。予兄弟读书，大母常隔窗以听，诵读有节族及为文字师有奖异语，知大母喜也。师他

往，大母则辟寝户，扶杖循几，视予兄弟读，笑而抚摩之曰：汝大父读书一生，今视汝兄弟矣。仲弟举乡试，报者至，大母甚喜。时予新娶妇，大母指予以语予妇，语不可了，予释之曰，大母殆为我夫妇慰藉，而谓我亦当得也，则笑曰然。予少时性畏雷，而大母尤甚，每望西北山云气滃渤，殷殷有声，即入室索大母，大母则已拒户闭窗扉屏息据卧榻，引被自护，甚喜得予，予亦以侍大母得无畏。自大母卒，每雷雨时，家人辈或以予为笑，予独念大母而悲也。大母城中项氏，读书恭俭，大母之兄有贤女，实予之前母，今诸舅氏尚恂恂有家法，而雁湖、几山两先生，尤称好古能文辞。

十二月十八日，特除翰林侍讲，盖皇帝不御门题本下朱笔授官也。

是年，充文渊阁直阁事，登阁观览《四库全书》，而于四库所著录之温州先哲遗著，特注意检阅。

于王文简《古诗选抄》山谷、放翁、遗山诸家诗，各补评语。详《逊学斋评选历代诗抄》。

园庐新辟东小斋，既讫工，衣言有诗曰：“东斋昔未辟，破屋迷蓬芜。岂知有今日，壁画案墨朱。明窗启方琐，矮几铺氍毹。有时来嘉客，玉佩琼衣裾。雄谈杂龙虎，高论纷唐虞。我亦携书史，无人自呶唔。西山见墙角，眉色如画图。门前一丛竹，玉立风舒舒。”因重揭食笋斋额，而复为之记。略云：

余所居园庐，嘉庆时黄勤敏公尝居之，庭前种竹数千竿，名其室曰食笋斋，其后程侍郎、祁相国相继居之，皆仍其旧额。咸丰五年之秋，余始来居，以屋后故有柵，程侍郎尝为之赋，因更名曰柵指花馆，而属余友王户部锡振书其额。既而柵为风所拔，乃复用勤敏旧额，而介户部请于祁相国以书之。《沈文忠公集》九《题鲍花潭太史补竹图》云：“寿阳书旧额，人去额尚留”，注云：“寿阳祁相国为琴西补书食笋斋额，琴西系以蹴语，留斋中。”此记不见于《文抄》，疑记文

尚非定稿。

恭邸出所藏张文敏公照壁窠书“赤子视万类，浮萍阅人寰”十字册，邀书房同人联句题咏。此册庄质亲王故物，乾隆辛卯，曾邀履端亲王暨书斋诸友联咏，后归故相琦静庵家，琦相籍没，此册复入御府，恭邸蒙赐得之，因叠原韵赋成一律，而衣言与同直朱桐轩宫保、匡鹤泉少宰、殷谱经大理、李小磨侍讲德仪、张怡琴、李兰孙鸿藻两太史，并依前体，联成二首，为此名迹添其故实焉。见恭邸《乐道堂诗集》。衣言有诗和恭王题赵子昂《商山四皓图》，王再叠韵为酬，有“三天翰墨辉珠玉，八隼才华式士民”之句，八隼谓衣言、桐轩、鹤泉、谱经、小磨、怡琴、兰孙暨吴竹言学士，亦同直书斋者。参考《乐道堂诗集》。

长洲彭琮达相国蕴章，以所著《松风阁集》见诒，衣言赋诗答谢，相国称善。时相国之子芍亭户部祖贤与衣言同史局，间得往复议论，纪群之游，颇为相契。以芍亭沉密详整，勤事特甚，足为宦族之后贤。

衣言作《记徐钦栋修郡庠庙学事》，记云：

咸丰癸丑六月，飓风雨连十二昼夜不息，败公私庐舍以千计，郡城先圣庙两虎圯，明伦堂左搏风亦折，于时粤贼自金陵轶破沿江郡县，浙东西大震，守令方率富民助军务，无暇及地方事。自癸丑至丙寅四年矣，庙坏如故，楠溪徐君钦栋，有子思泽读书于郡城，君往视之，睹庙坏状，愀然谋以己力修葺之。守令闻之大喜，即檄君任其事。君即择日庀材鳩工，自持被入居学宫旁舍，独偕一老仆躬督役，以四月二十三日始事，而以八月十四日毕工，坏者悉复故，故有者加崇饰焉。是役也，众谓非四千缗不能办，而君为之，财用钱一千六百贯。既竣事，守令将请之上官，叙君劳，君笑不受。呜呼！如君者，可谓知义而能事矣。昔吾邑文节陈公，言乡俗尊重师友，前一辈学绪几息，后一辈趋而和之，而师道复兴。又言五经皆有师弟子，非其经师，不轻授人，弟子

亦不即诣他师受业，岁时会于学，少者拜，长者平立，过市必冠带，饮酒不逾三行，一人有过，众人切磋言之，盖其时士习之美如此。其时乡先生，如少南陈氏、草堂张氏、元章林氏、南湖毛氏，皆家自设塾，延致名儒以教子弟，而为之师者则丁经行、林介夫、陈益之、叶西山之流也。然则士之奋兴为学，非徒有司之能举其职，而其家自为教，人自为学，以相淑于乡党里巷之间者，亦非他郡所及。自南渡迄乾淳四五十年，人材踵相接，科第之盛，仕宦之多，文章勋业之美，亦遂冠于浙河东西，此岂偶然也哉！今去诸先生时远矣，所谓乡曲之豪，惟务美田宅以自封殖，语以辟塾延师教弟子，则茫然不知为何事，耳不闻礼义之言，目不睹圣贤之经，相辄以势力，相屠以财利，相咻以智巧，积之愈久，习之弥固，而至于丧失其身心，则岂徒科第仕宦文章勋业之不及于昔时为可耻耶！柘溪为永嘉山水穷处，自为区聚，言语殊异，风尚刚质，自前世刘进之、李士宣、李仲举之徒，皆以笃行好义有述于史志，而鹤阳谢氏，文献故家，儒风称盛，则柘溪虽僻左，而诗书礼义之教由来旧矣。今君勤修庙学，以嘉惠士林，则其所以诱掖一乡一家之子弟，使之循循于学，以绍先辈之遗风者，宜将乐为之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施未竟，庙学甫成而以积劳遂卒，此予之所为叹惜者矣。君既卒，思泽乞为文以传其事。予以为传其事，不如继其志者之善也，因辄推本其意之有以继往开来者，以告思泽，思泽其勉之哉！咸丰丁巳记。

符氏选编《正雅集》百卷刊成，采录乾隆丙辰以来百二十年之诗，凡二千馀家，而衣言诗人选者十六首。该集卷八十九所录衣言诗如下：《送张海门太史典试山西》二首，《唐根石前辈初入谏院以诗贺之》，《雪中短歌简朱濂甫太史琦》，《吊黄树斋先生》二首，《与匡鹤泉前辈寻叶棣如阁学叶亭废址》，《与少鹤步昆明湖上感赋》，《杂兴》八首。

诒让读书识文义，度阁有明刻《汉魏丛书》，爱其多古册，浏览篇目，自以为乐。*

陶鳧芴先生卒，年八十六。先生嘉庆戊辰翰林，当时负诗名甚盛，衣言初识先生，先生年八十矣，忘年之交，踪迹颇密，今归道山，衣言吊诗有“今日岂无凋谢感，看荷园馆首重搔”之语，盖先生卒前一年尝来食笋斋饮酒赏荷。

戴云帆给谏卒，年六十二。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

衣言四十四岁，谥让十一岁

正月，衣言以丹笔复勘庐本《韩昌黎诗注》一过，乃为定本。

七日，同冯鲁川刑部及朝鲜人吴亦梅庆锡集孔绣山斋中，吴君出《天竹斋图》征诗。参考冯氏《微尚斋诗》初编三。

方勉甫恭钊来澄怀园，以所藏邵位西先生手书诗册二十一首见示，为之惊叹，辄题七律。

小女生，赐名旋。三龄而殇。

四、五月间，英法联军薄天津，求瓠脱地，又请行天主教，以沿江为互市，大臣有主之者，衣言两进封事，请早定战，议论至剴切，帝鉴其慧直，优容之。两疏《逊学斋文抄》未载，家藏原稿仅见第二疏。

五月，中英议款事定，虽一时廷臣犹多愤激反对，然无能为力。

六月十八日，衣言简放安徽安庆知府。据《纪恩诗》及《甲申七十述怀》诗注。《逊学斋文抄》九《书王顾斋西山游草后》则云：“己未六月”，当系记忆偶误。

座主祁实甫相国在告，近屡招衣言饮于慈仁寺古柏下，因而及门七载才得相识。相国以《食笋斋图》征题，又出观旧作《食笋斋十景诗》、近作《古柏古槐诗》，及所为《双桥精舍图》《静者室图》《饒欲亭图》，宴谈欣赏，最为雅集，盖衣言颇恨见相国晚，而相国亦惜衣言之将去也。《食笋斋图》为园庐真景，嘉庆庚辰当涂黄勤敏公钺三子寸园足民为其弟殖园富民作。道光丁亥，相国来居此斋，殖园以图移赠相国，题诗帧尾，寸园和之，勤敏复和

之，书斋诸前辈和者殆遍。衣言次韵，有句云，“当时有竹尚无我”，盖勤敏以嘉庆甲戌种竹斋中，而衣言以明年生也。双桥精舍，相国园居旧庐，图为戴鹿床作。《静者室图》指当日慈仁之游。而《饘欲亭图》，则相国自寓归思。

得实甫先生送别诗七律二首。

蓬菜楼阁集群仙，中有幽斋得地偏。种竹不知谁是主，“食笋斋”黄勤敏师园居额也，余与琴西侍讲先后居之。披图如见我犹怜。一麾此去馀长啸，四壁留题待补悬。琴翁有《食笋斋记》，曾属余补书旧额。门外双轮还踟躅，西山拄颊对苍然。君直榘垣，退直居月湖楼上，与琴翁时有唱酬。

老病难追黄石仙，停云遥隔屋西偏。山楼水槛一回首，凉竹幽花皆可怜。赖有故人巢未扫，每因佳客榻常悬。请看画里青苔迹，不待临歧已惘然。两君许为题《食笋斋图》。

戊午岁七月，次和定甫贤弟过食笋斋感怀，赠孙琴西侍讲出守皖江之作，并呈琴西仁兄同政，即以志别。馆愚弟叔颖祁隽藻稿。

衣言以《盘谷草堂诗集》延钊谨案：即《逊学斋诗抄》之原稿出示实甫先生。先生为题七绝四首于册端。

感事篇篇笔有神，咏怀独见性情真。

渔洋亦学遗山体，只为论诗到古人。

咏怀古诗人十六篇，意取法戒，不专论诗。

经学纷纶海国传，曾为琉球学师，翰林名更重三天。

洛阳纸贵寻常事，不藉鸡林贾客船。

股肱大郡正需才，天遣文章落上台。

满目疮痍塞淮浦，邦人争望使君来。

诗史渊源出少陵，才兼俊逸气飞腾。

诵君佳句相知晚，惭愧当年韦左丞。

小诗四首，奉题《盘谷草堂诗集》，即以送别，并请教正。戊

午岁九月，馆愚弟祁隽藻。

王少鹤有送行序并诗，冯鲁川、沈朗亭、徐云石及阳湖杨传第等五十余人亦各有赠别诗，江山刘泖生户部履芳赠《长亭怨》慢词一阙，盖皆惓惓于衣言之将去也。诸家所赠文字之作手迹俱存，兹移录王诗二首于下。

万惆声里一楼孤，楼影花光倒入湖。独客柳阴才系马，故人天际又分符。宫堯禁籞多风月，历乱河山尚皖庐。门外翠娥知别否，聊将尊酒对呜呜。拱宸楼奉赠，时君甫拜命也。

黄山老子早飞仙，独乐园开杜曲偏。谓黄左田尚书及今寿阳师相。

长啸仰天君又去，幽篁出地客谁怜。秋风屐迹苍苔满，夜月诗情碧落悬。退食从今归掩卧，孤云落日想茫然。过食笋斋再赠，时君行有日矣。

俞荫甫自吴中寄诗送行。见《春在堂诗》五。

出都赴任，因兵阻，迂道江苏，时与孙莲塘同行，至江阴而别。南行道中，检阅旧校汲古阁本《元遗山诗集》，以墨笔补圈点数处，又于旧时评注有所补正，而记于各卷尾。

磊落有奇气是其本色也，此裕之七律之最工者，然所乏者天趣耳，固不能及东坡，亦未必在务观上。务观之变化富赡，固不易也。戊午十月五日，在高邮舟中阅记。卷十四

十月八日，舟自扬州霍家桥行，将至沙头镇，阅七言古诗毕记。卷八

十月十三日，阅五言古诗毕，是日舟由常州南行，望见惠山矣。卷三

十月十四日，阅裕之七言绝句至十八卷，而舟已抵青阳镇，明日肩舆至江阴行馆，不能亲书卷者十日。廿六复至青阳，坐清江旧舟，将赴吴门，遂尽阅十九卷、二十卷诗，而遗山诗此为定本，旧时以丹笔记之。卷二十

十月廿七日，阅五言律诗毕，舟过望亭。衣言抄李、杜、韩、苏、黄、陆、虞、元八人之作，为唐宋金元八家诗。旧时浏览一过，皆略有去取，然未敢遂以为当。春间在京师，阅方世举本《韩诗》一次，粗为定本。而今乃抄定元诗。后有暇，当一一覆阅而详取之也。卷二

在吴门，止俞氏曲园旬日，荫甫出其初刊《日损益斋诗集》，索衣言序。衣言亦出诗稿，属荫甫为之校刻，参考《春在堂诗》及《春在堂随笔》。在江阴十日，晤夏怡云先生，以诗赠答。答诗见《逊学斋诗抄》十。

衣言将由苏而皖，命诒让奉叶夫人先归，与别于江上，而有诗寄白云亲舍之感。

客舟点读汲古阁本欧阳修《五代史》。途与盱眙吴仲宣观察乘邂逅，约联舟行。观察出所为《望三益斋集》相示，衣言题其册端。见吴集刻本。

性情遭际，皆近浣花翁，故诗亦不求肖而自合。客途中有此奇遇，吾道真不孤也。戊午仲冬廿五日，跋于毗陵舟中。

十二月十九日，抵定远，辄于其地接篆视事。皖抚常熟翁药房中丞同书，檄衣言护安徽按察使。

始识庐州守菏泽马毅山刺史新贻于定远，谈后，极称刺使趋向正而论事知根本，引为良友。

是年，衣言在京师时，解《易》至明夷，以奉命出守辍笔，遂不复续，有“且当弃诗书，拯世用马壮，南狩得大首，此语信岂诳”之句，盖自谓反覆象辞，益信《易》可前知也。

金钱会起事于平阳，自是温郡各邑被兵者四载。

陈颂南侍御卒，年六十四。

项几山先生卒，年六十一。

龙翰臣方伯卒，年四十五。延钊谨案：方伯之继室何夫人能诗，有《梅神吟馆集》，衣言为之序。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

衣言四十五岁，诒让十二岁

在定远，毕校《五代欧史》七十四卷，于叙事笔法随加评论，而书于帙尾。

永叔《四夷附录》，独以峭洁见姿致，能于《史记》之外自为一家言，胜于《班史》。

咸丰戊午仲冬，予自苏州之官安徽，舟中无事，取毛刻《五代欧史》读之，手加点定。抵定远军中，复从太湖殷乙亭广文借定远校中官书南监本，校其讹字，凡四阅月而毕，而予亦将引疾归矣。定远百里外皆贼，而兵事败坏，无可复为，终日愁坐，而《五代史》皆记乱世之事，读之往往令人废书而叹也。己未三月十八日，瑞安孙某某遁叟记于凌氏之堂。

三月下旬，衣言获准引疾归休，凌少南等为之饯别。凌少南《饯别诗》记载饯别时间为“乙未春三月望后七日”，即三月二十二日。

四月初，衣言从定远启程返里，有随笔记舟行日程。

四月三日，舟中复读《欧史》。是日舟至界首，阻浅，议易舟，呼闸吏下三板，水长尺余，遂得达高邮。道遇同年洪兵部璠，将还朝。四日记。卷十三

四月五日，召伯舟中读至此，闻六合官军失利，民之避地者，扶老携子女荷担而行，皆循召伯东岸而北，天之不哀我民如此，可痛也。遇门人郑大令猗蓁，自定远解饷返。卷二十四

初六日读至此。是日舟至沙头，以风逆不得渡。卷二十七

四月七日，丹阳舟中读。卷三十一

至丹阳，为曹刺史飞鸿、方大令濬泰，字子健，留二日。又一日，顺风抵无锡。四月九日记。闻扬州有警。卷四十一

十一日，吴门舟中读。卷四十二

予以四月十一日至苏州，应酬冗俗，几废书矣。今日登舟赴杭，乃得开卷。闻上海诸使者亦以是夜至苏，将挟臬使薛焕北上，以夷酋必欲北行，又欲于天津议抚也。五月望日遁翁记。卷四十六

十六日，嘉禾舟中读。卷四十七

十七日，舟至长安坝。自四月十二日至今，淫雨不止，杭州以南，河水皆平岸。卷五十一

十八日，舟抵杭州。卷五十三

十九日，浙江舟中。卷五十四

昨日发杭州，南风劲甚，已而微雨，已而霁，虹见于海门。舟人曰，雨当已。离杭州二十余里止宿，夜间风益甚，予为之不寐，而雨果止，夜启蓬窗，星斗灿然。次日迟明，乘无风行数十里，风复作，狂如昨日，遂止宿，离富阳南四五十里也。廿日记。卷五十七

舟至富阳，西风劲甚，不可行，至暮，风已，复行五六里而止。廿一日记。卷六十二

予既去定远，舟车之暇，复取《欧史》读之，至是而周。望溪先生点定《史记》，于其用笔提振处，皆黄规表之。予谓行文之道，必提顿转折毕具，而后精神气脉见焉。故予于《欧史》，凡遇此类，皆以单圈表于句首，望溪法也。凡看书不可一阅而毕，而又当求善本校之，予于此史，既再阅，然犹恐不免疏漏，而南监本前数年亦未及校，当俟暇时再补之也。五月廿三日，严滩舟中，遁叟又记。卷七十四

衣言归寓永嘉县城南，授治让诗法。尝删定曾氏子璘元琳、曼琴垲二先生诗稿。见曾元琳《太玉山馆今体诗抄》卷首《孙锵鸣序》，及曾垲《雪风草堂诗草》卷尾曾良箴跋。二集并于同治庚午刻行。

九月，俞刻《逊学斋诗抄》十卷成，俞序其端，以为上追汉魏，近作尤似苏、黄，而立言之体，视三百篇之大小雅为近。

花松琴尚书卒。

叶润臣阁读卒于杭州，年四十九。

孙芝房侍读卒，年四十一。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

衣言四十六岁，治让十三岁

正月，衣言为序征刻孙编修希旦遗书，序曰：

邑前辈孙敬轩编修所撰《礼记集解》五十卷，发明经训，用郑注孔疏，而能去其芜谬，其旁涉诸儒，而能有所折衷，诚说经之名家，不朽之盛业也。先生初治小戴书，但取注疏之于经未安者，正以己意，条为之辨，谓之《孔郑驳议》，其后用功既久，遂尽解全经，易其名为《礼记集解》，草稿屡易，最后先生自为定本，而亦重有删改，故校正颇难。予舅氏项教谕几山先生，尝欲为校刊，仅及《王制》而止。咸丰初，予仲弟耕鸣自广西学政假归，始从先生曾孙韦甫茂才裕昆借取先生前后稿本，及先生点定记疏毛氏本，互相参订，正误阙疑，重为缮写。去年夏，予自安庆引疾归，复为勘正抄胥之失，于是先生此书庶乎其无误矣。先生于《尚书》尝为《顾命解》一篇，而尤博通三礼，于《周官》《仪礼》皆有驳正注疏之说，可以纂辑成书，而辞章之学，非其屑意，然所作诗古文辞，亦皆醇雅可传。盖吾邑本朝二百年来，学有根柢，而著述之富，无以逾先生。而其书未能暴见显行于世，则后生学者之责也。今予与仲弟家居多暇，谋刻先生全书，曰《礼记集解》，曰《尚书顾命解》，曰《敬轩读经礼记》，而诗古文则择其最精要者存之，曰《求放心斋文略》，曰《求放心斋诗略》，附以行述、墓铭，则先生之书于是大备而无遗矣。惟是卷帙繁重，非千金之贖不能尽刻。尝见仪微阮相国募刻《十三经注疏》于江西南昌，令同人分任刻贖，而于逐卷之末，附列刊者姓氏，其法甚善。今将谋之友好，仿而行之，既使先生之书可垂于久远，而吾乡好义之士亦附以传，且使邑人士知穷经绩学如先生者，虽逾久而不可湮没如此，而益有所兴起焉，是则在于同志之士矣。咸丰十年正月，同里馆后学孙某序。延钊谨案：敬轩先生遗著，刊入《永嘉丛书》者有《礼记集解》及《尚书顾命解》二种，《敬轩读经礼记》及《求放心斋诗文略》无传本，余家藏仅见写本先生遗诗一小册，即以诗论，亦非其全帙也。

二月，小女旋殇，为作圻志，志曰：

予年四十四，而生一女，时予直上书房，有退志，因命之曰旋。四月，予出守安庆，予妇携之以归。其明年，予自安庆归里，女适患瘡危甚，皆虑其不育，已而病良已，充壮能言矣。而今年二月二十四，以瘡殤。女之患瘡，初不甚亟，医者连以药塞之，毒内陷，遂不可治。其将死也，既不能言，而气又不得绝，予妇坐而哭之，三日而后毙。呜呼！可哀也已。女既死，瘡之于龙江祖塋之前数十武，命之思女之闕，以志予悲云。

夏间，用朱笔点勘《说文系传》及段氏注。

七月，治让草《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始为校讎之学。*

十月，放翁生日，邑令江都钱子奇明府国珍招同县诗人，集祀署中放翁亭，取剑南瑞安江诗二十言，人各得一言以为诗，衣言为之记。时衣言主讲邑之玉尺书院。参考钱氏《峰青馆续抄》。又胡玠《清秘堂文抄》亦有《集祀放翁生日记》。

是年，刘编《笃旧集》成，著录者同时诗人凡八十五家，选抄衣言古今体诗凡二十八首。

张海门侍讲卒，年五十六。

黄子干州倅卒，年四十七。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 衣言四十七岁，治让十四岁

夏，项氏二舅茗垞傅梅，以晚年自定诗集命为序。衣言受读之，辄叹乡前辈曹秋槎、方雪斋成珪及季舅几山之不可复见，尤以终未获见伯舅雁湖先生为恨。

秋九月，衣言奉亲挈家避兵于永嘉孙坑。以集善乡居毁于金钱会党也。

治让作《温州杂事诗》数十首。遗篋有稿本残帙。*

彭琮达相国卒，年七十一。

朱伯韩观察卒，年五十九。

邵位西员外卒，年五十二。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二（起咸丰元年在翰苑，八年

出守,讫十一年)

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

衣言四十八岁,谪让十五岁

正月,金钱会起义失败,地方战事息止。衣言自孙坑携家还归瑞安,僦居城内水心殿街许氏屋。

二月,太平军由处州进兵入府境,清福建记名道张焕堂启煊以闽师来郡应战。时长子诒穀在乡办团,张命为前锋。十七日,诒穀战死,年二十五。

七月,衣言偕弟锵鸣携眷出门,锵鸣回京,衣言赴皖,均绕道闽赣,衣言有《旅行日记》。整理者按:此下附有日记,现改入附录,并易名《赴皖日记》。

是年,穆宗登极覃恩,锵鸣以翰林侍读学士,赐赠三代考皆中宪大夫,妣皆恭人,生母丁氏则为淑人。

朝旨恤孙诒穀为云骑尉世职,闰八月入祀文庙忠义词。

张诗龄尚书卒,年七十八。

翁二铭相国卒,年七十二。后六年衣言为文志其墓。

沈朗亭尚书卒,年六十二。

泾阳张黼侯侍郎希与回民战,歿于陕西,年四十九。其子师劬以王定甫所为状来乞撰碑铭。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

衣言四十九岁,谪让十六岁

正月初九,锵鸣离南昌北上京师,衣言有《送蕞田还朝诗》

云:

画壁清香不少留,故山猿鹤为君愁。

人间谁似东坡叟,日日联床对子由。

同月二十八日,衣言与林若衣离南昌赴皖,二月五日抵安庆。

衣言新至安庆时,周纁云侍御有赠诗,首云:

伯符兄弟人中偶,结交愧我非公瑾。予季长安识次君蕞田前辈与岷帆戍戍教习同年,为道才名齐璘璉。数年我亦来春明,鸳

胎敢逐千金骏。辛丑甲辰丁未壬子数科第，玉堂后进随先进。尺五天南万人海，两家兄弟名俱振。卯饮相过酒盏深，夜谈频落灯花烬。君才咳唾尽珠玉，赠我瑶篇不鄙吝。更喜炎天得季方，绿榕阴里交金印。己酉年渠田接受广西学政任。癸亥春日喜琴西大兄来皖，别十年矣，遭逢多故，彼此无家，慨念旧游，恍如隔世，长谿率尔，聊以述怀，即请教正。蛰庵弟学浚草稿。

李眉生太守以宋萃重刊宋施元之注《东坡诗集》并冯景补注苏诗续补合刻本凡十四册见赠，衣言圈点一过。

钱警石学博以《陈止斋集》相示，陈硕士刻本，有项几山先生手笺。盖咸丰癸丑，项氏去富阳校官，寓居杭州时据学博所藏旧本校正者。三月，邓伯昭观察以所著《双梧山馆文草》出示，衣言为书其后，曰：

予喜读桐城方先生文，窃谓其奇态变化，或未足以尽文家之长，而发明义理，感悟人心，则自韩欧曾氏皆不能及，非独高出震川以来诸名能文者也。今年来客安庆，新化邓君伯昭亦客方伯所，得相见，严正之气令人肃然，继以近文数篇见示，则俨然方先生之文也。伯昭为言其乡江忠烈之为人笃于至性，又言今直隶总督刘公长佑，忠臣义士，孝子弟弟也。予顷见善化胡氏弟子箴言，述其高曾以来累世笃行，知胡文忠公所得于父兄之间亦如此。而湘乡相国亦为予言近日乡里后进，往往知崇风节，重廉耻，盖湖湘人士所以能以名业相见于当世者，其根柢固若是。今天下才能之士岂少也哉，然往往逐于势利，易变其志节，或至不可问，皆无本之患也。余既慕伯昭之为人，读其文，盖知其学之所本，他日树立，又当为湖湘闻人。而还视予辈，殆方先生所谓好文而不好学者也，其乌能无惧也耶！癸亥三月。

四月，接湘阴郭筠仙都转书。书云：

六年之别，念想为劳，自从者假归后，遂不复相知闻。去秋抵沪，始知浩然出山之思，相国得延致之，以赞益军事，闻信而已

欢然。重以德星之聚，近在咫尺，睹贤人之出，而知国运之将昌，思有道之光辉，而觉山川之非阻也。随奉章门枉寄一书，度赴皖有期，望之尤勤，而早莫待高轩之至，旷日弥时，无一书相报，念之转益惶然。江浙之乱已亟，以大势揆之，贼必无久存之理，荡平之期必犹可冀。天苟无意东南之民，曷为使当事诸君子贤豪鼎峙。高情远量，与尘世相违，若吾泰山先生者，亦幡然起应当时之聘。方存之、邓伯昭两君先后俱至，皆文辞斐然，品洁行芳，阁下与相处，必欢相得。念诸贤之会合，感时事之推迁，安得使身有羽翼，翩然一往从之游也。弟精力短乏，日苦牵牵无暇，友朋书问，多不一报，见伯昭兄幸达此意。军事一切，当已详知，无足陈述。手此敬颂道安。年愚弟郭嵩焘顿首。四月初三日灯下。

五月，诒让奉母叶夫人自赣至皖。是年，诒让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朝经解》，始知清儒治经、史、小学家法。*

六月，衣言校读明刻茅鹿门评本《欧阳文忠公文抄》五卷。

九月，衣言以古文稿乞序于警石先生。先生以为碑板述事之文，造句尤似昌黎，更以永嘉经制为浙学大宗，愿衣言益推广而昌明之。得永嘉张虎文《松涛阁诗》各种及其子正宰《柿园集》，合写本二册。徐菴生茂才学诚为之搜求。

十月，王孝凤先生有和答逊学年字韵诗数首，其一首云：“同咏霓裳一弹指，不堪追忆道光年，当时文物劳珠记，此日关河几瓦全。”其“共听饶歌也慨然”句下注：“琴西为余丁酉、己亥同年，自侍讲出守安庆，乞病归，揆帅奏起来皖，余亦奉命至营获聚于此，君时有《师友集》之选。”诗末署云：“连日过琴西尊兄同年大人城西草堂，承赋诗见赠，次韵奉答，即求正定，同治二年十月十二日年愚弟王家璧呈稿。”

十一月二十二日，衣言奉节相曾国藩飭署庐凤颍道。二十五日即上署办公。

十二月初一日，衣言又奉札会办营务。

是年，衣言读汲古阁本《后汉书》，随笔为札记。记云：

尚书郎即今所谓军机章京也，今由各部院保送考试小楷，所得皆浅竟庸鄙之人，而通今知古，能识政体者无闻焉，岂独诏文之不足以示天下后世，其为误于国家大事多矣。四十五《周荣传》，“尚书陈忠疏荐荣子兴为尚书郎”一段。

今之刑名幕客，何尝不以律讲授，而无进身之路，故徒资为利而已，若欲救其弊，其以责之刑部曹司官可乎？四十六《郭躬传》，“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一段。

枢臣绝知友，则何以知天下之人才，时事之得失？今日军机大臣绝正人，而通私客，则又一变矣。四十六《陈宠传》，“宠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一段。

今日宰相循资平进，而事皆决于枢臣，亦此弊也。四十六《陈忠传》，“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忠上疏谏”一段。

发此三难，可见当时用兵之详。今日出师命将，欲以一纸诏书，冥冥决事，诚危道哉！四十七《班超传》，“超少子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与尚书、太尉再三论难”一段。

今日淮北诸劲兵处，宜用此法，稍稍解散之。五十八《虞诩传》，“诩说李修谓凉州扰动，人心不安，忧有非常之变，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一段。

今日皖南北新复州县，宜急用此法。《虞诩传》，“诩占相地势筑营壁，招还流亡，假赈贫人，二三年间遂增四万余户，盐米丰贱”一段。

户增而米盐转贱者，招集流亡之效。武都近盐池，诩必别有术以致之也。同前篇段。

今日乡会试，或数郡不举一人，则教化不下逮矣，岂特无以厌其心而已哉！予尝议废乡试，而令学使者每三年一拔贡，即令会试，亦此意也。《虞诩传》“诩上言：台郎显职，仕之通阶，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一段。

九月二日校毕此卷，是日闻杭城克服。五十九。

今日新复州县，率以军功为令长、监司，其虐甚于豺狼，弊盖类此。六十一《左雄传》，“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久长，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与同疾疫，不举不发”一段。

今日荐举人才，宜知此意，盖使轻视处士，则非国家之福也。举其才德兼优者于朝，而束修自好之士，则长吏各礼之于其所属，斯为两得之道也。予尝谓御史不可轻言事，大臣不可轻荐人，岂不言不荐之谓哉！六十一《黄琼传》，“公车徵琼，称疾不进，李固以书逆遣之”一段。

此乃为害后世，今日回民之乱，盖自汉晋以来矣。六十五《段颖传》“颖上言，今榜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徙与之杂居，是犹种荆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一段。

今日言抚降盗贼，皆不虑此何也？《段颖传》，“颖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廩，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一段。

同治二年甲子立春后一日，读至此卷。某记。十二月二十八日七十三。

衣言编纂同时交游者之文字，取其有关世教者，为《师友集》。尝手抄曾国藩所作《孟子要略》序跋二文，编入该集，并附识于后。

《孟子要略》一书，钱塘丁君松生见示，凡五卷，每卷之首，湘乡相国各为标明大旨，深得朱子之意。松生仅有此本，不能与人，他日当从湘乡求之也。因录湘乡序跋二篇，将以入之《师友集》中。十二月二十一日，某记。

东坡八百二十八岁生日，衣言与南汇张啸山茂才、阳湖方元徵少尹、归安杨见山孝廉及王孝凤员外、叶云岩游戎圻、陈小舫庆瀛、刘开生翰清两太守，李壬叔、李小石文杏、吴颖仙文通三文学，张元素布衣绚，林若衣郡丞，聚集周缙云先生之蛰庵，庆贺醮

酒。参见张啸山《舒艺室诗存》、吴颖山《哨编二阙》、杨见山《迟鸿轩文集》。

钱警石先生卒，年七十二。

湘乡李希庵抚军续宜卒，年四十一。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三（起同治元年从军，讫二年）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

衣言五十岁，谪让十七岁

正月元日，保和殿朝贺，锵鸣以讲官传班，凡四人，先时入立殿内。次日，以劾周开锡，勒令休致。罢官而归，行至皖城，留居数月。开锡湘人，为浙江巡抚左宗棠所亲，时摄温处道，治厘盐等捐甚苛细，民不堪命。乡人走京师诉于锵鸣，锵鸣因疏言温处当兵燹后，地方凋敝，宜蠲苛法，俾得休养生息，并附劾前后守土官贪劣不职状，章下巡抚，各官群相庇护，颠倒是非，于是巡抚奏复，尽反锵鸣所言，竟谓原奏不实，且以阻筹饷误军务相中伤，遂奉休致之命。

时衣言就庐凤道任，行至舒城，手发《劝学札子》，通飭三府六、泗、滁和四州及舒县。文曰：

军兴以来，吾皖士民不得从事弦诵，逾十年矣。夫文士之习，或薄其浮华，儒家者流，或疑其阔远，然以变化气质，讲明义理，舍此无由。孟子曰：“上无法，下无学，而乱民兴。”盖学之不讲，则不知尊亲义分之严，与夫礼让雍容之乐。于是闾巷鄙夫，始得挟其桀骜恣睢之气，争为长雄，而胶庠之士亦且折而从之，此大乱所由作也。今以国家威德，淮孺群恶次第骈诛，亟宜道以诗书，共销患气。近日言治皖者，皆谓非武健严酷，无能为役。本署道以谓不教而诛，民无以服，且身为人上，而以豺狼虺蜴待其民，于心独无愧乎？是以未及下车，首先劝学。今发去四书题两道：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一、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策论题六道：一、招流亡垦荒废之法，一、淮南北置兵留勇之利害，一、淮南北水利，一、

关榷积弊，一、淮湖增水师之利，一、汲长孺不乐治郡论。诗题一道，赋得铸剑戟为农器，得平安五言八韵。以上各题，凡在举贡生童，各献尔能，藉覘所学，如果言之有本，行与文符，本署道当特加优接，以劝硕儒。其或词采可观，亦当分别示奖。士为秀民，教乃政本，本署道有厚望焉。

及抵六安，见州牧何守家骢字秩九，高要人。治行循良，为发一通《褒美札子》，其文曰：

吾皖寇乱之余，疲荼残黎，依官为命，而稽诛遗孽，亦复阴伺官之邪正昏明，以为动静，是讲求吏治，视他省完善之区，尤难尤急。本署道参幄省垣，即喜与士大夫上下议论，阴求人才，每见六安绅士好称太守何君，心甚倾慕，顷者道出淠河，入城接见，视其被服儒素，恂幅无华，酬对之余，真气可挹。继复躬诣所居，则四壁萧然，几榻粗具，及与地民相见，询以异迹云何，咸谓该守以爱民洁己为心，以勤职慎位为事，听断如流，政平讼理，验视命盗巨案，迅捷明察，弊绝风清；至于斩艾莠民则又毫无回避，痛断根株。综其治行之凡，居然龚、黄之吏，本署道甫临所部，即见好官，诚属我民之福，而相助为理，本署道与有幸焉。十餘年来，东南祸乱，士大夫出于忧劳患难之余，渐见本心，不为恶习，而或者过崇操切，喜用剝轻，虽以趣就功名，实恐有伤元气。今观贤如何守，岂徒众察案矜式所存，实亦本署道师资之益。盖人之才质，万有不同，但使诚心向善，建树必有可观，即或偶涉庸流，感激亦得自拔，是宜亟加奖励，树之风声。本署道官中禁者七年，领外郡才数月，理民之务愧未深知，所望藉同气之芝兰，去斯民之稂莠。在贤守固宜始终勤奋，使黄颍川声望加隆，在同官尤当效法循良，俾汲长孺卧治以理。

至怀远，有《通飭申明法纪》告示，其文曰：

溟淮祸乱已逾十年，其始不过无识顽民，为暴乡曲，岂敢犯上作乱。徒以贪庸之吏，姑息因循，酿成大变，误国误民，谁实阶

之。本署道谒告里居，目睹会匪之祸，当时数十乡愚敛钱聚会，三五武夫可以缚致。而不才州县，畏发难端，无能府道，乐为讳饰，半载之间遂成□□。至于动大兵，糜巨餉，仅乃戡定，不特良民死于无辜，即胁从入会之徒，岂非为官所误，本置道至今思之，犹有餘痛。今奉朝命，权摄监司，淮南北三府四州，义得专制。窃念欲杜乱萌，必先明法，今为吾民重申约束：如有杀人劫夺及一切暴行残民祸国者，小则追捕，大即移兵，务在尽法惩治，不稍宽贷。该管州县，应即严密查察，有无劣胥痞棍武断横行，或乡村豪强势成伏莽者，禀报以闻。其一时失于觉察，亦须随后举发，以便遇事翦除，消弭隐患，倘或存心讳饰，或任情回护，将来别经发觉，咎有攸归。本署道读书爱民，法所不及，不敢稍溢丝毫，法所不容，亦不敢稍宽一线。尔百姓有室家性命之谋，幸勿身试吾法。尔州县有社稷人民之寄，毋得自弃其权。

三月十六日，衣言抵临淮驻焉，是时皖抚徐沟乔鹤侪中丞松年治军于此，倚衣言如左右手。政事餘闲，尤极唱酬之雅。

乔中丞读衣言癸丑革字韵诗，喜和两首：

诗教堕荆莽，深旨谁与析。君能为雅言，贱子意所适。
 始知鸣凤孤，果胜鸞鸟百。声名葩采流，节行圭璋特。
 光辉幸相接，歌咏动管壁。

又云：

接裾司牧养，公才倍我百。六条既峻整，九能更殊特。
 经术饰吏事，循良迈古昔。药石赖交修，方隅岂自画。

衣言继作两首，一云：

淮上今裴公，幕下又高适。新诗唾手成，珠琲烂盈百。

又云：

我今居幕下，非官殆类客。陆游诗酒狂，杜甫偃寒色。参考徐氏《萝藦亭遣诗》。

札飭七府州，取具各州县教官杂职切实考语，以资甄别。其

文曰：

安民之道，察吏为先。我皖北新戢干戈，善后事宜千端万绪，非居心廉静，无以休息疲民，非念虑精详，无以勤求治理，非天资沉毅，无以弥雍遗顽，简慎乃僚，殊非易易。本署道入境以来，务求民隐，兼访人才，每与士大夫从容议论，言及郡邑长官之善，即为吾民欣庆，其或不然，往往蹙额相向，诚以淮南北壤地千里，非一手一足之所能胜任而无惭也。本署道驻于临淮，所属同僚未能朝夕相见，因念各府州皆有表率属吏之责，即皆有分别贤否之心，自宜各言所知，相助为理，为此飭仰各该府州，迅将所属各县官教职佐杂人员，一一出具详切考语，限文到一月内，密禀备查。无得以到任未久，例不出考为辞，其实在并未接见尚待考问者，准其随后补陈。本署道虚衷博听，非敢仅凭一面，轻用激扬，实以各该上司闻见较真，欲借片言以资核证。且有此一举，则各上司之能留意人才，及其是非好恶之真，亦可藉见崖略，固不可稍参私意，亦毋得应以虚文。

札飭七府州查报荒熟田亩大概情形。其文曰：

本署道自舒城入境，满目荒芜。及抵六安，即据何守面称，六安一州荒田多至二十万亩，以此推之，各属大略可知。现在皖南青阳、石埭等九县，业蒙宪准每县拨银三千两，筹备牛种，且有推及皖北之谕，仰见上相勤民，先求本富。惟各州县幅员之大小不同，被寇之重轻亦异，而现在皖北各属，仅据六安州禀报荒熟实数，其余尚乏明文，将来筹办劝农，何所据以为酌盈济虚之术耶！当此残敝之余，非力复农田，无以补养元气。本署道关心民瘼，早晚当有筹备耕本济助农民办法，陈请大府，言之朝廷，别留巨款，兴此地利。该州县各子其民，亟应遴委公正绅耆，分乡查访，务悉大凡。至于招徕绅富，以辅经用之穷，暂缓催科，以广归农之路。贤大夫留心民事，皆宜早有成章，仰即转飭所属，迅将各该管荒熟田数目大概情形，及有无在外富户，如何酌减粮租之

处，限于文到两月内，详悉禀闻，以备查核。惟不得因有此举，轻言履口，致扰闾阎，是所至嘱。

在临淮，上书曾制军，于兵事、吏治、民政有所论列：

某以初二日辰刻冒雨就途，一路踟躅泥中，至舒城，改道六安，意在避雨，而舟中阻风，十六日始抵临淮。中丞已于先一日旋节，相见甚慰，仍俾为行军司马，日月所入，略可自贍。中丞虚衷明决，可与有为，于某亦不以俗吏相御。此间善后事宜，千端万绪，大约镇以重兵，抚以良吏，日渐月摩，自当有效。抚营有兵万人，分布临淮、定远、怀远、正阳各要隘，足以互为声援，惟颍郡略虚，顷拟调朱淮森之二千人，由正阳移驻其地，以固西防。至六安一军，前晤曾璞山，谓蒋之纯实能独当一面，而苦于兵分力单，六安为楚豫陆路之冲，尚须置议。长淮首尾千里，天堑之固无异大江，而向来不设水师，殊不可解。现虽有张得胜水勇五百人，新调六安炮船六十号，而得胜乃陆地战将，非水师人才，如于军饷略裕之时，再添炮船百数十艘，馭以外江得力之将，尽据淮险，则西北一隅，蒋军足以当之矣。在省垣时，颇疑淮防尚可减兵，至此察看民情，殊不如是。盖馀氛密迹，伏莽未清，必须人心大定，而后农工商贾乃可复业也。皖北吏治之闕茸，无异皖南，其病总在正途太少，而营员佐杂承乏其间，往往不学无术。某所屬守令，亲见其人，而实知其操持坚定，才气有餘者，无过六安之何秩九，餘如庐州之唐鹤九、颍州之李恕皆、合肥之桂中行、寿州之施照、阜阳之尹需清、巢县之蔡家馨、无为之穆其琛、灵璧之姚光鑫、泗州之李銜华，颇皆闻其官声，尚能振作自爱，而深明治体、私欲净尽者，实亦未易其人。近日含山有变卖荒田之请，颍上有变卖逆产之请，皆已严予驳斥。而各州县纷纷皆言善后，请设局，以营缮兴造为词，以设卡劝捐为事。某以皖省残破之馀，譬如大病初起，有力之家继以参茸大补，充壮固速，否则节饮食，慎起居，不使再受风寒，元气亦当渐复，若恶其肩背之虺瘡，而封

腓肉以益之，岂不愈加痛楚，而卒至于不可救药哉！今日州县所为，何以异此。某某之愚，意欲酌量情形，略加资给，而尽禁其掎克求利之谋，安静省事，专意务农，而悉去其粉饰太平之举，虽不必有速效，亦不致有他虞也。给发牛种，皖南善政，断可以推广行之。皖北荒废情形，除凤阳、定远、盱眙数县外，其馀州县转似轻于皖南，约略计之，亦非两三年内所能尽复，必须别筹一款，厚集其资，乃为有济。现在办法，于青黄不接之时而筹种，于犁鋤竞举之时而买牛，不但缓不济急，亦恐耗费愈多，似宜别开农本捐输或农本厘卡，取民与民，人情所乐。如果厘捐并行，收入有款，则于安庆、临淮各设一局，分道买牛，分道备种，俾各州县核实请领，随到随发，无失其时。今春耕已误，一意筹备冬种，其势尚可有为。仲宣潜帅，顷有就淮徐一带劝捐麦种之议，此说施之风颢，甚属可行，盖近北府分，所重尤在麦收也。但其要总在专有一款，专办其事，若徒于军饷之中，取用其□，仍不免彼此瞻顾之心，左右支吾之患耳！

其时，衣言以巡道兼监督凤阳关，深虑民力未逮，且以榷政积弊为病，上书曾国藩制府、乔松年中丞，力请蠲缓，两公然之。其书如下：

凤阳关务，某在省垣时即虑其难，及抵临淮，检阅旧案，乃知朝廷之取于民者甚轻，而体恤招徕亦无微不至，至其募养官吏，则自巡道委员以至胥徒走卒，无不有以养其廉耻，恤其身家，如果谨守成章，亦何至遂为民害。而二百年来，言利小人，赓续代嬗，日新月异，其弊渐积渐深，以至于穷而不可复返。大约各关之弊，官与吏两分其利，吏以其小利饵官，因得恣取其大利，而民则独受其害，国则未尝有益也。至正阳时，吏胥数十百人投刺谒见，欢声如雷，盖此辈虎狼，乐得一官以为之依，而后可恣其吞噬，而询诸士大夫，则无不深瞑太息，动色相戒者，某以此决意请停，已于前月二十四日上禀，计日可达听览。今日淮河一节虽已

疏通，而所见江南秦豫之源委填淤，淮南淮北之脂膏竭尽，即悉力稽征，岁入不过二万，国家富有四海，亦何必争此二万金，而使商民受数十倍之诛求哉！如果幸蒙奏可，则诚淮民无穷之福。所可虑者，今日之事，权在胥吏，关吏与部吏声息相通，其力能巧致部檄以相督。如万不得已而必至于设关，则惟有尽去在官之利，略留在吏之利，而严禁其格外无名之求取，然后恪守国家之定法，以取之民，即谨藉商民之正供，以奉之国，而后稍可自行其志，稍可无恧于心。然以二百年根深柢固之积弊，一旦欲刮而去之，侥倖者必有所不便，而朝廷用人，又苦常待以不肖之心，御以无情之法，必责以足额，必苛以官亏，则其抵牾束缚之苦，非当代之大臣宰相深知而力持之，恐无以善其后也。以某之不才，如能稍假时日，使得专心壹虑，以从事于察吏安民，尚不致于一无所用。而欲使与群小人之徒，角其无穷之智巧于财利间昧之间，则力实有所不能，心亦有所不乐，所望垂察及之。

四月二十九日，续读《范史》至七十八卷。

五月，遣皖臬西林廉访英翰书云：

前月中旬遣人迎取妻子，日内当可到此，此间善后事宜，论难动手，再四思维，总以兴农为第一要义。现在中丞所颁条谕，法简易行，然可救有力之农，不能及极贫之户，必须筹一专款，厚集其资，使给发牛种之外，酌给搭盖佣雇之资，庶几流民来归，不致坐成饿莩。而日前厘金政法，军食且不能周，何暇及此。鄙见欲请中丞奏开一农本捐输，先发部照，以三年为度，其现办寄籍绅富捐输，亦请归入农本。并奏请皖省巨绅，如仲宣漕帅、少荃中丞等二三人总司其事，而今四品以上各省皖绅分任之，以皖人办皖捐，即贲皖农，似亦人情所乐。但此时流亡甫集，待哺嗷嗷，又恐缓不济急。窃思颍、寿、蒙、亳、凤怀各属，逆产甚多，除胁从党与，虽经正法，仍宜给属领种，以存宽大，其余著名渠魁，自当尽没其产。且此等擒首，往往田连阡陌，而籍其土圩徒党之势，

类皆未付荒芜。以今年麦收计之，当不下数十万石，似宜即飭各地方官实力清查。其原有佃户者即令照旧交租。其捻逆自种并无佃户者，即令就近穷民认收，官六民四，当可得麦一二十万石。又向来各州县切近捻巢者，其田实未荒弃。现在捻踪既远，农民收入转胜善良之区，而各州县皆以未能开征为词，其中亦恐别有情弊。

又尝致书吴仲宣漕帅云：

月前由五百里接奉谕书，期许既深，忧勤尤甚，洛诵再三，感激无量。以初到头绪茫然，未即修复，孤负盛意，得无相讶。某来依节相，于去岁八月奏起复，仍留安徽补用，而得旨之后，既为其官，即不能不思其职。吾皖祸乱之兴，论者皆咎百姓，某则不能无恨于官。国家承平日久，自督抚大吏以至州县，无不自尊若神，而视民殆如草芥，其不肖者至于肉食其民，以自封植。愚民善良，无以自存，而奸民不胜其愤，乃各自树党徒，图为旅距。官既自知其所为不足以服民，而平时又于民寡恩，角之则无以相胜，遂一切不敢复问。奸民既以自恣，良善之民知抗官之可以自全也，遂皆折而从之，于是豪暴之势成，大乱之端启矣。故某此来，未言治民，先言治吏。过六安时，见州牧何君家驄，盹愚得民，为发一通行奖札，以示鼓励。又通飭各府州责取所属密考，意在稍寓激扬。至怀远时，又发申明法纪告示，实以今日皖民玩法已甚，而民之不知法，实由于官之先不守法也。吾皖吏治之衰已非一日，而近来营员佐杂承乏期间，尤苦不学无术，非以苟安无事为得计，即以锋颖生事为快心。所见州县公牒，纷纷皆言善后，皆请设局，其用意不过劝捐抽厘，苟图自利，而绅士因复渔猎其间。某窃谓皖省近日情形，譬如大病初起，既无力补以参茸，则日进适宜之饮食，谨慎起居，不使再受感冒，自当渐渐康复，若恶脊肩之虺瘠而割两股以益之，岂不反加痛苦哉！故一切严予驳正，但为申明约束，省事勤民，无求速效。承谕禁止讦告，诚为

安民第一要义。此间讼风颇炽，在署所收词状，无非追讨前情。窃谓民间旧案惟占夺田地房屋，掳掠子女，事有左证，而恩义未绝者，地方官不可不为申理。至于原纸蛀蚀，下缺十数字。不独胁从党与咸予自新已也。此事屡奉恩诏，各大令“令”疑为“宪”或“吏”字之误。亦已三令五申，某顷者又复示禁，但贵州县察访，不准民间讦告。盖察访之权操之在我，自有是非之公论，讦告之权操之在彼，不无仇怨之私心也。皖境荒芜满目，十室九空，近闻逃亡渐集，如能遂清逋寇，自当日有所增。中丞顷颁条谕，恣民开种荒田，一年之内概免公私租税，田主来归，俟收过一季，再行给还，立法简易，实可以广招徕。惟此策可以劝有力之农，不能及极贫之户，则发给牛种，诚难置为后图。现在皖南办法，县给三千金买牛买种，而农夫得牛得种，苦于枵腹相从，终无实效。是非专筹巨款，专办此事，不能日起有功。某某以为似可奏开一农本之捐输，以二三十万缗为数，请部先发执照，或可厚集其资，否则于各厘卡抽提一二成，别行存储，专事劝农，于凤、定、盱眙荒废较甚之区，设一垦局，多备种粮，多收牛畜，而其搭盖雇佣之资，亦一一略为筹及，乃克有济。若但于军饷之中取用奇口，则支吾顾惜之情，必无挹注灌输之用也。承谕盱人颇望设关，某前过正阳、怀远，询之士民，亦有此语。惟当此榷算如林之会，突增五关，加以十口，不能无累于商，且恐物价踊贵，则疲民生活益加困苦。而私心所尤顾虑者，向来各关积弊，私收之浮于公入不翅数倍，大约官与吏两渔其利，而商与民则大受其害。物力丰阜之时，官吏穷奢极欲，自济其私而已。至咸丰中年以来，则不独以私济私之患，而又有以私济公之苦矣。朝廷定额务在取盈，虽使伯夷、柳下惠之为关，亦必疑其侵欺，亦必责以弥补，于是官不能不与吏比以求自全，而商与民所不暇顾也。某某受事之始，即知国家定制未可久停，特思二百年来之积弊，纵不能一朝袂去，亦拟稍稍轻之以为民利，极望督抚大吏，悉言圣主之前，略宽其法，

俾图补救。尝为节相言之，节相深以为然。及乔中丞来皖，亦曾语及。中丞尝管扬关，尤知其难，许为奏请停缓，已于前月上稟。然出奏后部议必不见允，万一决当设关，鄙意欲效刘晏用士人法，择取本地读书练达之绅士，使之易地稽查，不复更遣家丁。尊谕所谓诚恪之人，必有深知而笃信者，尚望指示三四，相助为理，□□□□不独激扬士类，实□固结人心。承谕地方公事，力所能及，更当见助，尤感盛心。某遇事务求民隐，各州县则时嘱其与民相见，无隔下情，自维志大才疏，且为吏日浅，诚恐闾于治术，所愿不惜尽言教诲，幸甚。

凤阳胡守玉坦册报所属寿州、凤台各死事者，请恤于朝。衣言上其事于大府，而采取其死之尤烈者，别为一编，曰《淮阳正气录》。

诒让侍父衣言于寿州官斋，收得元管军上百户铜印，为文记之。刊载《述林》卷九。又得晋太康三年砖一块于寿州。*

六月二十六戌时，衣言母丁太夫人卒于家。距生于乾隆壬子二月十五日子时，享寿七十有四。

六七月间读翁覃溪刻天社任氏青神史氏三注本《黄山谷诗集》，以朱笔圈点。

七月，续读《范史》，至八十二卷。

冬，鏊鸣奔丧先归，而衣言于十月十二日亦自皖挈家以行，有《甲子行记》。整理者按：《行记》改入本谱附录孙衣言遗文，始于惊悉老母弃养，辞官归里守丧，驰讣同官，十月十二日登舟，十一月廿一日赴金陵，终于廿五日别曾节相。

途中点勘汲古阁本《后汉书》卷八十三以后各册，又间取渔洋《古诗选抄》重读之，逐日有记。整理者按：此记始十月十六日下蔡舟中，中记十二月朔日常州舟中、初二苏州舟中、十一日嘉兴舟中，廿三日舟过富阳，廿六日兰溪舟次，终于甲子岁除舟中兰溪。从略。

诒让于秋间得东汉卫鼎于淮颖，有考跋文 文已刊载《述林》

卷七*

冬，治让随父南归，道武林，购得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二册，乐意轩吴氏藏旧抄本《水心别集》八册，鉴藏善本古籍始此。*

治让得阮文达校刊本薛尚功《钟鼎款识》，爱玩不释，尝取《考古》、《博古》两图，及王复斋《款识》、王俅《集古录》，校诸《款识》。治金文之学始此。盖欲推原篆籀，藉为读经讽字之助。又于杭州得扫叶山房刻本《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大金国志》四十卷，合四册，记于《契丹国志》册端云：

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吾乡家敬轩先生希旦实预分校。时馆中以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进呈，高宗以其体例乖舛，诏馆臣重行刊正，总裁以畀先生，《四库提要》所著录者即先生所校修本也。然自此本既出，叶氏原本流传遂少。同治甲子，余侍家大人自皖中归，道过杭州，购得扫叶山房刻重校本，上有朱笔校语，云据元刻。寻其刊正之迹，盖先生所修者，亦不过字句之间稍为修饰，使归一律，初未尝改弦更张也。至元本卷中，多引胡文定曰云云，重校本无之，则亦当时以语多乖谬，奉诏所删。惟元本纪年，每年之上悉注甲子，重校本亦无之。此无关体例，或当时所见本偶无之耶？朱笔校本，不著姓名，惟卷首有“香圃珍藏”及“陆氏三间草堂藏书”二印，朱笔当即陆所校也。敬轩先生在四库全书馆刊正《契丹国志》，事见《永嘉孙氏谱》。文中提及朱笔校语者陆氏，名芝荣，字香圃，萧山人，有富赏楼藏书，多抄本及初印元明版本，见沈豫《补今言》。

又得明正德本《陈止斋文集》十册。*

时莫子偲得唐写残本《说文》木部之半，自撰笺异，曾国藩命刊行世，杨见山、张啸山为之校勘。治让览而疑之，有书一篇以著其说。

独山莫氏友芝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于皖中。仪征刘氏毓崧考定为元和时人书，其间于唐讳间有失避者，刘氏又据唐碑

刻证为笔误。其本善处多异二徐，而与段注严议暗合。莫氏既为影摹刊行，又校其文为笈异一卷。世之治小学者诧为秘笈，而余窃有疑焉。二徐本惟部首字跳行书，余文则皆随注之繁简连属书之。唐本均排字数，每叶必三十六文上下，分为二列，与二徐本绝异。或谓二徐注文增多，今本行款或其所改。然宋刻字书，若《玉篇》《类篇》诸书无不如是，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唐石刻本亦然，是二徐本固未可遽谓非许书旧式矣。至篇末有米友仁跋二行云：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莫君据以为南宋初曾入秘府，经元暉鉴定，故夹缝中尚有绍兴小玺。此则可疑之大者。盖唐本之在宋代，犹今日之明写本耳，流传虽少，要非绝无仅有之物。故南渡后，晁陈书目尚有著录，其时内府所储当尚不少。而许书唐钞，汴宋时尚有全帙，晁以道犹得见其异文。此六叶者在全书止四十四分之一，既非知名人书，且原书具在，又非若《文馆词林》见《中兴馆阁录》《文思博要》见《云烟过眼录》诸书之残帙仅存者，乃何以亦蒙收录，登诸秘阁，且命词臣为之鉴定。然则唐本之真贋固未可定也。宋时法书、名画及秘本书籍，悉降付秘书省，《中兴馆阁录》载之颇详，亦无唐本《说文》也。*

又识于戴侗《六书故》册尾云：

此书所引唐本《说文》，今之治小学者习知之。近独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说文》木部之半，笈校刊行。以此书木部所引唐本二条核之，并不合。此书木部特字注，唐本及莫本止有竹革一组，械字注，唐本《说文》或说内盛为器，外盛为械；莫本作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语余曰：此乃其乡一通小学者所伪作，其人彼尚识之。莫号能鉴别古书，乃为所欺，可笑也。近人得莫本，多信为真。虑世之为雠校之学者将据以篡改许书，故附识之。莫本每叶十八行，每行上下匀写二文，行款与二徐大异。唐本字书今不可见，然石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并不匀排字数，足验唐本字书行款不甚相远。又，莫本卷尾附米友仁鉴定跋，称篆法《说文》六纸。按：唐本在宋时犹今之明写本，固非绝无

仅有之物，况许书唐本全帙彼时尚有流传，何得残剩六纸遽登秘府，又命词臣鉴定？其为伪迹显然，莫氏自不察耳。*

是年，衣言点勘武原张宗松刻本李璧笺注《王荆公诗》五十卷，并对渔洋《古诗选抄》山谷七言卷补评语。

重刻《逊学斋诗抄》十卷。

南丰吴子序侍读嘉宾卒，年六十二。

姚梅伯孝廉卒，年六十。

仁和劳季言格卒，年四十五。*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 衣言五十一岁，诒让十八岁

衣言于归舟中续读《范史》，逐日记之。整理者按：志二十三记“元日，舟在兰溪。”志二十五记：“初五日，以小舟至金华，无水不能复进。”志三十记：“十八日，舟至武义。”志三十记：“同治癸亥，在安庆军中始点阅《范史》至此始毕，将二年矣此。”

二月，衣言及诒让等抵家居丧。

五月二十七日，父孙希曾卒，距生于乾隆丁未八月初五日亥时，享寿七十有九。

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以下同官皆致赠，衣言既取以襄事，尚馀白金十两，留为祀田基金。

诒让返里后，草《白虎通校补》一卷，自序曰：

同治甲子冬，余侍家大人自皖归里，道杭州，购得旧刻《白虎通》，乃十卷本也。余喜其分卷与宋人著述者同，既抵家，乃即家中所有之本校之，凡得数百条。今年夏，仲叔自吴门归，又为携卢君抱经校本来，乃知此本即元大德本也。卢君所校精博，自谓于元明以来讹谬之相沿者几十去八九，殆非虚语。然其校刻时尚未得十卷本，故仍从明人四卷之本，后得此本及小字宋本，则刻已将成，乃校其同异为补遗，然不尽详，于元本之异同，多有未经采入者。今秋，余肆经之暇，乃重取藏本以校其字，又取唐宋人书所引用，其异同为卢君所遗者，凡得若干条。惟元本与俗本

皆误，卢君据他书订正而明著旧本如是者不录。又元本偏旁多误体俗体，或不合六书，至于不可胜校，今亦从略。余则虽明知元本之脱误，及古书所引虽无关大义而有一二字异者，亦从录入，以广其异。盖古书流传既久，讹误必不能尽，故今补校，宁详毋略，从卢氏意也。所得同异既多，乃仿梁耀北《吕子校补》例，录为斯帙，名之曰《白虎通校补》，期以补卢君之阙。自愧荒陋，不逮卢君远甚，特以元刻流传绝少，故欲与天下之读此书者，共悉其详，而某亦与进其愚者之一得，后之校刻此书者，或有所取乎？同治四年岁在旃蒙赤奋若九月既望，孙某某仲容识。*

七八月间，吴桐云以所著《读易随笔》《孝经古今文传注辑论》二书寄衣言索序。

冬，衣言门人遵义李煦斋大令春酥以名孝廉摄瑞安县篆，来假旧抄本宋叶适《水心别集》此书系同治三年谄让于杭州购得，欲为重墨诸版，会代去而不果。

十月，浙抚马谷山中丞聘衣言主讲杭州紫阳书院。月杪赴杭，道中读姚姬传《选五七言今体诗钞》，及毕秋帆校本《吕氏春秋》，日有手记，其《诗钞》评语有云：

予谓五言当止于贞元，七言唐当止于玉溪生，宋当取苏、黄、放翁，而以金之遗山附之，乃能成一家之风旨，示后世之趋向。

阮亭能弃杜、韩之五言，而惜翁不能芟去杂家，故阮亭真汉亭老吏也。乙丑十一月三日，富阳舟中遯叟记。

惜翁以兴象论诗，颇为古人所未见，其集中七言佳者，往往如其所论。

阮亭五言，不抄王、孟，非无见也，不抄老杜，则将置大小《雅》于何地耶？某某又记。

阮亭七言之及吴立夫，亦非予所解。又记。以上各条见姚抄序目后。

孟公诗有自然处，亦有滑易处，不可不知。

嘉州沈警处颇似子美，古诗亦然。

张文昌、贾浪仙用心幽远，自为一派，当合李少鹤摘句诗选读之，乃知其别有精诣也。以上各条见姚抄五言各卷中。

玉溪好用才调，而情韵流溢其中，其沉顿直追子美，而绮丽则又欲自开门径，诚为中晚之雄，抄杜诗继以玉溪，余子可不录也。

端已较饶情韵，可附玉溪之后。

东坡诗如坐建章宫殿，八窗洞开，万象毕见；山谷诗如飞步峻岩，仰穿幽谷，忽见□□，远望沧海，皆能自造境界。

坡见高，谷思苦。

涤生先生谓山谷能寓单行于排偶之中，陆诗便偶处多，此笃论也。以上各条见姚抄七言各卷中。

十一月五日，衣言抵杭，主讲杭州紫阳书院。时俞樾荫甫方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东南人士有庚戌两紫阳之目，俞先生寄诗述怀：

廿年得失共名场，今日东南两紫阳。

乱后须眉都小异，狂来旗鼓尚相当。

主盟坛坫谁牛耳，载酒江湖旧雁行。

寄语执经诸弟子，莫争门户若参商。

衣言以琉球贡纸书诗和答，俞先生受而读之，以谓即其生硬之致，可知其瓣香所在，言琴西诗似山谷也。《春在堂随笔》四

读康熙本《归震川集》，用蓝笔评点，而以黄笔重录癸丑传抄《王氏大全集》所有梅伯言评语于其上，自闰五月起至腊八日止，凡读过五卷，随记于册首云：

予京师所校本，卷首列王敬哉序，次董序，次徐序，次牧斋序，而附以熙甫从孙起先跋，次牧斋编次凡例，次元恭所定凡例，而附以熙甫元孙玠跋。此本佚去牧斋序、牧斋凡例及起先跋，卷首则先徐序而次以王、董，其实予所校本即此本。而予所校本为

熙甫六世从孙景灏、景泐乾隆年间重修本，凡遇牧斋名字皆铲去，而目录前一行亦铲去“虞山后学钱谦益选定”九字，有景灏、景泐跋附刻卷末。此集既为元恭重订，自不必更称牧斋选定，而牧斋序与凡例则不可废，卷首三序，按其年月，亦宜先王、董，而后健庵也。予所校本，附录梅伯言先生所点定及位西员外抄目，在京师时常置案头，咸丰十一年，会匪之祸，幸而获存，旋复为鼠所毁。此本自江西购得之，纸墨尤胜，丧居无悖，复取前校残本，重录一过。乙丑后五月识。

戴子高茂才自吴门书来，并赠诗二章，其书下署“十月六日”，内云：

偶见夏弢甫《读朱质疑》，于陆学尚为持平，对陈学肆其偏诋，彼目不见止斋遗书，而放论如此，可谓轩渠。望意以为南宋儒者，实推永嘉为最，上不淆于心性之空言，下不杂以永康之功利，非建安、金溪所得而盖之也。项先生傅霖云：“永嘉之学，超于宋而不为空谈，方之汉而少其附会。”知言哉！敬述所闻，以质长者。

衣言致俞荫甫太史札云：

昨寄一函，并子高信件，想均收到。《平议》已浏览大略，真近来闾制，有此书数十卷，不复知有千户侯矣。子高何日移馆金陵？凌少南同年不可不见，如他往，先投书可也。纁云也不可不见，见纁老则彼中友可见与不必见者皆了然矣。子高极推重永嘉学人，大可感。某欲略考永嘉学派，苦于俭陋，幸属子高为一搜讨，晚宋、元、明以来，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尤可贵也。

在书院续读毕校本《吕氏春秋》，至十二月二十一日读终十二纪。重读翁本《山谷集》，自六月初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读终内集二十卷，二十七日续读外集一卷，统用蓝笔圈点，随加评语。

得苏松太道永康应敏斋观察甲辰同年手札，述及“自睽芝宇，忽忽廿年”，“顷由荫甫同年处寄到手书，并拜赐著”，“今读来教，语语印合，崇论宏议，益足以张吾道，得真学政、真校官，笃信程朱，讲明正学，以挽人心风俗，诚为中兴第一要策”。

冬，诒让增订《广韵姓氏刊误》，写成二卷。*

是年，泰顺林太冲先生聘主郡中山书院讲席，院有肄经堂，盖仿杭州诂经精舍程式，以经义诗赋课士，诒让每试辄冠军。温处道王清如观察景澄见其文大奇之，目为通才。*

歙王子怀侍郎茂荫卒，年六十八。

黄矩卿侍郎卒，年六十六。

邓伯昭卒，年五十五。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 衣言五十二岁，诒让十九岁

新正四日，衣言出所为古文示定甫通政拯，通政手评于册端。

续读《山谷外集》，正月四日读终卷二，至十二日读四卷而辍。自武林归途中续读《吕览》，逐日记程云。整理者按：此下记有六条，首条：“正月十七日，舟次文家堰，时以先人葬事，由杭归，雨中甚寒。”三条：“十九日，顺风，舟至严滩。”六条：“廿八日舟至安溪，予自兰溪将以小舟赴永康，至金华，水涨湍甚，不可行，乃自金华陆行度岭。廿七日至括州，乃以梭船归，于是不能看书者六日矣。”

在途检阅渔洋《古诗选抄》。

二月二十一日，合葬父中宪大夫希曾母丁淑人于邑之二十五都茂德里盖竹山之原。月杪复赴杭州，三月初五至杭。途上仍日读《吕览》。三四月间，在紫阳书院读毕吕氏六论，复续温康熙本《归太仆集》六、七、八三卷。

四月，为侯绍裘《癖石山房印谱》作序。序曰：

业有专则不精，即艺事类然矣。世之学者，以釜浊之胸，奔走世故，间执一业，作辄不恒，一事无成，大都坐此。平邑侯君星

舫，工篆刻，其所学大小篆以下无不窥也。尝以所刻石赠余，见其雄劲苍古中时露妍媚之态，盖浸淫于古者深矣。君自言习此已历八年，始虽规摹未及变化，后乃渐进，则信乎业之专也。又言生平百嗜无以逾此，因颜其居曰“癖石山房”，尽裒生平所刻，无虑数千百方，勒为《癖石山房印谱》，其中体制不一，而一衷于古。余尝见君体俊而神清，又能优游毕力以成其业，盖以专而得精，非夫奔走世故、作辍不恒者之所能为也。兹因君句余文以弁谱首，故乐为之序其事如此云。同治丙寅清和月。

四、五、六月，续以蓝笔评点《黄诗·外集》。

六月，衣言为紫阳书院十六咏。十六咏者：曰乐育堂，曰五云深处，曰春草池，曰凌虚阁初名南官舫，阮文达易之，曰簪花阁，曰别有天，曰寻诗径，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鹄石，曰笔架峰，曰垂钓矶，曰校经亭，皆紫阳山古迹之胜。曰观澜楼，嘉庆八年，以山上看潮台故址改建，有阮文达撰《梁山舟书碑记》。曰景徽堂，则新构斋舍，而以南望朱子祠命名。曰听经岩，盖衣言以景徽堂前岩石林立，诸生读书，环石以居，故命之云。吴和甫学使及全椒薛慰农观察时雨、仁和谭仲修广文廷献皆有和作。

同月，衣言作《盖竹山阡表》，略云：

显考通议府君妣丁太淑人，既合葬于祖塋之次。又三月，具其世谱，次其行事，以表于阡，示我子孙曰：府君与太淑人同处困约之中，攻苦食淡，躬自勤厉，以缔造有家，七十余年如一日，其所以佑启我后人者甚大且远。府君年二十三而丧父，奉母居山中，务农以为养，日辨色兴，即料检内外，至田间，畜牧耕获必躬为要约，不以顷刻自暇逸。而太淑人连举某某兄弟及大妹，每晨起，襁一子，抱一子，就厨下执炊，夏日汗涔涔循肩背下，衣常半湿，僮捃斂木棉苧归，太淑人必手自练治纺织，未尝以任人。府君始穷空，至中年，有田百八十亩，每糶出谷，必手选乾隆、嘉庆钱，别置之以应官赋，未尝俟期会。不饮酒，不事佛，不为机祥祈

祷，而以读书督诸子极严。不妄费财，而延师未尝惜厚修。其居乡未尝轻入城府，及居城，未尝一见官长。府君至老未尝畜仆，太淑人亦至老未尝畜婢。某某兄弟既服官，府君太淑人受两朝恩宠，然自奉未尝稍加于曩时，见人声气未尝稍自异，人亦未尝见其有异也。盖昔之言人先德者，常喜称其爵位之隆与事功声望之美，以为可以示后世。自某某思之，爵位之隆赋于天，而不可必得，事功声望之美，遇时而后有者，亦非子孙之所能效也。求之而必得，可以为法而传后，惟此勤俭醇谨之家风而已矣。呜呼！我孙氏自宣义府君以好义轻财见称前世，至我祖赠君，复以能施予闻，而府君太淑人以俭德承之，以有今日，此固我子孙所当深思也。某某兄弟亲奉父母之教，未敢失坠，后世子孙其勤身刻志以耕先人之田乎，抑奢靡逸欲以败德乎？其阒阒默默以自全乎，抑赫赫隆隆以速灭乎？其宽洪博大以益绵其传乎，抑苛刻缴绕以贼人而自贼乎？此府君与太淑人无穷之虑也，我子孙其恶可忘之。

夏，衣言偶检篋衍，得同里门人黄会元体芳所纂《钱虜爱书》稿本一册，撮其大要，参以所闻，为《会匪纪略》。而别为瑞安北乡、平阳雷渎、瑞安湖石、永嘉圻后四处团练义民表，以彰死事者之遗烈。

秋，衣言自为像赞曰：

立朝十年而无功于君，守地千里而无德于民，行年五十有二，而未尝有善于其身，幸与当世贤士大夫游，而区区乃欲以言自文，行驥驥以将老，恐碌碌其无闻，不知天下后世，当以汝为何等之人？丙寅新秋，邈叟自赞。

诒让应童试，县试第二，府试第一，遂以第一人补学官弟子，出学使泰兴吴和甫存义门下。*

八月，衣言从钱塘丁松生大令丙假得文澜阁本陈君举《止斋集》、薛艮斋《浪语集》、朱希晦《云松巢集》三种。《止斋集》旧藏

有之，《浪语集》缺二十余卷，惟《云松巢集》为完书。录副寄徐惇士，属并朱玄谏《荡南集》刻而传之。

传抄阁本宋起居郎刘元承、给事中元礼二集，合四册，以为脱误改窜甚多，殊非善本。

九月初一日，读毕《黄诗·外集》，册尾记云：“《芟室传》亦宜补入以还其旧。”

七月至十月，衣言校读《叶水心集》，以丹笔圈点乾隆乙亥永嘉刻本，对文章义法、字句异同加以评注详《逊学斋文史笺评》。其议论处有关古今得失利病者，偶触时事，发为感言，并缀识简端，用资申证。识云：

吏胥之患，今日无异于宋，然其患非不可去，苦于官惰而任吏耳。今使部以主事，外省以试用知县各主其政，则一切所谓案而不见则例者，皆勿援以断事，则其患庶或可去。奏议《吏胥篇》。今日上冢之游，永嘉尤盛，盖自宋已然。以宴从奢，则至今亦未改，而暴令豪胥之虐，乃有出于饮酒之外矣，可叹。《醉乐亭记》。太守如子耕，则风俗可以厚矣。今日治台州者，以为非武健不可也，岂知治体哉。《上蔡先生祠堂记》。

此即今日所谓由单，其法最善，而吏往往匿之，不肯以予民，此可恨也。《平阳会书序》“能为民推校其赋之当输，铢合必实，色第目别，多寡贫富，不妄赢缩，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职”一段。

人情大抵如此，予尝荐一贤知县于马中丞。曰：此等官，惟百姓及贤上官爱之耳，同僚亦不喜也，盖深有慨乎其言之也。《刘起晦志》“建翁为上下信服，而同时为邑者诬奏罢之，举一世所爱，不能胜一人所忌”一段。今国家之事，其须深讲者多矣，而枢臣亦寻常文书首肯而退耳。呜呼！其何以为之。《刘颖志》疏言“今日之治，要须深讲，今不过寻常文书首肯而退尔”一段。

今武臣兼州，军功杂流为知县，弊亦甚矣，亦宜有此举动也。《刘弥正志》“公则力绳武将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罢军功杂流之为县者，悉

注文臣”一段。

今日之患，不独人主日圣，大臣亦日圣矣，此可忧也。《徐谊志》“公諫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一段。

开禧之役，叶文定知建康，徐忠文知江州，寇始不能大入。当日吾温州人能自树立如此，然亦事权在己故也。《徐谊志》。

光宁危疑之际，首定计以安社稷者徐公，为之者蔡公，皆吾温平阳人，亦伟矣哉！《徐谊志》。

今日之待外夷亦宜知此。然恃其未动，而玩不为备，一旦祸发，则其事有不可言者矣。《何澹志》“自复仇之议出，愚愚论奏，谓须家计牢实，彼必不可以进，而后我可以不逞，且盟约久矣，必彼破坏而后我徐应之，不然，前直掩而较后曲，藩墙扰而堂奥摇矣”一段。

今日黄岩之俗，稍粗犷矣，然以予所见，如王子庄、蔡仲吹皆所谓异才也，世无以取之耳。《夏庭简志》。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言诚然。今日温、括诸郡皆限于进士科耳，所谓绝其人使不得为仕者也。大郡益浇，而下州益野，今之法为之也。《夏庭简志》。

一命为进士，亦今之弊法。必欲得人才，则今之所谓优贡、拔贡，犹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得其人而实行之，乡试可废也。《夏庭简志》。

今之殿试策问，亦所谓不当通者也。同治初元，始诏直言得失，然考官终以旧法定优劣，盖古法不可复矣。《滕成志》。

予在淮北，亦力主屯垦之议，而卒无助予以成者，至今犹以为恨也。《代人上书论》“农田”一段。

必县治而后天下治，必能治县而后能治天下。今儒者往往鄙薄州县，而国家之用州县，又不能尽出于儒者，则两失之矣。《长州政事录》。

秋，诒让购得明内府本《玉篇》，记云：

同治丙寅秋，邑人有以旧本《玉篇》索售者，乃自青田故家携

出，价颇廉，余收得之。其书旧题宋本，细验之，实即《四库提要》所称明内府本也。卷首有大中祥符勅牒，与曹棟亭本同，书中字之次序多所移易，注文亦每加删节，盖明刻本书之不足据如此。卷端更有《玉篇广韵指南》一卷，乃取宋本《篇韵》卷末所附分毫字样及《神珙反纽图》等合为一卷，无他异闻。*

十一月初二日，衣言自杭旋里，道中仍读《水心集》，所至有记。抵家后，续以蓝笔点康熙本《归集》九、十两卷。时儻居邑之城南。晋江龚咏樵过瓯来访，互以诗文相示，衣言于其行，赠诗留别。

诸恭人来归，诒让成婚后，时寓永嘉城南虞师里李氏之屋。*

衣言致书马谷山中丞，建议续修《浙江通志》，复以本籍郡志邑乘亦年久失修与锵鸣同向官方提出续纂意见，中丞及郡邑官绅各方咸以为然，顾以费繁款绌，尚难着手进行。衣言、锵鸣鉴于乡邦文献日就湮没，爰先计划私事采访遗闻，并就所见书籍摘录资料，草为《温州备志长编》，且俟搜辑略有成绩，再请由地方设局，公同审议，纂为志书。当时订有《采访条例》十七条，条例中于宋末遗民、明时倭寇、明季兵事之旧闻，以及地方方言谚语、私家谱牒皆兼致意及之。其末条云：“录寄各件，务须统用卷格纸，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格，端楷誊写，以便合订。并须查阅本条例，以类相投，如金石艺文不可与科第职官等事并抄一纸，其志传长篇，每篇另写，勿接抄，以便分类汇订。如以谱牒及大部著作一切粗重器物送示者，由本宅给与收据，订期缴还，并给来人饭食路费。其诗文巨帙无力抄写者，送阅后酌助写资。”延钊谨案：今玉海楼藏有《温州备志长编》数十册，册中所有资料，后经酌采，分别编入《瓯海轶闻》及《永嘉集》，故不复别自成书，而郡邑志事之不举，则仍如故也。

衣言与同郡人士曾贤、陈璫、周锦川、胡垠、徐德兄、林大椿、沈洺澜、林鹤、董庆瑞、潘藩、叶楚材诸君有《征刻瓯海还珠集公

启》。是集为书凡一百二十卷，平阳杨诗纂辑，诗字葩园，道光间诸生。所著《温州府志补正》二卷、《平阳县志考》三卷、《谏果窗文存吟草》各一卷外，则搜罗温州一郡先哲遗文佚诗，及外地人撰作有涉温州掌故者，汇集是编。当时刻资未集，故仅有抄稿本传世，今缺十六卷云。

是年，治让草《讽籀馀录》。此为二十岁前后著作，稿仅数叶，载短篇文字若干首，盖当时读书笔记也。册端自题《讽籀馀录》，下识“丙寅以后”，草创当在是年。*

祁实甫相国卒，年七十四。

钱塘许滇生尚书卒。

张磐庵广文卒于乐清梅溪书院，年六十九。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 衣言五十三岁，治让二十岁

二月，徐菴生访衣言于里第，以搜得永嘉谢亦潜天埴《坦斋诗文集》抄本此集郡志《循吏传》及《经籍》并不载为赠。紫阳书院弟子王子庄自黄岩来见，以临海宋氏辑刊《台州丛书》相诒。廿二日，答访王子庄于丽水，遂同游南明山。时子庄主莲城书院讲席，而衣言过此赴杭，信宿即行。廿八日，金华舟中，重阅阮亭《古诗选》、王介甫《七言钞》，补评语。

治让见邑中李氏所藏《吕氏读书记》，有方雪斋点勘手笺，盖据明嘉靖、万历两本校订，叹为精审绝伦，亟以朱笔传录之。复取明小字本对核一过，有墨笔校语，并移录方氏旧跋。又见邑中胡氏所藏《困学纪闻》，亦方校本。治让尝作《方成珪先生雪斋传略》，刊于《两浙辖轩续录》二十五卷，略云：成珪精研小学，勤于校讎，官奉所人，悉以购书，储藏数万卷，丹黄殆遍。尝谓古韵书之存者，莫善于《集韵》，因据宋槧本及近时段玉裁、严杰、汪远孙、陈庆镛校正曹刻之误，复以《方言》《说文》《广雅》《经典释文》《玉篇》《广韵》诸书，正宋槧及景祐元修之误，为《集韵考正》十卷。吴县吴钟骏及定海黄式三叙其书，深推其精博，又以晋干宝《易注》亡于北宋，因据摭佚文，详为疏释，为《干氏易注疏证》二卷。又谓流俗字书，承伪袭谬，惟元李文仲《字鑑》，述古准今，斟酌

悉当，因详加考释，为《字鉴校注》五卷。其它著述，有《韩集笺正》十卷，正宋廖莹中世綵堂本《韩愈集注》之误云。又《集韵考正跋》云：又见海昌蒋氏《酬补隅录》，知先生尝校王定保《唐摭言》，其所考证多精确绝伦。*

四月，马中丞、吴学使奏设浙江书局于杭州之篁庵，聘衣言和薛慰农为总办，以主持其事，议订章程十二条，于四月二十六日开办，集剞劂民百十人，以写刊经史兼及子集。于是谭仲修及秀水高伯平均儒、山阴李莼客慈铭、钱塘张韵梅景祁，一字繁父为总校，仁和胡肖梅凤锦、陆春江元鼎、陈兰洲、汪洛雅鸣皋、钱塘张子虞预，一字县民、王松溪麟书，一字元樾、嘉兴张公束鸣珂，一字玉珊、秀水沈蒙叔景修，一字汲民，为分校，而张公束为作校经图，以纪一时之盛。

紫阳书院有课艺之刻，衣言为序其端。

同治乙丑之冬，某来主紫阳书院。是时距贼平未二年也，然吾乡人士已勤勤向学，其明年大比期近，外郡学者往往来省垣，三书院学舍几不能容。紫阳在城，尤为多士所臻，弦诵之声彻闾市，夜则林樾间灯火荧然，每朔望考校阅卷无虑六七百篇，盖吾乡于科举之学可谓勤矣。于是谋刻课艺，乃取二三年来课试之文，择其雅者百篇，以属监院骆君金藻、陆君宗瀚，编而刻之。昔五代时，以礼部所放进士中书有覆落者，下学士院，也作诗赋贡举格。学士李怿曰，予少年举进士登科，盖偶然耳，安能与英俊为准格，当时以为知体。而宋欧阳永叔知贡举，其时文章方竞为新奇，永叔黜其尤怪僻者数人，首拔子瞻兄弟，数年后文体遂正。然则贡举文之固不必有定格，而嗜好风气之所趋，不能无弊，则固恃乎有以持之也。今诸生之文，揣词设色，务为圆熟可喜，可谓善趋时矣。而持其嗜好风气之所趋，使不至于弊之太甚，则必有衷之经史，循之矩矱者焉。况于思朝廷设科之意，为天下有用之才，其事更有进乎！则是编之刻，岂第以为课试之文章而已哉。丁卯八月朔，瑞安孙某序。

夏，阮勤院以谢封赴京师，道杭州，携其次子克绩、通事成勋来谒，见于紫阳书院，赠琉球摺扇五十枚。衣言则以琉球扇分赠和甫、仲修及薛慰农主讲崇文、钱塘沈念农祖懋主讲敷文、归安沈菁士丙莹，主讲洁经精舍。诸先生各系以诗，叠用山谷高丽松扇韵。

六月，衣言传录宋薛师石、薛嵎二家诗，记云：

《瓜庐》《云泉》二集，吾乡已无传本，偶从友人处借得嘉善曹六圃廷栋《宋百家诗存》，则各存诗一卷。按《四库著录》景石、仲止诗皆止一卷，则六圃所抄，当亦几于全矣。景石与四灵同时，多唱和之作，仲止盖稍后，然其诗亦四灵之派。郡志经籍有《瓜庐集》，不言卷数，《仲止集》则并未著录，而《文苑传》亦无其名，甚矣志之疏也。丁卯六月某记。

秋，诒让应本省乡试，中式第四十四名举人，出太和张霁亭沅卿、南皮张孝达之洞，一字香涛，号广雅之门。*整理者按：此下附有《同治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题名录》，现改入本谱附录。

闈试前后，诒让在杭访书。夏，得明张文忠公宝纶楼原刻本《勅谕录》上下二卷一册。复购得罗以智校本《集韵》五册，记云：

丁度《集韵》，今世通行者大抵曹氏五篇本，舛讹至多。吾乡方雪斋先生成珪尝辑众本讎校，为《集韵校正》若干卷，稿本今藏邑中项氏，今尝欲借录，未果也。丁卯八月。*

闈前数日，购得罗镜泉以智所校本，亦颇精审，首有镜泉识语数行，备述所见各本。依宋本校，又以段懋堂校本从周漪塘借汲古阁影宋本校。又以严丈鸥盟、汪君小米本互勘一过，惜两本仅校有五卷，今复以群书与《类篇》对校补之。汲古阁影抄本胜于余初校宋本，乃书贾携来。知不足斋本与振绮堂清吟阁过校本无异。吴晴舫学使曾示余影宋本，将付刊，惜未假校为恨。一镜泉罗以智。曹本卷尾景祐元年三月宋祁等奏，末缺数行，罗氏从宋本补录。曹本十卷第七十九叶第六行，“上烦”以下缺“圣聪亲赐裁定”。盖见《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

殊，宜弃乃留，当收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诏祁戩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造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造李淑详定。又以都官员外郎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尝纂《群经音辨》，奏同刊修。至宝元二年九月，书成上之。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进呈，奉圣旨镂版施行。圣聪宝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及延和殿圣旨等字并提行书，进呈二字上又空一格。罗君杭州人，精于校讎之学，所著有《蔡中郎集举正》及《金石综例跋》，未见刊行，余他日当访致其稿，而传录之。*

闍后，于吴山寿肆偶见日本宽政六年刊本《孝经郑注》一册，以百泉收得之，而为跋其尾。

此注要是魏郑公前旧诂，非真郑义，亦非日人伪撰，洪颐煊、阮元并失之不考。*

得吴拜经藏抄本宋抄赵叔向《肯綮录》一册，卢抱经堂藏书抄本宋刘安上《给谏集》四册。又得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印本一帙，记云：

《养新录》四册，拜经楼旧藏本，书眉有吴槎客、周松霭校语，丁卯秋试，武林收得，某某记。*

于同年仁和谭复堂献所，又得卢本《白虎通》一帙，记于册末云：

今所存两京旧籍，其篇帙乖舛莫有甚于是书者。隋唐志载此书悉作六卷，至《崇文总目》乃作十卷，则宋已非孟坚之旧，明则或四卷或二卷，更递增损而不可究诂，则卷数非矣。《崇文总目》作四十篇，《书录解题》《山堂考索》作四十四篇，今本四十三篇，与《玉海》所载合，而四十篇不可复睹，则篇数亦非矣。加以形声之讹舛，传写之夺遗，则此书之无完肤固其宜也。绍弓先生此本颇精善，然亦尚有疏略处，余当依元大德十卷本写定，而录卢君及鄙校语附于后，以为札记，则庶其可读乎？丁卯秋闍后十有五日。

三纲六纪，自小字宋本以来，皆分列二目，故书正四十三篇，目录乃有四十四门，《书录解题》《山堂考索》《四库总目》，王谟跋所云四十四篇，悉由未检本书，仅据目录，故有斯误。

复又购得旧緘卢本，于册端记云：

余又于武林书肆买得一本，不著刻书年月，凡上下两卷，每卷又分一前卷，实亦四卷。上卷前纸末题曰：“以文载事多王制，济世真犹布粟同，不是后尘诸作者，空言无补祇求工。后学葛璜书于雅言斋，时壬寅岁重阳日也。”凡四十五字，每叶十行，每行十六字，夺误亦多。丁卯冬日记。

明武林郎璧金本，夺误至多。*

衣言重阅王氏《古诗选抄》，于东坡、山谷、具茨、无咎、放翁诸家七言诗各补评点，而书于各卷中曰：

东坡作景语，具有造化，此盖由于天得。丁卯。

山谷诗善用侧笔，横空而入，又每于颓放中见精神，此乃人工到极至处，与东坡纯以天行者不同，此等诗一目了然可辨也。丁卯。

无咎才思富于具茨，而亦不免蹇涩，乃知苏之天才，黄之学力，真一时无两也。丁卯。

放翁刻意为诗，其精到有过东坡处，而浑然真趣亦远不及东坡，予今于题下略为区别，大约宜删去大半，则真东坡劲敌矣。丁卯七月十六日，紫阳山。

衣言从丁松生假《水心集》残本，明正统黎谅刻也，以校篋藏旧勘乾隆重刻本，补正百余字。又索得丁氏所藏旧本陈潜室《木钟集》，辄以邮寄郡守江右陈思燠，属为重谋锓木，以继弘治邓刻之后。

衣言自五月十二日起，校读明正德林长繁刊本《止斋集》，除夕，校至四十卷。

永嘉张氏谋刻其先人磐庵先生《介轩诗文集》，以先生手自

编写本寄示，衣言详阅一过，为订定之，并杂识于各篇文后曰：

予所见十数年来温州官府，独畏顽民，而喜与士争胜，大约自护其短，以求便于私而已，此会匪之乱所由成，而士习之所以日靡也，可叹也夫。文抄三《送周奕轩赴乐清教谕任序》。

言之痛切，然陈令非其人也。台勇之祸，陈令方依违其间，而平阳会匪之变，则又有迎合庸懦上官之意旨，酿而成之，而先期乃巧于自脱者，此岂可与言地方利弊也哉！文抄五《与陈明府请善遣台勇书》。

其后台勇撤于观察支公，而支公所以敢撤去之者，则以闽师已至郡也。然会匪既平，支公旋被劾去，而闽师之功如张、吴、秦三公者，大帅某徒以意见之私，尽没其劳，则天下安得有真是非哉！此有赖于儒者之笔削矣。同前篇。

黄治字琴曹，能诗，予在京师识之李侪农方伯所。其兄则壶舟大令濬也，以进士为县，博学多闻，著书甚富，其谪戍非其罪也。琴曹从兄出塞，复侍以归，其高义今人所少见也。非筑岩之请，则学使者循例斥之矣。今之为大官者，可谓愤愤哉！文抄七，《太平教谕筑岩周君家传》。

丁松生与其兄竹舟先生申，即收拾文澜阁残书于兵燹之余，移度杭郡学，因作《书库抱残图》，衣言为文以纪之，于是征集题墨，极一时之盛，而时论者独以衣言文、莫友芝篆额、李鸿裔、王先谦之诗，称四美焉。

时衣言就年来搜访所得之温州史料中，采辑诗文，成《永嘉集》数十巨册，分为文内外各编和诗内外各编。诒让于《永嘉集》内外编间附识语于册中。*

冬，衣言从同里王叔劭旬宜假得写本王元甫《开禧德安守城录》一册，犹宋本之旧，惟原抄缮录未精，文褫句楡，不可卒读。衣言命诒让悉心雠正，订其踳误。*《瓯海轶闻》二十二载：元甫守城事，郡志已载《守城录》，为元甫子致远所编，其系衔曰文林郎监襄阳户

部大军仓，其书久无传本，前年得之吾邑王氏谱中。

宋涤楼观察卒，年七十六。

徐聘堂先生卒，年七十六。

花县骆吁门协揆秉章卒于四川总督任，年七十六。

冯鲁川观察卒，年五十四。

仪征刘伯山毓崧卒，年五十。*

整理者按：以上除有*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四（起同治三年，迄六年。）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 衣言五十四岁，诒让二十一岁

正月，衣言续读正德本《止斋集》，于是全帙五十二卷毕校一过，有朱笔圈点及考校语。

二月一日，以保升道员赴部引见，由杭赴沪，将航海北上。诒让随行。初二日，衣言于嘉禾舟中阅旧校汲古阁本《史记》。

诒让在沪购得明嘉靖壬子张瓯江编、黄子笃刊《十二家唐诗》十册，永嘉赵常吉《神器谱》二册，侯舜举《二谷山人近稿》六册，后两书俱明槧。得见陆存斋藏宋本赵汝愚编《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又见宋刊小字本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惜不全。*

三月初三日，衣言至都。当时颇思搜采乡邦轶事、史志所未详者，随时辑录以补国闻之缺，于是始编《瓯海轶闻》。在京又得馥堂《宋宰辅编年录》一帙，前之缺者皆在，于是遂为完书。购南雄本项迁之《瓯东私录》，又购得周博士《浮沚集》三册，凡文七卷，诗二卷，乃与旧藏杭本互勘，而以奏议各卷脱误较多，复检所藏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据以补正，手记于册云：

予初官京师时，求得《浮沚集》，已而毁于火。丙寅在杭州，求得残本，缺前二卷。今年重至京师，于琉璃厂书贾处复得此卷，盖闽聚珍版本也。以杭本校正二字。卷七《代祭金华县君》文“相顾颇蹙”句之顾字校改作颦。《祭亲友》文“我有季友”句之友字校改作

女。恭叔铭墓之文，平实雅正，极似永叔，诗则有意于杜老，盖不独开永嘉学派之先，其文章亦卓然陈、叶先声矣。读毕记，三月晦日。

诒让见明内府本《广韵》，记云：

明内府本有《广韵》刊本，与余藏《玉篇》行款版式皆同。余戊辰春侍家大人入都，于厂肆见之，惜未购得。想其移易删节，当与《玉篇》无异。然则原本《广韵》虽有元槧，而朱竹垞所谓明代内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数取而删之者，固非无因之论矣。余所得《玉篇》，亦均排字数以注之，繁简下上分列。*

诒让于厂肆收得《太平广记》明嘉靖中许祐昌刊大字本。又得明本永嘉方氏《古今韵会举要小补》十二册，以谓其所注异义异音，视黄公绍原书增益几倍，采摭至为赅博，刊正讹误，考证亦复详审。虽不无繁碎，如顾亭林所讥，而其时古音之说尚未大明，精审如陈第《毛诗古音考》，亦不免沿才老升庵之旧例，未可独议子谦云。

锵鸣校刻《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成，复得《尚书顾命解》一卷，附刊于后。衣言并以编入《永嘉丛书》。孙锵鸣有《礼记集解序》及《尚书顾命解跋》，并见刻本。

衣言始编《瓯海轶闻》。

诒让始预礼部试，不第。*

夏初，得王顾斋先生轩赠诗，首云“十载繁须眉，苍然道气胜”，下跋“琴西观察仁兄，十年不见，神骨益充，大著已经世矣”。

衣言命诒让先归，于四月二十六日出都。*

诒让归途过甬东，购得罗氏《蔡中郎集举正》《金石综例跋》各一册，俱手稿本。又购得写本《刘忠肃公遗稿》二册，以校篋藏咸丰间刘氏后人活字版印本，随笔记于印本册端。

《刘蒙川集》，本传及刘成伯原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宋艺文志》，并云十卷。今所见四卷本，乃明初永嘉阮存重

编，旧有其裔孙永沛等用活字版排印本，盖自文澜阁抄出，故删去每卷刘应奎校正、阮存编次之文，而别题曰宋刘黻撰。然此系秘阁写定全书体例，若重刊，自宜照原本，不然，则原本卷数改并之由不可知矣。伏读《四库总目》云：“传抄既久，文多脱讹，而刊本完善，殊无缺误，其经刊者改窜无疑。”戊辰得写本于四明，尚为阮氏之旧，其标题可订印本之缺，虽有脱误，然多可以意求，不似印本并泯其脱误之迹也。因详为讎校，笺其异文于卷中，庶读者重见阮本之旧云。戊辰七月望后二日，某某校毕记。*

诒让又得宋本刘攽《汉官仪》一册，记于帙尾云：

此书扬州鲍氏所刻巾箱本，亦称仿宋绍兴九年本，然讹舛殊夥。开卷选举一条即缺十余字，他可知矣。此册得于甬上，乃从宋槧影写，竟佚无缺字，盖缮本之精者。阮文达提要谓《辽史》国语解“堂印”博采之名，此书亦有之，知“堂印”不独为辽语。余谓博采以重四为“堂印”，并不自辽始也。唐无名氏《玉泉子》云：“夏侯孜与王生偕游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登第，当掷堂印。’”又韦编《刘宾客嘉语录》云：“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因堂第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焉。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闲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是唐时已有此名。至南宋初，李易安作《打马图经》，犹沿其称。盖唐宋时中原以此为常语。元与南宋时代相接轸，修史者乃不知，而以为辽之国语，何其陋也！*

诒让回瑞后，二叔鏊鸣命校刊家敬轩先生遗著《尚书顾命解》一卷。*

十月，王子庄棻，黄岩人，诒让同年来温州，以所纂《九峰山志》五卷乞序。诒让为跋云：

右《九峰山志》五卷，余同年黄岩王君子庄之所纂也。首为形胜、山川、寺宇、杂记一卷，次记文一卷，而以宋元以来题咏之诗三

卷终焉。夫山志之最古者，莫如《山海经》，其书仅记山川、道里、物产，而间及神怪。晋宋以降，山始有专志。然体始萌芽，文尚简略。《五代志》所著录者宋居士《衡山记》一卷而已，余不著录者尚有数家。遗文剩句往往见于唐宋类书，余尝取而考之，而所载亦不过名胜古迹，独罕有及诗文者。唐宋而后撰述渐繁。至于今日，则一郡一邑之中，凡号为名胜者，莫不有志。侈谈景物，兼及释老，而其所尤详者，又莫若艺文。盖其初则图经之体，析为山志，至今而山志之例几涉总集矣。浙东之山，在秦以上，东南之镇，惟有会稽。至汉而天台之奇显，历唐而雁荡之名彰。九峰之山介于台、雁之间，盖数千百年寂无闻焉。宋左经臣始游其间，记之以诗，厥后作者愈多，游人寓客之至者，争标识岩石，抉剔幽隐，登高而赋，为山增光。子庄博通经训，而尤善考证乡先哲遗文轶事，方将搜擷群籍，以观三台文献之全，以尝读书山中，出其绪余作为斯志，盖于表彰胜地之中，寓网罗放失之意，则斯快也。卷有五而诗文居其四，不亦宜乎。同治戊辰十月，子庄以事来温，出此册见示，属为题后。余未尝游九峰，兹因子庄之志始得知其崖略，于山之胜，不能有所赞述。而此书有序有图，而独无凡例，姑记所闻以补之，以质子庄，子庄其有以教我也。*

衣言于四月二十七日移寓同乡黄氏居。

闰四月既望，与洪洞董云舫刑部麟、王霞举兵部轩、高平祁叔和太守之鏐、上元许海秋起居宗衡，集米市胡同之酒楼，祁太守作市楼话雨图，诸人即以五字分韵赋诗，衣言及许海秋各为之记。参阅许氏《玉井山馆集》。

五月二十八日亭林生日，同年歙鲍子年侍读康集同人祀于慈仁寺之顾祠。会者董云舫、王霞举、无锡秦仪亭炳文、寿阳阎梦岩汝弼、河间王信夫应孚、乐平汪泉孙元庆、丹徒戴肖梅夔元、盐山刘星岑淮煜、仁和王小铁埜、上元端木子畴琛。始与祭者，涇阳张念慈师劬、番禺许涑文其光、开锡孙伯瑜勋烈、洪洞董芸龛文灿、

天津徐苑卿士奎及衣言。衣言摄祭事，堂悬云舫刑部所藏朱楚云画亭林大像，子年复以故事，出寺藏亭林小像卷征题名。

衣言寓所与常熟翁叔平庶子同酥同巷，相见亲洽，尝属庶子觅乡先生遗书。庶子以所藏写本许枢密《涉斋集》十八卷出示，法时帆祭酒诗龕旧藏四库副本也。衣言录副，并为校勘所疑者。同酥以其尊人文端公心存之状，畀衣言为铭幽。状中牙厘事未详，以书询之，同酥答云：

退直辱手教，询牙厘事，敬陈其略。

先公在农部，事事以塞利孔、养民气为急。而肃公管部，倡议清查近畿黑地，及提湖北牙厘悉数解部，及弛鸦片禁而收其税。先公持不可，前两事遂寝，惟鸦片事肃公以为亲受上旨。先公知其妄，廷叱之，已而于上前流涕固争不能得，遂引疾去，此已未四月事也。是年五字狱兴，明年以换宝钞事，遂请解任严讯矣。五字之狱，所必欲置之死者，司官王振谊耳。其实王君操守峻洁，无与商为奸利事。同治初年，昭雪复官。驳江苏巡抚傅绳勳请改折漕，停京城内外铺租，罢铸当千当五百钱，驳阿拉善盐行销内地，驳山西省富户借餉，争内务府工程不应于户部借款，以上数事，并部臣公疏，先公实主其议，奏稿皆手定，故附及。翁同酥叩头谨复。

甲辰同年常熟庞宝生阁学钟璐，以其尊人子方先生大塋事状来，属表墓。子方以音韵之学名家，为撮其说之大旨，表而著之。

六月初十日，奉旨，衣言以道员归部遇缺即选。南下前夕，频频探望在京诸友。

七月，龚咏樵太史以新得《李诗选注》十三卷、《辨疑》二卷凡十册见诒。明乐清朱谏荡南所著，而荡南犹子守行，依荡南子守宣嘉靖初刻本，复梓于隆庆间者。

衣言欲访求黎刻《水心集》全帙，数年未得，是时始于钱稚庵侍御所获见之，完善无阙，乃以新从厂肆购得之乾隆永嘉本易之

以归。《水心集》在宋时有二刻本，一为水心门人赵汝说蹈中所编，凡正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一为淮东本，无拾遗，编次亦与赵本不同。明时正集二本并佚。至正统间，处州推官章贡黎谅公允，搜辑遗佚，得《策场标准集》《水心文粹》《叶学士文集》《水心先生文集》四种残本，合编刻为二十九卷，虽缀拾之余，夺误窜乱，非复宋本之真，而今世通行，要以此为最旧之本。

衣言从钱氏假得《杜清献集》，明人旧抄本也，亟以转示王子庄孝廉。王以谓求清献遗书二十馀年，槐市邨厨，搜访殆遍，无能知其目者，骤见此册，如获异宝，因移写副墨，图刻之台州。

衣言于方勉甫处，见亡友邵员外手书诗册二本，别纸草稿数叶，其一本二十一篇，戊午曾见，一本三十四篇，别纸则七言律诗三十首，七言古诗三首。谓三十首为感事之作，紫虚道人邯郸题壁盖寓言。衣言卒读诸什，以为雅洁超远，自梅伯言、孙鼎臣外，未见其比。欲刻传之，遂属方勉甫合抄副帙，将致潘伯寅侍郎付之剞劂。而更以员外遗书《尚书大义》不可复得为恨。

衣言以所为古文示许海秋起居、周叔云侍御。许谓气直而笔曲，中间疏古简厚者尤多近震川，而震川不足赅之。周亦称气醇体洁，学震川能去其俗易之病云。海秋亦出《玉井山馆文稿》相示，为识其端云：

见理之精到，行文之奇矫，均非时流所有。人事促促，不能久从我海秋以自益，殊可恨也。见刻本《许集》。

以《逊学斋诗抄》示潘星斋先生曾莹，星斋为之题句。

衣言阅杨雪沧浚诗，为题云：

闽诗人，昔见张亨父，后乃得交林颖叔。亨父不可作，颖叔远宦秦中，殊不得有所施为。今年至京师，颖叔来书为我言雪沧，遂得相见，示以新诗，盖才华似亨父，格律似颖叔也。同辈多才，深为斯文庆幸，不独闽中山水之光。戊辰八月朔，瑞安愚弟孙某读毕记。

比将出京，得许仙屏、黄白芩、黄漱兰、夏路门、龚泳樵及阳湖陆广霁诸人饯别诗，而许海秋以序送行：

同治戊辰夏五月，孙琴西观察谒选来京师。秋八月，不待选而归，将行，欲为文赠之。宗衡入词馆后于君，及改官，君亦由上书房出守皖，中间兵备庐凤，复监督凤阳，既又还浙，主讲于乡，今始来京师，而即归去，君之出处略如此。君其无意于世乎？方咸丰岁戊午，津沽戒严，君以翰林禁近之官，抗疏言海上事独激切，未几出守戎马倥偬之地，虽遭时傲扰，不以飘摇乞外鰥其官，盖君不遽归也。今东南无事，而燕赵齐鲁近且削平，君可不归，顾归者何也？然则君非不能有所为于世，今岂无意于世乎？《小雅·正月》之诗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崎岖硗确之处，而有苑苑然茂特之苗，喻贤者之间辟也。独其三章则曰：“彼求我则，如不我得。”言征求之初，有如恐不得之情。而卒章则曰：“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犹警警，言好贤而无用贤之实。今君归诚间辟，然始而为翰林禁近之官，复出典大郡，近又以观察可待使于四方，是征之既恐不得，得亦未尝警警无用贤之实也。乃君必欲归者何也？君神志萧散，被服儒素，弹琴歌风，旷然无尘滓之累，不知君官皖时，尚有意于世否？自与君谈宴，及今将行，无一言及官事。《北山》之诗曰：“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世不乏膂力方刚之人，君或以经营四方非所任耶！盖君年亦五十餘矣，可出可处，今虽归，或以燕燕居息不足见生平之志，瞻彼阪田，若将终身，又奚为者，而要非宗衡之所能测者矣。同治戊辰八月朔，上元许宗衡拜撰。

八月初六日，衣言起程南行，有《戊辰南行日记》。整理者按：《日记》原附于下，述来京前后居处，南行始初七，终二十五日，记途中经历及校《涉斋集》，现改入本谱附录孙衣言遗文下。在途尝手抄邵位西遗诗一册二十一叶，凡五言古诗六首，七言古诗十三首，五言律诗十六首，排律一首，七言律诗四十六首，五言绝句五首，七言绝句

二首，并圈点一过，间作评语。校阅旧写本林德暘《白石樵唱》一册。

时闽浙总督马谷山制府移节两江，上疏荐衣言。原疏见《马端敏公年谱》。兹节录于下。

两江总督统辖三省，兵刑吏治之外，加以盐漕河务，政务之繁甲于他省。经督臣曾国藩绥辑疮痍，振纲挈领，兴废举坠，数年以来诸务始有端绪。以臣驾下，猥承其后，力小任重，履冰滋惕。念安民必先察吏，为政首重求贤。臣先由皖藩擢抚浙江，曾请调保升道员之编修王凯泰，赴浙差委，果能宣力襄猷，叠邀简擢，臣深以为国得人自慰。兹初莅江省，政务殷繁，现任司道均经圣明特简，各有专司，此外候补道府中虽不乏可用之才，而性情才具骤难尽悉，必得一二体用兼备之员为臣所深知者，方可收指臂之助。查有候选道孙某，老成忠亮，秉正不阿，前在安徽庐风道署任，首务去扰崇廉，培养元气，曾国藩许其器识过人，屡登荐牍。嗣丁忧回籍，前安徽抚臣乔松年复以为守兼优，夺情奏调。而守礼自重，未肯出山。臣微察该员，实有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之志，可否恳准发往两江补用。

朝廷应马督之请，十月二十四日，特旨将衣言发往两江，以道员补用。

衣言抵金陵，即参督幕。与幕友项城袁笃臣观察保庆志趣相投，观察以兄事衣言，衣言亦弟视之。观察慕其乡先辈吕宁陵、汤睢州之为学，束身自好，好议论天下事，洞见利弊，每与论古今治乱之故，痛切言之，无所回避。

十一月，马督委衣言办善后局事务。衣言条议善后十要，马公深然之，盖知无不言，言无不行。条议家无副稿，待访。

同月，治让由家乡去金陵，随侍乃父衣言。时江宁设有官书局，该局原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四月创设于安庆，江宁收复后，移至金陵。于治城山之东北隅修葺“飞霞阁”，为勘书之庐，与其

事者皆四方硕彦之士，若张啸山、戴子高、仪征刘北山毓崧及其子恭甫寿曾、宝应刘叔俛恭冕、海宁唐端夫仁寿辈，朱墨之余咸耽文咏。而周缙云、莫子偲及武昌张濂亭裕钊亦来客金陵。江宁宿儒汪梅岑士铎方自鄂归，授徒讲学。衣言官事之余，偕诒让从诸先生游，相与议论为文章，或宴饮歌诗为笑乐，诒让因得识诸先生。子高之学得其外祖郑堂周先生中孚之传，又尝请业于陈硕甫先生，从宋于庭先生受《公羊春秋》。叔俛方继成其父楚桢先生《论语正义》。恭甫则治《春秋左氏》，承其祖孟瞻先生、其父伯山先生两世经业。啸山在诸先生中最为老宿，精研惠、江、戴、钱诸家之学，尤长比勘。端夫为钱警石先生泰吉高弟，家富藏书。美卿邃于考证，兼通历算。诸先生皆秉承乾嘉大师绪论，以稽古为职志。*

十二月，东坡生日，周缙云招集飞霞阁荐芷，同集者有张啸山茂才、陈子舫太守、叶云岩副镇、钱子密京卿、唐端夫文学、丹徒赵季梅中翰彦修、秀水庄守斋司马祖基、海昌陈小浦广文方坦、蕲水门人郭慕徐太守增及衣言。时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移节将行，亦在座。自癸亥冬皖城之会于兹五年矣。衣言先成长篇，颇述聚散之感。参阅张啸山《舒艺室诗存》。曾国藩临行，纂书联句并系跋，赠衣言留别。

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

琴西仁弟重来金陵，而余将北行，纂句奉赠。琴西有琉球弟子，东洋盛传其诗，故首句及之。戊辰冬月，曾国藩并识。

时各地学者云集金陵，而东南战事初息，故家秘藏多散出，衣言、诒让极力罗致各种古籍秘笈。常熟杨咏春观察沂孙，尝以新刻孔昭孔双钩本宋徐鼎臣《临秦碣石颂》一册，持赠衣言。龚咏樵太史以抄本《水心别集》四册，寄赠衣言，册尾有跋语二则。

《水心别集》十六卷，宋龙泉叶适撰。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载适正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别集分三类，

前九卷为制科进卷，后六卷号外稿，皆论时事，末卷号后总，专论买田贍兵。历年既久，流传寢渺。乾隆间校录《四库全书》，所收《适集》二十九卷，乃明正统中黎谅所编，非元本也。后阮文达太傅抚浙，采访佚书进呈，得贤良进卷四卷。其所撰拟提要，虽言与《黄氏日钞》篇目吻合，然尚疑进卷与外稿实系一种延钊谨案：《温州经籍志》云：非一种，此误。则分卷次第当大非旧观矣。此本出于南安吴氏家藏，其部首总目与《书录题解》合，卷中篇目与《黄氏日钞》合，信为宋时足本无疑。吴氏家中落，是书归陈茂才树春，予辗转借得，因请人影写一部，以备观览。独惜移誉脱略，踳驳特甚，顾安得善本一为考证也。晋江许祖滂跋。

秋九月，假得《叶正则别集》，与许又旂师各影写一部，至冬十一月抄成。咏樵甫识。

诒让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诵。深善王氏《读书杂志》、卢氏《群书拾补》，取其义法，以治古书，穷思博讨，应时笔记。读扬州汪氏摹刻宋本《公羊何注》，记云：

《公羊何注》传于世者以此本为最佳，湘乡曾国藩开书局于江宁，购得其版。家大人得其印本，其本后附新刊邵阳魏彦之校记并跋。跋首云：“此扬州汪氏重刊宋绍熙辛亥余仁仲刊《公羊传》注附音本，阮氏《校勘记》才校数条，似未见者，而多与阮所据校之鄂州本同。”今按阮氏《校勘记》所载鄂州官书经注异文，乃据惠定宇校本，而惠又从何小山焜校本转录，故《校勘记》所列引据各本，仅附见于惠定宇校本之下，盖文达并未见鄂本也。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五，有《春秋经公羊传解诂》十二卷，注云：“临何氏校宋余仁仲本。”复录何氏跋二则。又云：“后有经传注音义字数三行，余仁仲刊于家塾一行。”与汪刻本一一吻合，则何所据鄂州官本，疑即余本。然仁仲建安人，而此书又刻于家塾，则何以谓之鄂州官本乎？故识其疑于此，以质世之鉴藏是书者。戊辰冬日记。*

十二月，诒让读泰顺林氏刊本罗隐《江东外记拾残》一卷。此书据亨甫先生自序称，宋槧蛀蚀过半，采其完者十则刊之。印本初出时，人颇信为奇册。六合徐彝舟为之叙，亦推重之。诒让力斥其为温处间人伪作，援据史籍，举所疑者八事质之，亨甫先生亦不能答。*

其间，诒让代父衣言作顾刻《艺苑摭华序》。

夫以网罗散佚，《意林》存七一家；斧藻群言，《说海》广一百册卷。登诸秘阁，载在杂家丛书之刻，由来尚矣。《艺苑摭华》者，小读书堆顾氏刊本也。汉廷博辨，名物不遗；楚国孤忠，风雅所在。旷世衍其馀绪，后贤作其功臣，于是取《小尔雅》一卷，《离骚集传》一卷，《离骚草木疏》四卷。抱残守缺，补宋氏之新书，荣古振今，录鲍家之善本，于是取《唐阙史》二卷。五行妙理，常在田家，八辈珍奇，独主妇事，于是取《农书》三卷，《蚕书》一卷，《耕织图诗》一卷。金门执戟，谈谐记于神仙，珠海扬舲，忠信行于蛮貊，于是取《海内十洲记》一卷，《八紘译史》一卷。豫章出地，异闻岂曰斲言；芭蕉有山，确证可资乐府，于是取《南方草木状》三卷。辞工鞞悦，世传记室之评；笔架珊瑚，人诵徐陵之序，于是取司空表圣《诗品》一卷，《唐人本事诗》一卷。若夫《虞初》一册，犹存古书；《齐谐》数言，尚在子部。大抵闻闻见见，当正史之外编；怪怪奇奇，陋小儒之一孔，于是取汉晋及国朝人小说三十四种，凡六十六卷。幽都旸谷，中天已有著辞；刻羽引宫，终古岂荒律学，于是取《俚体金膏》四卷，《竟山乐镜》一卷。凡兹心赏，都付手民；散作碎金，分为积玉。蔡邕帐里，故应有此奇书，刘安枕中，乃许汇其秘宝，标为目录，耀此牙签，呜呼盛矣！属以游历传烽，甫闻洗甲，桑田有感，枣木如新。告我鞞闻，以石鼓摩挲之日，完其故物，在《玉篇》撰述之家。用广流传，为书缘起。同治戊辰。*

孙锵鸣掌教温郡之中山、东山书院，颇与诸生讲论永嘉学

术，并撰周浮止、陈止斋诸先生年谱，以示表彰之意。

俞曲园先生榭主讲杭州西湖诂经精舍，自是施教逾三十载，浙江朴学之风于是振起。*

吴和甫侍郎卒，年六十七。

徐惇士先生卒，年六十口。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 衣言五十五岁，诒让二十二岁

春，诒让于故里，传录永嘉张氏所藏周懋宠《慎江文征》手稿本十二册，记云：

《慎江文征》六十一卷，己巳春命抄胥录毕，内梅溪、止斋、水心、罗峰四家文，以有全集，未遑悉抄，止存其目，他日当按目补入也。*

诒让复校集宋郑缉之佚著《永嘉郡记》，凡五十馀条。所采之书，如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孔六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李昉等《太平御览》、王象之《舆地纪胜》、欧阳忞《舆地广记》等二十馀种。要以宋元以前为断，明以后书惟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间采一二而已。编写既竟，书其后云：

郑《记》为吾乡地志第一古本。隋唐志皆不著录，惟《太平御览》序目有之。其书自唐以来久无传帙，然自梁刘孝标《世说注》以下诸书多见征引，而《御览》所录尤夥，或省文称《永嘉记》。记亦作志，志、记古通用，若张茂先《博物志》亦称《博物记》是也。又有称《永嘉地记》者，疑原书本有子目，《地志》亦其一矣。缉之，《沈书》《李史》皆无传，惟《隋志》有《孝子传》十卷，注云“宋员外郎郑缉之撰”，知缉之官员外郎，而他事迹及籍贯遂无可考。《唐志》又载缉之《东阳记》一卷。然则其为二郡作记，或尝官二郡，或即二郡人，皆未可定也。其书叙述渊雅，虽散佚之余，而晋宋以前旧闻坠记，往往而在。因据摭群籍，重为捃辑，凡得如千条，校录为一卷。其原书卷数已无可考，而六朝地志，类无巨帙，

今所得虽不多，亦足以存其概矣。吾郡文献寂寥，谈地理者，仅据明以来地志俗书以为征信，即欲求宋元旧经已渺不可得。此记远出齐梁以上，零珪断璧，无非瑰宝，是非留心地理者所宜珍贵哉！己巳二月，书于郡城之飞霞山馆。*

又撰《温州建置沿革表》，自为引首。

余辑《永嘉郡记》既毕，病明以来图经所载沿革舛午不足据也，乃以旬日之力重为一表，以附郑《记》之后，而叙其首曰：温州在《禹贡》盖扬州荒服之地，历夏、殷、周皆为瓯越夏为瓯，殷为涿，周为欧，实一字也，详见考证。秦并天下，始著于职方之籍。然闽中一郡，不列三十六郡之内，则亦以僻远羁縻之而已。汉初，东瓯为东海王都。武帝时，东瓯内徙，遂虚其地。后遗民稍出，乃立为回浦县。其地跨今台、温、处三府，而县治则在今台州之黄岩陈耆卿《嘉定赤城志》一，黄岩县繁昌乡有回浦里是也。全祖望《鲒埼亭集》三十五，谓今奉化、象山之间有乡名回浦，盖汉之旧也。其说似不足据，温、处特附属焉。东京之际，县并入鄞。厥后章安之立，复有回浦全境，温在其时，止得东瓯一乡。至顺帝永和中，析章安置永宁，此温为县治之始。其境虽北与台分，而西犹兼处。稽其全界，几方千里，而户乃不满万。永宁户口，古籍无征。据《续汉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而《三国志》六十，有永宁长韩晏、贺齐，知之则其地广而民稀，犹不得与中原等也。孙吴据有江左，温以永宁、罗阳两县属于临海郡。至晋氏东迁，乃析临海置永嘉郡，领县五永宁、安固、乐城、横阳、松阳，而治永宁。盖至是，温始为郡矣。六朝之季，隋并永宁、安固、乐城、横阳为永嘉一县，而省郡以属括州。唐武德初，于永嘉立东嘉州，领县四，此温自为州之始。后复废，入括州。至高宗上元二年，始立温州，盖自此以后历千二百余年以至于今，州名无所更革，州境亦无所分并焉。间尝综其大略论之：回浦、章安之领东瓯乡、临海之领永宁县也，则附于今之台州。回浦之省入鄞也，则附于今之宁波。松阳之隶于永

嘉，永嘉之并入括州也，则与今之处州又互相属。至于唐、宋而后，军府递开，五代之初，县名多易，斯皆谈温故者所宜考镜也。旧图经所载沿革，虽有表有说，而踏驳特甚。如秦则属闽中而兼列会稽，唐则有永嘉而复有永宁，若斯之类，不一而足。诒让弱冠观书，旁涉乙部，盖尝读史志而知地志之不足据，读唐宋以来舆地专书而知史志亦不无伪夺也。因博稽往籍，作为一表，援据诸书，则录于下方，谓之考证，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例也。其间如乐城作成，则明《元和志》之是；嘉州去东，则斥刘昫书之非；据祝穆之言，知静海军之立于唐季，故陈寿之志，证临海郡之立于吴初。并藉管窥，用裨锥指，岐海之间，倘有为舆地之学者，其将有所取于斯。同治己巳书于捍艺宦。*

又撰《唐静海军考》见《籀岷述林》初刊本卷四，复刊本移卷九*。

年初，彭雪琴侍郎玉磨以近作梅花屏幅四帧及梅花画轴一幅赠衣言。

二月，马督奏准孙衣言归江苏，以道员补用，并暂缓引见，盖先是吏部曾飭奏明指定一省补用，又须照章带领引见也。

三月，诒让于吴门书肆收得影宋抄本《永嘉四灵诗集》四卷一册。读昭文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八册，有笺注，复记于帙末云：

此近时书目之最精博者，己巳三月得于吴门，披览一过，为之神往，某某识。*

同月，杨蓉初孝廉来赘婚于瑞安，锵鸣授以永嘉儒先经制之学。见《定叟自订年谱》。

四月，李雨亭方伯宗羲人都陛见。马督奏明，衣言在任六阅月，清积牍，澄吏治，凡事循照定章，实事求是，而清理道咸以来藩司所属交代，尤费心力，升署江宁布政使。

夏，诒让始草《温州经籍志》。*

七月，诒让读盛百二刊本宋乐清钱白石《补汉兵志》一册，记

云：

己巳七月，假得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校一过，孙某某记。

八月，又读抄本宋永嘉郑伯谦遗著《太平经国之书》，用《通志堂经解》本校记其异文。*

冬，摘抄蒋生沐《斟补隅录》，记云：

己巳冬，假唐崑甫茂才本，摘录《吴越春秋》《尔雅》《续宋中兴编年》《通鉴》《管子》《荀子》。*

见戴侗《六书故》一本，版式与李鼎元刻本同，次行题古吴后学张弘德订。*

十月，衣言读宋林杲所为其父《季雅公淳厚墓表》，书其后曰：

案林氏谱，有道光壬寅光禄二十世孙太学生玉泰跋云：“此碑在莘洋祖墓屋后，前明屋毁于火，碑亦断裂，岁久没泥中，土花剥落，文益不全。辛丑修族谱，得断简，字多残缺，因取断碑对读，始移置宗祠焉。先祖手泽，世远日湮，咎将奚诿耶。噫！”此跋此碑尚在林氏家祠，惜未得其拓本读之。杲官至江东提刑，见《郡志·选举》，惟所称同邑居要路者，莫知其为谁也。己巳十月某跋。

十一月，衣言读传录林懿成佚作《林永年妻孝妇柳夫人墓志铭》、许少伊佚作《平阳林仪甫居士韶墓志铭》，各书其后，曰：

此篇碑首列衔曰：右朝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赐紫金鱼袋陈楠书碑，左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洪州玉隆观林季仲撰文，右朝请大夫新权知台州军州事赐紫金鱼袋王昇篆额。按《宋史》陈楠传，楠为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以疾乞祠卒。《郡志·林季仲传》，据《两浙名贤录》，言其忤秦桧罢去，久之，起知婺、处州，复以直秘阁奉祠。则二公一撰一书皆其退老家居时事，惟王昇无可考见。林淳厚后跋，所谓正奉，即通直郎永年，盖其后加封正奉。又言二碑皆再勒之石，而光泰跋则云柳夫人碑尚有印本，竹轩、

季任皆吾乡大贤，如石本尚存，林氏子孙其宝惜之哉！同治己巳十一月晦日，某跋。延刳谨案：宋制阶官，以有出身无出身分左右，王昇为右朝请，即不以科第入仕，而郡志无科第者，虽达官不载。

林氏文数篇，皆余友林太冲广文鶚自其谱中抄出以见寄者。此篇题曰《芑岩居士仪甫府君墓志铭》，盖其子孙标题之词，若在《忠简集》当不如是。碑首列衔，曰承议郎前权大名□□管句提学事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许景衡撰并书，承议郎发遣宣州军州管句事兼管内劝农事借紫金鱼袋刘安节篆额。按《宋史·许景衡传》，不言其尝官大名，《郡志》仅据《宋史》，遂无可考。又《郡志·儒林·刘安节传》，亦但言其由饶州徙宣州而不详，此可以补史志之缺。凡私家谱中所收前人文宇多伪作，而此篇词文义厚，可以决其真为宋人之文。《横塘集》余觅数年不能得，而此文乃赖林氏家谱以存，然则吾乡先辈遗文见于诸巨姓谱牒，如吾邑胡氏、薛氏、蔡氏、永嘉王氏、张氏者，必尚有可采，惜未能尽见之也。同治己巳十一月晦日，书于金陵仓巷寓斋。

同月，诒让校读《学津讨原》本郑节卿《太平经国书》。*

是年，衣言捐贖重修明中山王徐达墓。

衣言门人王子庄孝廉书来，告《杜清献集》已付刳削，黄岩令吴县孙欢伯惠任其资，孝廉与其乡人蔡仲吹篪、王子裳蛭为总校，而杨定翦及吾邑黄氏卣芑、漱兰兄弟亦与分校。此集初以传抄钱本付刊，后经子裳取蒋继栻氏手校南城吕氏赐书堂写本残帙，旁刺群籍，校正钱本。子庄复得陆存斋氏据明刻手校本，亦多斟补。衣言又寄示初刻《清献集》一书，依明槧举正其误脱。子庄序曰：“非琴西先生之广为搜求，则不获睹此书之美，非存斋之勤于寄示，则不能订此书之全，非子裳之参互考证，亦安能覆审而笺释之耶，古之人为学所以必求贤师友云。盖琴西既表彰乡学，而益推斯旨以勉望于人，此黄岩诸君子所以闻风兴起，共谋兹刻之完成。”

归安陆存斋观察心源来书论永嘉学派，衣言以乡先生遗书目一帙寄答，属觅求之。

许海秋卒,年五十九。

高伯平卒,年五十八。

闽县陈朴园乔枏、句容陈卓人立卒,年俱六十一。*

南海邹特夫伯奇卒,年五十一。*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 衣言五十六岁,诒让二十三岁
正月,衣言以硃笔点《明史》。

是月二十日,衣言同薛慰农山长时主讲尊经书院、丹徒吴莘农学博绍伊及赵季梅、张啸山、钱子密、陈小浦、唐端夫、戴子高诸先生,集飞霞阁,祝香山生日,以东坡配之,盖去岁未修祀坡之典。季梅出旧槧白、苏二集以代画像,衣言先成长篇,兼白、苏之概。参考张氏《舒艺室诗存》、薛氏《藤香馆诗续抄》。

二月,诒让偕从妹夫黄岩杨定勇晨来金陵从学于衣言,自是两人共学者数年。*

四月,衣言读石本李东阳《瑞安柳公信墓志铭》,书其后曰:

此志为吾邑姜太仆书,其系衔曰奉政大夫吏部验封郎中直内阁经筵官预玉牒国史事,惟其文不见《怀麓堂集》,盖非文正用意之作。所云居邻者,盖京居同巷也。东溪书在明时甚有名,当时以为诤劾体,今国子监明进士题名碑,尚有东溪书者数碑,而吾乡所见绝少。此志庄重有法,尚可以见姜字大略。石刻本在平阳苏石缘璠大雅山房,其子孙以付平阳质库,遂为吾邑项氏物矣。同治庚午四月二日记。延刳谨案:志文见《永嘉集·外编》著录。

同月,诒让复阅《爱日精庐藏书志》,记云:

志内所收旧本至多。然宋刊本亦止五十四种,益叹百宋一廛之盛,为不可及也。庚午四月又记。*

五月,衣言与直督曾爵帅书云:

去岁中秋,上达一笺之后,忽忽半载,承赐班、范两史,未及陈谢。月前又闻以元日得第三孙,亦未及上贺。岂真一忙至此,实以簿书促促,毫无清机,不乐握笔,此事惟长者有以谅之。每

从子密吏部询悉兴居万福，公事之余看书如旧，所见《两昭忠祠记》，皆博大深远，极文家之致，而又能尽当世之变。某尝疑庐陵、涑水皆致身宰相，勳业烂然，而文辞之工又不可及，何其精力绝人。读吾师文，乃知天下伟人皆如是耳。某某在此，都无建白，惟私心所存，时以辨别邪正、力遏浮竞为主，而亦殊未易言。衰态益增，须发之白更甚，虽往往乘间读书，而文字几于尽废，可谓两失之矣。两宋文士往往有外历监司，卒以馆职致仕者，以某之不才，如有此遇，即当拂衣五湖，从我所好，岂后世遂无此度外之事乎！谷帅在此，持重有体，嗜好之正，实乃天资过人，可为地方之幸。而苦于求取太多，无复余力以待地方缓急。去岁潦后，工赈并举，城内外河道、东西两水关上、上方桥、七瓮、九龙、内外五龙积年壅底之处，一旦豁然，而糜钱亦将五、六万缗矣。数日内因病在假，觉方寸稍净，谨肃寸笺，上请崇祺，并贺大喜不庄。门下士孙某百拜上，五月廿四日。

秋，江南乡试，衣言历充文武闈提调。文闈中，续点《明史》，又温翁本《黄诗内外集》一过，用紫笔补圈点，并传录姬传评语，而书于外集卷八之尾云：

姚惜抱云：“此卷史容注《别集》已去之，当亦山谷所自删者。以下四卷颇有佳诗，而前七卷劣诗可去亦不少，山谷自订，岂为当耶？”按陈守城刻《山谷集》中第八卷姚评如此。而陈本与翁本卷数不同，姑附于此。至于自订尚不能尽惬人意，则以后人论古人之诗，安得遂为定论耶！各识所见而已。庚午吴闈，九月初一日。

衣言从丰顺丁雨生中丞日昌假得抄本《刘给谏集》，以校旧藏两本丙寅传抄文澜阁本及诒让丁卯所得卢抱经旧藏本。复为中丞勘补一过。时中丞收藏宋元以来传抄秘本二百余种，衣言劝其合刻为丛书。又假吴兴陆氏抄本戴文子《浣川集》二册，录其副。适丁松生以文澜阁残本缺卷四之八见寄，陆抄亦出阁本，而阁本

较善，互勘一过。阁本残缺未能悉正者，间以己意，校记眉上。复从陆氏得写本《永嘉二刘集》二册，署其册端云：

《刘给谏左史集》，同治庚午吴兴陆存斋购赠。

又得仪顾堂抄本《许横塘集》之副帙四册，亦出诸阁本。

诒让以友人所赠之富贵砖及残砖各一块，使工琢之为研，而各自为铭。此砖出江宁玄武湖滨，旁文六，曰“富且贵至万世”，端文二，曰“富贵”。诒让以谓篆法方雅，盖汉物云。*

十月，诒让校读丁卯所得赵氏《肯綮录》，记云：

此吴氏拜经楼旧抄本。后有陈仲鱼鱣手跋云：“叔向自号西隐老人，其始末未详，以宋宗室联名字推之，盖魏王廷美之裔也。”按尤氏《遂初堂书目》载作赵彦从《肯綮录》，彦从盖叔向之字也。彦从喜言文字异同，而考证甚疏。如写字遇重文作两点，商周金识已有此例，而此据《石门颂》中遭“元：”，不可读作“元元”，遂谓其误。又谓三老五更不当写作五叟，则又不知五叟之说出蔡氏《月令章句》，固最确之古训也。庚午十月，瑞安孙某某题于金陵寓馆。*

又校读己巳所得抄本《四灵诗》。记云：

世所传《四灵诗》，皆选本。此为宋刊全集之旧，盖从影宋本移录者。以校读画斋本，二徐集多诗百馀首，惜《灵渊集》缺其半，翁、赵两家则又全佚，然在今日则残缺中之足本矣。同治己巳三月，过吴门，得此于玄妙观前书肆。庚午十月读一过，书此。时余方纂《温州经籍志》也，瑞安孙某。*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宋版《四灵集》三本，藏经纸面。此书久已失传，幸而得此，虽后有缺，实至宝也。同治庚午十月，仲容补录。延钊谨案：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余家有影宋《永嘉四灵诗》合刻本，后录何义门跋云，从残宋本抄出。宋本后归毛斧季，即汲古阁目所载者也。”*

诒让草《四灵集笺异》。

十一月，衣言丹笔点勘明刻茅鹿门评本《曾文定公文抄》，十七夜读过三卷，随加评语。

十二月，大苏生日，衣言邀同人集飞霞阁，同集者薛慰农时主讲钟山书院、张啸山、钱子密、陈小浦、赵季梅、唐端夫、戴子高及王子庄、杨定勇两孝廉、钱怡甫文学华荣、刘恭甫、钱莘甫貽元两明经，诒让亦与焉。赵氏出所藏苏斋画像，悬之阁上，同人即次翁覃溪题顾氏辟疆园东坡像拓本诗韵。参考《藤香馆》《舒艺室》及赵氏《三砚斋》、杨氏《崇雅堂》各集。

是年，新城陈硕士侍郎、仁和朱修伯宗丞学勤，先后寄《浪语集》各一帙与衣言。诒让以文澜阁本与陈、朱两本互读，而旁览《历代名臣奏议》《宋元学案》《南宋文范》诸书，勘核异同，随笔记于陈本册端。原本有杨定勇附笔笺甚夥。整理者按：“诒让”以下见*

诒让以南昌府本汉熹平《石经论语》碑末残字，校《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章》，审定“盖肆乎”即“盍彻乎”之异文。“其肆也”即“如之何其彻也”，末三字之异文，以谓“盖肆乎”、“其肆也”乃鲁论正本。何本作“盍彻乎”、“其彻也者”，乃张禹以诸家别本校定云。举告刘叔俛，叔俛深以为然。盖宋元以来考释石经者，于此咸莫能详，叔俛遂疑其为逸文，非也。*

诒让读《论语正义》毕，凡为札记数十条。宝应刘宝楠撰《论语正义》，未成而歿，其子叔俛、恭冕补成之，以刻本见寄，并属重为审核。诒让为举正二十馀事，质之叔俛。此后续有发现，积有札记五、六十条之多。*

又读刘氏《释穀》四卷二册，校正五事，勘误字一。*

衣言以无意轩旧抄本《水心别集》十六卷，编入《永嘉丛书》，刊于金陵。时李大令春和摄篆江山，寄刻费来助成之。《别集》为水心晚年定本，内包括进卷八卷，外稿七卷，后总一卷，三书本各自为卷帙。后总乃水心绝笔之作。水心卒后，其门人乃合编为一集。

马谷山制府卒，年五十。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

衣言五十七岁，诒让二十四岁

正月，诒让写定邵懿辰遗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二十卷，记云：

同治辛未正月六日编录毕，时与定舅从妹夫同应礼部试，将束装就道矣。*

诒让等北行，道出京口，游金山、焦山，手拓汉定陶鼎及唐经幢石刻。至京师，与谭仲修、张子虞同寓绳匠胡同朱修伯先生所，而与丁卯同年江阴缪筱珊荃孙之居衡宇相望，过往甚密。*

与同年王子常相见都下，藉阅汲古阁旧抄本陶宗仪原本《说郛》。邵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黄岩王子常孝廉咏霓购得汲古阁抄本《说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语，余辛未春在京寓曾从籍阅，与俗本迥异，真秘笈也。*

同月，衣言撰次家敬轩先生行状，末及南宋以来永嘉学派，而溯其源流曰：

昔水心叶氏言吾乡之学，自周恭叔首闻程、吕遗言，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也。薛士龙发愤昭旷，独究体统，陈君举尤号精密，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陈纬其终也。予尝由水心之言，考诸乡先辈之遗书。盖我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轻者，必推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璿实其绪余，以迨于明之黄文简准、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炽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先生之生，在南宋六百年后，当学术衰息之时，独能奋其孤踪，仰追逸轨。间尝综其生平论之，其敦内行，厉名节，非水心所谓兢省以御物欲者欤！明庶物，知古今，非水心所谓弥纶以通世变者欤！百年论定，如先生者，可谓行方景望，学媲艮斋矣。

白文公生日,衣言同嘯山、慰农、子密、季梅、端夫、子高、恭甫、怡甫、守斋及叶俊卿观察宝树、庄中白司马忠楫、沈戟门荣、吴佑之保龄两文学,集祀飞霞阁,以阮文达公为配。文达亦同生日也。

二月,衣言读《梅溪文集》至第四卷止。以明正统何濬刻本,校勘清雍正唐传姓重编《王忠文公诗文集》,两本篇目及标题颇有异同,用朱笔记出,其字句误夺自明已然,相沿未改者,并举正之。奏议各卷,复取明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互勘。盖梅溪前后集并奏议五十四卷,宋明以来传本如此。自经唐氏重编,搀合移易,承伪臆改,旧本之面目尽失矣。

三月,曾侯四督两江,奏署衣言江南盐法道。

四月,诒让再试礼部,不第。*

诒让抄得永嘉张氏《存愚录》一册,乾隆间浙江巡抚采进天一阁本也。记云:

右张沧江《存愚录》一卷,同治辛未四月借翰林院所储明刻本影抄,瑞安孙某某记于京都云居旅寓。*

假得翰林院所储明刊小字本黄文简公《介庵集》,验其册面印记,即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所进汪启淑家藏本全集十五卷,此缺四卷,移录其副,装为四册,精校一过。又从翰林院假抄明刻胡汝宁《万历雁山志》二册,亦采进汪氏藏本。此本《四库全书提要》指为朱谏《嘉靖雁山志》原本。胡氏自叙谓翻刻朱谏、章玄梅二本,实皆不然,诒让为辨订其误。*

又抄得陈止斋《论祖》二册,王廷望《东嘉先哲录》四册,俱翰林院所储明槧。*

诒让校读潘氏滂喜斋刻本金鹗《求古录礼记补遗》一卷,记云:

同治辛未四月十九日,假黄岩王子庄同年校本,补正夺误。瑞安孙某某识于云居旅寓。*

同月，衣言续读明刻茅评本《欧阳公文钞》，九日阅毕二十七卷。

又朱笔评点明刻茅本曾子固文。时假居金陵察院行馆之东轩。

五月朔，张之洞、潘祖荫招集都下名士于龙树寺，为蒹葭簪雅集，与者无锡秦谊亭文炳、绩溪胡荻甫澍、会稽李尊客慈铭、赵抃叔之谦、湘潭王壬秋闾运、福山王廉生懿荣、南海谭叔裕宗浚、桂皓庭文灿、钱塘张子虞预、朝邑阎进甫迺旻、元和陈培之倬、洪洞董研樵文焕、吴许鹤樵庚颺、长山袁鹤舟启豸、遂溪陈逸山乔生、王子裳及诒让凡十九人。未至者，定海黄元同以周、秀水赵桐孙铭、宜都杨惺吾守敬及子庄、许海楼、吴仲飴六人。谊亭户部作图，皓庭孝廉为之记。王氏《湘倚楼日记》云：孙诒让年最少。*

诒让与王子庄论《书》大麓义，驳其麓解为录，为不合西汉古今文相同之古训。*

诒让返江宁。此条系整理者加。

六月，诒让抄得《道德经注》一小册，记云：

辛未六月，从德清戴子高假《魏氏碑录》，移写此十五叶。孙某某记。*

同月八日，衣言同湘乡相国、慰农院长及南昌梅小岩方伯启照、临川桂芑亭观察嵩庆，于后湖看荷花。见《藤香馆诗钞》。

七月，衣言阅渔洋所选《韩、欧及东坡七言诗钞》，各补评语，而书于欧诗卷中云：

欧公自言：“吾诗《庐山高》，他人莫能，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则李白亦不能，惟杜甫能之；《明妃曲》前篇，则杜甫亦不能，惟吾能之。”按李、杜能否不必论，然其笔墨超远，明以后人实无能为之者矣，此中蹊径惟道园可与言也。辛未察院七月十三日夜二鼓。

九月，衣言校读陆本《二刘文集》毕，书于卷末《左史墓志》后

云：

案此志《横塘集》不载。而《宣义刘公墓志》：“其孤相与谋曰：昔我起居兄之葬，已问铭于许氏。”则志实横塘所作，盖亦佚矣。《伊洛渊源录》所载不全，而字句亦多同异，或朱子所删节。其子名诚，与《宣义志》合。而《二程遗书》卷十八所载陈几叟跋，言见刘元承之子县丞诚，盖字讹也。辛未九月在金陵察院书。

十一月，衣言续点曾子固文，初七日读竟十卷。又阅渔洋所选《山谷七言诗抄》，于卷尾王定甫戊午题跋之后书云：

此予友马平王通政锡振跋语。戊午为咸丰八年，时余犹在翰林，其次年遂出为安庆守矣。定甫后改名拯，官至通政司通政，权副宪，旋以言事罢归。今忽忽十三年矣，久不闻问，闻亦老而多病矣，阅此为之惘然。同治辛未记于金陵察院寓居，时十一月廿六夜二鼓雨中。

十二月，衣言同啸山、慰农、子密、季梅、莘农、端夫、子高、守斋及应敏斋、杨定勇、新建勒少仲观察方锜、上元孙澂之大令文川，集飞霞阁，祀坡仙生日。

冬，祥符周季况以传抄《刘左史集》及郑景望敷文《郑氏书说》各一册寄示。季况为叔沅侍御季弟，收藏宋元旧槧及乾嘉诸老精校善本甚富。《刘集》为吴翌凤校写青芝张氏本，《书说》为晋斋赵氏旧本。《刘集》册尾，季况题记云：

右治藏吴枚庵校写本，命胥拓呈逊学斋主人。辛未大冬廿七日校讫，星治在汀州记。

自六月三日至十二月廿八日，衣言续点《明史》。是年，衣言从锵鸣假抄王季中《雁山游草》《湖上草》《松鹤斋草》《友声草》《游燕草》《舫斋草》《白鹿社草》《赤城草》各一卷，王光经《黄石草》一卷，王继明《遗诗文》一卷，王积石《玄对草》二卷，王钦豫《翼正初编》《经德录》《序略》一卷，合装一册，《序略》后原有锵鸣跋记，并移录于帙尾。又从锵鸣假抄王暘谷《玉介园存稿》残帙

二册,王子扬《鹤山集》一册,姜平仲《歧海琐谈集》二册及归、方评点《史记》,均录其校记。

衣言得“汉至万世”砖砚一方于怀宁方氏,砚之侧面刻有铭辞并跋:

苏黄诗,汉魏裔。韩欧文,班马制。宜此池,助笔势。卓哉逊学斋,自可至万世。同治九年得此砖于金陵盘龙山麓,与瓦当合,汉物也。琢砚呈琴西观察大人正,属吏方朔并铭。

方氏又手拓砖之全形一幅,附跋见治。

汉富贵富且贵至万世砖。

同治九年稽查神策门,于其城外盘龙山麓得此砖,玩其篆与瓦当合,又列钱饰麻布纹,六朝以下无此制也。说者谓恐系晋之陵葬砖,然陵砖有“千秋万世”字样,曰“富贵”,曰“富且贵”,未免自小之矣。悉心审之,当为汉之王侯将相冢中物。再汉世多吉祥文字砖,或另制此砖以为厌胜之具,亦不可知。同时得者,有“富贵”二字,有“富且贵”三字,有“至万世”三字,皆此砖破损之遗,悉制为砚,殊可玩已。越次年六月望日,怀宁方朔小东并题于秦淮水阁。

衣言创立江宁劝学官书局,附于惜阴书院,取江宁、江苏、浙江、湖北四局新刊经籍,每部四份,藏于书院楼上,俾东南寒士得诣局借读,事领于官,而簿、钥、出纳由上元杨绅长年、秦绅际唐掌之。衣言重校《水心集》,用墨笔评点乾隆刻本又一部,并有校语。

命治让校勘《浪语集》。治让精校毕《浪语集》三十五卷,拟别为札记一卷。盖此集宝庆间良斋从孙师旦所编,明以来梓本久佚,藏书家辗转传写,脱误最甚。治让所见阁本及祁、丁、朱、陈诸抄,俱非足帙,所幸彼此有无尚可互补,自经参订,庶学者有以得睹宝庆原编之全焉。是年冬,此集刻于金陵聚珍书局。惟札记散见于陈本之书眉,朱墨沓杂,尚未别写清本,故当时留待续出。整理者按:“治让精校”以下

见*

倭艮峰相国卒。

莫子偲卒，年六十一。

整理者按：以上除有*者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五（起同治七年服阙，引见，讫十年，复为监司。）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

衣言五十八岁，谪让二十五岁

正月初十日，特旨补授衣言江宁盐巡道。附录邸抄：

上谕，前据曾国藩等奏请，以候补道孙衣言补授江宁盐巡道，经吏部以与例不符奏驳。兹据曾国藩等奏称，盐巡道事烦任重，非资望素著之员，不足以资治理，江宁盐巡道员缺，著准其以孙衣言补授。钦此。

衣言续取正统本《梅溪集》及雍正本《王忠文公集》，参互读之至十六卷。又属周季贶传写林懿成《竹轩杂著》。

香山生日，衣言同杨朴庵孝廉长年、无锡薛叔耘观察福成及啸山、梅岑、恭甫、守斋、季梅、莘农、端夫、子高诸人，集祀莫愁湖之妙严庵参阅《舒艺室诗》。

谪让致书王子庄，续陈大麓之义，以毕前说原书已刊入《籀廌述林》卷十。*

仁和邵子进大令需次冶城，与谪让同寓江宁盐巡道署中，出所藏明嘉靖仿宋刊本《周礼郑注》一书见示，盖海昌陈鱣之旧奔本，而大令尊人位西先生收得之者，册端有先生题字。时谪让方草创《周礼正义》长编，以黄丕烈重校刊本盛行于世，未遑假校也。*

二月，衣言重阅姚氏《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记其帙尾云：

蓝笔从龙翰臣本录出，时咸丰二三年间也。小鹤云：翰臣依旧言先生点定本。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七追记于江南。

衣言手题“思食笋斋”扁额，而系以跋云：

予直上书房时，所居园庐为黄勤敏公旧居，所谓食笋斋也。

勤敏手植丛竹犹存，祁文端公尝为重书斋额，悬之斋中。自去禁廷，忽忽十餘载，犹有瞻顾玉堂如在天上之感。今春在江南盐巡道署中，种竹五六百竿，因书此额，揭之竹西之堂，以寄予怀，时在同治壬申二月。瑞安孙某并记。

江督曾侯相卒于位，年六十二，衣言为文祭之，复輓以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

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湜轼，更无便坐雅谈时。

三月，衣言校读明刻茅评本《王文公文钞》三卷。

四月，衣言检阅旧校汲古阁本《史记》补校语。

七月，续读明刻本《王文公文钞》，十八夜雨，读毕十六卷于金陵之复园。

八月，周季贶以影写明叶道毅抄本《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手校寄赠。册尾周季贶题记云：

壬申正月，命书院肄业生影写家藏明抄本，原为叶、孙两氏旧藏，均钤有印记。顾僻校颇略，舛落不免，转录益增谬误，迫于贱事，未暇勘也。秋初复出两本对阅一过，略为改正，原误者阙之，不敢臆改也。七月廿九日记，时在汀州。

壬申八月十四日覆勘讫。

先有门生墨笔勘校诸册，以足病未校。

又得周氏传抄文澜阁本《竹轩杂著》二册。

十月，衣言校读泉唐丁氏藏明抄本《习学记言序目》，校毕记于册端曰：

松生此本，写手恶劣，视予所得两残本明泰四麟抄本，传录明叶道毅抄本。不逮远甚。予既据松生本抄补缺卷，因以两残本互相校勘，订其伪谬，又为松生本通校一过。松生本之讹，有一条分为数条，数条合为一条，又有此条错入彼条者，文字讹夺则几

不可枚举矣。幸其离合错乱处显而易见，因就两残本为之校正，残本所无，则姑以予意正之，而别为标识。予本及松生本可两存者，则但曰某作某而已。松生本抄虽不精，而两残本缺误，亦间有赖松生本订正者，以此益知藏书不厌多也。官下冗杂，几及一年，始得毕事。此书差为可读，然尚恨未获一精抄全本尽正之也。予尝为修伯言此书难校，修伯答书，言其同年海蕙田所，有影宋抄本，许为借之，而远在京师，恐不可必得。今姑以书归松生，如蕙田书来，我犹当为松生复校也。壬申十月之吉，瑞安孙某记于金陵思食笋斋，是夜二鼓。

衣言传录姚点《荀子》，记云：

此惜抱先生所点《荀子》，间有驳注及校正章句处皆精当。桐城萧敬甫有传录本。今年七月，敬甫至金陵以见示，因以丹笔照录，盖阅两月而毕。同治壬申十月之望，记于盐法道署复园。

衣言擢安徽按察使。先是有旨命江督国藩保堪胜两司者，曾于病中草荐疏，首以衣言应。

胡月樵观察来金陵，就馆巡署，连日夜论诗不倦。比衣言拜皖臬之命，观察以诗赠别。

衣言将诒让校注本《王允初宋城录》编入《永嘉丛书》，刻于金陵。并命诒让作叙，附刊诸简末。略谓书中所纪事实斟之史文，旁稽群籍，彼此钩核，可相参证，足与汤琇《建炎德安守御录》、赵万年《开禧襄阳守城录》二书并传，为读宋史者拾遗补阙，毋以晚出疑其诬伪云。整理者按：“命诒让作叙”以下见*

诒让收得元本《广韵》，记云：

元本《广韵》第一卷末叶，有“文明坊刘氏新刊”长方印，上平声二十一般不作二十一欣，胜于宋重修本。欣字纽六字在部尾。馀所注通用独用，与戴氏《声韵考》所载同。今藏仁和邵氏，壬申十月子进司马遂以赠余。*

又从桐城萧敬甫穆许假影写宋本《孔氏家语》，校勘汲古阁

本，辄就汲古本手加笺记，而书于册端云：

宋大字本半叶九行，行大十七字，小廿五字，二卷十六叶以前缺，影宋抄补。每册首有“宋本”二字小长圆印，“甲”字小方印，“毛晋之印”方印，“毛氏子晋”方印，册后有“毛氏子晋”方印，并未文。宋讳缺笔，至桓字止，盖南宋初季刻本。毛斧季跋以为即东坡所谓蜀大字本，非也。第十卷末叶有“东坡居士”白文方印，大书贾伪作。

诒让自甲子冶金文学以来，取宋人撮录款识之书，互相研斟。尝谓薛书甄采较备，摹勒较精，而平释多谬。以商周遗文，而与晋唐隶草挈其甲乙，无当于证经说字之学，继复涉揽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所载金文，则谓文达著录率可依据，定庵考释犹多凿空。展卷思误，颇有所悟，因依王念孙《汉隶拾遗》例，草《商周金识拾遗》，以发疑正读，匡三家之违失云。*

戴子高以桐城吴氏摹本周毛公鼎铭属为考读。诒让以此鼎阮、吴并未著录，因鸠集《说文古籀》及薛、阮、吴诸家所录金文，考定其文字，而缺其不可知者，成释文一篇，附录于《商周金识拾遗》稿本册末。所释受輶二字，辨正许书及宋人吕大临、王楚、薛尚功诸人之谬，尤自以为快。

诒让以《商周金识拾遗》初稿示刘叔俛先生，先生为跋其后。

《商周金识拾遗》者，瑞安孙君仲容之所作也。君子于学无所不窥，尤多识古文奇字，故其所著，能析其形声，明其通假，近世鸿通之儒为此学者，自仪征阮氏、武进庄氏外，未有堪及君者，可不谓盛欤！恭冕尝受而读之。如释叔殷父敦，𠄎即朝夕。虞彝，余旁即甲冑。周冗(宄)敦，𠄎即昧尊经传作奭，即尊省。周然睪敦吴师即虞师；周大鼎𠄎马即奭马。周韩伯侯展鼎，𠄎本本作𠄎，文有剥落，著𠄎于弓矢之旁，即形弓形矢，𠄎刚于下𠄎弓𠄎矢。又如商钟之𠄎，释为𠄎，与《一切经音义》所载古文𠄎字合。宗周钟之

熨熨，并释为子，与《说文》所载孛字、籀文熨字合。逸小子敦之
 彖，释为自，即《说文》自字。皆至精瑛，足证旧时释者之误。楚良
 臣钟，于萑敬哉，萑即《说文》苟字。苟者，自忍教也。苟敬，与《仪
 礼·燕礼》“宾为苟敬”文同。楚公钟，楚公莖，莖即逆字。《楚世家》
 有熊箒，箒、逆一声，义亦相贯。熊箒在熊渠去王号之后，熊通再
 僭称王之前，故称楚公。吴鼻鞞旂，旂即大白之旗。陈逆盥，余陈
 桓子之曾孙，曾即啻字；啻孙者，嫡孙也。逆与陈恒，盖从父兄弟。
 此皆契符经传，可资为义据者也。恭冕尝慨古人文字屡变失真，
 致声义俱失，或更舛互使，后人不能属读。如今所传《管子》《墨
 子》《列子》《穆天子传》诸异文，二千年来竟无人能认识之者，是
 皆由古文废绝，儒者于此不能不重惜之。恭冕尝欲本庄氏之意，
 将《玉篇》《集韵》等所载古文，及今所传篆彝器、秦汉刻石，凡古
 籀诸体为许书所未收者，仍依许部次略存其声义，斯诚博古者之
 至乐，而按较此义，诚非易易，非如君之学之识，岂克胜此任者。
 君其有意焉否？同治壬申冬十月，宝应刘恭冕跋。*

十一月，周季貺以抄本《横塘集》寄示衣言，并附题记云：

壬寅正月，以家藏本付胥转录，十月，属门生邹、刘、段诸子
 勤校讫，寄呈。十一月廿六日。

诒让毕校辛未所录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十册，附笈极
 详，而书于各册后云：

此书编录时未及校勘。壬申冬，及从先生令嗣子进取原稿精
 校一过，惟目录原文未及细校，误字尚多，付刊时尚须勘正也。原
 稿于巾箱本目录书端随手记录，小字载音，颇不易辨。所录刊写
 各本，先后亦无次序，疑先生本意欲别为一目，特就《库目》记录
 以为稿本耳。杭城之变，先生殉节，遗书散失殆尽。此稿因吾乡项
 几山先生借录未归，乃巍然独存，亦一幸也。辛未夏，家大人从项
 先生索得，归之子进，因命诒让编录为此本。十一月五日校毕，附
 识于书尾。瑞安孙某某。

此书所删《简明目录》原文，经部四卷并先生手笔钩乙，史部以下原未动笔。兹以管见删存之，谨附识于此。中容又记。*

十二月，东坡生日，张啸山、唐端夫、赵季梅、刘恭甫、庄守斋、吴莘农、杨朴庵、戴子高、张春陔侍御盛藻、周锦堂大令葆昌、都芝仙孝廉国樑于飞霞阁集祀，兼为衣言北觐饯行。啸山以诗送行。

孙侯綽有湘乡风，节概正在冲和中。主持风雅侯也在，有似坡老承欧公。忽将陈臬移皖北，攀辕惜别群情同。固知素抱在经世，要以文章兼事功。离筵草草还小聚，岁例仍效覃溪翁。人生离合亦常事，出处各自全其衷。坐中少长皆俊彦，我亦自忘罢且癯。吴门归耀阻风雪，此会所惜无河东薛慰农山长赴苏未返。当年抗疏争国是，谁其继者惟张融侍御亦以言事辞官。直声先后动海内，辞章学行原相通。天涯楚越忽相遇，神剑妙合延津龙。勿嗟玉堂在天上，岂有明镜尘长蒙。残冬凛冽万木槁，凋敝不到南山松。今皇献岁大亲政，首明四目达四聪，一麾出守逾十稔，朝天车马宜匆匆。邮程冰雪春未暖，王臣蹇蹇匪为躬。丹墀陈策九叩首，盗贼未息间阎穷。移风易俗自上始，补救有术言非空。荐贤极国岂私党，进退不愧师门忠。使车南下经颍尾，欧苏旧迹今游重。壬申嘉平，啸山张文虎稿。

诒让代父撰新刻《永嘉丛书》本《浪语集叙》，略述南北宋间永嘉诸儒研治经制之精，与艮斋先生学业传授统绪，以诏读者。*

诒让传抄江永《律吕新义》一册，记云：

右江先生《律吕新义》四卷，附录一卷。同治壬申腊月，假汪君宗沂所藏写本，移录于江宁盐道署。*

又传抄庄有可《周官指掌》五卷一册，记云：

同治壬申十二月，假德清戴子高所藏寿经阁写本，属友移录。*

又传抄宋翔凤校本《陆子新语》一册，记云：

《陆子新语》二卷，宋于庭校本。壬申十二月，从德清戴君子高假浮溪精舍刊本，命抄胥移写。时将有皖中之行，戴君索书甚急，不及校勘，附识于此，以俟他日。瑞安孙某某记于江宁盐巡道署之籍牘。延钊谨案：籍牘之号始见于此。*

又传抄卢校《越绝书》，题跋其后，复记于册端云：

乾嘉间为校讎之学者，莫如卢绍弓、顾千里。顾校书若《韩非子》《列女传》《华阳国志》《文选》之类，多人为刻之。卢所校者尤众，其自刻《抱经堂丛书》数十种最为善本。然其未刻校本为世所传录者尚多。此《越绝书》亦绍弓所校，余从德清戴君子高假录之。*

又传抄戴校《春秋繁露》。*

诒让新得汉阳叶氏旧藏《金文拓本》二百种，有龚定庵礼部考释题字，辄出与戴君子高同读之，戴亦出旧藏季妇鼎相与麈尾推拓，复尝手录《古籀拾遗》稿中考释之说于《积古斋款识》册端。时戴得羸病甚剧，犹力疾而为之也。家藏筠清馆《金石录》册中，有诒让手记云：“叶眉州名寿梅，江夏人，叶东卿之族孙也。所集《金文拓本》一册，凡百馀种，今归于余。”诒让得叶氏《金文拓本》后，尝检篋藏拓本二百馀种益之，合装四巨册，自署曰《商周金文拓本》，手题词于册首。诒让在《古籀余论后叙》中述及，《商周金文拓本》曾与戴子高同读。戴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去世。孙、戴同读当在戴去世前夕，故该条暂置于此。*

是年，金陵书局刻《薛常州集》成，此为衣言所汇刊《永嘉丛书》之一种。而由合肥李鸿章捐俸，属桂芎亭观察付梓，自辛未二月开雕至是工竣，以版归衣言。

绩溪胡荻甫澍卒，年四十八。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 衣言五十九岁，诒让二十六岁

正月十二日，衣言自金陵启行人觐，作有《癸酉瞻天日记》。

整理者按：此下《瞻天日记》卷首自序，始正月十二日，终四月二十九日，现

改入本谱附录孙衣言遗文。途中读万历本《王临川文集》，自卷一至七十六，用丹笔评点，并勘正误字。

二月六日至泰安，遂登泰山，有《岱顶磨崖记游题名》云：

同治癸酉春，由金陵入觐。二月六日至泰安，遂登泰山。是夕宿岱顶，明日登日观，观日出。同游者黄岩李孝廉绍衣、谷士，时己亥同年苏进士名显炳臣，作邑于此，实为主人。瑞安孙衣言琴西书。

在都时，尝为《顾祠听雨图》题诗。此诗《逊学斋诗续抄》未见，《癸酉瞻天日记》未载，顷承永嘉夏作铭君鼎录示，亟移写存之。

烟丝雨絮一时新，俎豆亭林迹已陈。旧雨来人今又至，与君同赏帝城春。

同治癸酉，以提刑淮南北入觐，重至都门，距戊辰顾祠之会匆匆六年矣。筱铁同年出此属题，率占二十八字以应，即正之。

春，治让草创《周官疏》，而详考经之源流曰：

《周官》晚出，在汉中叶。至于新莽，始立学官。班书不详其原委，止云河间献王所得而已。后儒轻信传闻，遂滋异论。壁中旧帙，或谓本有事官；上典古记，乃云作自博士。今综众说，考而正之。宋元以下，妄说蜂起，等诸自郅，不著于篇。癸酉春日书。班固《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本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河间献王德传》：献所得书皆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后所论。案：班书不言献王奏《周官》及《考工记》为何人所补，略也。传四篇未著撰人，西汉时《周官》绝无师说，此不知何人所撰。贾公彦叙周礼废兴引《马融传》：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王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

篇，以《考工记》足之。案：此即季长《周官传叙》也，贾节引之，故未及河间献王奏《周官》事，其言《考工记》为刘歆所足，与隋唐诸儒之说不同。然马氏去西汉未远，当得其实。

范曄《后汉书·儒林传》：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案：蔚宗因《礼古经》类及《周官经》，非谓《周官》亦孔安国所献也。马、班二史皆不言安国献《周官》。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案：陆氏此书成于隋代。汉时李氏得《周官》及《考工记》为献王所补之说，实始于此。考之于古，殊无确证，故以“或曰”两字别之。或者，疑信未定之词也。

《隋书·经籍志》：汉时李氏得《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法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案：此与《经典释文》所载或说同。

孔颖达《礼记·曲礼正义·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求千金不得，取《考工记》补其缺。《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案：《经典释文叙录》，亦引《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旧本《释文》此下衍“河间献王”四字，今据臧庸《拜经日记》说删。《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孔氏所据即此文也。郑君礼学出于马融，《六艺论》之说不宜与《周官传叙》异，窃疑所谓《周礼》六篇者，乃浑举六官，偶未分析言之耳。惠栋《后汉书补注六艺论》曰：《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前书载河间献王得《周官》，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窃意当时壁中所得有六篇，而李氏所献之五篇，盖既

得复失也。案：《六艺论》之说究当缺疑，惠氏以为既得复失，于古无征，未可信也。至班《书》并无献王补《冬官》之文，孔冲远所引盖是误记，惠氏亦沿其说，疏矣。

又《礼记正义》：《周官经》秦焚烧之后，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案：孔氏此说，尤为谬悠。《汉书·河间献王传》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薨，实元光五年。故《周官》之上于秘府，马融以为武帝时，陆德明以为景帝时，皆在献王既立之后。至文帝时，则献王尚未立，何以已得《周官》？至鲁恭王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南王，孝景前三年徙王鲁，是孔壁之坏亦在孝景之世矣。且孝文时，虽置博士，然据赵岐《孟子题解》，有《论语》《孟子》《孝经》，而不闻有《周官》。《考工记》为先秦古书，本非为补《冬官》而作，故篇首不载司空之职，体例与五官绝异也。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齐惠文太子镇雍州，有发楚王冢，获竹简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餘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然则《考工记》亦先秦古书，谓之汉博士作，误矣。案：深宁此说颇精确，《困学纪闻》亦载之，并引《马季长传》，辨孝文时《周官》未出尤为详备。翁氏元圻注乃云：《汉书·艺文志》曰：周衰，乐尤微眇。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时得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如其时《周官》未出，安知为《大司乐》章乎？是又不然。考《乐记疏》引刘向《别录》，载河间献王所修《乐记》，其第二十三篇曰窦公。而汉《艺文志》谓献王与诸儒采《周官》诸子作《乐记》，然则窦公所献书正由献王得《周官》后，勘验而知为《大司乐》章。翁氏乃据以证孝文时《周官》已出，颠矣。

贾公彦疏《周礼·太宰疏》：《司空》之篇亡者，谓六国时亡，其时以《考工记》代之。案：《司空》篇亡，当在秦焚书后，此云六国时亡，恐未然。

又故书者，郑注《周礼》时有数本。间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岩石室，有古文考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故云故书。案：故书即刘歆校本。贾谓考校后为今文，非也。郑所据本与故书异者，一则传写之不同，一则杜子春、郑司农各有所改定。而故书、今书，一本中又各自有异同。郑君择善而从，不主一本，亦不得云据今文作注也。

杜佑《通典礼类总叙》：孝武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得《周官》五篇，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千金购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缺，奏之。案：此亦与《经典释文》所载或说同。延钊谨案：右文题《周官经源流考》，见于篋藏遗文稿中，而《述林》不载，盖以考证各条大致已入新疏，故自删去之，兹录全文以见始作耳。

又校读《周礼》马、郑《叙》，手录一通，如左：

贾公彦序《周礼》虞兴引《马融传》，即季长《周礼传叙》。又引郑君《叙》，则《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也。今原书并佚。贾氏节引，文句断续，首尾不具，又以疏释之语错厕其间，读者猝不易得其端绪。近马《叙》有马国翰辑《周礼传本》，郑《叙》有卢文弨《钟山札记》，臧庸辑《三礼目录》本。惟臧本较精审，马、卢两家则咸有舛互。今审校文义，重为解理，两君《叙》与贾释各分别书之，并列马、卢同异，以资省览。

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礼记·曲礼疏约》引此文作道，近是。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缙氏杜子

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阮元云：转当作传。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缺。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此驳郑仲师说，以《周礼》为即《尚书周官》也，贾有辨见后。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恒千里之地此有脱误，疑当作“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六乡及六遂为十五万家，恒千里之地”。盖贾景伯以乡大夫每乡卿一人，为即六官之长，冢宰、大司徒等之兼官。又以六乡及六遂共十五万家，乡在效内，遂则散处甸稍县都，故云恒千里之地。十五万家者，乡遂各七万五千家也。若如今本，以十五万家专属六遂，则不可通矣。马盖同郑义，乡大夫自有卿六人，与六乡为十二卿，又遂地在甸，不得恒稍县都也。甚谬焉。此比多多，吾甚闷之久矣。右马《叙》。

六乡之人，实居四同地，故云恒千里之地者，误矣。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右贾释。

又云：至六十为武都守《后汉书》本传云：阳嘉二年，征诣公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又云：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此云六十，则永和三年也。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建康元年，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右马《叙》。

案《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汉书·艺文志》无书字。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六艺》《七略》之属。歆之录在于哀帝之时，不审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刘向子歆考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者。成帝之时，盖刘向父子并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则是也。右贾

《释》。

故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贛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臧庸云：“名兴”“名众”四字，盖后人所加，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摭秘逸臧云：下当有自言注《礼》事，贾未引。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确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臧云：《释文序录》引郑氏《三礼目录》云：二郑信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辨之，即引此文，可证序冠目录。庶成此家世所训也。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此亦驳先郑说也。贾氏以马、郑两驳，故于马《叙》此条特无疏释，或疑此以下亦贾辨先郑语，则不当在郑《叙》之后矣，周天子之官也，《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是言盖失之矣。右郑《叙》。卢以“是言盖失之矣”六字为贾《释》，误。

案：《尚书·盘庚》《康诰》《说命》《秦誓》之属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不过三千言。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作《周官》之时，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别正有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若兹，焉得从诸。右贾《释》。

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至隆平龙凤之瑞。右郑《叙》。

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读验不经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斥之。此即《孝经正义》引《郑志目录》所谓答临孝存难礼。林，《后汉书》郑君本传、《孔融传》《毛诗·棫朴、罔官》《礼记·王制》《目录》《正义》并作临，惟贾疏所引并作林，疑误。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临硕之论

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此范氏《后汉书》郑君本传赞语,卢以为郑《序》,失之,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右贾释。*

德清戴子高歿前数日,犹力疾手录诒让所为《毛公鼎释文》,不遗一字。盖诒让治金文之学,惟子高知之最早,亦爱之独深。歿后,诒让收得戴氏校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二册,宋保《谐声补逸》十四卷二册。并在册尾记云:

宋氏《谐声补逸》十四篇,亡友德清戴君子高所藏书也。子高歿于江宁,此书归于余,书内所载王怀祖先生说,多精核足据。同治癸酉三月记。

又得戴氏所藏召伯虎敦拓本,考读一过,识跋其后。

此敦,阮文达、孙渊如并有释文,互有是非。余别为考定,在《金识拾遗》中。此拓本与积古斋模本无异,乃亡友戴君子高所藏,今归于余。曩读《庄子·天下篇》云:“丁子有尾。”释文引李云:“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今丁子二字,虽左行曲波,亦是尾也。”颇疑庄生所言者古文丁子字,非如隶书之有努趯,何以云有尾。金文中子字末笔间有圆折,左右出,丁字则皆直下,无左行曲波如李所云者。今观此敦“成亦我皇考幽伯幽姜”,成字作咸,戊内丁字作彡形,若小篆彡者,末笔右出,果若尾然,乃知庄生之言不诬。景真之训,亦确诂也。此敦文多奇佹,然核之古文形义,则皆不谬,不独巖字足证《说文》籀文子字、狝字从二犬反对形,与《华山庙碑》篆额同矣。*

诒让传抄顾广圻《说文辨疑》,记云:

《说文辨疑》一册,顾先生未成书也。同治癸酉三月,借唐端夫藏写本移录。*

四月,诒让抄得苏时学《墨子刊误》一册,记云:

癸酉四月,假海宁唐端夫本移录,并校一过。此书是正讹脱

尚为精审，惟笃信古文字，又好以藉字读正字，是其蔽也。中容识于秦淮官阁。*

又从唐氏借传抄翁覃溪校本宋娄机《汉隶字源》。翁校据朱竹君所得南宋本校汲古阁本之误。治让以朱墨两色笔，手录校文于所藏汲古阁本各卷中。又从端夫假子高所校《荀子》四册，手录藏之。*

衣言还过金陵时，得张濂亭先生赠序家藏墨迹。汪梅村先生祖以五言长歌墨迹，末署“癸酉四月六日汪士铎拜稿”。张啸山先生复沓前送入覲诗韵赋赠墨迹。又得徐韵生大令寄诗二律见《天韵堂诗存》八。抵皖后，在官斋以丹笔续校《临川集》卷七十七以后各册，而在七十七卷尾记云：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大雨甫霁，读毕此卷。时莅皖臬将一月，公事稍暇，又得读书，亦一快也。

七月，治让撰新刻乡先哲遗著《二刘文集》跋。先是，衣言命治让校勘此书，以文澜阁本，与吴县枚庵本《左史集》，及余姚卢氏旧藏抄本《给谏集》，三者参互订补，而奏议各篇更从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考见异文，辄就各本册中随笔笺记，至是校竟。衣言取所校《刘左史集》四卷、《刘给谏集》五卷，覆勘一通，编入《永嘉丛书》，刻于武昌。

治让为《二刘文集》所作之跋云：

右宋起居郎永嘉刘安节元承集四卷，其弟给事中安上元礼集五卷，前有留茂潜序。茂潜，嘉定中知温州，是集盖即其所合刊也。《给谏集》据行状有诗五百篇，制诰杂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左史集》篇卷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陈直斋所见者，卷数已与此同，则散佚当在南宋初也。左史、给谏并事二程，事迹见《伊洛渊源录》。是集所录，制诰经义居其大半，间有不经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质实，不失为布帛菽粟之文，以周恭叔《浮沚集》较之，盖如驂之靳矣。是集国初时已不易得，朱竹垞辗转传写，

始获其全。百餘年来，流传益少。余家旧有文澜阁传抄本，脱误窜改，殆不可读。丁卯秋试，于杭州购得卢氏抱经堂所藏旧抄本《给谏集》，家大人又从祥符周季旣司马所录得吴牧庵校本《左史集》，命诒让以家本对勘，刊补颇夥。会武昌开书局，刊布经史，永康胡月樵丈实总其事，因属为重刻，以广其传。卢、吴二家抄本，行款不甚符合，所出盖非一本，今亦不敢专辄改定，以存宋槧之旧云。同治十二年癸酉七月。

衣言又覆勘诒让所校《蒙川遗稿》四卷，《补遗》一卷，编入《永嘉丛书》。复从区士衡《九峰先生集》觅得《九峰讲院记》，从李富孙《括苍金石志》觅得《顺斋先生王公墓志铭》，并质翁佚文也，写入《补遗》，并传刻之。此集初有十卷。今所传四卷本，系明永嘉阮存辑刊。乾隆间收入《四库全书》，馆臣任讎勘者，臆为篡改。咸丰间，刘氏后人以阁本副帙排活字版印行，又辑佚文六篇为补遗。校核不审，复有删易，于是阮编之本亦渐失旧观矣。兹刊以家藏阮编写本诒让戊辰收得，再三斟订，而《补遗》则就活字本所有而广之焉。

十月，诒让检校传录长洲马远林影宋本《集韵校勘记》一册，记云：

《集韵校勘记》十卷，马钊撰。同治癸酉三月，假唐镜香茂才录本移写。十月，于扬州舟中勘过。*

十二月，诒让校读唐房玄龄碑，补正兰泉《萃编》所收本之缺文逾百字。复以史传考证碑文所载事实，为之跋《述林》卷八，并记于王编碑目下云：

癸酉十二月，以篋中所藏本，校读一过。中容。*

又传录戴子高斲毕刊本《墨子》。从刘叔俛假得楚楨先生所录乾嘉诸儒旧斲本《大戴礼记》，手录一副。以所校抄本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一册，赠汪仲伊。*

同月大寒前一日，寿山方伯裕禄召同归安王与轩观察思沂及

同官八人，集于藩署之成园，摄《成园雅集图》。衣言为之记。

衣言以所著《文钞》十卷，属胡月樵观察刻于武昌书局。观察读过，以谓严洁渊懿，上以追步子长，下以希踪班、范，而熙甫、方、姚不足以限之云。

陈小铁先生卒于直隶省志局，所著十二种《兰亭精舍集》，衣言曾与王定甫、苏虚谷为之点定刊行。衣言尝曰：抱潜之诗，如美人剑侠，其奇艳殆不可于人间求之云。

是年，穆宗亲政覃恩，衣言以现官驰赠，三代考皆通议大夫，妣皆淑人。

吴竹如侍郎卒，年八十一。

何子贞太史卒，年七十五。

监利王子寿比部柏心卒，年七十五。

朱桐轩相国卒，年七十四。

吴南屏广文卒，年六十九。

袁笃臣观察卒。

湘乡刘霞仙抚部蓉卒，年五十八。

丁濂甫太仆绍周卒，年五十三。

戴子高卒，年三十七。*

整理者按：以上除有*者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六（起同治十一年，迄十二年）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 衣言六十岁，诒让二十七岁

正月，诒让以刘恭甫所诒《周髀季子白盘拓本》付庄池，跋其后。

校读抄本会稽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三册逢之此书，后有湖北书局刻本。其《地理谱》系薄录三类，误刊在旧事之前，而余家藏本不误，眉上行间，并有诒让朱墨笔校补语。记云：

原稿每叶廿四行，每行廿五字，卷首有“文选楼”□文长方印、“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朱文方印，“东壁图书”朱文方

印,“章宗源印”白文方印,今藏仪征刘副贡寿曾处。

第一行之首,许氏手识曰:宗彦按:是书采辑博赡,体例整齐,虽小有疏漏,而大致极为完密,毫无疵病,实属可传之作,如能访求全帙付梓,尤为畅事耳。延钊谨案: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章氏手稿内有许周生校正数条云。

同治甲戌正月十日,借恭甫同年所得文选楼藏本校一过,并录许氏评语于简端。*

从刘氏影抄明写本张永嘉《钦明大狱录》一册。此书世间传本绝少,近时储藏家惟范氏《天一阁书目》尚有著录,兵燹后亦不知存佚。诒让得此册,以为罕觐之秘笈。*

诒让同杨定勇从妹夫北上,至京口,登金山,访遂启谋大鼎不得,乃至焦山海云堂,观无夷鼎及瘞鹤铭石刻,手拓之。*

诒让得抄本《周官说》,记云:

《周官说》二册,同治甲戌春得于敝肆。卷端无标题,亦不著撰人。其邦布条自称傅安按,疑即撰书者之姓名也。傅安亦不知何许人。所引旧说,止于翁覃溪,盖乾嘉以后人。附记于此以俟考定。*

二月二十日,衣言三弟子俞名嘉言,附贡生卒。

春,唐端夫自金陵来书,以去岁东坡生日诗见示。衣言即叠次其韵,为诗四首,分寄端夫及薛慰农、钱子密、张春陔、李佛生、庄守斋诸君,同时又征得在皖诗人和作若干首,并联写装成一大轴寄金陵,以存一时文字交游遗事。整理者按:此下附录甲戌春仲愚庵钱炼,甲戌清明前一日程鸿诏,甲戌二月胡志章、赵熙文、曹炜、郑襄、黄长森等七人诗九首,从略。

三月,诒让从敝肆收得旧抄本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逐条注明《永乐大典》卷数及镶补书名卷数。*

诒让晤朱修伯学勤,云收得景宋本《类篇》,不及假观。*

四月,顺德李仲约文田为题“经微室”三字篆书斋榜。*

治让从修伯假陈高《不系舟渔集》，集本苏伯衡编，原有成化乙酉云南按察副使平阳吕洪刊本。此则彭文勤旧藏抄帙，每卷首叶并题“明八世孙侯官一元校”九字，盖一元又以吕本覆刊也。治让既录其副，复假丁松生藏本互勘一过。记于传录册中云：

丁本《渔溪隐居诗》，以前为振绮堂汪氏旧抄本。每叶廿行，行三十字。纸墨甚旧，无卷二、卷三之分。卷首无吕序，亦无一元校一行。其本疑在吕刻之前，姑识于此，以俟考定。

子上别有陈君《惠泽记》，亦为国英作者。至正十五年刻石，今在平阳金丹乡。余据拓本补入戴教授咸弼《东瓯金石志》第十一卷。此集失收，当据补录。某某记。

子上《遗谢》、《复元》二书，苏平仲叹其行高志伟而跋其后，乃不见此集，则以副使所见本已有缺佚矣。某某记。*

治让礼闈报罢，南归。*

六月，陕甘总督左季高制府宗棠奏，衣言筹饷出力，加布政使衔。

同月，锵鸣以衣言旧冬自皖寄归之《玄秘塔临本》钁板，公诸同好。跋文述及“琴西中年好柳书”，“自来淮南，尝告余案牍之繁，十倍江宁，然每早起盥漱毕，必课三两纸乃治事见客”。

八月，生辰。衣言先期自为通启辞寿，盖追念资政公、丁太夫人六十尚缺称觞，而又新有孔怀之痛也。时皖抚西林宫保英翰太夫人生日同在一旬。衣言别为手札，密谕诸僚属，止其来贺及馈送，并断贺牍。于是，抚署宾客甚盛，而无一敢见臬司。宫保亟索公札观之。而札首言世俗祝寿之礼，惟人子事亲为盛事，宫保亦为欣然。衣言辞寿，府厅州县官及文武僚吏遂未敢言贺，惟两江总督李雨亭制府宗羲、皖抚西林中丞及众文友、门生，各以故旧之雅，制序为赠。

两江总督李雨亭制府《寿序》节录：

永嘉之学出于伊川、考亭，渊源最正。叶水心论次诸儒，以

“竟省物欲，弥纶世变”分为二派。近儒黄梨洲、全谢山编《宋元学案》又别而为五。然诸儒宗旨，大率敦崇实学，由明体以达于用，文章风节，卓然皆有以自植，元丰九先生提倡之风盛矣哉！其学至元而微，至明姚江之徒出而愈微，盖六百年无废之者矣。琴西孙君，生永嘉诸儒之乡，以修明绪言为己任，自其幼时，已有慕于宗人敬轩先生敬轩之学，溯伊川、考亭而沿波于永嘉者也。永嘉诸儒传书希，君博访而约取，精探而切究，于心性几微之防，名义进退之节，往复细绎，必得其所安，发为文辞，雄奇浩瀚，而世顾未甚知。宗羲尝谓君疏简乐易，而台省有大议，引谊侃侃，不少回屈。论政以礼教风俗为先，而略于簿书期会之末。调辑兵民，兴利除害，似薛士龙；通知古今，练达政要，似陈君举；其议论博辩，深切事情，则导源于水心，而弥近昌黎。昔钱警石先生序君文曰：“吾浙之学，犹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诚知言哉！君既振兴乡先生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宜乎知之者希。而遭逢清时，恢张儒效，勋名德业日进无疆，上以酬主知，下以洽民望，后之读永嘉学派者，将不疑儒术为迂疏，而知修齐治平之一贯也，斯则宗羲寿君之意也。

黟绅程伯敷大令鸿诏《赠序》节录：

鸿诏，安徽部民也。自先生按察安徽以来，为时非久，而平反者几狱，惩创者几人，纠举者几辈！乃至豪胥健吏，藉赋纳以肥其家者，又铲其积弊殆尽，徽人尤颂之。在先生居其位，尽其职而已，吾民则身受其赐也。安徽兵燹后，古籍荡然无存，鸿诏承乏襄纂通志，赖通一甌之借，时复辱临商榷得失。

海昌后学唐仁寿《寿序》：

同治十有三年秋八月之吉，为今安徽廉访使者琴西孙先生六十寿辰。先数月，先生诒书于其所知，力辞祝嘏之礼，且曰：斯事侈靡，并令寿者不自安，吾亦无甚高论，意困俭耳！于戏！何其意之厚而语之质也。仁寿自识先生于金陵，辱引为文字交，酒

尊诗卷，时时酬酢，比先生陈臬皖江，邮筒往复，亦恒以篇什相赓唱，思今兹之不可以无辞，而又不欲以寻常颂祷之辞进也。先生笃嗜其乡先正经制之学，尝欲采访永嘉诸君子遗著，其目凡数百种。而仁寿亦尝粗涉吾浙学术之流别，辄引此意以竟其说云。当有宋庆历之际，儒志王氏，经行丁氏，唱学于永嘉，遥与安定、泰山相应。元丰时，浮沚周氏，横塘许氏，元承、元礼二刘氏，彬老沈氏，明仲戴氏，彦昭赵氏，子充张氏，元中蒋氏，皆渊源伊洛，则所称太学九先生者是也，由是学侣益众。绍兴以后，艮斋薛氏承程门袁氏之传，而学乃大昌。止斋陈氏、水心叶氏绍之，其学根极于理性，体验于躬行，上求之于六经、《语》《孟》，而旁参乎诸子百家，以经制论事功，期可出而为世用，而又留思于文章，盖永嘉之学至是而大成，遂别为经制之学，俨然与新安、金溪、东莱埒矣。同时吾浙之讲学，有若金华之说斋唐氏，亦谈经制，而所学未克自振；永康之同甫陈氏，专尚事功，而不能尽洒跼蹐之习，抑又其次也。或曰，新安尝目永嘉为功利之学，何欤？曰：是盖豫防其末流之弊，而不足为艮斋诸贤病。夫艮斋为程氏之再传，其大本与新安岂有异也，心性之说亦甚幽深源远矣。而其流亦易即于禅，故必实见之于躬行，而后不致恟恍而无据，未有躬行不备而信其为尽心知性者也。观艮斋诸贤之所得，视新安何多让耶！且夫儒者之为学，非徒成己而已，当有以措之家国天下而裕如者。阐六经、《语》《孟》之奥，以窥见古圣贤之用心，固所以立其本，而旁参乎诸史百家，举凡历代礼乐兵农之略，与夫名臣伟士之论辨，罔不该通委曲，思有以变通当世之治具，救其失而一返诸正，亦吾性分内事也。而或因陋就简，矜高谈而忽实务，一旦遇朝廷有大议，典章制度，辄幽冥而莫知其源，不重为学士大夫之耻哉！若夫文者，用以发明吾学也，无文不可以行远，至如游观赠答之篇，指事托物之作，亦足以覘吾襟抱也，顾可忽欤！艮斋诸贤之学，盖合理性、躬行、经制、文章而一之，其本末内外

粲然如此。先生生于其乡，以其乡先生经制之学为学，早岁登巍科，入直内廷，文名播于远迹，琉球人来学于京畿者，以得其词翰为荣，文章之美，虽其乡先正无以远过。又尝上疏陈时务，洞烛机宜，卓犖有古人风烈。出领大郡，值军事蜂午，规画井井，及观察江南，起疮痍而休养生息之，谓非经制之学裕于平素者能之乎？先生莅皖江二载矣，岁丰民和，狱讼衰止，从容以为政，而政声四驰。祝嘏之礼，在人心固有不能自己者，以恒情度之，受之亦固其所。而先生欲然力辞，其淡定之怀殆不可及，夫人必能超然于荣观之外，而始能大有所为，先生于此志念深矣。先生以文学侍从受先皇殊眷，今数年间叠膺简擢，盖天子知其为干济之材，而将大用之也。先生出其所学以匡世，他日永嘉经制之学当大被于天下，宁独吾浙人之私幸也哉！请书之以为券。海昌后学唐仁寿谨序。

门人黄漱兰学使，自山左寄骈体《寿言》，商城杨石卿先生铎寄手写无量寿佛立轴一帧，徐纲伯先生寄《寿诗》二律。

八月，唐崱甫以《齐天造象拓本》见贻，诒让手录碑文，而跋其后曰：

大齐天保五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廿日，佛弟子张市贵造玉石象一偈。上为七世先亡己身父母，复为二亡弟神贵、瓮生，后为居家眷属。愿使亡者托生先方妙乐国土，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所愿如是。

右张市贵造象，桐城吴刺史汝纶官深州时访得者。同治甲戌八月，海宁唐崱甫茂才寄贻。《萃编》三十六有保定四年王瓮生造象，王跋云：“瓮与盆同。”此瓮即盆下，盖从瓦。“先方”即“西方”，古音读西如先，六朝人犹如是。详亭林先生《唐韵正》。*

十月，衣言兼署安徽布政使。

同月，诒让检阅平津馆本华氏《中藏经》，书其后曰：

楼攻媿跋此书云：“得闽中仓司所刊《中藏经》，盖貳卿姜公

说为使者时所刊，惜乎舛难据。携至姚江，以叩陆从老。从老曰：此吾家所秘，不谓版行已久。因出其书见假。取而校之，乃知闽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数十百字。前有目录，后有后序，药方增三之二。闽本亦间有佳处，可以证陆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轻改者，两存焉，始得为善本。蕲春王使君闻之，欣然欲于治所大书钁本，以惠后学”云云，此孙氏平津馆依赵承旨写本校刻。赵抄盖即从蕲春所刊楼校本移录，故高宗、孝宗讳并不书正字。书所附校语，“云库本作某者，攻媿所谓仓司本也，云陆本作某者，攻媿所谓陆从老本也。惟攻媿称陆本有目录后序，此本仍无之，盖元本传写又有缺佚。至攻媿跋称药方六十道，此册皆完具，则胜姜说本远矣。”平津馆所刊书皆善本，余皆尝讽览焉。惟此书及郭氏《千金宝要》，以不解医，故未寓目。偶阅《攻媿集》，因检出记之以侑世之续晁陈目录。甲戌十月。*

十二月，治让检篋中藏本《吴禅国山碑》，校读一过。又校读汉豫州从事《孔褒碑》，记云：

甲戌十二月，以张氏穆、吴氏敬所释初出土拓本字校正，并附王怀祖《汉隶拾遗说》。*

时太平教授绩溪胡先生培系方为《大戴礼记义疏》，缀缉长编甚富。治让致书通问，先生即以其族孙澍写定《说文解字部目》印本一册寄答。治让阅后有记云：

子继学博见治此册，校一过，并记篇数。甲戌十二月，中容。*

是年，治让尝过沪上，闻书估吴姓云有明抄《修文殿御览》二百册，为楚人某购去。尝从谭仲修同年假陈奂校宋本《淮南子》，传录校语于庄逵吉校刊本之卷中。又与谭仲修合校刘履芬重刻影写宋本《邓析子》。谭氏作校文，治让为《拾遗》，而书于《拾遗》之后曰：

影宋本《邓析子》二卷，文与今本多驳异。若以绳为澠，以巧为功，与晁公武所见同，其原盖出于南宋初本。江山刘君既摹刻

于吴门，余友仁和谭君为作校文一篇，凡马氏《意林》，马骥《绎史》所引异文，甄举略备，复嘱余复审。谨检篋中所藏旧写本及明万历丁巳所刻子汇本，悉心讎勘，又得若干事，别录之以质谭君。余家写本与谭君所称许氏本大致符合，其校文所已及者则不复出。宋本二篇凡三十有二章。写本《无厚》三篇，《转辞》四篇，钩校析乱，皆非其旧。今略识其分合，治名家言者庶有考焉。瑞安孙某某记。*

锵鸣自是年起，主上海龙门书院讲席，兼求志书院史学、掌故两斋长。

林太冲先生卒，年八十二。

贾筠堂相国卒，年七十七。

吴县冯林一桂芬卒，年六十六。*

整理者按：以上凡有*号者均录自“次男孙延钊谨编述”之《孙征君簠公年谱》卷一。

(起清道光二十八年生年，讫同治十三年。)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 衣言六十一岁，诒让二十八岁

正月，德宗登极覃恩，衣言以现官勋赠三代考皆通奉大夫，妣皆夫人。

同月，诒让校读北齐残《造塔铭》，记云：

光绪改元正月，以精拓本校补三字，中容记。*

秀水庄观察以《周王伯鼎》拓本手跋贻赠诒让。*

二月，衣言校读《瓯东私录》。

三月，衣言以现官勋赠本生外王父丁公采桧为通奉大夫，外王母叶氏为夫人。

是月初十日，衣言覆勘《竹轩杂著》，乃为定本。于诗文中所载人物，有可考者，加以注明。

六月，诒让以山西赈捐，援例得主事，签分刑部，充福建清吏司行走。*

秋，衣言治六安州民王道隆妻胡氏狱，直其冤，已，复得州吏荣瑞妻程氏事，合作两烈妇碑石刻。

八月初四日，衣言升授湖北布政使。

是月，衣言贻书林颖叔先生于鄂垣，告量移楚北。时颖叔方校刊张海门之尊人《笠溪诗集》，而海门介弟鹿仙金钧复出《笠溪文集》属先生并校。会得衣言书，则大喜曰，海王村旧侣深于文者。盖将以笠溪之文留待衣言为论定焉。

姚慕庭有《送公擢藩入朝诗》，复以其近作诗一卷见示。衣言手为点定之，书于其后云：

予与慕庭相识垂二十年，去岁从江西来，问所以，则已挂冠归矣。予方谓慕庭年甚盛，仕方遂，乃能轻弃富贵，心甚敬之。既诒诗三章，尤清丽拔俗。予初不知慕庭能诗，不谓其工遂至是也。数月后，又以近作诗一卷见示。予虽爱慕庭诗，以官事丛积，竟未及开视。既得交代，清坐颇闲，试取读之，愈读而愈不能已，乃竭半日力读终卷，并妄为标志。慕庭于鲍、谢、子美、退之、义山、山谷盖无所不学，而其沉思遽虑独异于人人，则所谓有志于道者也，宜其未五十去官若敝屣矣。予今年六十一，方将入见天子，出事大官，所愧于慕庭，岂独文字间哉！光绪乙亥小除日，瑞安孙某书。

乾嘉以来，诗人清丽深远，无以过君家惜抱，而君诗之沉练峭拔，则又出奇于惜抱之外，非家学所能牢笼也。惟今年所作数篇乃似过于幽窈，如“江通湖水白，树补断山青”，语非不工，然如此刻画，恐为晚宋江湖一派矣。试看杜子美、苏子瞻摹写景物，便有天地开辟万象森列之概，慕庭年壮气雄，宜其不屑屑于此也。除夕二鼓，某某又书。

慕庭之婿马通伯其祖以文来见，年甫二十。衣言谓其文多秋气收敛之过，宜稍纵弛之云。

皖绅方以箴都转致书衣言，颇致去思。书曰：

吾皖人士，兵燹之后，废书不读。今赖使君遍征典册，惠及单寒，牖启而陶淑之，凡属部民，罔不颂扬功德延钊谨案：此谓敬敷书院购书事，独惜屏藩楚北之命，冲车遄发，恹恹靡依延钊谨案：似谓两烈妇事，惟冀旌节重来，福我黎庶。古六之狱，竟荷平反，闻者同声称快。斯民直道，至今未泯。窃谓安内攘外，总以吏治为先。纷纷舍本逐末者，究奚补耶？

衣言三校《水心集》，别取所藏永嘉刻印本一帙，再以朱笔评点，自八月至十二月，读过十五卷。

十月，诒让检癸酉校刊之《蒙川遗稿》，重刊一过，跋其后云：

刘忠肃《蒙川集》，《宋史》本传及忠肃弟成伯叙并作十卷。今所传《遗稿》四卷，乃明广东左布政使永嘉阮存存耕所辑刊，非足本也。十卷本国初时犹有传帙，故黄俞邵、倪闾公并据以著录。而朱竹垞《经义考》载，《忠肃集》有《太极说》《中庸大学说》，又云目录有《濂洛论语叙》朱所见本，洛讹作溪，遂以为《周子论语注》，误也。辨详余所著《温州经籍志》，今本并无其文，是其验也。然阮槩本世亦罕覩，奔藏家辗转移写，夺误甚多。乾隆间收入《四库全书》，馆臣任讎勘者，不守盖缺古义，或以意为臆缀，乃至改成伯叙十卷之文，以合今本卷数，而于书末《贾镛镜墓志》残缺不可读者，则径削之。咸丰间，忠肃裔孙永沛等，得传抄阁本，以活字版印行，又辑佚文六篇为补遗一卷，校核不审，复有删易。于是，《忠肃遗集》不独原本不可复见，而阮编本亦点窜无完肤矣。

同治戊辰，诒让应礼部试，报罢南归，道出甬东，购得写本，尚为阮编之旧，乃得尽刊今本之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广其传。大致悉依旧写本，其有夺误显然者，乃依阁本、活字本略为补正；稍涉疑似者，则区盖以俟续勘。又原本有小注数条，似非出忠肃手，其《游兴教寺诗注》规驳本诗，乃不知邓志宏别号拼阁，舛陋殊甚，盖亦明人所加也。今以旧写本所有，姑附存之。光绪初元十月，重勘一过，复记其后。*

是月，诒让乞假出都。*

十一月，诒让检阅戴鼐《墨子》录本，记于册尾云：

光绪乙亥十一月，瑞安孙某某读过，时距子高之歿二年矣，
检核竟卷，不禁恍然。

原校写于毕刊本书眉，同治癸卯假得，属友人别录为此本。
书中增乙处，一一依录，拟它日别用毕本录读也。此本倘更增
定，大可自成一书。当再研料，以竟其绪。某某又记。*

十二月，诒让检黄叔琳注本《文心雕龙》，校读册中新录顾广
圻、黄丕烈两家校语。记云：

光绪元年除日，请友人传录谭中义同年所藏顾、黄合料《文
心雕龙》毕，记之，某某覆勘。*

又检阅旧著《广韵姓氏刊误》稿本，识于册首云：

此册可不存。内校订处，俟录校宋本《广韵》书眉，不必别为
一书也。

光绪元年除夕，检校少时稿草，始悔曩时学识未精，妄希述
造也。中容记。*

是年，诒让撰《六历甄微》成，凡为《历经》一卷，《历议》一卷，
《历谱》一卷，《历征》一卷，《四分术铃》一卷，大都五卷。以谓黄
帝、颛顼、侏、夏、殷、周六家历术，旧法沦佚，其遗文乃时时散见
于它书。近代通人宣城梅文鼎、元和李锐、阳湖董祐诚，皆治古
历，并以六术久亡，未能补述。金山顾观光《六历通考》，亦未详
备。今之所集，梗概确具，推课无难云。*

又传抄绩溪胡绍煥《文选笺证》。校读淮南局本孔广森《大
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并从刘叔俛假抄楚楨先生手录归安丁小雅
杰、严九能元照、仁和赵零门钺诸家旧料，及刘氏父子自校各条，
记于局本之眉端。玉海楼藏本册端，有诒让光绪二十三年手识，略云：
“光绪元年，假刘本传写。”《大戴礼记料补自序》则谓：“同治癸酉，叔俛出
《大戴料》本示余，手录归之。”殆借阅在癸酉，至是过录毕始归还欤。*

唐端夫贻书论贾子伦猥之义。诒让复书以为精确不刊，而别以《说文》段注与严可均校议、王筠句读参校，所得新义十余条，刺举示之。*

是年，衣言营新居于本籍城北宋都桥西南之太平石，自题斋榜二：曰“邵屿寓庐”，曰“联床听雨之斋”。又重书先世旧额“诒善堂”三字匾，而另各为之跋。北斋三楹，为诒让归时读书之所。诒让自颜曰：“述旧斋”，别署“撝艺宦”。整理者按：“北斋”以下见*。

邵屿寓庐匾跋

《志》言，邵公屿在县治东，前江后湖，山川环拱。有邵公者尝居之，有大榕树，盘郁其巅，又有邵公井，今皆不可复见。而今所营新居，在县治后，地势视他处特隆起，有泉上出，甘冽可食，仲弟以为即邵公屿故址，因颜其南斋曰“邵屿寓庐”，而自书扁以表之。予性爱乡居，先人敝庐本在盘谷，有山水之乐，归田后，尚拟重葺数椽，得以洒扫邱墓，与父兄子弟时时相见，共悼古□，稍避市嚣。今之所营，不过寓焉而已，非果安于此也。世衰俗薄，士大夫出而仕宦，辄不敢回乡里，且侨居数百里外，其意不过坐拥厚贲，防人覬覦而已。岂知果能睦宗族，恤邻里，何乡不可以居。若恃势强横，恣为刻薄，则高门鬼瞰，虽公孙瓒蒸土为城，亦有鼓角地中之日，岂重门击柝，遂可以自全哉！我子孙其深念之。

联床听雨之斋匾跋

“余辞郡符去，尔为外事牵。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韦苏州寄兄弟诗也。东坡寄子由诗，喜用此语，有“联床夜雨听萧瑟”之句。盖古人兄弟离合之感，往往相似。予与仲弟萼田，少小同学，既以求举，同居京师六年。及同官翰林，则予直书房，而萼田方视学广西归，南北分驰，往往一别数年。每思少年之乐，殊不可得。同治戊辰以后，予既就官江南，萼田徜徉林下，不复再出，至今遂八年矣。予今年六十有一，萼田亦五十余，须发皆

白，而颇闻菑田瘦削，尤甚于予，白头兄弟岂可长此遥遥相望耶！草庐既成，因于□□之西，辟小斋一间，藏书其中，而颇以苏州诗意，预为归田聚处之约。予于东坡无能为役，而菑田□□冲养，晚年又得多子，大似子由。他□□之□，兄弟二人相聚一斋，剪烛夜话，扬榷古今，有如坡、颍重见，而迟过诸子，可奉色笑，所谓两翁相对清如鹤者，何以过之。所以志也。

治善堂匾跋

此予潘埭旧庐匾额。旧庐犹明时屋，此匾亦明人书，笔法严正，极似姜东溪。予颇疑即东溪书，然无款识可考。东溪书名盛时，东南士人竞相摹效，谓之姜字，故所见吴越间坊表，往往类此。延钊谨案：《甌海轶闻》四十一《艺术》上：姜立纲太常居瑞安东村，故又自号东溪。《书法》一卷，皆言八法之要。吾乡祠庙扁榜多太常书，其字在颀、柳之间，秀整而浑雅，故当时宗之为诤勅体。予又尝见其手抄《四书》数册，笔特注重，而终卷未尝脱误一字，殊不易也。今平阳陈氏尚存不全本数册，惜无人为之传刻云。此匾即非姜书，亦必效姜体者所为也。明之中叶，书法厚重如此，而当时气运之盛，亦可以见，异于今之圆媚倾侧为工者矣。“治善”二字，我先人垂示子孙，用意深远，不可以片言尽，然求其大要，不过忠厚朴俭，不专利，不倚势，安分守法，而子弟务令勤苦读书，则所以为善能自得之矣。新居既成，重书旧匾，揭之堂中。六十老人腕力渐弱，于书无能为役，而聪听彝训，以保身保家，则无以易此言者，所愿我兄弟子姓勿替引之也。乙亥冬日，逊学老人并识。

于新居之西，建立支祠，以祀庵公以下四世祖弥。为屋三层，每层三架，最后一层奉安栗主。左右翼以走廊，前为墙门，门楣榜曰治善祠。又前大厅三架，为悼宗、尚贤二堂。又前为门房三架，大门榜曰资政大夫孙公祠堂，祠中堂匾楹联皆衣言手泽也。

德里善乡，万叠云峰通脊尾；

长溪赤岸，千年闽峤溯源流。
甲第绍兴年，华国文章须济美；
清阶宣义秩，传家仁厚更垂名。
诤赐三朝，我先人世有隐德；
书藏万卷，贤孙子勿替儒风。
椒实蕃且，燕谋诒厥；
棣华萼不，雁序友于。
松菊犹思盘谷乐；渔樵时忆演溪游。
俎豆惟馨昭世德；门楣大启赞清卿。

于祠西筑书塾，延请经师、蒙师各一人，以课房族子弟，而兼收族外人之志愿就学者，颜曰“诒善祠塾”。盖以永嘉经制之学垂为世训，因手题楹帖，刻石以表之云。

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

塾中经师所授课目，分经学、史学、诸子、舆地、掌故、历算、词章、制艺、习书凡九门。又揭明塾规十二则，课约八则，训蒙教法七则课约有庚辰重订本，增为十则。塾中辟室藏书，其书系衣言任皖臬时别为购置，每部卷首钤有皖臬印信，凡五六千册，足备师生普通检查之用。其训蒙教法，略谓小儿从三四岁起认字，认至一年以后，教以分别四声。至六岁，识字既多，教读四书，先《论语》，次《孟子》，次《大学》《中庸》，必须逐字逐句详细解说。四书读毕，接读朱子《章句集注》，再接读五经，先《礼记》，次《诗》，次《左传》，次《尚书》，最后读《易经》。深僻难解之处，如有未画解者，须令各自摘出，请塾师再为解说，复令还说以觐心得。

是年，增修《盘谷孙氏家谱》，衣言自为序记，以发其凡。

世系表序：

谱以明世为义，而世有所系，非表无由明也。《欧阳氏谱》所列世系，系自著为图，其世经人纬，即《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法。《苏氏谱》上记高祖，下及昆弟，凡嫡子始得为谱，皆记其高祖，而

迁其高祖所自出，盖取小宗五世则迁之法。使各自为谱，以各继其所宗之谱，其视欧阳氏详略不同，而以明世系则一也。然自太史公取五帝系牒，《尚书》世纪作《三代世表》，桓谭谓其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则三代时所谓历谱牒者，法已如是。班孟坚谓王子功臣恩泽侯表首列五世，五世以后跳行别书，盖欧、苏二家之谱世表，其法出于此矣。今予为谱以叙族人，于世系图取太史公所谓旁行邪上者，而以班氏一行五世之例书之，字号、官爵、生卒、妻妾、子女及其佚事、葬所有可考者，皆附注焉。盖参用欧、苏二谱之法，而所谓联以朱丝者，可弗用也。凡为前表一，为支表二十四。我孙氏谱牒散亡，各支世次往往无考，而其有可见者，皆具于此，后世子孙蕃多，赓续增之，虽纷而弗淆，虽疏而弗绝也。呜呼！人心之亡久矣，其私爱之所系恋，知有妻子而已矣。有父母而视若路人，而岂知自我而上溯之，虽百世以前，皆一气之所属也乎！有兄弟而视若仇讎，而岂知自我而下推之，虽百世之后，皆一体之所分也乎！观于此图，孝敬之心，敦睦之谊，可以怛怛动矣。乙亥二月。

行第表序：

昆山顾氏亭林，谓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而严九能以为《左传》长狄侨如四人，即为兄弟排行之始。吾友黄岩王莱子庄又推广之，谓如荀氏之八慈、司马氏之八达、陈氏之二方、应氏之二璉，又其字之有行者，至单名而以偏旁为行，始见于李固、李圉；而姜肱兄弟伯淮、仲海、季江，又其字之以偏旁为行者。言之甚博，则行第之兴，固已久矣。盖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而所以别其兄弟之长幼，则曰伯仲叔季，此先王之礼也。世俗之人不知所谓礼，而特以兄弟之亲，不可无别于他人，故于名与字或取一字以为行。或取偏旁以为行。侨如兄弟以夷狄而知有排行之说，而伯仲叔季之为次，至后世而益少，独排行之风遍天下，所谓昧于礼者之礼也，而法亦

自此密矣。近世曲阜孔氏，其名行通于海内，往往有非圣裔而诡以自托者。然真圣人之子孙，虽分崩离析，散处四方，问其名即可以知其世，其法固甚善也。而近世谱牒家，又有所谓庙行者，大约始为宗祠时，择取文义吉祥者数十字，以为子孙之次第，一字管一世，虽有朴鲁子孙，名非其义，而一登之谱，则其隶于庙行者，秩然而不可紊，其法又为善矣。子庄之言曰：“古者昭与昭齿，穆与穆齿，行也，父昭子穆，父穆子昭，第也。然则伯仲之次，可以别兄弟，无以别父子，昭穆之伦所以异父子，无以异祖孙，又况所谓且字之云者，当世所通行，父子相循用，不病其乱且散乎？自行第兴，视而可见，闻而可知，世次之分，简而异明，古人之疏，固不若后人之密也。”诚哉言乎！吾家谱牒久佚，独宁四府君、谦十府君、恭二府君及确庵府君行诚五、常斋府君行信二十九，见于墓铭庙拓者，尚可考识。盖庙行祖宗以来尝有之，而名字之行则未闻矣。近来族姓蕃衍，而多不读书，取名尤无义类，甚有以兄弟叔侄而名讳相犯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礼乐无由兴。”然则行第不明，岂独世次之分无可辨别，其凌尊犯齿，背礼弃义，以趋于禽兽之途者甚易也，岂不大可惧哉！故予依王氏谱法，亦为行第表，前之无行第者不可追为，故名行自予兄弟始，庙行自先大父始，各制五十六字以贻子孙，使据行以制名，即因行以别世，字毕用则续增焉。其下篇亦用王氏谱法为人表，世经人纬，世别庙行，每十二世为一部，凡自祖宗以来已歿而可考，及族人之见存者，悉列之表，将以备一族之丁数，且使读斯表者，考生齿之盛衰，以验世泽之厚薄，而益使所以培护之，此则予之志也。至其长幼次第，有不可得而知者，已别具于世系、分支二表，故不复辨云。己亥七月。

名行五十六字：

仁治延庆，传孝笃忠。家修宜慎，身基曰恭。经训博学，文彦儒宗。清名方启，骏秩鸿功。裕先祐嗣，贵寿吉逢。源长荫

远，贤毓美钟。賡培益植，受国恩隆。

庙行六十四字：

姚虞胄系，富春发祥。闽溪枝别，来瑞寔昌。蟠谷演水，德里善乡。縹緲代守，耕读愿良。勤俭和睦，祖范朝章。邑居新卜，旧庐在望。敬承宠渥，黼黻珪璋。亿万年载，似续孔长。

贤秀表序：

太史公述唐虞三代之事，论于汉初，以为《史记》。而特列孔子于世家，与诸侯王比。其于汉之大臣，独萧、曹、绛侯谓之世家。孔子以德，萧、曹、周勃以功，表而异之，所以风厉世教之意也。嗣是修地志者，必传人物。而谱牒之兴，始于魏晋，中正之重，尤在门第。门第之所以立，必恃有行义可纪，与建立功业之人，而后可以自异于流俗，故明德达人尤言谱者之所贵矣。夫一介之士，间修家巷，虽隐约毕世，无害其为贤；藉宝贵之势而无足称道，亦无解于其不贤也。而后世之论，颇重科名，盖人非读书仕宦，则无以通知古今，阅历事变，而欲其立名当世，垂裕后昆，其道无由。然则科第仕进之说虽出于流俗，而光耀门户，实必赖之。我孙氏自惟睦府君来居瑞安之盘谷，五传至沅州府君，始登绍兴进士第，尝以兵夺僭人侵地，载在《宋史》。沅州以后，谱既散佚，虽有显者，莫可得而纪也。至明之叔世、确庵府君，始以输粟授宣义郎。而南山府君尝官掾史，云峰府君尝官黄州，见于墓志。升初府君尝官鸿臚，见于郡邑志。其间登庠序入太学者往往接踵，而未有以科甲为达官者。至我先大考资政府君，在县学为名诸生，我先考继之，吾兄弟遂以非才窃取上第，入陪禁从，出秉使节，圣主之恩，亦先人之庆也。而自维不肖，以视先宣义鸿臚之好义博施，先大考之笃行恭俭，邈乎未能，乌在其为贤耶！然我孙氏，自沅州府君以进士起家，吾兄弟又皆以甲科策名盛时，诸父兄子姓辈又累累游黉序、举乡闈矣，诗书之泽虽远而复兴，后之人当思所以光而大之，其不可妄自暴弃，以下侪于寒门

单族之伦也乎，是在有以风厉之矣。爰取墓志及郡邑志所载，确然可据者，别为贤秀表二篇，凡举乡会试及恩、拔、副、岁、优贡有科分者，列于上篇；次封荫，次官职，次文武学，列于下篇，而捐职议叙及捐纳贡监生附焉。使我子孙知科名仕宦未足为贤，而欲有所建立以光前人之业，树后人之望，又未尝不出于仕宦科名，要之以学行为本。夫科名仕宦，国家之所以待贤者也，我子孙欲出乎此途，则必先履乎其实。衣言方与仲弟鏘鸣约增祠田，创义塾，聚书延师，教育子弟，以朱子《小学》培其根本，而广之以群经诸史，杜、马之典考，天下郡国之图经，博观约取，以庶乎乡先哲薛文宪、陈文节、叶文定之徒，复振永嘉之学。至于刘向、贾、董之议论，韩、欧阳、苏氏之古文，李、杜、苏、陆之诗，古今文学之极观也。而科举之士所谓时文者，自韩氏、朱子皆以勸其子弟，亦必致勤而求精焉，则我子孙必当继有兴者，他日增修谱乘，而巍科显仕、义行卓然、政绩灿然，登斯表者，且将不一书也。是则区区属笔之意也夫。乙亥十月。

节孝传序：

《周易》于“家人”之象，系之曰“利女贞，吉”。夫一家之中，自父子夫妇兄弟，所谓人之大伦，君子皆将有以教之，而后家道可以兴。而家人之卦，独推本于女贞者甚矣，男女之间，起化之原，而女德之不贞，其为祸于家为尤烈也。然先王之时，独严于男女内外之别。至于不同器而食，不同席而坐，不同施架，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其防制之严至于如此。而三代盛时，未尝有以节烈闻者，教化之既行，风俗之既美，为女子者循循于礼法之中，而所谓从一而终之义，虽里巷鄙野无不知其当然，不以为异也。周道衰微，郑卫之风作。春秋以后，女祸亟矣。降及后世，上既不修礼以为教，而士大夫有家之责，往往乐于自恣，男女之闲，荡然尽丧，其去禽兽，盖不远矣。于是生质之美者，乃独本其贞静端一之性，以奋于流俗之间，而激为过情之行，或舍身

以徇夫，或未嫁而守节，揆于先王之礼，或未尽合，而士君子夙厉世教，独有取焉。故刘向传烈女亦及节烈，至范蔚宗为《后汉书》，遂有烈女之传，历代史书，郡国地志，往往因之，而旌表节烈遂为百王不刊之典，盖维世教以正人心，其道固如是也。我孙氏诗礼传家，世逾千祀，谱牒散佚，不可复稽。至国朝，而我高伯祖母邹孺人与侧室蔡孺人，以苦节著，曾伯祖母钟孺人继之，孙门三节，见于县志。我高祖礼庵府君之卒，妣万孺人年甫二十五，亦以誓志抚孤，纪于志乘，列在祠祀。夫四孺人之所遇，皆为妇人之至不幸，而卒其所树立，乃为一家之荣。至衣言兄弟，不才窃位，推本于天之报施，盖实有自。然则吾先人家教之美，我子孙其乌可以忘之耶！因复采取志书所载，以为节孝表，列于贤秀表后，以示后人。夫礼教之既衰，而后妇人女子以节烈自见，而欲使有节烈之可纪，要以明礼为本。我家高曾以来，门内之法尤谨，衣言弱冠时，祖母项太夫人年七十餘矣，未尝一见外亲；我母丁太夫人之教两妹，虽中表兄弟不得相见，此我家子孙百世之法也。近日都会之地，人物丰盛之邦，高门大族，妇女往往轻出闺榭，客主不避，族人外姻，聚处谈笑，若一家然，恬不为怪，而不知此趋于禽兽之渐也。盖生人之道，必先有羞耻，而后有节义，今日薄恶之俗，乃先消磨其羞耻之心，则如流水之去防遏欲，其不流轶四出，岂可得哉？至于败礼败度，亡身破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又岂徒无以兴节义之教而已哉。后之人观于斯表，深念我先人节行之苦，而无忘我先人教法之严，其庶为孙氏之贤子孙矣。

祠祀分支表序：

先王之制，有宗以收族，后世宗法不能复行，而祠堂兴焉。大家巨姓聚族以居者，必有大宗祠以祀其始祖，以合其一族之子孙。及其有子而异居也，则为父者必别置祭田以遗其子，父卒则诸子更值以祭，谓之祭田，我乡则谓之众，以非一人之私田也。

其有力者往往别立祠堂，谓之小宗祠，盖诚有小宗之意焉。子孙既多，分枝盖蕃，而此一枝之子孙必更直以祭于此一枝之祠，虽百世不废，盖又有大宗之意焉。其为法至公而溥，可以历久而无弊，又何必为古者之宗法，而后族人不至于散哉！晋阮氏有南阮、北阮之称，隋《经籍志》有韦氏五门传，唐《艺文志》有韦氏诸房略，《通志·艺文略》有杨氏枝分谱，唐《宰相世系表》有东西南北眷。门也，房也，眷也，枝分也，皆分枝之说也。有子孙而有支，子孙愈多，则支之中又有支焉，自其支而递推之，则可以至无穷，此即所谓小宗也。自其支而上溯之，则仍归于一本，此则所谓大宗也。祠祭之法立，而其支虽多而不涣，其本虽远而可追，其为意岂不美乎哉！我孙氏自闽来迁，至明初善公，世始可纪，善公以前派别莫得而知也。又三传而伯厚公，有子二人，长曰文渊府君深，次曰确庵府君濬，此其分枝之可知者。嗣是濬公二子，宇公六子，名世公四子，光革公二子，支分而益蕃。以谱牒既佚，不能尽得其详，惟光革公次子肃寿公三子，分为三房，以至于诸兄弟，七世以来，秩然可考。然自大宗祠祀宁四府君，附祀谦十府君，小宗祠祀云峰以下三府君，其外皆未能别立祠堂。而宁四府君以来，至我三房之分，其祀田之留贻至今者，犹存七支。祀田既存，则其轮直某支祀田者，即可知其为某枝之后。故予既为分支世系表，复为分支祠祭考七篇，以系其后，而我先考资政府君之祠田亦附著焉。就祠田以别其支，而有见存直祭之子孙序列于表，而离合亲疏之异亦因可见矣。盖古之所谓宗者，以祖统孙，而我之所谓支者，即今求昔。虽支之既分，不能尽详其委，而支之所由分，固可粗知其源也，是亦穷而无可如何之变法也欤！整理者按：此下尚有《永思堂祀田记》，脱字甚多，略。

是年，王定甫卒，年六十一。其族子某赴甘肃甘凉道任，过皖来报丧，且携所遗《龙璧山房文集》乞序。

乔鹤侪河帅卒，年六十一。

章采南祭酒薨卒，年五十六。

朱修伯大理卒，年五十三。

王补帆中丞凯泰卒，年五十三。

吴仲宣尚书卒。

黄贞芑比部卒，年四十六。

山阳丁俭卿先生晏卒，年八十二。*

整理者按：以上除注明*者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七（起同治十三年，迄光绪元年）。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 衣言六十二岁，谪让二十九岁

正月，谪让检阅甲戌所得《曹松隐集》，记云：

旧写本《曹松隐集》残帙四册，甲戌四月得于都门，每册末有康熙间人校阅题识，重装时切勿失去。丙子孟陬，籍廩居士重检。*

是月十一日，衣言以新授鄂藩人觐，携谪让自皖启行，道经河南项城，谪让得“周要君孟”，因自署“一孟盦”，并为此器作考跋，审定其文字考跋见《籍廩述林》卷七*。

衣言此行，有《丙子瞻天日记》以纪其事。整理者按：《日记》始正月十一日，终二月廿五日。现改入本谱附录孙衣言遗文。内述沿途见闻，二月廿一日抵京，廿四日进宫觐见等。

北行途中，衣言续读乾隆永嘉本《水心集》卷十六至卷廿七，各册逐日记程。

在都晤林颖叔，林以长乐谢枚如章铤所为古文稿见示，衣言书其前曰：

天资笔力，皆近韩退之；而其票姚天矫，有意子长；详切浓至，有意孟坚，此才殆非宋以来文家所能困也。佩服，佩服！光绪二年三月，与颖叔相见都下，出此见示，以行促不及见枚如，附识数语，俟他日更印证之。

三月初九日，衣言陛辞。十七日出都，有《出都日记》。整理

者按：《日记》始三月初九，终四月初六，记陛辞及出都经过，现改入本谱附录孙衣言遗文。

诒让则留寓兴胜寺，又逾月南行。*

四月二十四日，衣言履鄂藩任。

同月，诒让收得足本旧抄唐李淳风《乙巳占》。诒让在《四库简明目录校注》上附注云：“余家有《乙巳占》三卷残本，丙子四月，又得一足本于汴梁。”*

五月，诒让校读《北魏始平公造像记》。闰五月，校读北魏孙秋生等《造像记》《唐胡佺墓志》《唐张洗夫人樊氏墓志》《晋赠太傅罗周敬墓志铭》，依拓本审校斟补，补正其缺漏。*

秋闱，衣言充提调。

八月廿七日至九月十一日，衣言覆勘诒让旧校《横塘集》，以阁本、闽本互订文字之违异，其两非者以意举正之。札子三卷，则别取永乐本《历代名臣奏议》参互读之。经此细校，乃为定本。于阁本五律诗卷之尾云：

《东甌诗集》有《得一堂》、《谢公岩》二首，《东甌续集》有《晓起》一首，皆五律也。阁本七绝，据《东甌诗集》增入《寸碧亭》。而五律不收此数诗，不详其故。

同邑薛子枢先生遇辰尝以所藏兴和残砖拓本见诒，此砖先生从燕人收得，诒让考定其为东魏邺宫遗物，辄跋于后。跋文见《籀廌述林》初刻本七、重刊本八。*

十一月，衣言以传抄文澜阁本《竹轩杂著》写定付刊，命诒让识跋于册尾。跋云：

右《竹轩杂著》六卷，宋太常少卿永嘉林公季仲所著。少卿从横塘许忠简公学，于伊川为再传弟子。建炎间，以丰国赵忠简公荐，入朝后，以疏沮和议，与丰公同黜。其师友渊源及立朝风节，皆卓有可纪，而《宋史》不为立传。《杂著》十五卷亦久散佚，故全吉士祖望修《宋元学案》，亦以公遗书不传为憾。乾隆间，与

许公《横塘集》、赵公《忠正德文集》同于《永乐大典》录出，始复传于世。虽掇拾之余，编帙残缺，不及原书之半，而忠说遗文，沉霾千载，幸际右文之代，佚而复显，岂偶然哉！某某曩读李秀岩《道命录》，所纪建炎、绍兴间赵、张秉政，道学兴废始末，尝叹丰国首参大政，即以振兴旧学为己任，程门弟子若尹、胡诸贤，次第拔擢，而浮薄之士或掇拾伊洛绪论以干进。至公贬而专门之学垂为厉禁，公昔时所拔引者，或改名他师以求免祸，而反复若陈公辅辈，乃至反颜谗诟以相倾陷，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少卿则自建炎间以丰公荐为察官，丰公罢政，少卿亦出知泉州。及丰公再相，又与刘大中等同登刻牒。至绍兴戊午，和议将成，丰公以议论不合罢相，少卿亦引夫差、勾践事力争之，遂以得罪。其出处大节，与丰公始终无二。今观此集《与赵参政书》凡十二篇，其九皆丰公谪潮阳以后所寄，其所以慰藉之者，无所不至，至欲效司空表圣从王凝谪商州故事，而以母老不能触氛雾相从于南海之滨为憾。呜呼！若少卿者，真不负丰公者哉！家大人既以《横塘集》付刊，以此书流传尤少，亦并校刊之。至陈伯玉所称沮和议疏，《大典》本已佚不存，今检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尚其全文，谨据录入，以补阁本之缺焉。光绪二年十一月。*

十二月，治让为新成重刊本《横塘集》作跋。

宋元丰间，作新学校，吾温蒋太学元中、沈彬老躬行、刘左史安节、刘给谏安上、戴教授述、赵学正霄、张学录辉、周博士行己及横塘许忠简公景衡同游太学，以经明行修，知名当世。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永嘉诸儒所谓九先生者也。蒋、沈二先生皆未仕而卒。其仕者，戴明仲、赵彦昭、张子充官皆不达；周浮沚、刘左史，给谏昆弟几达矣，而二刘官不过侍从，浮沚由馆职出为县令以歿，未尝得尺寸之柄以昌其学也。至于汴京倾没，中原沦于完颜，伊洛大师既少存者，永嘉诸先生亦多先卒，不及见南渡之兴。惟忠简扬历中外，建炎

初,首参大政,虽扼于汪、黄,甫进即退,夙志以歿,不获竟其设施,然勋节显著,为世名臣。盖元丰九先生惟忠简独后卒,名德亦最显。厥后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忠简所著《横塘集》三十卷,宋时刻于台州郡斋见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明中叶后,散佚不传。乾隆间,始从《永乐大典》辑出,重定为二十卷。盖九先生遗集传于今者,惟《浮沚集》及《左史》《给谏集》与此集而四。《周集》存者不逾十卷,《二刘集》才四五卷,此集虽残缺之余,视宋本已少三之一,然较《浮沚集》卷帙已倍之。玮文鸿笔,大都具在,奏札三卷多建炎间政府密勿之议,后之君子,将欲观忠简学业大略,与其立朝所建明者,可于是乎求之。然则吾乡九先生不徒名德惟忠简最显,其传书之多,亦无及忠简者,此非后学所当宝贵者哉!重辑本珍度秘阁,未有刊帙,藏书家展转传录,讹互颇多。家大人曩从吴兴陆氏写得一本,复从祥符周氏得别本,以相讎校,甄著同异,定为此本。光绪乙亥,奉命开藩东鄂,会永康胡月樵丈领书局,遂属择匠刊版,以广其传,《大典》本所佚而见于他书者尚多,拟掇辑之,别为补遗,俟他日并刊之。至朱子所称许右丞《陈少阳哀词》者,某某以周益公《平园续稿》考之,实许崧老翰所作。崧老建炎间亦为尚书右丞,与忠简同官,哀词非忠简作也。《四库总目》以为横塘佚文,盖当时纂修诸臣未及检核,故滋疑牾,今特为举正,俾读此集者无疑焉。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

是年,诒让以《揅艺宦杂著》所存考释序跋书说文稿若干篇出示刘叔俛,相与商榷。《揅艺宦杂著》为《籀廌述林》之旧时题署。诒让在该稿册端,写有“光绪丙子冬十有二月刘恭冕校读”十四字。*

冬,诒让检阅汲古阁本《孔氏家语》,记云:

宋本藏余友萧敬尊穆许。同治壬申,在江宁假校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光绪丙子冬,重审一过,择其确然脱

误者，依影宋本改补，其可两通者，悉仍其旧。*

覆勘癸酉所抄《马氏集韵校勘记》，记云：

此书隶写古籍，讹舛尚夥，当检本书及《说文》校正。丙子冬，仲容又识。*

又抄得《周官集说》六册、《礼笺驳正》一册，记云：

庄大久《周官集说》十二卷、《礼笺驳正》二卷，光绪丙子冬，属武进钱茂才无择假庄氏家藏本传录，某某记。*

是年，衣言以新校定本《竹轩杂著》六卷、《横塘集》二十卷，编入《永嘉丛书》，属胡月樵观察刻行。

诒让尝读毛刻津逮秘书本宋洪遵《泉志》，为书后一篇，略谓古泉以梁顾烜《泉谱》为祖本，刘氏《钱志》又在顾书之前，为祖本之尤古者。而洪志不详刘氏为何人，近代泉谱家亦未能考其书之原委者。隋《经籍志》子部《五行类·相马经》下注：“梁有刘潜《泉图记》三卷，亡。”泉即钱字，记、志古通，《钱志》必即《泉图记》，此书既亡，修史者不辨其为《泉谱》云。至其他考校所得，缀识于毛本眉端者，复六十馀事，又有记于十三卷中及册尾者各一条云：

案：《南史·王敬则传》：“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是主衣库为南朝藏御衣及珍玩之所，故得有古泉也。台主衣库者，犹言台城主衣库。洪氏不考，遂目为台主衣库钱，误此条记于卷十三，“奇品一台主衣库钱”之后。

徐跋称缮本图篆失真，仅存形似，则毛氏所藏底本不甚精善，故书中泉文以余篋中所藏及《钱录》《古泉汇》两书校之，大半舛误，篆隶二体尤甚。张氏照旷阁本，依此本覆刊，更不足观矣。某某记。*

又读罗以智《汉严季男摩崖拓本跋》，识于其后曰：

此跋从中修许写来，丙子口以汪鋈《十二研斋金石录》校碑文一过，俟覓拓本谛审。中容记。*

又收得成化庚子刊谢铎、黄孔昭编四十卷本《逊志斋集》，以寄示杨定勇，属与世传二十四卷本互校订之。*

又从朱氏桂模假录其父述之先生遗著《曹子建集考异》十卷，《叙录》一卷，《年谱》一卷，凡五册，以朱笔手校一过。*

是年，徐毅甫学正子岑卒，年六十五。

英西林尚书卒，年四十九。

唐端夫卒，年四十八。*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 衣言六十三岁，诒让三十岁

正月，诒让代父作望江倪迂存模遗著《古今钱略》书叙。叙云：

泉币之兴，盖始于邃古，而汉魏以前无图谱之书，其见于史志者，文字形制存其大较而已，不能详审也。加以制度屡更，前世旧泉多废罢铄铸，其仅存者，摩熔剪郭，往往毁于贾竖之手，为儒者玩览所不及。故其时通人，训释经史，偶涉泉制，率莫能于史志之外有所增益。或疏舛移易，与史文相违，如唐固注《国语》，以新莽大泉当周景王大泉；而张晏注《汉志》，据所见金刀，疑史之误，并为韦昭、颜师古所纠。则以其时无纪录专书，仅见流传旧泉，凭以为说之故也。

泉谱之作，最古者为刘氏《泉志》。其书出于梁顾烜谱前，此书张端木《钱谱》及李仁贤《古泉汇》，并不能得其撰人。余谓隋《志》五行类载阮孝绪《七录》亡书之目，有刘潜《泉图记》三卷。记、志古通用，疑即此书也钟官纪述，此其滥觞。踵而作者，自顾谱外，有唐封演、李孝美等数家，今皆不传。其传者惟洪文惠《泉志》为完帙，然舛谬甚多，不足依据。乾隆间，官撰《钱录》，始补正洪志之缺误。风尚既开，海内好事者无虑数十家，其体裁大略相等。而搜访既勤，所得之泉为旧录所未见者，或出于内府储藏之外。至近时利津李氏《古泉汇》，则甄录之多至五千余种，而详富几无以加矣。

然衣言尝谓泉布者，食货之大经。古之造币者轻重相权，务

以利用行远，其为制必精而不窳，简一而使民毋疑。及其敝也，子母亡等，法令屡易，币以壅阏不行，未尝有利于国，而民已为重病。然则泉法虽国计之一端，其因革利弊，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至于先秦古币，形制奇异，可以沿流溯源，稽泉府之遗轨。而其文字简古，虽复形声增省，变易无方，要其指归，咸不悖于仓、籀，与彝器古文合者盖十八九，是尤儒者所宜考核也。顾诸家之谱，多斤斤焉致详于肉好色泽之间，而于古今制度及文字音读之异，莫能博稽精校以究其本，宏达之儒不能无嗛焉。

望江倪迂存先生，为乾、嘉间名儒，生平精鉴金石，而藏古泉尤富，又得江秋史、翟木夫、翁宜泉、严铁桥诸老相与商榷，遍得其拓本加以考释，勒成《古今钱略》三十四卷。其书所收，不及李氏《古泉汇》之富，而援据详博殆过之。卷首备列国朝钱法，于金布令甲，综辑无遗。历朝钱制诸篇，则又博征前代法制因革，旁及于飞钱、会子之属，而考订文字，多列前人辨证同异，使览者得以审其是非，皆足补诸家图谱之缺略，信不刊之作也。

衣言顷者备藩鄂渚，与先生族子豹岑太守为同官，得受其书而读焉。窃爱其义例精善，足备政书之一家，非徒以赏鉴古器为谱录之学，与鄙人素所论者奄若合符。至其考释古金，如以齐刀“造邦”字为“迟鄞”，古币“甘丹”字为“甘井”，与鄙见微有不同。而附录一卷，旧闻琐语，掇集过繁，骈拇枝指，尤不适于用。然其闕文眇旨为他谱所不及者，固览者所宜知也。故遂揭之卷首，使后之嗜古者有所择焉。光绪丁丑正月书。*

二月，调衣言任江宁布政使，时在楚藩未及一年，以总督骄倨，簠簋不饬，而衣言性刚正，遂未能久于其任。

是月，安南礼部侍郎裴□、鸿胪寺卿林宏、翰林学士黎吉三人，奉安南国王命，使京请朝命，由杨逢海太守接伴至鄂，同来谒见。衣言相与笔谈良久，其问答如下：

大号珠江，系何科甲，现任何官？

裴叩稟：贱价咸丰乙卯科举人，同治乙丑科进士副榜，礼部右侍郎銜。

贵国乡会试亦用八股否？举人、进士皆有副榜耶？前三名亦谓之状元、榜眼、探花否？

下国乡会试均用八股。副榜惟进士有之，举人则无。第一甲亦谓之状、探、榜，但二百年来鼎甲虚席，探花、榜眼仅七、八人耳。

大号何出身，何官？

林宏叩稟：贱价别号嘉平，同治丁卯科举人，戊辰科进士副榜，现鸿胪寺卿銜。

举人、进士亦论同年，亦拜老师否？

均有此礼。

鸿胪卿几品官？

正四品。

大号何出身，何官？

黎吉叩稟：贱价咸丰壬子举人，翰林院侍讲学士，别号文峰。

翰林学士几品官？

从四品官。

不中进士，何由得为翰林官？

下国官制，惟以品设名，非如中朝必中进士，方入翰林。

翰林学士亦如唐宋制兼知制诰否？

不如是也。

国史有刻本否？前莫氏、黎氏、陈氏三朝有旧史书否？

下国前朝丁、黎、李、陈、黎皆有史本。莫是润位，无有正史，野史载其事耳。本朝史现方刊印。

贵国王现年若干？

下国王年度己丑，四十九岁。

各种书籍有刻本否？抑或购自中华？

五经、四书、《通鉴》《渊鉴》皆有刻本，余诸书皆购自中国读之。

闻贵国王本中国人，不知确否？

下国王本清化省河中府宋山县人。

贵国是否先立世子？亦有东宫官如中国詹事、上书房等官否？

前朝皆有之。

贵国是否世禄？现在琉球诸国，凡大臣之子，十五岁即入太学，由此仕进，与古之世臣相似，贵国是否如此？

下国诸臣子弟，十八岁方入太学，仕进待挑中，方得补官。

闻大人前充琉球馆师，海外诗弟子甚多，此国人多聪明隽秀名流否？

极肯读书，但见闻不广，前教琉球，亦刻其诗十卷，今无此书矣。

贵国宰相几位？

下国不设宰相，只有六部尚书及充机密院大臣。

共有几省？每省亦设督抚否？其官名是否与中国同？

现有二十六省，大省有督抚，中省有抚按，官名皆与中国同。

昨见在途所作诗皆甚佳，有刻过稿本否？

贱价僻处偏方，见闻寡陋，平日读书每见大邦山水多佳奇，心往者久之，今次幸充末价，江山游历，亦欲志其一二，但口欲言而心有不达，率笔往往不称怀，盖由诗学未涉藩篱，三百篇之义尚茫然也。诗云乎哉，俚句不足刊也，其在国间有酬和诸作，亦未敢印刻也。

时杨蓬海太守见示《唱和集》，已为评点，曾看见否，奉赠拙集已收到否？

均已拜读。铭谢，铭谢！

蓬海诗如何？

蓬海先生诗才敏捷，琢对工整。昨暮接蓬海先生送到大人惠赐《永嘉丛书》并大作《逊学斋诗文集》，挑灯展诵，如获珍璧，谨此鸣谢。

《永嘉集》诸先生均南宋时理学名臣，其集久无刻本，奉赠以广流传，拙诗则不足以资一笑也。

大人诗甚佳，此乃谦词也。

拙集中多狂直之言，携在路上不必多示外人，归国时，与诸同志共商榷其工拙可耳。

大人所言，皆忧爱腔怀，岂嫌坦直，况诗言志，不言何以见志，人将羡慕之不暇。至其工拙，想非后学辈所敢妄评也。

侍郎平日喜看何人之诗，东坡、山谷诗好否？

诸大家各树旗鼓，后学不敢轩轻。惟鄙意古风则东坡极逸宕，山谷次之，律则杜工部为法则，至陆剑南之诗，平易尽有味，令人咀嚼不厌。

所论甚确，鄙人所见亦是如此。陆务观平易有味，亦至论。平易而无味，则不足为诗矣。

贵国山水亦当奇秀，各省亦有志书否？

亦各有之。

前在京师，曾见贵国御制诗刻本一部，现在贵朝诸王皆有御制集否？

今下国王作诗亦多，均未有刻本。前朝诸王少作，不知大人所见刻本是何世代？

前所见是明朝刻本，恐贵国已难得此本矣。

是当下国黎洪德年号，诗甚佳，下国亦有选本。

使者现穿纱衣，路上不畏寒耶？

此补服，行礼辰始服此。

常服亦穿皮衣否？现戴帽子及补服如何分别？

下国多煖。故常朝服用纱衣，常服不甚寒只服装衣耳，少用

皮衣。帽以金银花多少为别，服以补子长领色为别。

侍郎现年若干？尚有老亲否？儿子几人？皆已得科第否？

鄙人命薄，双堂皆已见背。有贱息三人，年皆幼小，未知读书。年庚癸巳，四十五岁。

鸿胪学士年若干？当皆有老亲儿子几人？亦皆已得科第否？

二陪臣现存老母七十五岁，儿子三人，皆尚幼，年庚五十一岁。

三陪臣父母亦皆谢世，儿子三人，亦尚幼，年庚己丑，四十九岁。

贵国风土大约与中国广西相近，现广西一带有人来往贵国否？

下国风土与广西同，惟广西少商贾人，往来下国亦少。广东、福建居商则多有之。

回国时仍过此处否？片时促膝，亦是文字因缘，别后各自珍重！

下价归路，想亦必由此水程，此来幸得遇大人，恕其礼法，下与之谈，发颖启陋，足慰生平，荣佩之至！一别殊觉黯然，将来倘或重逢，得以拜下风焉，甚所愿也。

同月，诒让赴京师。时堂弟诒燕以名孝廉服官内翰，都下胜流每有雅集，兄弟常偕与焉。*

四月，诒让四试礼部不第。*

同月二十日，衣言离鄂，锵鸣同行，二十六日抵宁接江宁布政使篆。锵鸣亦留寓瞻园。

五月，诒让重装《文心雕龙》，记云：

顾、黄合校《文心雕龙》二册，乙亥十二月在皖江传录。丁丑五月，重装于京都。中容记。*

秋，衣言充江南乡试外提调。

八月，诒让出都，省视父母衣言和叶夫人于江藩官廨。*

是月衣言生日，湘臬傅哲生廉访庆貽、礼部万莲初员外因培及刘比部师洛、夏比部献蓉、唐观察嘉德、陈太守彝、林太守士班、陈太守介璋、张司马景福、张大令其蕙、张大令清元等，以文公祝，皆咸丰丙辰分校所得士也。

十月，诒让检勘同治壬申所抄宋校本《陆子新语》，记云：

光绪丁丑十月，假孝感李氏所藏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勘一过。

瑞安孙某某记。

于庭先生校此本，所据胡编，乃影抄本，未见印帙也。此本所注缺字与胡本悉同，惟末篇据胡编印本多三字，此未注出，盖偶失校。中容又记。*

是年，衣言合刻谷艾园诚，永嘉人、孙敬轩两家时文，命之曰《永嘉先生时文》，自序论列吾乡宋明以来时文家之源流甚详。

衣言四校《水心集》，又取永嘉本别一帙，加朱墨评点。

先是，江宁府属钱粮，经户部议奏，仍照原定科则征收。总计上则田每亩须完钱四五百文，较之权办抵征时上则田每亩征钱二百五十文，数几倍之。赋重既亚于苏松，而地荒复等于徐海。衣言出任江宁布政使时，正值上忙奏销之际，迭经通盘筹划，以为非利农无以劝垦，非减赋则无以利农，乃议将上元、江宁等五县额征钱粮一律减免十分之三，详经江督奏准，以纾民困。详文略云见光绪续纂《江宁府志》：

伏思户部职任度支，不敢轻言减赋，其意诚在裕国，而欲求裕国，先求裕民。必欲使兵火之遗，尽纳承平之赋，非但法不能行，亦且情何以忍，万一别滋变故，窃恐所失更多。况牧令责在催科，不能不图免咎，向来瘠苦州县，每于查办秋灾之时，多报分数，规免处份，是则名为复额，实吃暗亏。且藉灾亏赋，虽曰病国，利犹在民，万一敲筋吸髓，务欲取盈，则有田者群谋弃去，无

田者不复归耕，挈家四散，既无所施其诛求，满目荒芜，更无所望于开垦，使江南数十万亩之田畴，更历十馀年而不种，则国家所失赋税，岂复可以数计，而徒于眉睫之间，争此锱铢之利，为国深谋，岂宜出此。本司莅任之初，接见江宁士民，无不以本年复额为忧，太息咨嗟，至于堕泪，实以江宁一府，被寇尤深，非淮扬徐三郡大半完善者可比，而沿江烧瘠，又与苏松各属之一耕十获者不同，其困苦既为特殊，则抚绥自宜加意。梅升司久任江藩，民情最为熟悉，前督宪李，爱国爱民，尤为上下共信，使民力尚可支吾，亦何敢痛哭流涕，呼吁再三。乃请之愈殷，驳之愈峻。暂减之议，已满三年，今年上忙钱粮业已勉遵部议，照旧启征，现届六月，各州县尚少报解，而亢旱兼旬，蝗蝻蔽野，近虽幸沾雨泽，插秧已迟，难期上稔，所宜及早为之熟筹。窃念地丁关系度支，不敢再请减征，致亏国用，而民情惶惧，尤恐完漕之数倍于完银。我朝圣圣相承，皆以爱民为本，恭逢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叠沛温纶，勤求民隐，本司目击民艰，若以前奉部驳，不敢复言，岂但上负国恩，亦且下愧百姓，万不得已，惟有据实详请援照同治二年恩免苏松太三属虚粮之案，将江宁府一属，除高淳、溧水二县向完折色不计外，其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额征漕粮等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所减米石分摊于各县科则之最重者，著为定额，续有垦熟，亦即照此科征，不再加重。斯民具有天良，幸沐皇仁优渥如此，断无不踊跃乐输。而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有田之家，既得田之赢馀，岂肯轻弃其业；无田之民，不畏田之赔累，更当竞趋于耕。十馀年后，民间增数十万之良田，国家即多数十万之正赋，州县无瞻顾考成之虑，漕粮无临时支绌之虞，为国深谋，何以易此。溯查同治二年，前抚宪李奏免苏松太三属虚粮，有以与为取、以损为益之语，询为切中事情。本司愚昧之见，实亦窃取斯义，合无仰恳俯准陈奏，倘蒙特旨俞允，再将该五县重则田地，按三成米石均匀摊派，某则某田减免若干，作为定则，

另行造具减定科则亩分，详咨户部备查，总使民部完纳银米两项，牵算与抵征不甚悬殊，每屈上下忙冬漕开征，责令各县将银米收价刊刻告示，通颁晓谕，定价之外，不准多取丝毫，并于散给易知由单内，将原额每亩科征米若干，应完米若干，今每亩减免米若干，实征米若干，每石定价若干，逐一载明，以杜浮勒，务在权一时之宜，为万世之计。

又议江北冬漕暂行海运，会同江安粮道，详请督府具奏。详文略云见《沈文肃公政书》七：

江北历办河运，全赖雇用民船，近因道阻且艰，沿途起剥折耗赔累，无不视为畏途。上年回空漕船，大半阻于张秋，生计无资，悉将篷桅典售，并有变卖船只者，虽蒙筹款抚恤，而所得不偿所失，怨谤滋深，其幸得南旋者，亦不愿再装漕米。今春经委员等多方劝导，许以早令空回，不似上届之迟滞，始肯勉强承运。乃开行后，自邳宿以至夏镇，节节盘剥，拖泥磨浅，大费周章。及由戴庙闸出口税入黄河，因大溜南趋，其北注入里庙，灌入张秋运河者，不过十之一二，而晋城吴家坝、史家桥等处，黄河湍急，险恶万分，每挽一船，集百数十人之力，稍有不慎，倾覆随之。至八里庙，又因山、陕亢旱，黄汛涨发不大，且口门背溜，水落则流缓，溜缓则沙淤，百计经营，始将漕船十起先后挽入运河，全抵临清，以为可幸无事矣。不料运河递年为黄河所灌，停沙愈积愈高，竟如高屋建瓴，俯瞰卫水，又值卫水十分微弱，无从仰承，高下悬殊，万难出口，原拟办理接运，无如北船寥寥，委无可雇，而南船节节磨钝，益惮北行，开导再三，并加优恤，仍令原船拖坝入卫，迺送通仓，于八月到坝交卸后，仍令赶紧回空。旋据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禀称，张秋至临清籍口坝二百二十餘里，运河干涸过半，为历年所未有。倘空船勉强入运，必致干搁河内，进退为难，请仿暂泊卫河，筹给守冻经费，春融再令南下，免滋事端。虽经东省沿河各州县暨承修河道委员赶紧挑浚，一面札飭押空委员

酌带经费，会商东省各员，妥筹设法，引水浮送，究竟年内能否南下，殊未易知。其奉拨河南赈米，又令原船运赴道口交兑，该船户自知空回必误，而藉此往返可图经月口食，亦愿且解燃眉之急，此本年漕船碍难回空之实在情形也。伏查江南年来行商萧索，民船本不甚多，而历届河运朽坏拆卖者，亦复不少，现在阻于张秋空船又四百数十号，守株以待，虽悔可追，谨即分派委员先行四出雇募，优予价值，设法招徕，旬日以来，迄无应者，即间有一二不甚整齐船只，与商修理，一闻装运漕米，亦皆裹足不前。刻已十月中旬，开兑新漕计期不远，旧船既不能南下，新船又无可雇，若不迅图变计，势必临时贻误，关系非轻，用特据实缕晰详明，拟请援案暂由招商局轮船装运赴津交兑，以实仓储。来年回空漕船，乘此机缘修葺坚固。张秋河道，山东亦可从容实力开濬。下届仍循向章办理河运，断不敢畏难推诿。

时有旨将商贾运赴晋豫灾区米石经过地方，暂免抽厘。衣言虑此中不无流弊，议请照旧完厘，即将所收之款，全数解充灾赈，以期实济。其详督府文略云从《沈文肃公政书》节录：

国家軫念灾黎，是以有暂免米厘之举。惟思米厘虽免，而富商巨贾贩到灾区者，未必尽然照所免之数跌价贱售，且并非贩往灾区者，亦借此影射，是朝廷格外宽政，徒资商贾渔利，不尽实惠及民，而厘局去此大宗餉源，立形短絀。通盘筹划拟请所有赴灾区米谷照旧抽厘，即按来照所填数目尽数提存，仍行解晋、豫两省，以充赈荒之用。部文飭免米厘至明年十月止。查苏省代还西征洋款，为期孔迫，逾期加息，缪犴滋多，若将运赴晋豫米石厘金解至明年十月为止，则抵还洋款一节，愈无可支撑。窃思赈荒以明春青黄不接之时最为吃紧，入夏以后麦已登场，拟请运赴晋豫米石厘金，以明年四月为期，五月以后停解，庶于赈务、军餉两便。

衣言议修江宁顾祠祀典，以亭林生日，由府学教授率绅士致

祭，札行之。又捐廉增修江宁藩署官廨。

阳湖洪彦哲大令用勳，在鄂重刊其曾祖北江先生遗书，衣言资助之。

是年，诒让所著《温州经籍志》成书，凡为卷三十有三，别为外编二卷，辨误一卷附焉。唐宋而后，嘉道以前，梓桑文籍，宰较确具。每书之下，或并采录原书叙跋、目录及前贤评语、遗事丛谈，而申证精奥，规检讹误，各为笺记，惟传奇、谱牒及制举文字皆从删削。至如伪作、袭旧或新编传疑者，则纳于辨误，游宦名贤之载述，则归之外编。笺记之中，间有论及宋元以来学术与诗文宗派者，足见诵法乡先生之言至于审慎，而诒让旁涉义理词章之学亦可概见也。今摘录大致于下。

鲍作雨《周易择言》，大旨主于明人事，辟《易》理，故所采旧说，宋儒居多，荀虞爻象之蕴未及详也。然其释《说卦·天地定位》章，乃力辨先后天诸图之妄，持论明确，与黄氏宗炎、胡氏渭诸人之论同。其他辨证陈、邵术数之学者其伙，盖宗法程、朱而能不囿于门户者。

近人当涂夏斡之学，喜以尊崇朱子，博正学之名。其所著《读朱质疑》，于永嘉之学颇致不满，说经亦墨守考亭，盖党同伐异之论，不足深辨也。

《春秋》一经，自啖赵以后，说者大抵屏弃《三传》，习为缴绕苛刻，以测经旨。宋南渡后，胡氏传盛行，《三传》之学益微。止斋后传，依经求义，大旨主于本《左氏》以征事，参《公》《穀》以明例，故其论《左氏》义，与董子《繁露春秋》分十二公为三等、何氏《公羊解诂》张三世诸例相近，在宋儒说《春秋》书中，为最有根据，与空谈褒贬者异。

黄仲炎《通说》，大旨宗朱子《春秋》，无褒贬之说，虽不必果得圣人笔削之意，然以观孙复诸人以《春秋》为有贬无褒者，其厚薄固有间矣。余若赵匡、孙觉、胡安国诸人舛戾之说，亦多驳正，

惟间喜为新说，故为立异。

薛良斋《中庸解》，简当不繁，无宋人讲义重复猥浅之病。其释“素隐行怪”，释“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释“序事所以辨贤也”，与郑、孔、程、朱说并异。其视“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不啻霄壤矣。

史伯濬《四书管窥》，盖罕觐之秘籍。牖岩讲学，墨守洛、闽。此书之作，意在辨正宋元间《四书》说之异于《集注》者，而驳饶鲁《辑讲》、胡炳文《四书通》者为尤夥。盖双峰之学，本喜与朱子立异。云峰虽亦服膺朱学，而不能不为异说所惑，故此编《平议》独详也。

王开祖《儒志编》，阐明义理，醇正精切，颇近《法言》《申鉴》。至每条之末，多引《诗》以畅其旨，又与《说苑》《新序》相似。惟说经颇多新说，未免太奇，以视王充之《问孔》《刺孟》，则固不侔矣。

项乔《甌东私录》，论学文字六卷。甌东之学，宗尚姚江，又与聂豹、罗洪先、欧阳德诸人往还讲习，故此录持论大旨多与阳明符合。其谓朱子著述极多，而格物求放心，尊德性，头脑玄处却觉差异，亦不满于宋儒。然其论学札记，兼重学问，与姚江末流入于狂禅者迥异，若谓陈白沙能妙悟而失之禅，阳明谓良知即天理而遗却良能，盖矫枉而不觉其言之过。王龙溪《水西冲玄会言》以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决非阳明之言，并砭针不遗余力。盖学有心得，非依草附木、随声附和者也。至其考古，不无疏舛。然讲学与治经诂字，宋元以来，涂辙久异，固未足为甌东病矣。

侯二谷《读书记》，论学不甚取阳明，而说《大学》则遵古本，以朱子补《格致传》为非，在明儒中，可谓超然中立，无所依傍者矣。

史格庵《读书浅解》，其言大都醇正明白，不为语录鄙俚之谈。其第四卷专辨姚江之学，胪列《传习录》之语而辨正之，词气

和平，足规学养，不至如陈建《学葩通辨》之横加诋斥也。

水心论学，在宋时自为一家。不惟与洛、闽异趋，即于薛文宪、陈文节平生所素为讲习者，亦不为苟同。

张沧江《存愚录》，论学虽少精语，然当心学横流之际，能不为新说所淆，即不失为笃实。

浮沚文章，轨步眉山。若《上皇帝》第二篇，绵绵数千言，极陈时政得失，畅达雄伟，酷类东坡论事之文。其《戴明仲墓志铭》，全录戴迅《行状》及林定《哀词》，不削一字，惟于首尾略加论断。哀词本为韵语，亦遂不复作铭，则又体格奇创，足补金石例者。《困学纪闻》二十，仅举《跋秦玺文》一篇，未足尽浮沚之文也。

艮斋《叙记》诸作，综贯经文，卓然名家。奏札书牒，畅达时务，尤征经世之略。惟诗歌间有率易之作，非其至者耳！

水心之学，与洛、闽同源易委。水心之讥伊川，亦如东坡、象山诸人，意见偶殊，无害其学也。至张魏公先附汪、黄，后主恢复，富平之败，丧师蹙国，岂无可议者。宋人以南轩讲学，朱子又作魏公行状之故，遂不敢斥其罪，本偏袒之见。东发之学，尚非姝姝暖暖依附门户者，亦为此论，何也？廷钊谨案：黄震《慈溪黄氏日抄》云：“水心能力排老庄，正矣；乃并讥程伊川，则异论也。能力主恢复，正矣；乃反斥张魏公，则大言云。”诒让为辨正之如此。至水心之欲分两淮、江南、荆湖为四镇以驻扎兵，委之财赋皆得自用，盖欲重方镇之权，以救宋之弱，未尝非识时务之言。东发乃谓水心欲割四镇弄诸人，毋乃欲文致其罪乎？水心雄文博辨，为永嘉诸儒之冠。碑版之文几与韩、欧诸家埒。

《徐玑集校》、顾刻《二薇亭集》，互相苴补，共存诗一百六十三篇，所佚盖不多矣。四灵诗派出于晚唐，故最工律句，而他体则不堪擅场。此集长律数篇，颇有旷远清逸之致。古诗联句诸篇，亦澹雅不俗。

薛瓜庐学诗于徐道晖，而其所作乃与四灵体格小异。在永嘉诗派中，与赵东阁皆能别辟蹊径者。

戴栩《浣川集》，《永乐大典》本存诗三卷，文七卷。浣川于水心文法，亲得其指授，故此集所存文，奇警恣肆，杂之《水心集》中，几不可辨。诗则与水心唱和者尤夥。律诗颇近四灵，而工丽过之。如《劝耕》《题正觉寺》云：“地形缘水尽，潮势挟山来。”又云：“岩溜无时滴，松风尽日来。”《题石龙》云：“鳞甲从人看，莓苔自旧青。”《题方干墓》云：“葬地不封秋树死，诗坛空在墓山平。”《送胡梦昱贬象州》云：“此愁欲别柳边雨，明日初程桂外人。”并佳句也。

王成叟《薛瓜庐墓志》，以东阁为四灵派，然其作《瓜庐》、《云泉》两诗序，于四灵颇致不满。《东甌诗集》二，载宋庆之《哭赵东阁》诗亦云：“往年失四灵，诗道微一发。缟素革织组，宫商节乱聒。力排唐末陋，意与风雅轧。”则东阁论诗不取晚唐，与四灵虽同而实异矣。《江湖后集》录其古诗九篇，奇警清逸，非复晚唐格调，亦足征其非专学四灵诗者也。

林霁山风节冠世，其诗格律高秀，尤足洗宋末江湖诗派之浅俗。

黄文简《介庵集》，诗文和平雅正，不愧王元美所谓台阁体者。惟取材稍隘，故其文数首以后，词旨每多重复，较之东里诸集盖稍亚矣。《省愆集》中，五言古诗颇饶古韵，馀体则长短互见。盖身处忧患，抑郁无懣，藉此以自排遣，本无意于求工。至朱竹垞所举“宝剑藓丰城”一联、“顿足圜扉间”一联，亦非佳句也。

虞环庵为革除遗老，其志节足与龚谏诸人埒，惟诗文直抒胸臆，不甚擅场。然人品既高，神思自远。此集所存，虽不能方轨高扬，以视明季山人曼声侧调，以诗文为交通声气之具者，不啻天壤矣。

侯二谷谓荡南诗宗李，朱竹垞亦谓其近体足自名家。其古诗之多，几居全集之半。五言寄托邈深，迴殊浮响。七言亦极踔厉纵横之致。虽间伤粗犷，要为瑜多于瑕，盖非仅以近体擅长矣。

荡南《李诗选注》，笺释文义，大抵以杨齐贤、萧士贇《分类补注》为蓝本，而删其词意浅俗不类白作、及虽系白作而出于不经意者。以其不全录原本，故名选注。其注征引故实，兼及意旨，详简得中，颇便省览。惟每篇必傅以六义，则未脱宋以来讲学家说诗窠臼。篇数既多，评议不必尽当，且好断某诗为李益作，某诗为李赤作，专辄之弊亦不能免，读李诗者分别观之可耳。

二谷文章尔雅，真率之中时露奇崛，虽体格未高，而终无俗语。其诗朱竹垞亦推其有真趣。蔡白石《郎署集叙》谓：“古文浑朴雅厚，繁简各适，语尽而有馀声。间者名士刻意古文，句摩字揣，久之无所得，稍稍灰去，则更为末世枝叶。”又论诗，谓“今人固有为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遗其真，吾知其不能为唐矣”。其持论最为精笃。盖明自嘉隆以降，李、何、王、李，坛坫代兴，复古之论流为摹拟，矫矫者又复肆为野言，破度而败律。二谷能为此论，宜其不随波而靡矣。二谷《近稿》，为晚年手定之本，诗文较之少作，渐趋质朴。

何白《汲古堂集》，其诗才华富丽，虽师法李、何，而尚有摹拟肤廓之弊。且其生平游迹遍天下，所与酬酢如王世贞、胡应麟、梅鼎祚、俞安期、王穉登诸人，多一时胜流。晚年归隐梅屿，以诗酒终老，故其意境超旷，亦无明季山人猥蒲之习。集中《与王伯度书》，论有明一代诗派，谓“高季迪、杨孟载、刘伯温、徐幼文诸子，无不矩矱全唐，独运胸臆。近体不无中、晚纤弱之调，尚沿元季餘风。至北地，信阳攔然争雄，斯道为之一振。何、李骨力虽较矫劲，究其深诣，未必远胜高、杨诸子。嘉隆之际，作者七人。嗣后宗派既杂，旁流渍出，弇州主大，直欲体具百家，苞括今古，

孙衣官孙诒让父子年谱

或云太贵富瞻，词多填实，求其风雅相宜，情境互畅，较之唐人有间矣。济南以高华嘹亮取胜，第语过清空，意少变化，一时寻声附响，靡然从风，无不逮肖。于是词家徒知灰薄，擗剥辈又漫不知宗旨所在，乃各立坛站，务标一帜，此道不复归一，无论古法，即何、李宗派亦不可续矣。”然则丹邱论诗，固非专宗七子者。

徐凝《泉村集选》，据叙盖仅原稿之十一。身丁革代，忧时伤乱之言居其大半。然其诗格颇高，无明季佻薄之习。乐府古诗，托事兴怀，导原风雅，迥异摹拟涂泽。律诗风骨高秀，颇近盛唐。《秋怀》七律十首，尤为绝唱。国初吾乡诸诗人，莫能埒也。

曾鏞《复斋》，古诗清健，间近苏、陆，律体辩香元、白，多质直流易之作，然终嫌拙率，未臻超诣。董霞樵谓其不事琢练，纯以气行，则确评也。

张泰青《小东山草堂》骈文，藻采富丽，颇近陈检讨维崧。惟琢句过工，间伤纤靡，未能上溯六朝，下规四杰耳。

华文漪喜为古文，能由桐城以上溯八家，故所作大率简要有法。波澜纡折，亦间似震川。惟专宗南丰，不甚学步苏、王，故少纵横驰骋之作。鲍石芝谓菜园文醇正处无可议，嫌边幅稍狭耳。其所评亦致确也。诗亦清瘦不俗。其论国朝人诗，取宋荔裳、施愚山、王阮亭、朱竹垞、黄莘田，而斥袁枚为野调，固易于流俗之稍通声病，即尊《随园集》为鸿宝者矣。

赵师秀《众妙集》所录诗七十六家。四灵诗派以晚唐为宗，此集所选诗乃颇上溯初盛。盖紫芝在侪辈中才力较健，其所作亦不专以镂刻字句见长，故所选诗亦不囿于晚唐诸作也。

曾近堂《东甌诗存》，所录宋以来乡先辈诗凡九百六十八家，较《东甌诗集》、《续集》卷帙多至三倍。《东甌二集》止及弘治以前。中叶以后，荡南醇雅，上溯唐音；汲古高华，近沿七子；永嘉诗社莫盛于兹，其大较悉具于此集。且所录明代遗集，若梅颐芬《闲存稿》、洪孝先《操舟集》之类，今皆未见，赖此存其一二。至国朝

诸集,采辑尤为咳备,较之周氏《慎江文征》,盖如驂之靳矣。*

治让以《温州经籍志》示刘恭甫,恭甫为序其端节录序文于下:

明人姜氏准曾著《东嘉书目》,自序谓:“取旧志之浑列者,析为四部,或传其故序,或录其制行,或稽其撰辑颠末,品隲臧否,以所言核之。”似取法马贵与《经籍考》。其书不传,无得知其得失,求温州一郡之艺文者每以为惜焉。瑞安孙仲容同年,博闻强识,通知古今,承吾师琴西先生过庭之训,于其乡文献尤所研究。以郡县旧志之于经籍,疏漏踳驳,无裨考证,而姜氏之书又不传也,乃讨论排比,得书目一千三百馀家,其部居分合出入,一遵钦定《四库书目》,编纂义例则多本马氏,马氏所未备者则宗国朝朱氏《经义考》,限断至严,考证至博,其附著之词,于学派升降、文人风尚异同之微,尤详哉其言之,可谓之一郡文献之帜志矣。*

治让写定《汉石记目录》一小册,所录汉及三国石刻倍于翁氏《两汉金石记》石目,并按勒石年月编次先后为卷二十有三。翁记文字间有缺误,复一一详审拓本,旁稽它籍,为之补正,随笔缀识于翁记册端。*

治让为征集乡哲遗书,以增益篋藏,及所纂《温州经籍志》之未备,与所刻《永嘉丛书》之未及,手撰《征访温州遗书约》,刊告郡邑,传布海内。其约文录下:

昔河间耆古,悬金帛以购遗书;子云振奇,费油素而写方语。析书诬伪,姚方兴尚进补《中经》;彖史谬悠,刘之遴犹校成定本。况夫九邱佚典,图牒征诵训之咨;百越先贤,氏族重敬乡之录。谱桔枝之风土,载讽瑰辞;鞅竹箭于东南,每覩闾著。岂宜任厝堙沦,靡闻甄辑乎!惟我温州,疆拓东扬,星分南戒。山名石室,盖藏书之奥区;地号学渊,实缀文之硕藪。赤兑之代,肇辟荆榛;金行以降,别开郡府。朱育对濮阳之问,陈古而悼贞姬;逸少绾永嘉之符,下车而访高士。时虽英倚间出,而鸿制未闻。自刘宋

之初元，迄李唐之季叶，弦诵渐广，述造寔兴。马贞注史，援緝之郡记之文；刘昫修书，录玄觉禅宗之集，亦越天水之隆，益振永嘉之学。阿鲁图之进史，传儒林者六人；黄南雷之著案，区师承为五派。叶、陈瑰笔，世传八面之锋；徐、赵苦吟，人诵四灵之句。魁硕相望，剗緝弥繁。元氏御宇，朴学未衰；胜国崇文，巨篇踵出。图志所书，最目略具矣。逮圣朝勃兴，尤盛经术；而歧海僻远，未闡儒风。然考释《三礼》，卓然经师，则有家敬轩编修；研综《仓》、《雅》，校讎精博，则有方雪斋教授；宗法洛闽，通达吏事，则有曾复斋知县；采览宏富，练习掌故，则有周樗庵岁贡。咸有传书，足垂来学。徒以求田僮士，论聒于泉神；占毕陋儒，口敝于经义。甌水卅里，问原委而终湮；元丰九贤，举姓名而罔识。遂使竹素尘覆，缥緜云散。扬经覆瓿，遭子骏之歎瘖；范志蜡车，待刘昭而注补。岂徒鲸波啸海，书船同砥柱之沉；狼燧传烽，藏室等江陵之烬。水火之灾，为图书之厄哉！家君纒纒名藩，殫心乡学。闻遗文之就坠，惜旧业之不昌。簿书之暇，不废丹铅；舟车所至，即增卷帙。佚闻编写，罄侧理之千番；丛笈精刊，富杀青之万简。诒让仰承庭诰，博访奇觚，爰竭愚蒙，略为整理。槩括义旨，仿中垒《别录》之规；槩揭存亡，踵秀水《经考》之例，为《温州经籍志》卅六卷，觐以广业甄微，拾遗补艺。复以见闻所域，捋采未宏，乃驰尺素之书，冀代一甌之藉。广征秘度，助我旁搜。倘求善价，愿易以精鏐；或付写官，移誉夫福帙。庶几绛州诗谱，入永叔之搜罗；汲冢纪年，裨征南之考证。延伫大雅，鉴此渴衷。其有略解收藏，未忘吝吝，蛛丝委篋，秘本长扃；蟬粉埋函，玮文半蚀。幸《论衡》之未出，徒珍帐里之书，致《酒诰》之俄空，终夺壁中之字。非徒达士所歎，殆亦昔贤之憾。若此之流，亦无讥焉。以下为条约凡十则。

吾乡文献，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亦大半无传。其幸存者，多系旧槧秘

抄，单本孤行，最易湮坠。更数百载，恐益无从采辑，甚可惜也。兹欲广为搜罗，以钩沉补逸。凡遇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诸家倘有储藏，不论时代远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抄存复本，甄其精要，校梓以广流传。

郡邑志为文献所萃，所系最重，非精通舆地之学及深究著述体裁者，不足副修纂之选。近代地志，多由官修。监定出于俗吏，編集付之文士。开局斂费，克期成书，于古志义例及郡邑掌故全不考校，故每一重修，必增无数讹谬。盖旧志之误者，彼既不能考正；而编刻潦草，则旧志所不误者，或辗转改易，以归于误。俗士不能鉴别，因其书后出，以为必当精备胜前，转相珍贵，而鄙旧志为已陈之白狗，不亦颠乎！吾乡宋元旧经，既已无存，近日通行各志，惟道光《乐清志》《咸丰永嘉志稿》知县武进汤成烈所修，属稿未竣，而汤量移，遂辍不修，原稿藏永嘉陈氏，余家有传抄本。尚为渊雅。次则乾隆《平阳志》嘉庆《瑞安志》，亦略有根据，然均不免误舛。余若康熙、乾隆两府志、雍正《泰顺志》《玉环志》，并讹谬百出，俗陋可嗤，不足备土训之典，非得旧志校核，无从是正。敝斋所藏，惟有明王季宣万历《府志》，料异订讹，颇多宏益。此外，前明及国初各旧志，多未得见。诸家所藏，倘有志乘旧帙在通行各本之前者，无论全缺，均希惠示传抄，以裨考正。

家藏秘籍，如不惜公诸同好允借抄复本者，望先将书名、卷数及撰人姓名写示，如果系敝斋所无，即当专差妥人走借，俟写校完竣，仍专人送缴，以免遗失。其书借到时，仍由敝斋写与收字，俟还书日取回，以明大信。其有珍函玮稿，不肯远借者，即当转嘱友人就近传录，或寄资请藏书主人就本家觅人誊缮，均无不可。

诸家如藏有先哲遗著及郡县旧志，愿以善价售出者，望先将其书全帙开注价目寄示本数多者不便携带，或先将书名卷数及撰人姓名开具清单寄示亦可。讽览一过，如果系佳帙，即当依原开书值酌

酬，必不计较錙铢，有伤雅道。嗜书之士，固贵善为储藏，倘其自揣不能珍守，则不如早为售出，俾书无失其所。昔虞山毛氏汲古阁藏书最盛，主人毛凤苞晋及其子斧季宸并精雠校，后其家中落，斧季以所藏精本售与潘稼堂检讨，开列一目，注价值以寄之，后来鉴藏家展转传抄，珍为秘玩，吴门黄氏所刻《汲古秘本书目》是也。足征藏书善卖，终不失为雅人。惟能藏而不能读，又复心怀忮吝，秘不示人，使前贤名著锢闭篋中，略不检省，鼠啮虫蚀，终归缺佚。其不能守者，则又弃置狼藉，有同废纸，遂至妇女用夹针簪，儿童以易饼饵，若此两者，斯为俗劣耳。

敝斋所藏先哲遗书将二百种，今将凡目写列别纸。诸有所藏，除本同者无庸校录外，倘有旧刻精抄及卷帙增多足补敝藏本之缺者，仍希惠借，以资校核。

携李曹劬圃有《流通古书约》。因秘藏珍函，多惮于远借，议令储藏家各以书目相示，出所藏本自付校写。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使古书多存副移，而家藏底本亦无借出污损之患，此最为善法。今可略仿其意，同志诸友倘有代抄遗籍，欲求敝斋所藏它书为易者，即希函示应抄何书，当觅胥精写，奉寄互换。卷帙多寡，盖所不计，务使先贤遗著多存一本于天壤间，即可多传数十百年。嗜古之士，亮同斯愿也。

敝斋所收先哲遗书，无论书之优劣，本之全缺，均广为采辑，以备参证。诸家所藏古籍佳本，固以先睹为快；即有义例疏舛，文义不甚雅驯，及畸零残本首尾不全者，亦均希惠示，勿以小疵而废。科举之儒，珍其敝帚，于是有时文试帖之刻，此不足以为学也。儂薄之士，好行小慧，于是有传奇曲剧之作，此不足以为书也。今之征访，虽复雅俗兼收，惟此两门，无劳见示。至词，为乐府之支流，与南北曲迥殊，倘有传集，不在摈弃之列。

代抄遗书，必当一遵旧本，不可妄为删易。吾乡人校刻先哲遗集，每喜奋臆更张，自诩编订。如慕桥林氏所刻《陈止斋集》，变换面目，无复旧观；又喜臆增缺字，如第三十六卷《答朱子书》此正德乙丑王文定公瓚所刻本卷第，林氏重编本改入文集卷中“萧勺群

愿”四字，本出《汉书·礼乐志·安世房中歌》，正德本缺一箫字，而勺字则不误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节引此书，正作“箫勺群愿”，不缺不误，林氏不解，妄以意为补缀，改为“消铄群愿”，文义虽通，而已失止斋之意矣。此类甚多，略举一端，以见其概。此外如唐传铤所刻《王梅溪集》，谬妄尤甚。刻书若此，诚不若其无刻也！昔邢子才云：“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盖能读古书者，不患其不能知误字，惟患读书不多，而专辄刊定，使原本不误者因妄改而致误，又使后人无从寻其误夺之迹，虽有善读书者亦无如之何矣。敝斋所刊古籍，皆博求精本，讎核数四，不敢轻有增易。凡我同志，相助校录，请亦以臆改臆增愚为厉禁，即谬戾显然，亦悉仍其旧，庶一涤曩时妄改古书之陋习。书前后序跋及卷端标题行款，书中跳行空格诸处，亦有关考证，均当一仍旧贯，不可移易。

私家谱牒，纂考不精，类多攀附名贤，虚张官阀，不足征信。然前代旧本，亦间有佳制，苟能精校博考，自可真伪较然。吾乡故家华胄，旧牒流传，倘有诗文志状诸作，足补志乘之缺者，亦祈无吝写示，俾广甄择。

储藏大家，分处郡邑，一觔之借，邮寄维艰，且书帙珍重，恐所托非人，不无乾没污损之虑。今谨就同郡各邑之中，广托同志良友，代为搜访，倘有见示书件，即可托之转寄：永嘉则徐芷生文学讖，乐清则傅省三传永嘉人，今授徒乐清白鹫屿，平阳则杨仲渔镜澄、徐淞樵引之，泰顺则林亨甫用霖，同邑则林祁生庆衍，并修学好古，讽缉不倦，与诒让雅有同好。至诒让随侍官斋，远在江左，书件寄到，则芷生文及舍弟翼斋诒燕均可代为收存，分别校录。谨此奉启，大雅闳达，幸垂鉴焉。*

诒让尝至杭州，访丁松生先生，得观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之盛。*

又曾收得昭文张氏旧藏宋本《尹文子》二卷一册。翻读浙江书局新刻西吴严万里校本《商君书》一册，手题篆书二十三字于

册端曰：

商子校本，孙渊如、严铁桥、钱雪枝三家校本合勘定。中容记。

又册中并录俞氏《诸子平议》说，间复自缀按语，朱墨色笔，新旧杂见。*

平阳杨仲渔镜澄负笈来从衣言学，仲渔与诒让同岁为博士弟子，琴溪先生之中子也。

诒让从妹夫杨定勇内翰成进士，入翰林。

是年沅陵吴云桐大廷卒，年五十四。

林若衣卒，年六十一。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 衣言六十四岁，诒让三十一岁

春，衣言辑定陈文节公《止斋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编入《永嘉丛书》，开雕于江宁。所据以雠勘者：家藏明正德丙寅林长繁刊本，同治甲子，诒让购得嘉靖辛卯安正堂刊本，安正堂为当时书肆名，该本版式与麻沙本相似清乾隆丙寅林上梓重编刊本，道光甲午陈用光重刻本。林长繁本，系永嘉王瓚从内阁宋本录出，即止斋门人曹叔远所编者，长繁一遵原槧，凡文字刊泐不可辨者，并缺之。安正堂本虽卷帙省并，而叙次犹旧，亦未尽失曹编面目。至林上梓重编，始以曹编移易离析，其内外制诸卷且多删改篇目，篇中缺文讹字，率多凭臆增窜。陈用光刻时，属钱士云覆校，钱虽自称访得正德本补正，实则其本仍沿上梓诗文分集之陋，讹文夺字因袭尚众也。衣言以明槧两本，尽订林、陈两刻之谬，乃复旁刺群籍，补正明槧之夺误数百事，虽不能尽复宋本之旧，而正德以来，允推兹刻为最完善矣。

诒让抄得《尚书历谱》一册，记云：

成美卿《尚书历谱》二卷，光绪四年春录于江宁。中容记。*

又抄得吴廷华《周礼疑义》残帙，校正二十馀事，而记于册首

云：

吴氏《周礼疑义》残本四册，光绪戊寅正月假泉杏丁氏本，录于学渊阁。中容记。*

又抄得陆进《东瓯掌录》一册，识其后云：

光绪戊寅正月，假项氏藏抄本传录，并勘一过，原本书眉有墨笔校语，此多误属入注中，始知移誉旧籍非亲为检校不可也。

瑞安孙某某记于学渊阁。

此书多录吴荆溪《林下偶谭》及姜平仲《岐海琐谭》，而不注所出书，义例不无可议。惟间有明末及国初旧闻，尚足资考校，故亟属友人录藏之。中容又记。*

期间，衣言及诒让自江宁经沪、杭，曾暂归故里。此条系整理者加。

衣言传录影宋写本《刘克庄集》十二册，取津逮秘书本《后村题跋》互读，随笔记于《后村题跋》之册首云：

戊寅正月，偶从杭州丁松生丙借读《后村居士集》抄本五十卷，其三十一、三十二卷为题跋，而缺前两卷，盖亦非足本。上元后二日，某某记。延钊谨案：《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载此集五十卷十二册，即丁氏书也，家藏此集卷数册数与上同。

二月，诒让与从弟诒燕同至邑之陶山访碑，乘潮上驶，过焦石，舣舟登览石塔绍兴辛巳题记。塔在飞云江中小山上，高峙中流，江涛湍急，向无津逮者。诒让拓得兹刻，以为足喜。又访得宋天禧四年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治平二年陶山寺井栏石刻，宝庆二年鲤鱼山摩崖及元贞隐处士张公墓碣。手拓以归。*

邑中徐氏以收得明嘉兴项墨林旧藏《品茶图》，乞题，诒让为作四绝句。

《品茶图》图无题名，绢素黯穢，笔墨精妙，当为南宋画院李、刘、马、夏诸人之作也。

图谱宣和最绝伦，中兴画院更纷纶。

李刘马夏烦参证，奇迹于今比凤麟。

德寿春深曲宴成，龙团宣赐味逾清。
行都乐事归图画，潼酪凄凉五国城。
白雁南飞下越山，残缣从此落人间。
收藏携李东南冠，押角赭泥入绢殷因有天籟阁藏印。
陆经姚品校讎精，东海图书富百城。
愧我画评殊未读，珍图到眼不知名。*

锵鸣膺南京钟山书院讲席之聘。薛慰农贻诗衣言，有“君家昆弟世间无”句。

夏初，衣言从胡某假抄《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以补校旧藏残帙三卷。十三卷本世所仅存，卷中张天英、郑东、高明、陈秀民四家皆吾温乡先生，尤以获见为幸。又搜得吴葵衷《花史》手稿本十册，纂修《四库全书》时经进本也，见之甚喜，易以重贾。

五月，诒让在瞻园检篋藏己巳校集《永嘉郡记》稿本，重为理董，付之杀青，所辑《旧闻坠记》凡得五十馀条，仿《唐书·艺文志》所载郑氏《东阳记》，定著为一卷，有自叙扬榷郑书之善，以示方来，又书于册尾云：

永嘉自晋太宁初分临海置郡，领县五：永宁为今永嘉；安固为今瑞安及泰顺之北半县；乐成为今乐清及玉环厅；横阳为今平阳及泰顺之南半县，今皆隶温州府。松阳为今处州府丽水、青田、松阳、庆元、云和、宣平、景宁七县及缙云、龙泉两县之半。缙云之半为永康，龙泉之半为遂昌，并属东阳郡。盖兼今二府十五县、厅之地以为郡，疆域亦辽阔矣。刘氏代晋，无所变革。故郑氏此书，亦多涉括苍。其所记怀化县有蒋公湖，在今遂昌县东二十里宋州郡志无怀化县，县盖乡字之误。遂昌时属东阳，初疑此为《东阳记》之佚文，传写移易，误书永嘉。然《初学记》湖下徐坚所自为叙事亦云：“永嘉有蒋公湖”。与所引此记相应，则确非讹文，盖其时郡界固有错入今之遂昌者。此唐宋以来舆地书所未载，不第可证明《一统志》五代时蒋姓居宅陷为湖之谬说也。又《御览·

州郡部·婺州》下引绎之《东阳记》云：“隋平陈，置婺州，盖取其地于天文为婺女之分野。”绎之宋人，其书不得记隋、陈间事，此必李昉等误引。恐览者不察，援此疑绎之为隋以后人，故附正之。至近时地志录此记或题晋郑缉之撰，则由俗儒臆定，并《隋书》亦未寓目，其误盖又不足辨云。中容记。*

六月廿八日辰时，诒让母叶夫人卒于江宁官次，距生于嘉庆丙子二月初十日丑时，寿六十有三。

秋，诒让校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记云：

戊寅秋月，以新旧拓本合校一过，中容。*

又校读《北魏刘洛真造象记》，记云：

光绪四年七月，以精拓本校过，正误字一，缺补字三。某某。*

九月，《永嘉郡记》第一次初印本成，诒让又加笺记二则，并朱笔楷书于自藏印本之眉端。

《御览》八百五十七饮食部引《荆州图记》曰：赤马山有蜜房二百馀所，罗缀相望，因名曰“百房”，则《寰宇记》所引不误。

罗泌《路史·国名纪》四引《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

十月，衣言校读明隆庆刻方逢辰批点本《止斋舆论》六卷及附刻奏议序记书状二卷，合四册。记云：

此刻错误殊甚，盖明时书肆俗本。其附刻二卷，今据本集略为补正。十月二十七日记。

是年，衣言议将请豁免江宁府属高淳县名乡田地摊带虚粮，统照六升六合原则起科，详经督府奏准。详文略云：

高淳虚粮：由于前明永历年间，苏常屡遭水患，在广通镇河筑堤以阻来源。正德年间，添筑下坝，上游徽、宣诸郡之水壅塞泛滥，致固城湖坍没田十馀万亩。嘉靖间，将前项沉田虚粮摊于现存田地追征，每亩有加摊二升者，有加摊一升四合及一勺零者。我朝定地制赋，沿明旧制，以故前项虚粮仍旧摊赔。从前物

阜民丰，完纳已形费力，兵燹以后，户口凋敝，田卒污莱，佃种利微，输完粮重，不堪其累，相率抛荒。升任藩司梅启照，于光绪元年开办丁漕请减江宁府属科则案内，声明该县向征折色，科则较轻，惟大粮田地，摊征虚粮，民力不逮，另归专案办理，旋即造具银米清册，恳请豁免，仍照原额六升六合起科，征收折色。奉部议驳，何敢再事渎请。无如数年以来，该县业田之家，愈形困苦，皆缘租不抵赋，大半累于浮摊，若不一律豁免，非但未垦之田难期复额，抑且已熟之地转虑复荒。

衣言由藩库筹拨三万五千金，修筑扬属运河东堤，以保农田。见《沈公肃公政书》七。

又议将江北新漕再行暂办海运一年，并与江安粮道会详督府。文略云：从《沈公肃公政书》节录。

河运乃经久良法，自当遵照妥筹。先经派员赴津，将上届河运阻滞民船预为召集，于剥送海运漕米完竣后，押令迅速回空，趁汛渡黄南归。各船驶抵临清，正值秋汛黄水接续增长七八尺不等，卫水亦同时大涨，经押空委员会商东省各员，启坝放水入运，乘势抢渡三昼夜，于七月二十八日始行催出运口，共船一百五十余只，渡黄南下。此外仍有百余只装运赈米，能否南旋，尚无定期。回来各船，上年羁留津河一带，虽藉装运各省赈米，稍资生计，但时值荒旱，瘟疫盛行，困苦情形不堪缕述。况船只失修已久，上届拖坝入卫又复受伤，加上冬令水枯，北地苦寒，以致船身率多冻裂槽朽，一切器具亦损坏不全，必须分别拆修，始堪装运。倘敷衍从事，设有不测，非但潮湿霉变可虞，即将各船变卖押追，不足以资赔偿，于公仍属无济。或谓江南大小船只甚多，旧船既须拆修，何不另雇新船？不知东省河道淤塞，船大则浅搁堪虞，船小则装米无几，历年办运均系挑选坚固轻便合用船只，近因行商疲敝，运漕民船本不甚多，而力届守冻北方，朽坏拆卖，更觉不少，前经分派委员四出招雇，多方劝谕，许以优恤，无

如各船户鉴此苦衷，莫不视为畏途，相率裹足，复经再三开导，迄无一应。本届新漕转瞬亟须开兑，若不迅图变通之方，必致河海两误，拟请援案，仍由招商局轮船再行装运一年，俾令回南各船，得以从容修换坚整，下届循旧仍办河运，船只既可早为预备，而东省淤塞河道亦可认真开濬深通。

又议将江、兴二卫快丁暨海州隐军，永远豁免快籍，免办编审，其原执屯田，照旧存留，以杜扰累而资生计。会同安徽藩司、江安粮道，详经督府奏准施行。于是上元、江宁等十七州县快籍民户，顿有更生之庆。详文略云：见《光绪江宁府志》及《沈文肃公政书》。

江、兴二卫所属之快丁，向系分住上元、江宁、江浦、六合、江都、高邮、当涂、芜湖、无为、巢县、和州、含山、滁州、来安、全椒、天长、盱眙等十七州县境内。当漕船起运之年，定例运快，并金四年编审一次。嗣因快丁不谙运务，多请运丁代办，每年捐贴运费银一百三十两，十年大造，贴给造费银三百两，复经奏准捐本生息，拨款调剂，免其金运。又海州隐军，并无屯田，不谙运务，公湊津贴生息，贴补淮安卫头二两帮运丁，免其驾运，载在《漕运全书》。军兴以来，十有馀年，各该州县蹂躏殆遍，该丁户绝人亡，即间有一二孑遗，房产尽属丘墟，田地鞠为茂草，兼之乱离迁徙，籍贯不清，虽欲设法编查，实属无从着手，徒使里胥乡保因縁为奸，贻累闾阎莫此为甚。况快丁永免金运，运丁代为当差，久已遵行，此时若再编审快丁，徒使惊疑，无裨事实。惟运丁编审，迭奉部催，自当飭属赶速查办，一俟齐全，另行汇详。所有江、兴二卫所属之快丁暨海州之隐军，应请分别豁免，停办编审。

时晋、豫告饥，江南北诸郡亦患荒瑾，衣言軫念民食，提议省城积谷，首捐廉俸以为之倡，设积谷局，檄江宁守总其事。于是官捐自督抚以下共得谷三千五百石，民捐及其他捐输得七千馀石，复为别筹公款十万两，采办积谷十馀万石，分仓存储，以备荒

政。见《江宁府志》。

衣言曾助费重刊李兆洛《养一斋文集》。见印本册首。

仪征门人陈六舟刺史彝，以追和咸丰丙辰闾中诗，自昭通见寄二首。

是年，诒让收得日本刊本金武学上舍《施氏七书讲义》。诒让在邵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孙子下》附注云：

金武学上舍《施氏七书讲义》四十二卷，日本刊本，卷端有贞祐壬午汪伯虎序，称施子美撰，不著其名，《四库》及各家目并未著录，光绪戊寅于吴淞收得。中容记。*

潘星斋侍郎卒，年七十一。

张石洲方伯瀛卒。

苏廉堂河帅卒。苏廉堂初在京朝，与陈庆镛、朱琦同为名御史，时号三直。合钱塘金应麟亚伯，又有四虎之目。

整理者按：以上除注明*者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八（起光绪二年开藩，迄四年）

光绪五年己卯（1879） 衣言六十五岁，诒让三十二岁

是年，无锡门人薛抚屏福辰选衣言所为古文廿余篇，附刻于武陵杨氏《清朝古文正的》之后，谓与二百年以上之作者，应其官征以鸣盛时云。《古文正的》薛序。

时衣言与两江总督沈葆楨意见不合，难以相处。沈葆楨主张多办洋务，可以借用洋款。衣言对洋务，认为宜俟库帑稍充，酌量自力，徐图进行，而不以借用洋款为然。又沈葆楨喜用健吏治命盗重案，一切用峻法，不甚究其情。候补道洪汝奎希望风愆，专事刑杀。衣言恒规切之，以是衔衣言。会江宁有命案，不得主名。沈以属洪，则捕路人锻炼定狱。江宁令某，心知其非，以告衣言。衣言曰：洪为求官计，乃杀人以为迎合乎？急言之沈葆楨，沈不省，故事命案定讞，必由藩、臬两司会详。沈葆楨以衣言持异议，乃径下洪论如法。又有台州董毓琦者，略解天算，谪

而无行，自言能制轮船，藉地球摄力行驶，不用汽机，沈葆楨俾试制，而命藩库支银三千两给具资。衣言知董妄，其船必不成，再三阻之，沈葆楨不可，强令予金。及船成，不能行，沈内愧，自以养廉赔董款。因此与衣言益相左，而且洪复隐构之。衣言以是不能大有所为，渐萌退志。会得湿疾，乃请奏明开缺。原禀略云：

窃谓人臣之义，不敢避难。本司一介寒士，渥受国恩，糜捐不足言报。第念用人理财，关系至鉅，苟才所弗任，即在壮盛之年，亦当知难思退，岂宜以老病孱躯，尸居繁要之职。本年自春历夏，抱疴已及半年，请假不啻十次，闭户深居，几同卧治。若犹瞻顾迟留，久妨贤路，则是志趣卑下，徒恋一官，并非真心为国，朝廷安所取而用之。伏祈奏明开缺调理，庶几于义稍安，于心无愧，而颓疾得从容摄养，或可就瘥，则以馀年于乡党之间，造就经制人才，亦足以报国恩于万一。

衣言命治让与王弢夫覆勘宋瑞安陈傅良《止斋集》五十二集。至是校刊毕工，治让为跋以记之：

陈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止斋集》，凡二本。一本五十二卷，即曹文肃公叔远所编，嘉定壬申温州教授徐凤刊于永嘉郡斋者也。一三山本五十卷，据荆溪吴氏《林下偶谈》，盖蔡文懿公幼学所刊。其本明以后已不传，无由稽其同异。赵希弁《读书附志》，谓止斋《周礼说》旧刊集中，曹文肃别为一书而刻之。检文肃为此集后叙云：集旧未成编止斋在时，有《城南集》及《待过集》二刻，并少作若今所传《奥论》之类。《周礼说》绍熙中撰进光宗者，不当在彼二集中。则文肃以前，《止斋集》无刻本，赵氏所云载《周礼说》者，殆即三山本矣。然蔡、曹两本，并出嘉定间，而蔡刻稍后。嘉定元年，文懿为止斋行状，称公有《制诰集》五卷，《集》三十卷，无所谓五十卷之集，是蔡刻必在作行状之后之证。文肃此集后叙作于嘉定四年，称徐博士与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学更加订定，是曹编亦经蔡订，而绝不云蔡有刊本，是蔡刻

又在文肃作叙后之证。窃谓三山一割，当在文懿由知建宁府改知福州就进安抚使时，其年月虽不可考，以曹叙及《宋史》本传参互校核，盖在嘉定四年之后、十年召权工部尚书之前也。然则蔡刻距徐刻不过二三年尔。若其本载《周礼说》，当由文懿所增。文肃編集时，《周礼说》故不系《止斋集》，非由析出别行，不审赵《志》何以有文肃别为一书之语。且蔡本既增《周礼说》，则卷第自当溢出，顾反少二卷。今《周礼说》及三山本《止斋集》并佚。代祀绵邈，书缺有间，其原流分合，莫能明也。

此本即文肃所编，明永嘉王文定公瓚从内閣宋本录出，至正德丙寅，温州同知林长繁为刻之，于曹编附录后别增张璉所辑集外文八篇。其《民论》《文章论》《守令论》《收民心论》四篇，并出方蛟峰所评《止斋奥论》，此书凡六卷，余家藏有明隆庆辛未刊本，别本题《止斋论祖》，并为五卷，无方评，其本出《奥论》后，张盖并未见徐亦皆止斋少作，曹文肃所刊削者也。后嘉靖辛卯，别有书肆所刊小字本，以正德本合并为二十八卷，所谓安正堂本也。两本版片并亡，传本寔少。国朝乾隆丙寅，邑人林知县上梓，又取正德堂本重编，为《陈文节公诗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录》一卷。乾隆癸巳，其版燬于火，而新城陈侍郎用光视学浙江，复以林本重刻于杭州，今盛行于世。顾正德本一遵宋槧，凡宋本文字刊泐不可辨者并阙之。虽校讎不审，而无臆改臆增之失。安正堂本，虽卷帙省并，而叙次犹旧，于曹编面目亦未尽失也。至林氏重编，始以曹编移易离析，任意更张，其内外制诸卷，删改篇目，至不胜校乙。篇中缺文讹字，率多凭臆增窜，无复旧观。止斋遗书，斯为一厄。陈侍郎重刻时，属长兴钱士云为之覆校，钱序亦称访得正德本补正，然其本仍沿林刻诗文分集之陋，讹文夺字，因袭尚众，其言殊不践也。

家大人既校刊刘、许诸先生集，复以止斋永嘉魁儒，而遗集世无佳刻，乃检家藏明槧两本，手自讎勘，得以尽刊林、陈两刻之

谬。其明兼夺误，今参检群籍补正之者复得数百事，虽不能尽复宋本之旧，而较之明兼已略为完整，不论林、陈两刻也。官斋多暇，遂刺举同异，揭所据依，写为定本。光绪戊寅春，开雕于江宁，而命黄岩王工部彦威及某某覆勘一过，并命记其校讎之例于册尾，以示读者。凡今刻本，悉以正德本为正，其正德本误而以诸刻及它书刊定者，并注其原作之了于下方，校语中所称原作某者是也。诸刻本与正德本异而义两通者并注之。陈本即据林刻复刊，而陈本后出，略有所补正，故卷中止校陈本异同，凡林本误而陈本不误者，并不著也。光绪五年己卯孟陬。*

二月，诒让校刊方学博《集韵考正》十卷成。叔鏞鸣从项几山先生傅霖传录手稿本也。原稿间有刺举原文，而缺其校语者，诒让为补注之，更就罗以智《校本集韵》丁卯收藏、马钊《宋本集韵校勘记》癸酉传抄互读，自谓凡所得有出于方书之外者间有条记，将续辑之，以竟厥绪。*

诒让于同里林子琳彬许得方氏《韩集笺正》，以谓平议精审，迥出方崧卿、陈庆云诸书之上。* 整理者按：方氏指方雪斋学博，方崧卿则著有《韩集举正》。

又抄得庄忠楫《易纬通义》八卷二册。记云：

庄氏《易纬通义》八篇，己卯中春录成，中容记。*

又依武进张氏《易纬略义》校本，写定《周易乾凿度》一册。*

诒让见南宋本《新唐书》。邵位西《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南宋本每叶廿行，行十九字，己卯二月书贾携来，惜内有元时修版甚劣。”又云：“余家亦有大德刊本，内有明人修版云。”大德刊本，未知何时收得。*

是月，诒让校读《唐幽州昭仁寺碑》《唐郭思训墓志》《唐冯氏妇墓志》《唐贺兰氏墓志铭》《唐无畏不空禅师塔记》《唐刘感墓志铭》《唐张安生墓志》《唐少林寺神王师子记》《唐卢朝彻谒狄庙文》《唐嵩山会善寺戒坛记》《唐吴达墓志》《唐尔朱逵墓碣》《隋赵

芬碑记》，并覆校《尔朱逵墓碣》，各纠误补缺若干字。*

四月，王子庄以所著《六书解》寄示，至七月间诒让报书驳其所论假借一门，复识其馀疑悟于册端，并缴还之。《籀廌述林》卷十。*

诒让收藏嘉兴姚氏旧藏汉五凤三年砖研一方，自为拓本识跋，因署所居曰五凤砖研斋，即乞常熟杨濠叟先生沂孙为题篆额，拓本跋云：

右砖厚一寸八分，长四寸七分，广四寸二分。右侧存文“五凤三”三字，篆书。旧藏嘉兴姚氏，已琢为砚。左侧及两端并刻张开福铭叙。案：汉宣帝、吴孙亮并有五凤纪元。此砖文字奇古，张氏定为两汉物是也。阮文达所得砖为海盐张燕昌旧藏，见《两浙金石志》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校此砖多一“年”字。其释三为五，则翁氏之误。《阮志》钱宗伯载所作铭记，亦本释为三字也。

附录张氏铭叙

西汉金石刻，欧阳犹未之见。今仪征相国得五凤三年砖大兴翁氏释三为五，友人董玉山又于宅后培土得残砖，文同仪征，惟三年较显，盖一型所出。顷从六榆先生小云东仙馆见是砚，爰为铭。铭曰：“昔未见，六一翁。今制砚，仪征公。谁与匹？小云东。”道光乙未中伏日，海盐张开福石匏并书，胡衣谷刻。*

七月十八日，有旨衣言以太仆寺卿召还朝。以藩司改京卿者，率以左官为叹；衣言得报，独大喜过望，以为昔在侍从，以抗疏陈时事，而出为郡守，兹获重登禁近，庶冀竭尽论谏之职，克遂平生之志，故谢恩折云：丰耗可验民生，谏正且关君德，盖深有感乎司存之清切也。顾于世会变迁，国事艰棘，不能无慨，故述怀诗，则有“但愁致主仍无术”及“桔梗鸡壅各一时”等语。

自戊辰为监司江南，十载之间，历官三行省，始终以廉勤自励，整饬吏治，综核刑名，剔除税厘积弊，严而不苛，至是去官，藩

库积羨以钜万计。乃详明督府，留银三千两专为省垣刊刻官书之用。延钊谨案：《沈文肃公政书》七《江苏饷源日竭兼筹酌剂折》内，有“金陵厘局，经藩司孙某极力整顿，严杜中饱”等语，盖剔除积弊之一端。

秦澹如观察，自衢州以书见贺，且速之行。

八月初四日，衣言交卸藩篆，乞假回籍省墓。

诒让得丹徒庄蒿庵旧藏张青父手抄《避暑录话》二册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余家有顾苓所藏明人写本，题乙卯《避暑录话》四卷，校津逮以后各本，异同甚多，卷端又有石林老人自序一篇，亦各本所无云，识于册尾云：

光绪己卯，江宁买得此册，以毛刻本校之，异文甚夥，故是佳本，读者所宜珍贵也。某某。*

时衣言以同卿内召，有引退之意，因命诒让扶母灵柩先归。诒让于九月初六日自金陵启行，十月十六日抵家。归装惟有縹緇甚富。盖自同治戊辰，衣言复出为监司江南，清俸节馀，辄命诒让购求善本经籍。力不能得者，或假校异同，未有刻本者，则传写副帙，累十馀年，积数万卷。时玉海楼未建，暂庋于诒善祠塾东之逊学斋。道、咸以来，瑞安藏书人家稍著者，有项雁湖弄之水仙亭及其弟几山傅霖之株树楼等。至是逊学斋插架之盛，乃称冠于温州一郡矣。*

诒让始与林祁生及周伯龙琮、仲龙璪、后更名拱藻兄弟，搜访郡邑金石古刻，而并致意于砖文，以阮氏《两浙金石志》于温州古甃未有著录，而诒让先于永嘉松台山净光塔曾得宋元祐、熙宁诸砖，拟更觅之，冀得唐以前物。*

十一月，衣言归舟中检阅旧校《水心集》。

十二月，衣言假期届满，而病甚不能造朝，乃请告。衣言于是杜门不复出，益宣究其平日所笃守之永嘉学术，聚乡里英才而讲授之。如此者十馀年，先后受业诸子则有泰顺林亨甫用霖、周丽辰焕枢、晓芙恩熙、季兰恩铸、永嘉王子祥景羲、乐清陈叔和国

鏞、平阳张蔚文霭、宋燕生存礼、玉环庞□□凤翥、青田章式典楷、同里林祁生庆衍、黄叔颂绍弟、王小兰翼传、周伯龙珑、仲龙璪、项葱畦方蒨、申甫芳兰、何翰臣庆辅、胡榕村调元、池云山志激辈，凡数十人。

林亨甫尝与衣言言，今外侮方亟，国论未定，诸公贵人循常习故，不能有所振刷，而浮浅躁急之徒，凿空附和，助成其势，患且日深而不可为。衣言以谓其议论意气，无一不似其尊人太冲先生，而计虑论事，往往与己意合。

衣言收得明瑞安任克诚太常道逊山水墨迹四巨幅，每幅各有太常自题诗句，未署集云山樵诗画，重装藏之。

又有携太常所画八一图及自书八一道人传、八一自娱说十数幅来求售，以索价不契，竟持去。

十二月，治让于县城西门内西岷山巅得宋元嘉□年砖、十四年砖，于东郊外菜圃墙间得梁天监十年砖，示林、周诸同志相互传观，矜为创获。*

是年，治让以明杭州朱氏花斋本《管子》属谭仲修移写，谭别取所藏《陈硕甫传》校绍兴本，参互勘定。见《复堂日记》，又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治让附注云：谭中义有陈硕甫依宋蔡潜道刻校本云。

*

是年，治校刊《方氏集韵考正》，衣言以编入《永嘉丛书》。

钱楞仙司业卒，年六十四。

方元征骏谟卒，年六十四。

吴柳堂吏部可读，以言事自尽于苏州僧寺，年六十八。

治让从弟叔芑卒，年二十六。*

整理者按：以上有*号者录自《孙征君籀廌公年谱》卷二（起光绪元年，迄五年）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

衣言六十六岁，治让三十三岁

正月，衣言阅旧校《水心集》，书于卷廿一朝请大夫《沈公墓

志铭》之后曰：

此文原本于葬处并叙五子二女，而叙二子一女之已卒者于前，叙三子一女之生存与葬于后，乾隆本不得其解，妄为移窜，遂使前一人之科目官职，皆下属于后一人，可谓谬矣。《水心墓志叙》三代履历，生卒子女最多变幻，实有出于北宋诸家之外者，非熟读不能知其奇也。庚辰正月四日，校毕又记。

三月，衣言重订治善祠塾课约，凡为十则：一临法帖，二看经，三看史，四看古文，五看乡先生遗书，六看时文，七看试帖，八看古赋律赋，九看其他诸书，十定期文课。其教临法帖云：刻成经寸方格，用毛太纸刷印，每日清早粥前取颜鲁公多宝塔、颜氏家庙碑、东方书画像赞、郭公家庙碑等帖临写，以二百字为度。临时须将帖上字先自逐笔细看，求其如何结体，如何用力，再自下笔。临写后又将自己字与帖上对看一过，看出自己字与帖上字不合处，即自改正，别写于旁，久久自能合法。又云：作字必先从颜平原入手，方得平实有力，以后神明变化，无所不可。虞永兴、欧阳率更、褚河南、柳诚悬，凡唐人楷书亦多可学。蔡君谟《万安桥碑》，体兼颜、柳，宋人大字之最可学者，惟不可即学松雪、香光，走入软滑一路，亦不可但作小楷，致笔力窘弱。本朝人字，则无一帖可学，切宜知之。其看经条云：不必定须背诵，但必须字字解得，五经或十三经，随其资力为之。但每年须看完二三部，诸经次第看毕，则复从第一部看起，总要时时与经见面，自然融会贯通。看史条云：先看《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次看《明史》。《史记》、《前汉书》与治经同，并注须字字看过。其句读字义不能骤通处，皆须用意考订。《史》《汉》各表，吾乡人往往不一寓目，然具有精意，且可为考证，不宜忽也。《明史》则以其时代相近，有资考镜，且其文有法。五史看毕，即看欧阳公《五代史》，其文亦可为法。《五代史》看毕，晋、唐至宋、辽、金、元诸史，则浏览一过。更读《国语》、《国策》、正续《通鑑》，各史《纪事本

末》及《九通》等书。看古文条云：先看三苏议论之文；次看韩、柳、欧阳辩论条畅之作，读过此等文后，作文自然纵横如意。次看韩、王、欧阳铭墓之文；次看八家记序杂文。大约韩、王、欧阳三家须看全集，其余先就选本上读之。近时姚先生《古文辞类纂》，论文尤精，须并其圈点处用心思索，诸家文集看遍后，明之归震川、清之方灵皋、姚、恽、梅、曾诸家，亦宜多看，皆八家以后之正宗也。吕氏《博议》，马贵与《通考》诸序论，亦足增长识力，皆宜看。看乡先生遗书条云：先看《水心别集》及梅溪《止斋诸奏议》；次看《水心文集》《止斋全集》；次看艮斋《浪语集》《梅溪全集》及周恭叔《浮沚集》，各集中所存吾郡掌故皆当详览。止斋、水心议论之文，雄视一代，碑、志诸作尤能抗衡退之、介甫，自成一派，学者岂宜忽视？予所藏各集本中，皆曾手下圈点，且经详加评注，诸生读时，可借取过录也。看其他诸书条云：经部如《说文》《尔雅》诸书；史部如宋、元、明学案及輿地掌故之书；子部如《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汉魏诸子、宋五子书，以及天算等书；集部如《楚辞》及唐宋以来其他名家之诗文；乡先生书，如《横塘》《二刘》《竹轩》《四灵》《浣川》《蒙川》《霁山》《五峰》诸集，则各自视资力，恣意博览可也。

夏初，衣言自求寿圻，适门人林亨甫来。亨甫得其父形家之学，遂与偕行，遍历潘墟山中。

衣言连日食沙蒜，有诗叠次宋许深甫《和潘德久送沙噍诗》原韵，复令诸生皆和之，为此物添一故事。而和作以林祁生、胡榕村诗为最佳，剧赏之。

四月，衣言重读武原张氏本李璧笺注《王荆公诗》五十卷，以万历本《临川集》校勘文字异同，而评点一过，间于李注亦有所辨正。

治让校读唐琅琊王氏墓铭经幢，补一字，正误字一。*

夏，治让得晋周祖残砖一块于邑之小东门外莱圃墙间。*

五月，诒让游永嘉十三都鹅头颈村密印寺，见宋元丰证觉院钟款，手拓而考读之。*

秋，诒让于邑之二十四都曹奥，访得《宋通判项公澈墓志》，精拓数纸，复以南堤项氏谱中所载全文，校补残石之缺字。*

秋，鹤阳谢恩泽以《宋直龙图阁郑公伯熊母太恭人陈氏墓志铭》录副见示衣言，该墓志铭盖从永嘉四十一都东村证觉院后左侧山麓掘地得之者。

衣言见明乐清章恭毅公纶自书五言诗小幅。

七月，衣言见万历癸丑何无咎五十二岁所为《书谱》临本长卷，以为收敛闲雅，异于丙午所见《净名寺疏》之横恣。

八月，衣言见永嘉叶氏所藏黄文简公归永嘉送行诗墨迹长卷。

九月，衣言葬叶夫人于邑之二十五都珠山之原。

十月，衣言读传录杨景衡《张公如亨墓志铭》，书于其后曰：

此采自吾邑卢浦张氏谱，如亨名涣，盖以掾属入官，今《郡邑志·选举》无其名，《福建通志》明职官政和知县亦无其名，盖《志》之疏也。又《志》中所言福建守翔，盖元时福清为州，知州得称守也。而《福建通志》亦不载其人。又张氏谱，自述其始为忠献公浚子构生璿，璿生杰，杰生建，自闽赤岸迁瓯，再迁瑞安，然则卢浦张氏固魏公之后耶。附记于此，以俟考。庚辰十月。

同月，衣言以盖竹先茔封土，命诒让往视工，归过廿四都下湾，登山寻古塚，观零甃满地，文字粲然可辨，阅数日，携工往搜，则得晋建元砖、翁氏砖三种，永和十一年砖四种，升平元年九月砖三种，鲁氏砖、陈口砖，宋元嘉廿二年九月砖二种，鲁长砖二种，明府薄君砖二种，张上计砖。盖短屣长镵，遍历下湾、卢浦、林奥、盖竹之诸山中。*

同时，诒让得晋大公中砖三种于下湾水西洞山，考读砖文，以谓大公中之称，诸史及古金石文字并未见，疑即大中正。复

以晋泰始历推定第三砖文朔日之误。*

又于水西洞山,得晋太元十九年砖,以为砖文年作丰,汉晋碑所未见。又得宋元嘉十年砖,审视砖文中癸酉二字作祭画,以为晋宋楷法,多沿汉隶而变。*

于林奥和尚山,得元嘉十年砖,以为砖文长短疏密,参差错出,遇横笔辄引长之为界画,古甃中罕见。又于东坛山得梁普通二年砖,以为砖文中“安隐”二字,汉魏六朝人常语,《说文》新附始有“稳”字,出六朝以后,非古也。*

得元嘉廿五年砖于廿六都塔山。*

得周祖残砖又一块,与夏间所得同处,亦同为一范所出,拓其残文互相校补,始略可读。*

十一月,治让于邑西郊外西岷山,得晋永康元年砖、章恨砖、咸康三年砖、永和七年砖、陈氏砖二种,泰和四年砖、宁康元年砖、太元十年砖、十八年砖、十九年九月砖、宋元嘉六年砖二种;又得齐富公相砖二种,以为砖文中寅作寅,葬作墓,并六朝时通行讹体;又于山之阳,得晋永康砖,以为华纹工致,晋甃之最精者。得晋改之砖、丁氏砖三种。太元六年砖皆出十二都焦石,以为改之砖文甃字作甃,奇诡罕觐。丁氏砖第三种,盛字作寧,亦古金石文字所未见。又谓所得古甃并阳文凸起,惟此第三砖及宋元嘉廿二年九月砖,第二砖独窆下为阴文。*

十二月,衣言从永嘉王氏录得明王瓚《游江心寺诗卷》副本,书其后曰:

文定留心理学,不以诗鸣。此卷可存者少,卷末所云陆镇卿名润,国仪与文定同名。白通守名垣,皆见《郡志·职官》,而得此知其表德,则残书亦可贵也。庚辰十二月,逊学叟记。

附录原本卷末王氏自跋。

余游金山,得诗三十首,偶一夜,梦过江心,有老僧迎而谓之曰:金山之游乐乎?其奇胜方江心孰愈乎?子非厚远薄近者,何

金山之诗若是多乎？余悚然愧之，既觉而有感焉，遂赋之，并录口游旧稿共五十餘首。其先尝书题寺壁者，及和信公诸篇不在数中，奉寄陆邦伯镇卿先生、王同仁国仪先生、白通守卫之先生公餘清览，览毕以付江心两都纲藏之，用备山中一故事也。正德九年秋，甌滨公手识，门生林应龙谨录。

同月，诒让得晋永嘉砖、义熙四年残砖于邑之隆山，晋泰和二年八月砖、宋大明七年残砖于万松山，宋黄贺砖、孝建元年残砖、泰始六年砖于十一都周湖山。*

诒让拓得周湖观音寺宋熙宁元年石塔题记，及嘉泰辛酉石孟题字。*

诒让草《瑞安古甃记》，记所收藏甃，次其年代，著其出处，而审辨作范元号及文字形制，缀为考跋，复自叙于册端与壬午年《温州古甃记》条互览。*

是年，永嘉续修新志，聘诒让为协纂，总纂黄岩王子庄，又一协纂则温州府教授嘉善戴鳌峰咸弼也。诒让出家藏秘笈有关永邑掌故者数千卷，寄存志局，以备考览，而衣言之《瓯海轶闻》及诒让之《温州经籍志》，尤为此志他山之助。*

是年，衣言尝诒书永嘉修志当道，谓应多取民间私谱，视其官名制度与史合者补入志中，别立仕籍一门。盖鉴于郡邑志人物门之疏舛，不由科第者，虽达官亦每佚其姓名，犹恃故家大族谱牒所存，以搜补而赅载之，然当道不能行也。

衣言喜杨定勇庶常留馆，寄诗为勗，有“水心文法笈窗得”之句。延钊谨案：定勇后历官至刑科给事中，著有《诗考补订》《三国会要》《三国志札记》《教书咫闻》《瀛洲咫闻》《奏草》《崇雅堂集》。又编辑《台州艺文略》《台州金石略》《临海异物志》《二徐祠墓录》，纂修《定兴县志》《临海县志》，又有《征访台州遗书约》汇刻《台州丛书后集》。

是年，诒让抄得顾尚之观光《吴越春秋》《烈女传》《文子校勘记》，合装一册。记云：

此校未全，疑顾君未终秩遂辍校，故所存止此也。近遵义莫氏已为刊于上海，与此本无异。某某记。

蒋光熙《斟补隅录》据影宋本校，甚佳。当互勘之。延钊谨案：以上二条，记于《吴越春秋》末叶。

此卷莫氏亦已刊行。某某记。

王照圆、梁无非两校本亦多佳者，宜互勘之。延钊谨案：以上二条，记于《烈女传》末叶。

守山阁本所刊校勘记，即此本也。盖顾君为钱雪枝校刻时所作，故彼刻即题钱名。此本略有增损，自是最后定本。莫氏刊顾书，又遗此种。后有重刊《文子》者，当以此本附刊为佳。

《文子》徐灵府注，近有苏州蒋氏刊本甚精，惜顾君未见此校，与徐本暗合者十之二三，足征其精审也。

光绪庚辰，诒让从张先生文虎假顾氏手稿本抄存此册，共三种。记之。

周伯龙以所藏明隆武兵科给事素园李公遗印见示，诒让为赋七古长篇以纪之。

赤符季运遘阳九，天挈黄图付神后。江东拥立何纷纷，南下天戈真拉朽。吴猪越踣无完壖，闽海崎岖尚岨负。却开穷海作行都，诏版飞驰盛除授。李公中朝旧谏臣，说议当年动旒黉。龙孙琐尾尚优贤，强起家园绾朱绶。行营草创赖筹兵，何止金章烂县肘。东山未起时事非，青盖匆匆又南狩。坚城弹指失汀洲，系组孱王马前走。冥鸿从此老云壑，剩有寒铜付传守。自从玉玺归真人，斗宪迁移几章薜。故家珍度尚依然，鏐铉精光寒烛斗。大节本无二姓羞，贞金合有千年寿。周郎持示剧惊诧，缪篆屈蟠杂虫蚪。赭泥零落馀残殷，涩锈研掌发深黝。科臣衔秩系御营，图志荒讹得绳纠。印文六字曰：“御营兵科关防”，旧图经李公传并不载隆武间有兵科之除，此可以补其缺。纪年犹仞隆武元，大统颂正龙集西背文右铸“隆武元年十一月日”八字，即甲申明亡之次年也。红羊误

书劳讎勘，想见仓皇付铸手背文左铸“御营兵科关防行在礼造”造二行十一字，礼下夺一部字，而误重一造字，盖铸印时不审致误。闽都沦陷三百年，社屋鼎迁复何有。素园秋草不胜愁，谁把遗闻问螭钮。晴窗推拓萃古欢，毡蜡丁丁模印藪。吉金铭识世所希，长护珍文俪尊卣。*

褚爽斋州牧卒，年六十八。

勒少仲河帅卒，年六十五。

丹徒柳宾叔兴恩卒，年八十六。*

刘叔俛卒，年六十。*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 衣言六十七岁，诒让三十四岁

正月，诒让得宋元嘉廿三年砖于永嘉县城华盖山，宋太豫砖、齐永明七年残砖于邑之盖竹大坟山。*

同月，诒让重校北齐残《造塔铭》乙亥初校。记云：

辛巳正月，别得精拓重校，又补二字。*

二月，诒让遍访永嘉县城古甃，凡得二十一种：曰晋太康四年砖二种，出西郊外西山，以为题字与华纹相间，极精致，古甃中所罕觐。曰晋咸和三年砖，以为此砖文字疏率，讹舛重沓，惟就字作赧与两京碑版符合。曰晋永和九年砖，以为砖文简略，罕用助语，惟此砖与浙江砖录所载周行思砖文，并以也字缀尾，古甃中罕见。曰晋申作砖，以为砖文纪月与侧文重复，它砖所罕见。曰晋咸康六年砖，曰孝子砖二种、曰李字砖、曰李何砖、曰梁普通二年九月砖，以上九种，同出东门内华盖山。曰晋宁康三年八月砖二种、曰太元元年砖二种、曰宋居士丁农砖、曰齐卢口孝砖，以上六种，同出海坛山。曰晋太元七年残砖二种，一出海坛山，一出生姜门外松台山麓。曰宋元嘉廿六年残砖，出县学前墙间；曰宋大明元年残砖，出东门内积谷山下墙间。*

同月，诒让校读唐基公塔铭、周王妙晖等造象记，各补正若干字。

三月，治让得晋宋民砖、升平三年砖二种于西岷山；咸和六年砖、升平元年八月砖于十一都东山舒啸台山；泰和二年九月砖于二十六都湖山头山；宋元嘉廿年残砖于廿四都前垵山、孝建元年九月砖于廿五日都外桐，以为宋氏砖文，年字作辛，古金石文字所未见。泰和二年九月砖，书势险劲，晋甓中仅见。

同月，治让校读周谯郡太守曹枚乐碑，补正一百八十余字，记云：

辛巳三月，以精拓本校一过。*

四月，治让得晋兴宁残砖、太元十二年砖，义熙十年残砖于东门外隆山。*

五月，治让于隆山得晋孝子徐弘砖、义熙三年残砖，于卢浦得宋曹嗣祖砖，以为砖文中嗣作嗣，葬作荃，并六朝时通行讹体。

同月，治让覆校曹枚乐碑，记云：

五月十三日，复以谢氏《西魏书》所载校读，与王互有得失。今以拓本覆审，大致无误，然笔画可辨，而猝未能定者尚不少也。*

冬，治让校理方氏《干常侍易注疏证》二卷，识跋于后。

干令升《易注》，南宋以来久佚。微文粹义，略见于陆氏《释文》、李氏《集解》。近代集本，有屠曾、张惠言、孙堂、马国翰四家。惟张本间有笺释，然甚疏略，于干氏义例，未能详述也。此书为吾乡方雪斋教授所著，校释精备，远出诸集本之上。又以《干易》义本孟京，以孟京例校干语，大较符合，则为《集证》一卷，以广其义。干书虽亡，得此足见其概矣。稿本藏教授曾孙中矩所，余从访得，别录为此册。手稿朱墨粗互，未为定本。今以意审校理董之。《集证》尾叶，札烂文缺，未敢臆补，谨仍其旧。光绪辛巳冬，校成记之。*

十月，治让得宋鲁犹子砖三种于林奥朱宅山。*

治让为借校方书，尝致周伯龙手札一通。

子琳丈处所得方雪斋《周易干注疏证》，乞为代借一校，弟所得

手稿本脱烂不可治，日内抄手有暇，欲为一补缀付录，勿迟。*

又，有手札致周伯龙、仲龙，属访平阳古刻。曩从仲龙先生假观，即录其副，此及壬午各札合读，则当日诒让与二先生共同搜讨之勤，略可以见矣。

南雁之行果否？兹送上《康熙平阳志》三册，内有古刻宜访者，均已签出。吴越铁塔及凤山魏晋人题字最要，不可不访。闻城南学宫边墙间，有字古砖极多。又，仙坛山近在咫尺，当亦有晋宋古砖。钱仓大日寺有唐咸通间砖，书城云，并望留心。刘顺所呈吴太元砖，云在陇头寺中，一缙云人携来，乞一询寺僧，以定其真贋。又，小泉丈所云乡人掘得古剑泉，亦望留意。如到江南，则郭宏郭氏汾阳铁券，尤不可不博访也。书城云，二都冠屿太平寺墙间嵌一碑，高几六尺，极剥落，恐是唐宋古刻。泉仓之行，弟不暇去。谨遣一力奉随，乃是平阳人，于泉仓极熟。日内水极干，河已见底，井中唐石，正好椎拓，不可失此机会。*

诒让收藏宋睿思殿石砚，手拓一本，识跋于后。

右石砚，近时泰顺村民掘地得之，今归于余。以工部营造尺度之，高一寸五分，长八寸，广四寸九分。有文四字，曰：“睿思东阁。”案：《宋史·地理志》载：“汴都有睿思殿，熙宁八年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内书阁曰睿思殿。”此东都之睿思殿也。《咸淳临安志》载，文字库有睿思殿。岳珂《程史》云：“睿思殿有徽祖御书扇，上时持玩流涕。”此南都之睿思殿也。此砚不知何时所制，要为宋内府物无疑也。光绪辛巳记。*

衣言筑诒善试馆于郡城，为子弟辈应试寄舍。手书楹帖揭之楣间：

平生所学非科举；子弟能文亦可人。

读传录本《郑龙图母陈太恭人墓志铭》，以史志及《郑氏谱》参校，多所补正，以谓志文简古有法，定为陈君举所作。

七月，登西岷山，同行有锵鸣。山旧有观潮阁，南宋乡哲陈

文节、叶文定诸公皆有题咏，因感而赋，锵鸣和之。参考《海日楼诗集》，又案曹应枢《茹古堂文集·岷山祭叶水心先生记》云：己丑春，余与诸同人拟就城西偏秀岷山宋时观潮阁遗址，建复其阁，俟阁竣时，祠先生于此山而告之。厥后春秋集祀不改。己丑为道光九年。

衣言手题“集善乡居”四字横榜，而系以跋，揭之厅事。跋曰：

予家世居西港乡潘埭，乡曰集善，里曰懋德，乡里之名见于绍兴辛未《题名小录》，盖自唐宋以来已然矣。今虽卜居城北，而故乡山水每不能忘。又喜集善之名，于义甚大，立身济世，皆有取焉。因以榜于新居之斋，以寓故山之思，且为子弟辈勉也。辛巳七月并记。

又作《宋都桥考》曰：

予城中新居在东北隅宋都桥南畔，考《乾隆邑志·水利》，宋都桥在忠义庙东，而《輿地志》东北隅则作送姑桥。“送姑”于义无所当，以《水利志》为是。明以来，每呼御史为都，疑有宋姓官御史者尝居于此。考《郡邑志》，吾邑无宋姓官御史者，惟《仕绩传》，载宋之珍，永嘉人，子敦朴，官监察御史；而刘左史《宋之珍墓志》，子四人：敦仁、敦义、敦礼、敦信，无敦朴名。《瑞安志·儒林传》，宋文简之才，实瑞安人，或当时宋氏分居永瑞，如薛士龙为永嘉人，而家族多居瑞安，敦朴殆亦文简诸子，而尝居于此欤。辛巳九月。

又作《杨衙考》，曰：

予所居迤东行一巷曰杨衙，里人以为明杨参政故居。案：参政本名南，以字行，见黄文简《介庵集》参政《杨君墓志》。又《虞环庵集》，言杨参政为州村人，至宦达后，入居城中耶。参政从子昕，以进士令华亭，有惠政，见《华亭志》。或昕尝居此，亦未可知。今杨氏子孙，尚居左近，予营新居时，鬻地十馀弓，实杨氏祠产也。辛巳九月。

十一月二十八日，衣言迁葬叶夫人于邑之二十五都云峰白马山之原。衣言告墓文有“惟此云峰之吉壤，实近德曜之外家”二语，盖其地距叶夫人母家才数百武耳。

是年，衣言得《叶文定公圻记》录本，书于其后曰：

予为《水心年谱》，求其墓碑不可得，适永嘉叶小阶广文自分水学谕替归见访，言其《家谱》有之，既而以此本见寄，则先生子窠所为圻记，非墓碑也。记中所叙官职特详，大约与本集《史传》及《宋职官志》合。赵振文，先生弟子，传《习学记言》者。延钊谨案：记文末尾题门人赵汝铎书讳，故及。此记当出窠手无疑，惟绍熙五年十月，除显谟阁学士，似非其次，或以交邻事重，权借峻秩，如今日使外国者之假銜耳。光绪辛巳孙某记。

衣言写定《郡志·职官补正》八卷、《郡志·选举考正》六卷。此二书校订乾隆温州旧志“职官”、“选举”两门之疏误处各数百条。

金陵尊经书院薛慰农院长，请于江督刘坤一、布政梁肇煌，以衣言去官时所留刊书之款，补成前布政梅启照刻而未竟之《数理精蕴》一书，属江宁知府赵太守佑宸、郡人石观察楷董理其事，而郡人汪孝廉士铎、田孝廉晋奎并与校刊之役。见《数理精蕴》卷首梁序。

诒让先后校读《汉武班碑》《杨淮表纪》《曹全碑》《唐公房碑》《晋太公吕望表》，并有跋。*

又校读《汉衡方碑》，既为之跋，复于王本碑文后所录朱文藻校订《隶释》存疑条，加以辨正。

案《通鉴》目录，建宁元年二月己酉朔，则此碑不误。是年有闰三月，故九月十七日直辛酉。朱氏大误。*

续校读《魏孔子庙碑》，并与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互勘。校读北魏《征和寺造像记》、东魏《比丘尼昙会造像记》及西魏《强弩将军造像记》。*

又校读北齐《西门豹祠堂碑》，并碑阴补一百二十余字。此碑金石家皆以其残缺，不甚留意审校，缺误颇多，诒让深以佳拓可补为快，故考跋之后，特附缀补正碑文四十余字。又尝致伯龙札云：

前示西门君碑破烂不可触手，敝斋所收本，虽比此本略迟，然可补《萃编》者尚多，亦佳拓也。*

诒让校读北齐《姜纂造像记》，校读《周圣母寺四面像碑》补二十七字，校读《唐宝室寺钟铭》正误字一。又校读《唐温彦博碑》补九百余字。校读《唐淤泥寺心经幢》。校读《唐褚亮碑》，补正九十余字。校读《唐集右军书圣教序》、《唐王居士砖塔铭》、《唐敬善寺石像铭》、《唐梁师亮墓志铭》、《唐顺陵残碑》一段十九行、《唐张少悌书陀罗尼经幢》、《唐景龙观钟铭》、《唐史公石像铭》、《唐法藏禅师塔铭》、《唐正觉浮图铭》、《唐奉先寺像龕记》。校读《唐麓山寺碑》，补正一百九十余字。校读《唐元宗御注道德经》《唐李秀残碑》《唐潘智昭墓志铭》《唐王训墓志》《唐兴化寺尼如愿墓志》《唐李元靖先生碑》《唐颜氏家庙碑》《唐不空和尚碑》《唐薛行周题名》《唐处士包公夫人墓志》。校读《唐明征君碑》《迁先茔记》及宋刻《蔡卞重书曹娥碑》，并有跋。校读《汉三公山神碑》，以石本补正洪适《隶释》及沈涛《常山贞石志》所纂之缺误，有跋。校读东魏《凝禅寺三级浮图碑》，隋《千佛山造像记》。校读《吴九真太守谷朗碑》，有跋。*

时诒让为征访乡邦文献史料，有所闻而未得见者，随手记之，以俟采获，有辛巳《访古胜录》一小册。*

谭仲修属陶子珍覆刻明本《管子》成，即己卯岁诒让属谭氏校写者。*

刘融斋中允卒，年六十九。

钱湘吟侍郎卒。

杨濠叟卒，年六十九。*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 衣言六十八岁, 谪让三十五岁

正月十一日酉时, 谪让长男延畴生, 诸恭人出。*

春, 衣言读成都局重刻武英殿本《三国志》, 有丹笔题记。

江宁命案正凶, 因他案牵连败发, 江督刘坤一以闻。时洪汝奎已超擢运使, 遂褫职遣戍, 而衣言以初未会详, 得免议。整理者按: 下附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十日上谕(据刘坤一奏)及同日上谕(江宁三牌楼一案枉杀无辜, 实堪痛恨)略。

衣言重刊《叶水心文集》二十九卷, 简末别增《补遗》一卷, 载佚文九首、佚诗二首, 镂板既竟, 编入《永嘉丛书》, 而自书其后曰:

《叶文定公集》, 余家所藏, 初有乾隆时永嘉刻本, 雷宪副序所谓武林藏书家得全本补缀之者也。每病其多讹脱, 又以意改窜, 颇类浅人所为, 继得方文辂《水心文抄本》, 又于士友处见国初大字本, 则永嘉本之误皆自大字本出, 乃知雷序所谓“全本”, 即此书也。访求明正统时黎氏刻本, 久而未获。同治丁卯, 主讲杭州, 于钱塘丁松生所得黎刻残本, 中有抄补数卷, 未敢遂以为据。后五年以皖臬入觐, 同年钱侍御桂森出此本见惠。延钊谨案: 公得钱本, 实在戊辰以道员谒选入都之时, 此所云云, 则追叙偶误也。首尾完善, 意甚珍之。十馀年来, 官轍所至, 辄以自随。窃维宋南渡, 吾乡陈文节、叶文定二家之文, 实非同时诸公所及。予编《永嘉丛书》, 既刻《止斋集》、《水心别集》, 谋重刊此本, 乃取《事文类聚》、《黄氏日抄》、马氏《通考》、周密《浩然斋雅谈》、李心传《道命录》、吴子良《林下偶谈》、刘壎《隐居通议》、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永乐《历代名臣奏议》诸书所载水心诗文, 补正缺误, 其他无可考, 则永嘉本、大字本、方本与侍御元校本, 原注: 不知校者何人, 似反以永嘉本改易黎本, 而其与永嘉本不同者, 又似别有所据, 今姑取其一二。亦有取焉。延钊细读手校各本, 知衣言所取以参订者, 尚有《方輿胜览》、《三朝北盟会编》、《朝野杂记》、《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

孙衣言孙谪让父子年谱

粹》《宋文选》《宋诗纪事》《石洞胎芳集》《东甌诗集》《毗陵志》《两浙金石志》，以及有关涉之各地方志等书。或缺误显然，可以文义推测知为某，辄以意改定，盖取便颂读而已。至于各本偶有不同，概不轻改，以存黎氏之旧。刻既竣，复为校注二卷，附之于后。延钊谨案：家藏乾隆叶氏刻本《水心集》凡四帙：一同治丙寅丁卯间衣言手校；二同治辛未衣言手校；三光绪乙亥丙子间衣言手校；四光绪丁丑衣言手校，先后笔记繁夥，颇有异同。至是衣言自汇辑其散见各本者，别择而删订之，写为二卷，当时拟附刻而未果。今写本归延钊珍守。著其所以沿革之故，俾阅者得以订其当否？字句之异同，义可两存者，亦并著之，以资参考。集中铭墓之文独多，所载吾乡人物，有可补志乘之缺者，间为详其出处。其关涉时事，如职官、选举、食货、兵制之类，多见《宋史》志传，其偶用当时俚言及官牒中语，亦颇见宋人说部，辄就所知为之注出，亦为后生颂读设也。惟前五卷所谓奏议者，皆具别集，自上殿诸札四六谢表外，实水心撰拟进御之文。黎氏編集时，未见其书，故所收不全，且往往乱其篇次。今既刊别集，学者自当尽读全书，兹惟取文义较优者数条，藉正此本之失，其余字句异同，不可悉举，亦不复著也。老病眊忘，且鲜友朋之助，以意改定，又不免自蹈前人之失，姑署家塾，为子弟辈讲肄，不足为传本也。光绪八年四月，逊学老人书于邵屿寓庐。

衣言手定《盘谷孙氏族规》三十五条全文载人家谱。文中有云：

族中推年辈最尊者一人为族长，年辈稍次者二人为族副，择读书好学、年力富强者四人为族正，设管仓、管库、帐房各一人，由族正慎选充任，受族正之指挥监督。

族长既为年辈所拘，未必皆有名望之人，不妨但令坐拥虚位。如行为不正，不足为族人重，则族正邀同族副，到祠告于祖宗，于族副中择一代之，另推一人补足族副。

族正每年以二人轮值，总理一族之事，每年正月择吉日集子

姓于祠中，宣讲祖训，务在详明剴切，使族人皆能感动。

族人有妄作为非者，告于族长副及族中之有爵位者，以家法治之。其有口角细故及因户婚、田土而诟争者，如据实在族正处具禀，族正会同察核，别其是非曲直，以祠规批出，揭于祠门之前，无许轻行涉讼。族人与外姓争，则以理为之劝解。若族人理直，为外姓所欺，则以祠规具呈，为之公禀，务令息讼而已，毋求胜人。

族中有蹙乱伦纪，或触犯国法者，立斥出祠，并于谱上除名，俟犯斥者故后，方准其子入谱入祠；有为土豪讼棍，生事唆事者，立斥出祠，改过后，候查明属实，于次年春祭再行入祠；有显为忤逆，或欺凌孤寡者，不准入祠，改过者查明实已自新，即令具疏在祖堂前焚香叩头，及各族尊前行礼后，于次年春祭再行入祠；有性情恶劣，品行卑污者，或游荡挥霍，不务正业者；或无故不来听讲祖训者；或对于祖训明知故违者，均暂不准参与大祭并停止轮值众产一次。俟悔改时，查明属实，即令在祖堂前焚香叩头，及各族尊前自陈过失后，于次年照常与祭，其众产则俟下届方许轮值。

族中有年老贫乏者，由族正会同族长，酌量情形，随时拨款周济；其因少而无端废学，或长而游惰失业，以致穷困不能自立者，不在此例。

修谱为族中第一要事，每五年即将续增之谱刊印一次。

丧事以节俭中礼为度，婚嫁宜择门户相当，嫁女娶妇，须查其家世声誉及对其子女有无教法。凡婚嫁规制，预为一牌，悬于祠门，其欲与我结婚者，令其先来祠读族规一次，能用我法，方许通媒，其不乐从者免议。

予定有训蒙教法，族人可取用，延师时，先将教法与之约定，如胜任者，方可订请。每先生授书及学生还说之时，族正及本家父兄，可亲临听讲，其不合我训蒙之道者，礼解以去可也。

二月，治让得晋乐安令砖三种于周岙山，以为砖文夔范二字，即夔范之变体。晋去两汉未远，形声省变，往往本于汉隶。*

三月，治让得晋永和口年残砖于万松山麓、晋宁康三年残砖及齐建元元年砖于东门外栖隐寺后山，以为建元砖文，姊作嫫，讹俗不合六书，金石文字所未见。*

治让以《藏砖拓本》示黄仲弢绍箕，并识云：

自光绪己卯侍家君归里。端居多暇，即与友人搜剔金石古刻，所得晋至元古甃无虑百余种。兹择其文字略完具者拓出六十余种。其残缺不完及年久质朽不任毡蜡、沙泥粘互，未暇刷剔者尚数十种，未及尽拓也。谨以已拓者装成一册，奉呈仲弢太史法鉴。册内多留空纸，觐他日可次第增入。壬午上巳日，孙某某记。*

时新修《永嘉县志》成书，于是我邑人士亦继起而从事。盖我邑旧志自嘉庆戊辰修后，至同治间，逊学、藁田二公尝向官方建议续纂，而费繁款绌，尚难着手。光绪初年，叠奉省文催修，以方筹办海防未遑及此。至是沿海解严，邑绅王黼廊等，稟准以海防捐款八成拨作修志之用，乃就在城广福寺于三月十四日开设志局，公议决定更张义例，重事纂修，治让为撰成纂辑、测绘、校讎、采访、检查、案牍、缮写诸例而刊布之。《志》事旋又因故中辍，迄今又四十余年，中间复屡议无成，可慨也。至当时所存遗物，则余家见有人物分门、姓氏汇编若干册，采访格纸已填写者若干册，以及残破稿本若干册，拉杂而束之高阁耳。又纂辑例条下注云，别有纂辑义例；检查案牍例条下注云，别有检查案牍简明条例程式，二者今并未见。

《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

纂辑例 郡县志虽为舆地专家，而其为书，实兼正史志、表、传三者之体。至于综萃文献，则义通乎传记；剔辑掌故，则例涉乎政书。条目宏博，纂辑实难。唐宋以来，久无达例。总其大较，必以体裁渊雅、援证详博为宗。本邑元明旧志，率多沦佚，无

从访覈。今所见乾隆、嘉庆两志，修例既多未允协，而考辨疏略舛漏尤不可枚举。兹议开局重修，应先就两旧志审其义例、门目之当否，斟酌更定，择其与各史及唐、宋、元、明古籍相关涉者，逐条考校，补缺订讹，以臻翔实。其嘉庆以后事迹，则俟采访略有端绪，再行逐类增续。大抵树例缀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论著为矩臬，以正史及先哲传书、金石遗文为根据。多立图表，以理纷错之端；多附小注，以广异同之辨。考证必究其本原，以惩剽窃稗贩之弊；纪录必详其出处，以杜凭虚撰造之嫌。不敢因循俗陋，致类抄誊官簿。至于旧志艺文一门，首列经籍碑碣，寥寥数叶，仅存凡目，不足考览；而所录诗文，则连篇累牍，遂居全志十分之三。斯乃明以来地志家之陋习，《四库总目》及近儒会稽章氏《文史通义》力斥其非体。今既重事修纂，不宜更相沿袭。谨依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纪》以诗文别为《吴门总集》之例，删除艺文一目，经籍别为专门，碑碣入之金石。其余诗文与志有关涉者，分隶各门。如序跋附经籍，金石题咏附山川、古迹之类。或篇幅过繁，志内不能全载，及玮文鸿笔有裨讽览而无关考证者，别辑为《瑞安集》与志并行，以为征文之助。别有撰辑义例尚未写定，兹先揭其纲要以质同人。

测绘例 凡考证方輿，以图学为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讲，而顾崇饰名胜，侈图八景，轻重倒置，通学所嗤。本邑旧志，亦蹈兹失。此次重修，首宜弥兹缺典。今议将明成化以前瑞安县境未分泰顺以前及今县所辖全境，分绘两总图，以稽古今疆域之殊。其城厢四隅，亦总绘一图，以辨街道迂直之方。十二乡五十五都，分绘五十五图，以考宅土莫居之盛。至于经流入海之迹，则以安固江及会昌河为最大；筹边守卫之谋，则以沿海营汛为尤要。均宜分绘数图，以资考览。除古今县境总图应由总纂、协纂考定，沿海图应考水师营所存图册外，其余城乡各图，议由局延请精究测算专家，周历各乡，将村庄市镇山形水道一一测

明,方位斜直、距数远近、计里开方,分别精绘寨堡桥堞之类,亦一律详载。其水道湮废者,亦宜逐地访明绘入,仿近代地图载黄河故道之例,以黑白为识别,用备考证,不可疏舛简率,徒费丹青。其名区胜景,已略胥于各图之内,无庸别绘专图,以祛芜冗。

校讎例 校讎之学,主于精究《仓》《雅》,深通古书义例。然此为校定经史及秦汉旧籍言耳。若地志则义兼通俗,不必远征雅故。即有援引书册,亦多出唐、宋以后,无奥衍错互之文,不过逐条勘对,无脱无误,即为允惬。然有要义二端不可不讲者,曰:一字不略过,一字不轻改是也。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本写定,专恃分校诸君相助检阅,以臻精备。今议:凡志稿经总纂协纂修定后,由局发抄完竣,仍送交总纂、协纂检明,分别送请分校悉心讎核,应将清本及原稿逐字对读,遇有写手脱误,应即时补正,不可止检清本,略观大意,因其文义可通,即谓无复脱误。至于人名、地名及历算计数之文,官牍俗冗之语,虽无关文义,而一字之讹,即成巨谬,尤宜详审检勘。其写手误书省别字,亦即逐条改正字体正俗,即依通行《字学举隅》,无庸拘守《说文》,致成骇俗,庶他人誊写上版,不致重劳订阅。倘原纂稿本尚有疑义或前后抵牾及重复遗漏之处,即请分校签明粘贴清本简端,以资商榷。稿内援证旧文,如有错互,经分校转检他书考正者,亦须逐条注明所据之书,用便覆检。至于经籍、金石两门,间有原文零落、不得不缺疑者,尤不可率臆填补,转成创痛。

采访例 地志网罗文献,事曠今古,稽古则专重考证,湏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户口、氏族、人物等,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族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致湮没遗漏。惟分任采访及来局开报之人,务宜破除情面,秉公查核,不可徇私阿好,略涉夸饰,有乖公论。其邑志旧本、先哲遗书、金石文字及古迹冢墓等,则由局延请谙习掌故、见闻殚洽者一二人专司其事,周历各乡,分别寻索。出门

之日，由局交与簿摺收条。所到之处，遍询故家儒族，按所访条件，逐事咨问。遇有家藏书籍愿借入局者，即给予收条，携入行篋。其收藏珍秘不肯远借者，即将书名、卷数、撰人姓名、时代与书之抄刻完缺、前后有无序跋，记入册簿，俟他日由局酌量往录。其古迹冢墓，凡有所闻，即开入手摺，查明年代、地名与县志同异，再亲自按地游历，悉心察核，以验其虚实。遇有金石碑碣，即应立时摹拓，不及拓者，即节录其行款文字大略，并将所在处所详悉注记，以俟续拓。大抵出门采访，必以不畏劳、不惮烦为第一义。昔皇甫士安自云：“遭人而问，少有宁日。”而欧阳永叔之叙《集古录》亦云：“穷崖绝谷，荒林废冢，无不皆有。”斯二语者，愿举为采访诸君勛焉。

检查案牘例 旧志秩官、兵、赋诸门，所载昭代掌故，并以嘉庆己巳为断。此次重修，例应赅续增补，以资考镜治理。然此既无书册可考，又非采访所能悉，惟有检查案牘，逐条抄录，以为底本。如文员迁调及减豁田赋、增广学额等事，则县署必有案可稽；武职迁调及裁兵增饷等事，则协署必有案可稽；盐法更定，则盐大使署必有案可稽。兹议由局专请通究律案者分赴各署，悉心检录，虽卷帙繁积，应采撮精要，刊节冗泛。然有文义俚俗，名数繁碎而实有关规制者，即不可任意删除，致成疏漏。录出之后，仍将某署、某年月日、某房案卷注于本条之下，庶撰辑之时，遇有歧迕条件，仍可检取覆校。其有年代久远，或卷宗遗失，或纸张霉烂，无可核补者，仍将所缺条目记入册簿。大抵各署案牘，往往自相重复，或甲失而乙存，或彼缺而此备，互为钩稽，必可得其端绪。俟抄录完备，再由总纂、协纂删繁举要，以就体裁。别有检查案牘简明条例程式，尚未写定。

缮写例 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草屡易，必须随时清缮，以便校阅。兹议由局多觅写官，择其略通文义而楷法清楚、脱误较少者，订定笔资，逐日发缮。其来局缮写之时，应照所

发稿本篇幅行款，悉心精录。至于表则斜上旁行，注则条分件系，尤宜检看审谛，庶无淆混。仍不得信笔作省体俗所谓半旁字讹体偏旁形声错误别体以圣为圣，以蚕为蠶之类。俗体学则子上作文，恶则心上安西之类字样。又局中发到稿本，应随到随抄随缴，不可迟延。如有事故不暇写者，即仍将稿本缴回，由局另行发抄，无得任意留滞，致稽时日。其每纸抄写脱误，不得逾十字，违者经分校校出，发令重抄，仍扣笔资，以示惩儆。*

续又撰《瑞安县志局采访人物条例》。文曰：

一、采访忠义 史志列传之以忠义为专篇者，所以昭揭臣节，慰奖忠荃。自明以前，正史及地志所载，必纯臣毅士奇节卓著者，乃得列名斯传，故人数至少，而义例极严。我朝劝忠之典，推雅无已。凡遇有兵警死事之人，自臣僚以逮兵民，凡有陈报，无不予以优恤；而各行省大吏，又复设局采访，汇案入告，撰成专录，垂之不朽。盖较之前代，例微宽而意尤笃矣。志乘之体，善善从长，自宜恪遵令甲，从宽甄录，本邑旧志忠义传中所载，于嘉庆以前略已详备。近数十年，自平阳会匪倡乱，继以粤寇扰境，一时官绅民兵剿守阵亡及遇贼殉节者，更仆难数。凡已经呈报者，均已载入《浙江忠义录》。然彼录修自省局，大抵以公牘为凭，或姓名讹互，或时地迁易，既不能无待于考证，而兵燹甫定，喘息未苏，远乡僻壤，族姓衰微，其未及呈报者尤复不少。此次修志，仍宜悉心采访，以资补辑。惟人数较多，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现议由局延请各乡公正绅耆分任其事；仍准其本家亲属戚友及各近地绅耆无论在局不在局者，均可来局开报。凡系阵亡殉难，凡与贼接仗力竭被杀者，是为阵亡。仓卒遇贼不屈被害者，是为殉难。访报者须他析开列，不可混淆确实不诬者，不问前此曾否呈报，一律详访，无任湮没。其有死事较烈，如阵亡则奋勇先登，陨元授命；殉难则抗辞不屈，从容就义，或生平学行昭著及建有功绩者，一一开明，以便撰成专传。其寻常死事无事实可书者，则

可照本书刊发格式，将名、字无字者缺之住址及死事时地填写大概，无容强饰虚文，徒滋芜冗。至于庸夫懦卒，枉罹锋刃者，不得滥登兹录。

一、采访孝友义行 孝友义行者，盖《周官·大司徒》乡三物六行之遗，必践履纯笃，众论咸孚，而后足副斯目。其诣较之忠义为尤难。而躬行实践之士，大都匿影希声，不自表襮。其得邀旌表及由官给奖者，十无一二。徒以里巷称述，略传姓氏，年代迁易，旋归湮没，故其遗佚则较忠义为尤易。此次修志，亟宜精加搜访，以表彰潜德。亦依采访忠义例，由各城乡绅耆分别博访，并准其本家亲属、戚友等来局开报。惟忠义以死事为重，不必有事实而后可登志牒；孝义则必以实行为凭，凡采访开报者，务宜确查生平事迹。如孝友则必有至情笃行，无玷始终割股虽不合于礼，然自是贤者之过行，足以风厉薄俗，亦一律登载；义行则必有高谊侠节，宏济乡里。诸事实就所见闻，详细胪列，以为撰辑之要删，不得以侍养虚文，寻常善举，淆表微闾幽之大例。

二、采访列女 《列女传》之作，昉于刘子政。区次十目，厥义至广。范蔚宗踵其例为《后汉书列女传》，其自序亦云：“搜次才行高秀，不必专任一操。”则固非如后世史志列女传之专收节孝也。此次修志议略用刘范二家旧例，广为甄录，略区五类：其妙擅文翰、富有撰述者谓之才媛；遭遇强暴，抗节不辱者谓之烈女烈妇；青年守志，白首无玷者，谓之孝女节妇；侍亲奉姑，性行纯至者，谓之孝女孝妇；未嫁守志；从一不字者，谓之贞女。凡此五者，无不备载。惟是才媛人数至少，间有一二，亦必昭焯著名，无俟搜访。至于烈女烈妇以下四类，则为数既多，加以散处城乡，非详加采访，无从周悉。况本邑旧志列女一门，所载以嘉庆以前为断，此后七十余年，其已奉旌者，册案存储衙署，既不能无缺佚之患，其未奉旌者，年代既久，湮没必众。又他人物传之例，必其人已故，始得载入，惟节孝则虽系生存，揆之年例，应得

旌表，即可列于志牒，与他传义例亦少有不同。兹议仿采访忠孝义例，由各城乡绅耆及本家亲友分别访报。除有奇节高行卓然可传者，应将事实详细开列外，其余无事迹者，即可照本局刊发格式，将姓氏烈女、孝女、贞女，其名可考者，亦并开列、住址及年岁开列。盖节孝事迹，大略相同，且人数较多，势不能各列专传，即臚列姓氏，篇幅亦已不少。故凡访报者，总以简明为贵，不必多写事实，徒烦刊削也。

以上三门，其忠义、列女二类，本局刊有开报格式存局，并分给城乡采访各人处看明格式，或径行来局开报其不识字者或来局向坐局绅董面陈，即由局中代为填写均无不可。至于孝友、义行，以事迹为凭，本无一定格式，应由各访报者任便开列。又此三项，人数繁多，访报杂出众手，虚实是非，本局无从悬测，其采报到局时，除登册随时核查外，仍按年将各处采报姓名，逐都开列清单，分送各本地宣贴，并将某人采访、某人开报附注于下。庶奇节高行，昭揭人间，既可以风励颓俗，而苟有惭德隐瑕，必无逃于公论。斯徇私阿好者，将不瞻顾，而不敢公肆其诬罔，或亦别载真伪之一道乎？整理者按：此文原谱稿缺载，据光绪八年甌博古斋刊本增补。

治让草《瑞安县建置沿革表》一小册，自为引首曰：

划州分国之制，权輿于邃古，而备于虞、夏之际。秦废封建，始为郡县。虽政理不同，要之建大统小，合狭成广，厥义一也。年祀既邈，迁易不常，志牒繁糅，歧迕间出，其纷蹟之故，非表无由治矣。瑞安自吴之罗阳，而始为县治。二千余年，治境不迁，而名号之更易，统部之移併，代各不同。披诵图经，益增菁蕙。今别为考次，自夏、商以来，迄于昭代，总其沿革之故为一表，援据正史，辅以李、乐、王、欧輿地专家之说，理而董之，以资道古。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所表沿革，以考证附缀下方，今踵其例，觐便省览焉。*

四月，诒让得晋孝子徐弘砖于栖隐寺后山，与辛巳五月所获同形而异范。又得晋泰和二年八月残砖于周奥山。*

夏五月，得晋陈卓人砖于邑之二十七都陶山，此砖作于晋武帝太康二年，诒让所收藏，此为最古。因致二周兄弟札云：

刘顺从陶山得晋太康二年正月卜造寿圻陈卓人砖，与平吴之年相接，而竟不得一吴甃。大奇。*

六月，诒让于平阳凤山得梁天监元年残砖。*

是年，诒让于瑞安东郊莘塍墙间得陈天嘉残砖，于三十八都碗窑茶巷，得《唐善夫处士姜公墓碣》，以为温州唐石罕觐，此碣虽无关考证，亦足宝云。*

自庚辰至是，诒让先后收藏晋、宋、齐、梁、陈砖逾百种，因自颜所居，曰“百晋精庐”，别署“百晋陶斋”，以志古缘骈萃之乐。历年所收元号缺泐不明之残甃，则有范元砖、永宁县残砖、五官残砖、刘授残砖，出华盖山；永嘉郡永宁县砖、李氏残砖，出松台山；周君贵残砖，出永嘉西山；安固左尉砖、永嘉郡安固县砖、楼霞寺塔砖，出西岬山；一千五百古泉砖，出隆山；五百古泉砖、车怀仁残砖，出万松山；凤字残砖，出瑞安北门内尼庵墙间，晋范砖、卫氏残砖，出舒啸台山；陈显祖残砖、陈氏砖，出小奥山；孙承祖残砖，出瑞安廿五都下村山，都十九种。其凤字残砖一种，诒让以为隶势飘逸，与汉砖文相近。*

秋九月，邑人于城东隆山之麓掘得《宋吴积中妻许氏圻志》，衣言以志文与《横塘集》参互考证，以明许氏为忠简女兄，父球、妣何即忠简父母。《宋史》传及郡邑志暨《许氏家谱》皆佚不载，因为书后，表章其事。

衣言校读秀水杜氏曼陀罗华阁本《周草窗词》二卷，《补遗》一卷，以朱笔圈点，既毕，书其后曰：

病中无悻，辄读宋人长短句，以资排闷，案头有《弁阳翁词》一册，又有扬州江松泉影抄《黄洲渔油谱》二册，犹其笺注稿本

也。略为订其舛异，意有所喜，以丹笔标出之，不必与他人意合，所谓丝竹淘写，不欲令儿辈学也。

衣言又读杜本吴梦窗甲、乙、丙、丁稿，并补遗，凡五卷。记云：

夜半微寒，窗外细竹十数竿，簌簌作声，似有霜意。九月二十三日。

是年，衣言有书寄答门人黄漱兰学使于江阴。略云：

前闻留任之信，深为乡邦庆幸，哲郎旋里，携示手书，敬悉一切，慰喜无量。某衰态日甚，两耳加聩，足弱不能出门一步，惟夙好读书，尚未敢废。乡先生书，已刻十四种，惟刻书不难，难在传播，须每年印百数十部，分寄四方，乃不至仍归放犍耳。宋儒巨制，尚有水心《习学记言》，徐常博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此书悉载《拜罢封赠制词》，最为巨观，多至二十本，不可听其湮没。吴兴陆观察心源家，均有明人抄本，兹函托二源转借，并以新刊《水心集》贻之，当必可得。徐如陈潜室《木钟集》、王忠文《梅溪前后集》，郡中皆曾重刊，而所据皆非善本。元儒则有史文玘之《管窥内外编》、陈子上《不声舟渔稿》、林霁山《白石樵唱》、李祕监《五峰集》，皆有益于后学，无愧于古人，能与前两书并刻以传，为君家家刻丛书，则尤千古美谈，一时盛事也。暨阳创立经学书院，具见盛意，惟时文却不可轻。宋时大儒，往往以时文引人于道，今日风气，若如龙门书院之专门讲学，恐后生望而生长，不如用吕成公法，不废时文，渐渐引之于古。近来言经学者，专于文字训诂用心，恐非经之本意，且于立身济世，皆无致用之实，而异同攻击，徒长轻薄，百年以来功名气节，不及前代，未必不由于此。大贤有志当世，似当观风气所趋，挽其既敝，不可更扬其波，鄙意以谓仍当以胡安定经义、治事为两大端，而兼治史学时务，使学者通今知古，了然于得失成败、邪正贤奸之辨，则人才必当稍异于前矣。太史公以秦伯冠列国世家，即孟子不言利之意，虽为汉武

帝平津侯辈对证发药，实千古见道人也。书院似可即以崇让命之，使儒者皆有太伯、季子之心，则岂复有欺君卖国者哉！尊意以为何如。延钊谨案：庚午冬，余客游沪上，漱兰文孙厚卿，出此书手迹相示，亟撮录存之。

《叶水心年谱》成。初，平阳叶嘉伦尝有《文定年谱》之作，至是衣言重纂之，补订甚夥。

冬，治让整理《瑞安古甃记》旧稿，增广著录，成《温州古甃记》，并将庚辰所作原叙改定如下。

昔仪征阮文达公尝谓：浙中汉晋碑刻甚少，独砖文败垣墙角间常有见者，故其志《两浙金石录》汉至五代砖文逾八十种，而温州未有著录者。近年嘉善戴教授咸弼著《东甌金石志》，始于瑞安隆山得明因寺宋大观修塔砖，而治让别得永嘉松台山净光塔宋元佑、熙宁诸砖，并拓以贻之，咸著于录，然未尝见唐以前砖也。

光绪己卯冬，治让侍家大人归自江宁，里居多暇，与二三同志若林祁生庆衍、周伯龙琬、中龙珠辈，恣意游览，穷搜古刻，偶得梁天监断砖于邑之东郭，即相与传观，矜为创获。继又得晋升平、宋元嘉诸砖，率皆断裂，文字或剝蚀不具，第以其旧物有纪年，悉收弄之，复拓以贻戴君，咸谓吾乡金石之古，无逾是者，虽残缺，犹宝贵也。

庚辰十月，家大人以盖竹先茔封土，命治让往视工。归时，道过邑之廿四都下湾，雇者为言十馀年前黄氏造冢，搯山取土，得古冢，其砖皆隐起有花纹，字画灿然可辨。试登山观之，冢已破坏殆尽，零甃满地，检视其文，则晋泰和二年作也。拾其完善者数块，携归以示林、周诸君，咸惊叹为得未曾有。阅数日，复携工往为修葺，并搜剔遗砖，所得甚夥。乡农闻余得砖，皆相与聚观，则论曰：是累累者，何遽珍重若是！某村某山，破冢堙埋，其砖乃亦皆类此。盖各乡旧甃出土者甚多，樵牧者习见之，初不知

其为古物也。则相率异余往求之。短履长屨，寻访累日，得晋至梁砖，无虑数十种。乃知荒埏广隧间，零落者不可胜算，惜曩时无过问者，村农辄取以措床垒灶，率多毁灭，今之仅存者，乃其千百中之一二，然所得犹若是，盖亦幸矣。既而乡人之以古砖来告者日众，即偕林、周诸君访致之。又旁及于他县，咸有所获。检校其目，以视文达所录两浙砖文，数殆过之。其文字多完具可读，因摹刻为《温州古甃记》，通若干种，为若干卷。

昔宋刘述、洪适、马居易、姜机诸人，集汉隶盖多采砖文。此记所摹，虽多晋以后物，其文取足纪年月、姓名，无他记述，然其字画奇古，篆隶咸备，异文诡体，多与汉魏六朝碑版相合，间有古里聚、官秩、氏族，尤足资考证，区区陶甃，遂为吾乡文献之征，是诚不可以无述也。至于坠文甃，日出不穷，后之所获，当复倍蓰于是，将随时续增之焉。壬午十二月，诒让书于百晋精庐。*

时戴鳌峰新编《东瓯金石志》，意不自足，以初印本十卷属诒让补校。诒让为增成十有二卷，于戴氏考跋，多所审正，而以《古甃记》所著录历朝砖悉以刊入，作第一卷，依《两浙金石志》例也；别以无年代古刻及附存佚目，暨温人所收藏之金石古物汇为一卷，以殿全志之末。*

诒让尝于邑之一都丽塘拓得丽塘井阑元符戊寅题字，于来暮乡拓得常宁寺桥石靖康元年题字，于廿五都澄头拓得澄头井阑绍兴辛未题字，于四十八都东村拓得东村石塔宝祐六年题字，于二十都宋奥山拓得宋奥石盆大德辛丑题字。于邑之帆游乡丽吞拓得薛良明、陈武两圻志，而薛《志》陈傅良撰，诒让据以校勘《止斋集》数处。于邑之许峰山拓得宋木从龙《许峰灵迹记》，于十二都沙塘山拓得《宋口睿玉残圻志》，于三十都马屿吴氏许拓得《宋吴谔残圻志》，于永嘉十四都慈湖南村，拓得宋建德教授胡公、通直郎徐公两墓碣。*

诒让得方雪斋旧藏吴天册元年砖砚，海宁古甃也。*

为访石事，诒让凡数致书周伯龙兄弟，略云：

天气放晴，正是访碑佳日，不可虚掷。仙岩之行，即希决然一去。送上《金石志》、《仙岩志》备查。刘顺请早去一约，粗工请覓二人同去。局发工食。弟拟令金全同往，渠于累石搭梯事最谙悉，非徒可拍砖也。

《金石志》四册，又补遗一册，所载仙岩石刻止十二种，不若岑崎之多，必有遗漏。《仙岩志》一册，志内所载诸潭崖壁上须一一看过。仙岩塔砖闻有字，又别有《周国太夫人碑记》，已收，洋洋巨篇，有关史事，乞精拓二本。唐经幢或断缺，砌入寺墙及左近菜园，均请细看一过，冀得一二残字，光我志乘也。遇有明碑，亦祈飭拓，以为志料。山上尚有数字须一一细访。寺中嵌碑碣，能揭看其碑阴，验其有无字迹尤妙。

收到拓墨七种，慰甚。植潭石壁，必须一一细看。潭北有水处，既无由徒涉，请问土人，此潭冬杪水涸，能否径渡。倘通年如是，则瓜皮小艇，牵以巨索，幸一试之。治平三年一阙，《戴志》补遗有之。刘节道竟无可考，然其字迹，必非宋元以后人作也。天甚暖，恐有两寺中元明碑两三种可留待有雨时拓，趁此天晴，细游诸潭为妙。再，白门有晋太元一坊，字极奇古，下半尚有三字未识。前，下墩戴锦成曾携两断者来，归时过下墩，属取全壁两三块尤妙。唐经幢竟无可物色耶？天柱寺后古碑及陆龟蒙题字，能一访否？

此间志局访碑之使四出，而所得均明代劣刻。宋元古石，除前此所访得外，增益殊少，唐以前碑版，恐成绝望矣。*

江都梅延祖毓卒。延祖为蕴生植之哲嗣，赍述家业纂《穀梁义疏》，成有长编。数年前诒让在江宁，延祖尝偕刘恭甫以《穀梁义》来问，至是，诒让为书以答，而尚未及寄也。原书录举读《梅疏》札记七条，谓顷得钟氏补注《柳氏大义述略》事，研校钟书《平议》，精当足与巽轩《公平通义》并传，惟援证略病汨滥，柳氏致力

甚勤而识鉴疏，固其书义例芜杂，骈枝为累，殊未厌所闻。今此七事，并因旧注疏义有未安，而钟、柳诸家亦未举正者辄略为补订云。

刘恭甫贻书询“笠毂”疑义，诒让为据考工轮毂度数，考定其说以复之。刘氏得之大喜，报疏谓编《左疏》已至襄公，而望诒让早成《周礼疏》。后两月恭甫自江宁返扬州，遽以疾卒，年四十五。诒让恸夙昔少壮时之学侣丧亡殆尽，且以刘氏三世《左疏》之业，终于垂成而莫克竟，尤为可惜。累欷不释，特为文表于其墓焉。*

丁雨生中丞卒。

海宁李壬叔善兰、番禺陈兰甫澧卒，年俱七十三。*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 衣言六十九岁，诒让三十六岁

正月，衣言圈点苏局重刻东雅堂本《韩昌黎集》第一、第二两册四卷。

春，诒让五试礼部，分校官丹徒支桂卿恒荣得诒让卷，荐之而未售。*

诒让得王廉生题“百晋精庐”、“百晋陶斋”篆隶两额。*

夏五月，诒让做装南归。*

六月廿九日，诒让次男延响生，诸恭人出。*

是年，衣言类纂《永嘉古文词略》，凡为总目四门十二类，曰：

论著之文 姚以论辨自为一类，曾著述门有论著、词赋、

序跋三类，今拟论著文为二类：

一 议论

二 序跋

告语之文 四类：

一 诏令 姚自为一类，曾以诏令入告语门，而与奏议、书

牒、哀祭，合为四类。

二 奏疏

三书序 以赠序附书牋之后，赠序亦朋友相交之词也。寿序又附其后。

四祭祀 姚有哀祭类，今从曾入告语门。

记载之文 三类：

一传状 姚传状，曾传志，今从姚，而以碑志别为一类。

二碑志

三记叙 姚杂记，曾记载门·传志外，有叙记、典志、杂记三类，今并为记叙。

词章之文 三类

一辞赋 姚辞赋，曾入著述门。

二箴铭颂赞 姚为箴铭类、颂赞类，曾入辞赋类。

三骈俪杂文 姚不录，曾不录。

总目既定，复逐类各论其体用，而于诸家制作，申明章法，品鹭得失，尤为详审。论曰：

议论之文，所谓义理之文也。学自明义理始，文以明义理为先，故学为文者，当自议论始。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辞达而已矣。”又曰：“言之不文，则不能行远。”议论之文，其体用尽于此矣。吾乡宋时诸先生，为议论之文者，莫粹于文节陈公，莫雄于文定叶公，其次则忠文王公，说理最为平实，而文稍逊焉。文节、文定，皆博极群书，而尤熟于一朝之掌故与当世之利病，宜其文之独绝。学者有得于文节，则可为欧、曾；有得于文定，则可为苏氏父子。故今之所录，二家为多。

古人所为一书，则必自见其意，以明一书之大旨。如鲁《论语》之记孔子，与历叙尧、舜以来至于周公；《孟子》之末章，述汤以来至于孔子，皆其旨也。马班自序，盖取诸此。太史公表、志，每揭其大旨于前，纪、传则系论赞于后，遂为后世史家之法。下则《战国策序》，书序之法备焉。吾乡先辈亦以陈、叶二公为最，而陈尤粹美。子固目录诸序，盖无以过也。

碑志出于史，而古人以刻金石，故体尚简严，秦以前无论矣。汉人惟蔡中郎以碑版擅天下，集中铭文独多，其所作率多隐括为词。依次顺叙，间参俚语，与史传绝异。迄于唐初四杰，无不皆然。至韩文公，始加以变化，大放厥词，遂与史传相与表里。史为一代之书，主于详载事实，不加议论；而碑志纪一人之事，又多出于交游知旧之间，故叙事之中，兼以寄怀感遇。史传体方，方则规矩整齐；碑志体圆，圆则变化百出，此其同而异也。《太史公书》，如伯夷、管、荀、酷吏、游侠、货殖诸传，皆于纪载之中，自发议论，以寄其思慕悲愤之意，错综俶诡，不拘故常，亦以自为一家之言；与孟坚以后奉诏撰述者不同，故可以自行其意，曲尽其致。昌黎以来，铭文之奇，盖皆出于此矣。大约碑志之佳作，必先有知人论世之识，记一人之事，一时之言，而其人之贤奸邪正，其时之人兴衰成败，俱可得于意言之外。又其言所详略之间，褒贬予夺寓焉，则为作者之极思矣。吾乡周恭叔氏学于程氏，而独雄于文辞，其所作墓铭十余篇，庄严奇伟，乃酷似韩子，盖濡染有得于介甫，或以谓宗法东坡者，非也。其后《史记》之学益盛，文节陈公、文定叶公相继而起，皆以子长之瑰奇，兼孟坚之切至，而文章之盛，遂与北宋诸家抗衡。文节最遵于经，故其文温粹，如彝鼎之重器。文定最深于史，故其文横厉，如龙虎之□□，学者取今之所选，熟而复之，其为韩、欧、《史》、《汉》，犹阶梯之可拾级而至也。行之文节弟子，其《育德堂集》多至五十卷，予仅于蔡氏谱中，蒐获一篇，居然止斋嗣响。若张忠甫氏，止斋称其善为人铭祖父，有讽有劝，皆不虚书。大小郑公、止斋朱子皆极称许其文，而遗集不传，此其可□惜也。至于浣川、霁山诸公，虽皆师法水心，而猎取皮毛，未能得其神理，故概不复录。盖碑志之文，贵于有法，亦贵于无法。陈、叶二公，皆规矩森严，而不拘于绳尺之中，此其所以为一代雄文，学者固无事于他求也。

叠山文章轨范分二类：曰大胆，曰小心，所谓小心者，法之密

也，所谓大胆者，神明乎法之外也。作墓志尤贵大胆，然亦不离开小心。陈、叶二公之文，叶是大胆，陈是小心，然陈公时取文外曲致，则未尝拘拘于小心。水心大篇文字，纵横骀宕，无所不可，而其提扶照应，一丝不走，何尝不是小心。周恭叔《戴明仲墓志》，首段略叙生平，即全载弟迅状及林定哀辞以成文，而不觉其芜累，又不作铭辞，纪文达谓其为金石文字更开一例，此即是胆大处。水心以王道甫、陈同甫合作一志，其叙道甫时，极感慨淋漓之致，而文节只以“由是绌，竟由是死”二语了之，以见当时人主之不能用才，而道甫之不善于自用其才，亦在言外，此可以见二公所得。止斋文往往于转折中、一两语中，具有无限感慨，此得之《史记》。然止斋往往有蹇涩不能自达之患，虽其意曼衍泛滥，亦由才力略弱，故吴子良《林下偶谈》以为失之孱。水心作《陈文节墓志》用意极苦，而不免有手忙脚乱之病，盖由有意求好故也。以水心之才，遇此等大题，乃反不能讨好，故作文不可有矜持意。

为名人文字，其出处关系天下者，提出在前先论，此最行文之胜。宁宗初元，召用止斋，岂非千载一时之遇，而卒不免于小人语间者，盖无昭烈、太宗之君，必不能用孔明、魏徵之臣。水心为止斋墓志，乃从茶院讲学一事说起，此岂一生出处所系、宁宗一朝治乱所关哉！挈纲提领处，便落偏际，故以后不能运动如意矣。此水心落想偶误处。

水心叙事，最善变化，最善错综，其叙三代子女，亦篇篇不同，此最宜玩。水心好用四字骈语，如“露抄雪纂”、“重侯叠卿”、“论堂肆室”、“监书法帖”等，又或连用五字、七字句，或用俚语，或用俗字，盖由文名已盛，不免英雄欺人，随手拈掇，拉杂成文，此乃其文之累。而吴子良、陈耆卿、戴浣川之徒效水心者，并效此种，则所谓弃璠琦而取砾石者矣。

古文皆散行，而有时即兼骈偶；古文皆无韵，而有时即属谐声。盖天地之道，阴阳奇偶，相辅而成。自六经诸史散行文中，

往往参以偶语。至东汉以后，乃有全篇骈俪者，而楚人之赋，实导其源。至于徐、庾及唐之四杰，而骈俪之体成矣。盖取其音节铿锵，词华藻绘，易以动人也。今以辞赋为一类，而以世俗酬应文字为骈俪杂文，别为一类，以附词章门之末，于是文章之变极矣。

箴铭往往因事与地以立文，颂赞往往因人与物以立文，盖其意与序记相表里，而体归于严重简质，近于金石文字。

是年，诒让从青田端木氏家收得太鹤舍人国瑚遗物，晋元康元年砖砚，湖州所出也。又得汉赵婕妤玉印拓本，为文记之，谓汉婕妤妾赵玉印，汴宋时王诜始得之，定为赵飞燕物，元时曾弃顾阿瑛金粟山房。明嘉靖间入严分宜家，后迭藏项子京天籁阁、锡山华氏真赏斋、李日华六研斋。清乾隆间为钱塘何梦华文学所得，后归仁和龚定庵、礼部道州何子贞编修，今藏南海泮氏海山仙馆。此本即梦华手拓以诒太鹤舍人者，有舍人手跋，并录楮间李日华题识于后。又谓秦汉八体署书、爰书之等，今不复见，唯摹印缪篆，藉此印及秦玺存其摹较，固足珍云。*

又题赵印拓本七古一首。

缪篆蟠屈如游丝，回文宛转长相思。千年瑶钮土花蚀一作蓝田瑶钮千年蚀，想见华袿入侍时。姊妹当年随豹尾，昭阳椒殿凌云起。承恩谢表写绸缪，押角赧泥血濡紫。避风台圯秋萧槭，《外传》蛛丝空度阁。苍华何日落人间，印纸猩痕尚斑驳。汉苑枯桐落并干，更无燕子啄皇孙。未央瑶玺沈刑角，剩此鹅肪淘手寒。*

戴氏《东甌金石志》十二卷本印成，诒让复重加校勘笺正十馀处，补订夺误五十馀字，而于柯谦《重建郡学碑》、柳贯《重建永嘉县学碑》、释廷俊《仙岩修塔碑》，陈高、陈文俊《惠泽记》，并依精拓本覆审一过。

殷谱经侍郎卒，年七十八。

潘绂庭阁读卒,年七十四。

秦澹如观察卒,年七十一。

邵汴生侍郎卒,年六十七。

归安吴平斋卒,年七十三。*

宝应成芙卿卒,年六十八。*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 衣言七十岁,诒让三十七岁

衣言自寿律诗二十章,以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句为引首。

正二月间,重检殿本《陈无已集》读之,略有评注。评注汇录于《逊学斋评选历代诗抄》。

二三月间,检阅壬子、丁巳旧校阮亭《古诗选抄》所有笔记,重录一过,复记于卷端云:

居京师,尝从友人林颖叔假阅翁覃溪学士《古诗选》评本,汉阳叶东卿兵部所刊也。内有陈兰祥所录姚姬传评点,既以丹笔、墨笔分别传录,匆匆逾二十年。老眼昏花,细字几不能辨,乃复以墨笔重写一过。《古诗选》今有书局刻本,拟令抄胥移录其上,以便阅看,且使子弟辈有意学诗者有所启发也。延钊谨案:家藏原本,于传录翁、姚、陈诸家评点外,又每卷题目之下,手加朱笔或蓝笔为记者,梅伯言《古文词略》诗歌类所选者也。

衣言又于《古诗选》永叔、半山、东坡、山谷、遗山、具茨诸家《七言抄》,各补评点,乃为定本,而于《山谷七言抄》卷尾,王定甫戊午识语之后书云:

定甫偏师之言,尚未甚当,山谷乃是用功之极,遂能绝去恒径,非偏师也。定甫下世已久,何人能印此言耶。光绪甲申又记。

又检阅乙丑旧校《震川集》记云:

同治乙丑,用蓝笔重读《震川集》,而以黄笔移录都中旧本梅伯言郎中评点。旧本失去十一卷至十六卷,故此五卷,皆无黄笔,而蓝笔亦止于十六卷《长兴城隍灵应记》。盖当时因事中辍,

因思梅先生评点不可遂缺，复取旧本十七卷以后重录之，而改用紫笔，十一卷至十六卷，则略就所省记者补之而已。蓝笔则管窥所及，俟缓缓为之改用墨笔可也。光绪甲申记于邵屿寓庐。卷十五

甲申三月，既以紫笔续录伯言先生评点，而旧本中尚有老友巴陵吴孝廉敏树评语及予旧圈点，皆丹笔，字极细，老眼几不可辨。今复以墨笔移录，二日而毕。惟旧本皆有句读，而此本句读止于十六卷《长兴城隍灵应记》，尚须覆读时补之。旧本向藏予弟处，今移录既毕，当仍以还吾弟。异日诸侄辈有知为古文者，不为无补，其善藏之。初三日记。卷三十

案中间有自言文处，可摘抄各篇眉上，可互相发也。大抵诸小简，具见震川志趣体用，宜字字看过，甲申三月。别集七小简。

三四月间，衣言读金陵局重刻汲古阁本《楚辞》一过，有朱笔评点。

夏，温读《三国志》，即以成都局本用丹笔圈点一过，起四月初九日，至闰五月十八日而毕。

六月，衣言同锵鸣与西山文昌阁雅集。见《海日楼诗集》。

七月，中法宣战，沿海戒严，诒让与里人筹办团防。*

八月，衣言续作《自寿诗》六章，而去其复韵。锵鸣和作六首，末有“寿骨弟兄人尽识，不嫌夜夜款柴扉”之句，见《海日楼诗集》。

是年，衣言为高曾祖祢各置祀田四十亩，学田十五亩，为子孙值祭读书计。

丁松生以新刊《武林掌故丛编》八十一种寄赠衣言。俞荫甫寄《寿诗六章》，翻用杜句，倒次原韵。

门人黄漱兰侍郎校刊《习学记言》于江阴，所据以勘正者，衣言手校本也。节录黄序。

吾师孙太仆先生，最服膺于乡先生水心叶公。体芳昔在左右，或语及经济文章，必为言水心。《水心文集·别集》既先后刊

之，其《习学记言》五十卷，亦颇已散失，而先生及体芳处各有缮本，则以此事属之于体芳。比体芳视学江苏，欲刊是书，谋得他本校之，舛谬尤甚，乃求观先生藏本，具皆先生所自校。毛发差失无不辨者，于是体芳更循读一过，以光绪十年五月付刊，十二月刊成。水心之书，其说经不同于汉人，而其于宋，亦苏子瞻之流，要其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也。其为一时愤激之言，不可以转相师述。《史学》二十五卷，往往得水心经济所在，论唐史诸条，陈古剡今，尤有殷鉴夏后之意。

衣言为汤绍卿大令肇熙《出山草谱》作序，序曰：

万载汤侯，来为平阳，不数月威惠大行，循良之颂达乎四境。予闻而心慕之，既而邑之人士怀其所为条教文字数十百篇，寄以示予，既受而卒读之，窃叹侯之为政，所谓诚乎为民者也。昔在宋时，平阳号为难治，与括之松阳，婺之东阳，有“三阳”之称，作邑者颇患苦之。蔡任季重平阳人也，而宰松阳。初至官，辄大署其门曰：“我与斯民为一体，谁言此邑号三阳？”夫官之与民，苟不知其实为一体，则聪明知虑之所及，政教号令之所施，必不能深察乎民之微，适合乎民之志，况于秦越之相视哉！今之平阳，畏法而知义，其易治固异于宋之时，而侯之与民一体，其用心乃无异于季重，将见平阳之民，变而至道。侯之美政，日盛月新，而不可胜书矣，此尤予之所深慕也。光绪甲申。

是年，诒让读阮刻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讹》一卷，凡四册，笺记二十馀事。

续读浙江书局刻毕氏灵岩山馆校本《山海经》，记其错简如下。

《山海经》卷五《中山经》末云：“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者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

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铍之所起也。能者有馀，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禘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为国用。”案：此章在《中山经》凡数之后，疑汉人校书者所附缀。毕沅注以为经文，而以“此天地”以下十一语为秦汉人释语，殊不确。

《海外南经》卷六首云：“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案：《海外南经》首十一语，其文与下“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文义不相属，他篇首悉无此例。审校文例，此当在五卷《中山经》末，与“禹曰”云云为一章。“地之所载”，当接“是谓国用”句。传写误割裂为二章，又移置后半章于《海外南经》之首，遂不可解。《列子·汤问篇》夏革引“六合之间”以下十语，与此悉同，亦称大禹曰，足为此章本冢上禹曰合为一章之证。《海外南经》当以“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发端西、北、东三经，并以“自某陬至某陬”云云发端，足为比例，不当别冠此十一语也。*

诒让读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证》十七卷四册，胡说有误，纠前人注疏处，为校正之。*

会稽陶子珍方琦卒，年四十。陶氏尝以所著《淮南许注异同话》《许君年表》等书数种寄赠诒让，各册端有陶氏手笔题记。*

潍县陈篚斋介祺卒，年七十二。*

周叔云都转卒，年五十九。

李雨亭制府卒。

合肥张振轩制府树声卒。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 衣言七十一岁，诒让三十八岁

衣言写定《永嘉集》文内编、文外编，凡七十四卷，其内编四十八卷，辑抄北宋迄清吾郡作者一百七十馀家之文一千五百馀首，区为二十类：曰诰敕，曰谕戒，曰札状，曰论说，曰表，曰启，曰

记,曰序跋,曰赠序,曰寿叙,曰书简,曰墓志铭,曰传状,曰祭文,曰颂,曰赞,曰铭,曰辞赋,曰疏文,曰祝文;外编二十六卷,举历代异地人文章有关吾郡史料者咸萃于斯,都六百十馀首,分十九类,目次小异,曰诰勅,曰御札,曰奏状,曰公牒,曰书,曰启,曰记,曰叙,曰题跋,曰赠序,曰字说,曰寿序,曰行状,曰墓志铭,曰碑铭,曰传,曰赞,曰祭文,曰祝文。内外编文,凡二千二百馀首。所采之书,自诸家专集、历朝总集外,旁徵史志群籍,以及石本拓墨,私家谱牒,网罗放失,抉拾醇雅。文中故实有未明者,随加案语,用资考证。盖视周天锡《慎江文徵》所涉尤博,所择为精,卷帙体例,并胜之也。

正月,衣言访得平阳林文庄《观光集》写本一册,记云:

卷中诗多在金陵作,盖明祖初定都时,但不知以何事至此,及其后所终耳。志乘亦无可考。

二月,衣言重阅癸丑、丙寅两次所校《惜抱轩集》,以谓惜翁文,叙事处每失之平纯,乏精采,其患在不能稍简云。读至《陈氏藏书楼记》,圈出“闻合肥龚芝麓尚书所藏书,亦至今未失,其家专以一楼度之,命一子弟贤者专司其事,借读出入,必有簿籍,故其存也获久。闻范氏之家法,盖亦略与同焉。夫一人之心,视其子孙皆一也。而子孙辄好分异,以书籍与田宅奴仆资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割书画古迹者,闻之使人悲恨。然则藏书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孙之贤不异也。”十七句,而书于题下云:

藏书之法,亦望我子孙知之。光绪乙酉二月记。

衣言又读《岷亭记》,记云:

盐道署予尝居二年馀,此亭亦重建矣。而岷亭之名,惜其不重揭之,予颇读《惜翁集》,而亦忽之,可笑也。乙酉二月记。

衣言与浙江提督欧阳公利见书,得复。先是法国盗越南,犯福建、台湾,清廷诏与宣战。至是法人北窥浙江,欧阳公以精兵扼金鸡山,分遣诸将守海口。法人攻甚急,期必得宁波,然卒不

能入尺寸。衣言闻而大喜，驰笈为贺，兼询战守情形。欧阳公答书，略谓：夷之在闽马江也，其兵船常以潮退时进，我兵迎击之，而潮水掣我船尾，船即左右动，故我之炮常不中，而夷之炮无虚发，我思之而知其所以困我也。令于军中，凡兵船皆为尾碇，碇必重千斤，于是我兵船皆有尾碇。后数日，夷果大集，船逆潮而进，我兵船亦迎击之，而我船首尾碇入水，屹不复动，炮放即中其船，凡坏其大船二，沉其小船及击毙夷兵无数。夷之始至也，我恐逼水而营之无所庇也，为隐垒以草山，而外为长墙以障之。我恐沿海列台之易为攻也，为移炮以就险，而散树旗帜以眩之。凡敌之所攻者，皆我之所不必争也；凡我之所据者，皆彼之所不能见也。敌不能窥我之虚实，以专用其锐，而我常能出敌之不意，以间用其奇，此夷之所以困也。招宝山斗入海，我炮室踞其巅，炸炮之所及也。我则使芻棕以为毯，和泥与蟹以涂之，鳞比以蓑其台，厚数重，炸弹至，则毯受之，毯濡而韧，弹下如雨，而未尝一开，此以夷之所以困也。故敌之攻甚劳，而我之应甚逸，敌之技已穷，而我之气方锐，而其大旨则不外以静制动，以柔制刚，此所以幸而不为马江之续云。衣言览而善之，叹为知敌情。此从《逊学斋文续抄》卷三《镇海防夷图记》摘录，欧阳公复书原文则未之见。记中所叙年月，与清史未合，兹据清史以镇海却敌事属于甲申年尾，而衣言与欧阳公通书当在乙酉春间也。

时温州戒严，瑞安右营阁都司麟趾，日从其长，治守备勤甚，邑人颇倚以为重，都司得海上报或幕府机密文书，即封以示衣言。

春，治让阅大字刊本徐继畲《瀛寰志略》十卷，有笈记十七条，最后一条附注“乙酉二月”四字。*

夏，清廷与法人议和，订《越南新约》，于是越南遂为法属。

治让阅古微堂重刊本魏源《海国图志》百卷，随手识记于册中，朱墨笔凡得一百三十馀条，中有附注年月者。*

又阅海山仙馆刊本外人新译《地理备考》十卷，及上海制造局刊本外人新译《海道图说》十五卷、《长江图说》三卷，各于卷尾记明时日。*

夏，诒让阅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六卷，《补遗》一卷，凡八册。卷中佚书秘籍，于眉上手加标识，寄示友人某君，属访求之，而记于《补遗》卷专云：

此卷中土佚书殊夥，今以《四库总目》校核，已著录者朱笔识之，书同本异者不复识。

凡校得《四库》无者二十目；《四库》无而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曾著录六目；《四库》无而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所有者四目。一一签出之，诒让复以手札贻某君，略云：

丹波元简之子某与森立之至交，可託访医书。刷印局长得能良介，可託借高山寺藏书《玉篇》残本。如有出黎刻四卷外者，必须抄，东京某家尚有一卷。日本人著述：《墨子识》，近时人撰；《字镜》十二卷，唐日本僧昌住撰；《万象名义》卅卷，僧空海撰；《净土三经音义》十卷，宋日本僧义净撰。以上均有刻本，乞代购。如访得彼国通人著述佳者，均乞代致是幸。延钊谨案：即此可见诒让于中年尝兼治释典。*

秋七月，衣言阅日本《经籍访古志》，新从沪上购得者，以医部所列多永嘉佚书，为插架所未备，手记出之，以待搜补。记文结題光绪十一年七夕后二日，而戊子所作《书〈易简方论〉后》则云：去年夏得涩江全善森立之所纂《经籍访古志》云云，似追叙偶误。

九月，衣言偶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见叶正则《牡丹诗札》云：前日入寺观牡丹，不觉已谢，惜其浓艳，故以诗怀之，冀见和。适上“牡丹乘春芳，风雨苦相妒。朝来小庭中，零落已无数。魂销梓泽园，肠断马嵬路。尽日向阑干，踟蹰不能去”。延钊谨案：今刻《永嘉丛书》本《水心集》，据厉鹗《宋诗纪事》五十四，采《珊瑚网录》，此诗人《补遗》。为书其后曰：

案此宋人手简十七条之一，王穉登跋云：右宋贤札子十七条，皆一代名流鸿望魁垒英之笔，往岁客燕山，尝从朱忠禧公家绿荫亭中阅此。朱公好古，家藏名迹甚富，每爱惜此册，以为刘公一札，可当十部从事。诸贤濯濯，单言片翰，并有弘致，非近世雕虫之士所能比。忠禧化去未久，图书散落，此册为鬻画人持至江南，思重参事见之悽惋，遂出重资购之，命余题册尾，予与思重皆忠禧文酒之客，视此不胜人琴之感，非徒以诸公手泽之故耳。又崇禎甲戌九月闲山居士曹函光跋，略云：“适者，水心居士叶正则也。嘉王之立，实发于公，以与赵丞相议不合，即拂衣归。水心诗早已精严，晚尤高古，今诗亦淡宕可爱。书法蔡君谟，而自具风骨。”又云：“此册旧为朱忠禧物，后为谈岳山参军名志伊，字思重。得之，后又转入汪景辰家。今年秋，王越石舫中见之，予极爱刘无言、吴居父、叶水心之札，遂易得之，略疏其人于后，愧疏漏未能遍考，以俟世之博雅者。”案此册共十七人：宋绶、叶清臣、章衡、林希、蒋之奇、刘焘、叶梦得、张商英、周邦彦、林摅、韩世忠、吴说、吴玠、及水心先生。餘三人曰煜、曰达、曰青谷德止者，不知何许人？宋公垂居册首，而水习居册末，盖当时以年代次之如此。据前二跋，则此册在明季已三易主，至今又二百餘年，不知尚在人间否？予生平极爱水心文，而苦不得见其手迹，今得此跋，可以想见约略，亦足以稍慰平生企慕之意也。光绪乙酉秋九月。

衣言撰江宁浙江会馆联并跋云：衣言生平所作联语十八，弟宣颇录存之，见《朱庐笔记》。整理者按：弟宣指孙宣，字公达。

官宦水心同，羨老来香火祠堂，著为垂世雄文，一笑那知雷孝友；风流江左远，幸此际东南金箭，各自及时努力，他年还续晋阳秋。予生平科第官职，略似乡先辈叶文定公，而引退皆在建康，则尤相似者。光绪十年，予闲居数年矣。乡人官金陵者，为浙邸方成，索为楹帖，辄撰寄五十字聊记踪迹，并为后进诸君勉

之。岁在乙酉重阳前二日。

衣言重九登高，同永嘉徐班侯户部定超、余筱泉进士朝绅集华盖山，遥望慈山，水心葬处也，感赋及之。

是年，衣言得杨性农先生《武陵书》，却寄一诗，有“老来同病更相怜”之句，盖俱颇重听也。时先生年逾八十。

衣言得新出土宋林钟祖母《夫人鲍氏圻记》石本，题其拓墨后曰：

此石光绪乙酉隔江土人得之土中，书法秀整，近率更令，撰人“戴”字下一字漫不可辨，细审似“槃”字，当再考之。

南汇张啸山文虎卒，年七十八。*

同县陈菊潭润之卒，年七十。*

薛慰农卒于江宁，年六十八。

李眉生廉访卒，年五十五。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 衣言七十二岁，谥让三十九岁

春，孙家修浚县城集云河，辟治善放生池，以接于虞池之旧潭。于是城之东北隅，舟行始利。

衣言赋《添字莺啼叙》一阙，手书寸楷长卷，为锵鸣七十寿。赋云：

虚名误惊海内，谓文章意气，似当日西蜀眉山苏氏坡颍兄弟。东坡老天之奎宿，仙人偶谪游尘世，恐香山居士，犹难辄与为比。第一解 惟我阿同子由小名，见《坡集》，沈静简默，卯君真不愧。上书劝经幄隆儒，九重天语嗟异。咸丰初元，以曾文正公疏命举行经筵日讲，不久辄罢。时仲弟视学粤西，上书力言讲经有裨圣学，不可中止，且请勿循具文，限以时刻。疏中有云：“早朝既罢，百僚皆退，陛下燕处宫中，日永风恬，不时宣召词臣，从容讲论，当亦以乐，不以为劳也。”上意深为之动。次日召见宰相卓文端公，备询仲弟年貌官履，且问是何等人？文端莫测其故，但奏云：是臣主会试时门生，读书人也。后数日，文端以语贡荆山前辈，荆山转以询予，乃知先有此奏。其后家居连被升擢，盖

由于此。蚤归来东轩长老子由自号，对炉篆编摩荒史《宋史》言子由在颍上，闭门默坐一室，焚香扫地，绝不见人。《古史》，子由所著，但飘然散发骑鲸放翁拜东坡画像诗云：“但恨画师未造极，不作散发骑长鲸”，我非坡耳。第二解 黄州秃鬓语本山谷，四海交游，竟孰为知己，叹六一遂骑箕去，善类孤矣。绍述忧边，熙丰辟利，龙鳞献替，蛾眉疑忌，风波世事都如此。赖君恩，犹隔琼雷水，谁知阳羨东湖东坡欲买田阳羨，而子由晚居颍川东湖。水淥山光，两翁似鹤相对坡诗：“两翁相对清如鹤”。第三解 今君晚福，七十平头，两颊红如醉，那似我龙钟衰态。富贵功名，流水浮云，付之儿辈。诸生门下，魏征妩媚，从容尊俎真汉相，但联床听雨同幽意。檀香更刻观音，手蒸沈薰，为君祝喜。第四解 光绪乙酉丙戌立春前十日，逊学老人填词。延钊谨案：此阙为娱老词首篇，而有关家世旧闻，兹特敬录之。

续点东雅堂《韩集》卷五之四十，又《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集传》一卷，都凡十册，记于册末云：

光绪丙戌二月二十九日，读《韩文集》毕记，时年七十有二，逊学叟。

三四月间，衣言温读万历本《王临川集》至终篇。

春，德清蔡汇沧以陆存斋藏顾千里校道藏本《墨子》抄帙传写本见诒，册尾过录原识三条云：

乙卯二月七日校毕，涧菴记。

嘉庆己未，再读一过，又正错简数条。涧菴又记。

千翁原本，近为长洲马芝生铭所得，周意莲先生假来渡校，因得借抄一过。朱墨句读，悉仍原本。道光己酉十一月三十日，陈并识。

诒让得此传写本，手记云：

某某案：陈并不知何许人，册内又有称“陈大案”者，疑“奘”字之误，盖顾甫先生录者也。*

又记于卷四之尾云：

以上四卷，间出季本异文，不知何本，疑泰兴季氏旧藏抄本也。以后又作季本，必有一误，俟更访千翁所校底本覆之。

诒让六试礼部不第。*

时吴县曹叔彦元弼亦人都应试，始识诒让于黄漱兰侍郎客席，侍郎即以诒让所著《古籀拾遗》一书赠之。*

杨定勇出所著《三国会要》就诒让商榷义例。*

浙籍丁卯乡举同榜，在京举行团拜，到者四十余人，应礼部试者三十三人。诒让及陶方之、袁爽秋等皆与会，一时称盛。*

夏五月初三日，诒让南归至沪，初七日登舟回里。参考孙锵鸣《丙戌沪游日记》。*

诒让遗黄漱兰书，略及平阳修志事。

春间随计入都，渥荷盛诲，钦感莫名。某前月图南，于月之初二日安抵里门。平阳修志一事，深骇听闻，吴训导去年开局修纂，稿本闻已裒然成帙，而秘不示人。询其素契诸学生，略述其义例，大概舛谬百出。如人物一门，尽更古志旧例，而以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分列，其言语一科，无可隶属，则以治训诂之儒系之，其牵强有如此者！至如列女一篇，亦强分四德，妇容、妇言，不审如何甄采，殆可捧腹矣。五月廿三日。*

诒让与友人论修《南雁荡山志》书。

承示吴祁甫书，极论刘氏《南雁荡志》之疏舛，亦颇中其失，然其论有未尽者。刘《志》之病，在于未究古舆地书义例，徒以编录旧文，有类抄胥。今欲更张，则其义例宜先讲矣。窃谓宜仿释慧远《庐山纪略》此今所存《山志》之最古者之例，成一简要之册，而以游记及题咏别为一集，此近代章实斋《文史通义》所论修郡县志之法可通于山志者，此一例也。否则，或仿宋田夫《南岳总胜集》例，以掌故及诗文散附诸峰名迹之下，虽非唐以前地志旧法，要亦不失为雅整，此又一例也。祁甫于修纂义例绝不论及，而徒

致议于卷帙多寡之间，殆犹未窥其本矣。至所举勘核今迹及检校古书二端，则自不缪。但胪举古籍，尚多未备。又引王仪甫《輿地纪胜》一书，检今所传《纪胜》影宋抄本及岑氏刊本，并有失卷。温州在原书列第十三卷，今本适缺。惟明人所摘抄《輿地碑记》内附列温州碑记数条谨存耳。然则就今本王书而论，断无从搜检南雁荡山故实。祁甫非不读书者，乃以耳为目何也？又别纸论《北山志记》原流，其三京亭一条，乃袭弟《永嘉记集本·叙》中语，而所举弟“曾近堂《雁山志》最完”一语，似据戴教授所修《永嘉志》中节录拙著《温州经籍志》之文，然拙著针砭《曾志》极详，《永志》未详录，祁甫亦未之见也。又云：“合诸家图赋叙记为一书，始于某氏序述”，此复大误。检王氏《輿地碑记》，温州下有雁荡序述一目，下注：引《雁荡山序》云云。谛审其文，盖宋时地志若陈益之《永宁编》之类叙论雁山之论，仪甫约录以备考核，而以序述为之标目，非宋时有雁荡序述之书。祁甫极诋曾、刘二志之疏舛，而此条乃适与彼相类，良足骇怪矣。病后疲倦殊甚，不能详论，谨略就记忆所及，附陈一二，大雅理而董之。幸甚！*

夏五月，衣言检抄本童氏《友十花楼课草》，童冠儒，字砚农，永嘉人。嘉庆间诸生。与同时诗友结社唱和，有名花十友之称，锵鸣作有《十花楼诗稿序》见其册端有岳甫张延年《骈体序启》残篇，因书于后云：

此永嘉张孟平孝廉泰青改名，此文不见《小东山集》，惜佚其前半。丙戌五月某记。

先是杨定勇之尊人莺谷广文友声出资创立黄岩二徐祠堂，奉祀宋儒真定先生中行及其季子温节先生庭筠，复以临海陈公辅为真定弟子。吾乡郑文肃与闻温节绪论，并衬其次。既讫工，王子庄尝为之记。而衣言乃以定勇之请，为撰碑文，极论安定胡氏经义治事条教之美。盖真定受经于安定弟子福唐刘彝执中，而台州之学，再传至杜清献公范，遂为端平贤相，皆二徐先生启迪

之功也。

秋，诒让阅冯桂芬遗著《校邠庐抗议》二卷，随笔批注意见，凡二十六条，中有附记年月日者。*

诒让有诗送程步庭行。步庭，江苏溧阳人，来知瑞安县已三载。在任对于外国教士及地方教民之不法事件，处理严明，因此，与上官龃龉不合而去。于是，邑人士多以文字表扬之。

胡祜萨宝兴唐前，华风榛塞纷腥羶。孱吏愕眙敢苛诘，嫉邪谁若程公贤。程公恂恂殊爱士，惠政早知沦百里。鞭蒲不藉示威严，拔薤争传击奸究。但恃威信动殊族，台徼纷来何欲曲。豪酋心折无一词，恶少股栗有三木。清名自在瓯江滨，浮云变幻何足论。此去圣湖明若镜，吾公清节无埃尘。海疆抚馭今须才，万家但祝公重来。愿将輿颂勒金石，不读流行景教碑。*

衣言校订项芝石《水仙亭词》，以谓我郡自卢蒲江、赵西里后，此调寂寞五百年，乃今复见此作云。

平阳江南陈氏重筑会文书院于南荡山中，又修葺其先陈经邦贵叙、陈经正贵一二先生墓。会文书院，乃二先生读书处也。修筑既成，衣言为之记，考论二先生里居世次甚详，复用锵鸣韵赋诗，有“遂为浙学文斯在，直到横阳士尚峨”之句。盖二先生兄弟四人，皆入洛从伊川，遂为洛学入浙之始。而平阳之学，徐忠文公谊自为一家。至元而章清所士尧、史文玠伯璿、徐横阳兴祖又为朱学，皆木钟嫡传云。

衣言温读《班史》一过，记于帙尾曰：

官翰林时，尝得姚先生姬传评点《前汉书》，以所藏汲古阁本移录，置之案头五六年矣。乱后失去，戊辰复至京师，又购得汲古本，募印甚劣，而亦有圈点，首尾皆无题记，惟某卷中有“育按”二字，盖阅者之名，而不知其姓，殊以为憾。其圈点多寡，与姚本不甚相远，而姚本兼取文字奇丽浓至；此则行文脉络为重，盖亦精于文字者，可与姚本相辅而行。为皖臬时，友人吴尚书棠仲宣

方制蜀中，以所刻《史》《汉》《三国志》见赠，盖据武英殿官书重刊，纸板皆佳，予于前数年，尝以己意阅《三国志》一过。今年颇思温读《史》《汉》，乃取此本圈点，手自移录，起五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而毕。其评语亦多精当，目昏不能辨细字，则倩友人以墨笔录之。姬传先生评本，戚友间颇有传者，它日更假得并录为一书，则为之满志踴躍矣。丙戌长至后一日记，时年七十有二。延钊谨案：检家藏原本，衣言用朱笔传录前人圈点外，复以意补圈点数处，又间为案语，以正毛本之错简。

又记于《礼乐志》卷中云：

篇中分段提行处，似皆非班氏原本，当并作一篇读，乃能得其用意行文之妙。

衣言写定《瓠海轶闻》，凡为甲、乙、丙、丁四集。甲集曰永嘉学术。盖衣言以黄梨洲、全谢山《宋元学案》，于永嘉诸儒尚未赅备，而永嘉之学实于安定胡氏为一家言，乃补辑之，以明其源流，存其遗说，表其遗行。上溯皇祐，下逮于清，而于乾淳诸老言之尤详者，以其为宋代吾温人才极盛时也。乙集曰名臣、曰宦业、曰封爵、曰科第、曰文苑、曰氏族。丙集曰忠义、曰孝友、曰义行、曰介节、曰隐逸、曰官师遗爱、曰艺术、曰流寓、曰列女、曰方外。丁集曰古今图志：曰山川、曰风土、曰物产、曰建置、曰寺观、曰古迹、曰祠祀、曰冢墓、曰杂志。凡为目二十有七，为卷五十有八。

兹谨将甲集所著《群儒姓氏》及乙集《文苑诸家姓氏》撮录于下，以见一郡七百年来学士文人踵兴之迹，而永嘉之学独为永嘉之文衣言所为《雪蕉斋诗》跋语，则尤衣言所为搜讨表章之闲意也欤！

甲集 永嘉学术

学术总略

学术之始

王开祖永嘉，弟子戴士先。林石瑞安，玄孙载，从陈傅良学。丁昌

期永嘉，子宽夫、廉夫、志夫，与许景衡同官、同学。

洛学之传

周行己永嘉，弟子叶渐、吴表臣及济源李迎。许景衡瑞安。刘安节永嘉。刘安上安节弟。蔡元康平阳。谢佃瑞安。潘安固瑞安。沈躬行瑞安，从弟琪，介夫门人，从子大廉、大经。戴述永嘉，弟迅。赵霄瑞安，弟霁。张焯子孝恺。孝恺门人陈傅良、冯施叔，为焯再传弟子，从孙淳。鲍若雨永嘉。潘旻瑞安。蒋元中永嘉。陈经正平阳，弟经邦。林季仲永嘉，与弟仲熊、叔豹、季狸皆许景衡弟子。吴表臣永嘉，曾孙濂。宋之才平阳，龟山门人。

经制之学

郑伯熊永嘉，尝与朱子讲学，弟伯英，弟子陈傅良、朱伯起、木待问、蔡幼学、陈亮、应恕，即者。张淳永嘉，谢黔，谢穹永嘉，诸葛纯永嘉，子悦。薛季宣永嘉，父徽言，从胡文定学。侄象先，契于朱子，门人：陈傅良、王栴、徐元德、蒋叔舆、黄度、楼钥、王遇、潘景宪、石斗文、高宗商、石宗昭、陈牧之、潘友文、沈有开。陈傅良瑞安，弟子：陈说、蔡幼学、曹叔远、章用中、陈端己、林颐叔、林渊叔、沈昌、朱黼、胡时、林子燕、汪龙友、沈体仁、钱文子、陈岩、林大备、林居实、林载、胡宗、周勉、王焯、贾伊、冯琳、冯瑜、吕声之、吕冲之、洪霖、高松、倪千里、徐筠、黄章、袁申儒、吴汉英、吴瑄、胡大时、沈有开、张端士、滕璘、张之望、王佐之、徐樞之。私淑：木天骏。叶适永嘉，弟子：方来、林居安、赵汝铎、邵持正、陈昂、薛仲庚、钱敬直、徐玘、陈志崇、戴栩、陈埴、周端朝、蒋叔舆、陈耆卿、王象祖、王汶、戴许、蔡仍、丁希亮、周南、孙之宏、王植、滕度、孟猷、孟导、赵汝谐、夏庭简、王大受、邓传之、宋驹、王度、厉仲方、孔元忠、袁聘儒、赵汝谈、叶绍翁、毛当时、张垓、陈桦、林鼎、戴木、郑东之、杜镇、虞榘、丁木、葛应龙、葛绍体、柯大春、王仲德。陈谦永嘉。陈说谦从弟。陈武瑞安，止斋族弟。蔡幼学瑞安。曹叔远永嘉。章用中平阳。陈端己平阳。林颐叔瑞安。林渊叔颐叔弟。沈昌瑞安。朱黼平阳。胡时乐清。林子燕乐清。林大备平阳。林居实瑞安。林居安瑞安。赵汝铎乐清。邵持正平阳。陈昂平阳。徐玘永嘉。周端朝永嘉。薛仲庚永嘉。王焯

永嘉。薛嶸永嘉。戴栩永嘉。蒋行简永嘉，子叔舆。陈岩平阳。王桷永嘉。彭仲刚平阳。王自中平阳。徐元德永嘉。戴溪永嘉，子桷。徐自明永嘉。陈季雅永嘉。王与之永嘉，私淑河洛。汤建乐清，慈湖讲友。刘黼乐清。胡一桂永嘉。

朱学之传

陈埴永嘉，门人车安行、董楷、赵复斋、蒋世珍、徐霆、翁敏之、翁岩寿。叶味道永嘉，子采，为蔡西山，陈北溪门人。门人王梦松、赵景伟、王柏、缪主一。林湜平阳，父师中，子介。戴蒙永嘉，子仔、侗。包定永嘉。徐寓平阳。沈侗永嘉。林武永嘉。蔡擧平阳。钱木之乐清。周侗永嘉。黄显子永嘉。蒋叔蒙永嘉。

同时诸儒

万规乐清。郑邦彦乐清，从许景衡学。贾如规乐清，兄如讷。钱熙载乐清。钱文子乐清，弟子乔行简、丁黼、曹幽、汤程、陈元粹、王大昌、郑良明。钱易直乐清。王十朋乐清，子闻诗、闻礼，弟子叶士宁、宋晋之、赵彦真。陈楠平阳，父谔。陈岷楠孙，子昉，从子均，门人真德秀。李季可永嘉。陈一鸫永嘉，子自修。何逢原永嘉，横渠门人，以《论语》授王十朋。胡褒永嘉。胡褒褒弟。胡褒褒弟，武夷门人。子序，从薛季宣游。孙宗，为陈傅良高弟。叶仲堪永嘉。陈鹏飞永嘉，门人潘朝卿、潘杰、黄补、林光朝、范端臣、张宗卿。周去非行己族孙，南轩弟子。徐谊平阳，与象山往来讲学，弟子刘轸、黄中、赵希瑄、丁黼。朱元昇平阳，传邵子《易学》。刘轸平阳，子天益。黄仲炎永嘉。刘春永嘉。魏谦光平阳。翁忱乐清。黄中平阳。薛凝之平阳，子据。曹幽瑞安，叔远族子，从钱文子学。木天骏瑞安。陈有辉永嘉。陈孜永嘉，私淑程朱。林景熙平阳，近程朱。郑朴翁平阳，为陆氏学。

元明诸儒

陈刚平阳，胡石塘门人，叶西山三传弟子。章仕尧平阳，传朱学，门人彭庭坚、赵次诚、蒋允汶。史伯璿平阳，传朱子学于同里郑如珪。郑昂平阳。李孝光乐清，朱子续传，弟子陶宗仪。朱子昌平阳。叶起永嘉。汪鼎新永嘉。赵良震平阳。孔文栩平阳。孔暘平阳。陈麟永

孙衣官孙诒让父子年谱

嘉，慈溪赵楷门人。高明瑞安，黄文献门人，弟诚。孔克表平阳。洪铸永嘉。林温永嘉。李时可乐清。陈善，章瑶，王清以上六人，并潜斋门人。彭庭坚瑞安，弟子天台杨子善。赵次诚乐清。蒋允汶永嘉，弟子王全、方祖安、徐裕轩，以上三人，清所门人。王渊开祖十世孙，允汶门人。门人谢亮、黄达等。徐怀玉永嘉，允汶弟子。赵季城瑞安，受业于允汶。徐兴祖平阳，史伯璿门人。张谦永嘉。徐宗实黄岩人，费居永嘉，与弟宗茂，俱史伯璿门人。又同从彭庭坚游，门人黄淮。木景芳瑞安，得朱、蔡微旨。黄淮永嘉，弟子林璧。张文选永嘉，徐兴祖弟子。刘现永嘉。陈亩永嘉，文尹曾孙，门人周旋、阮撰、郑道宁、孙级。林补永嘉。周旋永嘉。季应祁瑞安，高明弟子。虞原璩瑞安，弟子韩伟、陈旦、郑钊。季德基应祁子。倪寅瑞安。王爵永嘉。朱良鼎永嘉。董统泰顺。蔡芳平阳。贺隆永嘉。项乔永嘉，孙敬祖。方继学平阳。王叔果永嘉，和同朱、陆之学，父澈，弟叔果，子光蕴。王勳永嘉。郑楷乐清。王明扬瑞安，子祚昌。李维樾瑞安。史君实乐清，子尊朱，父子尊信朱子。陈昌言瑞安，子之陞。

清儒

朱鸿瞻瑞安。张超英平阳。徐炯文乐清。孙希旦瑞安。曾鏞泰顺。方成珪瑞安。鲍作雨瑞安。冯文蔚平阳。

乙集 文苑

宋

薛嘉言永嘉。孙仲鳌永嘉。方云翼平阳。季仲默，宋庆之永嘉。甄龙友永嘉。万庚乐清。曹逢时瑞安。林应辰平阳。徐泳平阳。木待问永嘉。许及之永嘉。潘怪永嘉。周昌龄平阳。周学古行已孙。薛高永嘉。赵师秀永嘉。徐玘永嘉。翁卷永嘉。徐照永嘉，以上四人为“四灵”。卢祖皋永嘉。赵希迈乐清。赵汝回永嘉。赵汝迳乐清。薛师石永嘉。王奕瑞安，子庭镐，孙澄源。赵崇滋永嘉。翁常之，薛公圭平阳。薛梦桂公圭子。卢方春永嘉。薛师山师石弟。薛焜永嘉。周焘平阳。章哲平阳。盛烈永嘉。潘希白永嘉。林曾永嘉。陈供瑞安，闽巷陈氏之始。邵经国永嘉。张史院永

嘉。朱景渊平阳。姜铸永嘉。薛荣祖永嘉。张庭芝永嘉。薛绍永嘉。黄国用永嘉。顾力行平阳。何一潭，周子敬，曹稹孙瑞安。林雍平阳。曹稹孙瑞安。陈兼善供从子。陈养浩供从子。陈则翁供子。林正平阳。林碧梧，林伯舆，谢隽伯永嘉，鹤阳谢氏之始。

元

陈昌道永嘉。薛汉永嘉。曹睿永嘉。孙华孙永嘉。黄文举平阳。林伯和，陈秀民永嘉。陈钧乐清。章祖程平阳。陈高平阳。宋允恒平阳。林齐平阳。何岳平阳，与陈高、林齐称“瀛洲三杰”。林宽乐清。李至刚孝光从子弟。郑东平阳，弟采，兄弟合集曰《联璧》。文质，章哲平阳。郑僖平阳。黄石礪永嘉。陈昌时则翁长子。陈文尹兼善犹子。陈得时则翁仲子。陈识时则翁五子。陈冈昌时长子。陈允文瑞安。夏清伯永嘉。孔克烈平阳。孔从善永嘉。朱希晦乐清，与四明吴主一、箫台赵彦铭游咏雁山中，时称“雁山三老”。顾元龙平阳。余尧臣永嘉。张天英永嘉。郑洪永嘉。翁葵乐清。

明

张著平阳。南尧民乐清。缪珊平阳，弟璉，兄弟合集曰《顷麓》。陈文、金原祺永嘉。吴亨、谢道本永嘉。谢道宁永嘉。谢承芳永嘉。谢承楷永嘉。谢尚旦永嘉。章功懋平阳。董约泰顺。蔡凤瑞安。董秩泰顺。虞原祐元璉兄。季德琦德基弟。季廷珪德基子。季蒙廷珪从孙。季元蒙侄。鲍玮瑞安。王湖永嘉。陈鸣凤永嘉。陈璿供八世孙。陈镗识时六世孙。陈瑶供九世孙。董措平阳。李经勅乐清。林彦瑞安。叶聪永嘉。叶幼学永嘉。林天爵平阳。王应辰永嘉。项文焕乔子。章玄梅乐清。章可象乐清。章宗孔玄梅子。侯一庵永嘉。梅颐永嘉。周才甫永嘉。虞书瑞安。戴赏乐清。黄一鹏永嘉。张昂永嘉。方召乐清。谢敬撰永嘉。方日新永嘉，弟日升。陈宠亩孙。陈大识时六世孙。邱一龙瑞安。何白永嘉。王光美叔果子。王至言光蕴子。王至京光美子。洪孝先永嘉。康从理永嘉。张鸣鹤永嘉。姜格永嘉。陈良楚、朱玉永嘉。陈瑶乐清。

彭时望乐清。陈澜平阳，弟彦生。陈演卿供十世孙。陈天复猗犹子。刘懋功永嘉。陈绍贤永嘉。虞世暘永嘉。周文颖永嘉。陈应聘永嘉。杜汝意平阳。王钦豫光蕴孙。柯荣永嘉。吕仲璞平阳。邵建章永嘉。刘思祖永嘉。金锡敦永嘉。蔡汝修瑞安。林宗志永嘉。陈立政永嘉。陈中英永嘉。张旻咏乐清。陈一球乐清。孙林永嘉。郑可贞永嘉。王平世乐清。王钦彝钦豫族兄。林懋功永嘉。梅应时永嘉。姜应果永嘉。董天乐泰顺。董大臣泰顺。

清

周天锡永嘉。周天镜天锡弟。梅调元永嘉。李象坤乐清，弟象震。王至彪叔果族孙。黄朝珪永嘉。王咏永嘉。赵绍鼎永嘉。林健永嘉。李世瑞永嘉。林占春永嘉。刘士焜永嘉，子宗重。周家伟泰顺。王会昌祚昌弟。曾凤翔永嘉。陈邦纪永嘉。徐凝永嘉。李敷瑞安。郑应曾永嘉。李栋乐清。林青云瑞安。胡濬瑞安。王诤孙咏子。侯思炳乐清。梅占魁永嘉。林北斗永嘉。梁祉乐清。胡璜瑞安。谷诚永嘉。林文朗乐清。林文焕乐清。陈敦让平阳。黄云岫平阳。蔡弘勋永嘉。朱镜物永嘉。潘青元永嘉。马世俊永嘉。林露瑞安。陈之恕永嘉。余永森、周京龄永嘉。王涵永嘉。祝圣源永嘉。季观乐永嘉。黄巢松永嘉。梅方通永嘉。计化龙永嘉。周士华永嘉。张炳光永嘉。张森炳光子。陈舜咨永嘉。王书升平阳。董正扬泰顺。董正榆正扬弟。高溥永嘉。张恭毋平阳。郁豫瑞安。叶嘉抡平阳。苏璠平阳。郑衡平阳。潘鼎泰顺。潘学邹泰顺。姚洙楷庆元人，居永嘉。潘宗耀永嘉。蔡敏瑞安。张泰青永嘉。周吾泰顺。林文翰泰顺。曾璜铺子。董游泰顺。鲍台平阳。华文漪平阳。项霖瑞安。项傅霖霖弟。项傅梅傅霖弟。曹应枢瑞安。陈乙平阳。曾元琳永嘉。曾垓元琳弟。曾谐垓犹子。林大椿乐清。

衣言检阅自刻《永嘉丛书》本《浪语集》，于十二月廿日读终全帙三十五卷，以硃笔圈点一过，评注颇详，复补校误夺，得若干

字。而于三十卷中《叙握奇经》及《八阵图赞》等篇，举正错简，以纠从来传本之谬。

冬，诒让抄得张渊甫《履经说》一册，记云：

光緒丙戌冬，假项氏所藏《张集》写本节录。*

自是年起，诒让开始阅览中译本西籍之有关科学技术者，如外人在上海译印出版之《格致汇编》等。阅时每用朱笔略加圈点。又间有墨笔笺语，书于各册中。*

桂皓庭卒，年三十八。先是桂氏以所著《诗礼异义》寄示，诒让尝于其驳笺申注之说举正数条，为书以答之。*

整理者按：以上除有*者外，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九（起光緒五年内召，请告退，迄十二年）。

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年） 衣言七十三岁，诒让四十岁

正月，衣言点勘赵闻礼《阳春白雪词》八卷、《外集》一卷，及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三卷毕。

点勘曾慥《乐府雅词》二卷，《拾遗》二卷毕。

又点勘陈元平《日湖渔唱》并《补遗》及《续补遗》各一卷毕。以上宋、元人词四种，并秦恩复《词学丛书》本。

四月，衣言有《怡园咏怀》七绝二十二章。园在永嘉来福门内，水心所谓生姜门也。主人曾氏，为吾郡故家望族，广宅重楼，聚图籍多致乡先生遗书。而衣言于曾氏，始得埏曼琴，继得谐小石，最后得竹史及其子良箴秋眉。而衣言颇称小石先生之诗，以为五言律句有极似“四灵”者。园之初筑，项果园维仁以画法布置岩石，颇脱凡俗。循磴曲折而上，至其绝顶，则松台山色扑人眉宇。园中竹径幽邃，仿佛似杭州灵隐；而近水小斋联接如船舫；夜半松风徐来，如在桐江七里濑舟中。水榭跨沼上，逶迤而南，奇石环列，杂植花木，春夏之交，灿若锦绣，山光树色，与绿波相掩映，园中最胜处也。衣言赋诗本事，约略如此。又曾氏初尝收得姜东溪、何丹邱字画真迹数帧，后往往为人窃去，其婿叶蓉

楼稍稍拾之，十犹存其四五，衣言诗因并感赋及之。

衣言又作《怡园图记》云：

故友曾君谐小石所居怡园，在郡城来福门内，其后为松台山，而前俯浮沚，颇擅水石之胜。初，小石尊人石生翁，以资雄乡里，实始筑此，而项高士维仁为之图，以纪其概。予与小石同年游庠序，因得交小石。小石性坦夷，近文史，能为五七字诗，故颇亲予兄弟。予兄弟时时至怡园，饮酒谈艺以为乐。然小石喜泛交，予每见其坐常满，尝窃语之曰：子何不礼致名师，率诸弟辈读书为学，可以立身成名，抑亦保家之一道也，何多致客为？小石颇颺予言，而不能用。予兄弟既皆仕宦远出，与小石不相闻问垂二十年。比予自金陵归，则小石物故已久，所谓怡园者，亦半易主人矣，心甚愕之。小石亡后，谨遗一女，适叶君琮蓉楼，亦予戚也。蓉楼寓于外家，每见曾氏图书故物之散出者，辄百计购收，匿藏惟谨，此图亦为蓉楼所得，间以寄予，且属为题识，曰：倘君文得传于后，曾氏父子亦可不泯也。图中所见石生翁，方在盛年，小石及其诸弟甫角耳。今几何年，小石遂为异物。当时宾客，如予兄弟者，亦皆逾七十矣。岁月迅速，人事变改无常，大抵如此，固不足论，独以此图之存，而其台榭幽旷、人物韶丽之概，犹在目前，然则蓉楼之见属以文字，良有以也。而其兴废盛衰之故，亦有足为后世鉴者，故为书而还之。石生名佩云，尝以独修夫子庙授四品衔云。光绪丁亥四月，瑞安孙某记。

同月，王子庄以所著《辨章》及《柔桥文抄》寄示，诒让在《辨章》册端加朱墨笔批注，而于《文抄》亦附缀去取意见云：

大著不事雕琢，而持论名通，援证详确，足与谢山、董浦诸集并传。但敬诵全稿，不经意之作似尚不少，宜严加简择，以求完粹。宋人集率多芜杂，不足效也。

《经说》各卷，似宜择其有心得创获者存之。间有沿袭旧义及参用近人说者，宜分别删改。通人论著，固与场屋作经解不同

也。集中论文，服膺桐城，自是精识。近代之学桐城者云：作文四字句切不可多。今读尊稿，书启及记叙诸卷，散体之中，间厕骈句，其为文格之累，殆甚于四字句矣，似宜酌改。骈文集中无多，率多工稳，然气格似尚未高者。孙渊如星衍先生骈文精丽，妙擅一时，而不以入集。许、郑经师，似不必以徐、庾丽文夸示流俗也。管见如是，惟大雅闾达董之。丁亥四月，孙某拜读并识。

五月，诒让赋《买陂塘》一阕，题洪海筹《瓯江话别图》。时洪氏自新疆归来人都展觐。

忆丁年，雪山盘马，河源曾探星宿。歌铙新入阳关道，燕领锦衣如许。携手处。泛一叶，沧波渺渺同飞渡。丙戌南归，与君同渡海。珂乡小住。恰鸳梦方浓，骊歌忽唱，相送又南浦。天涯路，惆怅江云拥树。临岐又作豪语。悬知眉黛春山远，添得别离情绪。珍重祝。看转瞬，黄金肘后辉华组。灯花喜报，料理七香车，早来迎取。莫任香衾负。宿祝依宋莱斐轩词韵。*

又撰联语贺洪海筹新婚：

金闺佳耦，喜偕鸿案风流，想今宵却扇成诗，更谱瑶琴调妙曲；玉塞壮游，饱看燕支山色，恰此日鸣珂归里，好拈银笔画新眉。*

五月，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无锡薛叔耘福成，上疏言铁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疏为一时所传诵，黄仲弢曾录以寄诒让，诒让阅时随笔书于其后云：

兴办铁路以开发大陆交通，增进国家文明，最为当今重大而切要之新政。现在各省疆吏中，虽曾有此举措，而廷臣议论尚多异见也。余谓兹事规划远大，经费浩繁，非累千千万万金不办，亟宜由官绅商合筹大宗的款，厚集全国资力以备供需，乃克有济。否则，徒多空言，鲜裨于事也。至于举洋债，借用异域人才来办路，在目前似有不得不如此者，然应为暂局，非长策也。将来总须有财自办，且必有人自为，免貽丧失国家利权之无穷弊

害。建筑工程技术及铁路管理人员，可先于派遣出洋留学生时特加留意，选派若干名，待其学成归国，优加任使，并宜及早筹设铁路专门学堂于京、沪、鄂、粤各地，以宏造就，则英才辈出，不复依赖外人矣。又如开矿山、采煤铁、冶金炼钢诸新政，皆与路务密切相关，则兼营并进，亦理所必然，势所必至者也。*

同月，诒让撰《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跋：

右题曾文正公祠百章，余友长洲朱君中我孔彰之所著也。祖孟荣本事之例，志湘东怀旧之思。朱蕤宛在，风云护此储胥；赤乌不归，感愴溢于毫素。信申德之嘉颂，冠伦之奇作也。原其微旨，盖以公功赞中兴，学洞圣泽，传副柱史，铭书大常，凡此昭焯，无劳藻咏。然而葛侯逸事，郭冲拯承祚之遗；郑公谏书，思忠续方庆之录。麻沙雕枣，搜昌黎外集之文；淳化铸珉，模谢傅近间之帖。雅谭有述，佚制同传，论其珍贵，并逾球璧。而况平津翹材，特开三馆；山公启事，别为一书。经帷讲艺，问难拟于郑乡；戎幕论文，撮录富于元篋。以逮云台耿、寇之奇，记室阮、陈之妙，莫不隶旒麾而树勳，望斗极而知归。此又读公是弟子之记，未必皆详；写庾公参佐之名，不无遗略者矣。

朱君雅才连踪，嘉藻纷纶。公乘家学，抱许祭酒之遗书；士衡妙年，与张司空之宾席。永怀鲍叔知我之雅，弥深随会谁归之慨。兹以薄游钟阜，重谒芬楣，锦城庙古，发少陵之高哦；黄石祠高，动宣远之遐感。楚贤呵壁，无间揽蕙之衷；子牙缓弦，永绝焦桐之契。爰托柔翰，写此素心；附缀旧闻，存诸细注。将以播芳埃于来祀，资遐讨于逸年。傅季友云：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君其有焉。

诒让曩游冶城，曾窥南阁。家君论学，夙著籍于韩门；小子通家，亦晞光于李座。永惟畴昔，同此依归。十载如驰，九原不作，载诵斯咏，益复悵然。昔遗山中州之集，资修史于金源；王侁东都之编，甄颂诗于石介。是则百篇著录，虽风雅之嗣音；而三

长奄擅，实阳秋之具体。后之览者，可以知君之志矣。光绪丁亥五月，瑞安孙诒让跋。整理者按：此为《孙征君籍庸公年谱》所缺载，据朱孔彰《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刻本补。

冬，诒让游沪上，于书肆购得日本宽延刊本宋永嘉王硕《易简方论》一册，携呈其父衣言。此册为日本宽延元年望三英重刻本，《四库》及诸家书目皆无著录，盖吾乡宋元医家最古之册，而中土久佚者。衣言得书惊喜累日。原书简端《望三英叙》及帙末题识，皆作宽延元年刻本，而衣言戊子所撰书后作宽文，日本《经籍访古志》作宽政，并笔误。整理者按：此条两谱均载，现据《孙逊学公年谱》整理而成。

诒让有题时文刻本诗七律二首，寄示林祁生，林氏为国学上舍生，亦治朴学，不喜时文者。其诗如下：

兔园秘册枕中储，翔步公卿百不如。一代右文珍腐臭，廿年稽古任轩渠。赵宾小教诬师法，马服庸才读父书。削牍三千竟何用，东方执戟尚公车。

探囊简练得阴符，巧说襄词利禄途。朴学宁辞嘲狗曲，小言强效赋蝇须。青云艳羨纡朱绶，缙雾生憎障碧眙。谁信江湖流万古，祇应低首拜王卢。*

是年，浙江巡抚卫公荣光至括，严谕守令，以二十年来养士田租为官所尝侵取者，复还于县人，充书院及科举费，既将公判勒石示后。而衣言又以县人章楷等之请，为文以记之。

永嘉重建回鹤山揖峰亭，衣言为撰书碑记。

又检阅明嘉靖本曾南丰《元丰类稿》五十卷，附录一卷，用朱笔圈点一过。

袁爽秋有和《重至茶山五美园诗》衣言己卯所作，袁和诗题云，付寺僧刻之石上。又和《贾宅看梅诗》衣言庚辰所作。又和《谢漱兰赠冰敬诗》衣言癸未所作，及次《漱兰马贞女诗》衣言乙酉所作，并依原韵。见《浙西村人诗》卷十五。

龚咏樵卒，衣言挽诗，有“每恨徐陈逝，难忘韦杜行”之语，盖谓陆文敷、朱肯甫诸先生皆先逝云。

是年，礼部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定于各省学政经古场考试及乡试，特准士子报考算学。*

自是年起，诒让经常订阅上海《申报》，又向上海广学会订阅《万国公报》。*

新宁刘印渠制军长佑卒，年七十。

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卒，年六十七。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 衣言七十四岁，诒让四十一岁

春，衣言为其子诒让卜筑新居于县城虞池金带桥之北，别于其旁建玉海楼以藏书。盖念先世好聚图籍，经乱无复存者，自历官中外得禄易书，舟车所至，即增卷帙；而诒让仰承庭诰，襄助搜访，综所收获，约八九万卷。因取王应麟所以名书者，以名斯楼，专为度书读书之所，且愿乡里后生来就我读，不徒为一家设也。

正月，温张刻李注《王荆公诗》五十卷，此为第三次，衣言于卷二十七后手记云：

戊子人日，是日闻雷，而明日始雨水，亦奇事也。

又，温万历本《临川诗集》，以朱笔补评校语。

二月十四日，衣言还演下旧居观灯。

四月，诒让为《餐菊轩诗草》作跋。

昔刘子骏《列女传》颂有云：“惟若辩通，文辞可从。”范蔚宗叙《后汉·列女》，亦取才行高秀，不专一操。是知艺林舒藻，无间闺门，昭华鏤芬，尤珍辞翰。刘、范所论，弁若合符。至今代实斋章氏《文史通义·妇学》一篇，昌陈古谊，矜示别裁，遂欲刊彼才华，范之德象，尊诗礼之隆策，抑鞿悦之浮辞，校之刘、范，旨趣异殊。窃综而论之：唐山古歌，爰著刘略；颜峻专集，亦登隋篇。聚录日繁，馨逸竞播。虽复文丽斐华，或未礼严逾闕。高树绳检，盖其所宜。至于大家史才，宣文礼诂，女宗高行，兼擅文章。以

此彙揭，則又何間。實齋之論，為已褊矣。

《餐菊軒詩集》一卷，蒙自伍太夫人之所著也。太夫人为故奉賢令君楊公之配。蘊姿淵令，懿德柔嘉，詞翰之妙，凌跡左、謝。同治之季，奉賢君待銓江東，掇治劇邑。時值巨寇剪蕩，悍卒恣橫，未究厥施，奄遭奇變。太夫人雪涕正衾，厘面陳狀。卒使忠悃曝微，克邀特典。凶党駢首，靡遑刑章。奇節既彰，慈誥弥显。大府牘告，溫綸哀嘉。蓋非徒麗詞芬郁，播譽玉台，抑亦卓操昭焯，炳垂彤史者也。稚虹大令，夙奉慈規，蔚為儒吏。紆綬下邑，惠政旁敷。稿草重移，麻沙精刻，聖善之訓，遺此一編，杯圈之思，渺焉千古。家君昔與奉賢君為同歲，今于大令為部民，稔誦芳徽，曩著題咏。治让幸與校讎，弥景風烈。故輒遠甄劉、范之言，近擬實齋之論，略申平議，附表暖邨。至于太夫人之詩，含思澹逸，樹體隱秀，足以探微旨于南雅，嗣道响于唐音。讀者當自得之，固无俟于揚榷矣。光緒十四年戊子四月。整理者按：此条据原书刻本增补。

六月，衣言獨以私資改建瑞安育嬰堂，七月訖工。蓋邑城東北旧有育嬰堂，同治間，鏘鳴言之邑令彭君，以慧福尼庵改建，并为集資捐田，以為堂之經用，与衣言各自施田五亩，而择邑士董其事。至是，衣言以堂基狭小，且年久失修，董事者无力整顿，乃谋别为相地于杨衙，且斥资购地买田，增广堂舍，既訖工，具其事以闻于县，而复手为之记，以阐济婴之义。

八月，玉海楼筑成，衣言自撰《藏书记》，定《藏书规约》十六条。而以所刊《永嘉丛书》四千餘版列置楼下，又自此每年于二月仓圣生日及八月孔圣生日，在楼下设祭，以汉时诸经师及宋时五子，暨吾乡诸大儒配享，凡在治善祠塾肄业及房族子弟之有志于读书治学者，皆得与祭。兹撮录《规约》所述读书之法于下：

读书如对严师庄友，不可跛倚倾侧，或欹枕灯火之旁，阅时先将楼下几案拂净，用蓝布一方，拥在几上，再将所借书取出，打

开函帙，正身端坐，细心阅读，不得以指甲指裂中缝及以唾揭起纸函。阅完一本，即将此本安放底下，书脑向左；以次照式逐本叠起，看竣一函，全函揭转书脑向右，则次序不致倒乱，随将函帙扣好，还归管书人，再换取次函。其逐日阅看，或十页、或廿页，各于纸角略略摺入寸许，以便明日续读。读书不宜踏等，我楼所藏多经史百家精深博大之著作，本非浅学所能领略。若天资颖异，有志通今知古者，方可借阅楼中所藏，然亦须立定主意，抱有恒心，务在循序渐进，不可喜故厌新。程子曰：“性静者可以为学。”朱子曰：“读完一书，方换他书。”吕东莱曰：“为学之本，莫先读书，读书之法，须今日有课程。”此并大儒切实甘苦之言，学者所当效法。如今日读经觉其难解，明日遂欲弃经而读史；今日读此册未毕，明日又欲换别书，则心先未静何以能学，是徒乱人插架，于己无裨，非吾约也。

古人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此亦甘苦切要之言。然果潜心索解，亦何至必须百遍。予生平读史传及古人文章，每一篇例须三遍，第一遍粗观大概，第二遍即用丹笔点出句读，第三遍乃审其精神脉络，文采高丽之处，略加圈点。如此三次往复，古书古义十已得其七八矣。至如《左氏》《国策》《庄子》《史》《汉》韩、杜、欧、曾、苏、黄诸家诗文，浸淫舐绎，愈读愈有所得，又岂可限以百遍耶。今日少年子弟，无论古书不能多读，即极浅极陋之所谓时文试帖者，每部或读一两篇，每篇或读一两遍，张口呼号，其声甚亮，而其心不知何往，不数日又弃而他求，此乃所谓儿戏，岂可谓之读书？如不痛改此等恶习，不可辄观吾楼所藏也。又所谓读书百遍者，舂容以尽其致，非一气即读此遍数，若一气百遍，虽多奚益，大约读书有得，全在触悟，或今日不得其解，忽于数日后得之；或苦心求之不得其解，忽于无意中得之；或于此书不得其解，忽于他书中得之。种种触悟，其妙万方。

李若农学士为题“玉海楼书藏”五字额并跋，泐石以表之。

此琴西老前辈聚书之所也。南齐张融自名其《集》曰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宋王应麟亦取以名其书。儒家蓄书称藏，自阮文达始也。顺德李文田。该跋未识年月，暂编述于此。

是年，衣言又取《永嘉丛书》本《浪语集》一帙，用朱笔评点一过与丙戌所点者非同一本。书于各卷中云：

其案：艮斋诗大抵博奥，五言古风律句时有高格，胜于七言。纪文达乃谓其七言最胜，极蹀厉纵横之致，盖但取其七古之奇恣者耳。然每苦芜杂，非精诣也。卷十三

明□如诸葛、王猛，文词之雄则贾生之流，吾乡前哲规摹如此，不胜掩卷浩叹。卷十九《上张宣谕书》

此水心初见艮斋时，盖少年气盛，故所以鏘切之如此。卷二十五《答叶适书》。

此乃文节极用意之文，以为行状，故中间并上语琐事一一叙入，然颇为文章之累，鄙意别为小注，则气体益道洁矣。憾不能起二先生而质之也。光绪戊子某记。卷三十五陈傅良《状》

光绪戊子五月八日读《浪语集》毕记。逊学老人。

衣言检阅《永嘉丛书·陈止斋集》，有朱笔圈点及评注，而别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及庄仲芳《南宋文范》，校得异文。

衣言检阅《永嘉丛书·竹轩杂著》，有朱笔圈点及评语。此条及上二条之评注语并汇录于《逊学斋文史笺评》复书于各卷中云：

今日姑息之患，亦由不知人心可恃，而所以固结人心者，又置之度外矣。安得以此为朝廷献也。卷二《论军札子》

此十一书可以见竹轩一生得力，未尝有心为文，而其文之妙，亦岂人所能及耶。卷四《与赵参政》各书

乾道丙戌海溢之变，至今乡人犹能言之。此云祸及九乡，可以考其大略。卷六《祭林尚友文》

竹轩尝侨吾邑，此云寓居卜邻，元量盖亦瑞人。《祭沈元量文》

凡此等可从片语中见其平生之志，许公之不负赵公，犹李公之于许公也。吾辈皆当勉之，一息尚存，不可稍忽（题资政与端明帖后）。延判谨案：赵公谓赵忠简公鼎；李公谓李光，端明殿学士；许公谓许忠简，以资政殿学士致仕。资政以赵公荐入朝后，以疏沮和议，与赵公同黜。端明与许公相知最深，许公为执政，与汪、黄不合罢，寻卒。端明不自少贬以违时好，皆所谓不负者也。盖以此自况，不负生平知己曾文正公。

衣言检阅丁亥所得《易简方论》拟重刻之，而以施发《察病指南论》《续易简方论》，卢祖常《续易简方论集》，王暉《续易简方脉论》，尝见于日本《经籍访古志》，皆吾乡宋元医家佚书，颇欲一一致之，以备德庸一家之学。

衣言尝于邑之屿头林氏，见任坦然居士梅花横幀，及何山人白山水、姜太仆立纲草书诸名迹，敏斋观察旧物也。摩挲宝墨，辄念乡前辈风流不置。

手书乙酉为张楚宝士珩，合肥人，又堂观察绍棠次子所作《君子居记》，自识于后曰：

此记既成，从子诒绩屢为楚宝促予书，以老懒目昏，因循未果，而今秋绩病歿，予不胜其悲，人事无常如此，而予目加昏，若再不为书，则诒绩永负诺责矣。勉强握管，不复成字，庶使楚宝见之，以无忘诒绩也。衣言又记，时年七十有四。

诒让校读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笺正十馀事；点勘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笺正十馀事；毕校阮刻文选楼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四百十六卷，一百八十四册，笺语极夥，丹黄纷香；校读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笺正九条，正误字一；校读戴震《考工记图》二卷，笺正八条，补误夺十馀字；校读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笺正八十馀事。又点勘凌廷堪《礼经释例》十四卷，笺正二事。*

诒让抄得黄莞圃《周官札记》一卷，记云：

黄氏丕刻《周官礼记》附刊嘉靖本《周礼》覆本后，余重疏《周官》，篋中偶未有此册，乃属恭父同年，假洪氏奔本录之，以备料核。某某记。*

诒让阅抄本仪征许珩《周礼注疏献疑》一册，记云：

余重疏《周官》，广搜近儒之说此经者。偶读郑堂《汉学师承记》，知有许氏此书。驰书访之仪徵刘副贡寿曾，云有梓本，属为移录一秩。寄至读之，则多凿空妄说，或望文生训，殊不厌所望。眉间时有郑堂评语，皆切中其病。而叙中乃深为奖许，复附之《师承记》，殆不免私其弟子耶？

《汉学师承记》于扬州人记述独多，有甚庸浅不足记者，此乡曲之私也。读《师承记》者，当能辨之矣。*

诒让阅抄本嘉定王宗涑仓吏居僎著《第十种考工记考辨》八卷，举正四十馀事。*

秋间，粤督张香涛之洞驰书诒让，征《周礼正义稿》，并招赴粤，相与商榷，谋即付刊。时疏稿尚未写成，诒让亟校核理董。经课剧忙，偶见沪上书肆编印《续经解目》，有曾钊《周礼注疏小笺》六卷，以为勉士为阮太傅创学海堂第一高才生，其书必有可采。适周仲龙新领乡荐，将自杭归，当过沪，因属其商假曾书底本，以备参订。*

是年，重定《商周金识拾遗》，改名《古籀拾遗》，属仲龙手写付梓，书凡三卷。上卷补正钱塘薛氏款识者十四条，中卷补正仪征阮氏款识者三十条，下卷补正南海吴氏《金石录》者廿二条。*

长洲叶菊裳昌炽，尝从费咳怀借阅戴教授《东瓯金石志》，见有诒让校补之北山寺、陶山寺、白鹤寺三经幢，因属费氏转托教授哲嗣文佐征求拓本。

方存之卒，年七十一。

南海谭叔裕宗浚卒，年四十三。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 衣言七十五岁, 谗让四十二岁
春间, 谗让尝作绝诗三首。

青田端木太鹤舍人书法道古, 直接晋人, 偶见廷试卷, 临《黄庭经》小楷, 辄题一绝句。

柔豪涩楮写《黄庭》, 晋帖唐模见典型。云踏括苍仙鹤去, 更无人赋定香亭。

星命某生为余推命颇验, 戏赠二绝, 兼以自嘲。

异书传得李虚中, 磨蝎昌黎说命官。贾宋清才足千古, 却从季主问穷通。

性海茫茫转劫轮, 彭殇同尽几传人。康成自识龙蛇谶, 不死何须问谷神。*

潘祖荫为是科会试正考官, 甚望得谗让卷, 而谗让乃未赴。*

衣言得潘伯寅尚书题玉海楼三字隶额, 命工为匾, 揭之楣间。附录匾跋。

琴西世丈, 以深宁叟名其书者颇其藏书楼, 且以公诸乡里后生之能读书者, 其用意深厚已。光绪己丑, 年家子潘祖荫又识。

衣言筑莖航斋于玉海楼旁, 设榻以待客, 而长室明窗, 宴坐其间, 宛然舟居, 因忆彭刚直玉麟督师长江, 尝名其自用小舟曰“恰受航”, 辄取其义, 以命斋名, 盖深佩刚直之清约, 而辄以自况也。莖航斋之南隙地, 广可半亩, 杂蒔盆卉, 疏小池, 引水以种荷, 日涉成趣, 足为颐养天年之助, 因自题曰颐园, 手书“退思补过, 时还读书”八字为联泐石。于是仲弟锵鸣扶筇时至, 相与谈风月于花棚, 叙天伦之乐事。锵鸣命工为图颐园春宴, 征诗海内, 播为佳话焉。原图为光绪壬辰平阳陈县所绘, 今归海日楼珍藏。

是年, 衣言谋修帆游永瑞桥长堤, 以钱七十千为之倡, 属霞墩故人戴美斋与指划程督之役, 而戴氏以积劳成疾卒, 其嗣君瀛仙恩继成之。衣言为记其事之始末, 命谗让书丹树石以传。

衣言为《雪蕉斋诗集》作跋云:

予壮岁始识永嘉王茂才仲兰，每至郡，辄承过访，然未尝为予言诗，予亦不知其能诗也。今年秋，哲嗣朝瑞枉顾，携其遗著数册见示，则固哀然成集矣。吾乡乾淳诸老，文词之美，冠乎浙河东西，如忠简许公，文宪薛公、文节陈公、文懿蔡公，无不博极群书。又以科第仕宦，多见一时贤士大夫，故其所作，类皆瑰玮奇丽，抗乎古人。其后“四灵八俊”接踵代兴，惟务抒写性灵，遂为晚宋江湖一派，而其苦思精诣，亦有人所不能及者，此永嘉之学，所以独为永嘉之文也。元、明以来，作者寥寥，至本朝二百余年，则几乎声响灭熄矣。水心尝云：“士人来，不过言破题工拙，场屋利害而已，此其所以不能方轨前贤也欤”！仲兰未离场屋，而有志于古之作者，至其论诗数卷，则又能搜罗放轶，表著幽潜，其用心盖异于人矣。朝瑞英年秀颖，能世其家，则斯集者，因王氏青箱之业，亟宜刊而传之，不使乾淳诸君子专美于数百年前，诚予之愿望也哉！

遵义黎庶昌辑刻《续古文辞类纂》，衣言文人选者有：《杓指花馆记》及《袁笃臣墓表》。

黄仲弢以传抄本宋永嘉薛季宣《地理丛考》辑佚寄示。*

是年，诒让写成《礼疏长编》稿。

汪梅村卒，年八十八。

方子箴卒，年七十五。

陆星农观察卒，年六十七。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 衣言七十六岁，诒让四十三岁

春正月，诒让所著《古籀拾遗》雕版毕工，即于壬申旧序之后，附刊自记云：

此书成于同治壬申，时在金陵。光绪戊子重校定，刊于温州。同里周孝廉琛亦嗜篆籀之学，为手书以上版，并是正其文字。中牵于他事，三载始毕工。昔亭林顾先生刊《音学五书》，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世珍为善本。亭林古音，旷代绝学，非疏陋

所敬仰希万一。而周君之修学好古，则固今之力臣也。庚寅正月刊成记之。某某。*

正二月间，诒让计偕北行，篋携新写成《礼疏长编》稿本数十巨册。时张之洞移节两湖，遂先往鄂垣以就商榷。自鄂返沪时，尝致书周伯龙于瑞安，略云：

廿七日到申，廿九日附船上驶，初五日到鄂。谒见香师，深荷优睐。惟鄂中自裕寿师裕祿，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履任后，以刻书非近时急务，即行裁撤，仅存官书处售书而已。至局款则尽举以归部用，督抚不能擅支一泉。香师谈及，深为扼腕。拙稿拟寄粤局校刊，并欲重刻《古籀拾遗》，与郑子尹先生《汗简笺证》并行。惟彼中大吏与香师意见微有未洽，不识能否应手。天下事各有机缘，倘《礼疏》早成两年，则此时已可刊毕，可惜之至。某留鄂七日即返棹，十六日到申。*

诒让见张之洞时，力言筑路为救国急务，故致伯龙札又云：

铁路一事，香师极表赞成，而以廷议不合，未能开办。师意欲先开矿聚铁，俟规模略备，再行请旨举办，然十年以内，恐必不能成矣。可慨！*

诒让七试礼部不第。*

春间，浙江学使南海潘峰琴太史衍桐欲辑刊《两浙辘轳续录》，以继嘉庆阮编《初录》之后，因托俞曲园致书于衣言及锵鸣，请代征访温处两郡诗人遗作。

衣言手书“桢航斋”匾而系以四字铭，复书楹帖，揭于高中云：

修辞立诚，躬行君子。颂诗读书，尚友古人。

汤文端喜书此二语，予初入词馆，汤为作此。今以摹置郡邸。我家子弟能允蹈此二言，亦不失为通人庄士矣。庚寅白露后一日，桢航老人并记，时年七十有六。

又成《大郑公行年小纪》一卷，以为郑文肃伯熊为永嘉学问

所自出，而《宋史》不为立传，《郡邑志·儒林传》叙次尤多舛漏，偶于读书之暇，略为考订云：所采之书，《宋史》及古今方志外，则陈騵《中兴馆阁录》、陈振孙《书录解题》、吴子良《林下偶谈》、李心传《朝野杂记》、凌迪知《万姓统谱》、黄宗羲《宋元学案》，以及宋人名家各集，靡不综涉而疏证之。盖于文肃历官始末及学术行谊，摭摭颇详，抉择至审也。原稿册端手题庚寅写定。

诒让得缪右臣绘山水纨扇并题句：

永嘉之山青接天，旧游十载空云烟。今日送君倍惆怅，何时携琴听飞泉。庚寅四月，中容仁兄世年大人，礼闈失意，行将归矣，属绘，标系小诗，以志离绪，举正之。弟江阴缪祐孙作于泮尊室。

诒让在京师时，为潘伯寅作《克鼎释文》。尚书藏彝器最盛，大都积古斋筠清馆所未著录者。同时宗室盛伯熙、顺德李若农、文田、元和江建霞、武进费咳、怀念慈、吴县王弗卿、颍蔚及王廉生、黄仲弢诸先生，皆治金文学，每招集于潘氏斋中，潘氏常出所藏传示同人，辨证奇字。而克鼎号称难读，潘氏以精拓本及诸家考释示诒让，属更审绎，别择是非。诒让辄摭《礼经》雅故，为之疏证，参酌他器，得其确诂。*

六月初，诒让旋里。既南归，潘伯寅复驰书以新得井人残钟拓本寄示，属为考释。诒让答书未达，而潘公遽逝。时年六十一。

十月，诒让见永嘉叶氏所藏董香光《枯树赋》及何丹邱《书谱》临本墨迹，各跋其后。

董香光《枯树赋》跋：

河南《枯树赋》，苏魏公谓其笔力道劲，颇近二王。晁无咎亦谓其笔法出《兰亭》。故思翁云“不尽用本法”，盖造微之论也。此册思翁仿《圣教序》体为之，古劲之中，时以涩笔见奇，亦不自用其本法，乃知神明于书者，自能惟变所适，信足宝也。册昔藏平阳苏氏，今归永嘉叶叔方丈。在苏氏时，吾乡林石笥孝廉曾跋

其后。展卷揽诵，老辈风流，犹可想见。撤书册尾，以志眼福。光绪庚寅十月记。

何丹邱《书谱》临本跋：

虞礼论书，精究微妙。张怀瓘谓其深达旨趣，而窦鼎颇诋其书法。丹邱腕弱之论，盖有所本。要其谨严道媚，自是晋、梁嫡冢，未容轻议。丹邱此册，亦复神似。吾乡书派，肇仿晚唐。晋光草书，盛传题咏。然自《宣和书谱》外，绝无著录。今则遗迹渺不复睹。丹邱尚能恪守唐人桀纛，悦令晋光草迹复出人间，不审视此册又何如也？晴窗展读，为之神往。光绪庚寅十月望后二日题于经微室。*

是年，鄂督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待需铁料，因议用德国技师及机器开掘大冶铁矿，是为中国新法采矿之先声。*

衣言改葬鲁臣公丁太夫人于大日村梅尖之原，以十二月十四日兴工。

彭雪琴尚书卒，年七十五。

永康应敏斋方伯卒于杭州，年七十。

善化杨厚庵制军岳斌卒，年六十九。

贵筑黄子寿方伯彭年卒，年六十八。

胡月樵观察卒，年六十八。

曾劭刚侍郎卒，年五十二。

林祁生卒，年三十六。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 衣言七十七岁，诒让四十四岁

二月，诒让撰《宋政和礼器文字考》。盖以政和礼器，南宋初人已多不能辨识，清金文学者阮元、吴荣光诸家，往往误认为周秦彝器。程瑶田、孙星衍亦皆未见翟汝文所作礼器铭，遂复不能鉴别。诒让既为释疑正谬，即移录《永乐大典》本《翟忠惠集》所载铭文十七章，又录汝文子耆年《籀史》卷上所载《政和礼器款识》二帙于册尾，以备证明，成书一卷，附刊于《古籀拾遗》后，而

自为叙首曰：

著录金文，原始天水。图记专书，杼述于刘、吕中秘珍度，总萃于崇、宣。爰在政和，修定礼典。新仪緝简，综汉、唐之缙文；吉金作器，仿子、姬之故范。冶铸之精，铭勒之备，遐稽前古，厥制靡忝焉。款识玮编，籍史录目，故书久坠，遗器间存。然而渡江之初，历年未远。绍兴赐鼎，已消彭城之传器；艮斋得豆，亦傅虺诰之伪经。是知中兴诸贤，数典已昧，况逮今日，载逾半千，旧牒靡详，精鉴或爽。宋宝同形，易畴凿空之论；甲子纪岁，仪微凭臆之谈。怪谬踵胎，辩议岐互，亡足异尔。某某昔事审掇，窃滋疑悟，广求拓墨，适获陌铜。文识备完，元号明晰，用证诸器，知其同时。复以遐讨群籍，浏览四部，绌永乐之秘移，得公巽之遗集，器铭诸章，缀集靡佚。甲午之簋，欽崇之豆，两文具存，一字不异。根柢既得，宿疑用祛。信足辅韩门之平考，砭程、阮之踏驳矣。夫完颜勃兴，汴社虚庑，宗器沦亡，积年旷逸。偶传翮翼、匪同雁岑，奇赏既符，珍弃奚间。若乃懽厥本原，张其题品，商鬲周盃，同论共宝，斯犹唐固诂语，援莽币以释周泉，子邕论礼，信齐尊而破郑谊，殆亦考证之疏，通博之蔽乎！不揆僭竊，即有考论，甄诸旧录，佐以篋藏，审正源流，匡检违谬。盥庙格室，既旁徵于史文；朔纪日名，复冥符于历术。沿讹郭简，兼纠字例之疏；据佚翟铭，覲补旧识之缺。倘令柏寝仍陈，汾睢间出，持此□勒，庶亡传疑。然则兹考之作，匪徒释纷惑于昔贤，亦以资鉴别于来叶也。辛卯二月，瑞安孙某某。*

三月，诒让诗题《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摹本，并系小序。

江阴吴冠英所摹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经程易畴、张厚斋诸先生鉴赏题考，并精妙绝伦。原图今不知存佚。此虽传摹之本，然虎贲中郎，亦足令人神往。光绪辛卯三月，永嘉陆君佑臣持此属题，谨缀四绝句，以志眼福。

铜驼荆棘踏江东，雷雨经纶惜道穷。一舸鸱夷向江海，寥天何处弋冥鸿。

山阳当日盛交游，经术张力臣阁潜丘亦胜流。别忍满江谁作伴，万株衰柳不胜秋。

万生奇士竟披缁，馀事犹能作画师。寥落雄心留尺幅，何如盘礴解衣时。

画图移副几流传，秘轴埋沉二百年。赖有草窗能著录，却愁过眼总云烟。周草窗《云烟过眼录》所收书画古迹极富，此卷为周自庵阁学旧物。阁学亦富弄藏，故以为况。*

同月，鲁臣公新墓讫工，衣言为手题石志。

俞曲园为治让《古籀拾遗》作叙，下署“曲园居士书于俞楼”。*

得谭仲修十月晦日札。略云：“近日以半厂颜斗室，因自号也。足下内行肫固，向学尤严家法，而献纳交二十馀载。”*

是年，衣言有笔记一小册，册端自署曰《逸老丛谈》，所记凡三十八则，皆有关郡邑文献。整理者按：改入本谱附录。

是年，治让尝赋《苏武慢》一阙，题杨氏所藏岳忠武王玉印。廷钊谨案：治让生平不多作韵语，而填词尤绝少。近年搜集遗稿，谨乃得此，及丁亥赋《买坡塘·题洪海筹瓯江话别图》两阙而已矣。

光绪辛卯，蒙自杨稚虹大令得岳忠武王玉印于武林，持示属题。时大令移摄鄞篆并以送别。廷钊谨案：稚虹名文斌，时为瑞安知县。父溥，字虹舫，道光丁酉与衣言同年选拔，官江苏奉贤知县。母伍氏名淡如，字晚香，云南太和知县伍熊炳女，能诗，有《餐菊轩诗草》一卷，治让尝为之题跋。

小截鹅肪，深含猩晕，手泽摩挲犹馥。中原传檄，北伐哦诗，印编刻藤千幅。玉楮文孙，金陀祠宅，珍度几时零落。共绍兴瑶玺，沈霾桑海，不曾刈角。天付与、朗映仙凫，飞来灵鹤，健美贤侯清福。剧治荣移，琴鹤同携，想见斗牛光烛。何日重逢，锦绶纡花，定喜新符剖竹。更细模瓜扁，谱续吾邱，商量著录。*

诒让阅广雅书局新镌本丁晏《易林释文》二卷一册，有校语，复记于册中云：

黄校宋本固有误，然终胜毛本远甚。丁说非笃论也。

牟翟校本，亦不免误，然其精处，非丁所及也。丁书又多袭牟翟说，而深讳之，难免攘善之诮矣。牟翟校，精当之语。丁未录者甚多，读者详之。*

十一月十三日卯时，诸恭人卒，距生于道光己酉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年四十有三。*

丁松存以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缺卷待访抄补目，及阁抄《四库全书》待访目合印一小册寄示，诒让阅时，在前一目中宋钱时《两汉笔记》上注云“前见蒯礼卿有此书”；又在宋陈著本《堂集》上注云“宁波新刻足本”；又在后一目中宋赵汝腾《庸斋集》上注云“前见唐君端甫有此书，近已散佚”。所注各条皆朱笔也。

郭筠仙侍郎卒，年七十四。

兰溪唐根石副宪壬森卒。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 衣言七十八岁，诒让四十五岁

春二月，衣言重刻《二谷山人文集序》序曰：

文体之敝，至明之中叶而衰芥甚矣。魁儒旧学，率沿宋人语录之派，不足以言文，而一二以词章名世者，则又务为佻薄恣肆。唐宋矩矱，湮决殆尽；或貌为汉魏，而模拟过甚，流为伪体。故《四库》所著录存目，明人别集无虑数百家。余所浏览者亦逾百种。自荆川、遵岩、震川、升庵、元美诸家外，其可诵者盖亦罕矣。吾郡乐清，在明时文人蔚盛，若章恭毅之奏议、朱荡南之诗，皆卓然可传。然恭毅之文，颇嫌其太质，言以人重，固不必以文章流别绳之；荡南专才于诗，而文不多见。二谷侯先生最后出，甄综经史，特为淹雅，文似宗派荆川诸家，而以视恭毅则已过之。诗与荡南涂辙不同，而亦无纤仄之音。《读书记》善谈名理，尤先秦古子之遗绪也。原集在当时，盖非一本，年久散佚。余官中外三

十年，悉心购访，得《文集》十册、《诗集》四册，又近稿十卷，皆先生手定梓本。《读书记》附刊集中，以校《四库》所收曹溶《学海汇编》本多至倍蓰，盖先生遗著，梗概略具矣。先生世居乐清之东乡，其族裔今尚蕃盛。十世孙胜之爵封，克传儒业，眷念手泽，拟集资重刻，而里人倪君子昌，复赞成其事，据余所藏本精校付梓。盖自明逮今逾三百年，而先生《诗文集》复传播于世，胜之之贤与倪君之修学好古，皆可嘉也。先生又尝修隆庆《乐清县志》，详确有史裁。明刻本尚有存者，倘胜之能为覆刊以附本集之后，使后人得窥先生著述之全。余虽衰髦，尚乐观厥成已。光绪壬辰二月，后学瑞安孙某记。

春，衣言、锵鸣兄弟重游泮水。

诒让草创《墨子间诂》，用许叔重注《淮南鸿烈》题署遗意。*

又作《咏罌粟花》诗一律。延钊谨案：诗题大日先茔，谓先曾祖鲁臣公墓，在邑之大日村梅尖之原。

恭谒大日先茔，野田罌粟盛开，见而感赋。

弥望花成海，村农未告劳。露华养灵液，春艳失天桃。小草关时局，连塍竭土膏。纵饶千石菑，对此不能豪。

是科会试诒让未赴，正考官常熟翁叔平同龢搜索公卷，愿置诸门下而不得。*

五月初三日卯时，诒让孺人陈氏卒，距生于咸丰庚申正月初七日戌时，年三十有三。*

六月，诒让与黄仲弢书，略云：

违教三载，钦溯莫名。《会典》巨编，闻已十得六七，精博度远迈旧帙，应、胡汉仪，欧、苏宋礼，非雅裁不足以综厥成也。弟年来家事多菲，怀抱甚恶，中年哀乐，强自排遣，不足奉陈。《礼疏》亦时有校改，伪文剩义，扫叶复生，殆无已时，如何！如何！《宋器考》前见潘文勤祖荫评阮识，与鄙见略同，惜不及以此编质之。盛祭酒显、王编修懿荣所弃铜器，及前见某旗友所得周敦

有“扰远能执”四字，便中乞为致一拓本。李氏宋刻《礼疏》当有绝佳处，惜无从校读，思之徒有哂笑耳。六月廿四日。*

秋冬间，衣言两目失明，不复能观书，常静坐，命诸孙诵宋人小词以自娱。

张竹居书来索读《娱老词》，衣言为写成一帙，凡十九阙如左目，并自跋以诒之。此跋及甲午和俞先生诗，殆以腹稿口授于人，为之笔录。

《添字莺啼叙》为仲弟止庵老人七十寿。

《忆旧游》张楚宝作别业于冶城山下，种竹数千竿，以为读书游息之所。其师汪孝廉梅村士铎，予友也。为名曰君子居，而属予赋之。

《六州歌头》从子诒绩以拔贡朝考，得户部京官，假满还朝，以此壮其行色。

《摸鱼儿》林星樵广文自□□归，见顾敝庐，匆匆言别，出素纸索书近作，因为填此解，即用石湖《晚春词》韵，以博一笑。

《梦横塘》盆种红梅，作花一朵，嫣然绝俗，为赋一解。

《一萼红》白荷。春初于池中种藕，至夏发叶，作花数十朵，皆纯白如玉，填此赏之。

《满庭芳》偶读《淮海集》，极爱其《山抹微云》一阙，适庭中茉莉盛开，即用其韵。

《霓裳中序第一》茉莉别种有名宝珠者，花朵较大，尤芳烈袭人，即尹惟晓韵，倚此赏之。

《大圣乐》黄叔颂家菊花盛开，与杨仲渔兄弟往赏。

《大圣乐》既为叔颂菊花随喜赞扬，恐庭前亭亭玉立，以为落寞不情也，再用元韵为之解嘲。

《庆春宫》题洪广文《种树图》。时广文一孙新举于乡。

《贺新凉》徐仙舟大令，忽自杭来访，赋此为别。

《贺新郎》友人赠菊数盆，置之墙下，殊有秋思。

《庆春宫》内侄辈欲秋租归，各言辛苦，以词劳之。

《贺新凉》红叶。

《斋天乐》祭灶。

《庆春宫》有以茅竹烟管见诒，刻其头为老人像，须眉宛然，戏为赋此。

《八声甘州》林祁生北游太学，大司成爱其俊颖，拔为斋长，试京兆报罢，暂假归省，不数月竟卒。予亦爱其才，倚此以当挽歌。

《水龙吟》明太常卿任坦然，葬于邑之焦石山，近为土人窃屠其上，吴箴之为诉于邑宰，正其兆域。予书碑志之，并系以词。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元，或以为合于意内言外之旨，斯固未易言，要为诗之支流，不可诬也。余少喜为诗，而不能作词，归田后，浏览宋元词始效为之，久之积成一卷。合肥张君楚宝驰书索观，乃命犹子诒泽录以诒之。昔宋之诗人工词者，惟东坡、山谷尔。若稼轩、梦窗、玉田、草窗诸君，盖皆敝毕生之精神，专力于词，而后能极其工。余以衰髦余年，辄诗而强效为词，必不能工，固其宜也。楚宝精于诗，则以诗论之可矣，岂足与词家校工拙哉！既阅一过，即识其后以自释，且以质楚宝。光绪壬辰十月，某某记。

衣言敦请邑老儒蔡书城先生培丰，掌管玉海楼藏书。

十二月，诒让斟壬申所抄宋校本《陆子新语》记云：

壬辰腊月重读一过，校正数字，识于简端。中容。*

是年，诒让之侯孺人来归。*

是年，寿阳祁子禾尚书卒，年六十八。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 衣言七十九岁，诒让四十六岁

正月二十日未时，诒让三男延钊生，杨孺人出。*

春间，诒让多暇，检理三十年读书朱墨笔记，按册编录，写成《札迻》十有二卷，凡雠校周、秦、汉、魏以逮齐、梁故书雅记，都七十八家。*

六月，诒让重斟宋校《新语》，记云：

癸巳六月望，酷暑无事，以俞氏《读书余录》所校，录于书眉。

俞氏亦有不甚确者，读者分别观之。籍廌。*

诒让从丁氏嘉惠堂假读影写明匏庵手抄张青父旧藏本《墨子》十五卷，记云：

光绪癸巳六月，校读一过，大致与道藏本同。孙某某记。*

八月，黄漱兰通政自京师寄文为衣言寿。文曰：

光绪十有九年八月，吾师逊学先生年七十有九。吾乡诸君子与吾师有连，及尝著籍称弟子者，将以揽揆之辰，奉觴里第，举祝嘏之礼，而以书抵京师，属体芳为之辞，乃拜手而言曰：体芳自弱冠从吾师游，每侍坐，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今请申吾师所以匡迪后学之意，以复于诸君子，以寿吾师，其可乎？（下略）

九月十一日诒让四男延错生，侯孺人出。*

十月《墨子间诂》初稿写定，所据精本，则有吴宽抄本、毕沅校本、顾广圻校《道藏本》、日本宝历间仿刻《茅坤本残帙》及苏时学《刊误本》，复以王念孙、引之父子、洪颐煊、俞樾、戴望诸家所校，参综考读，择善而从，而《经说》《兵法》诸篇之难通者，则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并订正其讹文错简，凡为《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序》合一卷，《后语》二卷，都十有九卷。《后语》者，墨子列传，亦学术小史也。其篇目六：曰《墨子传略》、曰《墨子年表》、曰《墨学传授考》、曰《墨子绪闻》、曰《墨子通论》、曰《墨家诸子钩沉》。盖于墨翟行事之本末，道术之源流，学说之精微，史迁所不详，后儒所勿考者，检核载籍，条贯而阐明之。*

冬，诒让阅任大椿《深衣释例》三卷一册，记云：

此书考证极核，惜所引汉以后制度比傅间有未确耳。校勘极疏，舛讹满纸，未能尽正也。光绪癸巳冬孙某某记。*

永康胡宗廉以其考《观察公事状》来向衣言乞志铭之文。衣言作铭文如下延钊谨案：右录铭文似为诒让代作：

同治初元，穆宗既削平大乱，将以文治润色中兴，遂命各行省设局刊布先儒遗书，以兴学道俗。于是江、浙、湖、鄂皆次第开书局，总其事者多一时贤达，而刊书之精备，则以鄂之崇文书局为最。余友胡君月樵实领局事，经史旧本著录尤盛，以视宋之抚州公库，元之兴文署，殆过之矣。君少聪颖嗜学，弱冠为诸生，即以工文为督学赵文恪及吴晴舫侍郎所赏拔。咸丰初，粤寇蔓延各省，君扼腕时艰，乃究心经世之学，遂援例铨光禄寺署正，累擢兵部主事员外郎。庚申英夷渝盟，京师戒严，君随贾文端公、周文勤公督外城防务，抚议既成，以功奏擢知府，复以道员候铨。丙寅，官文恭公、曾忠襄公建节鄂中，檄公总厘捐局及官书局。厘局为财赋之藪，宿弊万端，君悉心纠剔，更申章约，岁减局费二万串，裁冗局四百有八；又罢汉口门厘，减茶厘加平，商民得之。光绪元年八月，权粮储道，时方奉朝旨免各省丁粮旧欠，君定新章十条，设局核算，禁绝需索，未及半载而事竣，其办理之速，他省莫能逮也。盖君既练达时务，而精力充强，遇事无巨细必躬亲之，米盐凌杂，综悉无遗。其官兵曹也。余方在翰林，与君往还最密，觴咏之乐盛于一时，及余以皖臬擢鄂藩，则君方领书局，遇要事相与商榷，匡助尤多。衣言暇即至局观所刊书，录目裒然巨册，四部咸备，叹为得未曾有。若宋本《仪礼》《国语》《国策》，元本《通鉴》《文选》，其尤精者也。君又以官俸访购金华先贤遗书，得四百餘卷，悉校刊之，复以餘暇考订古迹，辑《大别山志》等十餘种，皆精审有体。时余方搜集永嘉乡先生书，其刘左史、给事二集，亦属君为刊之，皆手校阅，是正其文字，盖其勤敏类如此。

余既移官江宁，君怅然若有所失，会贵人督鄂者素骄倨，君与论事不合，遂翩然归，君归而鄂局亦不复刊书矣。呜呼！今天下上自宰相，下逮郡邑令尉，咸未缚于文法之中，虽有贤者，率不能有所设施，而君之官鄂，既以勤慎著称，督书局十餘年，复竭其研校之瘁，刊布善本书不可俚指数，然则君之才，虽未大展，而其

志亦可少慰矣。君讳凤丹，字齐飞，晚又自署双溪樵隐，世居金华之永康，积官湖北候补道，加盐运使銜，晋阶荣禄大夫。曾祖父怡，国学生，祖南枝，附贡生，父仁楷，崇祀乡贤，皆以公贵，晋赠一品阶。曾祖母王氏、祖母李氏、母施氏，娶郑氏，继配宋氏，皆封夫人，侧室魏氏。子五人：宗廉、宗彦、宗荆、宗楚、宗鄂。其所著又有《退补斋藏书志》及《诗文集》等各若干卷。其卒于光绪庚寅九月，年六十八。卒后三年，葬于永康某山之原。宗廉以状来乞铭，谨略摭其历官治行，而在书局校刊古籍之功为尤著，故特揭之，而系以铭曰：

繁维胡君，稟姿自天。综敏之才，经纬万千。百未一展，郁志丹铅。勇冠敷治，江汉之墟。官阁百楹，文籍之渊。君董厥成，无缺无愆。婺学精详，东莱龙川。遗文散落，坠简零篇。维君甄综，博校精研。杀青万简，嘉惠后贤。双溪之水，环此崇阡。载视斯铭，垂之万年。

十一月，诒让撰《札迓自叙》。*

十二月，诒让重阅冯氏《校邠庐抗议》，识于册尾云：

此书及《显志堂集》曩曾展阅一过，略有笺记，所论与余同者大致十得七八。今续购新印本读之，再就最近时事见闻所及，加缀案语数条，以申余之前说，不知可作补正否？光绪癸巳十二月十六日识。

是年，鄂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于武昌，设算学、方言等斋。*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 衣言八十岁，诒让四十七岁
春，竹居张氏以《娱老词》影石行世。

李少荃爵相有《题颐园春宴图词》，下署“蕪田夫子命题，敬填《百字令》二阙，录呈海正，门下士李鸿章”，而杨定勇给谏亦题诗二律。

二月，诒让为黄庆澄《东游日记》作序。

国家自道、咸以来，始大弛海禁，与东西洋诸国开榷场，互市

海上。校其疆里，多张骞、甘英所未窥者，皆列图籍，通使节；皇华四达数万里，重瀛如履畿闕，斯亦亘古未有之盛也。士大夫游历外国者，斐然有述，往往著为游记。其佳者，奇文创见，足裨辘轩之采，视唐玄奘、宋徐兢、元邱长春所记录，侷乎远过之矣。余友平阳黄君愚初，振奇士也。以学行淹粹为沈仲复中丞所赏异，修书俾游日本，而我驻日使臣汪芝房编修复伙金以助其行。数旬之间，遍历彼国东京以归。日本与我国同文字，其贤士大夫多通华学，邦域虽褊小，然能更其政法以自振立。愚初之行也，盖欲谘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安攘之略，顾不获久留。其归也，仅携佛氏密部佚经数十册，又为余购彼国所刊善本经籍数种，皆非其初意也。既又出日记一小册示余，识其游历所至甚悉。夫中外政治得失异同，其精微之故，文字不能宣，其奇伟广远者，又非下士所敢言。然则此册者，其粗糲之迹耳，何足以见愚初之志哉！然愚初之意甚盛，方将遍游五大洲以扩其闻见，游记之作，殆倍蓰而未已，则以此册为之权舆，殆亦愚初所乐为乎！既刊成，为序以广其意，且以见愚初之志之不尽于是也。光绪甲午二月。*

春，八试礼部不第，自是以后不复入都。*

四月十一日，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宴集公车诸名士，诒让及善化皮鹿门锡瑞、绵竹杨叔峤锐、南通张季直睿诸先生与焉。此据皮名振撰《皮先生年谱》。是谱云：十二日榜发，诒让被荐不售。文学士道希谓锡瑞与孙仲容下第，为人才消长之机。皮先生治今文经学，亦终困礼闈。*

得费岐怀六月十三日札寄自京师节录。

为别数年得一暂聚，兼从南行，不及话别，《周礼疏》在都时不及假读，思录一副。昨见《周官》宋本四—北宋小字本，一建本，一中箱本，一纂图互注本，校其三，小字本最佳，是疏未误人注者，殆嘉靖本所自出。*

诒让以《墨子间诂》属吴门梓人毛翼庭聚珍版印行，黄仲弢为之详校，举剩义十馀事，诒让以为多精确。附录黄氏校录于左。（略）

秋八月，诒让以刑部主事颺赠延钊庶祖母姜氏为恭人。

秋冬之间，诒让阅黄以周《礼书通故》五十卷，细校一过，凡笺正三百数十条，朱墨笔并见于书眉。*

十月，诒让辑贾逵、马融、干宝《周礼遗说》，成《周礼三家佚注》一卷。*

十月初五日，诒让五男延瀚生，侯孺人出。*

时中日战起，邑城设筹防局，诒让总董其事，有《办防条议》上陈浙抚廖寿丰云：

具禀瑞安县筹防局总董刑部主事孙某，为瑞安海防紧要，谨将奉文筹办大略情形恭陈宪鉴，统求训示事。窃绅于七月初间，接奉县宪朱移会开；奉道宪蒋札转奉宪台札开；朝鲜事机日紧，仿于沿海各州县设立筹防局筹办倭事海防，知照绅等克日设局办理防务等因。奉此，当即遵照，会同许绅黻宸、沈绅凤鏞等，于七月初五日在本城设立筹防总局，公同商办，曾将开办大略情形，声禀县宪。奉批：“仿照光绪十年间本邑举办俄防、法防成案，就地劝捐，以应急需。”旋于七月十六日县宪出示劝捐以资筹防等因在案。查瑞邑内接郡城，外濒大海，洋舶进口，直抵县城，不过三十馀里，沿海各乡，梅头、沙园、东山一带，随在可以登陆。明季倭寇，深入内港，直窜泰顺，是其明证，则海口万不可不防。迩来温、台近界，枪匪繁夥，抢掠日闻。瑞邑山乡，亦风闻有会匪萌藜，兼之民、教不和，谣传四起，民无固志，则内地亦不无可虑。当此中东战衅大开，自宜严密筹防，以资保御。惟是海口径直，不及郡港之纡曲深固，近城要隘，止有东山一埠江面略狭，既无攻坚之巨炮，又无合式之炮台，加以绿营单弱，水师均系旧式帆船，不足以御洋舶。战守两端，毫无把握。至于防备内匪，则城

垣圯坏，军火缺乏，又复一无可恃。绅自奉文开局以来，已逾两月，虽有前两次办理海防旧章可以遵仿，而总以地瘠民贫，力单期迫，急切无可措手。而无识绅富，狃于承平，不谙海道形势，或谓属国被兵，远隔万里，转议团防为多事，以致开手举办，诸多牵掣。虽踊跃乐输，不乏其人，而疲户延宕，比比皆是。始则观望而不输捐，继则怪吝而不缴数，以致办团购械，无所措手。此瑞邑海防万不可不办而又万不能遽办之实在情形也。温郡为通商口岸，民物繁盛，早为外人所窥伺。瑞邑近接郡治七十馀里，内河陆路，处处可通，万一敌船内驶，海口不能堵截，一任登陆，即可绕出郡城之后，则直闯堂奥，甌港盘石、绿(龙)湾诸炮台腹背受敌，亦恐难以支撑。是则以兵家形势论之，欲固郡防，万不可不兼顾瑞防之实在情形也。绅自奉文开局，迭次稟商县宪，会集城乡绅耆，剴切晓谕，共同商议，惟有先就目前势不容缓、力所能举者，酌量兴办。条举要务，约有六端：一、堵塞海口；二、修理城垣；三、建筑炮台；四、购办军火；五、清查保甲；六、筹捐经费。详细章程，附录呈电。凡此六端，目前或已举办，或未举办，均系万不可缓之事。而经费支絀，则诸务皆因之坐废，尤为根本之弊。现在镇、道宪筹办郡防，周详慎密，不遗余力。以郡城物力丰裕，捐款数万，既有奉颁之巨款，复有调驻之雄师，然总以事体之重大，端绪纷繁，急切尚未能办理完竣，何况瑞邑向称贫瘠，既无分毫之拨款，复无守口之勇营，以阖邑数百里之辖境，惟恃绿营四百馀名之民兵，非独绅等不敢信，即宪台想亦洞鉴其不足恃。在浙省餉絀兵单，绅等早所稔悉，但以著籍斯土，复以滥竽防局，扼腕时艰，不能坐视，而阖邑数百万生灵，既同隶宪台屏幪之内，想亦断不忍置之度外。用敢不揣冒昧，谨统筹阖邑形势暨开局以来筹办团防各端，金陈宪鉴。伏祈察核训示，俾有遵循，实为公便。谨呈

计开防办章程六则：

一、海口广阔，急宜堵塞也 查办理海防，以守口为第一要着。瑞城三面临江，自本城南门外飞云江北出三十餘里，抵凤凰山，即系大洋，南北轮船，由山外南麂洋面行驶经过，强绎不绝。外口汪洋无际，无险可守。洋船进口，直抵县城，顷刻可到。溯江入溪，可达泰顺，关系极为紧要，自宜设法堵塞，以遏敌船之进。惟是郡城堵海，系购巨船装石沉塞，经费浩繁，瑞邑防款支绌，安能筹兹巨项。查前此道光年间办理英防，光绪十年办理法防，均曾于近城东山港口最浅狭之处，堵塞石筭，惟以经费不敷，布置尚未周密。迄今十年，潮汐冲荡，大半无存。今拟重行测量，仿照前次海防成案，购办木桩，并分派城乡上中下各户捐办炭筭，满装巨石，载到港口，相地沉填，密布木桩，以为稳固。惟是测量东山港口，至狭至浅之处，广亦尚有七百餘丈，深则潮长至十分时，约有二丈四尺之水。现办堵塞石筭，系派城乡各户捐办无庸给价外，尚须购买松木一万株，方足以资周布，以及载运打插，所费不貲，约计至省亦需千金以外。现在正购木兴办，以捐款未齐，急切尚未能完工。

一、城垣坍塌，急宜修理也 海防虽专重守口，而防内匪，固民志，则城垣亦不可不固。查本城东西广二里，南北广一里，自道光年间大修，咸丰末平阳会匪构乱时，又经小修，迄今近四十年，垛口坍塌，门扇朽烂，城身亦有折裂。当此外有海警，内有伏莽，自宜包行修理，以资捍御。刻已筹款择要兴修，统计支用英洋三千数百餘元，已另行造具清册，呈报道府县宪察核。现因捐款一时未能收齐，暂借书院、宾兴、义渡各公款垫付，现已一律竣工。

一、炮台紧要，急宜建筑也 查捍御洋船，首资巨炮，而安设炮位，必须筑台，方能得力。本邑海口径直，近虽议设法堵塞，而无坚台巨炮可以迎击，则敌船进口，暂尔停轮，用机器开挖，仍属不甚费力。是则堵截海口，必须炮台相辅为用。查本邑

东山上下埠，旧有两炮台，系光绪初年办理城防时所建，当时条奉宪台特颁公款，札委前本营都司黄加恩督修，开销款项逾千金。而所筑之台，则方位舛错，工程草率，毫不合用。迄今十馀年，上台已坍塌无遗，下台虽存，而台门狭窄，不便施放，且不正对港口而反对本邑沙园地方，非徒不足御敌，且有自相轰击之弊。光绪十年，本邑办理法防，前筹防局绅董安徽即用知县王岳崧等，曾经稟请改修，嗣因和议告成，未蒙准办。原稟抄电，刻当海防紧急，倭寇船坚炮巨，若无炮台，必不足以资捍御，似应相择地形，另行建造。惟此项经费尤巨，约计至少必须二三千金。本邑修城办团，所费业已不资，何能更筹建台之巨款。前经本县宪详请修理，奉批温处道酌核办理，应静候宪裁，再行酌办。

一、军火缺乏，急宜购办也 战守两端，首资军火。瑞城向无巨炮，城上各门安设，止有国初以来旧存土炮三十馀门，大半锈烂不可演放。东山上炮台久坍，原无炮位，下炮台存有光绪初年间奉颁炮位七尊，亦系省局自铸，每门不过重二千馀斤，膛小身短，用弹不过三寸之径，吃药不过二十八两，施放难以及远。洋枪则营中旧存一百馀枝，全已锈烂，机括不灵，近来修理，可用者不及百枝。本局则止有光绪十年购办洋枪八十馀枝，亦并无后膛新式之枪。火药一项，尤关紧要。本营法令太宽，毫无稽查，历年营存之药，业已报销无存，仅存本年新领之药一千四百馀斤，及前日奉镇宪颁存五百斤。本局则止有前月镇宪颁借火药五百斤。通计合邑营局存药，不及三千斤。以之操演枪炮，已属不甚充足，何能更备守台守城之用。现在商轮来往，既不应期，购运军火，又多窒碍，只好由本局购买硝磺，照法赶紧自行春造。刻因购运阔硝，路远价昂，经费未敷，急切未能多办，仅就购到之硝，试造三百馀斤，演试枪炮，尚属合用，现拟陆续多造，以应急需。至洋枪大炮，无可购造，除前奉批由省局颁发前膛洋枪四十枝并药弹等尚未领到外，就本邑营局所存军火，实属万不敷

守御之用。至于守口巨炮，更属无可筹商，应如何设法之处，恭候宪裁。

一、城乡团练，急宜举办也 本邑外濒大海，内接溪港，辖境甚为辽阔。绿营兵丁，向来不甚得力。前此同治初年，平阳会匪围城，粤匪犯境，均恃民团竭力战守，守效可睹。刻海口既急需防堵，内地复风闻有哥老会匪煽结形迹，在在可虑。目前虽有练军一旗，驻扎东山港口，人数既嫌太少，而新在训练，尤未足恃，理应添练壮丁，以辅佐防营而弹压内匪。本城烟户既繁，五方杂处，宜清查保甲，严诘奸宄。此外，东山为近城要隘，现因炮台急难办成，只好于沿江建筑长塘，内暗开炮门，以资截击，塘外开挖沟塹，以阻敌人之登岸。河乡梅头、海安一带，亦拟次第建塘开沟，接至东山下埠，海涂数十里，亘若长城，于形势略资控扼，亦须兼办民团，以助捍御。至南岸沙园，南接平阳，北与东山对峙，飞云江上流南北岸各乡，民风强悍，伏莽甚多，尤须遴选公正绅董，分别良莠，互相团结，以弭肘腋之患。以上各端，均关紧要。现本局以经费支绌，城乡团防，急切未能齐举，先就城内外设局分办保甲，派丁巡查，轮流训练，以备不虞。东山塘沟，亦已兴工，计日可成。梅头一带长塘，议就荡捐筹款，不日亦可接办。此外，各乡团练，应俟各乡户捐办理略有眉目，再行举办。至于分给军火，易滋流弊，应俟体察情形，妥酌章程，禀县核办，不敢卤莽从事，致酿事端。

一、经费支绌，急宜劝捐也 本邑地瘠民贫，公款甚少。前此光绪初年办理俄防，十年办理法防，曾经奉文筹办劝捐，城乡一律分别上中户，按照粮额劝谕书捐。两次防务，勉强支应，不至缺乏，专赖此款。本年办理倭防，事同一律，自宜仿照成案举办。开局之初，即经县宪朱、协宪刘捐廉为之倡率，并由本局稟商县宪核定章程八则，业经出示城乡一体遵办在案。惟是本邑殷户本少，商务尤属清淡，较之郡城，不啻天壤，即如市捐一

款，郡城约有万数，而瑞邑则数不逾千，即此一端，可以推见。本局开办已逾两月，局用竭力撙节，尚不甚多，而修城及购办炮药，已费三千餘元，因办捐一时难集，先借书院、宾兴、义渡各公款一千五百元以济眉急。现除官捐外，城厢户捐市捐均已书齐，约计不过三千餘元，由局先提五成。一月以来，迭次催收，输缴尚属寥寥。推原其故，约有三端：一则因战事远在朝鲜，南洋尚称安谧，捐户率多不谙海道形势，狃于目前苟安，未肯倾囊慨助；二则郡邑捐例不甚相同，缘郡城为通商口岸，市面殷盛，巨万之款，崇朝可集，先收市捐，已略敷开支，故各乡户捐，尚未开办，瑞邑则市面生意不及郡城百分之一，城内富户之多，不及十分之一，故不能不专重户捐，尤不能不广办乡捐；三则前次办理俄防、法防捐务，为日无多，且未举办城工，需款较少，尚易筹措，时则乐输之户，多如数收缴，而一二疲户，不免延欠，撤防以后，置不复收，此次相率效尤，遂成观望。因此三端，不无藉口，故本届捐务，劝办尤为棘手。前虽蒙县抄奉宪台批谕，剴切晓示，而各户总未甚踊跃，本局迭次催收，舌敝唇焦，未能应手，以致办公竭蹶，无以应付。应如何妥善办理，使乐输者不致吃亏，而疲户不敢延抗之处，绅无可筹商，恭候宪台批示遵行。光绪二十年十月 日稟。

旋奉浙抚批示：

所陈六条，除城垣已一律竣工、炮台已仿道酌议、请给炮位，前经咨镇察拔，并由省局核给洋枪药帽、团练业已次第举办外，其筹款及堵口两事，应由该镇、道就近察酌情形，飭县会绅妥办。候抄批咨行温州镇、道会商妥议仿遵，并照会该绅知照可也。*

衣言寿辰既届，以中日战起，力辞不受贺，独居深念，每以兵械桡靡，海军、淮军诸将之庸懦，不足以应变围敌为虑。邸抄至，必召诒让等询战事，闻捷报即色喜，为加一餐；或小挫，则扼腕不已。

黄淑兰银台复寄赠寿联。

俞荫甫吴中书来，以七律四章为衣言寿。

回思四十四年前，与子相逢在日边。词馆一时推好手君与慎芙卿、曾祖元，皆庚戌榜中善书者，名场三度作同年。乍联鸡鹤犹非熟，得到蓬莱总是仙。文字论交何日始，南归送我有诗篇。

灾年阳九苦相催，太息昆明有劫灰。我已归从五湖去，君还飞下九天来。紫阳偶共文坛踞，白下旋看行省开。吾榜曾王两开府谓文诚、文勤两人，相期同作济时才。

从前筮易得明夷，罔伯还朝亦一奇。君曾筮《易》得明夷，余谓明夷“马壮，吉”，君以太仆卿还朝，即其验也。倘使三天重入值，料应八座总堪期。长安道上收残局，老学庵中补旧诗。尚有永嘉流派在，商量千古太平基。君刻永嘉诸先生书甚多。

七十诗成共唱酬，而今又越十春秋。世间百岁一弹指，林下三人都白头。杨性农同年，言庚戌同年中，惟性农与君及余为岁寒三友。延钊谨案：《春在堂诗编》十三，有《辛卯感赋岁寒松柏》诗。注云：性农此言就林下言也。庚戌同年在朝中，有徐荫轩参知，钱馨伯、许筠庵两侍郎，则朝野各三人矣。谨附录于此，以备考览。未必儿孙无继起，最难耄耋得同游。尚期一十二年后，重听宾筵赋鹿呦。

衣言得诗依韵以答云：

声名王后复卢前，上下云龙紫禁边。岂意飘摇非旧日，却将轩冕换高年。余在馆阁时，与同年邵汴生亨豫、钱湘吟宝廉及荫甫四人，为文酒之会。余年最长，三人遂以兄事余。汴生、湘吟皆官至侍郎，卒时皆未七十。重寻书札思常侍，又得新诗似谪仙。顷承以琼花新作及续刻诗见示。樗栎何堪加藻绘，因君回首帝京篇。

长庚落月晓钟催，人世纷华念久灰。眼缬作花张籍卧余近患目疾，昌黎诗“脑脂遮眼卧壮士”谓张籍失明也，鬓丝如雪子由来。余闭户养疴，朋游殆绝，幸仲弟甚健，今年七十七，视、听、步履无异壮岁，每日必来视余。园栽杞菊犹勤溉，门掩蓬蒿已懒开。独幸乾淳儒术在，于今乡里渐多才。

扁舟湖上逐鸥夷，荫甫近居苏州，留滞周南亦数奇。余以侍讲出

为知府，又以江藩入长太仆，皆世人所谓左官也。漫说文章妨命达，回思师友负心期。读书已废还参佛，学道无功且戒诗。余前刻诗文三十二卷，病中寻绎，深自悔其褊率，重加删汰，约存二十八卷。但祝婵娟千里共东坡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汉家文景有扁基欧阳公诗“始知文景扁基牢”。

杜公诗句几更酬，容易流光又十秋。便得百年风过耳，怕谈前事雪盈头。何人洛社同高会，有梦苏台续旧游。寄语武陵杨伯起，鸡鸣不已鹿呦呦。杨性农同年由翰林改官兵部，遂不复出，与余书问最密，每间数月，必以所著诗文见示。近忽年馀不得一书，意甚疑虑，昨读荫甫诗，乃知其老健如昔，年度九十馀矣。

冬，十月二十日夜言寿终正寝，享年八十。诒让所为《哀启》，内述病状略如左：

九月偶感风寒，觉神识瞢眩，急延医进药，病良已，如是者再。十月十六日复剧发，不省人事者竟日，进温补大剂，觉略平，时诒让等侍侧，犹询陪京战事，歔歔太息者久之。十七日丙夜，忽患腹泄，疾益不支，气逆痰上，延至二十日卯时，遂长逝矣。

锵鸣挽以联，并为祭文(略)。联云：

西清倬直，南国维藩，未髡早归来，更古籍丹黄都遍，试看鹤发婆娑，钟鼎林泉两无憾；君侍三天，我驰八桂，一生几会散，幸故园风雨相依，胡遽雁行断折，泰山梁木复谁宗？

诒让有哀挽联云：

清班九列，上寿八旬，十六载林泉终老，国事总关心，寝疾弥留，犹念穷边惊风鹤；韩柳文章，薛陈学案，三万卷朱墨如新，父书未能读，藐躬孤露，徒馀哀泪泣皋鱼。*

俞曲园挽以联：

数丁酉甲辰庚戌三度同年，洵推理学名臣，内官禁近，外任屏藩，晚以太仆归田，老去白头，重游泮水；刻横塘竹轩水心诸家遗集，自任永嘉嫡派，文法桐城，诗宗山谷，更有封章传世，将来

青史，岂谨儒林。

黄漱兰、王子庄、胡榕村、宋平子分别以挽联、挽诗、祭文悼念衣言逝世。

孙衣言逝世后，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初八日（1897年4月9日）安葬于瑞安峰山寿圻。

民国初年，清史馆以衣言及锵鸣合传文苑，撰文者马纂修其昶也。

整理者按：以上除有*者外，均录自《孙逊学公年谱》卷十（起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卒年，迄民国，身后余闻）

诒让《札迳》十二卷刊成。曾寄赠侯官陈叔伊衍，陈以诗为答。*

自是年起，诒让向上海订阅《新闻报》。*

是年会稽李越縵慈铭卒，年六十六。*

整理者按：以上有*者，录自《孙征君籍颀公年谱》卷四（起光绪十二年，迄二十年），此下全录自该谱，不再加*号。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 诒让四十八岁

春三月，清廷与日本议订丧权辱国之乞和条约，中外哗然。南海康长素有为、新会梁卓如启超等联合十八省公车举人千余人上万言书，陈请“拒和、迁都、变法”三事，而都察院不予代奏。《马关条约》订后，康等又与各省在京士大夫，议开强学会，及强学书局，意欲共谋雪耻。而黄仲弢、叔颂并参与焉。诒让闻而感愤，因倡兴儒救国之论，撰《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并叙云：

銜恤余生，堪伏家巷。友人以都中《强学书局章程》见示，沦胥之痛，读之涕零。局章精详，深所钦服。惟所陈者，尚是译书博闻之事，盖以开滄民智为富强之肇端，而其所欲经划之远且大者，尚不尽于是，抑以俗士不足与深谋，姑藉此以诱导之，而闾意眇旨，固别有所在耶？夫中国政学舛驰，其不相谋久矣。即以天算之学而论，嘉、道间通人，如董方立、戴鄂士以逮近世邹特夫、

李壬叔，皆究极闡微，抗席西士，然亦不过创立新率，著书名家而已，其于致用，尚邈乎远也。窃谓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齿于为人类，似非仅甄微广学搜书购器所能撑。鄙人秉资暗弱，于经世之学，夙未究心。然念家承诗礼，忝列士林，睹此危局，颯然人面，不愿坐视夷灭，窃冀有魁杰之士，勃然奋兴，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大旨合全国各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以广甄人才，厚积群力，志气搏一，筋节灵通。运会大昌，则蔚起以致中国之隆平；外敌凭陵，则共兴以困异族之犷暴。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划疆而守。以区区移山填海之微志也。但阳九所丁，人心涣散，加以危机环凑，不俟终日，深虑事端闳大，行之维艰，姑就管见所及，陈其较略，与有志之士商榷之。凡强学书局所已筹者不复及。

一、立总会于京师，提纲挈领。发轫之始，先由当代通儒硕望者若干人，草创规模，各自招集志同道合之士大夫为会友，不分官阶大小、满汉文武及正途异途。会友人数稍多，则开会公举总董，每省一人，常川驻会，主持会务。

二、总会设立之初，应由总董撰制序启，并开列条目，刻一小册，刷印数千万份，散致国人。序启以沉痛畅达深切时势为佳。条目则贵简明，深意远谟不必详及，亦不必为博丽渊雅之文，但使略通文义者读之，能感动兴起，斯为美矣。

三、各省省城，各设一分会。各分会先由乡望表著之绅士若干人，发议划始，就各府厅州县中，招集志同道合者为会友。会友稍多，则开会公推本省分董，每府一人，常川驻于分会，主持分会事务。分董应开具姓名、籍贯、年貌、履历清单，并用西法照像，寄交京师总会及他省分会各一份，以广认识，而便遇事互相接洽，且防假托冒充之弊。

四、总董、分董举出之后，凡入会者，由各董保任，并须查明

其人才识优劣，生平有无瑕玷，以昭审慎。其人心术险诈、贪鄙齷齪者，虽未显见劣迹，亦不宜收受。至集资以为经费，亦仿强学局例，以十金为一股。总、分会开办，先募万股，计十万金。以二万金为总、分会第一年用费之需；以三万金存储生息；以五万金经营公共商业。我中国各省地方及侨居海外商人中，亦当有热情爱国，关心事务，而且具有志操才识者，或以资本缺乏，虽抱陶、白之术而无所措手，亦可惜也。应由总会先派精通商务之会友若干人遍历各省，审察商情，即于在会商人中，择其志大才伟者，畀予资金，代会经营，但虚诞贪鄙之徒，慎毋轻以巨资付托，致有损耗，是在总董之知人善任耳，以所获之利十分之二作为经手花红，余八成尽数交会，备作公用。其入股之会友，自第二年起，每年再各照股捐十分之一。如一股十金，每年再捐一金，则会中每年收得常捐万金，再加存款生息及经商余利，大约可以计持久矣。会中筹款，必始于招股份，继以营商业，此次序之一定不易者。闻之良贾，上者可获三分以上之利，次者二分，下者一分。今集五万元之资本而贾，以获利次等二分论之，计每年可得万金，除二成开销，净余八千金，再以二成提作花红外，本会可得八成之款六千四百金。会中年需经费，作二万金预算，以会友常年捐一万，经商获利六千四百，合一万六千四百金补充外，尚差三千六百元，则以三万存款生息及续招股金补充之，自可措置裕如。

五、前条十金一股，作为正股。至如贫士力不能办，而才识杰出、有志匡时者，本会亦宜特为容纳，以广罗致，故议另招附股，以一金为一股，附入所招之人名下。凡附股会友，如能招得正股二份或附股二十份，即将本人升入正股；其被举会董，亦与正股无异。自第二年起，每年每附股各捐银一钱，作为会中公用。

六、精刻股份票，以坚细棉纸印成，分给会友存执。所至携带自随，以作凭证。如有遗失，报明总会核准补给。如有借人冒充者，查出除名出会，股份充公。

七、局董立意必须坚定，行事必须切实，以不求名利，不避

嫌谤为第一要义。对于会中重大事务，似宜参用西人议院成例。各董会议，以签名众寡为从违，各分董议事亦然。庶几集思广益，取裁于多数，一洗中国达官巨绅独断营私之旧习。至于寻常琐事，则各董分职担任，专责行之可耳。

八、仿晋宋州郡中正之列，諏访各省人才堪应时需者，无论其人已通籍未通籍，由分董各举其所深知者，详开履历年貌，加以切实考语，函陈总会。总会中立一人才专册，随时登录，分正册附册两种。正册所录，以奇伟俊杰足膺大任者为上等，条理精详明达时务吏治者为次等，皆不分已入会未入会，一律开列，以备他日国家之用。国人入会与否，听随其人之本意，不能强人以从我；而其人之贤否，则凭天下之公论，不可因其未入本会，遂接弃之，致有党伐之弊。附册以忧时嫉恶、忠实勤劳、足理庶务者列入，则专就已入会者选择开列，以备本会理财办事之用。巨细兼收，可无遗贤之憾。惟所举人才，现时实任三品以上者，不必列册，因朝廷已登进之也。册列各人名下，注明某人访报，再由总会总董随时博访周咨，核厥虚实。倘有诬滥，即将册内记名撤销，并将原举者之分董记过。有心标榜者，分董辞退。如本人或有改节始终异轍者，亦由原举者之分董随时函知总会退保。总之，君子小人，鉴别必严耳。大凡论人必以朴诚为本，喋喋利口之辈，图窃利禄者，万不可用。惟诚朴之人，乃能为国家担任艰巨，竭忠尽虑。近日北洋用人，大抵喜用小人之粗通洋务。驯使间谋，悉得攘臂其间，东事一兴，遂败坏决裂，不可收拾，此其殷鉴也。总会总董，复察册列人才之果否贤能，并可比较各分会分董识鉴之优劣，互相考镜，可以无遁情矣。

九、广访利弊。各省府厅州县，有应兴之大利，应除之大害，及地方官有政绩卓异或贪劣作奸者，由各省分董函陈总会，立册记载。本会虽无兴革黜陟之权，而主持清议，使外省之利弊与吏治之张弛，尽达于鞞毂之下，亦可以通壅蔽而资甄别。其视详报虚实，公私相去何啻万里耶？至于寻常政俗无关治本者，不

必列报。如有分董私图利益，或曲徇恩怨，任意妄报者，由总董查出，即行辞退出会。

十、各省府厅州县，如有五金煤矿可以开采，及丝茶盐诸商务或尚朱振兴，或已兴而宜再图发展者，由分董函知总会立册记载，以俟他日筹划施行。以上二条，凡会友如有所知，准其函详分董，由分董转达总会，以备采择。

十一、本会规模既立，入股者可冀年增月盛，如能集得二三十万股，则有二三十万金，便可于各府添设支会，以收指臂之效。支会之董，每县推举一人充之。又，总会可以妙选各省俊才若干人，给资令其出洋游学，每人年各伙以一二千金，分别学习机器制造及农矿化电等专门科目。其人选必须国文已有根柢者为合。大抵研究西学，必以身至外国学习为善，仅读译书，总勿如也。其在中国立学堂讲习西学，强学书局章程已详，兹不复及。各省府厅州县城乡等处，可由本会拨款，多设农工商人识字习算之夜塾。泰西各国，四民多能识字观书，中国惟士人读书，商人粗知帐目而已，农夫百工，大都目不识丁，所以民智不及西人，亟宜有以教诲之。以上各端，如以二三十万之款酌量支配，当无不举。再如能得五六万股，则有五六十万金，便可购商轮，行驶各埠，运货经商，以分洋商之利。如能得十万股，则有百万金，便可建造机器、纺纱、织布各局，以保中国自有之利权。如能得百万股，则有千万金，便可购大轮船，通航太平、大西、印度各洋，以与外国商人抗衡海上。如得二三百万股以至五六百万股，则有二千万金以至五六千万金，便可认造小支铁路、火轮车，以利陆路运输。如能得千万股，则有万万金，便可开采煤矿、五金矿及设立制造铁舰、枪炮各厂。德意志国克虏伯炮厂即系商办，成例可援。于是中国船炮，可以精益求精，不致仰给于西人，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此条恐难速就，姑满意妄言之，然天眷中国，或冀万有一成，仰或小试其端，亦可勉自树立。

十二、会务大兴之后，应派通知洋情、机权敏达之士，分驻各国，与其政府习熟；而选择儒家修齐治平之书，广为投赠。一面派遣学人，兼晓西语者，漫游各国，传播儒教，所至城村，对其人民讲明中国仁义道德之理，教读四子之文，最好将原本译成西语印行。逐渐由浅入深，使世界上圆颅方趾之伦，皆知中国为文明先进之邦，而儒者中庸之道，可以放弥六合，莫不靡然向风。倘遇有彼此交涉之事，可以援据公法约章，与彼国人士争辩，并使其君相闻而折服。如是则彼国上下，咸以中国人民有爱国心，有合群力，未可轻侮。大抵西国公使领事久在中国者，稔知官场闾冗偷惰情态，狎侮诟谑，习为故常。有此一举，或可补救官办交涉之失策，而身膺其任者，赖民间有人遥为声援，则折冲樽俎，胆气稍壮，不致畏事却步也。

十三、政府及外省督抚之贤者，宜与联络，以广呼应，而泯疑忌。盖本会主旨，在荟萃众材众力，共策国势之兴复，以尽践土食毛之责，所望政府及疆吏，能虚衷采纳，相与有成也。至如昏庸骄据之达官贵人，宜绝往来，免为全局之累。

十四、总会所办之事，以及议而未行之创举，按月开具节略，用活字版印成小册，遍寄各省分会，由分董转示会友，俾各周知。如有总会办理未尽妥善，或全宜更张，或略须增损，得由会友各抒所见，函经分董转致总会酌核。总董宜持平集议，是者即采取而改从之，不得固执成见，护前遂非，致有贻误；非者则复函详为剖析，解释疑牾，亦不得任意申斥，略涉轻慢，致伤同志雅谊。其有异议纷杂，莫衷一是者，亦当依签名较多者决定，以符三占从二之意。

十五、立募捐预储册。本会规模宏远，经费须从宽筹。凡入会之富户巨商，如有热心爱国，自愿于股金外特别捐助私资以充会款者，或百金，或千金，或万金以上，悉听其便。此项捐款，不必立交，可先由捐者自将认捐数目填入册中，俟有要需，再行

按册提用。倘历年久远，会中无需乎此，仍可退捐。又或捐者家资中落，不能如数输缴者，亦得向会报明查实准退。

十六、立储财银钱局于京师及各省通商大埠，京局由总会管理，各埠局由各省分会管理。凡会中存放银钱及汇兑款项，均由此局经办，精印局票。凡各省同会之友，一律行用，以通周转。广储本银，坚持公信，如能使会外人亦乐用局票，则通行宇内，可收外人钞票之利。其会外人有汇兑银两，经由会董查明切实可信者，亦可照西号章程略为减轻，妥速代汇。局中生意每年获利，提二分作为花红，八成充会用。如有亏折，酌量责成经手人赔补。倘局中储银较多，则可仿南宋临安府钱牌式，用机器铸成银牌，大者十两五两，中者二两一两，小者五钱一钱，以分西人洋钱之利。不铸钱者，以圆法应由官局铸造，宜有区别。必为钱牌者，且有孔可穿，较之银锭，易于携带，而分两有定，于用尤便也。

十七、立时务丛报局于京师及各省省城。京局由总会办理，省局由各该省分会办理。分日报、月报、年报三种，均用活字版印。日报每日一纸，国事、地方事及西政西艺有所闻见者，一一笔记出之。月报年报，于每月终年终印行一册，将一月一年间逐日所记之事，分类汇编，以备要览，并就事立论，议其得失，以供有心经世者之参考。局外之人，无论是会友或非会友，倘有高论大文精确切当者，本报宜旁徵附载，为之表章。

十八、商务大兴，则仿西人例，举办卫商团练，自行练兵习战。每省先试练数百人，按年逐渐增额。倘能供给数十万之饷，便可多练数万人。此与绿营募勇均不同，练时按名给饷，训练成军后，各归自操生业，但将姓名籍贯注册，听候有事时征调，事平仍散去。分地分年，认真操练。每省如各有数万精卒，缓急便可敷用。至董率教训，则取人才册中之有将才者举而任之。储访有素，自不致有临事乏才之虑。

十九、同会之友，志同道合，仪文宜简，情谊宜洽，互相缔

结，共维大局。凡正股附股之友，不论官秩高卑，年齿老少，均以平行笺牒往来，不必效官场格式，以杜隔阂。其本管宪属及私门年世旧谊，则不在此例。至同会友人因公共事务游历在外，所至之处，应由分会、支会延款，遇事指导。如有窘乏，宜酌量资助，但须定有限制，以免浮滥。凡有疾病、盗窃、意外之事，尤当公议设法援助。会友人数众多，会董未必尽能认识，则以其人随身所带之股份票为凭。未带股票，则所至之处，毋庸延接。如有借人冒充，查出除名出会，股金充公。

二十、中国人贸易南洋、太平洋者，闻多富商巨贾，亦有奇伟之士、志尊祖国者，应由总会派友到彼，招其入会，嘱其自就适中地方，设一兴儒海外分会。一切规约，比照内地办理。

廿一、蒙藏回疆以及黔广土司，辖境僻远，应就沿海各省分董中，择人亲往咨访，有无人才可以造就。如有通儒书、抱大志、愿入本会者，一律收揽，亦嘱自行筹设分会，逐渐推广。延钊谨案：此廿一条，家藏原稿已摧毁，故初未见。庚午（1930）冬，延钊客沪上，于黄仲弢哲嗣厚卿所，觅得副稿，盖当时录示仲弢者。窃喜此副稿尚存于世，即以移录入谱，俾后人有所考焉。

夏四月，诒让重校《商子·境内篇》，写定释文。

《商子》书廿六篇，“境内”第十九，纪治秦御军颁爵之制甚详。元、明旧刻及孙星衍、严万里、严可均、钱熙祚诸校本皆讹，互不可读。余旧有校正数事录入《札迳》，今更审核释之。时光绪乙未夏四月也。（释文略）。

又重勘旧抄苏时学《墨子刊误》，记云：

光绪乙未夏，余著《墨子间诂》甫脱稿，即以聚珍版印之。今重勘一过，距初写此册时，忽忽廿四年矣。岁月不居，学殖荒落，家恤时艰，并集一时，展卷校字，无复少年时意兴矣。端夫物故，亦逾廿年，念之恍然。某记。

得俞曲园先生书，并所作《墨诂》《札迳》两序。

五月初十日，长男延畴殇。

八月谕让重斟《礼运》毕，修正初版。

从妹夫周伯龙卒于英国伦敦使馆，年三十七。谕让挽以联云：

朱英行四万里，穷西海而还，惟君则又倍之，固知有是壮游，振古畸人几伦比；贾生年三十馀，迁长沙竟卒，其名自足不朽，独恨失吾良友，与谁痛哭此时艰。

时谕让意欲创设地方书院一所，延师讲习时务，以课乡里子弟，特于冬十月间宴集城区士绅若干人，于小东门外莲湖左之话桑楼，相与商谈其事。当经初步拟定，试办瑞安算学书院，兼教中西算法，经费先募集捐资，俟将来办有成效，再请筹拨官款，即席推出发起者九人，以共同进行筹备事宜。九人者：黄仲弢绍箕、黄叔颂绍弟、项申甫芳兰，后改名崧、周仲龙拱藻、洪叔琳锦标、王雪璞恩植、鲍稚琴锦江、杨笑沧世环与孙谕让也。黄氏兄弟供职京朝翰林院，时因事假归，即出钱买地建筑话桑楼，作为邑人公共游宴之地。算学书院议兴，每借此地召开会议，讨论之余，兼以觞咏，晨聚夕散，盖不仅三两次矣。于是九人联名具牒，分向府、县署申请立案，其文略云：

《周礼》保氏以六艺教国子，九数居其一。汉、宋以来，皆设算学，与儒业同科，称四门博士。我朝修明律数，超轶前代。《钦定数理精蕴》、《仪象考成》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权衡至当，垂范万年。圣泽涵濡，人文蔚起，治经之儒，皆兼治算，《周髀》《九章》，几乎家置一编。查定制，国子监额设算学，肄业生满、蒙、汉各若干人，分年教授。而各省学政，于岁科试，亦加试算学，行之已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恭遵皇太后懿旨，会同吏部、礼部议奏，请旨仿下各省学臣，于岁科试时，生监有报考算学者，于考试经古场内，另出算学题目。果能通晓算法，即将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勘注册，俟乡

试之年，按册谕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学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中一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钦奉谕允，钦遵举行，崇尚算学，可谓至矣！国家因时变通，破除成格以取士，原欲广事甄陶，有裨实用。声教所被，陋澁向风，承学之士，尤当争自濯磨，以供采择。惟是算学义理精奥，非得良师教授，索居冥搜，事倍功半。且算式繁颐，非童而习之，演数断难谙熟。现议于本邑城内，创设算学书院，挑选聪颖子弟，入院肄业，延聘院长，口讲指划，设立课程簿、功过簿各一册，考工计程，随时勘验。现因经费未充，规模粗立，收纳学徒额数，暂以三十名为准。诸学徒务期志趣远大，不域于小就，由是而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因材授学，数年之后，必有瑰异者出乎其间，以副朝廷破格求才之至意。

诒让手订《算学书院章程》十六则，《学规》二十六则，《大课规程》十则。《学规》中有云：

学徒除习算外，如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示一二条，以广见闻而裨实用。

算学为古圣人六艺之一，积久愈精，乃理势之自然。院课中西兼习，固不宜守旧以自画，亦不容逐流而忘原。

学徒宜敛气凝神，端视静听，谨言审问，挺坐卓立，阔步徐行，切戒浮躁疲茶二习。盖古者保氏之职，六仪与六艺并教，虽其法久佚，然当略师其遗意。近时西人操身之说，亦有可采，非但整肃仪表，且于养生有益。至衣履亦以朴洁为贵，不许污秽，亦不许染时下恶习。

学徒必志趣坚卓，成就乃能远大，尤必先辨志，然后知所趋向。本书院之设专课算学，以应时需，然特致用之一端耳。诸徒平居在家，自宜研览文史，以尽博古之长，穷极义理，以致实践之功；讲求经济以务达用之学，力图精进，日新又新，无负本书院培

植之诚心焉。延钊谨案：稟文及各项章则，并出诒让手笔，今家藏原稿犹存。诒让著述之余，勤于治事盖如此。观右录《学规》数则，则诒让当日教育要旨，亦可概见。

得费咳怀名念慈，号西蠡，又号赵斋十月廿五日书。节录

所校《周官》，尚未移写。前于一岁中见四宋本，一为单注十行本，郎亭师所藏；一为巾箱有重言无重意本半叶九行十七字，尝见一荀子正同，疑亦建本，缪筱珊所藏，皆用士礼居本对校，两书皆完善无缺补。《天官·腊人》注中皆有鼻入疏语，则皆非出自北宋，至冬间李书估自南中来，携章硕卿藏残本密行小字止前半部，《腊人》注不入疏语，为嘉靖本所自出后半部以篡图互注补之，索四百金，秘不示人，终究未得一见。木斋与之稔，坚取观，仅留一宿。木斋以校于石印黄本上。弟昨冬从木斋借临不及写，而木斋往热河索归，至今悔之。又伯羲得一宋纸初印篡图互注本，传是楼故物绝精，不肯假出，亦未得校。木斋别藏一本，与伯羲所得同，又一八行残疏，亦海内孤本，亦不肯借。前后所见凡六而止读其三，真平生憾事也，稍暖当写寄。今春出都时又得一十行疏本，补板颇少，与阮仪征所据当有可互证者，写时亦当并校出也。他日入都，终当就两君校彼四本。芾卿礼学甚深，秋初疫殁于京师，检其遗稿，止《五礼义类》数大册，已成之疏寥寥不满一卷。《墨子间诂》当就毛上珍取读。毛君刻书在吴中久有名，弟亦素识之。罗校《集韵》及兄所补校方氏书，极思一读，往在京师尝假常熟师藏宋槧与芾卿、劬庵先后各校一过，不知罗校所据何本，乞先示以慰饥渴。

是年，如皋冒鹤亭广生以祥符周季貺氏旧藏《新始建国铜镜手拓本》寄示，诒让为作跋，以谓廿年前，于亡友戴子高许，尝见一拓本，莫子偲为跋尾，所释颇疏，而未及悉心审校。今重观此拓，遂为补释数字，略可诵说云。

诒让读冒鹤亭所示周先生晚年手自删定之五言律诗五十餘

篇，曰《麻横诗质》一卷，并识跋其后。又复效其体格，成诗四章，以题新莽宜子孙镜拓本，发前镜跋未尽之意。

困乘古明月，脱冶传抄本，一作范二千年。圆幂一作精冰，料
鹿斛，珍一作奇文证一作料大泉。辟雍一作红休修学后一作日，鄱
邑中兴一作赤伏中兴，又一作赤伏缺符前。破涕涌奇语一作吉语爱三
复，又一作妙语爱三复，吾将事鲁田。

西京一作都兴废迹一作影，又一作事，过影又成一作过眼一查，又
一作照彻一查虚。旧学存王制一作整齐沿周旧，又一作涑齐参周纪，新
一作编元续汉徐。镂文刀一作金错似，拓晕一作影瓦当如。奇字
定一作知谁作，元亭倘察书。

好古郁一作发奇想，冥心入渺茫。甄刘方制作，魏晋一作晋、
宋几收藏。元锡故无语一作萃老无餘影，漫文况未详一作椒口刺古
香。祇应头上月，不异汉时光一作曾照汉宫妆。

竊横今儒吏，金文萃古缘。篋藏吴会甲，眼福一作文字晋唐
前。考跋一作跋尾富一作商欧录，光芒压一作照米船。中郎双鬓
雪，付与仲宣贤。

董觉轩沛卒，年六十八，先生尝欲纂《大戴礼疏》而未成。

长洲王蒿隐颂蔚卒，年四十八。

李仲约卒，年六十二。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 诒让四十九岁

时上元宗湘文源瀚为温处道，来书询兴儒会及算学书院诸
事。宗前在宁波府知府任，曾创办辨志精舍，其中特设算学专
斋。至是，闻瑞安有算学书院之举，深表同情，诒让于是报以长
笺云：

昨奉环章，备聆策训。揭敬乡之崇谊，为探本之远图，循诵
再三，莫名钦佩。先严前在江鄂，有《永嘉丛书》之刻，又尝捃梨
洲、谢山之遗，为《永嘉诸儒学案》，家叔亦尝以水心《习学记言》
校刊于珂里，皆欲播先哲之传书，导后进以循轨。而僻处海滨，

久沿俗学，虽径途之略辟，终津逮之无方，良足慨也。伏惟明公学为士表，才应时需，必能惠此海邦，示之邮缓，翹瞻光霁，曷任钦迟。至近日算学书院之创，则以敝乡芜区，时事艰难，冀推强学之规，略究几何之术。重差夕桀，虽小学之绪餘；八线借根，实西艺之原本。故别开精庐，群为讲肆，祛其蒙固，道之康庄。兹谨拟条章，略筹经费。辱承台谕，许以不谬，倘荷惠颁廉泉，成斯创举，亦大贤嘉惠多士之盛心也。承询某某所拟兴儒之议，则以衒恤餘生，扼腕时局，窃谓景教流行，燎原莫遏，以耶稣基督之诬诞，《新约》、《旧约》之鄙浅，而乡曲僮子，崇信泮然，非有悦服之诚，实藉富强之助。输泉帛而润以脂膏，集兵力以广其保护，以牛马维萎之计，为蛇豕荐食之困。而中华儒者，犹复绅佩而谈诗书，雍容而讲礼让，非徒淹中緝筒，无裨于鲁削；窃恐议瓜駟市，重睹夫秦坑。慨慕燕之忘危，悒邱貉之同尽。兴念及此，可为痛心。故不揣樗昧，即有敷陈。将以广甄全国之魁材，厚集兆民之群力，祛筒丝数米之为，破胶柱龔舟之见，激其壮志，闢此远模。阐周、孔六艺之教，以远播蛮荒；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仇耻。测蠡窥管，聊罄竭于僭觝；拥彗清道，冀延伫于洪哲。而造端广远，陈议疏狂，既类河汉之无涯，亦恐嵩壤之靡补。端绪粗具，稿草未竟，容付写官，续求钩诲。又垂询《礼疏》，曩载校研，妄思缀緝，削稿盈尺，写定无期，重以今学之日新，窃恐斯道之将废。蚍壤同论，伯松腾诮于元亭；乌狗已陈，濠吏献嘲于鲁叟。聊自珍于享帚，尚未逮于鏤藜。辱荷齿芬，弥增顛汗。兹附鸿邮，肃修鱼简。附奉算学书院捐册一本，略陈芜悃，敬候德音。

宗道首出俸钱，赞助算学书院开办费。继又来书索取书院各项章则印本多份，转为分致上海、苏州及其乡里南京等处，意在宣传各地，引起注重，以及时推广算学风气。而温州地方官吏，如温州府知府舒□□及其继任者王雪庐霖、永嘉县知县程□□、瑞安县知县杨□□及其继任者苏□□等，亦各在宗倡率之

下有所捐助。官捐之外，则向本邑绅商方面筹募。但由于热心者或感缺乏财力；殷富者或未重视及此，因而乐输之款不多；截至正月月底为止，共计仅收集捐款一千五百六十元，除开办费支用五百餘元外，姑以其餘作经常费。

治让以吾乡历史人物研究历算之学者甚少，惟明卓忠毅公敬，精通斯学，而亦未有传书，因议择定城内县前桥下直街原有卓公祠，为算学书院院址，以寓纪念前哲、启迪后贤之意，即将祠宇改建一新，有会堂、有教室、有操场、有自修室，有阅报室等设备。治让以内容已与从来旧式书院有所不同，而其时北京所办之天文算学馆，广州所办之实学馆等，与瑞安算学书院相比，虽规模有大小，学科有繁简，而性质及教学法则相类似。因此，重议决定将算学书院易名学计馆。“学计”二字，出于《礼记·内则篇》，即学习各种算法也。

治让为冒广生所辑《冒巢民先生年谱》作序。节录《籀廌述林》卷五

家史之有年谱，犹国史之有年表也。桓君山谓太史公《三代世表》实效《周谱》，彭城《史通》亦谓《表》《谱》相因而作，然则表之与谱，固同源而异流欤？然唐以前，国史有世表，有年表，而家中则有世谱，无年谱。先秦传记传于今者，若《晏子春秋》之类，撮录言行，蔚成巨编，而未有分年排次，故读其书者，多不得其先后，间有一二可考者，亦多歧牾，莫能论定，则以无编年之例故也。自北宋人以陶、杜之诗，韩、柳之文按年为谱，后贤踵作，编辑事迹以为书者日多，于是编年之例通于传记，年经月纬，始末昭焯，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盖名贤魁士，一生从事于学问论撰之间，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又各随所遇而不同，非有谱以精考其年，无由得其详实。即一二琐屑轶事，亦其精神所流露，国史家传所不及详者，皆可捃拾入之年谱。凡史传碑状纪述舛牾不可治者，得年谱以理董之，而弁然如

引绳以知矩也。余治《礼经》，尝疑郑君《礼》注与《诗》笺说多驳异。读山阳丁氏《郑君年谱》，乃知其笺《毛诗》在中平以后，而《礼》注先行，所据者三家《诗》也。又尝疑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不足信，读白田王氏《朱子年谱》，综考论学之年月及朱、陆往来商榷之踪迹，而后较然得其移易附会之诬。然则年谱之作，虽肇于宋，而实足补古史家之遗阙，为论世知人之渊藪，不信然欤？

同里林若川向藜以《孝宽塔铭残拓本》见示，诒让跋数语于后云：

王居士砖塔铭，欧、赵皆未著录。国初时于终南山梗梓谷出土。未几即碎。近世所传完拓，大抵皆重模本，仅存匡郭，无复神采，不足观矣。此碎石原拓本，存字虽不多，要是数十年前旧拓，较之陕西碑估所需本不啻天壤。光绪丙申花朝，某某。

三月初一日，瑞安学计馆举行开学，馆长一职，亦称总教习，经县聘请本地算学专家林和叔调梅充任。学生分甲、乙两班，按班到馆，每月各九日。功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诸门，有分教习二人为之助手。常课之外，分发馆中所备书报，令其轮流传借阅读，提出疑问，由馆长作解答。开馆后月馀，一切就绪，诒让喜此馆为一县新学权舆，亦本人教育事业之嚆矢，因之又手撰序文一篇，揭櫫其趣旨。而以道、咸以后，邑人项几山傅霖、陈菊潭润之二先生，曾治宣城梅氏之书，能通中西之要，特在叙中表章及之。

学计馆总教习之待遇，每月致送十元，助教每人每月致送四元，而学生中，如有应岁科试而入邑庠者，则对总教习及助教，各有赞敬之送。

时宋平子恕，原名存礼，字燕生，后又更名衡与余杭章枚叔学乘，更名绛，字太炎，又更名炳麟等若干人，组织“经世实学社”于杭州。宋以《社约》示诒让，诒让取所著《札迻》《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周书斟补》四种各二部，及家刻本《永嘉丛书》十三种，亦每种各二部，邮寄宋平子转送社中，以表赞助。盖《社约》中有“海内宏

达如有以中外图籍、及近著或新译出版之书惠赠，以供本社同人研读稽览之用者”，“亦作为本社赞助人”一条。又社办杭州《经世报》，于次年创刊出版。宋先生女婿陈哲君旧藏有《社约》抄帙及《经世报》残本几期，已蠹损。

诒让校读曹奎《怀米山房吉金图》石刻拓本，以谓“周鲁公鼎”所见甚多，文并不精致，恐是仿造。汉“大吉壶”第二器，文不甚古劲，恐是伪作。又谓“商凤卣”，当是周器。又谓“商亚形父辛觶”，亚中侶餘字，曹释为“弓矢”，未确，复记于册中云：

光绪丙申三月，黄君仲弢以此二册见赠，饮庐衔恤，索居无悛，校读一过，足代皋苏矣。孙某。

曹器闻兵后散出，多归湖州吴氏。籍廣又记。

丙申三月初七日，丙夜读毕。中容。

尝校阅吴式芬《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记云：

此册捃捃极博，而考释多精确，远胜吴氏筠清馆金文，信可宝也。黄仲弢编修以新印本见诒，因校阅一过，记之。孙某某。延钊谨案：此条未记年月，而吴氏此书系于乙未间印行，姑系于此。延钊童时侍训，窃见此书置于案头，公每夜必反复玩味，以为常课。故册中朱笔笈语珠夥，间复补以墨笔，盖癸卯前后十餘年间，校金詮义，俱缓于斯。倘影印之，亦可自成一书，与《古籀餘论》并传也。

王復斋款识亦间收入，则似不尽据撮墨也。

三月，得方鼎于永嘉，自题作“周录鼎”，以谓篆体峭劲，横画发端，率用方笔而標特纤锐，斜曲处又善波折之势，与吴县潘氏所藏孟鼎似同出一源，极可宝贵，因手拓一本，以示仲弢。

四月，王棻移书诒让，呈《大解》一秩，属为审正。

诒让阅梁启超《变法通议》一过，以为剴切详明，于中国贫弱腐败之故，洞究原本云。

得费咳怀五月廿六日札，内云：“昨从蓉村奉到赐撰家君七十寿言，椽笔鸿文，呈之堂上，老亲色喜。”

得俞曲园先生为题“一孟广”三字篆额，并跋一帧。录跋

仲容孝廉得古孟以名其居，曰一孟盦。盖以古无庵字，故借盦为之耳。然孟从皿，盦亦从皿，盦亦器名耳。周有交蚪盦，然则孟盦连文，义或未安矣。自宋以来，士大夫喜以庵自号，近世学者专研许学，不作俗书，遇庵字率书作盦，或书作闾，然实皆非也。余谓庵即《说文》广字，因厂为屋也，读若伊，后人因广不成字，故又从奄声作庵耳。其读作乌舍切者，古今语音之渐有侈敛也。仲容属余题榜，因即作此广字，未知以为然否？光绪丙申夏，曲园居士俞樾并识。

诒让读写本庄述祖《尚书记》一册，书其后曰：

李申耆论庄氏《古文甲乙篇》云：爱其精而嫌其凿，足为庄氏《经说》字书之定评。此书尤其凿空武断之甚者，其校《逸周书》诸篇，凭臆改窜，一若亲见先秦漆书者。嘻！何其悍也。其书本无足取，以所校间有一二文精确者，弃之又可惜，故录存之。读者慎择之可也。某记。

又读崇文书局本嘉定朱氏《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校注》，诒让附注云：朱右曾书甚精核，惟间从丁宗洛补缺字，是其小疵。以高续《古史略》、黄震《日抄》勘之，随加笺记。延钊谨案：上二条未详年月，而以《周书斟补》自序并论及之，姑编于其前。

七月，自序《周书斟补》，以为此书流传二千馀年，几更移写，缺误不校。近代专家通学，如卢弼弓、朱亮甫两校，亦不能无失，惠定宇校本，略记宋槧异文，而多互讹。庄氏《尚书记》，间有确当，而多臆窜。昔读此书，颇涉校勘，略有发正，辄付掌录。至王氏《读书杂志》、洪氏《读书丛录》、何氏《王会笺释》、俞氏《群经平议》，理董多精确，学者习见，不复摭录云。

秋，诒让复王棻书，奉还《六书解》，驳其假借说之非。本条系整理者增补。

秋冬之间，诒让取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本《泰西新史揽要》二十三卷，《附记》一卷，阅览一过，撮其史事之尤大者，别录成册，署曰《泰西史约》，交学计馆印发学生，作为课馀读物。

向上海强学分会订阅《时务报旬刊》。

答海宁邹景叔名安，一字寿祺，号适庐手札，略云：

前岁留滞春明，获承大教，只以匆匆困南，未得畅领诲益。别来驰企，忽荷惠书。弟自前夏还里，既拊膺于家恤，复扼腕于时艰，研经意兴，索然尽矣。垂询《墨诂》，谨属毛友奉呈一部，藉求教正。此书校读十年，于《经说》《兵法》诸篇，略有所悟，此外则不过补苴毕、王诸家之罅漏而已。《礼运》毛友已奉览，兹不再寄。两书均疏谬甚夥，尚祈惠赐理董，幸甚！《礼疏》前已写一清本，年来重事审校，嫌其驳难近儒说过多，大加芟薙，朱墨耽音，未及别录定本，倘贵友拟汇刊《群经新疏》，当即写奉，但恐舛迕百出，不足承续貂乏耳。《小戴记》能得元同先生黄以周重为疏释，必可得一精本，但彼经端绪尤繁，恐未必能急成。十馀年前，南皮尚书师欲就粤局刊国朝经疏，来征拙稿，时止成十分之八，勉强凑集，写成一本寄正。比来复审，遂至十改其五六，此虽由学识疏浅，得一忘十，故时有违误。然奄猝成书，必难惬当，或亦当代通人之通患乎？《穀梁》，前在邗江，晤故友梅君廷祖，为此经专家蘊生先生令嗣议作新疏，惜不久即物故，闻其稿草止成一卷。其家近闻甚窘，不知尚可物色否？此外未有津逮者。《左传疏》，亡友刘恭甫歿后，闻亦未及赓续止成昭公以前。若然，诸经所缺甚多，而近来世界学术日新，此业遂将废辍耳。毛友行甚急，而舍间俗事甚繁，匆匆奉复。峻怀先生，闻已入都，拙著当寄交黄仲弢编修转致也。十月廿二日。

十二月，诒让检读顾校《墨子》，记云：

顾千里校道藏本《墨子》，光绪丙戌春，德清蔡通判汇沧假陆氏十万卷楼所藏传录本写赠，恐尚有脱误，惜未得千翁手校复勘

也。此本佳者，余已全采入《间诂》，惟文义显然讹衍者不录。然终当存此册，以见藏本面目。后人得此，勿以为已陈之乌狗可也。丙申腊月，某某记。

尝以《墨子间诂》一部，托黄仲弢转赠叶菊裳于京师。

是年，部议整顿书院，并乡会试兼考时务。

湖南士绅王益吾先谦等，创办时务学堂于长沙。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 诒让五十岁

春，瑞安学计馆成立将届一周年，诒让手撰联句，属从弟仲恺诒泽书以侵木，揭于会堂之两楹，以垂纪念：

乡里有导师，亮节孤忠，历算专精祇馀事；洞渊昌邃学，通理博艺，艰难闽济仗奇才。

鸿资筹创办蚕学馆于永嘉，兼用中西新旧诸法，考验品种，选制蚕子纸，教导饲蚕种桑事业。此时我国职业教育尚鲜举办，在蚕桑方面，仅有如此馆及杭州西湖蚕学馆、江西高要蚕学堂三处而已。当日诒让有一篇《告温州同乡书》，略云：

温州古称八蚕之乡，远当刘宋时代，郑缉之在《永嘉郡记》中曾载其名目，而后世失传，亟宜集合同人，重加研究。专设学馆，招生肄业，搜集历来相传之中国种桑养蚕旧籍，兼采近时新译出版之法、意、日本各国蚕桑学书，并作教材，以资讲习，附辟广场，以供实验，务使土桑劣种逐渐改良，多病蚕身随时疗治。

时有浙江人罗叔蕴振玉、徐仲凡树兰、江苏人蒋伯斧麟、朱祖荣等，创办务农会在上海，瑞安士绅先后加入会员者凡数十人，黄仲弢、黄叔颂、林和叔、周仲龙、王雪璞、鲍稚琴、杨笑沧等皆与焉。二黄先生乃与诒让发起自行组织农学会，初拟招收会员百人，集合股金五千元，购地三四十亩，为地方改良农作、增进农产之试验场地。诒让为撰《劝农通启》一篇，刷印数百张，发布于全县各地，征求赞助，并由诒让领衔联合邑绅三十九人稟官立案，内称议略仿鄂、沪成规，自集股份以为经费，于本城设立农学会，

购置附郭田园，试种湖桑、瓯柑，酌采欧美种植之方，以兴本邑自然之利。

项中甫与其兄项荅甫等，议仿上海之例，举办私立瑞安方言馆，讲肄外国语文，诒让力赞其成，设馆于城内范大桥街项祠，二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分西文、东文两班，学额各为二十五名，功课兼及外国史地，诒让所编《泰西史约》，时被采用为课本，而教室中陈列中外舆图多幅，亦出自诒让捐赠者。

山阴汤寿潜原名震，字蛰仙以所著《危言》四卷印本寄赠，阅时用朱笔圈出若干处，又每篇中各有批语一二句。

有书答梁卓如先生。诒让先尝以新排印本《墨子间诂》一帙寄赠先生，至是得先生书，深致推挹，诒让乃报以《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略谓：

《经》《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褻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苏艾山刊误，致力甚勤，而此六篇，竟不著一字。陈兰浦、邹特夫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挥其旨，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遑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近欲博访通人，更为《墨诂》补义云。

承询学约指《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乃前年倭议初成，普天愤懑之时，让适以衔恤家居，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愤填胸，即妄有缓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说群》之意，而未能精达事理。揆诸时势，万不能行。平生雅不喜虚僞之论，不意怀抱郁激，竟身自蹈之。及读鸿议，乃知富强之原，在于兴学，其事深远，非一蹴所能几，深悔前说之孟浪，已拉杂摧烧之矣。向亦未敢以示人，不审道希学士文廷式何从得之。猥荷垂询，弥切汗颜。此外，间有鸩鷄，大抵乌狗已陈，屠龙无用，不足仰陈阅览。兹勉检旧刻两种，奉呈大教。琐屑校讎，无益时需，倘足供覆瓿耳。

诒让复阅二十年前所录丁、严、赵、刘诸家校本《大戴礼记补

注》，记于简端云：

此丁小雅、严九能、赵霄门校本。光绪元年，假刘楚楨先生手录本传写，间引孙渊如、孙颐谷、阮文达诸家校语，皆精审可宝。外间传本绝少，读者所宜珍贵也。墨笔皆某某补录，管窥所及，则以某案别之，不欲与原校淆混也。光绪二十三年补记，距初录时，已逾二十年。岁月不居，学殖荒落，展卷不胜今昔之感矣。瑞安孙某。

楚楨先生录本，为先生子叔俛所藏。叔俛尝主讲鄂中经心书院，今物故亦逾十年矣。其家在宝应，不知藏书尚能世守否？某又记。

叔俛语余云：此本予尝录一通，寄绩溪胡子继教授培系，此外更无副抄。子继著《大戴礼疏》，未知已成书否？并记之。

夏，杭州府知府林迪臣启筹设杭州蚕学馆，尝致书温守，索取诒让所定《温州蚕学馆规程》，以资参酌办理。

七月二十五日，次女瑜生，杨孺人出。

贻书余杭章枚叔，论及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力斥其谬。诒让与枚叔互相通问自此始。

八月，两湖总督张之洞六十诞辰，诒让撰寿序祝嘏。

冬，瑞安农学会经会员议决易名务农支会，藉与上海务农总会联络进行。于是订立《瑞安务农支会章程》五十二条，其条文中云：会股以银元十元为一股，开办诸友自集八十股，每年每人出会资二元，为会友。此外，入股者为股友，不限股数，股份交齐时，由会填给股票，为将来支取股息之据。如股份已交，而中途不缴会费者，即出会，作为股友。又云：会友十日一会，公议应办之事，如有紧要事宜，不待会期，随时聚议，年初年终，各开大会一次。又云：本会所种植物，以桑为大宗，柑次之，二项估计约占所有地亩十之七八，其余试种他物，不拘中西。中国种桑旧法，略有异同。上海务农总会所编行《农学报》中，又采录洋法，

并拟划出地亩，兼仿中西各法，以资考验。植物收成之后，酌中定价，先尽会股诸友购买。桑叶除会中蚕务自用外，诸友来购，视售与外人价略从减，惟须查明诸友确系养蚕者，方可减价。又云：本会设司种所，置备切用农书及农学报，随时考证；兼置寒暑表、风雨表、燥湿表，并仿旁行斜上之式，刻印格纸，每日早、午、晚三时登记，以备查验。遇骤寒骤暖，或大风，或久雨将晴之时，记录加详。又云：本会购置洋式农具，及考验仪器，为有借作研究，或愿仿造者，准本会会友亲手书函，切实保认，并查原价若干，折半缴存会中作押，俟原器缴还日，验明毫无损坏，乃将押款发还，否则以押款先抵赔款，如不足，仍责成保认之人补足。农具如出租，保认及押款亦照此办理。又云：乡间老农，有愿传授要诀，并亲为料理者，由会中酌送酬谢。各乡农民，如有植物佳种及益虫、害虫送至会中试验，当酌给脚力，并优加招待。各植物佳种，随时采储，分寄沪上总会，以收联络翊助之益。又云：本会采访员，不拘人数，每人自置农学采访册。凡植物及种法，并农书、农器，不论中外新旧，但求有益，随笔记录，通知司种所，以备采择。

永嘉王景羲子祥就聘孙诒善家塾，校勘衣言《瓯海逸闻》《永嘉集》二书。

时汪康年与梁启超、黄遵宪同主上海《时务报》编辑，而康年尝以所撰《中国自强策》等文在报端发表也。诒让致汪氏书有数通，其一略云：

闻贵馆统计阅报人数以敝里为最多。而敝里阅报之人，盖慨时事之危迫，而爱玩钦服者十之一二；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怀挟之册者十之七八；其真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治乱强弱之故者，殆无一也。今科秋试策题，犹然故辙，所谓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以此推之寰宇，殆必相去不远，持此以求保种保教之效，庸有冀乎？是故非朝廷幡然改弦更张，万

无挽回之术。自前年有卧薪尝胆之谕旨，上意盖已有所感动，独患自强之说，无由上达清听，即有一二得达者，亦终不敌守旧之论之多。夫抱万金之璞，而谋其雕琢之工，必将审慎徘徊而莫能决。况以宗社安危之计，而觊以不习闻之论，遂决然舍旧而图新，其必无望也明矣。然则上下雍闾，既已如此，似非合廿行省之贤士大夫为痛哭流涕之呼吁不可！明春适值礼部试期，海内公车云集，前年争和议诸公，至者必尚不少。窃谓宜汇集数千人上书，沥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万一得达，我皇上环顾各省士人之众，而群论金同，信其说之不谬，斯亦中华强弱之转机也。如其天心遂转，顿首之人或能仰邀召对，抑由军机大臣传问，使毕其说，则其感格之神，不可喻度。即令不见采，亦必不至因此获咎，或亦草野效忠之一道乎？管见如此，谨以质之大雅。卓如先生当必就试，倘能褒然首倡，以赓续南海先生之盛举，斯尤普天同志之士所渴望者也。乞惠赐详酌，以匡时局，幸甚！十月望日。

是年，上海友人寄赠蒙学会创刊发行之《蒙学报》；杭州友人寄赠新出之《经世报》；湖南长沙友人寄赠新出之《湘报》及南学会发刊之《湘学新报》。

诒让向天津订阅《国闻报》及《国闻汇报》，向澳门订阅《知新报》，向上海订阅《实学报》及《译书公会报》。

杭州举办求是中西书院，宁波设立中西格致学堂，并以算学、物理、化学及中西文分班讲授。

浙省奉到部文，以是年为丁酉正科之岁，饬查凡各省人士，如有特通算学者，一体送入书院，由各县学报知学宪，由学宪送交乡试监临，保送主试另给试卷，卷面标明算学，经主试考核，如果算艺绝伦，即文笔稍次，亦准取中，以示奖励。

清廷诏命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并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行《农学会章程》。

有廷寄至浙，着就杭州江干以达拱宸桥兴筑铁路四十里，是为本省谋建铁路之始。

浙省议采衢、严、绍属矿产，各由绅商自行筹设矿局稟请开办，是为本省振兴矿业之始。

温处道宗源瀚卒，年六十四。

遵义黎莼斋庶昌卒，年六十一。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谥让五十一岁

正月，为重刊日本宽延刻本宋永嘉王德肤《易简方》作后叙。以谓此书见陈氏《直斋书录》、马氏《经籍考》。明以后自《文渊阁书目》外，绝无著录。中土久无传本，而流播海外，更历元、明，佚而复显，足以补四库储藏之缺。父衣言拟重刊之，而捐馆舍，检付梓人，以仰承先志。倭本增注亦大书，与正文同，今改为小字云。

二月，续致汪穰卿书，略云：

卓如先生讲学湘中，前见所拟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问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孟陬廿日。

同月，务农会瑞安支会正式成立，推二黄先生任正副会长，谥让任研究部长，洪博卿炳文任试验部长，兼主采访，项申甫芳兰、周仲龙拱藻二人为总司收支，许竹友黼宸、陈式颀范、王小泉镜澄、林若川向藜四人为总司帐务，洪莱仙锦淮、吴子翼谥寿、戴小樵庆良、杨笑沧世环四人为总司种植，此外尚有采访员黄小蓉绍裘、章梅士明申、周幼仙屏翰、胡杏村赞元等若干人。会所附设在卓公祠内，而以神农庙为郊外办事处，将洋式农具，考验仪器及植物佳种等，陈列于郊外办事处中，任人来观。其后，洪博卿根据采访所得资料，曾编有《瑞安农事述》《瑞安土产述》及《温州茶述》等小册子，印行于世，而周仲龙之于瑞安蔬菜瓜果、吴子翼之

于瑞安植桑养蚕，亦各有所记述。

自务农支会开办后，县人稍有财力者多愿向农业投资，同时亦有人出钱捐助方言馆，而对学计馆则无力兼顾。因此，学计馆在本地续募捐款甚感困难，馆中原有基金生息，逐年不敷应用，曾已动支母钱过半，经费问题极形迫切，不得不另筹办法，一面请拨官款，另一面尚须向外地募捐。请拨官款事，由二黄先生先以私人名义，致书于浙江布政使恽叔谋祖翼，托其转向浙江巡抚及两浙盐运使商请。为学计馆向外地募捐，诒让分别致书于上海、杭州、宁波各处热心教育人士，请求赞助，结果收得一千三百馀元，而官款则拨到二千元，于是诒让再自捐二百馀元，连同原有基金项下剩馀之款四百多元，合并凑成四千元作为此后经费之基金。

尝勘正《顾亭林诗集》，写成校语一卷，系跋并诗，以寄章枚叔。枚叔时方在东南学术界倡导反清革命运动，尤以表章宋明季文献为事，诒让因出此相示，以共商榷。章炳麟《检论》九《小过篇》曰，“戴望、孙诒让发言常有隐痛”。注谓：“孙诒让校《亭林集》，后系以诗云：‘亡国于今三百年。’是时尚畏清法，自署荀彘。”“其与余书，或触忌讳，亦皆署荀彘名。”其跋及诗如下：

《亭林诗集》六卷，传校原抄稿本潘稼堂刻本并为五卷，以潘刻本勘之，得佚诗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异者，又逾百事潘刻亦有初印及重修之异，修版本缺字殊夥，初印本并与原抄本同，今不备校，谨校写为一卷。呜呼！兰畹剩馥，桑海大哀。凄迷填海之心，寥落佐王之学。景炎辟去，空伤桂管之虫沙；义熙年湮，犹署柴桑之甲子。摺兹一掬之煤臭，恐化三年之碧血。偶付掌录，读之涕零。后之览者，倘亦亮其存楚之志，而恕其吠尧之罪乎？兰陵荀彘。

集外诗注中间有佚事，张氏《顾先生年谱》咸失载，疑石洲亦未睹原抄本也。彘又记。

岂愿区区王佐学，苍鹅哀怨几人知。流离幸早一年死，不见天骄平郑时。

万里文明空烈火，人间尚有采薇篇。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年。

越东逸民荀微

为平阳黄愚初《中西普通书目表》作序。略云：

余友黄君愚初，自沪读归，出新刊《中西普通书目表》见示。盖君书兼综中西，无所偏主，故以普通为名。中书多取之南皮尚书《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新会梁氏《西书表》，芟其不甚急，而益以新出之书。所列不必求备，间附平议，亦略揭一端，不必尽其旨要。然以是饷科举之士，则为已侈矣。《籍廛述林》卷五

时学计馆办理将三年矣，学生于三角测量诸术得有门径，其高才者，受瑞安县志局之选用，以新法测绘全县五十五都地图，越年而成。

永嘉始于九柏园设立中西学堂，课经学、史学、算学、英文，创办者郭外峰司马锺岳也。

黄仲弢以《劝学篇》初印本寄赠，诒让阅后有笔记十三条。

湖南浏阳人士办结算学社，旋易社曰馆，尝刊布谭嗣同所撰《兴算学议》及唐才常所撰《浏阳兴算记》，盖与诒让丙申所发表之《瑞安新开学计馆叙》，后先相应和。

夏四月，清廷议变法。诏开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登进人才，于是湖南巡抚义宁陈宝箴、江苏督学善化瞿鸿机交章推荐孙诒让。诒让未赴，而党狱兴。陈未识诒让面，盖得之党人某君云。近人江庸《趋庭随笔》言：正月诏开经济特科，江苏学政瞿鸿机保举十五人，瑞安孙诒让、绍兴汤寿潜、富阳夏震武与焉。

五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并有旨命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科之学堂，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至八月，政变起，辍未实行。

清廷始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又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奏请，预定筑路缓急次第之计划。

谭复生及闽县林墩谷旭、富顺刘裴村光第、绵竹杨叔峤锐、闻喜杨香子深秀诸先生同在政变中死于难。香子年五十，叔峤年四十九，裴村年四十，复生年三十四，墩谷年二十四。当政变发生时，诒让闻谭、林等系狱，即驰书于鄂督张之洞，责以大义，请速设法营救，以伸士气，而张不能行，徒付扼腕而已。谭、林与诒让初交，叔峤仅见一面，馀子则未相识，盖激于国事之公愤，不但赴朋友急难也。见张桐《杜隐园日记》。

梁卓如先生亡命游日本，旋以所办《清议报》旬刊自横滨寄赠。

冬，作宋儒瑞安《谢閤门天申先生赞》，以表其墓。

十月初四日，六男延炯生，李孺人出。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 诒让五十二岁

正月，有题焦山定陶鼎拓本诗二首并系小叙：

汉定陶鼎，阮文达送藏焦山，与周无专大鼎同为—代奇宝。余同治辛未、甲戌两游金、焦，曾手拓二鼎并《瘞鹤铭》、唐经幢诸石刻，古缘骈萃，其乐无量。迄今近卅年，追忆昔游，忽如春梦。中年早衰，无远游之志，对此旧拓，为之怅然。光绪己亥正月，养疴家居，适若川持此属题，即成两绝句，并记之以质若川。

陶陵祭器尚流传，大礼尊崇濮议前。丁傅剪除元后寿，宗彝零落两千年。

残铭《瘞鹤》传元白，大鼎无专料茗香。三到名山事毡蜡，卅年春梦醒黄梁。

二月，与平阳杨恩虞景澄、吴霁庵箴、同里金遯庵晦诸人，集捐千金，创办瑞平化学学堂于郡城，并将孙氏诒善试馆修改为校舍，选购图书仪器及药剂，招生三十名，于是月十五日开学。其

后到温州府学堂设立，乃将此校停办，学生成绩较优者，选送入府学堂继续肄业。学堂开办时，诒让手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

迩来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内而京师大学堂，外而各行省公私学堂林立，无不以化学为首务，而温州独未有兴者，斯不可谓非缺典也。不佞曩与同志探研西艺，流览新译各书，深知斯学之体精而用博，而苦无堂舍以资其聚习，无器质以阅其考验，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窥其奥密。爰与平阳杨君愚庵景澄、吴君霁庵麓、同邑金君邈庵晦筹议集资千金，于郡城开设学堂，广购书器与夫金石药剂，萃一郡学人志士，相与切磋讲贯于其中，将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达其用，而后起之俊杰有志于斯学者亦有所津逮。《籍廛述林》卷十，节录。

三月，时瑞安学计馆部分学生与馆外治算学者，议略仿上海算学会办法，共同组织天算学社，以进行集体研究，订立社章十条，于三月初八日成立，社址在孙氏诒善祠塾，有社员十余人，推孙冲为社长，诒让为撰序以示鼓励。冲原名延绶，叔芑之季子也。序云：

古之达士，知天文而通九数者，谓之畴人，依声类以诂其谊，则畴之言犹俦也。管子治齐，教士之法曰群萃州处。郑君释宫正之教道艺，曰辈作辈学。夫聚其群辈相与切磋而讲贯之，斯非俦学之谊证乎？泰西教学修明，冥符古谊，通都大邑，率有算学之会，极深洞微，自相师友，新率捷式，日出不穷，斯则俦学之大效也。迩来吾乡学者，多涉西学，而治算者尤盛。然絀书布策，闭门独笑，虽用志不纷，而鲜渐摩论难之益，则以学会之意未甚明也。从子冲，少嗜兹学，叹泰西学会之善，爰与同人联算学社，分期聚讲，以互相考质，其用意甚盛。里之贤者，亦多赞其成。余谓我朝明算专象，以梅勿庵、戴东原为宗。然读其书者，咸谓勿庵之书详明，惟恐人之不解，东原之言奥衍，惟恐人之易解。虽其学之优劣，固不系是，而其用心之公私，料然不可诬已！吾

乡多好学深思之士，然不免或囿于私，往往矜己以嫉人。夫挟其一得，震而矜之，其所造已浅隘而不足观，而况以己之所不解，而嫉人之解，则必将终其身与迷谬为缘，岂非学者之蔽欤？欲祛斯蔽，而导以大公，则莫若揭勿庵之指以为准的。惟恐人之不解，而人与己相说以解，公其所得，以互相餉遗，由是而跻于夔绝精眇之域，则参泰西学会之意，以复兴中国固有畴人之盛业，意在斯夫！意在斯夫！光绪己亥三月。

丁松存先生卒，年六十八。诒让挽以诗：

中年孤露感余生，父执凋零涕泪并。百载厉抗应抗席，一家披颖自齐名。商皇温綍褒嘉惠，羸边穷檐洽颂声。便坐谈经几回首，吴山千里梦痕醒。某于丁丑岁谒丈于里第，得观秘藏之盛，今廿余年矣。感念畴昔，为之怆然。

文澜高阁矗南天，零落中经劫火前。散尽万缣收秘册，集成百衲补残编。篋藏重见吴汪盛，家学今闻迈过贤。厚谊一鸥尤感琢，《墨经》开卷更潸然。某著《墨子问诂》，从丈假影写吴文定手抄本，校正讹字甚多，私心尤感也。

四五月间，诒让读浙江书局刊本黄遵宪《日本国志》四十卷，随手加朱墨笔笺记于各册中，凡五十五条。

六月，乐清县人士，仿瑞安学计馆办法，集资设立算学馆，陈咏香莛任馆长。

七月，诒让在曝书之余，检近年收藏之西洋动物学书各种译册，综合研览，并摘取其说，与中国古籍参互推校，如《毛诗》《周书》《尔雅》《说文》《玉篇》《山海经》《淮南子》，以及经史中所引《异物志》《括地志》等书中所见古代虫、鱼、鸟、兽诸物释名，以论究之。时有友人某，亦治博物之学，缀写长笺，与之商榷。又以《大戴礼记·易本命》篇卢辩注引《异物志》，有囊狸一种，认为与西人所记袋鼠、囊鼠等兽大同小异，别撰一文，书于《大戴礼记》之后，以表出之。

八月，撰《周礼正义·自序》及《凡例》。是书先成长编，原多撮录宋、元诸说，以及近儒异义，辩论甚繁，继复更张义例，削繁补缺，廿年以来，稿草屡易，最后乃移录为此本，凡为卷八十有六。整理者按：清代经学之研究成果颇丰，诸经皆有新疏，可谓鸿儒辈出，诂让书最后出，往哲遗著足资证照，故其采集之博，义例之精，考证之审，条理之密，实驾诸儒之上。所以章炳麟誉该书为“高文典册，蔚为国光”，“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

九月，斟读张惠言《墨子经说解》上下二卷一册阳湖恽小坡氏藏有手稿本。记云：

皋文先生此书，余廿年前囑老友钱君无择于常州访之，渺不可得，以为久付蜡车矣。近如皋冒孝廉广生，始属其戚武进金溁生武祥以藏本录寄，为之狂喜累日。所定《经下》句读，与余前考定本略同，惟《说》间有割裂失当之处，当补录入《间诂》也。光绪廿五年九月某记。

余廿年前初治墨子书，即广求精本，初得顾千里校道藏本于湖州陆氏，继之又得吴文定写本于钱塘丁氏。校释之册，则惟藤县苏氏《刊误》，今又获张氏此册，可无遗珠之憾矣。某又记，时距《间诂》排印成后四年也。

冬，写定《周书斟补》四卷。

十二月，撰《大戴礼记斟补》三卷，弁以自序。以为此记完本亡于永嘉之乱，唐以后卢注亦缺，宋时自傅崧卿、杨简、王应麟诸家外，津逮殊少。近代通人，始多治此学。今据孔氏广森《补注》，及宝应刘氏宝楠、恭冕父子抄校本为主，复撮录乾嘉以来诸儒说，为刘录所未见者，甄综研读，辨疑补缺，倘有踵胡氏培系而为《大戴礼疏》者，或有取于是云。

定海黄元同以周卒，年七十二。

黄瑞安先生体芳卒，年六十八。

盛意园昱卒，年五十。

江萱圃标卒，年四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 治让五十三岁

春，读木刻本章炳麟《虺书》，略加朱笔批注。读浏阳谭复生嗣同遗著《仁学》，及《寥天一阁文集》、《莽苍苍斋诗集》，各有朱笔圈点。

二月，林和叔因病请假，由陈式颀范代理瑞安学计馆馆长。陈君为老算学家陈菊潭先生长子，渊源世学，成有著作数种，而《形代通释》及《重学释例》二书，则兼涉西算新术者。

夏，治让治《周礼》司常、大司马注，以为二千年来缺疑承讹，旧谊莫明，乃取《诗》《礼》《尔雅》诸经与旗物相涉之文，参综考核，反证辩证，成《九旗古义述》一卷，远匡许释、郑诂之失，近纠金榜《礼笺》之谬。凡为篇七：曰释九旗五正第一；曰释旃物第二；曰旌旄第三；曰释《周礼》大阅治兵旗物第四；曰释《尔雅》常旃旒旆第五；曰释《乡射礼》获旌第六；曰释《士丧礼》铭旌第七。

五月，读闽沈丹曾翊清《东游日记》一卷，为跋其后。

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长安。此时瑞安县办团练，推举治让总其事，有《答陈栗庵葆善庚子筹防刍议书》。陈葆善，字栗庵，瑞安人，清末诸生。本条系整理者增补。

同月，维新志士唐才常等秘密组织自立军，准备乘机起事，事泄被捕杀害，年三十四。治让闻而叹息曰：“湘中振奇志士，又弱一个矣。”为作《浏阳二子歌》以哀之。二子者，才常与谭复生嗣同也。原诗待访。

秋，有诗二首，题吉日癸巳石刻：

昆仑西母事微茫，黄竹歌成已耄荒。不有骅骝千里足，只愁徐偃是真王。

铭珠弁山迹已芜，空岩马蹙费传模。笈中一卷游行传，校得殷周六历无？

冬十月，治让撰《镇海叶君家传》。叶君卒于己亥十月，年六

十。至是，其友樊君棻请为文以纪之。节录

百餘年以来，舟车之利环彻地圜，而亚墨利加、澳大利亚穷荒榛莽，日以开辟。华盛顿以建义兴于美，拿破仑以蹙武燿于法，泰东西诸国始相与息兵而通商。而寰海五大洲遂为商战之天下。凡觐国之强弱者，必于商权之广陋也决之，智者奋其策，强者角其力，盖商战之烈比于武事矣。

中国与西南洋互市，昔萃于粤。自道光季年，朝廷始弛海禁，西航云集，榷场遍各海口，而江苏之上海遂为商务总汇之区，通阨带阨，蕃盛甲海内。顾西国重商，挟其财力之富，抵戢鸷捷，常自立于不败。而吾国商务久不讲，细者竞于锥刀，强有力者或拘守故常，于异域情事，懵然无所解，斯固不足与乎商战之事。其有高掌远蹠，算无遗策，起家寒素，手致大业若镇海叶君澄衷者，其信魁材独出，能力播中外商战之局者欤！

君讳成忠，澄衷其字也。世居浙江镇海之沈郎桥，家故务农。六岁而父赠荣禄君卒。母洪太夫人守志抚孤，贫几无以自给。九岁始就傅读书，又以贫辍业。顾少聪颖有大志，甫成童，乡人倪某爱其材，携之至上海，佣于杂货肆。肆主未之奇也，旋辞去，自掉小舟来往黄浦江中，与番舶贸易。君既与西人习，遂渐通其语言，间即默察其性情好尚，而博访财政盛衰、物产蕃耗之故。久之，遂精究窳要，慨然有振揽商务之志。西人亦雅重君之开敏诚信，乐就之为市。远资广储，动与时会，不数年而大昌其业，北达辽沈，南暨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列肆遍各商埠，凡沪甬之雄于商者，咸推君为领袖。盖规模宏廓，几与西商争雄长矣。

君既慨中国贫弱，由于商之不能合群，以握奇赢之柄，则立缫丝、火柴公司于上海、汉口，以隐收其利权；又以民智未渝，由于识字之少，则以十万金设蒙学堂于上海，以教贫家子之不能就塾者。盖其所经营尤深远，儒者不能逮也。君既致富饶，仿范氏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义庄故事，置祠田四百亩，储金三万为忠考堂义庄，以周族党之贫乏。复设义塾、牛痘局以育族子弟。规划精密，为甬中诸甲族冠。其他善举，在甬则兴书院、通水利、恤羸矜孤、平梁修道等事，不可俛指数。在沪则襄建崇义会、广益堂，兴蒙塾，衣米药楮之施，岁费常以万计。晋、豫饥，君首输巨资助赈。既而山左、畿南及苏之淮徐、浙之新昌、嵯县皆先后告灾，君咸助赈如前。大吏以事闻于朝，邀“乐善好施”匾额之赐。光绪戊子，奉天大饥，君与同志设局于沪，集资往赈，首捐巨金为倡。事闻，奉旨传谕嘉奖，有叶某勇于为善之褒。盖至是而君之富而尚义，上自朝廷，下及各行省，外迄重译诸国，无不知其名者。噫！一閭之市，积羨千金，则雄视其曹伍，而君拥资百万，以富倾江浙；曲士小惠，斗粟尺布，则侈然有德色，而君输私财以拯灾民及伙诸义举者累十万金。力措于中外商战之交，而恢然若无所营，是岂与乡曲富人挈长而较短哉！

余少治章句之学，迂拙不解治生，而略涉中西论学之书，窃叹泰西商学家言，其精眇者，于质力聚散、几何盈缩之理多相通贯，中土古籍所未闻也。惟太史公《货殖传》权论秦汉之际商业兴衰之迹致为详悉。盖古者商战之局在于中原，而陶、卫居其冲。故史公所纪，如子贡则居卫，范少伯则居陶，咸以致富豪之业。今之上海，综中外水陆之枢，犹古之陶、卫也。而五洲万国，辐凑环萃，商战之盛，殆有千百倍于古者，虽有子贡、少伯之贤，亦将睥睨而却步。而君则左提右挈，若操别契，超然为其魁杰。盖自客佣以至富达，足迹不离上海，而其志量所营，极于寰宇，中外商务，系君为重轻者将三十年。

今者畿辅寇扰，海警骤兴，识者方忧商务之愈敝，而君适先一岁卒，岂中国富强之规终不可冀，天运之厄有适然者欤？是尤当世闳达之士所为长太息者，而非徒爱君者之私痛已！君素笃于故旧，既商肆遍各海口，士友及客作倚君以食者岁率数千人。

君知人善任，甄其才，请授以职事，而恤其老疾及窘乏不能自振者。物故则复恤其妻孥，俾有成立。故人咸感激乐为尽力。迨其卒，有哭失声者。晚年又以二万金设怀德堂以周故友之家，手定条规，纤微悉至，君卒而诸子相与赓续成之。然则君盛德之所被，其殆未有艾也。

十一月，赋题李癖研楷摹《灵飞经》遗迹一诗并小序。

吾乡李子毅先生以书名嘉、道间，旧墨流传甚少，顷从先生从曾孙漱梅见所摹《灵飞经》遗迹，敬题一绝。先生为隆武遗臣李拙予巡漕族孙，遗印尚存，故附及之。庚子十一月。

清道妙墨洗双瞳，晋帖唐摹入眼中。一握寒铜认隆武，珍储犹见旧家风。

从永嘉张先生之纲得抄本阳湖杨葆彝《墨子经说校注》二卷一册，校记其后云：

光绪庚子十一月，从文伯姻兄假此册校读一过。杨氏用心甚勤，惜未能精究校讎之学，遂不免沿误为说，不及奉闻张氏《说解》之简当也。内有数条，足补拙著《间诂》者，当补录增入也。孙某某记。

十二月，沈丹曾先生以日本人藤寅松阴所著《幽室文稿》及《幽囚录》各一帙寄赠。松阴，明治时维新一流人物也。

是年有手札致江阴金淮生。此札《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录出。

客夏奉诵既毕并张编修《墨子经解》一册，当即肃贡寸笺，藉申谢悃，亮已澈清览。比维耆年著述，摄卫康愉，定符颂祝。某杜门僻书，一是平善，惟近来时局日非，未知所届，自愧迂谢，无益时需。所编辑各书，写定数种，均未敢出以问世。亦以新学日孳，周经汉注，殆束高阁，蜡车覆瓿，亦任之而已，闻鹤亭述大著笔记极精博，深宁、潜邱，足与抗席，倘已梓成，乞惠赐一读，幸甚。兹奉上敝刻《永嘉丛书》六十册，《易简方》一册，拙著《周书料补》一册，藉求大教，敬乞检存，疏陋不足博一笑也。

是年河南汤阴县相近地名小屯者，有龟甲文字出土，王氏定为殷商遗刻，首先收得而珍弄之。王歿后数年，新藏古物尽散，其甲骨及彝器百馀种，乃归丹徒刘鹗。

是年许竹筴景澄年五十六、袁爽初昶年五十五，同被清廷杀害。

福山王正孺懿荣，投井自杀，年五十六。

陈右铭宝箴卒，年七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 治让五十四岁

清廷重议更制，于庚子十二月初十日及是年二月初三日，两次下诏，通令京外各大臣，参酌古今中西政治，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科举、学校、军制诸端，各抒所见，陈候甄择施行。侍郎盛宣怀与治让不识面，而闻治让治《周礼》学，且知其乡人翰林院编修费崐怀念慈与治让论学甚相契，即托费驰书，乞请代撰条陈，要以摭摭周制、证通时务为内容，冀有合于朝旨所谓参酌古今中西之意，旋再来电索之甚急。治让乃于旬日之间，草成《变法条议》四十篇以答之，费、盛受读后，顾虑颇多，因不果上。盖所言废拜跪、除忌讳、革官监、裁冗官、革吏役、改兵制、伸民权各事，皆时人所不敢发者也。条议篇目如左：

朝仪坐论。冗官兼职、减员、裁缺。重禄。达情臣民言事。官政内务府隶户部。庵寺革内监。吏胥革书吏差役。乡吏乡董。教育官学堂、王公游历。广学学堂。通艺算学、光重化电。选举荐举、征辟。博议议院。广报报馆。通译译书、言语文字。观新凭单、博物院、博览会。治兵民兵。巡察警察。图表，会计预算、决算。户版，口税，厘布市肆、房屋税。券税印花税。金布金银圆。券币钞票。渔征。度量。矿政。冶金炼金银、炼钢。水利治河。教农。树艺园圃、木材。保商，同货公司、商会。考工。考医。狱讼讼费、陪审。谕刑西律。收教警情、教游、教疾。

治让自题八绝句于《变法条议》副本，而系以短序。

光绪辛丑，天子将更法自强，广求众议。友人属为具稿，乃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成此四十篇。陈古剴今，觐以杜守旧者之口，与诂经属文谊例不能强同，偶存此副，移示家塾子弟。辄题八绝句，用代跋尾。端阳后五日书。

六典周官炳揭櫟，辘轳绝域更搜书。中西政理元同贯，始信荆公太阔疏。

太平经国细参详，王道由来足富强。重见始元论盐铁，昔年星散几贤良。戊戌变政，持议者多举制科，未试而党狱兴矣。不佞以陈右铭中丞、瞿子久学使荐，亦厕名其列，陈尚未识面，盖得之党人某也。

鏖舟警论陋儒冠，急就奇觚属草难。某君索稿甚急，乃杜门旬日，成此四十篇，愧不能精备也。纵是屈平能制法，却愁滕怨到椒兰。

百年礼乐未嫌迟，微管经纶亟救时。周室成均汉街弹，承平治教此蒺藜。更法条目繁夥，要当以学堂为根柢，警察次之。盖学堂储立法行政之材，且开守旧者之蒙固，警察则使法之必行，而祛积弊，无此而徒议变法，无益也。

党禁纷纷士气伤，秋荼禁网到文章。兰陵祭酒杜门久，犹有新书法后王。

绵蕞孙通世所宗，议郎博士自雍容。中兴事业由图讖，作奏何劳属葛龚。

午贯姑榆战教宗午贯姑榆，见《秋官·壶涿氏》。景教十字，与彼相类。盖中西大方术家皆有之，漫天飞旛苦连烽。杀机金火终当尽，要看潜霆起蛰龙。火器之烈，于今已极，揆之天时人事，必有废絀之日，其在电学发微、黄种将兴之际乎？聽見如是，书以为券。

东西瀛海匝环球，行见隆平接盛周。中外文明倘同轨，岂徒闾侈说齐邹。

重阅杨氏《墨经注》，复记云：

杨氏与皋文先生同里，而未睹张先生《墨经解》。余顷从武

进恽氏写得之。阳湖费岐怀太史欲假刊之。亦足喜也。

杨注内又引王氏《墨子注》，不审何人，岂出湘潭王壬秋闾运手耶？辛丑孟陬又记。

又作《九旗古义述·叙》。

尝至邑中林筱竹骏家，观其所藏远祖林任先宫詹增志遗作山水墨迹一大幅。

京师大学堂聘诒让任经学教习，复辞不就。

五月十九日，七男延撰生，侯孺人出。

以诗赠同邑中医士王雪璞恩植。

雪璞富而幼学，儒而精医，光绪辛丑夏五，小儿患痰搐，乞君治之，一药而愈，以诗奉谢。

长沙法乳得传薪，肘后奇胲若有神。悉识玉函能阐秘，却看锦褙已回春。鸡痛贱药时为帝，龙藏名方可活人。三世古经今间缺，何当怀槩共君论。

时温州耶苏教会设立艺文中学堂于永嘉朔门外之海坛山麓光绪丙申，教会初办艺文书院于其地，尚非正式学校，至是改为中学。建筑堂舍，面积方二十亩，年收生徒三百余人，讲堂宿室，时称完整，历届毕业生多出洋游学。民国戊辰，政府令停办，乃作肺病疗养医院。七月某日开学，堂长苏慧廉教士，邀请诒让及英国人李提摩太氏到堂讲演。诒让于是日率领瑞安学计、方言两馆师生前往参加，当众演说，略及古今中外文明事业交相传播之历史故实。演说辞改入附录。

得岐怀五月十一日及七月二十七日两札，寄示藏器拓墨。

节录

蒙示欲为校释敝藏金文，今检所获三代器四十有九，秦剑一，属马景芳冒暑精拓寄上，尚有汉晋六朝虎符造象之属，容稍迟续寄。念慈自五六岁时，好弄古泉，稍长治小学，止从刻本中读古文，于器无有获。后聚各家拓本四五百种，以校刻本，始知传摩竟不可尽信。乙未南归，值吴下诸藏家时复散出，乃得择而

有之，思为《征存》《举例》《通释》三书，而学不足以成之。戊戌奉讳，此事遂已。年来世运日亟，家务日繁，又苦多病，旧植益落，以视先生，真如昌黎《答殷侍御书》所云也。《据古录》所释，谬误甚夥，憲斋亦然，大著所订正者，急欲一读，能先寄示否？敝藏得先生考释，拟即付印，并附器形，至各家所拓，已集百字以上者四十余种，廿字以上者二百余种，已分装三巨册，亦欲印为大观。篋斋丈所藏有全分三百五六十种，文勤师之器，至今未收齐，当时本无全拓也。今虽悉运归南中，而仲午捆置高阁，至五年未启封，惟孟、克两鼎一齐铸，巍然在听事耳。亭林作《广师篇》，念慈于朋旧中，所愿师事，惟先生一人耳。

又致书费趁斋，并寄所为各器释文。略云：

前月肃贡寸笺，定登签掌。辰维著祉滂蕃，允符心祝。迩来边事益亟，陪京款议，忽有翻反，北望无虑，曷胜扼腕。前赐金文五十种，近写定释文一册，大半用旧释，略就管见，改定一二，有数种前未著录者，如乙亥鼎及犹钟之类，尚有缺字，敬祈审定理董。郢钟内有櫟字，即县字之异文从木者，与梟、梟同字例合。顷校櫟妃彝得之，似尚可信。但细审尊彝二器，此字似有误剔之笔，未审台旨以为何如？石印之议，能否即行，义例何似？或略采张氏《金石契》例，附载近人题跋，亦足备考证，惟诗则似可不录耳。

冬，诒让筹办瑞安普通学堂，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下，系将县城原有学计、方言两馆合并为一，而加以扩充，预定于壬寅春首开始成立，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专修班。自手订章程及各班课程：中文班课以经、史、子、掌故、西政、西艺、舆地七门。教习口授，不编讲义。口授之后，指定参考书目，令学生取书自读，各为札记，备有考问簿。教习日常授课之余，留二十分钟就前所已授各课中出题发问，当场令答，以作测验。诸生各将答案写入簿中，在退班时呈缴教习，评记分数。每逢星期六，试作策

论一篇，仍如家塾书院改卷旧制，评定名次，揭榜出示；西文班课以英语读本、会话、文法及英文世界史、世界地理、世界文选等门。学生中之初习者，用《华英初阶》《英文法程》为基本教材，程度较高者，酌授以英文史地、英文文选等，由教员选录，用誊写版印发诸生；算学班课以中西新旧数学及物理、化学等门。初习者，用《笔算数学》一书为入门，程度较高者，用《代数备旨》《数理精蕴》及《勾股三角》《测量制图》等书，除三班分课各门外，另有国文、伦理、体操三门，则全班学生共同上课，预定学额，每班三十名，以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文理清通，身心健康者为合格。修金，兼学者每年二十元，专治者每年十二元。

温处道童绍甫兆蓉，将温州蚕学馆改为温州蚕桑学堂，以平阳黄愚初庆澄任堂长。童自捐俸数千元，向外地采购桑秧每年十数万株，并于乐清、平阳二县各设蚕桑分局，以桑秧分发士民领种。

瑞安天算学社，因会员星散外地，于冬间办理结束。该社曾编有社藏《中西算学书目》二卷，刻行出版，册末并附刊社员著作目录。至是，将全部书物按目检送普通学堂度藏，作为公用。

梁卓如自日本寄赠《新民丛报》。

诒让向上海订阅《教育世界》杂志及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外交报》。又订阅杭州《白话报》。

十二月，清廷以长沙张百熙陟秋为管学大臣。

十二月十三日，孙锵鸣稟田卒，年八十四。

诒让作联语挽仲父锵鸣：

四朝眷清德，銜文修史，久钦望重蓬瀛，忝乞骸州戟，犹许盛宴观光，卿贰锡崇銜，共庆温纶传薄海；八秩晋高年，课子抱孙，方喜禧延椿荫，盼转瞬九龄，何意微疴恒化，家庭踵厄运，空馀哀泪痛终天。

是年，刘次饶以晋成康四年朱曼妻地荆拓本寄诒让。盖二

年前于平阳江南镇石峰下出土，为吾乡石刻之最古者。文中令字，诒让读为令，而以吴祁甫承志释舍为非。石本全文及吴氏书后，并见《平阳新志》。

无锡沈俚昆林一，以所著《富强刍议》寄示索叙。

张百熙尚书及灌阳唐春卿侍郎景崇、长白端午桥中丞方，时为湖南巡抚。交章以经济特科荐诒让于朝，不赴。

浙抚任道镛奏以求是书院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崇文、紫阳两书院改为钱塘、仁和两县小学堂，定于明年正月间同时开办，盖由于其时，江、皖、湘、粤等省督抚、学政先后向清廷陈请，皆以书院改设学堂为言，清廷乃于是年八月初二日，复令各省兴学，因而浙抚亦有此奏。

谭福堂卒，年七十。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征籀廌公年谱》卷五（起光绪廿一年，迄廿七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 诒让五十五岁

正月二十日，瑞安普通学堂开学。黄仲弢在京遥领普通学堂总理；而诒让以副总理经常主持校务，并兼任总教习。中文班教习，有蒋屏侯作藩、蔡逸仲念萱、杨志林绍廉、池仲鳞虬等。后蒋屏侯辞去，就乐清梅溪书院掌教，继位者有郭筱梅凤诒；西文班教习，仍留用方言馆教习蔡华卿嘉绩，上海人，圣约翰学堂毕业。蔡后他去，继任者有汪恒春、郭伯良等；算学班教习，仍留用学计馆旧人，而有时有家塾教师来充助教。普通学堂设监学二人：一为杨笑沧、一为郭嗽霞凤鸣。普通学堂经费来源，有学计馆存款，及学生收费，又拨宾兴书院公款之半时科举未废，留其半仍作考生川费。益以库串加价四文，常年全部开支，约需三千六百元。本县有官办性质之学堂仿此。其校舍以学计馆原址略加修改，而张之洞所书学计馆三字之旧匾额，仍揭置堂中，以存史迹纪念。

邑人项伟臣骧、林左髓政友、林孟沧亮功等三人，并上海南洋公学学生，筹集私资，举办瑞安速成公塾，分特别、寻常二班。特别班课目有：国文、伦理、历史、地理、算术、图画、体操七门；寻常班课目，则少图画一门。学额特别班二十名，寻常班三十名，共招生五十名，即就方言馆旧址为塾舍，亦于正月二十日开学。当时凡学计、方言两馆学生未能入普通学堂，及一般青年投考普通学堂而落取者，均可转入速成公塾肄业，而无须再经过入学考试。

正月，于瑞安县城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各设蒙学堂一所，以广济寺、忠义庙、关帝庙、显佑庙为各该校舍，每校常年经费暂定为三百六十元，出于各庙产款，学生修金及绅富捐。学额各五十名，每名修金六元、四元、二元不等，此瑞安小学教育之所由仿也。乐清大荆印山书院改设印山蒙学堂，创办人曹文昇。

时黄仲弢归里，端方午桥以陶斋所藏《秦权拓本》并跋，属其寄贻。端方跋曰：

此秦百二十斤之石权也。《汉书·律历志》云：权者，铢两斤钩石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诸城刘燕庭所藏第一第九重四两之权钱，得今湘平一两八钱。秦一斤应合今湘平七两二钱。此权重湘平五十四斤，适合四钧之重，如为百二十斤之石权，外此所见秦权未有过十馀斤者，盖皆斤钩权耳。权所刻始皇二世诏文，黄仲弢学士、李文石观察各有诠释，仲弢说尤精确，皆发前人所未发。今南归，当得举以相质，特拓全形一幅，介仲弢奉寄仲颂先生，冀求赐教。光绪壬寅正月，端方题记。

仲弢又出示觚形《大魏权拓本》，亦端方所藏者，诒让乃取两拓本参证周经、汉志而为跋，以著其说。谓古权初制，盖八觚以象琮，流传既久，渐刊觚为圆遂成环形、觚环二制，秦时通行云。

二月，平阳始设集福蒙学堂于屿边集福寺，陈子蕃振椒为创

办人。继设鳌江蒙学堂于古鳌头杨府庙，王志忱理孚为创办人。

诒让以五古长篇，题永嘉叶叔方氏所藏新罗山人《龙梅图》，维扬马氏之故物也。

乾嘉昔承平，禹荚富淮左。貂缙甲东南，大农资转漕。人物竞昌丰，文儒蔚风雅。就中数甲族，尤推扶风马。昆从盛文藻，园林洗尘垢。雅燕题华襟，觞咏媵瑶斝。高阁玉玲珑，万卷恣移写。献书满中秘，晁陈逊颀夥。馀辉被草木，奇藁亦云夥。老梅似卧龙，散作花万朵。鳞而奋欲飞，风霜几扬簸。孙枝多横斜，旁出尤婀娜。新罗老画师，吮毫槃礴裸。十尺裁吴绡，濡颖快挥洒。为梅传喜神，香痕迷真假。刘、袁诸名贤，题咏纷瓌瑳。妙墨各琼敷，道篇竞珠泻。何年落人间，逝景瞥石火，叶君雅嗜古，鉴藏盛粉社。玉瓿压米船，璇题富姒姒。古缘欣骈萃，眼福忽到我。把烛读题词，几忘绛蜡地。思古心欲狂，诧奇口屡哆。昔贤邀难攀，纷纷几来者。愿君永护持，虹光照虎房。悬此猩屏间，真龙倘来下。

清明日，又为叶氏题阳明先生《书简真迹》二绝。

治亭人帖劫馀灰，短札犹覘救世才。莫作寻常名迹论，愿将学案补南雷。旧见铁冶亭尚书刊人帖，内有阳明矫亭说石，闻在京师。庚子兵燹，不审尚存否？故附及之。

武侠文儒迈等伦，象山宗派得传薪。救时微管空睇慕，毕竟英雄是学人。

三月，《九旗古义述》刊成。

四月，检阅旧成《变法条议》副稿，易题曰《周礼政要》，分成二卷，并补作自序，俾瑞安普通学堂刊行，作为教学用书。同时上海各书坊又出版铅印及石印诸本，并流行于各省。而木刻本书价收入，除归还刻资外，余由普通学堂专款存储，以充购藏图书之用。序略云：

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官》，

属摭摭其与西政合者，甄辑之以备裁择。此非欲标揭古经以自张其虚桥而饰其窳败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俾迂固之士废然自返，无所腾其喙焉尔。

诒让生平读书治学，日按常程，自课甚严。近来以所读所治兼涉古今中外，范围益广，非重新订立课程时间不可。于是从壬寅五月起，定以每日上午，专作阅览新书及报刊文字时间；下午，先以一二小时料理有关地方公事及外来友朋函札，其余时间，连至晚上，作为整理旧稿及进行新著时间，而晚上工作，则以点完和礼氏牌洋烛一支为度，当时见有全日课程表，惜久佚矣。

自以读外国书，仅看译本为不足，意欲略识外国文字，使可直接看原书。时有普通学堂西文教习上海蔡君华卿，寄寓孙家，因乘便请其教读英文，即用普通学堂课本，蔡君口讲之后，诒让随手在课本上以朱笔细楷附注读音于英字旁，如是者学习两三月，惟同时尚须兼顾著述旧业及地方事务，不能专心研读，复以脑力渐就衰退，深有得一遗十之感，戚友力劝止，乃辍学。

六月，传录鲍廷荐撰《困苦悲愤记》一小册，略为较理，易题曰《康熙瑞安藩乱记》，识跋于后：

右《康熙瑞安藩乱记》一篇，原题《困苦悲愤记》，瑞安鲍廷荐景生著。首有林宗弼叙，称廷荐廩膳生员，事迹无考，此本不知何人重抄，字画潦草，幸首尾尚完具耳。所记皆康熙间闽藩耿精忠叛，使□□渡据瑞安，及大兵平寇首尾之事，以骈文纪之，词颇俚拙。其中若以耿藩名贞忠，又云江西有雁门关，皆传闻之误。惟所记本邑各事，则多出于目睹，故翔实足凭。自康熙距今二百余年，文献散佚，幸有流传，固不必以文词工拙求之矣。每句皆有小注，亦复甚详。然林叙作于康熙丁巳秋，其举廷荐，名已称讳，知作叙时廷荐已亡。而注中诛耿藩事，或他人所增益，抑或林叙讳字，为重录者所窜入，莫能定也。册末又附录诗十首，内有后垵景先生诗四篇。后垵为余邑北门外附郭小村，余居城内

东北隅金带桥，与后垵仅隔一雉堞，鸡犬之声相闻也。今余邑绝无景姓，而后垵鲍氏为旧族，今尚蕃衍，窃疑廷荐即居后垵。□景先生当为景生。此四诗即廷荐作，故题居地及字，不著姓名也。重录者不审，误改为景先生，遂不可□□。此册为同邑老儒张□□得于故纸担之中。余假读，乃重抄校一过。原以其多存旧闻琐事，□刻传之，小注亦悉仍其旧，惟原文隶事多浅近习见，注内亦间有诂释，骈拇枝指，转病奔陋，今略为芟简，馀并存之。虽有舛误及俚俗语，咸仍其旧，读之自知，无俟纠校也。光绪壬寅六月。

时章太炎与山阴蔡子民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于上海，诒让参加为会员。

秋七月，温州道童绍甫与温州府知府王雪庐，提议将府城原有中山书院改办温州府学堂，特邀集府城及各县重要士绅开会于精勤堂。诒让参加会议，极表赞同，众议推诒让为总理，诒让辞未就。旋改推永嘉士绅余筱泉朝绅担任总理，并以陈墨农祖绶充副总理兼总监。温州府学教授富阳朱眉山寿保兼任监堂。府学堂照章属中等教育，但当时温州府城未有高、初级小学之分设，因此，温州府学堂中即暂行附设高、初级小学在内，学额各为五十名，各分甲、乙两班，六班共招生一百五十名。教习则由所属六邑各选几人来充任之。

九月，瑞安普通学堂附设书报经理处，接学计馆之后，代邑读者向上海、杭州各地订购出版新书及各种报刊。

诒让向上海订阅顺德邓秋枚实主编之《政艺通报》半月刊。

冬，瑞安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会所在城内东北隅长春道院，有男女会员凡二十余人，众推诒让仲母林太夫人为会长。先是，清廷尝于光绪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诏令天下缙绅家劝谕民间解缠整理者按：“光绪甲午”误，应为光绪廿七年辛丑十二月廿三日，劝禁妇女缠足上谕云，“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

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一时未有应者。至丁酉岁，始见有梁卓如、谭复生及杭州汪穰卿康年、南海康幼博广仁、顺德麦孺博孟华等十余人，在上海首先创办女子不缠足会。诒让在报纸上得此消息，即言于仲父锵鸣，因锵鸣当时方议改良乡俗也。锵鸣深韪之，而终以地方旧习暂难革除，未能果行。锵鸣歿后，林太夫人念及此。至是年，本省有杭州成立天足会，系由士绅高□□钟□□之母太夫人发起，诒让闻之，又言于林太夫人，林太夫人亟命季芄和诒让商酌办法，着手进行，订立会章九条。其中有云：凡人家幼女尚未缠足，而能首先函向本会声称从此决不再缠者，由本会查明确实后，即赠送鞋面布料每人一双，以供新制备穿，并将其家家长及幼女等姓名列榜示众，以资劝导。所备鞋面布料，以三百双为限，送完而止。又云：本办法先在城内及近郊绅商家小试其端，俟有成效，再谋逐渐推广及各界各乡等语。该会成立后，即印刷诏文附办法，发送传观，并由会员家妇女先自放足，以示提倡，同时由会员随时随地向其亲戚朋友讲说我国古来妇女缠足之害，使得有所感动。于是旬月之间，本城士绅家解者几半云。先是，乐清县之柳市东庄，设有私立乐西学社，由吴郁哉熙周担任社长，至十月间，改为西乡高等小学堂，地址在西乡社仓公所。襄其事者，陈春波锡麟、石聘南蕴辉、郑雨农良治、倪楚湄邦彦、冯地造豹、刘久安之屏、吴星帆诸人，经费出于田亩捐。有田百亩者，派捐二亩，每亩酌价十二元，租额四厘为率。

十一月，从林左髓及孙季芄、孙公权之建议，创办瑞安演说会，一时参加为会员者，有余松舫思勉、薛玉波鼎芬、胡友松、吴之屏、林养素齋等四五十人，推诒让为会长，会址在旧县学明伦堂。每月逢朔初一日望十五日开常会，召集城郊区各学堂师生及绅商、农工各界到会听讲，约数百人。演说项目：(甲)议论之部：一、德义，二、科学知识，三、县政兴革，四、农工商实业；(乙)述告之部：一、中外历史，二、中外时事，三、地方新闻，四、通俗小说。

每会对于每一项目,至少须有会员一人担任讲演。又遇国、乡有重大事故,则临时紧急集会,对众讲说,以引起特殊注意。是会历办逾三载,于一邑风气之开通有相当影响。至丙午,县中学堂以县学改建校舍,是会乃停办焉。

十二月,诒让撰《瑞安隆山寺募钟疏》。

古之为钟,所以协律立韵,四悬金石,首重镛铸铎鞀之响,以和神人,厥义闳矣。自雅乐销沉,胡音杂奏,易钟为铙,而八音同律,遂成绝响,齐铸宋钟,仅存古器。叩击之节,乐府无传,嗜古者爽然伤之。浮屠象教,肇兴天竺。梵经东流,妙法遐畅。于是以钟磬之法器,宣大慈之妙音。当其晨钟一叩,声震人天,六道四生,昭发聩聩,禅门古德,悟彻真如,往往依声见道,究厥本原。此与儒门之乐教,固冥符而遥契矣。我邑隆山,雄峙城东,面江左海,游眺斯萃。隆山寺者,唐宋古刹也。旧有巨钟,用节梵诵,叩击既久,剝敝孔多,不足以宣扬法音,振动群听,斯亦琳宫一缺典也。住持莲初,志兴宝刹,首庀法器,将以广募檀施,重付鳧氏。所冀高斋修士,华闾巨公,鉴厥诚心,赞兴元化,慨助精镫,俾成善举。则芳名铸勒,得与吉金乐石永垂不朽,非第福田利益,人天钦仰已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

是年有手谕示普通学堂学生,论下元日展假事谕曰:

泰西人痛斥术数之学,如一切选择、堪舆、星命、卜筮与天官家灾异之说,全无根据,而华人酷信之,为民智未开之一端,其持论甚精。然此等方术,在中国亦间有征验。精于其术者,往往奇中,故虽通人达士,亦不敢悍然犯之。而西人亦谓考览中史,天文占验,在中土自有效应。中有西无,此义不能两立,余尝深思其故矣。盖天地间有最精之微气,西人谓之“以太”,亦曰“亦脱”。凡地球外空气包裹,渐远则渐薄,不过数百里即几成真空。惟“以太”则弥漫大千世界,毫无间隙。光电即藉之以传,动植诸物亦资之以生。天进化之理,人物体性皆由简而进于繁,即

“以太”自然化成，岂真有机匠一一构造之哉？即无机之物，如金石矿质之类，其中亦有“以太”，故各有爱憎特性，为化分化合之原。人得之为脑气，西人谓之有电气，亦即此也。故凡人精神所专注，便暗中结成鼓荡之大力。西人有梦学，能以术将己之意移入他人脑中，使如我之意发为言语。丁黉良谓彼国实有此事，但需视人之电气多少，不必人人能行。而西书中治心免病法，谓“以太”能使人愈病，又谓人有病不可使疑惧，即家人亲友代为忧虑，亦能累及病人使增剧者。其理至精，实非谩语。《庄子》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及佛书所谓“三界唯心造”，皆此理也。中国术数家言，自商、周迄今三四千年，沿袭弥盛，数百兆人信之者十逾七八。人人心目中有此一事，其“以太”凝结之深固与鼓荡之力量均不可思议，机动效应，吉凶遂随之以生，故其术往往奇中，亦即此理也。西国民智之开通近二百年，人人灼然知此等之不足信，心目中全无其事。故以中国术数之学施之彼土，亦必不验。中国则民智初开，此等见解，必须渐化，不能一旦决撤藩篱，毫无挂碍。故我辈亦不必悍然犯之，诚恐一经说破，则心中不免微留障碍，即使本人知其不经，而旁视之人代为疑虑，亦能牵动“以太”，招惹悔吝。俗语“疑心生暗鬼”，信不诬也。顷以十七日下元俗忌，展假一日，本堂诸生，有不以为然者，此实知识开通之萌芽，余非徒不怪，且深望其文明思想从此大进。但此理甚微，恐诸生尚未尽谕，故即书此，与诸生共商榷之。

永嘉、乐清、平阳各县，相继成立县学堂，大致仿用瑞安普通学堂办法，并各以章程就治让商酌决定。永嘉以中西学堂改设，乐清以梅溪书院改设，平阳设在坡南汇头，陈锡琛被论、刘绍宽次饶为创办人。

是年，改旧温州卫署义学为学堂。

浙江求是大学堂改为浙江大学堂。

管学大臣张尚书百熙进呈《全学堂章程》，得旨报可，名曰

《钦定学堂章程》，然未实行。

陶模方之卒于两广总督任，年六十八。陶模与诒让交谊甚深。光绪甲午以后，常通书论时务，为对开矿、筑路、兴学、制器诸端，二人所见略同。陶尝奏言变法，谓聚闾茸嗜利之辈，以图富强。至于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于积习外增一习，不得谓之祛积习，诒让以为切中情弊。

吴县吴大澂先生卒，年六十八。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 诒让五十六岁

清廷又开经济特科，于是署江督张之洞奏保三十人：江阴缪荃孙、通州张謇、宝应刘奉璋、吴县李维格、曹元忠、无锡徐振清、华世芳、江宁吴廷燮、上海张焕纶、长洲王季烈、丹徒陈庆年、南汇贾文浩、合肥蒯光典、德化刘廷琛、嘉兴沈曾桐、天津陈骥、华学涑、湘乡李希圣、上虞罗振玉、侯官魏瀚、黄岩王咏霓、新化邹代钧、桂林汪鸾翔、闽县陈衍、邵阳姚炳奎、顺德马贞榆、清泉左全孝、南海罗照沧、花县汤金铸，诒让与焉。原折内开，“孙某群经诸子，靡不研精，淹雅闳深，著书甚富，久负士林宿望，近年讲求时务，实能会通中西古今学术、治术”云。同时吏部尚书长沙张百熙、湖北巡抚长白端方、江西督学钱塘吴士鉴，亦各表荐。诒让终不赴。

端方续以《觚形大魏权拓本》属为审定，诒让为考跋其后，略谓秦时权制两品，觚权沿晚周之故范，圜权为《汉志》之权舆云。

诒让尝在瑞安演说会上，谈及工商各界业务补习教育问题，闻者为之感动。是年正月，有许鞭发起创办实用学塾一所，陈楚元发起创办工商学社一所，杨毓骏发起创办商务学社一所，在同月内接连开学。实用学塾招生八十名。课目有：识字、拼字、作文、书札、笔算、珠算、会计、阅报八门。阅报每隔日一次，地址在东北蒙学堂内。教员义务任教，不取修金，塾中杂支经费，出自捐款。工商学社，招生五十名，课目及办法并与实用略同，教员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亦义务任教,地址在东南蒙学堂内。商务学社招生三十名。课目有:识字、写信、看银洋、闽语、甬语等门,地址在西南蒙学堂内,教员修金及各项经费,系从商捐募集而来。

诒让与林左髓等组织师范教育研究会。同时林左髓又发起举办词曲改良研究会。研究范围包括弹词、盲词以及其他向在本地流行之歌唱、小调等,两会会所并在小东门外飞云阁下。飞云阁者,话桑楼之易名也。两会各有会员十余人,于正月间成立。旋至九月,林氏逝世,两会停辍。

鉴于当时本地各学堂所用教习,均系科举出身之旧人士,新知识尚感不足,在讲课上或有困难之处,因在普通学堂内附设师资读书社,订有简章六条。社中酌备与各学堂目前教学上有关,而教习私人无力购读之书籍报刊,供应借阅,以资进修,而便应用。该社于正月间开始筹备,旋于六月初一日正式成立,以普通学堂教习为基本社员,征求其他各学堂教习一体参加,暂以城区为限,每人缴入社费三角,社员之间可以彼此互相质询疑义,共同研究解决之。

瑞安初有私立女子蒙塾一所,发起举办者肖亦陶侃,以其女仁果担任教师。课目有:国文、历史、地理三门。学生十余人,地址在汇头,租用刘姓屋,后至丙午春改为公立德象初等小学堂,移设于玉尺书院,仍以肖仁果为堂长,办理数月,肖即病歿。

永嘉创办养正学堂,在县城隍庙巷仓圣祠西。

乐清创办爱国学堂,在县城北隅徐氏祠。又在县城南隅汤氏祠,设立同善蒙学堂。平阳北港乡山门坎头陈氏祠,设立致用蒙学堂。

二月,诒让重定《毛公鼎释文》,取同治壬申旧释,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更据宋吴氏《捃古录》金文及其所载徐籀庄同柏释文中精确者,补正缺义,完具可诵,更以文义推定此鼎为西周遗器。

樊时勋案谋以《周礼正义》铸铅版。今通行本即此。其版归于余家。案家藏《正义》定稿卷专附识云：“光绪壬寅三月，从鲜堪前辈假观，病中校读至《考工》，以目疾未卒业。癸卯二月，樊君时勋将付铅印，匆匆寄还。念慈记。”则定稿于铅印之先，曾经仲弢、峻怀二先生校勘也。

平阳创办白沙蒙学堂于江南乡刘店刘氏祠。

泰顺县城赤砂山下罗阳书院故址，改设罗阳学堂。

诒让为同邑吴诒寿撰《蚕桑验要序》。

中国蚕桑之利，肇自邃古，顾《诗》《书》所记，率在齐、卫。自宋元以来，吴、越丝缁，衣被天下，而究、濮古所称桑土者，其所产反恶劣，远不逮南方。盖物种之进退，与人事之精粗，有交相推擅之故，其由来远矣。自欧亚交通，中国利权尽夺，惟丝为我国独擅之利，而亦日趋衰敝。盖法兰西、意大利、日本诸国，皆植桑饲蚕，其儒者以动植物学之理，精研而详察之，又以光热燥湿求其性质之所宜，其择种之精，种接缁治之巧，皆远出我土。然则蚕桑之利，昔由齐、卫而南移于吴、越，今乃由亚东而移于欧西，斯亦寰宇一大变局矣。闻之西人，论中土地处温带，上腴陆海，其壤宜桑，而蚕种之良，亦甲五洲，徒以士大夫不究兹学，桑农工女，又拘守古法，不能通其精理，故桑既不蕃，而蚕尤以病为累。噫！彼异域重译于我国蚕桑利病，类能精究而质言之，而我国乃鹵莽从事，莫能改良以救敝，岂不可痛邪！温州旧称八蚕之乡，郑緝之《永嘉郡记》所纪玩珍之属，今儒者率莫能举其名。往者，邑中间有事此者，咸以土桑种劣叶薄，远逊苏、湖，而蚕尤多病，西人所谓椒末瘟者，往往濺渍委弃，莫能疗治。译务既盛，泰东西蚕学之书，移译入中国，于是吾郡开蚕桑学堂以诵习新籍。惟学生不多，成绩未著。而私家从事者，皆尚沿用旧法，未窥新理。惟吾友吴君子翼，业此数年，覃研有得。故比来郡邑之人，多以此耗絀，而子翼所养独善，其获丝亦甚厚。盖学与不学，其利害固相倍徙也。子翼以其数年所研究而试验者，为书二卷，于桑则

自选秧以至拥本采叶，蚕则自选种以至察病验丝，咸酌中西之说而发明之，又系之图表，以宣究其微义，信有用之书也。今子翼复以其书刊版以饷学者，俾郡邑从事者有所遵循，则吾乡蚕桑之学，行将渐兴，可望远轶充、濮而近超苏、湖，更由是而进焉，精益求精，以与泰东西专家抗衡，则中国富强之机庶或在是矣，岂徒我乡一隅之利哉！光绪癸卯二月。

五月，检篋藏《与梅延祖论〈穀梁〉义书》旧稿，写入《籀觐述林》。闰五月，湘乡刘吉园祥胜、温州镇总兵，以浏阳菊花石研一方见诒，诒让爱玩之余，凄然有怀谭嗣同，因反其菊花石研铭意，题三十五字，盖为豪语以自遣云。

六月，撰《古籀余论》成，自为后序。谓前著《拾遗》，于薛、阮、吴三家书略有补正。近得《捃古录》金文，揽涉之余，间获新义，又有足正旧说者，并录为二卷。又谓泰西学艺大昌，其所传埃及、巴比伦象形籀掙古字，远不及中土篆籀之精妙，彼土学者，捃拾于冢塔土壁之余，犹考读度储，珍逾球璧，而我国学子，略涉译册，即鄙弃古籀如弁髦，政教之不竞，学术亦随之，斯固相因之理云。

七月七日，检陶端方所贻《秦大魏权拓本》补释“大魏”两篆文，为铸权处之地名，在今河南。又谓今代所传秦权量纪地名者，仅见此品，奇异希觐，不徒以八觚见珍云。

九月，林左髓名文潜，字左髓，瑞安人。早年肄业瑞安学计馆，后入南洋公学，加入爱国学社卒，年三十，旅榭自沪上归瑞安，诒让以文致祭。

呜呼痛哉！桂以芬折，膏用明煎。伤我国士，竟厄盛年。修途忽蹶，元著空传。永念怛化，能无泫然。繫维林君，族望崇劭。婣媯祖德，恭承庭诰。棣鄂耕华，竹林清妙。维君白眉，轶尘腾趯。幼挺开敏，侠武儒文。幼学淹邃，敷藻纷纶。清标玉照，遐契兰纫。慧心朗解，卓尔不群。

初加元服，允升胶庠。礼殿茅蕝，雍泮芹芬。羽仪艺苑，玉质金相。文誉遐畅，飙振云翔。担簦从师，殚研天算。方幕圆弧，四元八线。覃思绝学，昕夕忘倦。洞微缃幽，精诣独擅。惟我中华，运钟九厄。白族凭陵，教堕政忒。君抗鸿仪，针盲发墨。苞桑戒亡，闻者心恻。爰在妙年，奋蹕远游。圣湖讲艺，沪渎勾留。公学授简，译社赞筹。经世大业，邈焉寡俦。激励雄心，海帆东指。扶桑轮困，樱花旖旎。徐福仙乡，延揽奇士。永怀物竞，期渝国耻。鞬译精通，斐然卷轴。伊吕波文，空海著录。载缉奇觚，导彻寄学。敢告象胥，轺轩先觉。罗刹渝盟，义军投袂。群愚腾谤，簧言蜩沸。君任其难，不慙厥气。翩然遄归，雄图再厉。登坛演说，民愚是牖。热血满怀，澜翻在口。媿譬小儒，或贼而走。亦有蚩氓，感愤颊首。方冀永年，孟晋无量。搏我群力，相期尊攘。神州种族，国粹教养。拯此沦胥，文明大鬯。胡图科举，累君闷抱。浙海吴山，秋风远道。毓肾高文，呕心丽藻。宿疾遽膺，神藹形槁。淹忽旬日，倏尔弥留。妖讖载告，灵药无瘳。惊闻撤瑟，海上云愁。声凄虞殡，旅榭归来。上有贤母，下无藐孩。葭莩屑涕，粉社纫哀。空留壮志，历劫不灰。严晨霜凄，寒曦晷促。攀念前尘，光仪弗覩。丧兹国能，百身莫赎。吁嗟昊苍，云胡不淑。蠲陈蕉荔，为君招魂。孰措危局，孰障狂澜。敬诵高义，用激懦顽。匪惟私恻，恻此时艰。崇论在耳，遗书在室。羲景不留，牙弦遽绝。同志寂寥，茹酸永诀。谏德写哀，侑此嘉栗。

诒让从张之纲许，假得阳湖杨葆彝《墨经校注》。此条系整理者增补。

是年，从邵伯纲太史章假得其祖位西先生旧藏明嘉靖本《周礼郑注》，即前在江宁时其父子进先生曾以见示者也。

治让撰无锡沈俚昆《富强刍议叙》。此条系整理者增补。

上海求新图书馆以评点本《周礼政要》铅印出版。

治让题日本赖山阳《外史》绝诗四首并叙。

日本赖山阳所著《外史》，纪载翔实，文笔绝类《史记》，《丰臣氏纪》尤似《项羽本纪》，所记明代援朝鲜事，足补正史。偶题四绝。赖襄，字子成，山阳其号，日本安艺人，文政间布衣。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有保冈孚初刻本及久保天随重校印行本。

尾张奴子亦人豪，金瓯千枚霸府高。葛薤群雄如草薶，却留
黧叟怖儿曹。

谪觚封册沈维敬，疏率援藩宋应昌。毕竟李查能剧战，猴奴
垂尽恨苍茫。

大坂重城奉淀君，剧愁呆子不能军。钟铭方广寻常事，兵衅
翻成沮楚文。

百战雄图一霎空，摩天大佛委回风。偶留写象高台寺，不及
它家东照宫。

又题宋槧二徐《说文注》。

大徐严谨小徐精，绝学江东两弟兄。惆怅南朝佳令仆，北来
寂寞作经生。

是年，温州留日学生以浙江同乡会发刊出版之《浙江潮》杂志，自东京寄赠。

上海友人以四川邹容字慰丹所著《革命军》及仪征刘光汉即刘师培，字申叔所著《攘书》《中国民族志》诸书寄赠，一一阅过，而在《中国民族志》上，略有批注。

童道通飭温处十六县，各选送学生赴署报考，令其留学日本师范、实业各科学学校，被录取者有：永嘉黄湛恩、张志俊、李全恩；乐清郑虔、郑理；瑞安王肅卿、林绍章；平阳殷汝骊、宗诚；丽水阙伊、陈达；青田刘耀南、董师遇；松阳吴朝冕、周述；遂昌徐国钧、项堂；缙云李造钟、樊崧骏；云和张之杰、张焕奎；景宁洪昌璠等

二十二人。童自捐出二千一百五十元，分给各生，作治装费。又因玉环、泰顺、龙泉、庆元、宣平五县，无人报考，捐出一千元，以补助各该县办学经费，而此批留日生，均于甲辰春出洋。

温属各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照新章，各按程度，分别改名高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又或兼设两等。而大市新开群益两等小学堂，则为瑞安西港乡兴办新教育之始。

乐清县学堂改官立高等小学堂后，移设城北校士馆，经费仍由梅溪书院公产拨充。

平阳县学堂改为中学堂。

浙江大学堂改为浙江高等学堂。

十一月，清廷颁行新学制，名曰《奏定学堂章程》，盖就尚未实施之《钦定章程》，重加修订。《章程》规定初等小学课程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学五年，合计中小学堂共十四年毕业。大学堂视所习学科分别，或三年或五年毕业，最后入通儒院，五年毕业。另订蒙养院及家教合一章程，则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包括女学，而不归入学堂系统就学年令之内。实业学堂，亦分高初中二等，并设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及艺徒学堂于中小学内。又京师及各省会，设优级师范学堂，每州、县设初级师范学堂，并附设小学师范讲习所。又设实业教员讲习所，更为推广职业教育计，得于相当学校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所。

设总理学务处于京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命孙家鼎充之，各省会设学务处，以布政使兼学务总办。

陈志三虬卒，年五十三。陈氏乐清人，居瑞安。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 诒让五十七岁

读丹徒刘鹗新拓印出版之《铁云藏龟》，随加校释，朱墨条记，无虑数百事。先是，河南汤阴古美里城培土，得古龟甲甚夥，率有文字。刘氏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拓印之，而定为殷人刀笔书。诒让于癸卯十一月购得其书，辄穷两月力卒读之，以为刀笔书契刻文字也。甲文既出于刀笔，故庸峭古劲，觚

折浑成，恍若读古史手札，惟喙画纤细，拓墨漫漶，既不易辨仞，甲片又率烂缺，文义断续不属。刘本无释文，苦不能鬯读，以前后复重者参互审绎，乃略通其文字，大致与金文相近。篆画尤简省，形声多不具，又象形字颇多，不能尽识，所称人名号，未有溢法，而多以甲乙为纪，皆在周以前之证。美里于殷属王畿，于周为卫地。据《周书·世俘篇》，殷时已有卫国，故甲文亦有商、周、卫诸文，以相推验，知必出于商、周之间，刘君所定为不诬。又自谓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之后，赏鉴家所彙揭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确信，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睹兹奇迹，爱玩不已云。

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阅《东方杂志》。

瑞安派遣普通学堂学员陈勉卿恺、许介轩藩二人留学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数理化专修科，并拨给地方公款六百元，为学旅费，修业以一年为期。

正月，处州府学堂开办于府城校士馆，其费出于莲城书院公产及宾兴积存旧款。

永嘉举办广化两等小学堂，在西郊广济庙。

乐清举办铸英两等小学堂，在东乡瑶岙朱氏祠。又西乡藩家垟倪氏祠，设私立求益初等小学堂。

平阳江南乡垟桥王家，设汉城初等小学堂。北港乡闹村报国寺，设养正初等小学堂。

瑞安来暮乡江上，设立养正初等小学堂。

二月，诒让撰《东瓯通利公司章程》序。

东西洋各国物质文明进展之速，其一原因，在于水陆交通四方畅达。而任重致远，舟车之利为至巨矣。吾乡面山负海，湖港交错，夙利舟楫，而轮辕之用未兴，斯诚缺典也。各国制作日新，电车、汽车、马车，纷驰齐聘，厥用不一。我国都市商埠中，近来间或创行。温州虽开埠廿年，而地方街道未修，马路未辟，尚难

行驰马车,更不能骤议行驶电车、汽车。惟东瀛人力车,轻小而易行。通衢狭巷,无施不可,而购办之费,又较省约,是以各省城市往往有之,而温州亦尚未见,此殆地方文明进步迟滞征验之一端欤!顷者永、瑞、平三邑同人,议集资购车百辆,试行于郡城,特设东瓯通利公司,从事经营,意在利交通而便运输,并冀将来能从此扩充,俾马车及电、汽各车次第兴办,以与其他城市商埠各地媲美。而今日此举,则其发轫焉耳。既与同人商订试办章程,开始进行,即书数语以弁诸首。光绪甲辰春二月。

以《通利公司章程》送官立案,并分致手札于温州府知府王雪庐及永嘉县知县程子良,其致王札略云:

振兴地方,输注文明,以开通道路,便利行旅为第一要义。敝郡地处海滨,开埠通商以来惟轮舟往来申、甬,海程较捷,而内地陆行,则铁轨汽车急切未能议办,商务疲滞或由于是。惟东洋人力车费省事轻,现京、苏、杭以逮湖北、广东各处,均已通行。郡城既属商埠,旅客云集,似宜仿办,以广招徕。顷议集资向上海购新式车辆,招募贫民,先于郡城试行,甚属稳捷。询之士民,亦均称便。倘能风气渐开,各县必将接踵推行,则使人可代趋步之劳,复省舆马之费,而本地失业贫户,亦可藉此糊口。上海一隅,业此者殆数千人,足以征其有济于生计也。况今地方新政次第举办,再有此车频繁来往于其间,则亦似觉市容为之改观矣。兹另抄录章程,禀陈察核,祈赐批准立案,札县出示,俾利交通,地方幸甚。十七日。

关于工商各界业馀补习教育之学堂,自瑞安先行设立数所后,至是年春,温州府属各县,踵起举办,计在永嘉县城者有六所,在乐清县城者三所,在平阳县城有四所,在泰顺、玉环县城者各有二所。

春,治让斟读邵藏明本《周礼郑注》,竭两旬力校竟,订正世所盛行黄尧圃校本之疏悞,有跋。跋文刊载《籀廌述林》卷六。

写定《周义正义》略例十二凡。

取甲午初印《墨子间诂》以后别册随录续得剩义百馀条，散入各卷，以增易前说之所未愜。

黄仲弢为京师学务处编书局监督，拟编著《中国教育史》，将中国古今教育制度之变迁，教育事业之进行，历代教育界人物之教育理想及其议论作为等，分类分时，次第纂述，并参酌世界各国教育情形，以期综合贯通。时方草创长编，有与诒让书札数通，对于撰辑体例及甄择资料诸问题，往复商榷。

诒让尝谓《周礼》矿人专掌治矿，此古今矿政之权舆。既设有专官，其矿所出之地又咸有图。官民之取之者，此官咸按图以授之，而又有厉禁以防其弊。《汉书·地理志》郡县置铜官、铁官者数十处。唐、宋亦有坑冶，皆即古矿官之职。惟明季奄宦用事，矿税之扰，流毒海内，后世遂以开矿为弊政。奸民私开往往滋事，地方有司遂请封闭矿硎，垂为厉禁，此因噎废食不察之论也。清初以来，惟云南有铜矿、银矿，户部、工部专恃滇铜以资鼓铸，而他省则民间私行淘采不足比数。近年来有奏请开办者，虽略有端倪，而规模不广，资本亦微，其弃于地者仍不少矣。以中国自有之富，弃之不取，而日忧罗掘之穷，为计已左，而慢藏海盜，又以启彼族之覬覦，以致俄、德、英、法要素矿权，十年以后中国矿利尽归西人，噬脐之悔不复可及，不可不深思而长虑也。平居深念，欲以提倡经营温州矿业，启发地方富源为当务之急。至是年三月，查有永嘉孙坑、郑山、前山、横山、呈山、黄山等处均产铅矿，而孙坑则为孙氏族众聚居之地，商洽较便，因议先从孙坑着手，遂有富强矿务公司之组织焉。撮录矿务公司纪事数则如左：

永嘉孙坑，有孙氏众山产铅；大双坑，有金氏众山产铁。孙、金两族人签议，请瑞安孙诒让为谋开采，于是孙世彪、金显巽等各十四人出名与孙诒让订立合同，由孙诒让报官立案，集股建设富强矿务公司，经理一切。自光绪三十年甲辰起，三十年内，金

山地亩暂归公司管业完粮，所产矿物悉听公司开挖，三十年限期届满后，倘彼此仍愿续办，再订合同，或议重新组织，则从两家族众公意，但永远不许加入外国人股份。

孙坑山坐落安溪二十七都三图，土名前山珠玑坳底四里十一号山，计官数一亩零。东至袅坳，西至坑南，南至峰峰，北至大溪。

大双坑山，坐落同里十七号山，计官数一亩六分，东西南北皆至坑。

孙坑山地归公司后，孙氏族众，不取租钱，不得价卖，惟以山业抵作公司股本十分之一。公司第一次集股本万元，孙氏族众应享有干股千元，以后随公司股本增加，以五千元为止。干股只许提息，不得取本，亦不得以干股权让与他人。干股之外，族众愿投实股者听，每届添招时，预留十分之二尽其投入，以示优待。

大双坑山地自开采之日起，每年由公司给租二十四元，永不增加，亦不得另租或卖与他人，并不许私挖矿砂。

两山采炼纯净之矿物售价，除公司开支外，每年以纯收益百分之五报效国家。

六月，租湖广轮船航行瓯海，以飞云江为起点，设大新轮船股份公司于瑞安，时诒让有手札致温处道童劭甫，略云：

敝邑大新公司湖广轮船，昨已抵温，由税司验明，满拟即日放瑞，以副商民之望，乃昨郡友来函，因大关金委员商议税则事，尚有留滞。窃思瑞轮于常关报税，前已稟陈蒙核准札知在案。该委员于奉大札之日，即应妥议税章，何以俟船到郡，始行开议，此恐非一二日所能决定。该船凭空羁候，既失信于商民，复须按日开支使用，似非惠商之意。伏念瑞关亦在统辖之下，彼盈此亏不妨从缓拨移，以昭平允，可否准该船先开行来瑞，以免货运延滞，无任感殊之至。廿一日。

又作书致费咳怀，托其转商矿务大臣盛宣怀，请派员来温，

勘察孙坑矿产情况。于是矿务署派英籍工程师一人，由翻译员王省三丰镐伴同来至其地，经勘察后，据说系铅矿内含有银质千分之一二，但初步估计，全矿产量不多，利源有限，而且地方交通不便，设厂提炼，甚不合算，若将矿物向外运销，又非先筑轻便铁道不可，亦须大垫本钱云。

派遣邑人郭漱霞凤鸣赴湘、鄂各地调查矿务，并征聘技术人员来温办矿。诒让以有诗送其行。

矿学榛芜几百年，奇书蟬蠹地员篇。
越山金锡推天府，可有吴王解铸钱。
曲突何人识远谋，铜官今已遍遐陬。
无穷地宝长扁铸，枉费司农仰屋筹。
昆弟君家各振奇，峥嵘棣萼照华楣。
嵇生锻灶消长日，谁识雄心在救时。
西行饱看楚山青，万里江流接洞庭。
此去布帆定安稳，蓬窗细读矿人经。

九月，致函杨定勇，商温台商轮航务之联络。时杨氏在籍，办理海门走甬、沪轮船。

以瑞安普通学堂设立将近三载，意欲为学生进一步求学想办法，因于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飞云阁邀集普通学堂高才生之家长，举行茶话会，诒让在会上建议，希望诸家长能从明年起，令该生等各赴日本留学，以期深造，如果同意，或投考官费，或自筹私资，请于年内预作准备。于是诸家长陆续函向普通学堂将其子弟报名出洋者，凡二十余人。

冬十一月，撰《契文举例》二卷成。盖就抱残守缺斋《藏龟印本》，研悦所得，甄述通例，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凡为篇十：曰释日月第一，曰释贞第二，曰释卜事第三，曰释鬼神第四，曰释人第五，曰释官第六，曰释地第七，曰释礼第八，曰释文字第九，曰释杂例第十。以谓契刻之用，

大抵纪卜事以备官成，本无雅辞奥义，惟文字奇诡，或篆体屡变，或增易殊别，或减省点画，错异间出，不可弹究。而其诂读，则多以假借为义，至其所纪，虽多琐屑小故，然间有称述典礼者，即多与《礼经》符合，殷礼足征，痛于求野，亦旷代之佚闻云。当时学者，于龟文向无诠释，自此书出，创通途径，则渐有津逮者矣。

瑞安普通学堂，因学生多数人将出洋留学日本，即决定办至是年年底为止，同时议就原校址改高等小学。

以本乡土音特殊，当与官署人员或外地来宾相见时，往往语言难通，不便于接谈，因发起举行普通话之讲习，设社于飞云阁，凡学堂教职员及地方各界人士，愿参与共学者，可向住阁人缴交茶水费，属其备茗招待。自是年八月上旬起，每逢星期日下午，讲习一次四小时，由诒让自任教导之。

是年，清廷准商部奏，颁行《路矿暂行章程》三十八条。

翁叔平同龢卒，年七十。

萧敬孚穆卒，年七十。

文芸阁廷式卒，年四十九。

王弢夫卒，年六十三。

平阳黄愚初庆澄卒，年四十二。黄氏尝创办《算学报》于上海，著有算书数种。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 诒让五十八岁

正月，重定丙申所得方鼎为麦鼎，有考。见《籀廌述林》卷七向上海国学保存会预订定阅《国粹学报》。

京师大学堂来函，拟聘诒让任总教习，又复辞不就。

瑞安县城公立高等小学堂成立，以林养素为监学，考选四隅初等小学堂学生成绩较优者升入肄业，录取六十名，分甲、乙两班。

乐清东乡高等小学堂成立，董其事者：吴桂芳、庄以临、朱虞宾、胡铸，捐金以吴一元、方一清、倪锐为钜，校址在虹桥镇之沙

河。

乐清浦边举办祖素初等小学堂。

平阳万全乡岗头逢原书院改办逢原两等小学堂，江南乡张家堡杨氏举办关西初等小学堂，北港乡鳌步傅祠设立鳌步初等小学堂。

永嘉公普初等小学堂，开办于县城瑞颖坊应道观，又于万岁里开办东北隅初等小学堂。

松阳县之西乡十三都玉岩保婴局设立玉岩初等小学堂，北乡六都山下阳张祠，设立麓阳初等小学堂，为处属乡村小学开办之较早者。

二月，平阳县城下市街，设立务本初等小学堂，江南乡梅峡岭设立观海初等小学堂。

松阳北乡八都古市朱文公祠，改办古市初等小学堂。

三月，平阳士绅姜笑樵会明、黄梅生益谦创立女学于县城雅湖陈祠，命之曰毓秀。

丽水县城东意新山麓文昌宫，设立崇实两等小学堂，以圭山书院公款拨充经费，并将先办之崇正学堂归并。

松阳城北明善书院改办公立两等小学堂。

诒让为刘绍宽《东瀛观学记》作叙。

吾国兴学堂之议亦屡变矣。甲午以前，朝廷方锐意于经武，南北洋武备学堂始发其端，犹未及于其他新学也。逮戊戌、辛丑两奉明诏广开学堂，而后自京师以迄各行省、府、厅、州、县接踵而兴。然而承数千年政教之敝，骤议兴学，迂儒俗吏，既徒惊怖泰西学艺之精而未知所津逮；一二振奇之士，志盛而虑疏，则又欲举吾国学子之略通举业者，授以移译之书册，将谓转瞬而蔚成通才，足应时需。久之而所望百不售一，议者遂以学堂为诟病，而少年颖伟之才，乃相与联袂东渡，游学日本者岁以数千计。夫以彼三十年之教育，其胜于吾今日创设之学堂，固不可以道里

计，然吾有国有民，乃自放弃其教育，使转受教育于他人，非计也。而以今日吾国之学堂教育之无方，懵尔国民，于普通之知识尚缺焉其未逮，其施教也，恒扞格而不通，其受教也，若茫乎其无畔岸，于此而遂侈然自足，相与终古，则其效仍虚悬而不可期。然则博观精考，采异域之长，以裨我之缺，其必不可以已矣。

吾乡学堂之开，始于壬寅。诸邑次第兴举，瑞安先成，而平阳、乐清继之。二三君子，相与究心学务，亦咸冀妙简俊才，激励其志气，而驯进之道艺。然而希望太骤，管理未周，授课无等，执业不恒，故陈义颇高，而于普通之知识转有所未及，其弊亦略等焉。

吾友平阳刘君次饶，湛深经术，淹达时务，与陈君子蕃从事于平邑学堂者有年。喟我国教育之未能尽善也，乃与子蕃东游日本，考察学务，自彼国东京大学以逮村町众小学，靡不周历。又与彼都贤士大夫反复商榷，折衷至当，应时记录，积稿盈篋。其返也，裒辑其精要，为《观学记》以饷学者。其大指在于研究师范以成教员，而多设蒙学以陶铸少年学子，至于管理之方，教科之册，无不采彼之长以裨我之缺。其论之精者，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夫大学，道艺之精，端绪繁曠，非尽人所能企也。要惟是小学者，养国民之资格，而导之以普通之知识，则圆颅方趾之伦，有生而具，特无教育以宣究之，则沦于罢窳瞽暗而莫能自振。故东西洋诸强国，民无论男女贫富，必强迫曲诱，俾以时入小学，用扩充其知识，而后恣其所从事。盖学龄既届，而普通之知识尚缺，则不可以为人；国民既蕃，而普通之教育未周，则不可以为国。虽有奈端、培根之学，拿破仑、纳尔逊之武，将安所藉手以自立。吾国时局阽危，介处众强之间，其可不憬然知所反乎！

次饶既为此记，又以其考察所得者遍语其乡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平邑学务，将从此大兴，瑞安瞠

乎后矣。某读其书，钦叹玩绎，愧未能逮。即揭其闕旨，以告吾党，亟相与从事于普通之教育，以植民智之基本，而无遽徒为高论，吾国学务，庶有覩乎！光绪乙巳三月。

春夏间，瑞安筹设商会，暂定以官为总办，绅为会办，诒让于是被推为县商会会办。

议就地丁钱粮带征学务经费每两百文，请于省吏，省吏以迹近加赋，未允行。

夏，上海教育界人士沈亮荣等，发起组织私塾改良会，邀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人士共谋进行。于是浙江省在杭州成立私塾改良分会，瑞安、平阳等若干县又各有支会之设。诒让手拟《瑞安改良私塾简明办法》八条，以试行于城乡，并将《办法》全文送经上海报纸发表。

四月，龙泉县城金鳌书院，改办公立剑川高等小学堂。

东南各省、府、县，绅、学、商各界人士，为美国定有禁止华工苛例，群起反对，纷纷开会，各经议决，一致拒用美货，以作抵制。温州各界，因于五月二十三日，在永嘉县商会集议抵制办法，到者有六县代表人士三十余人，推诒让领衔，联名致电杭州、上海各地，表示响应。

夏，《周礼正义》铅版铸成，有自校初印本，凡十六册。

江苏、浙江两省士绅张謇等，向清廷建议集资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用渔轮在两省沿海捕鱼，经奉商部批准，派上海道兼任监督。两省士绅推张謇任总理，而副理属意于诒让，诒让以地方教育事务殷繁，未能兼顾，固辞不就，乃改推镇海樊时馨棻为公司副理。为推动沿海渔业的开发，诒让致郡、邑各绅书云：

敬启者：泰东西各国，向重海权，而奖励渔业，亦复不遗余力。每一小埠，所设渔轮，有六七十艘之多，年获渔利不可胜计。吾国海线，北始奉天，南迄粤海，绵亘万里。渔业虽盛，而渔民智识未开，拘守旧法，获利甚少。前年德人于胶州开捕鱼公司，制

造轮船,将以侵我海权,夺我渔利,为患甚巨。幸张季直殿撰据公法力争,并请南洋大臣筹集巨款,购买德船,收回自办,业经奏准设立公司,合办中国十一行省海口渔业。筹备周密,深堪钦佩。去年以所购德船,改名福海渔轮,已于甬上试办,著有成效。现拟另集墨银三十万元,分三万股,每股十元,添制渔轮三艘,照路股办法,常年七厘起息,以上海现收之常年船捐二万元及收来渔捕所获赢利,统归股东匀派,作为利益。此举可以振兴渔利,兼以巩固海权,议由十一省督抚筹集经费十一万两,于上海设立商船、水产两大学校,本春即可开办。凡股东子弟,均可入校肄业,毕业之后,上有进身,下可营业,为益尤属无穷,想亦诸君子所乐闻也。前张殿撰以温属招股事见委,深冀桑梓同人赞成此举。窃念阁下热心公益,乡望素孚,兹奉上章程两册,敬祈费神广为招募。如有愿入股者,望将股金寄交敝处,掣取收据。俟股票寄到,当即奉呈,不敢耽误。专此奉恳,敬叩台安,鹤候复音。愚弟孙诒让谨启。

秋,瑞安县商会筹备就绪,各业商董选齐,推诒让为总理,于七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办。

八月初四日,清廷有诏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学堂。诒让得报大喜,为赋纪事诗八章。稿佚。

时诒让以邑之南北麀后陇、北陇各奥,业渔者众,国家宜加保护,乃在县商会邀集渔户,议定设置巡船办法,陈明省道各宪批准立案,藉防水上盗劫之虞,且杜外人覬覦之渐。

冬,诒让得从弟季芑自日本来书,附其近作《杂感时事》诗四章。移录原诗。

驱车览九洲,万里惟荒草。元著舟楫空,太冲风尘老。岂无荆、聂流,所仇非同道。枯萎何时萎,长夜霜威埽。生不逢勳、

华，饮泪向苍昊。

洛闽操教权，几复盛旗鼓。江左尚清谈，山阴谁射虎。节义固足多，一死亦奚补。坐令黄巾屠，别衣入中土。谁为种祸根，此恨遂终古。

烈火猛秦焚，文网周复密。深情作二三，荒山私著述。梦里际唐虞，醒乃泪成血。天不假斧柯，幸成千秋笔。人定固胜天，野史终不灭。

亢龙数未终，乌孙复东延。荒荒周遗命，明灭风中然。饿莩满原道，猛兽守关键。眼枯黄星出，魂惨苍鹤年。祝发欲何往，修亡希前贤。

十月，永嘉南湖时氏祠开办公育高等小学堂。

温、处两府联合设立学务分处，治让被推举担任总理。初，青田陈兰薰琪、平阳黄溯初群、永嘉吴碧华钟镛三君归自日本，以两府距省较远，新学尚未大兴，建议设一管理学务之机关，集群萃力，庀财举事，上为政府之辅助，而下以广其劝导，言于温处道童兆蓉，童公深韪之。三君乃招温州士绅：永嘉张文伯之纲、刘冠三景晨；乐清吴郁哉熙周、黄仲荃式苏、石聘南蕴辉、陈春波锡麟、郑雨农良治、刘久安之屏、冯地造豹；瑞安郭筱梅风浩、杨志林绍廉；平阳刘次饶绍宽、王仲平宗尧；泰顺刘宏轩项宣及处州士绅龙泉叶筱圃维周，青田徐寿九南等五十余人，集议张氏池上楼，众谋僉同，当经决定机关名称及总理人选，具牍道署，转详于省，奉巡检聂缉榘批准照行，假永嘉城内纱帽河沙氏宗祠设筹备处，已有日矣。而宝棻来为浙藩兼省学务处总办，以《奏定各省学务处章程》，无下设分处之规定，飭道从缓举办。瓯括人士大失所望，溯初、春波、地造诸人尤愤慨甚，联合曾与集议之各县士绅，公电京师学务大臣陈请。学务大臣孙家鼐得电以为可权宜办理以顺輿情，遂檄浙学务处特准分设，案始大定。会童公歿于任，筹备事又中弛。比程公恩培来摄道篆，乃得积极进行，并拨温属各县

参赞金七百元为正式成立之开办费。故事：新监司履郡，各县令咸愤参赞，永嘉二百金，瑞、平各一百五十金，乐、玉、泰各百金，共计八百金。程悉令移助学务分处，惟乐清知县何士循，庸暗陈腐，不识学务，竟靳之，故分处实收止七百元。诒让于是以十月二十二日至郡就总理职，派瑞安蔡逸仲念萱主文牍部。下附《温处学务分处章程》节录，略。

时温、处兵备道童光蓉在温五载，以是年七月十六日卒于任，年六十八。其子光岳等以状来，乞为铭幽之文，诒让为撰神通碑铭及墓志铭各一通。碑文节录于下：

公讳兆蓉，字绍甫，一字芙初，世居湖南宁乡县城南企石冈。领同治丁卯科乡荐，以儒生起家领军，屡建奇功，积劳擢知府，以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官陝最久。庚子授温处道。甫至，署杭嘉湖道，次年，始履本任。时中外款议初成，景教势张甚，吏治丛脞，积案至数十百起。公首飭清厘庶狱，亲虑囚，按名讯问，选吏督鞠，以便宜讞结，凡教民讼狱，即依理律持平，治之无所宽假，教焰由此少戢。瑞安民杨茂奶与天主教积衅，法国神甫赵保禄必欲杀之，挾兵船至温索茂奶甚急。公援据公法约章力争之，保禄厉声诘责，公毅然曰：“彼于律不当死，我不能杀人以媚尔，必强我者，请禁我至都，与尔对簿于外部。”保禄气阻，茂奶卒获全。辛丑六月，飓风为灾，玉环、乐清及滨海灵昆各岛潮溢，坏塘堤田庐无算，公捐俸施赈，并拨盐厘馀羨四五千金，委员履勘，为筑塘疏水，招集流亡，计户口给籽种；以各县余贲，复发款万馀金，俾购米镇江、上海；又请奏留冬漕万二千石，运温分属平糶；复以馀金储谷二千石备荒，其为小民筹生计，周悉多类此。

公扼腕时事，知亟宜变法自强。会朝旨宣布新政，公实力奉行，尤锐志教养，以温处士学疏陋，多拘守故常，乃剴切劝谕，捐购蒙学教科书十馀种，颁各厅县，俾多设小学堂。复资送高才生每属二人，又伙银圆百，俾治装赴日本学习师范、实业，由是风气开通，担簦渡海者踵相接。又以两郡利源未辟，民生日窳，议兴

蚕桑以救其敝，捐金数千，采购桑秧，年以十餘万株计，招士民领种，建蚕学堂于郡城，集生徒教以中西育蚕新法，平阳、乐清咸有分局，蚕桑大兴。复开工艺局，凡轻囚讼系众无业罢民，悉收入局惩艾之，教以手工粗艺，行之数年，所感化甚众。又议开商会以振商务，设温处学务分处以宏教育，条绪粗具，而公遽卒。

程观察继署巡道，于地方兴革大端，赓续致力，至十一月间，贺元彬以实授至，程即卸去。诒让特代表两郡人士，作叙以送其行。

自光绪庚子以来，国事日棘，朝廷惩前毖后，亟议更法自强，下诏兴学励商，以逮警察、路矿诸大政，咸次第渐举，而又更刑律，汰冗官，裁胥吏，以厘剔芜秽，信旷古未有之盛举也。然以承数千年政教之敝，达官贵人徒惊西政之善，而未知所津逮；郡邑俗吏，或饰虚文、张空簿以塞明诏；其迂固者，则复拘常守故，阳奉而阴尼之。源之未清，而骤挹其流，本之不固，而亟求其效，故每举一二事，则左右牵掣阻格者万端，斯固忧时之士所为扼腕而长喟者也。

浙东诸郡，负山面海，壤接闽峤，温处最为僻远。吾甌开埠通商逾廿年，财利外溢，积成贫窘，士浮而民蠢，岌岌乎若不可终日。栝居万山之中，交通尤艰阻，风尚朴僿，文化郁而未畅。观察使者，统辖两郡，威望隆重，前之居斯任者，多雍容廉谨，委成守令，积资养望，以坐跻荣显。自前观察长沙童公勛甫履任，颇奖励小学，广兴蚕桑，以植富教之本，然亦未遑大有所发挥，而童公遽谢宾客。今观察阜阳程公筱周来摄道篆。公为今长江提军程公哲嗣，挺质开敏，洞究中西政学，妙年即以任子观政农部。时朝廷方开同文馆，以肄译学，公以部郎入馆为旁听生，锐志研综，益精理化之奥；复以恭承庭诰，尤究心泰西海陆军战术。既游学东瀛回国，复选充宿卫，又以监司需次浙中，时方议开武备学堂，大吏即以属公。会日本大治军于栃木，环球各国，咸遣使

观操，公奉檄往观，皇华周咨，异域钦服。盖文儒武侠，兼资博综，并世罕其伦比矣。

公前尝以治愚英驻温，稔知地方利弊。旋麾莆莅，即招两郡学子集官阁，为演说中外大势与教育普及之精理，拳拳以闾民智、敦伦理为谕，闻者感动。童公尝檄开温处学务分处，以费絀中止。公重议兴复，俾两郡教育料若画一。故事，监司履任，各属咸有参赞，公悉以移充学务经费。又以惠商通财为富国之要端，命重开商务会于郡以理董之。凡士民所陈有关学务商务者，辄甄采其可行之事立付施行。由是两郡士商咸闻风思奋，民气大申，规模蔚然盛矣。郡城廛市殷闾，户口蕃庶，公谓非举警察不足以讥盗诘奸，筹资兴办，亲立程法督课之，决旬而事举。其他善政筹议而未及行者，尚不可俛指数。盖公春秋方盛，精力素强，遇事踔厉奋发，若不可遏，举凡纷错不易治者，无不当机立断，不爽铢黍，然亦周慎详密，务提挈纲要，而不为苛细。景教流行，教士挟其国势，挠我主权。公援据公法约章与各国领事订约，传教者入内地，不得以私函干州县。彼族亦遂服公威信，咸俯首愿受约束。凡所筹划，其识量闳远多类此。

会真除贺公至，公将交代。两郡人士议所以留公者，以格于令甲未果，则缺然若无可依庇者，知公之惠我温处者深矣。公履任不逾百日，而声施烂然，新机遐畅，若时雨至，而勾萌毕达，继公至者，其能萧规曹随，赓续增进以益厥成乎？抑亦惟是从容坐啸，于政教之成废，任其自然而若无慨于心乎？是皆不可逾度。此两郡士民所为惓惓于公之去而公于吾两郡所为关怀而不能已者也。

治让章句迂儒，秉资疏拙。曩者先君子承宣江左，与提军公有同官之雅，两世旧交，钦迟卅载，不意垂老得以部民敬承嘉诲，猥荷不弃，以两郡学务相属。顾维衰朽，无能为役，幸公之左右而扶掖之，或得藉手以观教育之成，而不意公行之速也。故即举

公之惠我温、处者扬榷陈之，以志两郡士民感恩之深与不佞私衷之钦挹，同垂纪念于无竟。彼夫燕安颂祷之文，行旅并离之感，因知不足为公诵矣。光绪乙巳十一月。

程筱周去后，诒让尝数致黄仲弢札于京师，略云：

此间自程筱周受代后，继任者但坐啸而已。温守则极厌新喜故，某承乏分处，无能为役，此情内外所同，想兄闻之，亦为发深喟也。程筱周摄道篆数月，鼓舞振兴，不遗余力，此公一去，学界便黯然无色。

议决将温州蚕桑学堂改归学务分处直接管理。

议决援金华士绅就校士馆改设学堂成案，请以温郡旧校士馆拨建温处初级师范学堂。

十一月，清廷初设学部。因停止科举，亟应振兴学务，广育人才，现在各省学堂已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着即设立学部。

议请以两郡旧考试经费，拨作师范学堂开办费，适学部通飭尽数解京，乃不果行。

撰《名原》二卷成。盖谓文字之初，象形为本。无形可象，则指事为之。邈后孳乳寝多，而六书大备。况自黄帝以迄于秦，更历八代，积年数千，王者之兴，必有所因于故名，亦必有所作于新名，新故相袭，变易孳益。今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岐异，以著省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凡为篇七：曰《原始数名》，曰《古章原象》，曰《象形原始》，曰《古籀撰异》，曰《转注揭糞》，曰《奇字发微》，曰《说文补缺》，每篇各有小叙，以发其凡，而以《象形原始》论之较详者，以愤于外人著文明史者，有中国象形文已灭绝之谬说也。

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延钊谨案：检遗篋藏，有诒让手写《经微室丛书目》一纸，在《名原》下附列《古文大小篆沿革表》一卷，但当时属

草未竟，故家刻本《名原》册尾无此附卷。此表以《说文》部首为次，逐字各著小篆、古文、籀文、金文、龟甲文及杂体文诸种不同字画，有手稿十馀页，始于一字，止于页字，已得三百二十七字。页字以下，尚有二百十七字缺如也。诒让尝谓秦燔书，创小篆，古文湮废。新莽时，甄丰较文书，崇奇字，而黜大篆。建武之际，籀篇复缺，至魏晋，讹变孳多，不合六书云。以是观之，则此表上溯书契之初兴，下纪历代之更迭造作，足俾学者对于数千年间新名、故名因革演变之由来，一目了然矣。

检侯官严几道复译著多种，即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论》，浏览一过。在诸书中各有朱笔圈出之语多处。

温处学务处由沙氏宗祠移入旧校士馆正屋办公。屋有五楹，旧名学海堂，堂匾系清嘉庆时阮元督学浙江按试到温时手题。至是堂宇修葺一新，即以学海堂大厅为学务处会议室，所有各部主任及其他人员，经陆续派定来就职者有：管理部主任刘项宣、副主任徐陈冕字寄廌，调查部主任蒋作藩，编检部主任刘绍宽、副主任石蕴辉，评议部主任吴熙周。又以徐陈冕兼充日文译员，陈权东为英文译员。权东字守庸，温州中学堂英文教习，上海圣约翰学堂毕业。

是年，奉准厘捐每元带收学务经费三分，此项带收，厘卡委员均不愿行，温州西门卡委员彭文荪反对尤力，阴嗾少数绅商具禀厘金总局表示异议；同时复有多数商家具禀商会，金以带收为数轻微，情愿附缴以助学款。厘金总办杨永昌乃属商会王总理狱崧，召集各业董共同协商，乃一致赞成，带收之案始定。

于盐局栈租项下，拨款充学务经费。初，诒让与温处盐局叶督办寿崧商筹学款，叶以盐税无可再加，如有闲款可以化私为公者，当竭力设法。因查得盐行已奉裁撤，而犹征收之栈租一项，

每筭五分，大可充公。事为永嘉东郊十户盐行所闻，联合反对，相持不下，乃由商会王总理居间调停，留二拨三，年计可提四千馀元。为此诒让有手札致同人，略云：

盐行事，昨筱木瑞安王岳崧招夏耀西来瑞面商，以渠为各行之代表也。详询情形：盐行出息专靠五分伸钱及息钱此是恩关两万筭，各行垫赔缴款，故须出息向钱庄借钱，今盐道将息出示免去，则各行须硬赔，倘再提伸，势将歇业，故坚持不肯。而盐道必欲提伸，不肯取之于贩商者，一则盐厘与货厘不同，货厘值一千止收厘六七十文，故就厘每百抽三，轻而易缴；盐则本钱百文，抽厘竟至百数十文，子过于母，故如再照厘加抽每百三文，不胜其重，商贩不愿。二则盐道所抽倭防捐及善举捐，每年数千千，均出之商贩，此等均入私囊，恐再抽，盐贩不服，万一告发，于彼有碍，故渠一意媚贩，而剥削行商，其隐情如是。今若请盐道自探囊出费，万万不肯，而行家又万不能无伸，相持无已，终非了局。筱木细商，只好调停，令行家出伸一分五厘，再由各贩认一分五厘，照数抽，合成三分，归学务经费。如此，行家可以允服，盐贩亦必肯抽，于盐道又无所损，似尚可行。现已囑耀西到郡与行家商量，如认可，即照此详复。

温州府学堂裁总理、副理、总校监堂等职，改设监督，以副理陈祖绶改任。又附设东瓯小学堂，以校旁旧鹿城书院为堂舍。

学部通令各省、府、县地方筹设半日学堂。

杭州府城内，设高等小学堂一所，并在城厢内外设初等小学堂几所，浙江省会举办小学教育乃始于此。为之倡者，浙江高等学堂监督陆勉侪懋勋也。

同邑戴瀛仙恩卒，年五十三。戴氏世居霞墩，其先有绍葵者，与孙鲁臣始订交，继则绍葵子纲斋锦城、美斋锦焕与衣言相善，美斋每喜于乡里义举力赞其成，晚年以修建帆游塘，冒暑督工，积劳得疾而卒。瀛仙为美斋伯子，笃行能文，诒让与之往还

尤密。诒让既专心读书治学，乃举家人生产诸务尽以属之瀛仙，为悉心综理，钩稽簿籍，节出入精详，如治其家事，遇有糜费，即正色相规，皆人所难能云。

费峴怀卒，年五十一。

嘉应黄公度遵宪卒，年五十八。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 诒让五十九岁

春，致季芄书于东京，属为订购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发刊出版之《民报》。其后诒让尝采取报中所载白话宣传文字几篇，交高等小学堂油印，作为学生国语课教本，乡人见之者，皆惊异焉。

正月，瑞安二十五都澄江学渊书院改设澄江两等小学堂，费就宾兴公款拨用。二十七都集善乡北山下唐氏祠开办亨中小学堂，二十八都花井头傅氏祠开办牖新小学堂，十七都林垵开办勤业小学堂，五十二都龙川里开办龙川小学堂，皆初等也。

永嘉二都七甲项氏祠设立开宗初等小学堂。

乐清东乡芙蓉村桥头塘之造因两等小学堂、西乡黄华郑氏祠之黄华初等小学堂、象山桥头郑氏祠之象山初等小学堂、凤岙初等小学堂、前五宅之造姆女子初等小学堂，并于是月举办。

同月，平阳成立之初等小学堂有：曰崇实，在县城矮门外邓祠；曰葛溪，在城东隅葛溪街通仙庙；曰热诚，在江南乡钱镇赵氏祠；曰宜山，在江南乡宜山仓圣庙；曰梧桥，在江南乡梧桥头吴氏祠；曰龙里，在北港乡山门蟾垵宫；曰畴溪，在北港乡山门街；曰益智，在北港乡顺溪陈家；曰端本，在蒲门乡马站真人庙。

处州私立实业预科学堂成立，在府城法海寺，创办者谭献字文卿。

青田县城开办公立高等小学堂，拨用各书院学租及串票县捐等款，校址在新寺巷。又西关外武庙设芝秀初等小学堂，西乡楨巷设养正初等小学堂。

缙云县城吏隐山五云书院，改办公立两等小学堂。

云和县城箬溪书院故址，初尝设有先志学堂，至是改为公立两等小学堂。

二月，温州府学堂改称温州中学堂，扩充教室及图书、仪器各室。因移原有附设之东瓯小学堂于蛟翔里。

瑞安开办公立中学堂于县城，因将瑞安演说会停办，以旧县学考棚改建校舍。先当普通学堂停办时，除多数学生出洋游学外，尚留下小部分学生已有相当于中学之程度者，不愿降入高等小学，而又因故未能赴郡城入府学堂，颇感失望。至是，县中学堂成立，使若辈仍得有继续肄业之所，同时亦使高等小学堂学生中成绩较好者，及时进入升学之门，此其开办之客观原因也。总理由诒让担任，项申甫副之，蒋屏侯作藩为监督，于二月十五日开学，分设甲、乙、丙一、丙二、丁五班，共收学生百名。丙一、丙二程度相埒，而因人教较多，一室不能容纳，所以分开上课。时陈勉卿、许介轩二人自日本归来，即以分任中学堂及高等小学堂理化教习，又仿照日本中等学校设备标准，购置价值五千馀元之理化仪器，在堂中专室陈列，以供教学之用，此在当时本省各地中学堂中尚属罕觐也。诒让尝撰楹语，属仲恺书之，以揭于礼堂云。

质力弥纶，竞胜飞腾天演界；文明教育，集群陶铸国民才。

乐清县设立中学堂于西乡。

玉环厅校士馆改设中学堂，又于楚门西城山设公立高等小学堂。

瑞安海安所双穗学堂成立，诒让为手题“学界闾新”四字匾额。

永嘉二都新城王氏祠，设立崇实两等小学堂。

乐清县城太平桥周氏祠，举办兴华初等小学堂，中和巷设私立志明初等小学堂，东乡白溪楼下村张氏祠设白溪两等小学堂。

时平阳续办之初等小学堂有：曰震海，在江南乡炎亭天后

宫；曰鹤溪，在北港鹤溪林家；曰睦源，在北港乡青街；曰正本，在蒲门乡城内。

青田县城三坊后街徐氏祠，设清溪两等小学堂，姚氏祠，设清溪女子两等小学堂；西关外陈家，设芝岑初等小学堂；南乡西坑庄，设南屏两等小学堂；十八都岩壁头会胜寺，设昌明初等小学堂；北乡大路庄，设大路初等小学堂。

松阳北乡十一都，举办公立初等小学堂，以佳溪庄刘氏祠及禹王庙为校舍，又于刘厚堂书院设震东两等女子小学堂。

龙泉东乡安仁镇仁山书院，改办仁山初等小学堂；南乡坛湖庄，举办剑湖初等小学堂。

瑞安县城，于二三月间举办女子初等小学堂三所：曰毅武，在仓巷卫房宫；曰宣文，在长春道院；曰德象，在小沙堤玉尺书院。学额各为三十名。

三月，云和县城西街头铺张家，设立女子高等小学堂。

遂昌县城北妙高书院，改办公立高等小学堂。

乐清西乡蟾河堡施氏祠，设公立碧环初等小学堂。

温处学务分处议订《艺徒学堂暂行办法》十二条，附具说明，呈省核示准行，随即分发两府十六县，斟酌地方情形，自筹办理。

温处学务分处呈省核定《地方失学者补习教育暂行办法》九条，分半日学堂与夜塾两种，并令各县小学堂，经费较充、人员较多、办理较善者，先各附设其一，或兼设日、夜两班，以为表率。

夏，确定温处学务分处预算，每年经费约需四千元。

五月，稟准提拨温郡仓谷赢馀三千一百馀元，为师范学堂建筑费。

《名原》定稿，写成两副本，于是月手自复勘一过，即以分寄黄仲弢、端方，相与商榷。

省檄温州府知府锡纶，整顿温州府中学堂。锡守以商于诒让，诒让首推同县陈介石麒宸任监督。时陈氏主政户部，与同乡

京官联名电省，推诿让兼任，诿让复转荐项申甫，亦不就，乃与锡守酌定，调学务处编检部主任刘绍宽为监督，以吴熙周为监学。吴荐石蕴辉自代，于是将学生重加严格甄别，并招新生补充缺额，厘定学级，整理教科，使成为较前完备之中学。同时就六县中学堂教习中，各选调一二人员来郡任教，以充实师资，如同县张震轩桐，即由瑞安县中学堂教习改聘者也。

处州府知府萧文昭来访，商改处州府学堂为中学堂事，决定以丽水谭文卿为中学堂监督。

六月，奉准通飭两府十六县派筹官捐作学务经费，每县岁捐二百五十元、二百元、一百五十元不等，合计收三千元。

奉准库项下，每张加捐三文，作学务经费，年计可得三千馀元。

是月十一、十二两日，温处学务分处在温州府城召开第一次评议大会，萃集两郡十六邑学务工作者及社会上热心教育士绅五十四人。会上所议之案，有关于对小学堂厉行视察力谋切实改良者；有关于筹设夜塾或半日学堂，以教识字习算者；有关于在师范学堂未设以前，暂先举办各科短期传习所，以速成培养目前各学堂师资者；有关于推广妇女教育者；有关于增筹学务经费者，统计凡九件。

上海科学仪器馆经理徐亚伯等，携各种教学仪器来温推销，有风琴在内，而当时温处各县学堂，音乐教员尚缺，因由学务分处开办暑期唱歌传习所，延徐等为教师。开课以后，学生与教师之间发生意见，诿让有手谕训示诸生，作解释说明。

本分处此次开唱歌传习所，宗旨在于造就小学初级教员，故学期仅止一月。所教者，止于试用风琴，唱歌亦止习单音，于音乐专门深妙之理，本未暇及。即延聘徐、姜两位教习时，所订者亦止开导初学门径程度，并不求高。诸生既来求学，宜静心听受教员指教，万不宜猎等求深，有违循序渐进之义。近闻有浮薄学

生，妄以音乐典故及声学深理诘难教习，有意吹毛求疵，实深诧异。夫学堂通例，质疑问难，应就教习所课条件，随宜求教，凡未课及之学理，即不宜任意举问；凡学生于授课之外揶揄论难，在教习便可以答，此中自有范围，岂可矜才使气，务以难题凌侮教习，此等恶习，万不可长。至此次借中学堂开办，即应恪遵中学堂轨则，听从刘监督之教训。前日本总理在堂演说，即谆谆与诸生订约。近闻诸生多不守轨则，高声唱昆腔小调，抵掌高谈，喧哗可厌，此为任意妄为，无求学之实心，应即请刘总理会同王、蔡两位议董，从严删汰，倘有不守规则之学生，即行斥退，以免破坏学规。诸生其各懍遵无违，切切。六月十二日，学务分处总理谕。

闻此次诸生诘问教习，以音乐典故及深奥原理，在诸生必自负己能通晓，方敢发难端，不知古今中西音乐之学，广大精深，断非诸生所骤能索解，若以古乐而论，试问《书经》“夏击鸣球”一章，与《礼经》金奏、升歌、下管、笙入、间歌、合乐、无算乐七节，诸生能通其义乎？若以后世之乐而论，六十调、八十四调之异同，今工尺字谱始于何时？宋人词谱、元人曲谱，诸生能详其原流乎？若以西乐而论，声浪疏密迟速之理，四声、折声之率，诸生能探其奥乎？以上诸条，其精深之处，恐诸生尚未梦见，而遽以其一知半解，凌侮教习，何其不知量乎？自古学问家，以傲为凶德，盖必有真学问，方能自知其缺陷，其岸然自命为通人者，必其中实无所有，而借此以张其意气，饰其浅俗，不值一笑者也。本总理不愿诸生蹈此，故不惜谆谆劝谕，诸生试反躬自问，当不河汉斯论也。籍廌再书。下附康有为乙丑四月、陈三立乙丑五月二跋，略。

永嘉二都高原张氏祠筹设作新初等小学堂。

平阳县城外坡南宕垵余家筹设宕垵女子两等小学堂。

七月，以永嘉旧温州卫署内设之学堂，定为公立高等小学堂。

瑞安五都梅冈钱氏祠，设立梅冈初等小学堂。

云和县治西街古官衙育婴堂，举办益智初等女学堂。

俞曲园先生纂书楹语见寄：

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

仲容世仁兄，早举孝廉，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近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承囑书楹联，为集《曹全碑》十四字以应，背临之，殊不似也。光绪丙午夏六月，曲园老人俞樾书，时年八十六。

诒让以书报俞先生云：

月初奉到钧谕，复荷赐书集《曹景完碑》楹贴暨新刻大著诗册各种，仰见鸿笔道章，似毫不经意，而精妙自能超轶昔贤，信为大寿考之征。至于不弃耨昧，所以开诲之者，至为深切，再三钦绎，感殊尤勿谏也。侄年来衰羸无似，脑力目力，均不逮前，著述之兴，久已废辍。前见埃及古象形字，奇诡不易辨，窃意仓、沮旧文象形字亦必如是，惜为籀、斯改易，多失其原形。前年得见河南汤阴新出龟甲文数千片，内有象形字十餘，果与埃及文相类，而苦无释文不易读，偶以意推索，依上下文谊寻绎，略通一二，乃益以金文新考定诸字为《名原》二卷，觊以求仓后籀前文字变易之迹，稿草粗具，尚未写清本。新学盛行，此事恐为时贤姗笑，不敢出以示人。顷诵大著题埃及拓墨诗，有感于衷，谨附陈之，容当移写，奉求钧诲也。

秋七月，清廷下诏，预备立宪。

八月，师范学堂鸠工经始，以校士馆两庑改建楼房。

瑞安五都场桥举办强矫初等小学堂。

泰顺五六七八都，公立启明两等小学堂，校址在八都雅洋百福岩。

九月，诒让邀集本县绅、学、商各界，商议整理全县学产，及增筹学款事。

永嘉设立拱北两等小学堂于九都旺增桥一乘寺。

冬，处州士绅以瓯、括交通不便，学生往来困难，僉请分款别办初级师范，诒让许之。于是陈准将两府官捐、库串捐划开分征，而以现筑之校舍，定名为温州师范学堂。当时有致同人札，略云：

处州郑、陈两君来，交到公函，所论分办师范之议甚剴切。处属官捐、串捐须拨由渠自收，照此办来，本处学款，又分去二千元光景，殊费筹划。

处人分办师范之议，某前虑其与经济有碍，但郑子樵来舍，极述渠处寒儒之苦，景宁、庆元诸邑并小考多无力到郡，何能到温学师范。此景况属实，而不欲以私见阻其进步，已复书订定分办，并以官捐、串捐异之。惟货盐厘则是学务旧款，可不必分与，处人亦尚无坚求之意也。

十月，景宁县城北雅峰书院，改办公立务本两等小学堂。

十一月，乐清县劝学所在明伦堂成立。

是年学部奏派诒让充二等谘议官。学部官制，于是年闰四月二十日奏准施行，其所拟职守清单，一拟设谘议官，无定员，不作为实缺，不限定常川在部，仿商部顾问官之例，分为四等：一等视丞；二等视参议，均由学部奏派；三等视郎中员外；四等视主事，均由学部委派。凡学部有重要筹议之件，随时咨询，该员于教育有所建议，均得随时分别函呈，以备采择。后于八月间，由部开单奏请派充一等谘议官有：刘若曾、陈宝琛、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王树楠、梁鼎芬、严复八人。二等谘议官有：孙诒让及丁仁长、赵启霖、王同愈、缪荃孙、胡峻、谭延闿、汪康年、陶宝廉、蒋黼、陈三立、谷如镛、罗振玉、韩国钧、宋小濂、钱恂、熊希龄、罗正钧、尹昌龄、叶景葵、伍光建、屠寄、夏曾佑、张一麀、胡玉缙等二十五人。

应浙江巡抚南皮张曾敷、提学使丹徒支恒荣之聘，孙诒让为本省学务议绅。是年四月间，政务处学部会奏，议请裁撤学政，设直省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地方学务，省会置学务公所，设学务议绅四人，由提学使延访本省学望较崇之绅士充选，提学使司设立之后，各省学务处即裁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撤。又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学务公所，设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划学务，并备督抚谘询。二折先后得旨依议。

学部荣华卿尚书、严范孙侍郎，议以诒让为京师大学堂监督，书来征意，诒让又复辞。

时各厅、州、县须设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汇，以地方官为监督，设总董一人，各区劝学员若干人。是年四月间，学部奏准各省学务官制，各州、厅、县均设劝学所，遵照此项奏定章程，按所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此为当今切要之图。提学使务严督地方官，限期速办，实力推行，并于劝学所内定期约集学会，宣讲教育宗旨，以资遵守。于是诒让以学务分处名义为新章所无，请示办法，当奉特准，改温处学务分处为温处劝学公所，规制一切仍旧，而统辖两府各县劝学所，以上承于学务公所，盖非通常例也。禀省文略云：

为恪遵部章改办劝学所，请示施行事。窃自湖南陆师学堂总办在籍候补知府陈琪等，一再会禀前温处道童故道及程署道，议设温处学务分处，管理两府学务。详奉前抚宪批等因，嗣经程署道照会，并发给戳记一方，仿即开办。职奉文以后，招集两府士绅公议办法，并刊刻劝学告示，酌定学堂章程，颁发各县学员，遵照办理在案。兹奉谕旨，简放提学使综理全省学务，又奉学部颁定章程。查第一条□□等因。遵照部章，所有各府学务分处，本应裁撤。嗣又阅报章，恭绎宪台札仿省城学务处，所有各学务分处，均改劝学所，着即知照等因。仰见宪台维持学务，慎重周详，曷胜钦佩！惟是温处学务分处议办之初，职等即虑材谢力薄，未能精通教育原理，顾念温州乡里义务，分不容辞，而处州十属地远势分，恐难兼顾，拟请专办温州。乃处州士绅僉以该地风气初开，学界幼稚，力请合办，其首先发议之陈琪，即籍隶处州青田，亦坚持斯议。暨开办以后，处州学务绅董于本分处公事极力赞成，声气浹洽，调查所至，无不欢迎。两郡学界，不分畛

域，实初意所未及料。自分处成立，已逾半年，凡两属学堂已经开办者，办法与教科大致渐就划一，其尚未开办之处，亦经本分处派董劝谕，渐有兴起之望。伏查部章，凡设立劝学所，止有厅、州、县三处，各府治并无总劝学所名目，至于两郡合办，更属例之所无。今遵章改设劝学所，应否温、处分设，抑或仍旧两郡合设，职不敢擅拟，敬候核示，一俟奉批，当即将前领学务分处戳记缴销，遵照改办，以符定章而重教育。

各戏班请将文武衙门陋规裁撤，每月愿报捐师范学堂经费一百元。即如所请，商准温处道镇，通饬施行。

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于是年六月编印出版。又《温处学务汇编》第一册，于是年十二月印行。

诒让以本县各乡举办小学教育渐见增加，而办法参差、程度不齐，因于十二月间亲自遍往各乡，查察各学堂实际情况，其后大致区为甲、乙、丙三等处理。

时黄仲弢学士提学楚北，凡所拟教育规划每贻书于诒让，往复商榷，既复以赴日本考察所得资料类纂为巨册寄示，又尝书告：收藏日本刊本中国古籍数种。

诒让与蛰仙寿潜、刘澄如锦藻函电往复，论商办浙路事。先是，清廷议举英债筑苏杭甬铁路，浙民大愤，力争路权，乃由全省四品以下京官联名，呈请外务部、商部奏准援照四川、江西、安徽各省铁路成案，由本省绅商自行集资筹办。于是京官与在籍、在沪各绅商百六十人公议组成浙江铁路公司，推举汤、刘两人为总协理，诒让既表同情，多所赞划。

俞曲园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考终苏州寓邸，诒让寄挽以联。

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蛇，读两平议遗书，朴学销沈同堕泪；卅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归化

鹤，检三大忧手墨，餘生孤露更吞声。延制谨案：俞先生撰有《三大忧论》一文。尝手写寄示先祖。

向上海书业商会订阅《图书月报》。

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并通电各省，推广师范教育。

省城贡院改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聘诒让为学务议绅。

汪仲伊卒，年七十。

山阴姚海槎振宗卒，年六十五。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征君籀廌公年谱》卷六（起光绪二十八年，迄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 诒让六十岁

春，奉省飭改温处劝学公所为温处学务总汇处。盖是时宁波士绅拟援吾郡成案，请设宁波府劝学公所，经部驳复，而省当道以温处管理教育事业之联合机构，仍有继续存在之必要，故易其名而维其实。议停办温处各县中学堂，将学生并入郡校，以明府、县教育系统。几经讨论终以各县绅董及学生父兄金谓县中学办有相当成效，不可中废，乃罢议。

乐清士绅，公请以喜封餘洋拨充学务经费。

温州师范学堂东首之教室建筑落成，先开博物讲习所，以半年速成毕业，当经招收学生七十五名。

乐清县设立劝学所于城内举人巷，同时附设师范传习所。

处州初级师范学堂成立，在府城囿山莲城书院故址。

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刊月报，诒让为作小引。

中国艺学之权舆，莫尚于《考工记》，其论制器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又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夫所谓圣人者，非一二人独得不传之秘也。积众知以通其原理之谓道；积众巧以修其良法之谓艺；发明新理新法，利其用增其力之谓器。知巧创述之能事备于是矣。先秦管、墨诸子，类皆甄綜道艺，然发其端而未竟其绪，举其较略而不能穷其繁颐，有其创之，莫或述

之，此中国艺学之所以不竞也。欧学东渐，而质力诸科之说大明于天下。积世积精，以通于神；艺器之妙，弁与道合。而吾国学者，犹塞聪蔽明，拘守故常，徒惊怖其奇，而莫知所津逮。夫彼非无所不能若天帝，不可思议若鬼神，圆颅而方趾，固犹是人也，而谓彼独擅其长，吾必不能学步，是诬人以自贼也，耻孰甚焉！

迨年以来，朝廷既以艺学广厉学官，海内闳达之士，亦复多从事于斯。浙、沪同人，于是开科学仪器馆，广购图器标本，以应学者之求，而就彼设学以教，将以聚彼之精艺奇器，用资吾党之研究。风尚大开，来学者日众。而犹虑教育之未能普及也，复辑月报以饷学子。移译西籍，系以精图；广征论撰，以揅其理；旁罗丛录，以博其趣。俾夫理数形法，灿然耳目之前，盖一展卷，而道艺器之全，无所不赅，其愉快何如哉！

昔汉张衡、魏马钧、梁祖冲之之伦，生于科学未显之时，前无所凭藉，以其复思旷揽，犹能创获其一二。今则新理、新器日出不穷，所出道艺之精，高远穷天地，微渺入稊忽者，咸可闭户而究，校之曩哲，其难易不可以道里计。学界志士，愧吾躬之未逮，怵他人之我先，必有旷然昭悟，因西儒所已得者而益宣究之，积吾众知众巧，以相竞于优胜之场。彼善创而吾善述，夫安见吾之不能为创也。斯则月报之作，所愿与海内学人共扬榘之者欤！
光绪丁未孟陞。

向上海国学保存会订阅《国粹丛编》。

江督端方以所收藏《埃及古刻拓本》寄贻，有题记。

丙午自欧洲考政归，过埃及古国，游其开雒旧京，得五千年古刻，特拓寄仲颂先生鉴，丁未二月，端方题记。

治让得埃及古石刻拓本，为作三绝句。

升庵岫嵎纷售伪，黔徽红崖亦渺茫。

谁识西航琛賸外，一拳古石见鸿荒。

七诚摩醯著录初，西来景教此权舆。

沮仓文字重濛隔，犹有佉卢别体书。

朝日隆仪亚甲传，撒根古记五千年。奇文佚礼烦甄考，远在羲和柳谷前。廷钊谨案：诗又见有一首云：“六书微义象形始，画犬豸鸟皆不殊。谁识重濛文教隔，沮仓字例竟冥符。”兹并附存之。

夏初，重校理《墨子间诂》，为最后手定本，复自记于旧序后云：

此书写定于壬辰、癸巳间，逮甲午夏，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质之通学，颇以为不谬，然多苦其奥衍，浏览率不能终卷。惟吾友黄仲弢学士为详校一过，举正十馀事，多精确，亦今之张伯松矣。余亦自续勘，得剩义逾百事。有前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随时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一日，得如皋冒鹤亭孝廉广生书云：武进金淮生运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鹤亭驰书求假录。金君得书，则自校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累日。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虽校讎未审，不免望文生义之失，然固有精论，足补正余书之缺误者，金、冒两君惠我为不浅矣。既又从姻戚张文伯孝廉之甥许假得阳湖杨君葆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与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凡余旧说，与两家有暗合者，皆改从之。盖深喜一得之愚，与前贤冥符遥契，固不敢攘善也。窃谓先秦古子，谊旨深远，如登岳观海，莫能穷其涯涘。毕、王、张、苏诸家于此书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为后人所匡正者，不可俚指数。余幸生诸贤之后，得据彼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然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则其不自觉而待补正于后人，殆必有倍蓰于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耶？甲辰春，取旧写别册散入各卷，增定为此本，并识之，以见疏陋之咎无可自掩，且以睇望于后之能校读是书者。光绪丁未四月。

四月，温处学务总汇处拟订乡村小学堂，酌设贫苦农家子弟

免费或减费入学名额办法七条，油印寄交各县，转发各乡，于下学期招生时试行之。

得日本学者馆森鸿书。馆森氏，字子渐，号袖海，著有《拙存园丛稿》。该书述及馆森氏前曾就经义与诒让往复通书，并尝以所撰《荷田东厝传》文一并寄示。

邝质经义教条，赐教明澈，感佩无既。拙著先正传谬以迂、固之良见许，借奖过当，殊增愧赧！敌国儒家以小学治经者绝少，偶有治小学者，辄以穿凿字义、拘泥文句为讥，故小学不甚行，如文家则最不经意。是以临文时，不仅虚字助辞每多失旨，即用字亦多讹误。拙著中恐亦不免有误用字眼，此皆蹈彼文家之病耳！先生其正之。向者读大著《古籍拾遗》，乃知先生素娴篆籀之学，比读《墨子间诂》，益增景仰之忱，因思得先生墨迹以慰渴怀久矣。得暇愿制籀文双幅见赐，不胜欣幸之至。日域晚生馆森鸿顿首。阳五月二十五日。

礼部设礼学馆，奏派诒让为总纂。初，两广总督岑春煊有奏，请修明礼教并请于礼部设馆编纂一折，下礼部议复准行。旋礼部续奏筹办礼学馆大概情形，并拟定章程。是年四月得旨依议，章程内设总、分纂及总、分校等员。

得礼部尚书溥玉岑良书。此书出吴县曹先生元忠手笔，近人王欣夫君大隆编刊曹氏《笈经室遗集》，已见录人。

夙闻执事治《郑氏礼》，于《周官经》别撰《正义》以匡《贾疏》，陆倕所谓使圣人正典废而复兴，不图今日复见此著。风雨如晦，听鸡鸣之胶喙，白云在天，望龙门而不见，闻声相思，十年于兹矣。会奉诏旨，命修礼教，以为讨论得失，朱整以付肇虔，增损仪矩，餘庆以引韩愈。昔闻前史，今见及身，遂以大名，震然入告，并贻书仲弢提学，浼其劝驾。比淹旬月，始读《与叔伊学部书》，乃知贤者不我遐弃，既遂愿见之志，请申盍各之义，闻之郑君《六艺论》有云：“礼者序尊卑之别，崇敬让之节。”其为《礼序》，又云：

“礼者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则是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本质。每叹汉文之世，去古未远，而礼官善颂，只知盘辟之容，博士刺经，仅解兵服之制，既非精要，旋就亡佚。曾不如甘露故事，后王取法者，由石渠之议，平奏于萧傅，曲台之记，论说于后氏也。然则佐圣天子议礼制度，詎可蹈发言盈庭之诫，忘吾谁适从之讥，如古称会议之家，各为聚讼，互生疑义，笔不得下者乎？区区之私，诚为此惧，何其来指先得我心，自当奉条例于孙炎，禀制度于刁协，虽董钧之参议，多可从用，须叔夏之评处，乃以上闻。敬听主持，谁敢违异。况先生硕学重望，倾动海内，高山仰止，咸深景行之思，其室则迳，尚有人远之憾。一旦亲颜色，闻绪论，有不马宪、陆澄偕曼容而定服，牛宏、杨素随彦之而创礼也哉！所愿骊驹命驾，以慰绸飢，敢布悃诚，伏维鉴察！

五月，云和举办女子蚕桑小学堂，在县城街舖柳家。

革命党人山阴徐伯荪锡麟，在安庆枪杀皖抚恩铭，即以身殉，且事连绍兴大通学堂。省派第一标兵到堂，逮捕堂长秋瑾等人。浙江巡抚张曾敷为广雅犹子。诒让闻秋瑾等被执，立即电鄂，力请广雅密示曾敷，设法营救。厥后秋瑾终为绍兴府知府满人贵福所害，时六月初四日夜半也。

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于武昌光绪二十八年改两湖书院为勤成学堂，至是复改勤成学堂为存古学堂，电聘诒让为总教习。原电略云：

礼部奏派足下充礼学馆总纂，计必赴召。鄙人因世衰道微，正学将晦，特于鄂省奏设存古学堂，延聘海内通儒以为师表。足下经术淹贯，著书满家，实为当代通儒之冠。窃欲奉聘来鄂，为此堂总教，以惠多士。惟京师现正虚席相待，可否请半年住鄂，半年留京。如礼学馆纂辑事繁，或携至鄂办理，或即以三个月在鄂，固亦甚好。堂中尚有协教、分教各员，分任教课，劳刷之事不以相烦。但望到堂时开导门径，宣示大义，为益已多。此为存绝

学、维世教起见，务希鉴允，士林皆受其赐矣。详情另由黄仲弢学使函达，先祈示复。

诒让复电云：

昨为越事电禀后，旋奉电谕。敬悉存古总教，本非衰庸所敢任，重承师谕，敬当勉遵。礼部闻已奏派，未便固辞，而温师范学校经手未竣，现觅人接办，计非冬初不能成行。闻觀光在即，朝野渴望司马，入都时当面请示。事关奏派，驻鄂一节，恐难自由，俟到京再决定。越事仍希主持，感切。延钊谨案：文首“昨为越事电禀”一语，即指前请营救秋瑾之去电，而其复来之电，亦须待访。广雅时以升任大学士将入觐，故有“觀光在即”语。观于此电，诒让对存古教席，并不感兴趣，而着意则在“越事仍希主持”感切。

当时，诒让鉴于朝局每下愈况，已抱消极态度，京、鄂两职均无出就之意，第对广雅未便明言耳！故发电后，即有手札答黄仲弢，为存古推荐替人，以自作脱身之计。原札略云：

奉诵惠毕，并南皮师来电敬悉。师意甚坚，度非口舌所能争，而轻率遵命，又非鄙意所愿，似不如辞之。实则年来意兴阑珊，凡百灰心，亦必不任鞭策，或以尊意，另荐宋芸子任此，似胜鄙人万倍。又，江苏知县林颐山为黄元同高弟，亦可备选，请酌之。十四日。宋芸子，名育仁，四川富顺县人。

温处学务总汇处召开第二次评议大会，会期在六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各县学界人士应邀参与者六十七人。会上研究讨论之案，有关于振兴地方农、工、商实业之初等教育及补习教育者五件；有关于举办体育专修馆或传习所以造就各学堂体操教员者三件；有关于对高、初等小学堂认真视察督饬整顿八件；有关于推广女学者二件；有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用书者二件；有关于幼稚教育者一件，即就各县地方旧有育婴堂改办婴幼儿院，院内分设育婴、教幼两堂，并增筹公产，以充经费案。

诒让撰赠上海江浙渔业公司联，属仲恺书之。

微物为圣人师，蛛螫结网；大群开新世界，珊瑚成洲。

秋七月，温州师范学堂已建成之部分教室中设理化讲习所，亦以半年速成毕业，招收学生一百名。

章太炎先生自日本贻书问讯：

自更患难，自分以藜床皂帽，终其天年，不承提命者数岁。平子复无消息，快邑之怀，曷能已已！今夏见报，知俞先生不禄，而以慧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由筑场，悬斯心丧，幸在天之灵知我耳！荐岁以来，经术道息，视亭林稷若之世，又若羲皇燧人，国粹陵夷，虑禹域终不我属。向闻先生所著《周礼正义》已付雕印，高文典册，蔚为国光，亦虑知此者希。神宝终秘，念我蠢愚，尝聆言教，侧身岛屿，不睹天府球图之珍，寤寐伏枕，阳如之何。近作《新方言》一卷，略采县内异言，通以古训，虽未妙达神旨，庶几得其榘略，敬緘就正，惟先生匡其愆谬，示我周行，幸甚幸甚！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湘潭王氏辈，华辞说经，绣其鞶悦，其学盖非为己，扶微继绝，非我天台雁荡之大师，其谁与归。为道自珍，勉加餐食。末学章炳麟顿首，七月七日。

诒让复章炳麟书。

笈敬疏阔，殆近十稔。遐睇沧波，深用怅惘。顷忽诵手毕，并示大著《新方言》，拊荷无量。禹域大势至是，可为痛哭。曲园丈亦悲宿草，弟索居少欢，无复绎述之兴。《礼疏》铸版数载，近始印成，谨以一部奉政。脱误甚多，未遑校改也。扶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访古志》所著录者，则多已见之矣。敬颂努力加餐，神驰无已。中秋前五日。

大著略读数条，精审绝伦，容再细读寻绎。或有剩义，当续录奉质。弟桑榆暮景，意思萧槭，脑力大减，不耐深沉之思。近惟以研玩古文大篆自遣，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

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并徒刘氏模册获十馀名，皆确实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俟写定，当寄质大雅。如𦉳，《弁字》《说文》作纒，《周官》作𦉳，近于金文得其正字，乃作𦉳。而薛书齐侯罇钟又有𦉳字读为𦉳，始知𦉳色韦当作𦉳；𦉳色丝当作𦉳。古各有正字，纒、𦉳皆尚非本字也。又，韩侯伯展鼎有𦉳𦉳，今定为𦉳比正字。𦉳为强甲虎皮《乐记》“建𦉳”；𦉳𦉳即甲𦉳也。又《说文》疊字，《说解》引扬子云说，颇嫌皮傅，今从金文得𦉳𦉳两文，乃悟古文本作疊，其从囗者，甲文、金文恒见，乃古文楊字且间两肉，疑取累俎之义。楊、许从宜，皆误。又黄帝妃名嫫祖，窃意当作𦉳，后世史籍，误分为二字。此虽近臆，然亦四千年未闻之论也。旧学沦废，无可就正，谨略陈一二，以当面质，想不哂其迂疏也。某又白。

八月，治让生日将临，手为笺启谢寿。

顷闻同里诸戚友猥以不佞六十生辰，议循俗例致贺，私衷惶愧无地。夫生日之有受贺，非古也。而以孤露余生，称觴志庆，尤为非礼，顾亭林先生已痛斥之矣。窃以世变阽危，既非吾辈醑饮为乐之时，况衰年多病，素居少欢，每念人生有涯，彭殤同尽，即令幸躋耄期，亦复何足夸炫。何况未及中寿，祝延之典，更非所敢当。诸君子强欲被饰顽钝，而上违古礼，下乖素心，谅亦非贤者之所乐也。藉令勉领盛贶，则设筵酬答，礼不容缺。刳羊击豕饌具宜丰。不佞中年以后，略涉梵典，颇信质点不灭，则性识永存。佛说无始以来，历劫流转，一切众生，皆尝为亲属，屠宰烹炙之惨，实为忍生害理。故平日非大宾祭，不敢特杀。今以贱辰一日之娱，而造万劫无量之孽，是亦不可已乎？今谨先期广告，恭申谢悃。届期烛悻礼物，概不敢领。寒舍亦无筵宴，即汤饼亦复不具。古生日有汤饼，即今日汤面，张仲景《金匱要略》有索饼，即今索面，是其证也。惟略备筵贄，寄上海中外日报馆，移充义賑，冀为诸君造福，藉答雅意。疏简之愆，伏希原恕。大雅闲达，幸垂鉴

焉。

时两郡学界，集议醴金建筑公园于永嘉飞霞山麓，以为诒让寿。诒让力辞，手札通告同人。略云：

前承盛意商筑公园一节，鄙忧甚不安。盖南皮勋隆，而以广雅堂、风度楼丛话，可为前车。现飞霞基地价四百元，某已照付，拟即留以种柑桔，于私计良得。建筑事望即商属停议，各处已送之款，一律璧缴为妙。闻处中广送募启及于官局、处州各处，似太涉标榜，乞切实属宏轩收回，或声明停止更妙。某本无此意，早荷鉴及，切希爱我以德！

项申甫崧以文为诒让寿。

宋平子衡赠寿诗并序。诗二章曰：

江淮回首少年场，北望中原志岂荒。

结客平生馀墓草，几人犹解惜灵光。

辅国将军谁赐印，太和尊夏事茫茫。

聊喜故山堪采药，更看诸子渐成章。

九月，诒让作书寄答日人馆森袖海。

久未贡笺，神驰无已。舍弟季重，屡致盛意，不弃恂贻，猥承下问，深愧疏陋，无以奉答。至乃拗谦过分，欲以师礼相推，几如宋石徂徕之事泰山孙明复者，不佞何人，曷克当此。虑执事未亮鄙忱，谨略陈其一二。

某少耽文史，自顾秉资阉弱，无益时需，故益隳然自废，恣意浏览。久之略有所窥，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某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而亦不敢抗颜为人师。诚以所治者至浅隘，不欲自欺欺人也。曩者曲园俞先生于旧学界负重望，贵国士大夫多著弟子籍，先生于某为父执，其拳拳垂爱，尤逾常人，然亦未尝奉手请业。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能自得师，固不藉标揭师承，以相夸炫也。我国三代以来，文籍传者尚多在，为经世治事之学者，览涉一二，略通大义足矣。若以论乎专家研究，则

贵有家法。盖群经诸子，文义奥衍，非精究声音训诂之学不能通其读；而以竹帛写刻之屡更，缪误夥颐，非博考精校，又不能穷古书之根柢。不通古音古训，而以晚近习闻之义训读古经、子，则必迷谬齟齬，遗失古人之旨；不求古书精本，博考精校，则必至郢书燕说，为后世恶本伪文所绌。至于史册，则旧闻别记，舛迤万端，尤非考证不能得其翔实矣。我朝乾嘉以来，此学大盛，如王石履先生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于经、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

近者五洲强国竞争方烈，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不佞曩者所业，固愧乌狗已陈，屠龙无用，故平日在乡里未尝与少年学子论经、子古义，即儿辈入学校，亦惟督课以科学。盖齿衰脑弱，不复能记诵，键帷独笑，聊自怡悦，殊不欲他人之效我也。但今之浅学，涉猎经史，不能深通其义，则往往凿空皮傅，侈谈理想，此于猎文惊俗，未尝不可，而乃摆弃考证，自命通人，悍然舍古训而别为奇妄之说，则有甚不可者。譬之某所有疑狱，其内情甚复杂，表面又绝离奇，使欧西大侦探家闭门而思之，虽毕世亦不能定其讞，而况数千年之文字语言，数十代之典章事实哉！今之专以空想树新说者，皆闭门决疑狱之类也。窃念环球文明日进，百年以后，各国势力平均，必有投戈讲艺之一日。但使中国不亡，汉文常存，则经、史、子诸古籍，必有悉心研治之人。王、段诸家之书，证据详确，论议精审，将复为世所珍重。而今之人虚矫新奇之论，亦必至烟销灰灭，不值一大噱。盖真是真非，二者不两立，此非可与世之盲和者道也。

某深愧所学与现时不相应，然私心所自信者，平心以求古今之是而已。前诵执事垂问条件，似有意于治经史古子，故即勉举平生所致力者，略备涓埃之采，亦以不贤识小，舍此无以益执事

也。倘止于创通大义，则固无资于是；倘欲治专门之业，则王、段、钱、梁之书，我国刊本传播甚广，当有传至贵国者。闻贵国汉学亦多精博，然某所见甚少，惟物徂徕、安井仲平之书，于经、子多所得，惜未尽精到，故即举此数家书奉告，倘执事访购而治之，有馀师矣，何劳远询不佞哉！

拙著《周礼正义》近始印成，拟寄求大教，而卷帙甚多，邮致不易，沪上如有贵国友人可托转寄者，敬求惠示，当即检寄奉致也。海天万里，笈牖疏阔，敬希为学珍摄。光绪丁未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七日，八男延灏生，李孺人出。

十月二十七日，诒让自家首途赴杭，十一月初五日抵沪，留四日，受浙江铁路公司及江浙渔业公司之集体欢迎。在会上各有关于时事之演说。初九日至杭州，各界亦排日举行欢迎会，复以馀暇，应友好招，游览湖山，尝赋《西湖感怀》两绝句。

弱冠趋庭梦影中，先人讲席久尘封。

卅年剩有孤儿泪，重到吴山作寓公。

学界飞腾万少年，故乡兰芷更翘然。

镜中短鬓都成雪，合向西湖酌冷泉。

浙江全省教育总会，于十一月初五日在杭州成立，以旧崇文书院为会址，而设事务所于城内福圣庵巷。是日到会员一百六十六人，举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为正会长，诒让与金华王孚川先生廷扬为副会长。诒让到杭后，出席会议数次，由于浙东西会员意见纷岐，而省城学界士绅又自树两帜，诒让感议论甚哗，进行棘手，因即离杭而返，于十二月初三日抵家。

此行往返两次道经上海，尝参观其地中小学及女学若干处，征取各校章程及有关施行办法，暨历办情形之文件表册等。又访问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科学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及科学仪器馆等，采购新书三百六十四册，及显微镜一具而归。随后又分

致手书于各书店,对学堂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应如何分体编辑、互相配合为用,提出意见数条。

是年,浙江全省绅商为坚决反对借英款办杭甬铁路,组织浙江保路拒款会,于十月间成立。诒让电政府,尽力拒绝,并通电江苏、安徽等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要求共起支持。又苏、浙两省公举代表同赴北京外务部,进行抗争,于是江苏推出王同愈、许鼎霖、杨廷栋、雷奋四人为代表,浙江推孙诒让及张元济、孙廷翰三人为代表,旋各代表于年底到京集议,而诒让临时左足患疾未果行。本省各县纷纷设立保路拒款分会,各向各界招募筑路股款。瑞安闻风响应,亦于十一月二十日成立分会,推诒让为会长,项申甫、王筱木岳崧副之,设干事若干人,议定先在本城募集优先路股五万元,再由正副会长分往河乡、港乡各地,对众讲明拒外款、保路权之要义,及发动招募路股之急务,稍作深入宣传。诒让乃于十二月初八日,偕同干事二人起程赴莘塍、海安、长桥、梅头等二十馀乡,至二十日回城。每到一地,即集会演说,一时闻者咸为感动。随后莘塍集得股金二千馀元,海安等处集得股金二万五千馀元,旋又转赴大嵩,亦集有千馀元,皆优先股也。诒让在事前自认二千元,为邑首倡。

时全浙十一府绅、商、学各界代表,在省保路会公议决定预认全路股金二千五百万元。优先股除外。杭、嘉、湖、宁、绍五府,先认二千万元,其他六府须担任五百万元。诒让代表温郡,勉认五十万元,分年筹缴。又先自认万元,以为一郡表率。

是年,瓯括两郡地方小学教育,益见推广,兹按其建校先后,汇录如次据温处学务处旧案残卷摘出。不足征者姑缺俟考:

正月成立者:永嘉县有同强初小,在梯云里林氏祠;同一初小,在蛟翔里张氏祠;振德初小,在兴文里;育英两等,在城东闽中会馆;三溪两等,在上河乡旻岙旧三溪书院;中立初小,在梧埭;育正初小,在上田戴氏祠;基圣初小,在蒲洲叶氏祠;维新初

小,在二都沙村周氏祠;普门初小、就正初小,在三都沧河张氏祠及姜氏祠。乐清县有僧月杲等,创立僧民初小,在小西门白鹤寺;荡阳两等,在东乡荡垟塘角庙;樟川初小,在樟树下村施氏祠;私立朴头初小,在朴头村;镇安初小,在小荆村冯氏祠;私立水涨初小,在水涨;鲤川初小,在县西里岙陈氏祠;白象初小,在白象三圣阁;磐石初小,在西乡磐石城何氏祠;蟾屿初小,在尚家垟黄氏祠;黄华初小,在黄华集善寺;组强女子初小,在东乡大荆印山财神庙;私立朴头女子初小,在朴头村。瑞安县有公育初小,在江衙巷;河乡有聚星两等,在莘塍;港乡有桐川初小,在桐溪;养蒙初小,在平阳坑。平阳县有群演初小,在江南乡宜山下市场公祠;振群初小,在北港乡水头街;凤山初小,在凤卧湾地王庙;崇正初小,在薛岙周氏祠;竞南初小,在北港闹村云隐寺;吾南两等,在南港乡灵溪;雄海初小,在蒲门乡大渔海关。

丽水县有广智初小,在城东隅李氏祠;震丽两等,在西乡碧湖镇龙子庙;崇本初小,在白桥庄宝胜寺;育英初小,在高溪庄超然庵。青田县有果行两等,在城南隅关帝庙。缙云县有崇正两等,在城东壶镇崇正书院;叙成初小,亦在壶镇;燕翼初小,在后塘庄赵氏祠;南顿初小,在南顿庄蔡氏祠;右文两等,在城西新建镇右文书院;淮溪初小,在淮溪庄;鼎湖两等,在城南仙都山独峰书院。松阳县有世珍初小,在城北毛氏祠;同庆初小,在毛源庄徐氏祠;明达初小,在北乡赤岸延庆寺;僧立贯一初小,在古市镇永宁禅院。遂昌县有振声初小,在城南瑞连堂。

云和县有官立两坊初小,在西中街铺王氏祠;六都初小,在黄水堆张家。宣平县有官立务本两等,原在鳌峰书院,旋移城北冲真观。

二月成立者:永嘉县有强毅初小,在城西门外三贤祠;公育初小,在南塘;乐群初小,在霞坊;资新初小,在净水。乐清县有汤岙初小,在西乡汤岙朱氏祠;翁垟初小,在翁垟玄真道观;

崎头初小,在崎头朱氏祠;十里初小,在十里村;前环初小,在东乡芙蓉前环村;公善初小,在店湾村;德淑女子初小,在东城隅涟清宫。 瑞安县有殖民初小,在城郊后垵。 平阳县有组群初小,在小南乡荆溪;雁门初小,在世桥太阴宫;凤翱初小,在北港乡凤翱施家;觉民初小,在凤翱湾黄氏祠;松山初小,在南港乡桥墩门;私立林五初小,在蒲门乡中魁。 丽水县有植基两等,在西乡宝定庄悟空寺。 青田县有连云初小,在十六都;鹏岭初小,在北乡大垵叶氏祠;芝溪初小,在芝溪庄。 松阳县有育英初小,在城东朱文公祠。 云和县有坊郭初小,在附郭河坊夫人宫,湖上初小,在城西湖上孝仙宫;长田初小,在长田庄资圣寺;村头初小,在西乡村头庄;三都初小,在梅源金山寺;师滩初小,在北乡师滩庄饶氏祠;小徐初小,在南乡小徐村生成义塾。

三月成立者:永嘉县有私立广育初小,在蟠凤潘氏祠。

松阳县有养正初小,在城内药王庙;润东初小,在东乡杨家堂青云宫。 遂昌县有竞先初小,在城北慧修庵;裕成初小,在北乡北界曾氏祠。 庆元县有官立两等,在城东松源书院故址。

云和县有鄞江两等,在四都赤石天后宫。

四月成立者:松阳县有养正初小,在北乡东阁垵赖氏祠。

龙泉县有剑西两等,在西乡八都村吴氏祠;梅镇两等,在南乡梅镇保送殿。 庆元县有竹镇两等;在北乡竹口镇上清殿。

云和县有二都溪左初小,在西乡后山景德寺。

七月成立者:瑞安县有上望初小,在河乡上望林氏祠。

丽水县有延昌初小,在玉溪庄何氏祠。 遂昌县有屏山初小,在城西关王庙。 龙泉县有慎德初小,在南乡大梅庄遂相禅寺。

八月成立者:平阳县有墨城初小,在小南乡墨城。 青田县有振育初小,在北门外天后宫。

时两郡各邑，成立劝学所者有：永嘉设于王儒志祠，瑞安设于县学，丽水设于酱园巷，缙云设于训导署，遂昌设于昌山书院，龙泉设于育婴堂，云和设于县学，景宁设于崇义祠。

温处学务总汇处主编之温州各县《乡土新志》已成稿本者，有永嘉、乐清、平阳三县；处州各县《乡土新志》已成稿本者，有丽水、青田二县。

温处学务总汇处所制《温州府学堂总表》《学款总表》《处州府学堂总表》《学款总表》，并以油印发表，所记载者，载至是年十二月为止。又《温处学务汇编》第二册，亦于十二月出版，同时又编刊学部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一册。

乐清绅富洪叔翰国垣、徐次明幹各捐助学款一万五千元；永嘉绅富徐虞臣元凯、捐助学款三千元，徐韶九凤来、沈德斋诗联各捐助学款二千五百元，合计三万八千元，除拨与温州府中学堂一万元、乐清高等小学堂五千元外，其余二万三千元，指定作温州师范学堂建筑经费。议筹绅商捐及渔船捐，试办瑞安渔业学堂而未果。

京报编行者汪穰卿康年，以其报自北京寄赠，诒让以家刻本《易简方》二帙报之。

是年，提议改瑞安红封为柜完，以羨馀充学款，而红封各户多数否决，不果行。诒让所为意见书曰：

吾邑红封名目，始于咸丰初年。其时绅富病官吏之浮收钱粮，相与要求其减除，执持有故，官吏不能争也。于是官绅协商，设此名目，以调停其事，谓之自封投柜。然而其交纳有恒户，综计城乡不过数十家，馀皆不得与。质而言之，则少数绅富之特别利益而已。近者学界同人因经费支绌，议商之红封各户，一律照民间柜完价完纳，提柜价之赢羨以助学款。前者集议数次，未能决定。谨就不佞管见所及，为绅学界诸君陈之。

时局之阽危，教育之不可以已，诸君闻之稔矣。学务经费之

不足，固绅富所宜筹措而担任者也。今之红封户，固皆绅富之领袖，其父兄多学界任事之人，其子女多学校肄业之生，以责任论，固有不宜执吝者。此其应提者一。

红封为数十家之利益，而柜完为阖邑之通例。今日文明世界，本不宜有此阶级。中国不立宪自治则已，倘其立宪自治，则此等不平等之例，必宜削除。此其应提者二。

红封之改照柜价，每两不过加六百餘文。吾邑极大富户，每年所任不过数十千，费轻易任。况通邑小户，均是柜完，而谓大户不能，其谁信之。此其应提者三。

乐清之自封与吾邑之红封，事同一律。前年业已由绅富自请照柜完提充学款，毫无反对。而吾邑顾断断不已，彼此对照，能无愧色。此其应提者四。

难者曰：学费宜全邑担任，不宜专责之红封户，此其论是也。外国教育之费，本取之地方税，而国家为之补助。试问今日中国时势，非独度支窘乏，国家无补助之款，即地方税一节，亦非政府大力量不能猝举。前年同人尝稟请随粮带收学务经费，每两加捐大钱一百文，奉张中丞批，以迹近加赋不行，则其窒碍不能办，已可概见。

今日惟有就此红封一项，先开其端。一则富绅大户，宜为地方之倡；二则五十年来大户所享利益不少，尤宜首先乐助；三则照柜价完，不过与齐民平等，并非格外亏损。此其无可难者一也。难者又曰：咸丰间创议者出全力与官吏抗争，始得有此红封名目，今改同柜完，则红封名目将消灭不保。此尤可笑之论也。世事逐渐改良，即井田封建，三代圣王之大法，科举考试，隋唐以来数千年之常制，亦将尽行更易，岂区区瑞安红封之名，必当斤斤保持，与之终古乎？且诸君之意，将谓不提学费，不照柜完，红封之名目，竟可永远不朽乎？今日中国时局之危，沦胥之痛，已在目前。能自立，则旧日不平等之法制，必一切更张无余；不能

自立，则国家且无永远安全之希望，而谓红封名目可以亿万年永保，爰及苗裔，诸君清夜自思，应亦哑然失笑矣。此其无可难者二。

难者又曰：昔日创立红封诸君，本以自封投柜去勒折之弊，今一律改同柜完，则与初意相刺谬。此亦似是而不然者也。柜完折价，虽不无浮羨，然今日官吏贫乏，恃平馀陋规以自给，无此则官事一切不能办，柜完之价，固社会所默认者也。况今日下户粮价有倍蓰于柜完者，彼方求照柜完而不可得，此乃并柜完而靳之，亦不平等之一大端也。且红封之照柜完，尤有与平民不同者，众户柜完，馀羨之利，官与吏擅之，而提红封以充学费，则其馀羨尽归之学界，以谋公益，官吏毫秒无所私焉，其不为助官吏以复收勒折之弊，亦较然著明矣。此其无可难者三。

难者又曰：议提红封，倘强以实行，则不能无拖欠之弊，将照例严追乎？抑置之不议乎？此亦自有正当之理，非不易解决者也。盖践土食毛，各有担荷赋税之义务，绅富而欠田粮，必不能为庇护，亦理律之无可通融者，自封投柜，初定之例，本系每年二月初旬一律缴清，故得此优先之权利，盖迟尚不合例，何况于欠。近来各户竟有年终始缴，或竟全欠不缴者，此乃自失其绅富资格，自应照例催追。红封羨馀，既由公认拨作学费，则亦与官粮无异，不得独立于法律之外。此事为政界一问题，本不在所议范围之内，因有论及此者，故解决之。此其无可难者四。

不佞亦红封户之一，此事应听公决，本无强众必从之权力。前此集议，因病未与，感众论之不一，惜公理之未明，辄就管见所及，举此八条，以质高明。倘有未洽，敬请详细驳难，庶可折衷至当，以释群疑。

是年冬，诒让撰《学务本议》四条，《学务枝议》十则，上学部。诒让办学数载，两郡中小学堂增至三百馀所，陆续筹集公款十六县合计不过六七万元，然已百方设法，心力交瘁。且与地方官绅，时起齟齬，舌敝口

瘡,仅乃得此。平居常以愿宏费绌,教育未能更有发展为憾。屡议开源办法,如地丁带征学务经费及红封改柜完以羨馀充学款各案,又受掣阻,不果实行。故《本议》中有筹官吏之普及教育,及筹学校之大宗经费两条。盖目睹当日地方办学困难情形,而慨乎言之也。(《本议》、《枝议》全文见附录)

时上海学界人士共同组织通俗教育社,事为诒让所闻,即属温处学务处同人,发起组织温州通俗教育社,分函向各县学界及绅商各界征求社友,以互相研究。社址暂设在学务分处内,旋经会员四十余人议订社章十六条,推诒让为名誉社长。

诒让自总理温处学务分处以来,与本省及本郡守旧派官吏多不可能协作。而最初兼任省学务处总办、浙江布政使宝棻,为顽固而且庸劣之满员,诒让尤鄙之。浙江巡抚张曾敫与诒让有世谊,其在当时疆吏中,头脑尚称较新者,因此诒让遇事即向抚院径陈,批准后交省学务处备案,宝棻大为不怿。旋浙江提学使支恒荣来,宝棻虽卸学务兼职,而对温处学务仍存反感,而欲加之罪以为快,于是阴嗾温州府知府锡纶、永嘉县知县丁维晋、乐清县知县何士循等守旧派官员,出与学务处为难,合谋搜罗资料,准备进行攻击。会乐清发生《新山歌》案,士循即至郡言于锡、丁,锡密函转告宝棻,随由锡通详各大宪,声称被告聚众讲说《新山歌》、鼓动革命之陈耐辛系虹桥女学堂现任堂长,温处学务处引用党人,责有所归。诒让闻之,飞牍为之申辨,复驰书张抚,请予从宽处理。而宝棻等正欲借题发挥,以倾陷温处学务处,力请张抚彻查严究。张抚派遣委员沈维城来瓯查办。沈至,诒让又力为耐辛解释,沈复往乐清实地调查,知所告聚众讲说并无其事,即《新山歌》书亦未有人证实系陈耐辛所有,稟复抚院。张抚主办坐诬,宝棻尤不谓然,当即提取全案,将另派员复查。张抚恐事累己,密电求助其叔张之洞。诒让亦致电黄仲弢,请予援手。时张之洞适内召入军机,即将宝棻移任山西布政使,同时张

抚檄调锡纶为金华府知府、丁维晋为长兴县知县、何士循为桐庐县知县。此丁未冬间事也。宝棻既离浙江，锡等亦去温州，此案乃不复重翻矣。陈耐辛一作乃新，名梦熊，与其乡人冯地造豹，同为清季温州学界人士、奔走革命事业之较早者。诒让尝谓此等青年后生，志在爱国，热情可嘉，宜爱护之，故当此案事亟时，耐辛、地造相偕来瑞见诒让，诒让慨允力为设法，并留宿于家者累日云。

黄鲜庵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武昌卒，年五十四。鲜庵与诒让号晚清浙江两位教育家，亦曰称“瑞安二仲”。又与其从弟纆庵，合称“黄氏二庵”。鲜庵在戊戌前后，以京官参加维新运动，为强学会及保国会中坚份子。其著述除《中国教育史》上编已刊行外，尚有《汉书艺文志辑略》及《奏议》《诗文稿》等。又尝纠举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之疏失者十四条，订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外误者四十馀则，诒让以为多精确。

长沙张冶秋百熙卒，年六十一。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 诒让六十一岁

著《尚书骈枝》成。盖谓唐、虞典谟，简而易通，商、周命诰，繁而难读，命诰皆纪年文雅之辞，非淹贯故训，不能通其读。自经秦火，简札散乱，讹易不完，不待七厄。昔人增益颠倒，缀累晦涩，益不可解。乾嘉经儒王西庄、段若膺、孙渊如、庄葆琛、王文简诸家，多精通雅诂，依其义例，大致可诵，而于诸儒所诂之外，间获异义，凡七十馀事，别写存之云。

复阅《契文举例》，成最后写定本。

上书礼部，陈今时修礼十难。

自以《籀廑述林》初名《撝艺宦杂著》，重定改名写稿装成二巨册，凡存文一百二十七篇。上册始《彻法考》，终《札遯叙》，计五十七篇，下册始《书说文玉部后》，终《温州建置沿革表引》，计七十篇。

函属留日学生林同庄大同，访求煨夷古迹。

温州师范校舍建筑工程，自丙午八月初动工，至是年春间，

全部告竣,东西各造大楼四楹,又在两旁隙地各盖楼房八楹,及平屋十二楹,并于各座房屋之间,联以长廊,统计用费三万六千馀元。当时温处学务处派瑞安郭啸吾凤辉专任监理工程,始终其事。校名之全称为“温州初级师范学堂”八字,官厅所颁铃记及校中对外行文并用此称。但揭在校门之张季直先生所书横额石刻,则作“温州师范学校”六字,在当时社会人士初见“堂”改“校”字颇觉新异云。师范学堂首任监督,以学务处文牍部郭主任风浩兼任,而学务处管理部副主任徐陈冕,调任师范学堂监学,先招简易班学生一百名,定二月初十日开学。

是年,温处各地继续积极创办和整顿各级各类学堂。

永嘉县先后成立乐育初小于一都三甲王氏祠,崇圣初小于三都寺前街何氏祠,育英初小于四都新河吴氏祠,育性初小于五都底岭张氏祠。

乐清县筹办毓秀初等女学堂。

瑞安县治西门外晏公庙,创办外西北学堂。又增设德巽、东南两女校:一在申明里郭氏祠,一在龙首桥广福寺,皆初等小学。

平阳县北港乡增设初小四所:水头街土地庙之德选;秀溪苏氏祠之爱群;弧门土地庙之弧门;余思坑土地庙之宗正是也。江南乡增设男女初小三所,金乡南堡之金镇男校及杨氏所办之金乡女校,周家溪太阴宫之自治男校是也。又南港乡藻溪戏台宫之公是两等、小南乡塘川周氏祠之凤川初小、蒲门乡范忠懿庙之瓯岷初小亦告成立。并改平阳中学堂为高等小学堂。

整顿玉环中学堂。

处州府治东晏公庙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旋复于府治西里仁庙设立官办初小,府治南府学署设官立纯正初小,则并由旧有府设之义塾改办者;而府治后之棘山铺,先有官立种植学堂,至是亦改官立初小。

丽水县城上真殿巷刘家举办济美女学堂。又于厦门观音阁

设初等小学堂,北乡太平庄设敦本初小,南乡水阁庄设务本初小。

青田县于奕川庄奕川庙、横山庄大云寺、高市庄章氏祠,各办初小。

龙泉县所增设者为:官立培文初小,在城北月宏宫培文义塾旧址;官立城西初小,在集福寺;私立毓英初小,在集福寺上首赵家;私立养正初小及附设女学,在西乡八都街李氏祠;楠溪初小,在南乡黄楠庄;而德国耶稣教士,于城东捐办私立养真两等。

遂昌县于排前庄办育青初小,大柘庄办崇志初小,上旦住前办崇实初小,大田叶氏祠办尚五初小,柳川庄办贯一初小,王溪庄办涵育初小,亦山庄正应公所办又新初小,各校皆在县西;而县东长濂曹公祠则有正始初小之设立。

松阳县有私立益智英算专修学堂,设于城东仓圣庙;僧立尼宗初小,设于城西东琳禅寺。

平阳、泰顺、松阳三县劝学所先后成立:一在县南汇头,一附设于罗阳学堂,一附设于高等小学堂。

诒让于春初患寒咳者累月,自觉体力、脑力日就衰弱,为稍节劳,因致书支桂卿学使,辞省教育会会长时以副会长摄会长职,致电礼部,辞礼学馆总纂,同时农工商部札充温州商务总会总理,亦即电谢不就。然犹时常往返永瑞间筹划学务及路矿事,未尝少息。三月二十二日,猝患中风,急延医师数人会诊,治颇见效,言语回复,起坐自如,昼常接见各界人士于榻前,商谈地方诸事,尤为创办温州工商实业学堂,拟设各县蒙养院及通俗教育馆而操劳,夜则欹枕观览书报,亦略无倦容,家人皆劝其少用心多休养,而诒让自不以为意。四月二十七日,竟又人事不省,从此病情加剧,药石无灵,延至五月二十二日巳时,遂长逝矣,享年六十有一。

浙江巡抚冯汝骥得讣告,即檄飭裁撤温处学务总汇处,所有议办而未及施之事,一概停止进行。温处学务总汇处,历办三

载,筹集教育经费统计近五十万元,先后成立各地方学堂,凡得三百馀所,其事之有年月可考者,大致如上文之所列举也。

六月初七日,两郡人士集师范学堂开追悼大会,一时临吊者八千馀人。而杭州教育总会、上海国学保存会、浙江旅沪学会、浙江旅京同乡会、温州留东学生会、浙江铁路公司,并于是月先后开会追悼。浙中各学堂亦停课追悼。

章炳麟、孙诒棫、宋衡、汤寿潜等亲朋好友,分别以撰写伤辞、挽诗、挽联。

炳麟自日本寄来《伤辞》云:

汤汤大海不可望。灵尚安留吟青黄。

《挽联》云: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昔人挽戴东原语,并世无足当此者,独可移挽仲容先生。

秋,瑞安县中学堂裁撤正副总理,以项申甫太守改任监督。

八月,翰林院吴侍读士鉴奏准宣付国史馆,列入《儒林传》。

冬,章炳麟为孙诒让作别传。

十月二十八日,遗腹男延著生,李孺人出。

瑞安中学堂自明年起改为私立,移设于范大桥巷项氏祠,即前方言馆旧址。陈勉卿恺任监督。

皮鹿门锡瑞卒,年五十九。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征君籀廌公年谱》卷七(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卒年)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五月二十二日,周忌之辰,两郡学界设位公祭。

六月十五日申时,杨孺人卒。享年四十有六。孺人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本姓吴,父觐川,业贾。

九月,邑人唐黼墀等奉公神主人祀西乡先贤祠。

温州师范学堂监督郭凤诰辞职他就,于是黄式苏来继监督

之任。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

家刻《墨子间诂》成,永嘉王子祥明经为之校刊。王氏复拾孙公馀论,补缀校语,别为《墨商》三卷。

刘铁云卒于新疆流所,年五十三,其所藏甲骨文字,一部分归于上虞罗振玉,又一部分归于犹太商人哈同。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

夏秋之间,延昫、延炯等,检曝玉海楼遗藏全部,略作统计,古籍计经部有三千七百二十五册,史部有一万零二百三十四册,子部有二千七百十二册,集部有四千五百十五册。丛书六千九百九十三册,都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九册,此外有新书二千六百四十三册,杂志二十九种一千四百七十七册,报纸十一种,有数种合订为一册者,亦有一种分订若干册者,计有三百零五册。

瑞安私立中学堂仍恢复为公立,迁入卓公祠,即前普通学堂旧址,继任监督为孙仲闾。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

教育部通行各省令于省教育会开大会时,提议评选自上古至清末为止,历代乡贤人物各若干人,并征集像传以凭汇编,于是浙江选报四十余人,诒让与俞樾、黄以周均在其列。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

前师范学堂郭监督凤诰发起就依绿园废址购建纪念祠。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

八月初五日子时,侯孺人卒,年三十有六。

是年,《尚书骈枝》《大戴礼记斟补》二书经瑞安广明书社石印,先后出版。

黄纁庵绍第卒,年六十,辛丑以后任湖北全省学务处总办多年。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

四月初九日巳时，李孺人卒，年三十有三。

是年，瓯海矿业公司代表虞柏庭廷恺与孙氏宗人协议，决定以富强公司所办未成之孙坑铅矿，委托其计划进行。原订约继续有效，矿区计广七十馀亩，当时即曾开掘，但纯用土法。

《学务平议》经瑞安广明书社石印出版。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

孙家以《籀廌述林》付梓。

孙仲恺校刊《名原》，并函请南通张啬老为题署于书端。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

纪念祠落成，名曰籀园，南通张季直殿撰睿为书石额。于是六县人士公奉粟主人祀，并推永嘉王毓英主祠馆事，复于祠旁筑临水湖楼，以为登眺游宴之地。

刘申叔有《名原》《述林》二叙之作。申叔，恭甫先生犹子也。

十月十一日，浙江第十师范归并于第十中学，称中学师范部，在校中公建怀籀亭以垂纪念。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

秋，籀园附设藏书室落成，以旧有学款中之戏捐千金及府学田租为藏书室常经费。

同县薛储石钟斗，薛鼎芬子撰《孙籀廌先生年谱》，成稿一卷。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

朱中我卒，年七十八。朱氏尝有《孙征君事略》之作。文见《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九号

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

浙江图书馆刊本《温州经籍志》刻成出版，是刊始事于民国四年，参与校勘者有馀杭章见伊、邹守拙，嘉兴严景商，吴兴沈维伯，绍兴陶念钦诸人，而馀杭章仲铭总其成。仲铭为太炎先生之兄，其时历任浙馆监理兼编辑，后即继为馆长。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

三月，王馆长毓英题籀公祠一联：

祠枕西城，长馨俎立，忆当年新学开基，杜厦庇欢颜，两校门
墙崇报祀；书分东壁，高矗楼台，窃自幸残龄抱瓮，籀园勤供职，
三生香火结因缘。

张嗇庵撰有《孙征君墓表》

同县杨则刚嘉，杨志林少子以所辑《籀廌诗词》一卷编入《墨
香簃丛编》，付之石印。凡存七绝诗二十三首、五律诗二首、五古
诗一首、七古诗一首及词二阙。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

郡人修筑籀园。王毓英有记。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

同县雁晴笠撰《墨子间诂校补》，由上海商务印书室铅印出
版。

同县宋墨庵慈抱撰《孙籀廌先生年谱》，写成一卷，旋于翌年
在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上发表。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

温郡人士议定以黄绍箕同祀于籀园。先是，籀园藏书室改
为温属图书馆。黄氏后人曾以蓼綏阁藏书万册捐藏馆中。而诒
让昔日办理温处学务，亦颇得绍箕赞助之力。故当时尝有孙、黄
合祀之议。顾因与籀园名义不合而罢。至是，乃于园馆之藏书
楼上别为绍箕设神龛以垂纪念。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

十一月初九日，安葬公柩于永嘉十四都慈湖南村御史峰之
原，诸恭人、陈、杨、侯、李四孺人合祔焉。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

子延钊将采辑《温州经籍志》中所未著录之书，至清末止，续
编为《温州经籍后志》。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

是年延钊校理《述林》遗稿既毕，谨附识于帙尾。（略）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

子延钊编写所见遗文稿出于《述林》外者，成《经微室遗集》八卷，凡存文八十□篇，诗五十□首，词二阙。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湖北武昌箴湖精舍以楚学社刊本《周礼正义》补校印行。

温州中学教师朱芳圃撰《孙诒让年谱》成，旋经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中国史学丛书》，铅印出版。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年）

武进陶兰泉湘、丹徒尹石公炎武等发起汇刊清儒名著《十三经新疏》，于是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及孙希旦之《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并与其选。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

永嘉戴幼和家祥有《朱编孙诒让年谱书后》之作。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

延钊编辑玉海楼藏温州乡先哲遗书目录并附外编，录外地人著述有关温州文献者写成一帙，送浙江省立图书馆刊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同时抽印单行本出版。目录列明刊本三十二、明写本二、稿本十、抄本二百十一、清刊本一百九十六、日本刊本一，都凡四百六十二种。

整理者按：以上录自《孙征君籀廌公年谱》卷八（起宣统元年，迄民国二十四年，身后余闻）。

附 录

孙衣言遗文

赴皖日记*

同治元年七月，予以滌生师相召赴皖，仲弟锵鸣亦将还朝，适海坛镇总兵吴春波镇军鸿源师船回闽，约为航海之行，遂留三弟夫妇及诒穀妇侍亲在家，而予与仲弟皆携眷属以行，以二十四日脯时登舟。是日天雨，已而霁。春波镇军，闽同安人，少为海上贸易。咸丰三年福建匪党为乱，号小刀会，扰厦门，春波自以海舟家童击贼，遂以功官至闽安副将，授海坛镇，在闽洋捕海盗勇甚，有战船百艘，皆自制也，舟中勇大抵皆其子弟乡人，故每战辄胜，闽人倚以为重。咸丰十一年，瑞安会匪乱，闽督檄赴吾温，州城得以无事，及瑞安贼之速退，镇军与有力焉。镇军议论鲠直，在舟常与兵丁共操作，尝以六百人破粤匪数十万，解建宁之围，水师中可用之才也。

二十五日，迟明西北风起，移舟泊东山下。是日微雷，雨亦小。家人丁庆来。夜间与仲弟及春波谈及水师情形，春波颇以上官多欲为患，而极言水师之乏材，盖近来海疆之通病也。因询

* 《赴皖日记》标题系整理者所加。《孙逊学公年谱》抄录该日记后冠以“旅行日记”，似非原作标题。

以所知人才可用者，曰游击白英、都司陈登三、□□薛世仪，皆所见将弁中可以造就之才，而世仪则正被劾去官矣。

二十六日，早间北风颇利，扬帆而行，未午过盐亭，已而风止，欲进金乡港而不能遂，寄碇于金乡外洋。夜间，西北黑云如墨，正当船上，东南亦有黑云起，镇军惧有恶风，拄香祷于天后，予兄弟亦默祝神佑。已而天霁星见，意稍安，而镇军已申旦无眠矣。西北一带山迤连如城，皆金乡外屏也。有两小屿，远望之，若一山而中分，又若委袱于地者，谓之包裹屿。又有二屿，一横长而平，曰洞箫屿，一锐头而尻圆以高，曰琵琶屿。

二十七日，风微甚，遂以人力进，旁驾六桨，后摇双橹，然仅能抵北关泊焉。过一屿纯石色，赤白斑驳，一方石高数丈，据赤白石上，如人昂首而坐，谓之魁星屿。见盗船七艘在北关门外向南去，及泊舟望之，则又在关北数十里，为金乡洋面，春翁以为广艇将窥温州矣。夜间大雨，风颇恶。北关西负山，蜿蜒如长蛇，山下沙滩，有居民茅屋数十所，逾山而西，为蒲门之南屏，张焕堂观察所居也。其东南有长屿屏障海中，与西北南屏之山相去三里许，汪洋万顷，至此束为小海，故舟可泊以避风。枕上拟为天后庙联，曰：“惟元后德符□□，生天成佛，历二千载以来，至今日岛间客去，海上槎回，犹赖波涛咸苦，更何事虚无缥缈，遥访蓬莱，笑后世徒羨西池王母；我大清化洽瀛壖，颁玉献珍，在数万里之外，当其时文鸟栖樯，华灯引楫，每闻光景肃然，所深祈胙饴神灵，永澄渤澥，使远方知有中国圣人。”

二十八日，北风甚壮，由北关开行，薄暮抵三沙，福宁左营参将驻扎所地，有总兵行馆。福宁总兵当以七八月防秋时驻三沙，其地岛屿环峙，海艘往来必由之路，闽浙之咽喉也。三沙地负山为固，居民皆依山下海，旁复有小山如屏然，上筑炮台以御海盗，然洋面甚宽，而炮台不得地势，又孤立无犄角之形，不足以制贼要害，若能跨山为城，而于上下各岛陡入海处，多聚沙土为炮墩，

则可恃以为固矣。路过大西、小西各山及七都、八都各港口，皆福鼎属也。春波为余言，大西山嘉庆时海寇蔡牵葬妇处也。蔡牵炽时，其妇先死，牵葬之甚厚，为疑冢数十所，同时下棺，而令所亲贼党八人舁其妇以葬，葬既毕，杀所亲者八人，遂无知逆妇葬处者，寇亦狡矣哉。三沙人烟颇盛，有市肆，拟与春波上岸，而雨大至。是夜，春波接福宁陈镇来檄，言盐埕海盗蔡姓，在洋盗渔户网，为三沙渔人所诉，盐埕有蔡床、蔡小说者，资以船炮，而分擅其利，欲会春波师捣其巢。春波谓贼知师船来必避去，当潜为师口而密掩之，乃可得志也，遂辞之。

二十九日，由三沙开行，风微，过福宁港口，迤西一山如龟形，又如笔架者，土人谓之福建头，非顺风不得过，遂泊于山北。夜间西南风起而雨，船上终夜有声，春波镇军为诵闽人谚曰：“三沙肉好吃，福建头难过。”

八月初一日，西南风壮甚，拟开船至罗浮，已而风恶甚，仅得过福建头，无寄椗所，而前船刘都司等船去已远，惧颶风起，遂回而北进福宁港口泊焉。福宁港西北皆山，有数小屿纯石，而树皆深碧色可玩。舟既进港，风渐微，土人捕鱼者，以小舟来集船边，所卖蝦蟹梅童，皆饑饑能动。渔户上船，见大炮，互相夸说，以为未见，而自言洋盗来夺鱼网，并掠人去，索重价以赎，割耳断指以示其家人，逾时不赎则杀之矣，洋盗之害如此，可恨也。是夜大雨。

初二日，仍泊福宁港。前船先去者，复以三艘返来，护镇军船也。风恶有雨。福宁港口水浅，潮退时捕鱼者皆步水中，手推小网，背牵一木桶，如饭甑状，得鱼则倾入桶中，然所得皆蝦蟹琐碎，无大鱼也。

初三日，晴霁，犹南风，午后逆风，行数里，仍泊福宁港口。是日吴镇军接钦差耆九峰中丞浦城来檄，知中丞于六月杪抵浦城，并知房师蒋申甫大京兆亦还朝，避上讳，改名琦龄矣。连日

与春波言兵事，春翁极言客兵之费及土勇之难于驾驭，不如各省自行练兵，择其精壮可用者，给以经费而时操演，如闽中之兵，以漳、泉、金门、厦门为最强，其次为海坛、闽安，每营如能自练兵二三百名，少者百馀名，使各省皆有精兵四五千，临时征调，朝发夕至，远胜调外省者多矣。予谓此议极是，然必须提镇得人，而后其法可行，督抚得人，而后提镇有所统率，其大要仍在用人也。春波言，闽兵一人出门费十二两，勇出门费三两，故军中皆乐用勇。

初四日，南风，开船甚早，午后风微甚，欲抵罗浮而不能南，遂泊于大金洋面。

初五日，晓起无风，将日中，南风，船行数里，望见罗浮矣，而不能至。至更许，复拔棹而行，抵罗浮，泊焉。将抵罗浮，望见西南一山，岩石峭异如画，数日间所未见也。是夜讹言有盗船，船上放枪炮以惧之，然实未有也。闽人以族姓之大小为强弱，故尤重生男。春波言漳、泉间募勇，必以大姓为主，而后可以驾御之，若小族之人统大族之人，则往往滋事，此殆漳、泉间之风气也。至罗浮，为闽安境，其西南为东冲港口，通福宁，自此山益多。

初六日，南风甚微，由罗浮开行，抵北江。夜初鼓，复拔棹行，至华岐，泊焉，时夜四鼓矣。连日南风甚微，波纹如织，颇有东风扬帆风自流丽之趣。薄暮时，在北江洋面见江豚成队，出没水面，行船者以此为有风之验也。数日前，见斗杓上有星如彗状，而芒较短，是夜光芒益微矣。东方一星，色红，而光焰异常星，或以为景星，殆扫除祸乱，重见升平之象欤！

初七日，南风，辰初开船，暮抵五虎门外，潮退不能进。西风，云墨色，闻雷声，夜二鼓潮来，驶入五虎门。五虎门为入闽门户，东西山相向而峙，有五小山当其口，遥望之，正如虎形。既进五虎门，则不过一小屿，而略有齟齬五所耳，绝不类虎也。是夜五鼓，雨。

初八日，舟抵闽安关头，换龙船至闽安协署。自五虎门至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闽安五十里，两岸皆山，大江流其中，关头以南扼要处，皆列炮墩，两墩缺处置大炮，墩高丈许，盖以障敌之矢石也。炮墩之制，创于余师祁春浦相国。黄树斋司寇使闽中时，时闽方防夷，而祁、黄二公奏言炮台用砖不及用沙土为墩之便，余为黄侍郎行状尝备述之。闽中守备颇可观，异于吾浙海疆之虚无所有，而五虎门以内百馀里，两岸皆山，为守亦较易也。是日，晤陈丽金都司登三、陈荫塘参将廷基、余千总飞彪、刘藜山都司兴邦。春波觞客于署中，陈荫塘都司来馈食。闽安负山面海，跨山为城，居民数百家，大半以渔为业。副将署因山为屋，其后堂踞山半，颇为爽垲。堂后岩石上，镌“南屏拥翠”四大字，右题“乾隆乙酉”，而姓名不甚可辨。下有贮水石槽，旁镌“元祐六年辛未岁造”八字，书法颇朴拙。北偏客座之前庭岩壁上，镌“剑池”二字，又丛竹下立石上，镌“鹄印”二字，鹄字不全，亦皆无书者姓名也。

初九日晴，日脯时，雷声隐隐，颇有雨意，仍住春波署中。陈参戎见示《表忠录》。参戎尊人忠愍公化成，以道光二十一年为江南水师提督，英夷寇松江，死之，恤赠甚厚，一时以诗文纪事者尤多。参戎合为一编，冠以御制碑文、谕祭文，而附列墓碑、像赞及诸家题咏于其后，谓之《表忠录》，凡四卷。卷中张亨父五言古诗一首，沉郁顿挫，近杜子美，当为最佳。练笠人予未知其能诗，然此卷中所存七言古诗一首，亦老境也。发家书，并致燕卿仲玉。

初十日，在春波署中，辰巳之际大雨。夜三鼓，藁弟与春波坐龙艇赴省城。张焕堂书来，知已设榻相待，而家人辈欲小住闽安数日，尚未赴省也。

十一日晴，雨后骤凉，秋风颇厉，与何树之书记在丙谈久之。树之言诸暨包立生之事，颇近妖异，古人如张子房、诸葛武侯，后世兵家好以奇怪之辞傅之，然未闻其以左道取胜也。立生果如人言所云，则邪语惑众之流，不足用也。

十二日，在闽安署。

十三日，在闽安。是日迟明时大雨，已而晴霁。访陈荫塘、陈丽金、刘藜山三参戎、余守备飞彪。晤藜山。

十四日晴，辰初登舟，赴福州。午初，至水部杨蕴玉守戎署中，晤春波，适同年刘云樵廉访、曾峻轩观察均在座，晤谈久之，晤王雨田明府，即在蕴玉署午饭。饭后进城，至北街后张焕堂观察行馆，云樵、峻轩来谈，同寓者为王雨田明府、张耕甫县佐、谢寿廷明府崧荣及焕翁群从，闻左季高中丞龙游失利。夜间阅邸抄，始略知中朝近事。

十五日晴，读蒋申甫大京兆师所上《中兴十二策》，此申甫师寓居凤台所上书，而奉旨颁示各省督抚者。策中如端政本、戒粉饰、开言路、恤民隐各条，皆为洞见本原，不愧大臣之言，而第一条则尤所谓言人所难言也。午后酣睡数刻，起则日已西矣，出访刘云樵同年翊宸、曾峻轩观察宪德，返寓则已上灯。是夕焕翁燕客于行馆，月色皓然，吴春波协戎来。

十六日晴，晤殷心斋刺史执中至南台，晤崇安万序东观察方焜，始知其嗣君珠湖郎中、莲初吏部皆在京师官下，镜蓉兵部在崇安家居，珠湖得实缺矣。序东寓南台上杭街源春茶栈。回城，晤马乐宾大令逢伯，焕翁营中随员。晚至林若衣寓夜饭，晤薛仁甫茂才。

十七日晴，吴春波来，知其以捕洋盗功，得旨记名总兵矣。万序东来。

十八日晴，刘云樵同年招饮，偕张焕堂、曾峻轩两观察及仲弟，万序东馈食。

十九日晴，林若衣来。夜间，吴春波来。

二十日晴，晚至若衣处谈久之。

二十一日，阅邸抄，知祁春浦、翁二铭二相国、倭良峰大司空皆奉召入上书房，授皇上读。三君子皆邃学老成，而良峰则尤笃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信宋儒者，可谓师傅得人。予前上曾相国书，极言及此，而政府已有见及者，中兴之大关键也。盖此事皆自申甫大京兆师发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万序东观察来。

二十二日晴，殷莘夫衡来，心斋刺史令兄。夜间阅邸抄，知仲弟已转侍读学士，四月十八日之命也。

二十三日，日未明时雨，于是不雨十馀日矣。午后雷大，雨如注，半月以来颇忧旱暵，于是始得沾足。闻绍兴收复。

二十四日晴，雨后颇有秋意。

二十五日晴，得子俞弟书，始知抵闽安时，春波差人至温所寄家书已到。吾乡雨泽时若，晚禾甚好，谷价亦减，此可喜也。并得曾燕卿、朱小岑二君书。孙龙友二尹来。自瓯回闽也。

二十六日晴，晤杨松樵明府，仲弟门人杨晓潭明府立旭之犹子，以安徽军功知县捐发福建，本年四月间到省，顷得委摄寿宁令。而其太夫人在广东得剧疾，乞假以归，谈次语及王定甫户部，始知其去岁夏间，以与枢廷诸贵人忤，称病不出者数月。已而郑、怡二邸及肃顺诛，恭邸为议政王，令复入直，旋擢内阁侍读学士，为军机领班。定甫有才识，能古文，初政以来纶綍一新，定甫盖与有力焉。又闻定甫尚未有子，而其夫人以去年夏间卒，其居尚在永光寺街也。闻晓潭尚在阳高，而柳州城破，其家有被难者。晚至吴春波寓，遂在春波处食。是日，仲弟赴闽安。

二十七日晴，曾峻轩观察来。闻金陵之围已合，楚兵连得胜仗，而贼援亦四集，曾协揆尚在安庆也。至若衣寓。

二十八日晴，至上杭街源春茶栈晤万序东，知眷属辈以今日午后乘潮登舟，夜间可到。至水部拜杨蕴石都阃廷辉，路晤吴春波，遂与春波偕至蕴石处，适王雨田、陈笃熙皆至，遂宿蕴石处。是日与序东谈及御夷之策，序翁极言夷不足畏，其军法过中国处但在一严，而中国人苦于贪利，近年海上失利，皆由弁兵私与之通也。又言吉中丞吉尔杭阿之御夷于上海，实亲见之。夷人运大

炮十位上岸，以拒中丞，官军令抬枪二十名，分五排以当前，每闻夷炮声，枪手即伏地，炮声甫过，即起放抬枪一排，如是再伏再起，毙夷人二十馀名，而中丞军中已鸣金收队，故所杀止此，否则可尽歼。盖夷人畏抬枪，又不能起伏，此其所以为我制也。又言及法兰西天主教之害，其术皆以利诱我愚民，一人其教，则淫其妇女，死而剜取其心目。本年江西省城之民不胜其愤，遂相约毁其所谓天主堂。夷官至京师，诉之朝廷，犹欲归罪于民，而江西沈中丞言百姓无罪，罪在巡抚，自请交部议处。朝廷亦知其误，遂寝其事，是时夷人方索偿数十万也。在杨蕴石处晤李君茂泰。李尝从林文忠公于广东军中，言道光庚子文忠在广东，夷人畏之甚，令洋商伍某以重货贿朝贵，以琦善易文忠公，而事不可为。伍某一幼孙慧甚，一日不云而雷击死之。又言文忠在广东，一日夷人揭伪榜于粤城中，购文忠二十万，将军某为文忠危，请移入内城。文忠笑曰：“夷人不能擒我，而犹用我百姓，此何能为？若百姓欲杀我，我又何所逃？”翌日，即出海口，阅视炮台，夷人益畏服。及其奉召赴浙也，省中文武谓海口夷船环列，宜从陆道行。文忠曰：“我以海路来，今宜从海路去。”卒不听。行之日，文忠露坐舟面，帆惊夷舟而过，夷船在前者，群出立船头站队，放炮鸣锣以送之，广人益服文忠之胆。李君又言琦善既抵广东，大宴夷人于观音山，是时文忠不在坐，夷酋故向琦善前大声曰：“请林大人安。”琦善大骇，问曰：“孰为林大人？”夷酋曰：“少穆林大人也。”琦善大惭。此皆文忠公轶事也。

二十九日晴，由水部复至上杭街，舍弟与家人辈已至一杭馆寓矣。序东言吴春波之勇，又言其援崇安时虽为贼所败，而实有功，以兵少且用之不得其地故也。

三十日晴，曾峻轩观察见惠蔡忠惠《万安桥碑》，兼有颜、柳之长，于童子初学书时尤宜。峻公尝守泉州，此碑榻手亦佳，可贵也。

又八月初一日晴，仲弟由南台至城，是日得大人谕书，知瑞安晚禾甚佳，台、处一带均无事，并得朱小岑、曹燕卿、胡鹤汀诸同人书。又棣甫书来，知钱子奇邑尊勤政爱民，出示严禁吏役需索及扰民不法行为，又留心查访表扬地方绅衿急公好义之事。是日，闻万序东观察有长子珠湖郎中之丧，为之惊悼，遂出城慰之。珠湖于三月间补刑部郎，在曹司有能名，而以暑疾暴卒，尚未有子，可惜也。

初二日，在上杭行馆，序东偕其幼子培滋来。

初三日，雨后至城寓，适曾峻轩观察馈食，遂招若衣同饮。

初四日晴，吴春波来。言海坛千总保升游击张连魁，水师人才可用。又言水提黄进平之不才，及漳道汪如鉴之贪劣。峻翁得延建邵道。

初五日雨，与焕翁谈台湾近事。戴万生者，台之彰化人也，向为安平协署书吏，营兵升调，书吏所得规费多，副将夏某以戴多得赂，欲掠有之，而戴不肯与夏近。戴去，是时台匪林某之居后柱者，方聚天地会，以戴粗知书，招为首，遂攻陷彰化，杀夏副将，守道孔昭慈往捕，亦被戕，贼势遂炽。时闽中方苦乏饷，而提督曾玉明在台颇久，方出师赴浙之平阳，欲得台湾镇，遂自言于督抚，愿办台湾贼，可无烦大兵，督抚喜而从之，曾遂以勇五百人至鹿港，甫至连败，贼益张。而后柱有林懋成者，故与其里人林文察有仇，文察故土豪也，以剿小刀会立功，官至总兵矣，时方出师处州，其弟林文明尚在彰化，懋成欲因此复仇，遂亦附贼。而台湾勇自浙撤回者，闽藩丁四健减其口粮，又不给行费，勇大哗，丁以令箭驱出省，及返台，遂从贼，贼之势益张。时闽安副将吴鸿源舟师，方自温州归。吴故在水师有名，贼中讹言吴副将以战船五十艘来，其党惧，乃竖旗于彰化，益招乱民，遂以八月十五日攻鹿港，曾玉明仅能自守，幸不破，而贼攻鹿港不已，泉、厦颇震。林懋成虽从贼，戴万生疑其志在报仇，恐有变，而懋成亦畏戴，盖

两贼犹未合也。勇首陈捷元者，亦台湾人，以军功保荐至都司，方内渡，其兄捷三尚在台，陈氏故大族，戴以书招之，令从己，而捷三自言其弟已受国恩，若从逆，则其弟先不得免，然以贼方炽，未敢峻拒也，飞书乞援师，恐日久则益不易为矣。

初六日晴，晤裕子厚方伯铎、雷午峰太守瑞光，陈子嵩太守谦恩、孙涤斋明府源，及其哲嗣龙友二尹世襄、刘云樵观察、殷心斋刺史。裕方伯言台湾人有粤庄、漳庄、泉庄之分。粤庄者，广东人也，谓之客民，人最少；漳庄视粤人稍众，而不及泉人之多，然皆聚居，尤重乡里之谊；泉人最多，然散居，其心不及漳人之齐一，此时为乱者漳人也。是日发家书，交九里潘培桂带。

初七日阴，出住上杭街馆寓。序翁来晚食，夜二鼓始去。

初八日晴，陈二少君穆斋连科来，其尊人尝为温州总兵，名世忠。

初九日晴，陈子嵩太守招同万序东及弟登越王庙。庙在南台山上，俗谓之大庙，山有龙井，所谓闽越王钓龙台也。相传井中有龙，投以虎骨，水即涌出，祷雨有验，而雨后即大火，故人不敬也。山不甚高，而俯瞰万室鳞次，遥望城中乌石、白塔诸山，苍翠如画，闽江抱城而北，帆樯林立，酒半大雨，则四山及民居又在烟霭溟濛之中，若隐若现，予抵闽将一月，此游独快，而去予寓居不过一里，几于交臂失之矣。序东言，前方伯张云茶先生初至闽，库藏如洗，及其去也，乃有三十万，方伯精于理财，然未尝以刻削为事，但严核欺隐而不妄费耳，惜以忤制府意，不久即移任江右，旋以贼扰江右被劾去官，盖其才犹可用也。越王庙寝殿为王及夫人像，夫人坐于左，王坐于右，盖古人尚右之意欤。闽中吏治日废，制府信用幕僚，于是绍兴、常州人之官幕客者，皆依督抚得官，制军署中由幕友至监司者凡七人，其党张甚，凡省中粮饷税务皆以幕友主之，而乾没官项遂至数十万。其失职怨者为竹枝词数十首，胪列其事，御史林寿图以闻，朝廷切责督抚，罢巡

抚瑞琿，特命粤抚耆龄至闽穷其事，旋以耆为闽督，而移总督庆端为杭州将军。然其事虚实参半，而闽中诸干吏，如刘翊宸、吴鸿源、张启煊者，皆为所中。闽人尤以为冤者，则吴鸿源办广艇一事，实为廓清海口之奇功，而为粤人所怨，遂谓吴所杀皆良民，且没广艇资财数十万，闽抚不及察，以副将颜青云换鸿源，而广艇遂有窥伺五虎门之意。颜甫视事，而海口客民以被劫报矣，论者甚以为危，谓明年春夏之间，南风司令，必有侵轶省垣之患。鸿源方自温州剿贼归，又遭蜚言，怏怏不得志，谋称病去，则水师益无可恃之将才矣，可惜也。或云竹枝词者，粤人丁杰所为也。丁本倾险小人，失职怨望，遂为蜚言以中其所怨，诸所同志者从而和之。故其中虽所列赃私各款，各得其实，其余则往往摭拾琐碎以快私怨。予尝谓此事不可不按，而宜分别虚实轻重，以杜浮薄倾陷之渐，乃为得其本体，且其中间有可用之才，而一切绳之以法，则亦非地方之福，是在当道之默为权衡耳。丁杰旋捐升道员，顷闻以解炮至皖，恐其托身曾营矣。幸涂师索称知人，当不为所惑也。子嵩太守言其高祖凝斋先生，第进士，归班铨选，即不复出，生五子，皆令读《近思录》，时姚惜抱先生方告归，延至家，教诸子，岁致修脯三千金，凡五年，故陈氏诸子多知学，石士宗伯即惜翁弟子也。予尝见有陈兰祥者，尝评鹭阮亭《古诗选》极精，及询之子嵩，则固其家从叔祖也。

初十日晴，午后复与涵儿涵，为治让少名。登钓龙台，台上有碧光、达观二亭，上有五言集句楹联云：“举头望明月；荡胸生层云。”又曰：“窗中列远岫；天际识归舟。”闽越庙极阔壮，而联语多不称，惟无名氏一联曰：“倚汉角秦，逐鹿当年开旧国；枕吴带粤，钓龙今日有高台。”较为自然有气象。庙中欲寻唐宋时碑不可得，但大门左右有乾隆年间修庙二碑耳。

十一日晴，林若衣刺史来。

十二日，黄福田二尹德基来，义乌人。裕方伯贻《朱子集蔡

端明帖》一巨册,《成哲亲王临右军书》一卷。序东观察言,近日官场,凡属僚谒见上官,上官有所言语未及了,属僚即高声应曰“是”。张云茶方伯集馨之初为闽藩也,初见属员数人,皆连声曰“是”,方伯作色曰:“是则我固知之矣,吾若自知不是,亦何敢出诸口,何待汝辈褒扬。但恐实有不是者,欲与诸君商榷之耳。”众大惭沮。予谓即此一端,可以觐方伯之风力矣。

十三日晴,至城为林若衣刺史第二子祁孙上学,晚回寓。在序翁处谈,晤新城陈子筠,子嵩太守兄也。序翁言:咸丰七年贼围建宁时,城中无守备,练首蒋孝廉、周上舍仲豹以练勇来击贼,几为所困,而毕游击定邦率所部至,并力攻贼,贼遂走,兵练并力追之,将过溪而水大至,贼溺死者无数,自是贼不敢复窥建宁矣。及报功,城中官掩其功,转以通贼诬仲豹,褫其衣顶,而蒋孝廉亦以愤死,其后陈心泉侍御奏恤孝廉,而亦不及仲豹,然首解城围实此二人功也。自仲豹等事后,练勇颇解体。又云,贼围急时,城中文武不肯战,建安知县何锡智愤甚,与其子率新兵数十人上城,皆死焉,城中官以为遁也。

十四日晴,吴春波家人自闽安移住水部杨守备署中,遣其三子连科来省。内人辈即往水部寓中视之。得子俞弟来书。

十五日雨,殷心斋刺史招集中亭街,其烟烛肆中也大同字号,偕林若衣、张玠甫,薄暮始散。若衣甫及城门,而城闭,来宿寓中。万序翁来。若翁言,淦生师营中,每五鼓,即料士卒点名,毕即令排列垒上,谓之站墙子,既而各取泥土修补墙垒,既而放枪炮,既而角技艺。将午饭,则遣士卒市蔬肉,每十人以一人去,去必领签字,往返必以时,饭后则复点名,如午前所为。既晚饭,则复点名,而后归伍休息。故营中无吸烟,无赌博,无四出骚扰者。又言,淦翁在祁门时,不甚守险,闻贼来不轻出,必近至一二十里,然后挥兵出击,无不胜者。又言其不轻出马队,必俟步兵将胜,然后以骑兵冲之,每得大胜。又言不以斩级为功,凡贼来斩

首献者，皆不得予赏，必击退则一军皆赏，故其兵见贼皆奋。又言其士卒皆于衣上标列一二三四五号数，一不得混与三比，三不得混与五比，乱次者即斩，故士卒肃然。又言贼善于用探发间谍，每以十六人为度，第一次发四人去，间一时又发四人去，各予暗号，而各不相闻，后行之四人，必令见前去四人之暗记而归，如此互为觉察，故探无不到。先探之言，必质之后探之人，其言不实则斩之，故探无不确也。

十六日晴，雨后骤凉，可用夹衣矣。发家书，以东洋参驴皮胶寄归，并附番席三条，殷大同有便人回瓯也。

十七日晴，张焕堂观察来。海防同知丁君嘉玮来，绍兴人，寄居直隶，焕堂之深友，闻其居官甚勤慎也。王雨田、张玠甫、黄福田及焕翁诸子皆以看会出城。闽俗好鬼，信机祥，与瓯相似，此会所迎神，则所谓陈十四夫人也，神前陈百戏，饰少年伎数十人于马上，为夫人部下神，皆有州里姓氏，有神为老人像，谓之子孙司，盖保生育之意也。

十八日晴，修合丸药毕，晚至序翁处小坐。序翁言英夷畏僧王骑兵，以为不可敌。庚申之变，由于北炮台失守，而朝廷即撤去僧王，故逆夷遂犯京师。又言北炮台之未失半月以前，英夷在上海谓其党曰，此行当得北炮台，已而果然，盖先以贿通其守台将卒也。又言徐松龛之为闽抚时，暱一夷官，徐以为得其欢心，数见之。一日，夷招徐饮，令其妻与徐并坐，酒酣，夷官歌呼舞蹈，取徐帽以冠其妻，徐甚喜。既而呼一犬来踞膝上，于其妻头上取徐冠，令犬戴之，徐大沮丧，始知为夷所侮弄，而已不及矣。又言李铁梅侍郎视闽学时，方旋省，夷官闻学政归，投刺求见。时省大吏见夷官，皆开门放炮以示优礼，夷官以为学政亦当然也。及刺入，李大呵叱曰，彼自做彼生意，我自做我学政，何事相见，裂其刺而掷之地。夷官丧气而出，语人曰：福建无官，惟一李大人是官耳！又言僧王守天津时，尝密令海边渔人至夷船，盗其

异物，又令盗取一夷人头，夷惧甚，致书上海，谓其党曰，僧王不可测也，有去志，而朝廷不能卒用之，可惜也。

十九日晴，至水部口，访吴春波不晤，晤杨蕴玉守府。春波夫人馈食二筵，因招万序翁及潘友竹集饮寓斋，序翁如夫人偕其女来，春波夫人偕其姬人来，饮于内室，夜分而散。在杨守府署，遣人至琉球馆，探问旧门人阮勤院、东子祥近状，始知阮已官至总理唐营司，东已官至耳目官。总理为其国久米府达官。琉球三十六姓之子孙，皆居久米府，谓之唐营，海外人呼中国为唐也。耳目官则如中华之大学士矣。

二十日晴，偕涵儿至城，过若衣处饭，拟访焕翁，以日已近脯，匆匆出城。

二十一日晴，林若衣来，晚饭后序翁来谈。连日为友人书楹联直幅数十条，手腕欲脱，而用笔益不能工，可笑也。

二十二日晴，至殷大同烟店小坐，遂至大桥，晚至序翁处。序翁言其邑名医罗君山，精于医，为名秀才，而不应举。崇安至郡二百四十里，每学使者按临，君常步行往应试，不以舟车，所过友好，即留连不去，常以七、八日始达郡城。一日赴郡，路中资斧已尽，过一村门人家，哭声甚哀，君问其故，或语曰，此家一独子，死一日馀矣，而胸口尚温，君复诘其病状，或又语以故。君笑拖其同行者曰：“试叩门人，可博一餐也。”同行者笑而从之。既入门，语主人曰：“汝子无死，可止哭，具食。”主人闻语大喜，而君绝不往视死者，亦不为处方，语主人曰：“佣工几何人？”主人曰：“十馀人耳。”君曰：“亟召之来。”主人如命，召佣者十馀人悉至，君遍诊其脉，择其少壮者二人留之，馀遣去。同行者见君不视死者，而遍诊其佣者，大骇，促之行。君笑曰：“吾尚在此宿，何去也？”既而语主人曰：“取米一斗来。”令少壮者和水磨之如浆，既乃为处方，大补药也。良久，君问曰：“浆成乎？”主人曰：“成矣。”君曰：“市药来煎之。”主人皆如命。君即召少壮者二人来，语主人

曰：“取浆令饮之。”少壮人各饮数碗，辞不能饮，君强之，少壮者苦辞不能复饮，君曰：“灌之可也。”于是两人尽一斗浆，皆大吐，吐尽则虬出，君取其虬，令煨为末，以灌死者，须臾气续而生矣。君乃以所煎药饮吐者，曰：“使无此药，则死者甦而吐者死矣。”同行者惊叹，君笑曰：“我当令此子送我至建宁也。”不数日，死者健如平时矣。

二十三日晴，建宁会馆演剧。陈子嵩来。午后与子嵩偕至馆观剧。晚在序翁处饮，偕子嵩、子筠及山右马慕尧，新春号夥也。

二十四日晴，吴春波总戎、张焕堂观察、陈荫塘、杨蕴玉两守府、殷心斋来送行，即留午饭。李润九太守庆霖来，山西介休人。

二十五日晴，入城与诸友人别，晤刘云樵廉访、张焕堂观察、王雨田大令、李润九太守，至暮而返。买皮衣二件，寄奉老亲。陈晴峰少尹锦霞、张介甫县佐，均来话别。

二十六日晴，刘云樵廉访、王雨田大令、陈穆斋公子、张雨文醴庭公子、殷心斋刺史来话别。是日戌刻来船，序翁送至船上而别。

二十七日阴，辰刻开船，至洪山桥。

二十八日晴，张焕堂、万序东两观察复至船话别。焕堂言太平失利。林若衣与其眷属下船，解维数步复止，以同行数舟尚未到也。

二十九日晴，自凤山桥行，午后风甚利，未脯至竹崎关而止，去福州五十里。竹崎有榷茶抽厘局，有委员公馆，民居数十家，皆面溪而负山，有市。

九月初一日晴，清晓开船，午后顺风，行八十里，抵小叶，已更馀矣。

初二日晴，舟至水口，去竹崎八十里。水口依山为村，民居临江者，皆架木为屋，陡入江岸，有市约长二里许，有水口县丞

署,兼管茶鸦片税,,岁入数千金,为闽中县俸中腴缺。水口以上,山益峻,溪益窄,滩益高,建船至水口,皆去橦帆,散置江湄,而专恃纤以行矣。

初三日晴,舟行五十里,至黄田驿,古田县属也。居民数百家,滩石峭悍,时方水落,孱颜林立,想见下滩之难也。初见新月。

初四日晴,舟行三十里,至张河堡,入南平县境,离延平府城百里,有卖饼者至船,言州境久无雨,颇患岁歉,薯芋亦不熟。

初五日微雨,舟行四十里,至鹤溪。

初六日阴,舟行三十里,至剑溪。

初七日阴,舟行四十里,暮至延平。延平依江为城,西北跨山,高数十丈,城陡入溪,真所谓金汤之固也。

初八日阴,晤曾峻轩观察,闻寿昌克复,观察来话别于舟中。午后开船,泊黯淡滩下。

初九日晴,舟行四十里,泊大槐驿。过延平,溪又渐广,山亦稍平,颇有陂陀闲远之玩。

初十日晴,舟行四十里,至南雅口闽语雅如湾。民居颇稠,而舟子移泊上流岩石间,不得上岸。自此至建宁五十里。

十一日晴,舟行二十里,泊滩下,去建宁尚有三十里也。

十二日阴,舟抵建宁。序翁店伙辜君秉沅字湘帆,南昌人。来晤,知己雇定钓子船,遂于申初过船,船价四十六千,若衣嫌其费,属县令为别雇一船。建宁虽为山郡,而城据平地,不如延平之奇险。咸丰七年,粤匪入闽界,被围者一月,以毕参将定邦救至,乡兵皆出杀贼,贼始解去。舟泊滩下,水声如雷。

十三日晴,上岸至辜湘帆处小坐。寓居管文圃下保障边王生发杂货店内。得张焕堂福州来书,以前闽浙制府奏保温州平匪各官绅原折见示。复得曾峻轩延平来书,属转致曾相国笺也。

十四日晴,复至湘帆处,午后复至城内,偶过西门街,见一家

揭文魁匾，视之，则丙辰荐卷门人刘筱友名也筱友名公渊。始知刘固建宁人，予初以为崇安人也。既而湘帆来船，询其踪迹，则筱友尚在京师，其尊甫在家，六十馀矣，匆匆未及一访也。筱友家颇殷实，以钱肆为业云。

十五日晴，舟行四十里，至垌峰驿。

十六日晴，舟行四十里，至金盘，有榷盐关。

十七日晴，行四十里，抵建阳县。建阳背山临溪，城跨北山，两溪东西环城流，其险可守。咸丰七年，为贼所破，据之半月，盖官先弃去，城间民居多被毁者，近虽稍稍兴筑，然未复旧观也。连日溪行，山益平远，而苍翠如染，溪岸柏树，殷红掩映，真画境也。建阳城南北溪皆有大桥，桥皆九洞，架屋两边，以通行者，或曰即就此为考试所也。

十八日晴，舟行三十里，抵将口。

十九日晴，舟行三十里，抵张湾。

二十日晴，舟行三十五里，至七石街，望见武夷西北诸山，峰峦奇甚。

二十一日晴，舟行十五里，至崇安，门人万境蓉职方为予假馆于东门虞氏，未刻眷属至馆。镜蓉来晤，其二女，一四岁，一六岁，仆妇抱之而来，玉雪可念。询以都中近况，知莲初八月间有来书，尚为静谧。

二十二日晴，至镜蓉所居，谈久之。访陈子筠、子璧兄弟于朱氏，访林若衣于谢氏中和行。万祝三孝廉候选中书，名封来，序东之诸父也。问中考官尚无人境消息，且闻并未入江西境，恐河南道梗矣。

二十三日晴，午饭后，镜蓉职方招同仲弟并携涵儿往游武夷，舟至三姑村，宿罗静山家。三姑村隔溪即慢亭、大王二峰也。慢亭之北有三石比立者，俗谓之三姐妹，三姑村所由名也，是谓武夷第一曲。静山为序东之中表兄弟，亦以茶为业，人甚朴实，

其从父兄弟尚同宫而居，可羨也。

二十四日，微雨，早起移舟入九曲溪，自第二曲至第五曲，历观玉女峰、兜鍪峰、天柱峰、铁障岩、接笋峰、大藏小藏诸峰。谒朱子祠堂，盖即武夷精舍，祠毁于火，馀小屋三楹而已，湫隘不足以昭崇敬也。武夷诸峰近临九曲溪者，可于舟中历览，而玉女峰尤为秀拔，大小藏及大王、铁障诸岩亦雄伟甚，岩罅中往往有枯木片纵横。《武夷志》谓之虹桥板，风来能动，而未尝堕地，可谓奇绝。至五曲，舍舟而陆，坐蓝舆至天游峰，峰上有三清观，咸丰七年为粤贼所毁，观前有亭，据重岩之上，登亭可以尽揽幔亭、大王、大小藏诸峰，为外八景，而亦为火所焚，无凭眺之地矣。由天游下山，从岩径中行，左右立石数十丈，其间才通一舆，仰视天容，不过数丈耳。晚至磊石峰，宿僧寺中，寺僧出茶饮客，有奇种、名种、小种各名目，奇种之中有所谓乌骓、牡丹、肉桂、水仙、木瓜者。木瓜、肉桂盖取其味之相近，而乌骓盖言其劲也。奇种茶一两易银十数两，皆漳、泉及山西巨商购之，殆亦徒得其贖而已，非真能饮茶也。在磊石所饮水仙、牡丹，其气味亦不必相近，大约清涩异于常茶，然皆大叶，与吾乡芽茗不类，予谓清甘尚不及乡之佳，而人特震于其名耳。寺僧用旧紫色小磁壶置茶壶中，淪以沸汤，旋注小杯中，人饮一杯，叶之佳者，可淪汤三四次，而味益出。寺僧云，奇种茶树必高数尺，盖其得气独厚也。是夜雨。

二十五日微雨，早起由磊石下山，寺僧馈名种、小种各数品，静山亦馈奇种、名种各二品，是日颇寒，至寓已逾午矣。晚在镜蓉处饮，晤朱芷江安澜、万祝三。武夷有内外八景，内八景惟虎石峰可以登眺，匆匆不及游也。若衣已行。得泉州太守章果堂侍御书。

二十六日阴，晡时开霁。芷江、祝三皆来馈食，招镜蓉饮。

二十七日晴，自崇安行五十里，至大安，途中遇雨。

二十八日雨，舟行三十里，至车盘，入铅山界。又三十里，至紫溪宿。紫溪去年五月间为粤寇所据，八月始去，民居多毁于火。

二十九日雨止，四十里至铅山，三十里至河口，寓韩氏广泉行。陈子筠兄弟尚未行，林若衣亦以早间到矣。

晦日晴，在河口。

十月初一日晴，上舡子船，舡子与建宁舡子同，而较大。是日，子筠开行，船价二十六千。

初二日晴，行八十里，抵叶家埧泊。

初三日晴，行六十里，至泰安亭。是日晡时，大风阴曠，去贵溪十四五里，不能前，遂泊。

初四日雨，至贵溪泊。若衣船犹在贵溪，子筠舟亦相去不远也。

初五日雨止，舟过安仁县，夜泊三白滩。舟子能言今中丞沈公为广信守时事，真能吏也。又言铅山营都司艾某者，武宁人，勇敢善战，以发秃，呼之为艾癩梨云。

初六日晴，顺风行百四十里，至木樨湾泊，余干县辖也。

初七日雨，泊木樨湾，岩衣船来。

初八日雨，仍泊木樨湾。

初九日阴，舟行三十里，至瑞洪，夜复雨。

初十日雨，在瑞洪。

十一日雨，在瑞洪，闻门人罗大令德隆卒于徽州。

十二日晴，舟行八十里，至柳河汛。

十三日晴，舟行八十里，去南昌十里而泊。

十四日晴，早抵南昌，闻幼丹中丞以病请假。陈子质预恩来访，始知已为假馆于氏矣。

十五日晴，移寓于氏。晚雨，晤陈子筠、子质昆仲，及施坦斋刺史鸿基、主人于子赞端赞。于氏之馆，施坦斋为之道地也。

十六日晴，施坦斋来，若衣来，订同寓之约。

十七日，雨。

十八日，雨。

十九日阴，晤盛镜堂大令铨，滁州人。访南昌陈大令乔荣及施坦斋刺史，俱未遇。晚晤陈子筠、子质兄弟。

二十日阴，晤侯翰园鸾书，山西介休人，新泰厚票庄。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陈子筠兄弟招饮，晤周绎庭大令成民，济南人，甲辰同年。伉爽有吏才。以事去官，寄家于此。

二十三日，雨。

二十四日阴，盛镜堂同年来。

二十五日，雨。

二十六日，雨。

二十七日雨，晤陈松轩大令同年乔荣，闽县人，丁未进士，甲辰同年。为言粤匪上犯青阳，涤帅遣兵三千击破之。松轩尝令清江、上饶，有循声，今见其人，淳朴真至，真贤吏也。过侯翰园寓。

二十八日雨，晤陈孝廉畴祥、陈子筠明经、周绎庭大令同年。绎庭令奉新有政声，由奉新迁南昌，以欲杀降贼李正扬忤上官意，被劾去官，其后李正扬卒以通贼被获，槛送曾相国军中杀之。访沈墨庄观察前辈，未晤。

二十九日阴，施坦斋来，墨庄前辈来，未晤。

十一月初一日雨，已而稍霁。是日午未之交，日有食之。

初二日雨，朱紫卿员外允成来，约同赴皖城。陈子筠来，闻贼围旌德。

初三日阴，朱紫卿来。紫卿极言前金华守王桐畏葸愆事之状。又言金华危时，都司恩喜深得士卒心，而勇敢，以死守城。而王桐先走，恩以无援而败，上官不之察，竟奏褫其职，而桐转以受伤饰报，可恨也。又言一典史者，城垂破时，尚指挥开炮，而兵

已四散，乃叹曰：“我管狱官也，城池非吾事。”返至署，自缢于狱门之外。初，金华议开城壕，谋之数年，竟不能决，至是某典史力请行之，不九日而贼至矣。

初四日阴，江西人以是日占一冬之晴雨，谓晴则冬晴也。

初五日，雨雪。

初六日晴，于是阴雨逾旬矣，至是始霁，为之一快，而寒甚。周绎庭同年招饮，以有风不能赴。

初七日晴，购书四种。

初八日晴，施坦斋招饮，亦以病不能赴。

初九日，病颇剧，延医者谢乔年诊之，服温散药，而余不知避风，故益甚，不能食者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始稍能食，肺咳甚，吐痰数升。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皆在病中。

十二月初一日，病稍起，能食乾饭矣。

初二日，林若衣移寓羊市巷。

初六日，病良已，朱紫卿来。紫卿本约予同赴安庆，以予病，乃将以十一日先行。

初七日晴，移寓扬子巷，周绎庭同年屋也，与若衣对门而居。

初八日晴，陈子寿少尹福庆来。子寿为友人二山明经哲嗣，能画工书。

初九日晴，李芙卿同年人镜，云南潞江人。招饮。芙卿为予庚戌同年，予此次自闽至豫章，求一庚戌同年而不得，获芙卿甚喜。芙卿言同年分发江西者十二人，现在者惟摄袁州守李吉言及芙卿耳。

初十日晴，朱紫卿来，余椒畦杏藩来。椒畦在门人唐薇阶吉水县署，薇阶闻予在此，嘱其来省。是日，得薇阶书。椒畦言薇阶在吉水，自奉刻苦，而勤于民事，几于刻无暇晷，可以决其必为

循吏矣。

十一日晴，李芙卿同年来饮，谈次极言龙翰臣为江藩时之忠勤。

十二日阴，朱紫卿来，将以明日赴皖矣。为紫卿点定近诗。

十三日，阴。

十四日，阴。

十五日雨，是夜大雷雨。侯翰园来，陈子寿来。为予诊脉云，肺尚未清也。

十六日雨，余椒畦来，以新作诗一篇见示，英才也。复以明刻《汉书》见示，纸板绝佳，而尽去其注，至于各表及《地理志》班书小字原文亦皆删去，则真明人苟且简陋之习也。周绎庭同年为余言，在南昌时，议练乡兵，令民二十五家养勇一名，每一勇日给钱二百文，其下户则五十家养一勇，约每家不过日出钱数文，而举南昌一县，可得练士五千人。张云茆方伯力主其议，条理粗具，廉使李桓与张有隙，从中尼之，遂不能行，可惜也。

十七日晴，是日立春，勒少仲同年方锜自乡居至城，即在绎庭处晚食，至更许而去。少仲于咸丰己未由部郎出守南宁，而其太夫人寄居在杭，已而杭城破，少仲急于省亲，时方摄桂林守，遂捐升道员而归，比至家，则太夫人已返豫章矣。少仲既去官，贫无以自存，其同乡万观察招赴安庆，曾相国令主餉糈局。今年九月，以奉太夫人讳归，兹以营太夫人葬事而无资，将谋之朋友，故至省城，与予别五年馀矣。少仲乡居颇为人所称，绎庭为予言，江西绅士中第一人。

十八日晴，作书与唐薇阶。其书算友余椒畦，由省返吉水也。

十九日晴，陈松斋同年乔荣来。松斋方令南昌，于沈中丞为同府，而余乡榜同年也，朴诚无州县习气，而口操闽音多不可解。

二十日晴，盛镜堂同年来，以安庆友人来书见示，知鲍镇军

大破贼于宁国之青弋江，杀贼万馀人。进攻湾沚、芜湖、金柱关各水师皆大捷。皖北贼之在巢县者，毛观察与鲍镇军于无为要击之，贼锋颇挫，江北可无患，惟青阳贼众，而无兵可剿耳。

二十一日晴，与若衣散步，至百花洲磨子巷，购古人法帖数种而归，而勒少仲在绎庭处，遂移具在绎庭处食。少仲言验墨之美恶，取墨数锭，以次磨在新研上，用笔涂于黑光漆器上，次取一盂水，于日光中将漆器沉盂水中，其有黑色如漆者最上品也，有紫光者次之，青色者又次之，灰色者品斯下矣。又言试砚石，凡敲之作金声者最劣，木声者佳，最上者水声也。

二十二日，雨。

二十三日阴，梅少泉明府毓翰来，武陵人。周荔腴明府含万令永嘉时，尝游其幕中，其继室余孺人，永嘉人也，为玉泉员外之从叔，始知余友孙芝房侍读已为古人。芝房年未五十，其诗善学子美，亦治古文，在京时，与予谈艺极洽，其太夫人卒于京，余尝为文以祭。其归善化也，予尚在京师，已闻其病，今果不可见，可惜也。少泉又言，杨性农、吴本深皆家居无恙。性农为余庚戌同年，本深以孝廉为教谕，皆善古文。

二十四日，阴。

二十五日雨，陈子寿少尹来，将赴官新淦矣。

二十六日，雨。

二十七日阴，沈墨庄前辈招饮，不及赴，予病虽良已，而咳尚未止，请医者刘味陶诊之。味陶名文典，住系马椿长春茶园隔壁梓溪别墅。午后颇有晴意。

二十八日，雨。

二十九日雨，偶阅《江西通志》，见《名宦传》中载永嘉周应期云：应期号际五，永嘉人，由进士崇祯初年备兵九江，驭吏率属动有法度，公庭湛然如水，人不敢干以私，在治五年，军安于伍，兵安于营，农安于野，商安于市，当时号称善治。注云：见《九江志》。

又曹叔远字器远，瑞安人，少学于陈傅良，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以工部郎出知袁州，减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馀斛，浚李渠，兴学校，惩器讼，邦称大治。又许及之字深甫，永嘉人，淳熙中知分宜县，奏免县积负十七万缗，后陟官去，犹请减县月椿钱，后知枢密院事。又夏祐，永嘉人，由进士，嘉定八年尉上高，以廉介自持，州县有委，一断以公，未尝通当路书，尝谓人曰，仕途奔竞，相率成风，吾窃耻之，穷达有命，岂可枉道求伸耶。

三十日雨，夜在周绎庭同年处小酌，度岁。

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是日颇有霁色，巳午之间微雨，午后微见日色。

初二日，雨。

初三日，晴。

初四日阴，散步至东湖之观音阁，阁在湖畔，境颇幽静。

初五日雨，林若衣招饮。绎庭言：咸丰三年河决山东时，绎庭所居左近各村多被水，水方盛时，见巨鼃二顺流而去，其脊出水上，高如漕艘，头大数十围而赤色，有冠如鸡冠，小鳖从之者无虑数万。又相近七八里外一村人，见鳅鱼大数围，在水面戏，以鸟枪击之，俄而水大至，席卷一村以去，殆水神怒也。又言被水数月，居民皆无所得食，而凡水所过，巨蚌满地，民取食之，得以不饥，亦一异事也。

初六日晴，曾剑池大令继勋来，前永嘉令曾康伯明府承禧之哲嗣也。咸丰初元，予自京假归时尝一见之，后以捐职知县摄淳安，已而康伯权郡守，回避至江西，署德兴者一年，顷尚待次省垣，康伯亦在此。余椒畦又自吉水来。

初七日晴，陈子筠来。倪谦甫受珍、朱子舟允功来，曾康伯来，未晤。

初八日雨，绎庭言新建捕役梁魁者，有拳勇，有徒五六百人，

善侦盗之踪迹。又言南昌有号王三大王者，广东人也，为乞丐之长，其党颇众，皆勒掠为事，而王三者坐食其奉，居省城，实一巨害也，然御之以术，亦未尝不可用也。绎庭尝置亲勇百人，召王三者为教习，欲因而诛之，后以不合于事者，遂中止。又言有吴鸿亮者，尝在刘养素廉访营中，勇于战，刘甚得其力，而颇兀傲，毓中丞尝檄令署浮梁都司，浮梁各营皆受广信守钟仲甫世桢调度，而吴颇不喜钟，遂不肯就官，沈中丞以为规避，奏褫其职，然其人可用。

初九日晴，是日仲弟北上，与高小岑太守延绶、黄韶几司马振成同行，予偕若衣、仁甫送之舟中而别。

初十日，晴。

十一日晴，与若衣、仁甫、涵儿散步，至许真君庙，复至各书肆，日晡始归。

十二日晴，答拜各知好。晤沈墨庄前辈、陈子筠明经、于子载上舍、沈幼丹中丞、盛镜堂明府、曾康伯太守。中丞言及畿东之警，南宫冀州不守，以去年所降土贼复叛故也。又言西夷用童贯、韩侂胄故事，索我大臣三人甚急，且逼我槛送至京，而自莅杀之。其一则前贵州提督田公兴恕也，田以杀西夷传教人，为夷所恨，其二人者不悉其名姓，然大抵夷人所欲杀，必是我公正督抚也。幸恭邸坚执不从，且言自以一身当之，固贤王也。而予谓此事固不可从，但京师内外绝无预备，而欲以空言拒之，亦非长策。又言醇邸奉上命在南苑练兵万馀人，辅之者福兴及珠克登布也，此二人固尝在江南军中僦事者也。醇邸年少，而福兴等又不可恃也。京师练兵，今日第一要务，顾不择知兵之将何耶！绎庭言：江西内河炮船所谓安旅军者，其初为护送商贾设也，其费取之商贾厘金缗钱，初设时商贾深以为便，统之者成恺廷太守也。其后督抚令听调遣，以武弁孙长贵统之，遂不复以缉捕为事，甚且扰及商贾矣。咸丰十一年，贼之窥吉安也，欲渡湖而无舟楫，

适孙所部炮船数十艘在湖壩，贼使人觇之，则守船仅数十人耳，贼掩其不意，以轻兵据其船，尽沈守船者，□舟以济，遂破吉安，及复吉安，而孙竟以首功擢副将，赏戴花翎矣。孙乃中丞毓科门人也，江西炮船予在闽即闻其善，而日久仅留虚名，此可惜也。绎庭谓炮船一军未尝无用，然必以知兵文员统之，而勤加训练，其分布各汛者，宜为换班操演之法，无令久居其所，则兵不惰而无弊，此议甚善也。

十三日晴，孙雪筠同年家铎来。雪筠寿州人，己亥乡试，与予同出故城贾闰生中丞门时中丞为御史，辛丑成进士，又与锵鸣同榜，其家为寿州著姓。咸丰十一年，苗沛霖破寿州，其宗人被祸颇惨，而雪筠兄弟五人，各以其家免。时雪筠官江西，故皆寓家于江西。雪筠言苗沛霖必不为用，而其所据各寨堡，半由胁从，如我兵力能制之，则反正者可得十之五、六，惟所居处离寿州仅三十里，据长淮之要害，怀远、正阳皆设关取税，又分遣其党运盐淮扬，由洪泽湖泝淮而上，能贩于楚、豫之交，盖尽擅淮湖之利，而皖军在南，僧军在北，皖牵于粤贼，僧牵于张逆，皆未及议除此寇，真东楚一巨患。又言寿州之破也，误于其宗人孙家□，召徐李壮、郭明洞二巨猾，以练勇二万馀人助官守城，于是城中贮米二万馀石数日而尽，及粮既尽，徐李壮遂潜谋据城，虽事泄被诛，而不可为矣。若不召徐、郭二部，闭门自守，足支半年，而寿州四面临水，贼固不能逼也。守城用客勇，往往为患，况徐、李固捻类也，而可恃耶？又言徐虽与苗有隙，然本同乡里，其党皆私为声援，故卒以至败。又言苗沛霖以十一年正月围寿州，至八日始破，时袁午桥总宪驻兵临淮，何以不能救耶？

十四日，晴。

十五日阴，夜间雨。

十六日雨，北风骤寒。绎庭言其友人黄蓉台□昌在皖营，嘱为一访。晚间，绎庭为余及若衣设钱。

十七日,雨。

十八日,雨。

十九日,雨。

二十日雨,刘松堂同年印星来。松堂赣县人,丁酉拔贡同年,戊戌馆选,散馆改县令,捐职道员,铨授湖北粮道矣,而以事被议,其家为贼所毁,寓居豫章,穷甚。谈次,极言今赣守丛君占鳌之贤。绎庭言咸丰四年贼陷金溪,县令傅藕村及典史某君,皆朝服坐于堂皇以待,令素有循名,贼入邑署,皆罗拜劝避去,而傅大骂,挥刀砍贼,贼不得已杀之。至典史署,贼骂曰,汝亦傅太爷耶,碎之下,典史某遂默默去,得无恙。绎庭又言其弟某,尝遇狐女,往来者二年,独畏硃画锺馗。又言甘肃有金毛鬼者,似猴,善□人财,来人家则能富人,不避人,笑语与人同。凡来人家,则邻里食物衣服无故失去,即讼之官,官即盛仪从、鸣金鼓至其家,以木造一假金毛鬼形,碎以出,赴其邑城隍神祠,告于神而斩之,妖即绝。

二十一日雨,闻金华、兰溪克复。

二十二日雨,侯翰园招饮,晤全椒薛慰农大令时雨、李景卿大令庆云。景卿荆州人,李观察祥麟之子。观察乙酉选拔,丁酉乡榜为同年,曾任嘉兴守。闻左季高中丞复龙游,蒋方伯复汤溪,各邑贼走浦江。

二十三日雨,为书寄上海李少荃中丞、郭筠仙观察、王补帆太史。

二十四日雨,薛慰农以所著词集见惠。

二十五日,大风。

二十六日风未止,大寒。王霞轩太守必口移具绎庭斋中,为予祖道。霞轩以宝山姚谷廉明府《翼遼怀堂集》及定甫《龙壁山房诗集》见惠。

二十七日晴而风,陈松轩同年见过。

二十八日晴，盛镜堂同年来送行。未刻，若衣登舟赴皖。

二十九日晴，北风颇劲，舟行十五里，泊鸡笼山，柳色已绿，间以夭桃，春事已深矣。

二月初一日晴，风稍顺，舟行八十里，泊湾头。

初二日晴，舟过湖城。城为皖楚商贾所凑，民居甚盛，咸丰中亦毁于贼，及曾侍郎破贼，彭雪琴少司马驻军于此，遂复其旧，临江旧有望湖亭，彭少司马葺而新之。予与若衣登亭远眺，尽得匡庐、彭蠡之胜，亭下有石刻曾学士秀先《望湖亭记》，有彭侍郎《纪功》绝句诗一首，其末句云“彭郎取得小姑回”。楹联颇伙，独涤生相国一联云：“五夜楼船，曾上高亭听鼓角；一樽浊酒，重来此地看湖山。”为自然阔大云。晚泊元将军庙下，将军在明祖时尝著灵异，勅封定江王，此庙亦为贼所焚，今重葺为屋三间耳。是夜口客，方演剧赛神，灯火灿烂，予与若衣亦登岸礼神而归。舟中望见庐山，而湖边诸小山色如积灰，绝无草木。

初三日晴，顺风行，过南康，至姑塘关，望大孤山，抵湖口，见石钟山。上有塔，忠武齐布忠臣庙。晚泊小孤山下，凡行一百五十里。

初四日晴，无风，午刻至东流。闻勅帅有江宁之行。是夜雨。

初五日晴，午刻抵安庆省城。是夜雨。

初六日晴，移寓大南门内洪升客寓，即子钦兵部所居也。子钦以是日还豫章，附寄周绎庭、薛仁甫书，并寄家书。子钦言，合肥徐懿甫子陵、独山莫子偲友芝两孝廉皆在此。两孝廉皆老名士，而懿甫予尝识之京师，复得相见，可喜也。

初七日，周缦云前辈来。缦云于湖州破后，携家避地上海，旋以其地俗奢甚，百物踊贵，不可居，而节相其教习师也，故移家来此，始知岷帆学士先亡矣。岷帆于予兄弟为至友，壬子入词馆，旋以大考第二擢侍讲学士，奉外艰归，右股患疣，误于医者，

以砮石攻之，创溃百日而卒，可惜也。

初八日，夜间大风，屋瓦皆动，骤寒如冬。

初九日寒甚，访蒋醇卿嘉械，苏州人。李梅生鸿斋两奏记，晤醇卿，晤钱警石封翁。封翁为余甲辰同年子方孝廉、己酉拔贡子密枢部之尊人，时子密在节相幕中，迎养封翁于此。封翁尝为海宁训导，与余乡方雪斋学正为同官，博学能为诗古文辞，尤勤于校书，谈次语及几山舅氏、雪斋学正，封翁为之歎歎久之，以所校毛氏本《史记》见示，熙甫评本也，与余所录略同而较详，则又有熙甫评《史记》例语数则，则予所未见也，而予藏本有方望溪侍郎笔，则又封翁所未见也，当交易录之以补彼此之缺。封翁年七十三矣，而嗜学如旧，可敬也。又晤徐毅甫孝廉，以其所为文见示，复于毅甫处见独山莫子偲诗、王定甫文各一册，因假归一观。晤陈心泉太守濬。晚间毅甫来，述去岁寿州围城之事。莫子偲来。

初十日晴，心泉太守来。

十一日晴，目疾不能出门，晤田蓝生上舍，湖北谷城人，唐中丞聘主书记，年二十馀。

十二日晴，李梅生太守来，潼川人，己酉拔贡，辛亥举人，兵部主事。

十三日晴，蓝生来谈，极言胡永之官保之干略，尤言其善于知人，每僚属来，必连见数见，不甚与谈公事，但凝视良久，退则各书其甲乙，并其状貌记之，视其所长而用之，无不各当其才也，以咯血卒，年五十一，而无子。其尊人云阁祭酒尤笃于学，所著《弟子箴言》十六卷，体用赅备，余从蓝生借读，信如其言，而后知其高曾以来皆隐学不仕，为乡里长者，故笃生文忠，遂为一世伟人也。蓝生又言，去岁贼由均房一带逼武昌，省中文武皆不为守计，独郭太守者厉声言于官相国曰：“此地胡文忠数年心血，一旦贼来，遂谋弃去，何以对文忠，且何以对主上？”相国曰：“君能守耶？”太守曰：“但以见委，即能办。”相国檄令守城，太守即募勇五

百人，指挥登陴，而百姓欲迁去者皆□□之，既而□□稍至，贼知有备，遂不犯省城，而唐方伯某者忌其功，谮之，幸相国不为所惑也，今官宜昌府知府。蒋醇卿太守、周纒云侍御来。

十四日晴，李申夫都转榕来。申夫保宁人，丙午举人，壬子进士，以礼部从事曾相国军中四年，以功擢江宁盐道。晚在梅生处饮，申夫及方澄之孝廉宗诚，桐城人，能古文皮筱舲户部宗瀚、黄小岱太史锡彤在坐，晤万篋轩廉访启琛。

十五日晴，风，目疾转剧。是夜雨。

十六日晴，子偲、毅甫偕邓伯同年瑶来，知曾香海毓芳孝廉尚在湖南。

十七日晴，纒云前辈来，谈及皖南北废田之多，而无人议及屯田者，池州守者其乡人也，尝至会垣谋于上官，谓池之田凡三十万，而耕者才及十万，充民之力，可及二十万，而苦无牛具谷种，万廉访许为发钱数千缗，然尚未能行也。

十八日晴，黄小岱太史、皮筱舲农部来，以眼疾不能见。

十九日雨，田蓝生书记玉来谈，言及襄阳谷城田宅风俗之美。

二十日雨，晓时大风，楼摇荡如舟在巨浪中，为之心悸。心泉前辈招饮，以目疾不能赴。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雷雨，李宝斋侍御前辈临□见过。侍御为戊戌前辈江西南安上犹人也，年五十一矣，尚无子，时以节相聘主忠义局事，在皖下榻于马学使署中。

二十三日微雨，望江龙秀才昆仲见访，同年龙紫垣广文犹子也。广文名璇，以归班铨选，改就教职，得池州府教授，不能赴任，方家居授徒，两秀才以应敬莠书院试至省。又闻倪豹岑同年文蔚亦奉讳出都，今在楚北严中丞幕中。

二十四大风雨，复寒，前数日极暄暖，已换夹衣矣，而今日复

重裘。黄署正传焘，子干大令子。过谈，始知树斋侍郎遗书已刻者，板皆被毁。子干卒，家襄阳，宦况萧然，其弟子先亦为古人，相对惘然。

二十五日阴，与若衣、梦莲散步，至书肆小坐。

二十六日，晴。

二十七日复阴，微雷而雨。

二十八日大雨，是日节相回省。

二十九日，谒见节相。予自庚戌馆选一见，至今十三年矣，是时予年三十六，节相四十，尚为内阁学士也。谈次，极言张海门侍讲视学湖南时，爱才若渴，至今楚南人士犹喜言之。海门予故人也，工诗词及骈俪之文，视学未竣，而以奉讳，旋为古人，可惜也。访钱子密同年应溥、柯少泉京卿钺，均未遇。晤江达川方伯忠濬、马慰农学使恩溥、郭达堂前辈柏荫、冯莲溪大令元一、李葆斋前辈临□。过莫子偲寓斋，子偲架上富有书帙，予戏之曰：“足下无半顷之田，而有百城之富，可谓□□之雄也。”相与大笑。晤徐毅甫，见示以所作呈曾相国诗，有“皖江两丐行”者，毅甫自谓与子偲之依节相也。毅甫极言皖北弃土流民宜及早布置，又谓今日富强之术具在于此，真确论也。

三十日，雨。

三月初一日阴，节相席上，晤刘养素廉访子淳、甲午陈廉访士杰己酉拔贡、程伯孚太守鸿诏、钱子密主政、柯少泉京卿。

初二日雨，钱子密同年来。贼扰东流及彭泽，护军营喻总兵渡江。

初三日雨，李实斋前辈来。

初四日阴，访周缦云前辈新居，在任家坡，正对大江，有登高眺望之乐，缦云约予与若衣同居。晤范子嘉刺史先谦，始知子嘉曾在寿州围城之中，不得食者十日，城中饿死者一日或二百余人，至以青草充饥。访程伯孚未遇，晤心泉太守。

初五日雨，得江西家书。得蕺田汉口来书，以二月二十九日抵汉口。襄河以上均无事。柯少泉比部来，陈心泉太守来。

初六日晴，莫子偲来。马慰农学使招饮，不及去。发江西安报。

初七日风，闻庐江事急，节相调鲍春亭军门兵来江北。

初八日风，闻贼窥江西者，为沈中丞所遣兵扼之，不得进。

初九日大风雨，节相下令求言。

初十日，大风雨。

十一日雨止见日，晤郭笏山明府承绅，江西临江府峡江县人，辛酉拔贡，朝考得县令。出晤马慰农学使、莫子偲孝廉、邓伯昭观察、徐毅甫孝廉、方存之上舍、陈俊臣廉访士杰，桂阳州人、钱子密吏部，李眉生兵部。伯昭为余言，今直隶总督刘公云渠长佑，己酉拔贡。之忠城精干，晓练军务，能讲吏治。江忠烈公殉事庐城，棹返乡里，刘公为之护送，遇土贼，疑非尸棺，胁开视，公俯伏棺上大哭，观者为之感激，相率击贼去之，棺得不开。又言其在粤西某府，猝遇大伙贼万馀人至，公知其不敌，即出见之，席地而坐，为言祸福，盗感动愿降，公即受其降，谕以人多宜遣其半，而留其可用者，贼唯唯，公挑选四千馀人，即令随行一副将统之以战，贼皆乐为用，其才识胆略如此，可佩也。又言筠仙太史之弟名昆焘，字意城，廩生，其才过于筠仙，在湖南严中丞幕中，知兵事，尤熟湖南军情，严中丞倚重之。时刘制军方请于朝，召邓伯昭，伯昭无去意，而言意城之可用如此。皮筱舫户部来。

十二日雨，黄小岱编修、陈俊臣廉访皆来告别。小岱将还朝，以北方道梗不欲行，适俊臣廉访来视节相，将还桂阳，遂与同归。杨孝廉沅来。孝廉能演禽以卜休咎，因问以仲弟北行及二弟媳产事，云皆吉。

十三日雨，李梦莲刺史上楼来谈，言前在庐州，见郑总兵魁士号令严甚，合肥兵变时，抚军逃走，郑部勒士卒，禁官吏无得出

城，卒赖以安，及调赴皖南，每战即胜，而负气刚甚，浙抚胡兴仁恶而劾去之。又言江提督长贵在皖南，亦善战，所部皆宁国人，得士心，每战即胜，尤能爱民，皖人士极爱之，今皆退归田里，可惜也。又言云南省城为逆回所陷，总督以下各官皆殉节死，独藩司岑毓英广西人也，由从九品擢至方伯，竟降贼。其伪檄自称征东大将军大都督二人皆马姓，而奉据大理之逆酋杜文秀者为主，称镇西大元帅，自此由大理移据省垣矣。又言有提督林自清者，回人畏之，遂胁抚军徐之铭，奏令出防湖南，林不肯去，曰：“我去则云南为贼有矣。”朝廷不之知，如抚臣奏，令往湖南，故有此变。

十四日雨，遣人送黄小岱太史、陈俊臣廉使行。

十五日颇寒，风劲甚。何小宋观察来，极言屯田之宜行。

十六日雨止犹寒，陈心泉太守来，杨孝廉沅来，致李少荃中丞笺。

十七日晴，然犹寒甚，与若衣访子密新居。梅生来。

十八日晴，访子偲。子偲他出，晤葆斋前辈。访纒云，亦他出。

十九日晴，回拜各友人，晤郭远堂前辈、陈心泉前辈、钱警石先生泰吉、王少岩大令延长，溧阳人，丙午举人，江西候补县，时为粮台委员。谒见节相，语及刘筠渠制府事，言其护送江忠烈灵柩时遇土匪，胁令开棺，刘公俯伏柩上气绝，及贼退始苏，真义士也。伯昭云：刘云渠忠臣义士、孝子悌弟也。晚至子偲处饮，晤伯昭、毅甫、慰农、眉生。时黎莼斋明府庶昌新至，莼斋上书言时事，特旨发交制府者，人甚沉劲。

二十日晴，至纒翁处小坐，晤李壬甫善兰，海宁人，精算学。言及时事，纒云以为此时无须纷更，但须循名核实。又言夷务，纒云曰，夷务亦不必管他，但求自强，此亦老成简要之语。

二十一日晴，与纒云偕访莼斋，并晤葆斋前辈于子偲斋中，询莼斋以都中光景，曰颇有中兴气象，询以言事后枢廷及宰相颇

相见否？菴斋曰，但见文园先生而已，盖近日诸公贵人之不知下士如此，可叹也。

二十二日晴，携菴斋奏草归。皮筱舫户部来告别，将以二十五日由轮船至上海矣。寄书与蕺田，又托吴菴伯寄书王补帆。夜间大雨。

二十三日雨，午后晴，胡又新庶常昌铭，南丰人，庚申翰林来。庶常携家避地南通州，以奉讳回南丰，言及淮扬间事，极称吴仲宣漕帅之朴实。又言其所部有黄开榜者，湖南人，由军功荐任总兵，勇敢善战，其养子黄国瑞者，故粤贼也，降于胜克斋，开榜养为子，亦能战，而善约束其下，今僧邸召令随军，亦官至副将矣。又言都将军兴阿，亦善于守。又言水师范启纶之暴掠为患。

二十四日晴，马慰农学使招饮，晤李小霞户部、胡又新太史。

二十五日晴，是日皇上万寿节。范子嘉刺史来。闻苗沛霖叛据怀远。方存之来。家信交褚爽斋家人。

二十六日，雨。

二十七日晴，移寓小南门内潜水仓边吴氏之居，与若衣、梦莲同寓。是日子偲、毅甫皆来。

二十八日晴，马慰农学使来。

二十九日雨，闻左季高中丞擢督浙闽，耆九峰内召，自此闽浙无畛域之患，可喜也。

三十日晴，胡又新太史来。子偲惠龟胶。

四月初一日晴，访警石封翁、慰农学使、子偲孝廉、杨泳春太守沂孙，常熟人，癸卯举人、黄春山大令开元，金溪人，孝廉。午刻，节相招饮，同席者警石封翁、邓伯昭观察、方存之茂才、徐毅甫孝廉、莫子偲孝廉也。存之言庚申之变，大臣纷纷辞避，驾既幸热河，首揆彭蕴章托病而去，即赴保定，属总督谋山西、河南、陕西、山东书院，制府饬首府议之，首府议覆曰，首相而谋书院，无可位置，一时传之为笑。又言天津之战，辱国诸臣以瑞麟、德兴阿为

尤甚。天津守石赞清，伉直有风骨，向得民心，夷酋既入天津，逼各官退出衙署，镇道以下惟命是听，石太守厉声叱之曰：“取我头去，即可据吾衙门，我头尚存，则衙门固吾衙门也。”夷不敢动，已而以众拥至夷舟，太守不食，酋知不可动。而天津民大哗，围夷舟，索还太守。酋惧，欲送还，太守不肯行，曰：“如欲送我去，须大张以仪卫乃行。”酋曰：“好官也。”即如其言送归。臬司孙治者，怯甚，夷甫攻炮台，即投降，书有“大国用兵如神，吾国情愿输服”之语，可恨也。存之又言，夷闯天津时，惟石太守一人可用，如朝廷与以数十万金，当令太守一人办贼，可尽灭也，卒以用旗员僨事，而总督以下皆先遁，故至于败，可惜也。饭后偕子偲访向伯常，晤赵惠夫，伯厚赞善从弟也。存之又言庚申之变，许滇生、彭泳莪等皆以大臣托病而去，事既平，而彭相复出，汤通副修以告病被议，永不叙用。然汤之去，尚为有故，当夷务急时，上诏有杀夷一首级赏百金，汤首捐五千以备赏，及诏下，而实不许妄杀夷人，汤愤愤，遂谒病去。通副为淳甫先生次子，尚为不愧其父云。

初二日晴，访能占六壬者刘金圃。黄春山来。

初三日晴，周纒云来，李和甫来。和甫，少荃中丞弟，警而慧，精心计，少荃家事皆其一手经理也。许石甫偕徐椒岑昭亮来，椒岑能古文，徐观察□玉子也，未晤而去。

初四日雨，门人周诚之大令尚实来，言广西渐平，惟浔州有贼耳。

初五日，阴。

初六日晴，马慰农学使来。

初七日，韦朗斋广文运煌来，丁酉拔贡同年，己亥举人。

初八日，周广文启源来，己亥同年。

初九日，晤周广文，谈及先师刘心斋太守礼章，始知心师嗣君需次湖南，师兄霞城大令尚无恙。又云，心斋师封翁卫千总

也，乐善好施，家饶于资，以施予罄其大半，庐州人皆称其为善人也。

初十日，得仲弟二月十八日樊城来书，涵儿三月十八日江西来书。

十一日晴，李葆斋前辈有江西之行，属寄家信，并寄大人安禀一封。

十二日，晴。

十三日，得江西信，知二弟妇于三月十九日申时举一子。又得三弟二月中来信，知亦举一男也。

十四日晴，晤钱子密、蒋醇卿诸君，在醇卿处晤节相师，知吴南屏家居甚乐，又知其甥在节相所，其子亦将来此矣。

十五日晴，晤李穉泉刺史，少荃中丞弟也，时在鲍春霆军门幕中。

十六日晴，与若衣偕至四方城看新居，姚慕庭及其弟声来，慕庭为薑坞先生玄孙，声则惜抱先生曾孙也。雷雨。

十七日，雨复寒。

十八日晴，移居四方城李氏屋，面城而居，望大龙山如在咫尺间。

十九日晴，纓云招饮楼上，偕仁叔、子偲、若衣、子密后至。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若衣赴江西。马慰农学使来，言李君保贤，湖南人也，从涤帅剿贼，颇骁勇，克安庆时，炮断其指而为火药所焚，创甚，节相令暂归养伤，李语学使曰：“吾既在杀贼，而大帅令我归，非吾愿也。”现为总兵。

二十三日雨，毅甫书来，以皖南人相食，议捐赈，助以白金八两。

二十四日，雨。

二十五日晴，为伯昭书扇。方存之与许硕甫及其弟子方某

来。

二十六日晴，刘小越太守来。小越，江西人，为己亥顺天乡试同年，予与小越皆中副车，而在都不相识，在杨厚庵军门中掌奏记，保举至知府，去年诏水师奏报归制府，故小越来省候补。小越极言杨军门智勇可恃，可为北岸陆师总统，而其水师则可统归彭侍郎。而予亦谓今安庆南北同紧，而调度未得其人，宜分用杨、鲍二将，鲍统南岸兵，杨统北岸兵，同时并举，庶可扫荡而清之。又言杨军门部将中有蔡国祥者，水师奇才也。

二十七日晴，谒节相，晤莼卿太守、马慰农学士、莫子偲孝廉、邓伯昭观察、江达川藩使、周纒云前辈。韦朗斋同年馈食。

二十八日晴，招慰农、子偲、纒云、壬叔、毅甫、伯昭小饮寓中，毅甫谈至夜分始去。毅甫为言筑寨之法，须得平地，忌外有山阜。又言寿州办寨有韦时安，有才可用。张练渠太守凤翥来，江西武宁人，己酉拔贡。

二十九日，雷雨。

五月初一日，茹雪帆大令晋、范子嘉刺史来。子嘉言淮濡各部，宜择有干力而熟于其地者以为守令，乃可有为。又言淮河为皖中利源，如苗逆就擒，官自运盐，而以数月之厘税为运本，年可得二百馀万，又厘税亦可得百馀万。又言诸从逆各寨，不能尽灭，宜击其渠首数寨而抚诸小寨，其事自定。又言鲍军不可作用之淮北，盖诸寨剿抚兼施，而鲍提军御士不严，恐必不能得各寨之心，则不可下也。此语有见。

初二日晴，为萧敬孚作八言楹帖。敬孚名穆，桐城人，存之弟子也。方明府宝善来，松江太守麟轩传书子、周筠坪大令来。徐懿甫以杨君见山岷所和《两丐行》见示，嘲诙奇恣，亦诗才也。发江西信，交王少匡转交娄梅汀，内沈、王二函。

初三日阴，得周绎庭四月十九日信，桢侄弥月后书也，始知贼犯饶州，防将韩鼎春溃退。又得朱子钦驾部书。张子冈少尉

璩自江西至皖，持余椒畦书来，知椒畦尚在省城。又闻席观察兵已至江西。子冈言兰溪徐丙魁，在苏御贼有胆勇，而言何伯凝之大言无实。伯凝有重名，余领安庆出都时，潘伯寅学士嘱予访之，比至苏，而伯凝已为胡永之中丞招至湖北，其后随李迪轩方伯死事桐城，子冈所言如此，不知孰是。韩鼎春亦沈幼丹中丞所识拔者，然竟不能一战何也？雷学博翊青同年，馈时鱼、角黍、桃卵。

初四日雷雨，徐懿甫来谈至夜分，懿甫馈猪肝，戏酬以诗。

初五日，雨已天晴，遣仆人为友好贺节。周诚之大令来。

初六日，大雨。

初七日霁，子密书来，知蕰田于三月二十七日有请安折子，前数日已到京矣。

初八日晴，李梅生兵部、钱子密枢部、林师堂同年大令廷杰，广丰人、周诚之大令，集饮寓斋，闻黄漱兰中会元，喜甚。

初九日晴，得王霞轩太守江西书。

初十日晴，大风，陈心泉太守见过。

十一日晴，许硕甫来，褚爽斋名维垲，余杭人，著《人境结庐诗集》。偕许康甫来。

十二日晴，王大令仪凤来。

十三日晴，马慰农学使招饮未赴。

十四日晴，谒节相，晤梅生、子密、壬叔、警石先生、纓云侍御、梁药洲太守春亨。节相见示杨性农新刊诗文集，遂相与议论古今文章得失，欢谈竟日。

十五日晴，夜间大雷雨。

十六日晴，阅题名全录，知许仙屏振袂获隼。

十七日，晴。

十八日晴，毅甫来，马秀才起升来。

十九日，故人姚秋士兵部斌桐之子恭字元理自桐城来。秋

士，汉军旗人，故桐人，能诗词，旋卒于官，其子娶于桐城方氏，将迎其妇还京师，于是由京师至桐，始知姚子连孝廉无恙，伊霨堂则已卒矣。刘小越太守同年方惠来，将奏调赴湖北。

二十日，晴。

二十一日，晴大风。

二十二日晴，若衣自江西来，妻子及弟妇幼侄辈均来。

二十三日晴，得蕺田四月初七日都中书。姚元理移居客店。

二十四日，晴。

二十五日晴，苏绳甫来。厚子征君子也，贫甚，将谋砚食，故来视予。

二十六日晴，祷雨，张炼渠来。

二十七日晴，雷而不雨，毅甫来。

二十八日晴，由折弁寄家书与蕺田。

二十九日，晴。

三十日晴，早热殊甚。

六月初一日晴，何同年承熙之子石琴茂才见访丁酉拔贡同年。

初二日，辰刻，龙见南方，雷，大雨如注，未午而止，然已霑足矣。

初三日晴，蒋蕤顷太守嘉械来。

初四日，晤子密、梅生、伯孚各同年。蕤顷太守始知吴同年台寿以疏救胜保褫职，并其弟台朗亦落职。子密言：恭邸初议雇用西夷火轮船七，配以水师，使蔡副将国祥统之，夷人不与其事，亦不用夷勇也。及夷人既得雇值，遂变其计，自配洋勇六百人，而月索饷七万，议者无以沮也。夷不为我用，夫人知之，而朝廷无人知此，可叹也。至张练渠观察寓斋，留予饭。练渠为言李希庵中丞奉讳时，不受赠贖，其部曲私致贖于其子弟，亦不敢受，湖北诸达官亦先以三千金贖其家人，时其家适困乏，耗其大半，中

丞归而知之，即以所得廉俸补足，遣人送还。抵家，即寝柩畔，既葬，则庐墓上，今逾年矣，未尝一人内室。中丞之本行过人如此，而以病乞休，可惜也。晤邓伯昭，伯昭谈及惜抱先生之曾孙声，曰此斯文一脉也，如其贫困，吾辈当供养之，伯昭之古谊如此。

初五日晴，姚元礼复来同居。

初六日晴，宋丽卿大令珪金来。张炼渠夜来访，予已睡矣。

初七日晴，洪琴西同年、曾劭冈公子来。

初八日晴，郭远堂前辈来，闻苗逆陷寿州。

初九日晴，雷，小雨、邢晓庄观察春第来。

初十日晴，范子嘉太守来，闻马学使母卒。

十一日晴，唁马慰农学士。过言卓林，留午饭。遇纁云、壬叔。晤张啸山文虎。留徐毅甫饭。

十二日晴，午后雷而不雨。

十三日晴，是夜小雨。

十四日晴，是夜雨，周纁云、李壬叔、杨见山、张啸山来。

十五日大雨，夜尤甚，存之以节相文见示，盖兼有汉宋之长
者。

十六日，大雨。

十七日，晴。

十八日，晴。

十九日晴，谒节相，始知冯鲁川太守在蒙城，道梗不能来，节相飞檄招之，但恐围城无以自拔耳。节相有十八家诗抄，近体如苏、黄、遗山皆全抄，不遗一首，放翁诗过多，则择取之，本朝则姚惜抱先生七律亦全抄。节相极爱惜抱诗，谓直接苏、黄，明以来无出其右者。予向与少和亦有此论，可见嗜好固不甚相远也。晤警石先生。

二十日晴，存之以《孙芝房诗文集》见示。

二十一日晴，方子听瀟履自李申夫营中来。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二十二日晴，夜访杨见山，过毅甫。

二十三日晴，若衣以王秀峰大令峻书见示，知唐中丞在临淮，已举屯田，秦子仁观察荣综其事，中丞仅发二千金，买牛百馀头，开田八千亩矣。而春间捻匪之乱，牛半被掳，临淮捻匪营堡太多，屯政颇不易行，而庐滁一带则又可行而不行，可惜也。

二十四日晴，方存之来，文春圃参将芳来。

二十五日晴，至马学使处吊，晤伯昭、心泉、小宋、子偲，为言临淮办屯田之举。访文春圃参将。

二十六日晴，风咳。

二十七日，晴。

二十八日晴，蕺田五月二十三日书来，知四月二十二函已到。蕺田极言朝廷厉精求治，而左右大臣无慷慨任事之人。又闻养心殿说书之旨，派出满汉八人，汉员则李文园尚书、单地山都宪、沈经笙侍郎、徐荫轩太史也。予谓主上尚在冲龄，而蒙养不在求速，且说书多至八人，则其中贤否互出，意见必不能同，非涵养圣德之道，且精力亦所不及，但责弘德殿师傅从容教导之为得也。蕺田又言本科进士第三人张君香涛之洞，廷对策直陈时务，痛砭旧时陋习，读卷置之第四，太后擢置第三，当此改法求才之际，得贤如张君，士气当为之一振也。

二十九日，晴。

七月初一日晴，王定甫都中书来。

初二日晴，莫子偲、黎莼斋来。

初三日，晴。

初四日晴，何小宋观察来。

初五日晴，午后雨，葆斋来，持节相《古文抄目录》见示，又以王子寿刑部柏心进呈《经论》见示，取《伊训》《太甲》中精语为论八篇，皆辅导幼主之意也。又言子寿朴诚无匹，学有根柢，颇有当世之志，而年已六十，朝廷不甚知之也。

初六日晴，谒节相，知冯鲁川为唐中丞所留，在临淮不能来。晤劼刚公子、子密同年、纒云、小宋两前辈。

初七日，晴。

初八日晴，闻筠仙拜粤东巡抚之命。李申甫擢运使。

初九日晴，晚间大雨如注，月来颇患旱，至此始得沾足。

初十日雨，闻子偲病。

十一日，晴。

十二日晴，夜间又雨，杨见山来，与访毅甫，不得见。

十三日晴，节相枉驾草堂。闻杨朴庵同年卒。夜与若衣访毅甫，见山先至。

十四日晴，闻彭雪琴侍郎来此，以欲援湖口也。

十五日晴，龙同年璠来自望江，年六十馀矣，新选池州教谕，将之官也。

十六日，邢晓庄观察来，纒云前辈来。

十七日晴，徐椒岑茂才昭亮来，年三十，颇俊爽，能古文。

十八日晴，彭雪琴来，未见。

十九日晴，谒节相，晤李梅生、钱子密、程伯孚。晤警石先生，出新得《玉枕兰亭》索为诗，此刻故为先生曾祖文端公陈群所藏，此其拓本之一也。晤龙紫渊同年璠、纒云前辈。子偲孝廉、张仙舫庆安来。访彭雪琴侍郎，不值。

二十日雨，王霞轩太守江西书来。

二十一日雨，大风。

二十二日，雨。

二十三日晴，沈中丞江西书来。

二十四日晴，李申夫都转自湖口来，知江西肃清，湖口、彭泽之贼皆下，官军移驻东流。杨泳春、李壬叔、张啸山、方存之来。

二十五日晴，范云吉员外泰亨来自蜀中。云吉为百崇教谕之弟，己酉拔贡，与王少鹤善，胡文忠抚鄂时，尝以人才荐。

二十六日晴，晤邢晓庄观察、邓伯昭同年、范云吉员外、李申夫都转。龙编修湛霖湖北牧县人，壬戌翰林新自京浮海至此。晤李梅生、杨泳春。夜间雨。

二十七日雨，宋礼卿大令珪金来。

二十八日晴，言卓林来。

二十九日晴，子密书来，知节相奏请起病留徽补用。

三十日晴，晤子密、莼顷。

八月初一日晴，访徐毅甫、杨见山。

初二日，晴。

初三日，韦明斋、周莲塘两同年致胙肉。

初四日，绩溪程观甫刺史国光来，言其县令娄森贪污之状，至抽牛税，每牛一头责令岁输钱一千文。又言歙县令钟泰之勤廉，每日坐堂皇，与民相见，有讼者面剖其曲直，即断遣之出，则二人弃以行，胥役仆隶皆困甚，而民爱之。

初五日晴，藁田六月二十七日京中书来，知于六月二日派充讲官。又知邵汴生补赞善，何都司赍奏自京回来访。

初六日晴，大热，邵世兄顺年来借《朱子全书》。

初七日晴，谒节相。接汴生都中来信。晤莼顷、朗斋、观甫、存之。存之见示黄子寿太史蜀中书，极言籥门尚书及刘霞仙方伯蓉之汲汲求治，而夷人传天主教者颇肆，且有所挟，骆、刘皆悒悒不自得，有去志，蜀为要地，又今日所望以为乐土者，而事势如此，可叹也。沈少卿县佐来，将以明日赴金陵大营。少卿名丽文，甲辰同年，笠湖吏部之侄笠湖名隍，□卿前辈锡庆之子，而原总宪之孙也。是夜风。

初八日阴，大风复凉。

初九日风止，徐明府堂赓来。

初十日，刘鱼门明府中孚来，湖南湘阳人，以茂才得教谕，为胡文忠所知，俾司榷于枞阳关，极称杨军门之将略，又言其营有

吴贞陔观察炳堃者，湖北人，练达安祥，军门故人也，以微嫌辞去为可惜。孙百泉明府庆恒自湖口来。刘小粤太守自湖北返皖。邢晓庄来。张炼渠来。

十一日晴，与若衣至毅甫处小坐。

十二日晴，莫子偲来。

十三日晴。

十四日夜雨，若衣招同子密、缦云、沈访莲明府鹤鸣夜饮。

十五日大风雨，招若衣、元礼、仁甫少饮。

十六日风，桐城胡伯良来，名纯，居桐城北乡唐家湾，以文相质。

十七日晴，桐城萧敬孚来，名穆，居桐城东乡，力田读书，能为古文辞，藏书颇多，而人甚朴实。

十八日阴，谒节相，坐上晤怀宁口雪庐乙未进士，自湖南归，始知房师蒋申甫先生主讲石鼓书院，何子贞太史亦自山东归湖南矣。

十九日，阴雨。

二十日晴，访钱警石太翁、邓伯昭同年。唁马慰农学使时新丧偶。伯昭言，江达川方伯之太夫人避兵新宁时，忽贼十数万围城，方伯兄弟口城守，请太夫人出城避，太夫人不许，城卒无恙。又言方伯家故贫，兄弟数人不能皆就塾，太夫人独遣忠烈就学，而束修仅足以给半年，太夫人自佣针黹以助之，诚贤母哉！闻筠仙中丞由上海航粤东，不来皖矣，为之怅然。刘小粤太守来告别，将有桐城履亩之役也。

二十一日，阴雨。

二十二日雨，马慎庵起升来。

二十三日雨，作书寄京师。

二十四日雨，龙蕴文德中及其弟鹤汀德元来。

二十五日雨，数日甚凉。

二十六日,雨。

二十七日,阴。

二十八日晴,王孝风同年家璧来。孝风为丁酉、己亥同年,官户部,特旨来皖。

二十九日,晴。

三十日晴,谒节相师,晤王孝风同年、莫子偲孝廉。

九月初一日,晴。

初二日晴,晤达川方伯。访子密同年,贺赘婿。晤何小宋观察。

初三日晴,门人殷先正来。余在定远时,先正之父馥为校官其邑,藁田乙未同年也,命先正问业于予。及归甫三阅月,定远破,城中官皆殉贼,予疑先正死矣,至是以应试来见,始知自其父外皆得免,以先避出城,在吴开会堡中也,相对惘惘。

初四日晴,何小宋来,王孝风来。候补县吴询来云,尝在惠绎□总戎处,相见于明光驿中,予忘之矣。

初五日晴,刘子坦大令履中、程观甫刺史光国来。程昌斋观察振生来。

初六日晴,王鲁园太守璪来。方存之与许若秋广文丙椿及植之先生文孙来。鲁园太守,壬辰进士,由户部郎出守汝州,谢病归,年七十九矣。若秋广文年亦七十九,存之戏谓予曰:二老者,安庆之大老也。若秋持所著《敦园诗谈》八卷见示,亦甚风雅。二君皆老态,而若秋犹能健步,自谓夜间尚能于灯下作蝇头细书也。言卓林、龙嘉麟来。

初七日晴,许若秋惠赠诗章,并以所作时文见示。

初八日晴,陈夔楼刺史世谿来。夔楼,怀宁人,丙子举人,乙未进士,尝宰甘肃,荐升知州,年七十七矣,邃于经史,能诗,避地潇湘间,新自楚归,而来访予。

初九日晴,李梅生来,朱子钦来。

初十日晴。

十一日晴，黄南坡观察冕来，时议整淮南漕务，节相檄令来此。

十二日晴，病痢。

十三日晴，痢小愈。

十四日，谒节相，访南坡观察未遇。

十五日晴，纓云前辈偕嘯山、壬叔来。

十六日晴，杨子苓光□持梅仙泉书来，性农同年犹子也，为言性农林下之乐，心甚慕之。过毅甫。

十七日晴，李芋仙大令士葵来。芋仙惠州人，己酉拔贡，以教习得官县令，分发江西，摄彭泽，不乐，节相召之来军中。芋仙博雅好书，而无仕宦情，有二子，名之曰松存、菊存，盖以见其志也。

十八日晴，江达川方伯招饮，同吴桐云观察大廷、邓伯昭运同。是日，桐云由临淮来见访，云能古文，以佐唐艺衡中丞临淮军，不合去，持所作古文见示。

十九日晴，访南坡、桐云两观察、芋仙大令。芋仙引入其室，书史拥左右，一小几供菊二盆，一大铜炉香烟缭绕其上，可以想其趣矣。

二十日雨，吴桐云来告别，复以所作新文四首见示。

二十一日雨，与伯昭、毅甫集饮吴桐云舟中。桐云英锐有为，为予言淮北军事，颇以唐中丞急战为非，竟以意见不合而去，可惜也。

二十二日，雨。

二十三日雨，金眉生招同伯昭、毅甫、子钦连升店中，眉生豪健如昔，亦一奇也。

二十四日雨，眉生以诗见赠。

二十五日雨，眉生复以所作《理财论》及《与刘询孙论漕务

书》见示。

二十六日阴，伯昭见示新诗二首。

二十七日雨，陈夔楼刺史世裕来。刘韞山刺史玉辉来。发京信并小鹤信。

二十八日阴，朱子钦来。蕺田八月都中书来，知苏麋堂先生以道员发往河南，殆出之于外也。

二十九日，晴。

十月初一日，晴。

初二日晴，谒见节相，晤警石先生。

初三日晴，王孝凤同年来。

初四日晴，杨见山来。

初五日晴，达川方伯招饮。晤欧阳小岑。夜间雨。

初六日阴，毅甫送行。

初七日晴，陈心泉来。闻沈中丞复出视事，以中旨慰留也。

初八日，晴。

初九日晴，朱子钦以新上节相文见示。洪琴西来。

初十日晴，慈禧太后万寿，随节相在文庙行朝贺礼。晤许仙屏太史。仙屏新自都中出，坐火轮船六日至上海，言在都屡晤蕺田，又言蕺田在都中颇购书，亦可喜也。晤苑顷、子密。

十一日晴，勒少仲同年来，少仲以节相檄办粮台来皖。仙屏太史来谈，至上灯而去。

十二日晴，王孝凤同年来，见惠新诗。

十三日晴，王孝凤来。杨见山来，以其令兄《抱山诗文集》见示，由沪渎寄来者。见山有移居之说，且云新自其家致书数十种来。

十四日晴，雷石岑广文翊清来，朱仲我孔彰来。仲我，上元人，其尊人芑丰广文骏声精许氏学，著有《说文通训定声》《夏小正补传》《离骚补注》《仪礼郑注一隅》。《说文通训》以咸丰初元

进呈，蒙恩授国子监博士，咸丰八年卒，以与节相有旧，故仲我来此，其家尚在祁门也。雷石岑同年言，桐、怀官洲芦课之利，自陷贼后，民乾没之。桐城一洲，每年课银二千两，怀宁两洲不下二千两，此自然之利，而官不知也。

十五日晴，万篋轩方伯招饮，晤勒少仲、陶鹤汀、陈小坡。主人以病不能见。少仲在坐为客诵翁二铭相国《秋日杂感》八首，不遗一字，盖数年前见于都中，其强记可畏也。

十六日晴，何小宋观察招饮，晤席颖香观察宝田。观察剿贼江西，自湖口至青阳，所向皆克，言及收降之事，谓此时贼党皆欲散而不得，如能开以恩信，勿可杀掠，则皆有资以归，不必忧费之无措也。是日，晤周纒云、李宝斋两前辈。

十七日晴，偕仙屏、子钦在节相处饮，晤小宋、子密、莼顷。

十八日晴，招仙屏、孝凤、少仲、子钦、诚之饮。

十九日晴，是日仙屏返江西。

二十日晴，发绎庭、翰园、序东、焕堂信。

二十一日，朱久香学使到皖。张啸山携其文来。

二十二日，晤久香学使。朱子钦携方存之文来。

二十三日，伯昭来，方元征骏谟来。

二十四日晴，金眉生泰州书来，以诗笺见寄。

二十五日晴，久香学使见过。藁田八月初四日京中书来。

二十六日晴，李芋香来。谒见节相。

二十七日阴大风，晤劼刚主政。发京中书。

二十八日阴，王孝凤同年来。方存之偕何太守世俊来，耕六之宗人也。

二十九日阴，数日大寒。

三十日，晴。

十一月初一日，晴。

初二日晴，子密来。

初三日晴，雷石琴令嗣锡裕来受业。得蕪田书。

初四日晴，为子钦、伯昭设饯，同见山、子偲、蕪斋、芋仙，芋仙后至。

初五日，福建沈诚西明府来。

初六日晴，晤柯小泉、程伯孚二同年，访久香学使，晤王孝凤同年。

初七日晴，朱子钦返江西，属寄幼丹中丞书。

初八日晴，闻官军克苏州。

初九日，闻苗沛霖被歼于蒙城，寿州、怀远皆降。

初十日晴，朱子钦始成行。寄书舍弟。

十一日晴，谒节相。

十二日大风，是日长至，杨性农武陵书来。芋仙招饮，同少仲、子偲、梅生。

十三日大雪，韩聪甫大令懿章来。门人殷口冒雪来。

十四日晴，陈虎臣艾来。

十五日晴，子偲招同芋仙、梅生、伯昭、蕪斋饮其斋中，晤慰农学使。

十六日晴，勒少仲来，若衣留饮。

十八日晴，谒节相。晤洪琴西、蒋蕪顷。视警石先生疾。晤子密、曾二公子、罗公子。与劼刚同访纓云书房中。

十九日晴，晤陈虎臣、方存之、周纓云前辈。

二十日晴，王孝凤同年来。

二十二日晴，奉节相饬署庐凤颍道。

二十三日谒节相谢委。晤万篋轩方伯、何小宋前辈。

二十四日，谒见节相。

二十五日，上署。

二十八日晴，万篋轩方伯招饮，晤王孝凤、江达川、何小宋。

二十九日晴，邢晓庄观察招饮，李梅生太守招饮，皆钱达川、

伯昭也。

十二月初一日，节相招同万箴轩方伯、何小宋廉访，为江达川、邓伯昭饯行。是夕偕勒少仲、王孝凤，为江方伯设饯于少仲寓斋，并招王少屋、张西垣二大令同饮。是日奉札会办营务。

初二日，何小宋为达川、伯昭设饯招饮。

初三日，寄家书，由上海转寄。至达川方伯舟中送行。

初四日，伯昭来告别，留宿，并招毅甫、见山同饮。

初五日，上节相署，节相极言现办抵征，地方官失其本意，于定例每亩四百之外多所求取，恐贻害安徽，有改征丁漕之意。是日，定皖南九县给发牛种之议。

初六日，郑心雅大令来。心雅祖母年九十一，明年正月十六日其生辰也，将由海道归为寿，言自此至闽不过十日。心雅年甫二十一成进士，其人庠年甫十二耳，予同年少研编修，其从父也。房师袁雪舟太守自山东来，泊舟西门。

初七日，谒雪舟师，即为送行。雪舟留其从子鹤亭寿芝在此，将就马方伯求官也。

初八日，彭少泉大令广锺来，昌堂九子，躬庵先生七世孙也，以《耻躬斋集》见示。时大令将赴霍山任。寿州刘孝廉本忠、霍邱潘军功垞来，言颍寿一带，土圩甚毁，可以一清乱本。又言苗党降贼李万春、朱万隆等皆在僧军，并无各守故土之说。又言宿州、蒙城、亳州匪圩极多，河南则惟光州之叶县为匪圩，其余皆良圩也。梁县丞廷翰来，言泗州五河县为李世忠私党蟠踞之害，不特尽专商贾之利，至于知县不敢复理民事，此可慨也。

初九日，晤杨光明镇军于东门迎江寺塔。晤徐仙崖太守。太守新自池州解任，言青阳令杨岳乔明府明顺之才能，于无可设法之中有所措施。

十一日雨，查阅营垒，至王谨堂营中少坐。

十二日雨，若衣移居近圣街。

十五日晴，蒋静轩明府来，极言杨庆伯前辈守四川顺庆时之刚毅有为。

十八日，雨雪寒甚。

十九日，雨雪止。

二十日晴，上署。

二十一日晴，查阅营垒封印，均至节相处贺。吴崇庵协戎来，固始人，吴淪斋前辈从孙也。孙子佩自盐川来。

二十三日晴，刘小越太守招饮，晤梅生。小越言：杨军门所撤统带水师副中营之李镇军济清，勤勇可用，而万镇军化林则浮滑不足取矣。袁鹤亭世兄移居予寓。

二十五日晴，李忍斋镇军济清、万石臣镇军化林来。

二十六日晴，刘明府成业来。

二十七日，杜小舫文澜来。是日立春。

二十八日晴，上节相署。

三十日晴，上节相署辞岁。

甲子行记

同治甲子八月，予权庐凤颍道垂十月矣。八月二十六日，奉家君手谕，惊悉我母丁太淑人以六月二十六日弃养于家，越二日，率妇子辈成服于官舍。以母忧闻于上官，中丞乔公以军务未解，议夺情，令徐总兵鹗来致意。予持不可，次日以关道印送寿州，而宦况萧然，不能行。驰讬于同官。复越月，十月十二日挈家以行。于是庐州守冯君志沂权庐凤道，亦至寿州。是日予先登舟，十三日入城，别中丞及诸同人，家人辈皆登舟。十四日，自寿州舟行，东风，晚至下蔡集，凤台令驻处也。滁州牧廖君新、全椒令口君元□、来安令张君志学，遣人来致贖。亳州劝捐候补直隶州刘君兰馨，亦遣人来致贖。十五日，仍在下蔡。十六日，自下蔡行，风逆，未至洛河十馀里而泊。十七日，舟行风稍顺，将至

怀远，风复逆，遂泊焉。十八日，舟至怀远，令君崔君秀春、典史于君本廉、司榷务凌君椿年、委员沈君守愚、张君凤岐、杨君式溥、武弁施君得□、魏君大用、□君万程、周君瑞来见于舟次，风逆不得行。十九日，自怀远行沙沟，孙君汝铨来见于舟，并致贖。孙君者，予同年凌少南内翰煥之姻也，咸丰八年，予自定远归，遇诸高林涧，至是闻予来，故来见，始知少南尚在苏也。在怀远发书与若衣。是日风逆，去怀远十馀里复泊。二十日，舟至长淮卫。廿一日至临淮，胡荔坪太守、王纯如大令、张臧瓶观察、高鼎卿广文、陈春坪总戎皆晤于舟次，在春坪处晚食。廿二日，西南风利，舟至五河。廿三日，犹在五河，汪菊林大令、汪镜汀大令□□、□云舫刺史□若皆来晤于舟次。吴崇庵协戎来，未见。廿四日犹在五河，吴崇庵赴寿州，致书中丞。廿五日，大风甚寒。廿六日，舟人易檣而行舟，日入至双沟。廿七日大风，在双沟口，风至双沟始大。廿八日，顺风至旧县，淮流阻浅。廿九日，顺风至盱眙，潘钧侯大令治、王典史□□、武弁吴德儒、许廷鏞、委员许廷珍、潘福辰等，来见于舟次，闻仲宣在清河，尚未回也。三十日，顺风至高林涧，离盱眙二十里，有龟山，禹锁巫支祈于此，舟人谓之水母庙，庙在□中。又三十里，至老子山，上有庙，舟人祀湖神于此。十一月初一日，在高林涧，遇李虹桥刺史，将携家赴寿州。初二日，舍舟而以车，是日更馀，至清河县。吴仲宣漕帅赴苏州巡抚任，以初三日早赴临淮，遂不及见，而舟楫皆随以去。遣人致书仲仙，仲仙遣人来为觅舟。晤钱峯仙少司成前辈，时主清河之崇实书院，别近二十年，须亦白矣。初四日，在清河。初五初六日，犹在清河。初七日，仲仙遣人以舟三艘来，遂登舟。初八日未午至淮城，峯仙先余到，方与吴稼轩郎中、高伯平茂才钱仲仙于□蒲，适余来，遂亦为客。仲仙与余别亦五年矣。稼轩四农弟子也，尝于清河令席上一见，亦久别矣。伯平则未见也。坐客为丁俭卿封翁、何俊卿中翰，余及仲仙四人耳。伯平方为予

校刻诗稿，邀余上岸，而予以即欲解维，未从也。初九日，伯平与殷霁士刺史招饮，坐客则仲仙与峯仙、稼轩也。初十日，仲仙招饮，坐客则俭卿、稼轩、峯仙、伯平及□□、孙明府。仲仙与予约联舟赴苏，并自丹徒往南京，同见节相。适于是时得回本任之信，而予遂独行矣。十一日，别仲仙、伯平以行。十二日至界首。十三日到召伯。十四日至扬州。十六日至瓜步，晤李梅坪总戎，以炮船护余舟，而大风不能渡江，饮梅坪舟中，始闻福建厦门之警。十八日，渡江泊新丰镇。十九日至丹阳。廿一日肩舆赴金陵，是日宿同兴镇。廿二日，宿淳化镇。廿三日至金陵，谒节相，馆予于署中。晤子密同年、纓云前辈，始知节相论金陵功，奏请以道员遇缺即选。又闻乔中丞奏调赴皖，同调者金观察以诚也。此二日寒甚。廿四日，谒少荃官保，□□□□不得见，见其弟幼泉及凌少南同年，□□□□予在定远□□□□主人也，别五年矣。晤庞省三、李玉亭、孙子珮、蒋纯坝、陈小坡、程伯孚诸故人。廿五日，别节相行，宿土桥，是日稍暖。

戊辰南行日记

予以三月初三日，挈儿子诒让应礼部试至都，与林星樵孝廉、王仲兰表弟、青田叶昆山孝廉，同居杨梅竹斜街长升店者逾月。礼闈榜开，诒让暨诸同人皆报罢。四月二十六日，诒让与星樵、仲兰、昆山航海南归。次日，移寓达子营黄卣芴、漱兰昆仲寓居。后四月二十三日，复移寓南横街袁筱隄同年保恒处，时筱隄从李少荃官保军德州，而属予为其尊甫端敏公编辑年谱。六月初十日，以前在皖营时，曾相国为报病痊，又以克复金陵时，保升道员，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以道员归部遇缺即选，然铨选实无期也。端敏公年谱既成书，即决计南归。不欲复由海道，而畿辅水潦未降，车不能行，遂买舟由潞水以南。而筱隄妹婿张念慈工部师劬，亦有江右之役，亦买舟同行。先数日，许仙屏振诤、夏路

门子鏞、陆广甫尔熙、龚泳樵显曾四太史、黄漱兰洗马、苜芎比部，饯予于城西天宁寺，以诗送行。张午桥太史丙炎、许海秋起居宗衡，饯予于我园。王霞举兵部轩、董云舫比部麟，饯予于所居。海秋以文送行。是日早，与筱隄弟子久舍人别，同年恽伯方比部鸿仪、谢梦渔给谏增，许仙屏太史、吴柳堂兵部可读来送别。申刻至通州登舟，镇海王友林庆余附予舟行。友林善为柳诚悬书，在都常为予写书，故招与同舟。时张七观察树炎为其师蒋霞舫少京兆护棹至扬州，有舟二艘亦同行。而翁叔平侍讲以治葬请急归常熟，已先三日行矣。

初七日晴，逆风，以顺水行颇速，抵杨家湾，宿水路，去通州百二十里而近。是日校《涉斋集》二卷。《涉斋集》乡先辈许深甫诗也，在都时假之叔平，友林为予写，而原本已多讹误，故在舟重为校正，然其疑者仍无可考，写本书不足恃大抵如此。

初八日早阴，午后雨，然时得顺风，过河西务数十里，询其地名，则舟子不能知也。念慈舟后至。校《涉斋集》三卷。

初九日雨止，薄暮抵天津。闻袁筱隄同年北来已至此，在其戚陈少帆司马重所。予居筱隄所，以端敏年谱将成，欲在京俟筱隄，又以河水易落，则舟不可行，故不及待，不意遇诸途也。念慈船后至，即入城看筱隄矣。故人陈小铁司马元祿不见二十馀年矣，适一友持一废纸至，视之小铁名刺也，问其人，则曰在东门杨氏花园，以办粮台总局，在此久矣。喜甚，即命舆以往，以谓必可一见，而小铁适他出，小铁亦竟不为予答拜也，咄咄怪事。复至东门城下故书铺中，以为当有旧板书，然殊寥寥，惟一明刻《青田集》尚佳，而丹笔涂抹几一卷，殊可惜也。校《涉斋集》三卷。

初十日晴，仍在天津，筱隄同年来访，与谈久之。筱隄以予为端敏编辑年谱，馈二百金，予不能辞也。午后至陈司马处，为筱隄答拜，筱隄已行矣。是日校《涉斋集》九卷至十二卷。

十一日晴，顺风行九十里，至独流镇泊。已更许，与念慈上

岸求茶馆不得，奴子市肉亦不得，询诸土人，则曰捻贼尝一过此，贼退而官军中所谓毛勇者至，则皆掠鸡豕以食，故遂荡然。独流民居极稠密，咸丰三年，粤贼李开芳等尝据此，今民居皆乱后新构也。校《涉斋集》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

十二日晴，西风甚劲，夜抵流河宿，去静海七十里矣。李梦兰太守以池州守来京引见，遇于舟。梦兰予在临淮寿州时故人也，而与念慈亦旧交，不期于途中晤也，因与念慈诣其舟中谈，久之而别，颇得皖中诸旧人消息。是日校《涉斋集》第十六卷至十八卷毕，凡校改百馀字。涉斋五古极学山谷，七古极效东坡，而七古尤为道峭。《钦定四库书目》谓其瓣香荆公，异于江湖诗派之纤碎，诚笃论也。然抄宋人诗者皆不及，盖以别无槧本故也。深父失身韩氏，其人不无遗议，而不能掩其文字之工。犹忆周密《齐东野语》，谓由窦屈膝之说，乃为怨家所诬，非其事实。然则深父盖竟于功名，如柳子厚之于王叔文，而其文辞可传，亦如子厚之不可以人废也。人能托于文章诚可贵矣，惟五七言近体，颇少变化，然亦异于晚唐时人之庸弱也。

十三日晴，无风，中食时过青县，与念慈上岸，青县夫子庙在城外临河，晚泊兴济镇，是日顺风行九十里。兴济故县也，明孝宗张皇后所生里，后既贵，即降诞所建崇真宫以祈福，有弘治十七年敕赐祀田碑尚存，字画端劲，而庙则仅存大门，询之土人，但知为娘娘宫，询以张氏后人，亦曰无有矣。

十四日晴，自兴济行约二十里许，遇李少荃相国舟，自沧州来，相国于予为甲辰乡举同年，而念慈亦有旧，乃偕念慈造其舟访之。予始出守安庆时，至淮浦，相国将赴湘乡，相国于江右，亦在淮浦，时相国犹编修也，甫十年，而相国勋名与湘乡伯仲，亦奇矣，然孺然犹儒者，无近日功臣浮浅之习，则可敬也，临别承馈百金。是晚顺风，抵沧州。夜间大风雨，念慈船先行，予追之不及，仍泊沧州城外，而念慈次日相见乃云以孤舟泊强家坟，相离二三

里许。

十五日早起犹雨，舟行久之，始追及念慈船，然以雨不能相见。巳午之间复风，予谓雨势方未已，已而风止雨亦止，薄暮则四望无云，月色皎然矣。是夜泊冯家口，午后颇得顺风，行五十四里。昨以中秋，在沧州市鱼肉，而皆不可食，以白菜下酒而已，可笑也。

十六日晴，颇寒，顺风，中食时过泊镇，交河境也。夜至霞口宿，去冯家口八十馀里矣。泊镇市肆颇盛，而霞口殊寥落，盖此次捻扰，西河东皆被寇，河西皆无恙也。

十七日晴，风逆，行五十馀里，宿十五里口，离连镇十五里。连镇东岸民房半为贼所毁，仅存者亦无居人，有以船载家具泊岸旁者，盖流民始归也。十五里口始有官军炮船。而念慈性畏炮，自云生平见小爆竹，即掩耳恐不及，声稍大，则不啻闻疾雷矣。每闻枪炮声即入室闭户，以被自覆，令仆数辈夹持而护其心，乃得无事。舟将至十五里口，予见炮船排列，笑谓友林曰，念慈必大窘矣。及念慈船到，果不敢泊，促舟子益前行，而船上连开两炮，予大笑。已而予令引船近之，见念慈问曰如何，念慈曰，早知途中有炮船，我必不出京矣，顷闻炮时，真求死不得也，予与友林复大笑。

十八日晴，顺风，由十五里口行百一十里，野泊，去刘智庙三里。刘智庙，车行必由之路也。

十九日晴，逆风，巳刻至德州，发书附念慈寄袁筱隴同年、李合肥相国。午后复行，至萝葶湾宿，凡五十里。闻东昌以南无水，叔平船尚未行也。

二十日晴，逆风，行五十五里，泊故城。己亥房师贾运生中丞，故城人，今年春间，卒于大梁。过故城泊舟，方欲一访所居，有数书生散步河上，或云内一少年贾氏子弟也，询之，则中丞从孙也，年十八，业儒，人甚温雅，略叙数语别去。至夜间，则衣冠

而来，乃与晤于念慈舟。念慈之尊甫文毅公，中丞辛卯乡试同年也。贾君名厚宜，号可亭，其尊人年六十馀，号甫田，上舍生也。予赠以《逊学斋诗》，可亭云：中丞棹将以九月归，公子辈皆在官所，所居盖空舍。可亭之居在西门外临河，即离予泊舟处数百武耳。中丞居城内。

二十一日晴，风顺，行八十里，至张家口，与念慈上岸，就一市肆中小坐。张家口颇繁富，乃胜于故城，有游击、县丞分防。

二十二日晴，风逆，行五十里，至夹马营泊。此处河道甚曲，由夹马营北至其南，陆行不过一里，而船行则自西而南约八里，乃与友林、念慈各上岸，至一山西贾人所，坐以待舟至，比舟抵岸，则已昏黑矣。

二十三日阴，已而小雨，午后复霁，时闻临清人闸以南无水，颇望雨也。风逆，行五十里，至一庄，村农数家，颇殷实，询以地名，曰护香庄也，去□□驿、去临清，尚百十二里。

二十四日晴，颇得顺风，行百里泊，有村民数家，询之土人，曰去临清水程十里而近，曛黑中与念慈上岸，以野径崎岖，又无月色，废然而返。

二十五日早起，至临清，始知翁文端公灵柩已于二十二日由陆路南行矣。湘吟同年之弟梅仙主政宝常来，以阻浅尚在此相待，时扶其兄萍缸宪副柩南行，始知同年陶缙臣刺临清，以事赴济南，其嗣君孚初适自淮上来居署中，梅仙以将由陆路行，觅车不可得，乃属孚初求车于乡民，然皆犍车也。午后往访孚初，适他往。孚初寻来答拜，亦属以觅车，然不能即得也。贵筑李桐生颺尹，于日内始相见，并属孚初为觅车，而张听庐观察为师蒋霞舫少京兆送柩，亦到此，又有同来叶刑部眷属及一户部郎，一顺天西路厅，船五、六艘接踵而至，此间求车益难矣。缙臣为予庚戌同馆同年，改官知县，今得太守矣。临清城外市肆稍盛，城内则弥望皆荆榛，咸丰三年粤逆之祸也。

癸酉瞻天日记

某某以壬申十月初六日蒙恩旨补授安徽按察使，于是承乏江宁盐法道一年又七月矣。书生迂拙，方以无所补报为惧，而乃过荷主知，有此迁擢，才轻任重，非所克堪。窃念某某自道光庚戌通籍翰林，咸丰乙卯入直上书房，戊午以京察一等出守安庆，实获屡覲天颜。同治二年，由摄庐凤颍道奉太淑人讳回籍，继遭先通议大故，家居持服者五年。同治戊辰，服除入都引见，两江总督马端敏公奏调江苏。辛未十一月，前两江总督曾文正公奏请补授盐道。铨曹屡趣引见，皆以事未果也。兹蒙恩擢授臬使，例得奏请圣训，入都陛见。十月二十四日，既奉吏部檄知，即于十一月初八日专弁赍折入都，十二月差回，奉旨入覲，遂以十二月十五交卸道篆，今年正月十二日由省启行。盖某某睽违阙廷又五年矣，属当亲政之初，适有对扬之庆，孤踪疏远，复得瞻仰云天，稍抒诚悃，可谓厚幸，因为纪行之录，自启行日始，逐日书之，因颜之曰《癸酉瞻天日记》。

正月十二日，自署启行，已刻登舟。黄昌岐元戎、富桂卿都护、庆云峰尚衣、梅小崖方伯、王晓莲、袁笃臣、桂芎亭三观察及同僚友，皆送予于江干。庄守斋观察、李佛生太守、蒋萃峰刺史以舟随行，将送予至下关也。以妇病，遣儿子诒让先回署。

《江干留别》

十载金门远，朝天又此行。东风留客好，钟阜向人明。春水方生候，诸公送我情。远献劳劝勉，我已愧廷平。整理者按：此诗及以下《珮香饯席却赠》《寄方子箴都转》《岷岵道中》《题十三燕星堂便面》凡五首，《逊学斋诗续抄》俱未著录，兹并写存。

是日雨，风逆，申刻，刘珮香总戎饯予于红山嘴营中，田象乾总戎、同年郜荪舟观察亦来送，遂同饮珮香营中。

《珮香饯席却赠》

我识奇男子，怀才孰用之。未能问貔虎，且为问狐狸。狡窟蜂房聚，荒江鹤泪疑。藏奸防藉寇，曲突赖先思。

酉刻回舟，夜间舟行数里，未至下关而泊。

友人王友林县佐、门人李谷士孝廉，皆从予入都。

十三日，东北风益厉，午刻舟抵下关。萃峰、佛生、守斋舟亦至。佛生携酒与萃峰、守斋皆在予舟饭，二鼓后，予先就寝，而三君者与谷士申旦不寐。是日，刘小舫刺史来别。

十四日雨，风犹逆，仍泊下关。遣人至署看妇病，稍愈矣。萃峰复携具同饭。守斋随予赴扬州，佛生、萃峰皆别去。申刻晴，遂约横云轮船以明早行。

十五日晴，顺风，辰刻横云轮船拖予舟以行，申二刻至瓜洲，以江口舟多，进口甫三里而泊，已更许矣。

上元日，得顺风，舟行甚速，先以诗寄方子箴都转：

晓日晴霞积水东，长鲸掉尾一帆风。千山龙虎犹云表，两点金焦又眼中。瓜步潮来明月满，竹西花暖夜灯红。故人词赋今枚叟，想得今宵笑语同。

十六日晴，自江口行，方子箴都转遣人约游平山堂。申刻抵扬州，甘泉令冯弁云、江都令谭东湖来，李小峰太守、项书巢运判及诸同人皆来，高叔迟茂才、李宾嵎上舍来。宾嵎名祖望，年五十馀，精许氏学，其婿刘恭父寿曾在金陵与予善。酉刻，子箴前辈召同薛世香、杨子穆两观察饮于平山堂。戌刻回舟。

十七日晴，晤晏彤甫、钱楞仙两前辈，厉伯符方伯云官、程敬之观察。午刻与守斋、谷士饮马紫蓉所，曹耕之大令、彭珮双同年皆为主人。申刻，李小峰、项书巢、魏平泉召饮于城下花圃。圃小而修洁，有花竹可喜。戌刻，饮王守愚所，即何氏居也。遂先一哭廉昉，廉昉之子方十三龄，而秀颖解事矣，此可慰也。是日许次苏同年之子星翼来，星翼号秋槎，亦少年解事。子箴与张岷堂、薛世香、程敬之，皆以疏河事赴仪征，遂不往别。是夜自守

愚所回舟，已三鼓矣。

十八日晴，晏彤甫前辈、厉伯符方伯招饮，同集者子穆一人。伯符为茶心太守同勋哲嗣，酒次，出《茶心诗集》见赠，所居在扬城南河下，园馆极胜，故嵯商某氏屋，伯符赁居之。在伯符处饮既散，回舟，即乘间解缆，城中人未之知也。是夜泊湾头，离扬州十五里耳，友人犹有追送者，守斋复与珮双随予行。

十九日晴，顺风行五十里许，风逆而止。守斋、珮双别去。

二十日晴，西北风狂甚，舟不能行，连日大寒。

二十一日晴，风少止，辰初过露筋祠，庙额为“贞应”。道光中，陶文毅公督两江时，漕艘为冰所阻，文毅祷之神而冰开，奏请赐额，有《祷冰图》及文毅记石刻在庙壁。庙中联词猥冗，惟郭频伽集坡语云，“江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稍工，陈曼生为之书，笔法尤奇宕。是日，泊高邮北关外。

二十二日晴，顺风至宝应，晤赵玉生太守、陈德斋大令。诒让书来，知妇病渐愈，惟尚未能眠耳，即作复书与来人持回扬州。

二十三日晴，顺风抵淮城，孙汉章大令来，晚在汉章署饮。连日骤暖。

二十四日晴，顺风至袁浦，移寓王丹庭所，晋阳子钱家也，时方托其寄会子入都。晤庞省三观察、文质夫漕帅、欧阳健飞总戎、路礼门观察、许寿门少尹。省三方持服，主讲崇实书院，其园中梅花下生芝数茎紫色，因导予往观，其殆圣人亲政之瑞欤！

二十五日晴，路礼门观察招同庞省三观察、欧阳健飞、许寿门少尹，集饮里河厅署斋。礼门为闰生先生文孙，筱洲观察子也，顷为蜚语所中，将谒告去官矣。晚间丹亭召饮。陈二山之子福庆，字子寿，自江西解饷亦来此，投刺相见，几昧生平矣。予同治元年遇之江右，子寿方将摄新淦典史去，今则荐升至府倅矣。阅邸抄，知李雨亭中丞得两江督，奉旨即赴任，三月间可于金陵相见。省三、健飞来。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二十六日阴，路礼门来，张海仙来。礼门为予觅车马，遂于未刻登车，途间东北风作，稍寒，七十里至重兴集。桃源令孙励庵梦麟已为予设馆馈食。许梅生少尹亦来，坐谈久之。励庵、梅生旋别去还县，已更许矣。

二十七日微雨，五十里仰化集午餐，入宿迁境。五十里顺河集，李湘溥大令馈食，李子林诵尧自湘浦幕中来晤，遂留宿。是夜雪。

二十八日晨起，则门外雪深寸余，仍住顺河。申酉间雪已有晴意，夜则隐约见星矣。

二十九日，子林别予去。由顺河集行，雪后泥泞，所过多溪涧，车行颇艰。未刻，至峒嵒，遂宿焉。峒嵒乃小山，而冈陇绵亘数十里，遥望山脊，隆起一庙，相去里许，丛柏中有庙甚壮，环以雉堞，至峒嵒，询之土人，则山脊者三仙祠也，丛柏中者玉华顶也，遂拉谷士骑马从予访之。去驿约二里至寺，有老僧六七十岁矣，迎客，询以庙所由起，则曰寺名“全潮庵”，康熙年间建，有碑二：一里人刘杏书，一则今宿迁令李湘浦德溥重清寺基公牒耳。而僧云，三仙洞寺乃元建，当有古碑，以日暮不及往访矣。此庵山势环抱，庙门有山泉，砌石二重以为防，境极静深，寺僧淪茗饮客，水亦极甘冽，泥淖踟蹰中有此一游，殊为洒然。是夕寄安书与诒让，又诒刘绶廷观察咸一函、万小云大令青选一函。

二十九日，雪后行峒嵒道中，舆夫颇以为困。

峒嵒知古驿，继续见遥山。雾气鸿濛里，天容解驳间。细泉随涧曲，残雪露孱颜。嗟尔锄犁弃，来为撻埴艰。

是日，为李烈女作墓表。烈女，谷士之妹，许字王曰钊，曰钊病笃，女先死之，年甫二十一。

二月初一日晴，辰初刻由峒嵒行六十里，未刻至红花埠，郟城令杨竹泉景文，天津监生为具午餐。未正，由红花埠行六十里，至郟城十里铺宿，已昏黑矣，东道主仍为杨竹泉。道中晤沈少尹

熊祥。出峒崕驿行十馀里，西方冈陇始尽，而东望小山，平远曼衍，极望几数十里不绝。土人云，马陵山也，自蒙阴一带而来，绵亘七八百里云。

初二日晴，六十里至李家庄午餐，兰山境自红花埠至此多溪涧。李家庄濒溪而为村，民居有为水所蚀者，其水盖自蒙山来，村中居民多李姓。午后行四十四里，至沂州城南关外住兰山令周士溥少莲也。自李家庄始无厨传矣。至兰山，周令仍为馆置，以与舆夫约不就也。

初三日晴，行四十五里，至伴城，亦作半程，仍兰山境。自沂州行，东北有小山，冈陇起伏，不知其名，西望大山，颇峻拔，询之伴城居民，曰蒙山也，去此可七八十里。午饭后行五十里，至青驼寺宿。自伴城始入山路，车行随坡陀上下，犂确有声，四面皆山，而蒙山特为高。青驼桥二十一孔，沿溪皆大青石，上坡后，石如牛豕卧者盖数百，土人云，以溪旁卧石有似青驼，故以为名。寺旁碑林立，与谷士往访之，冀得寺名所由起，及视碑，则俚言恶札，皆檀施姓名耳，为之哑然。碑言沂州即古琅邪，而溪之上流则汶水也，志之以俟考。

初四日晴，早发青驼寺，行数里入费县境，又数里仍兰山境，既而出兰山入沂水境，至垛庄午餐，去青驼寺四十五里。午后行五十三里，至公家城宿。沂水令张春儒庆熙，绍兴监生亦为具馆，未赴。公家城居民皆公姓。舆中饱看名山，蒙山积雪皓然。遇一陆君者，由都赴金陵，托寄家书。

初五日，早起大雾，发公家城，五十五里整阳午食。整山秀耸而多石，颇异于众山。入新泰境，邑令左颖士宜似桐城人，明都御史忠毅公后人，以为皖中官至境，出迓于道左，庞眉皓首，殆如七十馀岁，问其年，则甫长予一岁耳，尝官刑部，改就知州，在此七八年，人恂幅有真意，自言阁丹初中丞尝以循吏荐之，又言极望丹翁再出，必有好督抚，乃有好守令也，其言甚为平实，盖

齐鲁间好官。在南关盐店中设榻以待予，为之小坐，茶话而别。申未抵翟家庄宿，去整阳四十五里。

初六日大风，早发翟家庄，三十五里至羊流店午餐，又行六十里至崔家庄宿，始望见泰山。颇寒。

初七日风止，晴，早发崔家庄，行四十五里至泰安。泰安令苏炳臣名显遣人为予供顿，而予已自投逆旅矣。询其官履，则癸亥进士，己亥同年也，乃听移具以来，并为予觅山轿，遂与谷士约登泰山。既而炳臣来视予，复遣人具馆于岱顶，予与谷士舆轿上山，历斗母宫、万仙楼，过中天门，度南天门，至岱顶，谒碧霞元君庙，遂就馆，已曛黑矣。五大夫松者，在中天门下三里许，松高不及二丈，而偃盖蟠屈，围数丈，行人皆出其下，然可见者三松耳，亦不类数千年物，疑后人补植也。而近南天门十数里山，左右多松，松皆偃盖，南天门路稍峻，而左右皆旁山，故峻而不险。元君庙已倾圯，仅留神龕数间耳，方议重造。石路亦多圯，舆夫云，今年皆将修葺矣。山轿亦类南方竹舆，而旁两木特短，贯以皮绳，两人肩皮绳横行以上下，故上磴时虽极峻，舆中人仍端坐，此胜于南人矣。炳臣为具饌甚精洁，饭毕已迫二鼓。

初八日晴，未明，急呼舆夫登日观，以有雾，良久乃见日出，则与平地所见无异，盖初出时为雾所掩也。复由日观下谒元君庙，至斗母宫小坐，下山返寓。炳臣又为具饌甚丰，作纪游题名数十字，属炳臣磨崖于岱顶，遂往别炳臣。行五十里，至垫台宿。长清界，道间多大溪，多顽石，其山则犹泰山之支山也。

初九日晴，是日四鼓发垫台，倍道行百十里，至杜家庙午餐。又行五十里，晏城宿。齐河界，遇苏松粮道英茂文观察朴。是日来往客车甚□，逆旅无空房矣。村中演剧，与谷士、友林往观，而优人久不上台，遂归。是日渡黄河。

初十日晴，早发晏城，行五十五里，禹城午餐。又行五十五里，宿平原县二十里铺。谷士召歌者来，友林不得眠矣。

十一日晴，行七十里，至黄河沿午餐。又行五十里，至刘智庙宿。一小娃张珮兰来歌两阙，郟城农家女也，年十二，其父以逋负俾女作此，可谓计之左矣。

十二日晴，早由刘智庙行七十里，午餐。漫河道中多积水，犹去岁河决之余也。又行六十里，宿富庄驿，交河境，去县治廿五里。是日经景州、阜城、交河凡三县，皆河间地也。歌者素芬年十三、素娥年十二，皆兰山人。连日午后极暖，狐裘渐不可御矣。

十三日晴，早行七十里，商家林午餐。又行五十里，河间二十里铺宿。过渡一次。

十四日阴，行七十里，任邱早餐。行五十里，雄县宿。任邱之北多积水，汪洋几百馀里，有村庄在水中者，渡船甚小，不能载马，从行者已至此岸，而牲畜皆尚隔水。谷士、友林皆在小李村野店中寄宿，独予一人至雄县也。晤河间冯晓亭孝廉士埙，知李相已赴天津。任邱积水，即北宋何承矩所开淀泊故地。李相拟开其下游拒马河引以入海，予谓春水已生，此工恐不能成，而津渡处渡船狭小，渡夫皆操柳楫，行人不免意外之患，必须速造大船，及募雇谙练渡夫五六十名，给与口粮，专司其事，乃可以资利涉。即于客次作书诒孙省斋方伯、范梅孙廉访，不知其能行否也。

十五日晴，行九十里，至曲沟宿。谷士、友林均以辰初由小李庄到雄县，即在雄县一饭而行。自此以北，则皆坦途无水矣。

十六日晴，谷士先行进城，予与友林早行五十里，至榆垆午饭。过永定河，流冰大下，而水甚浅，过渡约须二、三刻工夫。午后风起，车行积沙中，与泥淖无异，至黄村已酉正二刻，本欲遣家人等进城，以晚皆止黄村，恐谷士不免翘望矣。

十七日晴，由黄村行三十里，进右安门，至三台馆，车子上务未来，旋进内城，寓金鱼胡同贤良寺。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十八日晴，朱修伯宗丞、袁子久侍读、张石洲同年均来，晤谈久之。请安折已具，以十九日日辰不吉，改于二十日早递。

十九日晴，钱湘吟同年、潘伯寅侍郎、孙子授侍讲来，方勉甫、寿甫昆仲来。是夕宿内阁，袁子久侍读为予具餐。

二十日晴，诣宫门递折请安。辰正一刻，蒙赏克食，蒙召见于养心殿西房，跪请圣安，又免冠叩头谢恩讫，上问汝以何日到京？奏曰：臣以十七晚到京。又问汝现住何处？奏曰：臣寓东安门外一庙曰贤良寺内。又问汝前在上书房授何人读？奏曰：臣初入直书房，授惠郡王弟兄三人读书，后改照料惇亲王读书，凡在书房三年。又问安徽民情如何？奏曰：臣此时未到安徽，须陛见后方能赴往，而安徽情形却亦知道，大约民情比前平静，而地方残破不堪。又问汝今年多少年纪？奏云：臣今年实年已五十九。上御宝座正中，天颜清瘦，而有威有神，仿佛宣宗皇帝，垂问时玉音清亮，惟出语稍快，故亲政以来，诸大臣往往应对失措，而圣人宽大，臣工有未能随问而对者，上即申言再三，臣此次敬聆天语，亦有一时不及领略者，上皆申谕一再，惟最后上问所办何事，不知是问臬司所办抑或在金陵办事，不敢妄对，上亦申谕一次，臣乃奏对前在安徽，近在金陵，历办各事，上凝视片刻，即颌之，令出，臣遂复冠兴退。午后诣谒政府诸公，均未得晤。获见恭亲王于邸第，备蒙谦接，并令两王子衣冠出见，略询以从师读书之事，坐语移时而退。是日，于景运门内迎谒惠、惇、醇、孚四邸，皆蒙询近状甚悉。醇邸则云，已见所刊诗集，此次有携来否，当有以见赠也。然予诗实未敢以呈诸王，不知醇邸何从见之也。

二十一日晴，出城拜客，晤王孝凤少廷尉于武昌馆。晤吴玉叔员外、李枚卿貽良、敖金甫册贤、庄晋阶三比部，皆秋审坐办也。又晤温明叔尚书葆琛、殷谱经侍郎、方寿甫户部恭铭。明叔先生年七十四，须眉皆白，而驼颜善笑，宛然一仙真人也。酉初刻回城寓，惇邸来视，并惠肴饌六品，而予以看客事忙，诸邸皆未往

见，甚为歉然。

二十二日晴，至杜太师宅，晤其文孙廷珪。卓文端宅，则诸孙皆尚高卧。又至门人文子乘家，子乘以正月十六卒，吊其太夫人，见其子女皆幼少，为之惨然。晤晋小谷同年、希虞臣阁读、花文定公师子也。时有西藏帮办之行，去官万八千里，无以为行，而予又无力助之，相对惘惘。出城至文昌馆，为江苏京官公请之局，晤潘星斋侍郎、绂庭封君、宋雪帆阁部、殷谱经宗伯、温明叔尚书、谢梦渔、杨振甫、钱樾庵三同年、蔡砚农兵部。星斋昆季，十馀年不见，须发皆皓然矣。黄漱兰来。

二十三日晴，朱修伯来，漱兰、香涛、肯夫、泳樵、六舟来饮斋中。

二十四日晴，晤许筠庵、吴柳臣、宝珮衡诸同年。诒让书来，知内子病已早愈矣。

二十五日晴，拜西城各友。唐根石同年、余子春刑部、方竟吾工部招集宴宾斋，二鼓回寓。

二十六日晴，午后补拜城外各友。晤冯展云少詹，嘱看禄命。晤钟雨人修撰。晚饮伯寅侍郎寓斋，与张小洲、吕定子诸同年同集。

二十七日晴，午后补拜城东各友。晤李少荃爵相、章采南同年。知琉球官生林世功欲来谒见，以门人阮宜诏、东国兴访予近状也，因订以二十九日辰刻出城，其教习徐明经干与之偕来。午后，朱修伯宗丞招饮。宋雪帆阁学、程容伯鸿胪诸同年，集于馀庆堂。

二十八日，与漱兰至马君德风处问卜，马君善六壬。同治戊辰，马端敏公由浙抚得兼圻，欲奏调予至闽，劝予以服阙引见。予既引见，而端敏移两江，予意不欲行，就马君卜，马君曰：“事虽变局，奏调如故，且君官自此起矣。”予未以为然。而予以八月出都，十月至维扬，则端敏已留书要予于路云，已奏调两江矣。予

至金陵后,明年摄江宁藩司,又二年,曾文正公奏权盐法道,遂由盐道得皖臬,马君之言验矣。兹复叩以此行何似,马君云:“课甚吉,明后年当更有升擢。”旋叩以禄命,则云:“六十五交辰运不佳,以退闲为妥。”予生平未究星家言,然以予之辰运,人皆以为不吉,马君此言或不虚欤,志之以俟异日。午后贾筠堂师招饮。王又沂、杨芸坪、钟六英、朱雪臣、吴柳堂诸同年,招集谢公祠。袁子久侍读召饮。晤钱樾庵、许筠庵诸同年。绍兴同乡招集乡祠,不及赴。

二十九日,琉球官生林世功随其师徐教习干来见,自言三十一岁,为新垣李之子,其父为正议大夫,询以旧门人阮宣诏、东国兴近状,则云阮为法司街紫巾大夫唐营总理司、东为紫巾官,皆为国王师傅,世功在其国学,亦出阮、东门下。予笑谓之曰,然则汝亦我小门生也。徐教习邵武人,以优贡充。此次官生来者四人,一在道卒,入学后余二人又卒,惟存世功一人,而予为教习时,官生四人皆无恙,一郑学楷,官正议大夫,阮、东则现为紫巾大夫,独向克秀早卒耳。徐教习云,自国初至今,琉球弟子入学凡七次,无如予为教习时之盛者也。留饮,少顷始去。申刻复入城,住内阁,以明日请训也。

三月初一日晴,丑初赴宫门口递折请安,遂于九卿朝房伺候,辰初蒙恩召见,赏克食。上问汝何时行?奏曰:臣拟于初五以前出京。又问汝此去由水路耶由旱路耶?奏云:臣此行由直隶、山东一带陆路入江南境,仍由水路至金陵,由金陵赴安庆一水可达。又问由京至安庆须若干日?奏云:若无风雨阻隔,四十日可到。又谕云:汝到安徽须实心办事。奏云:臣当凛遵圣训。上复熟视片刻,复谕曰:汝可于今日跪安。仰见上在御座略略一俯,即起退行数步,复跪请皇上圣躬万安,上复略俯,即退出。在朝房晤唐根石前辈、欧阳用甫太史保极,出东安门,晤钟花士学士宝华。午后至安徽馆,晤朱修伯宗丞、许星叔庚身、朱茗生二京

卿、陆憩云工部爽裳。是日枢廷诸友公饯也，贡又山比部、俞内翰烈招集徐庆堂。谒李兰孙尚书，自述家运之蹇，又言时事之艰，并细询江南北情形。

初二日，晤徐李侯同年邺、陈小舫给谏廷经。李侯年甫五十八，而其哲嗣致祥已以会元官至侍讲，其弟郝方以状元直南斋，可谓一门文学之盛。入城谒枢廷诸公，晤沈经笙尚书，亦细询江南北情形，又晤宜春字前辈振。申初出城，至安徽馆，宋雪帆阁部、龚叔雨太常、陈小舫给谏招饮，安徽全省京官亦招饮。酉刻，偕张石洲廉使同年，就程容伯鸿胪饮，容伯肴饌精甚。数日来困于酒食，大抵皆草具耳，容伯处一食颇不负腹，然亦不能终席而散。

初三日晴，单地山相国、黄恕皆侍郎、殷谱经侍郎、章采南祭酒招集徐庆堂。庚戌同年在文昌馆团拜，晚集冯翥云官詹宅。胡小蘧都宪、杨简侯方伯招集文昌馆，乙未同年也。闻斌子廉调任嘉义，政声甚好。子廉亦乙未孝廉，能诗，不见二十馀年矣。

初四日晴，门人陈六舟太史，己亥年侄郑太史嵩龄招集扬州馆，钱湘吟同年招饮。晚集张孝达太史所，晤六舟、泳樵、肯夫、清卿诸太史、李莼客郎中。是日诣别枢密诸公，晤宝佩蘅同年。

初五日晴，甲辰同年在谢公祠团拜。杨振甫、许筠庵、钱樾庵三同年召集湖广馆。

初六日晴，至国子监答徐教习干、琉球官生林世功，在琉球学小坐，庭中大槐，予所为作诗者，今已半枯，询旧时隶役，则皆其子孙，相距三十年，恍如隔世也。香涛太史召饮。是日上谒东陵。

初七日晴，龚泳樵太史召集怡园。

初八日，朱肯夫、陈六舟、吴清卿三太史、李莼客部郎招集松筠庵，崇谦六上公移尊来饮，并与晋小谷同年来。

为星斋题十三燕星堂便面。堂在滇之马龙州，星斋使滇时，

尝宿此。吴清卿太史为之写于扇上。

碧鸡金马汉词臣，回首巢痕入战尘。今日南方频送喜，重帘香对帝城春。

初九日晴，琉球门人郑以宏学楷之子辉煌、元功，偕官生林世功子叙来。辉煌随其贡使向德裕、王兼才、蔡大鼎等至都，闻予在此，遂出城来谒，留与小饮，以《诗集》及《水心别集》赠之。

初十日雨，是日不复拜客，为琉球教习徐小勿明经草《见闻补录》及《诗录诗课序》凡三首，时知好索书者纷纷，亦以一日了之。京师不雨者数月，至是始得一雨也。

十一日雨，仍为友好作书。黄漱兰侍讲、潘荻渔农部、殷萼汀比部来。答范鹤笙吏部鸣和拜。鹤笙为香涛太史房师，而诒让出香涛门下，于予为通家，去岁人都相见于金陵，予至京竟忘往访，而鹤笙先来，至是乃得答之，殊以为歉也。

十二日晴，琉球官生林世功来送行，并索予未刻诗稿中诗之有涉琉球者，予手抄五篇与之，盖将入《见闻录》也，并作书属寄阮、东二生。又发家书寄金陵、瑞安。未刻自都起程，萼汀、漱兰、荻渔、定子皆来送别。申刻，行二十五里，至余家汇宿，从车皆未到。同年张石洲廉访亦于今日出都，先行数十里，闻已抵张家湾矣。

十三日，早阴晚晴，早行八十里至南屏，食已申正，复行十八里至河西务，日已昃，欲觅宿处，而天津各营方迓李相，纷纷据逆旅，再行十二里至王家庄，舆夫亦倦，欲止宿，及入一店，则不能具人马食，不得已复前行二十里，至蔡庄，已三更许，居人皆闭户，店亦人满，几无宿处，始令舆夫持名纸叩本汛把总，少顷，把总王兆奎来，请予宿其塾中，而别为友人辈假一庙曰兴仁禅寺以居，遂各得一宿，殊为可感。兴仁寺颇壮伟，而倾圮太甚，不可复修矣。

十四日大雾，已而晴，行二十五里，至杨村午餐，又行六十

：里，至天津西关宿。

十五日晴，早行六十五里，至梁王庄午餐，又行七十五里，至唐官屯宿，皆静海境。自天津来，皆沿河堤行，堤以西积水如湖，时见风帆，询诸土人，则皆民居，连岁大潦，遂至一望汪洋耳。由梁王庄来二十里，至静海县，无城，市肆冷落，仅如一村落耳。自静海来村落，梨花盛开，皎如散雪，杏花掩映其间，殊可赏玩。

十六日早晴，午后东北风起，晚雨。早行六十五里，兴集午餐，又行五十五里，捷地宿。未至兴集十五六里，过沧州，城陋甚，多积水。

十七日，雨霁而风，颇寒，复御皮衣。早行六十里，至泊头午餐，又行六十里，至连镇宿。未至连镇二十里许，过东光城，亦多圯者。连镇前为粤贼所据，今烟火尚盛，而环村无大木矣。

十八日又雨，早行五十里，至桑园镇午食，又行五十里，至德州南关宿。雨中颇患泥淖。

十九日，雨霁大寒。早行三十里，已刻食黄河沿，又行七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铺宿过平原城外。谷士又呼歌者葵仙来，年二十六七矣。

二十日晴，早行五十里，禹城桥午餐，又行五十里，申初一刻至偃城宿。歌者金梅、金魁，年皆十五六。

二十一日晴，行五十五里，杜家庙午餐，又行五十五里，张夏宿。自偃城南行二十五里，齐河县渡河，泰安诸山渐渐可见。歌者桂花年十六，颇有色。

二十二日晴，趲程半日，早行百十里，至泰安午餐，遣仆至苏炳臣大令索磨崖拓本，尚未刻成也。又行四十五里，至崔家庄宿。

二十三日晴，趲程半日，早行九十五里，至翟家庄午餐，又行四十五里，至整阳宿。

二十四日晴，早行百十里，至垛庄午餐，又行四十五里，至青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驼寺宿。青驼寺村藏家秘传膏药，治跌打损伤及无名肿毒极效，状若油纸，患者取片纸以津唾润之，贴患处，即效，为购十张以备施送。是日午后阴，南风大作。

二十五日，迟明时微雨，日出后雨止遂霁。早行九十里，沂州府南关外午餐，又行四十五里，渡沂水，李家庄宿。天气益暖，可换夹衣矣。

二十六日晴，早行六十里，郟城十里铺午餐，又行六十里，红花埠宿。是日客车甚多，予后至，几无住处。自此南行不数十武，即江南界。

二十七日晴，早行六十里，峒崕午餐，又行六十里，顺河宿。李子林自宿迁来，约同赴皖。知李雨亭制府以三月初九接印，张振帅以三月十二日回苏抚任。

二十八日晴，早行五十里，食仰化集，又行五十里，至重兴集宿。是日村人方赛祀泰山神，陈百戏，士女观者如堵。桃源令江尔炽来见，始知许少尹煌已亡。前令孙瑞麟亦来。陶鹤汀、黄幼农两观察引见入都，自金陵来，亦宿此，晤谈久之。夜将半，许少尹之子庆均来。友林舟行，谒粮道。

二十九日大雾，行四十里，至渔沟山坐。谷士辈以车先行。又行三十里，至清江浦，仍寓王丹庭处。欧阳健飞总戎、路礼门观察、田鼎臣参戎、万小灵大令、许寿门少尹、许子安少尹庆埏皆来。

三十日晴，谒文质夫漕师，晤丁仲山侍御、庞省三、张翰仙、路礼门三观察。在鲤门处午酌，晚在健蜚处饮。晤王克斋观察，合肥人，名掣翎，荃相姻戚，以办李营转运，驻袁浦慈云寺。沈子梁，刑名友人，品学兼优，现在苏州发审局，岁修千金，又其弟子某亦有文学，礼门云。

四月初一日，谷士、友林辈皆上船，文漕帅招饮。晚张翰仙招饮。二更许登舟，路礼门、施培增来送行，王丹庭同舟赴淮。

初二日，由清江解维，午刻至淮上。存秀岩太守、章秋亭观察仪林、张通判德、孙汉章大令来，晚饮湖上草阁，秀岩、汉章为主人。复乘小舟至一僧寺，皆极水木清华之致。是日在山阳泊。微雨。

初三日晴，顺风行，午刻至宝应，戌刻至界首宿。界首水浅，闸员为下数板，乃得行。

初四日晴，申刻抵高邮，亥刻至露筋祠宿。

初五日晴，午刻至召伯小泊，剃头，夜抵扬州城北，去城里馀，以北风甚厉，止泊，谷士先赴扬州。王晓莲北行，遇于召伯镇之南。是日扬州官始换凉帽，闻李制军在瓜州查看仪征及六濠口一带地势，以春间所开仪征盐河，御史有言也。

初六日阴，北风未已，天颇寒，午刻至扬州钞关门，城中各官以制府来看盐河情形，皆在瓜步。访晏彤甫、钱楞仙两前辈、厉伯符方伯，晤谈久之。访蒋叔起同年观察，未晤，晤高叔迟世兄。

初七日微雨，晤方子箴都转、英式梁太守、谭东湖、冯弁云二大令，及书局盐局诸公。午在谦吉升、李怀寅处饭。晚在王守愚处饭，晤吴礼园部郎，和甫前辈哲嗣也。又晤薛澍生，廉昉妻兄弟也。李晓峰太守来。庞宝笙尚书扶其太夫人柩来，同泊。

初八日晴，子箴都转招饮，同薛士香、徐仁山。箴翁出观南宋诸家名画，相与赏玩，自北行以来，此为第一雅集矣。在箴翁处见乡先辈元时王孤云振鹏设色画一幅，极为秀丽。晚在许世兄星翼、秋槎处饮，次苏同年子也。

初九日晴，卯刻自扬解维，士香观察招为金山之游，李少峰太守掉舟相送，坐谈久之。济生轮船以李制帅命至江干。午刻，世香至，遂与珮双、友林、谷士及管带济生轮船委员马冠卿县丞，各坐红船至金山，登绝顶，至妙高台饮，饮毕日已晡，复令轮船导行至焦山，已曛黑矣，秉烛登大观台，偏观各禅房，夜半复乘舟返瓜州。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初十日晴，卯初刻，自瓜州解维，酉初至水西门，遂还署。若衣自皖来居署中。

十一日晴，谒雨亭制府。

十二日，雨亭制府招饮，晤李幼荃、张又堂。

十三日微雨，在笃臣处小饮。

十四日，微雨。

十五日晴，同寅诸公钱于莫愁湖。铁皮轮船来。

十六日晴，张啸山、唐端夫、庄守斋、李佛生招集曾文正公祠。

十七日晴，谭青崖招饮。晚，萃峰移尊饮于署中。谒雨亭制府，并至各友好处辞行。

十八日，别凌少南同年、方伯雄前辈、江梅村孝廉，未刻登舟，各友好相送于江干。戌刻至下关，李佛生、庄守斋、孔静山、蒋萃峰等送至下关。

十九日晴，卯刻，铁皮轮船拖以行，戌刻至芜湖。

二十日晴，卯刻开行，戌刻至大通。文卿及燕亭等来。

二十一日晴，舟抵安庆，遂进城，谒西林宫保，并晤裕寿山方伯、王与轩、陆秋丞、裕朗西观察，定以明日申刻接印。戌正回船。

二十二日晴，晤刘小松同年，申刻接印。时安庆久不雨，予接印礼毕，而雷雨大至。陈午峰观察来，寿山方伯及与轩、秋丞诸公均来。

二十三日，晴。

二十四日晴，西林宫保招饮观剧。

二十五日，答拜各同人。至若衣处小坐。

二十六日，徐毅甫来谈。寿山招饮。

二十七日晴，答拜诸同人。朗西来，程伯孚来。

二十八日晴，夜间大雨，时以久旱祈雨。

二十九日雷雨，胡月樵鄂州书来，以《大泌山房集》见寄。

丙子瞻天日记

正月十一日午刻，携儿子诒让自皖起行，同行者杨蓉初内翰、王友林通守、刘仁斋茂才。连日大雨，幸就道后稍霁，至三十里铺宿。夜间复雨。怀宁令彭筱川为设供帐。冯孔门、陆尧松、周峻岑诸大令、徐子彝参军、徐润南、陈小云、庄煜甫及照磨王君之屏均送至此。作书致王与轩廉访。

十二日，已初起雨已止，而四山云气滃郁，行数里微雪，雪止则云隙见青天矣。未刻至练潭宿。练潭四面皆山，坡陀平远，溪流明媚，民家多树竹为藩，麦苗被陇，林木葱蒨，非复兵燹后萧索景象矣。是夜月色甚好。入桐城境。

十三日晴，行三十五里，未刻至天林庄午餐。又行廿五里，抵桐城。遥望龙眠山，层峦叠嶂，蜿蜒数十里，山头积雪，朗如列眉。桐城令王莲舫明府泽普为予馆置于试院。桐城光君填伯进修、马君慎甫起升来。慎甫能文，善分书，以石刻两种见诒。其令嗣其昶、通伯来。通伯能为古文辞，姚大令浚昌婿也，在皖垣时曾以文来见，桐城后来之秀也。莲舫言：桐城绅士以慎甫为正人。慎甫言王令能听讼，而甚不满前代理知县之瞿令承吉。

十四日早起，阴云四合，微有雨意，已而晴。行四十里，至大关午餐。又十五里，至沙埠宿。舒城周大令岩来迓。自桐城至此，率在山中行，至大关，山势益合，盖安庐隘要处也。晤孙大令履材，自太和提漕回省。

十五日，行四十五里至舒城，馆于周令行馆。李秋槎太守自庐州来。

十六日，行四十里，至九十里铺午食，六安周刺史来。又十五里，至施家桥宿。

十七日，行七十三里，抵六安州。刘省三爵帅招饮，晤樊比

部恩照、李封翁大彰，采臣方伯之兄也。夜间小雨。

十八日晚，晚香自寿州遣舟以来，申刻登舟解维。友林仍回安庆。以陈春妻王氏状、北内保卫清状、颍州民胡长顺状，交与怒人查办，并发安信。

十九日晴，行六十里，至马头集宿。

二十日晴，南风甚利，行百二十里，泊正阳。寿州牧何金甫大令庆钊来馈食，霍邱令文禹门大令龙遣人馈食。

廿一日晴，行七十里，至颍上宿，颍上令陶在宾明府来馈食。时祁子禾学使试颖郡毕，将回安庆，尚在颍未行，闻二三日内可抵颍上，因留一函属在宾致之。晤徐韵生哲嗣景镛，时方以通守监颍上厘务。

廿二日阴，行六十里，至口子集宿。

廿三日大风微雨，行七十里至颍州府。晤续太守庆、朱大令根仁、张司马敷文、钱通守禄增，始知子禾以雨阻尚未行也。泥泞不能上岸答拜。子禾书来。

廿四日，行七十里至太和县，晤景介卿大令端，是日风止颇寒。

廿五日，早霁，已而阴。行六十里泊界首驿，由皖入豫之第一程也。景介卿大令辞回县。练首李太守镇邦、界首卡委员桂通守中纯均来见。李为太和人，所部乃长淮水师，有船八艘，水勇八十人。桂通守，履贞太守之弟也。

廿六日微雪，行六十里，抵淮店，入豫境沈丘县界。沈丘令李慎斋桢来迓，并馈食。慎斋绍兴人，向在李相国军中，以功得官，摄令于此，年三十九，甚明干，言沈邱近太和，民气强悍，儒风久不振矣。慎斋来此，为设义学六所，而读书者少，应童试者二、三百人，皆苟且应试而已，学额十二名，无登乡科者，与项城相去五十里，而项城则有以科甲为达官者矣，风气不同，不可解也。闻淮宁潘明府宗翰已为予备入都车矣。

廿七日，行四十五里，夜泊新站集。

廿八日晴，行四十里，未刻抵周家口，陈郡通守陶少堂学海、淮宁令潘稚莼钟瀚来迓，陈州郡伯李在铈遣人来迓。少堂南昌人，稚莼溧阳人，李太守直隶人。淮宁为陈附郭邑，离此六十里，远道来见，情殊可感。是日进行馆。

廿九日晴，在周家口行馆。夜间雨。

三十日雨止，已初自周家口启行，四十五里至西华县，馆于试院。邑令孙平阶明府，汉阳人，名永治，甲子举人，戊辰进士，选授密县，调署此邑，人甚诚笃，为言楚北各州县胥差之虐，又言汉旁诸邑常以水灾蠲免，而文告但言豁免若干分之若干，愚民无从知也，追呼如故，率为吏胥中饱，未尝丝毫沾实惠，此各省通病，宜思所以救之。自入豫境，皆言刘冰如方伯之清节，平阶为予言，方伯尤善约束家人，所谓门丁者不得与闻公事，署中家人无衣绸缎者。方伯为林文忠婿，其殆有所师授，然为藩河南八年矣，顷以俸满入覲，此等好官，何其久不迁耶！

二月初一日晴，由西华行三十八里，至练寺午餐。又行三十五里，至扶沟县，宿邑令杨仲和明府恩铭署中。仲和抚州金溪人，宰此五年矣。扶沟去鄢陵五十里，颇念故人苏菊村，不知其子弟何如也？

初二日晴，行六十里，至底阁午餐。又行三十里，至通许县宿。邑令吕润卿明府钟泽，同年吕定子太史族弟也。馆予于县斋。润卿尊人前官于豫，徇粤逆之难，润卿以恤荫得官，人甚醇笃。祖母年九十八矣，视见五世，大吏为言奏请旌奖。润卿言，通许缺岁人不及九千金，而省垣应酬即须五千金，知县诚不易为也。

初三日至汴梁，开封太守马伯岸同年乙未、丁未、祥符令鞠子联明府捷昌、甲子举人，戊辰进士，汉阳人出迓，皆朴诚循吏也。署方伯傅青馀廉访寿彤来，视予于行馆，馆于城中南上街。是日北风

甚寒，微雪。

初四日阴，谒李筱山中丞庆翱，拜傅青馀方伯、吴学韩廉访潮，扬州人，壬子进士，由刑部出为道员、李子谢粮储汝钧、德筱峰观察馨、姚良荈、叶湘筠两同年、陈翊图大守庚戌同年，名赞，福建人。惟子谢、翊图未晤。子联为诒让甲子同年。刘兰卿侍御毓楠，祥符人来。刘秀才继孟涂先生子来。马太守以其家刻丛书见示，刘秀才以海峰《孟涂集》见诒。袁太守景曜来，不及答拜矣。谒曾沅浦河帅，并晤曾二公子栗诚孝廉，将以筠仙侍郎聘之入都也。

汴抚署联：

守身以璧，观物以镜；种德如树，养心如鱼。

开封府署联：

最近人情偏执法；但循天理不沽名。

初五日微雨，行三十五里，新店午餐。又行廿五里，至东堤宿，入延津界。自祥符北行，由柳园渡河，溯流约四、五里，河水甚浅，河面亦不宽，惟渡船不甚灵便耳。

初六日晴，行四十里，延津午食。晤蒋春洲大令，绍兴人，以贵为令。午后行六十五里，至卫辉府宿，晤郡守李平甫太守德钧，宝坻人，滋园先生胞侄、崇云卿大令缙，寿山中丞叔，又同乡两少尹。大令馆予于大升店，甚周至。自通许北行，一片黄沙，至卫辉尚未尽，颇荒凉。离卫辉二十馀里，望见西方山色断续而东，询之土人，则太行山也，去此百馀里。由卫辉可以换舟，沿卫入运，以至天津，水程二十四站，水盛时十一、二日可到。但大船皆在浚县之道口，在汴梁定计，径趋道口为简捷耳。此行去闹期略迫，不敢易车而舟也。是日大风甚寒。是日行百十里，抵郡已黑矣。

初七日风止，行五十里，淇县午餐。淇令陈子俊明府士杰，清河人，附生，由实录馆誊录得官馆予于南门外客店，自言在淇八年矣。邑甚瘠苦，惟恃节用，而间颇为差徭所苦，以地当孔道，会试

年，云贵士子或一人索车数辆，不得车则索车价以去，亦恶习也。午后行二十五里，过高村桥，淇水自西来，曲折绕村以南，村有寨堡，寨门外石桥十间，即淇水桥，水自高而下，其声如雷，西望则群山起伏蜿蜒，又西则通太行，而淇水之源亦自林县诸水而来。又行五里，至大仁庄，盖即武王散财发粟处，高村则鹿台遗址也。高村桥及大仁庄皆有大店，可尖可宿。又行三十里，至宜沟集宿。地属汤阴，邑令邹少伊明府设馆于逆旅，房子皆新裱，盖河南刘方伯入覲，甫自此过也。少伊名钺，无锡人，钟泉中丞群从也。自淇县北行多石路，平地往往有岩石，盖太行支山，自西而东，其西诸山既断，而坡陀不绝，东望有数小山，不知其名。是日行百十里，抵行馆已曛黑矣。

初八日晴，行二十五里，至汤阴，邑令邹少伊明府出城迓，遂借谒岳鄂王庙，岳王先墓所在。庙中有奉祀生，亦岳姓，乃王之疏属文生，少伊言其嫡子孙则在浙矣。庙中石刻甚多，不能遍阅，茶毕即行。城中有嵇侍中庙及文王美里碑。又行二十五里，过魏家营，店大可尖可宿。又行二十里，至彰德府安阳县午餐。郡守清辑五太守瑞、赵鹤丹大令集成，涇县人出迓，肃客于行馆，供帐甚丰。时彰德久旱，守令方祈雪。又行四十里，至丰乐镇宿，店大，犹属安阳，去磁州三十里。从邑令乞《安阳志》，乃偃师武虚谷所著，甚为详雅，末附《金石录》十二卷，尤有裨于考证。是日风而暖，西望林□诸山，隐隐在烟霭间。安阳古相州，有西门豹祠、韩忠献祠，其昼锦堂今改为昼锦书院矣。

初九日晴，行三十里，磁州午餐。知州为程少韩刺史光滢，四川垫江人，丁酉甲辰同年，年七十二矣，三子俱先卒，有孙一人尚幼。又行二十里，至杜桥，店大可尖。又行五十里，至邯郸宿。邑令周子元明府设馆于逆旅。子元名锡璋，山阴人，以捐纳得官，在此修志，见其未刻稿，又见乾隆《邯郸志》，其“选举门”有郭琰者，景泰六年贡，任温州知事，当补入吾乡职官。

初十日晴，四点钟起，五点三刻行三十里至界河，与永年县分界，此处店大可尖。又行十五里，至临洛关尖。永年令夏范卿明府设行馆于关北门内。范卿江阴人，名诒钰。又行十五里，过大粮店，店大可尖可宿。又行廿里，至沙河县，沙地车马不便行走。又行三十五里，至顺德府宿。顺德守薛侍御斯来，同馆后进也。首县邢台令彭少渠明府美，仁斋姊之翁也，初不知有过客，仁斋往视之，复遣人馈食，而予先于市中买菜，食之甚美。邢台、沙河在顺德皆为优缺，少渠云。

庭到瑶阶，林抱琼树，营曜秋菊，华茂春松。祁文端书楹语。

十一日晴，行四十里，至内邱午餐。邑令王纶阶明府福谦，云梦人，甚朴诚。欧阳侍读保极视学广西，亦至此。饭后相访于逆旅，坐谈久之，自言将过楚省墓，顺道长沙省父，可谓盛事。其尊人方宰长沙，亦甲辰同年也。未刻行过马峰冈，又过泚水河，在少尹村淪茗小坐，至柏乡已戌正矣，亦行六十里。邑令为吴熙之明府光鼎，常州人，未晤。

十二日晴，行六十里，至赵州午餐。存刺史禄适馆授餐，意甚勤勤，予己亥同年，其兄存秀岩太守，现官淮安府，予故人也。又行五十里，至正定属栾城，宿南关行馆。邑令劳槐卿明府来晤。槐卿名辅之，原籍山阴，今为长沙人，劳文毅公崇光三子，年四十，尝宰阜平，以所著《阜平志》持赠。

十三日晴，行四十里，至正定府南二十里铺午餐。又行二十里，渡滹沱，抵正定府，馆于南街逆旅。郡太守为庐江卢星五太守应楷，正定令则贾叔延明府，予座主文端公从孙也。叔延名孝彰，行四，其弟出继湛田世兄。

十四日晴，行四十五里，至扶城驿午餐，主人仍贾明府也。又行四十五里，至新乐县南关外行馆，亦正定府属。邑令张迪斋明府恒吉，济宁州人。此馆甚小，到馆颇早，拟赶程至明月店宿，未果，以去此尚二十五里也。从邑令借阅《新乐县志》，有温州学

正马健，成化丙午举人。新乐南门外二里许，有河隔之，架木铺土以渡，检《县志》，则名派河，水自邑西诸山来。

十五日晴，早行三十里，至明月店，水路不过廿五里，店甚大。又二十五里，至定州午餐。知州李峨亭刺史设馆于城西关行馆，饮饌甚洁。刺史河南华县人，辛亥举人，丙辰进士，同年谢梦渔门下士，甚沉笃。又晤陈州佐际清，广州人，丁酉乡榜。峨亭惠《定州志》一部，乃宝梦莲太守所辑，甚详雅。午食后行三十里，至清风店，峨亭复先遣家丁为备茶尖，小坐片刻，行四十里，至望都县。邑令吴衡卿明府士铨，奉天人，庚子副车，设馆于南关客店，人亦朴谨，祖籍江苏，寄籍奉天。自定州北行，西望群山连蜷，其特峻大者恒山也。至望都，则沿途多塘水沮洛，有种荷花者，盖此邑较低下也。

长瓶磊落输郫酿，轻骑联翩报海棠。何子贞书楹。语甚佳，在定州行馆所见。

睡熟素书横竹架，吟馀犀管阁铜螭。年一樵书楹语。

十六日晴，早行三十里，方顺桥午餐。又行六十里，申初至保定府。方伯孙省斋前辈、廉访范楣孙同年、清河道叶冠卿观察伯英，丁酉同年，叶湘筠令嗣、保定李静山前辈培枯，均来晤于行馆。楣孙不见将三十年，静山亦别来二十馀年，须发皆皓然矣。清苑令邹明府家岳，辛亥庶常也。

十七日，谒合肥相国，并为孙省斋前辈、范楣孙同年、李静山前辈、叶冠卿观察、邹岱东明府答拜。访黄子寿前辈彭年未晤。子寿时主莲池书院。午后行五十里，至安肃县宿。邑令叶介之明府祖第，四川成都人，军功班，馆予于南关客店，介之人甚谨饬。

十八日阴，已而大风，行六十里至北河店午餐，定兴令朱明府乃恭，奉天人，馈食。午后雪，由北河改道，趋新城，行四十里，路多沮洛，更后方到，在西关逆旅宿。

十九日晴，行五十八里至小店尖，入固安界。此处店小，应

在新桥尖，而新桥去新城仅十八里，故多走三十五里。又行三十里，至固安，渡永定河。渡夫甚狡，作书致河道李观察，嘱其稍加整顿。又行十二里，至榆坊宿。

二十日晴，行五十里抵黄村，拟以明日进。

二十一日晴，已刻进南西门，至兴胜寺。王友林、吴玉叔、王藻城来，陈侍卫桂生，号子香、管员外作霖来，万莲初来。

二十二日晴，移寓内城贤良寺。周鉴湖来，未见。莲初来，拟以廿四日请安。

二十三日晴，在贤良寺，周鉴湖来晤。张石洲方伯同年，时以病请假。予以同治十二年二月，由安徽臬使陞见入都，十七日抵都城，石洲以十六日抵都，先后召对。此次石洲擢晋藩先予半年，而石洲入都以病不克请训，留此数月，又得把晤，殊非意料，石洲以为此殆前缘也。

二十四晴，丑初至宫门口伺候，卯初蒙召见，带见者为六额附景寿。太后御养心殿东暖阁，外垂黄幔，皇上坐幔外正中，皆坐东向西，六额附跪于幔之南，面太后。予进门，先东面跪，向太后、皇上跪请圣安，再免冠叩谢天恩，复起就幔前由南面跪。太后问：汝从何路来？奏云：臣由汴梁走保定一带入都。问在途若干天？奏云：臣走了四十一天。又问：汝在安徽几年？奏云：臣在安徽三年。又问：安徽尚平静否？奏云：平静。又问：安徽有无会匪？奏云：现在安徽并无会匪。又问：漕粮已北来否？奏云：安徽现未收漕，各省漕粮向来均于二月间起运北来。又问：汝年纪若干？奏云：臣履历六十，实年已六十二了。又问：汝前在何处当差？奏云：臣前在翰林院上书房当差。又问：授读何人？奏云：臣授惠郡王兄弟三人读。又问：汝遇见卫荣光否？奏云：臣未遇见。太后语音甚轻，予又左耳重听，帘中语殊不能辨，幸六额附为之传述，得以无误，惟所问尚似有安徽藩司好不好一语，额附传旨亦不甚明，予以问及同寅，难于奏对。又似问防务，

因即奏云：尚办得好，究不知太后是问何事，只好浑融言之也。卯正二刻，出乾清门，蒙赏克食。是日在宫门外谒见恭邸、宝、沈二中堂、李大司空。又谒见沈经笙相国于私第。

廿五日晴，谒恭邸、宝佩衡相国、李董孙大司空于私第。惠邸、恭邸遣人馈食。文伯川相国以病在告，投刺而未得见。至兴胜寺小坐。

出都日记

三月初九日，陛辞，复蒙召对。皇太后问：汝将以何日行？奏云：拟十五日出都。又问：若干日可以到湖北？奏云：臣此行仍由河南陆路赴鄂，约须一月方可到鄂。又问：汝在安徽几年？奏云：臣以同治十二年四月到任，元年十二月卸事，首尾将近三年。又问：在安徽是官臬司？奏云：是。又问：安徽民情尚安静否？奏云：安徽民情近来尚为安静，但极困苦耳。又问：安徽营政何似？奏云：现在巡抚裕禄，操练甚勤，营政较前整顿。又问：裕禄如何？奏云：裕禄办事老成。又问：汝近来尚能作小字否？奏云：臣现在眼力尚好，能作小字。又云：汝去须妥筹京饷，源源接济。奏云：筹饷是臣专责，臣此去总当先其所急，悉心筹划。又云：左宗棠军饷亦随时筹解。奏云：但有款项可解，总当筹解。又云：须留心察吏，须留心安民。奏云：臣当祇遵圣训。又云：如有道府不妥者，亦只管参奏。奏云：臣总不敢含糊。奏毕，太后谕带见大臣景寿曰：可传谕即令今日跪安。景寿奏云：是。即起就南向北面跪请圣安而出。

十一日，施南府京官尹乔衡言，有刘炳荣者，由刑幕捐职知县，尝官建水，甚贪，现调补孝感。又言有罗泽长者，官声甚好。

十七日，未刻登车，出永定门，诒让偕杨蓉初、潘荻渔、殷萼亭、王蕖丞送至草桥之南。是夜宿黄村，行三十里。

十八日晴，行六十五里，固安县北关午餐。又行四十里，曲

沟宿，犹固安境。夜间尚凉，而午后颇热，一路柳花榆荚，春光明媚，惟麦苗出土尚止数寸，而旱犹未已，深为民食忧耳。

十九日晴，行七十里，固安县午餐。县令方益斋明府宝善来晤，前知太仓州方临轩令嗣也。临轩名传穆，与予有旧。又行七十里，至任邱宿。金支馨明府绍先来晤。明府历城人，河南李少芎中丞女夫。知此处以明日换凉帽矣。

二十日晴，行五十里，至河间二十里铺午餐。又行二十里，至河间府，太守札克丹及县令凌颀德来晤。太守为前江宁将军魁时若玉令嗣。凌则河南西华人。均甚笃实。闻钱学使按临河间，当以廿一日至郡，而予先一日至此，学使为予同年至交，恨不得见也。又行三十里至商家林宿。商家林并赵王河地洼下，虽旱久而陇麦尚青葱。献县陆明府时言来馈食。此处离城尚三十五里也。

二十一日晴，行七十里，富庄驿午食。又行四十里，阜城县宿。县令孙子和明府清穆馈食。明府云南首郡人，由史馆誉录得官。发安谕，由霁亭大京兆交子诒让。路过柳林桥，在仆人王升之兄店中□□，□□□□七岁亦读书矣。

二十二日，早起行九十里，刘智庙午餐，德州牧蒋锡纶来馈食。又行五十里，带溪宿。

二十三日晴，早起行五十里至平原县，县令范星阶明府崇垣出迓，为小坐片刻，茶毕，行二十里，至平原县二十里铺午餐。发安信与诒让、蓉初。又行五十里，至禹城桥宿。县令袁牧庵明府馆予于逆旅。明府名尔祥，江苏人。星阶则范楣孙廉访同年胞侄也。二十里铺逆旅壁间，有汾阳女史阿珠《和宋芷香禹城题壁诗三绝》，句云：“无端打鸭累鸳飞，力薄情长似藕丝。依比嫦娥尤寂寞，初三已过不伸眉。”“镇日凉颺翠袖当，别来褪尽领巾香。个人句里伤心甚，我亦多愁压太行”。“乐绪随娘共织麻，谁教千里又辞家。殷勤分付春来燕，窠里休衔落树花。”情词悱恻，殆姬

妾之不容于嫡者，然深于诗，如此女子我见亦少矣，惜而录之。

二十四阴，南方颇有雨意。行五十里，至晏城午餐，齐河令王晋臣大令宝仁为东道主。大令庚午、辛未联捷进士，云南人。自出都来至此，始见一进士知县，吏选之杂可叹也。又行二十里，渡黄河，齐河令王晋臣来晤。浙方伯卢午峰同年亦入覲北来，而不及相见。又行二十五里，至杜家店宿。长清郑明府永祥馈食。自晏城东南，马前山色如画，明日可抵岱下矣。

二十五日晴，行九十里，至范墩午食，长清郑令所馈也。又行六十里，至泰安宿。□□钩太守惠出迓。同年苏炳臣又来泰安，方以私务赴□□，闻予至，亟归，相见于逆旅，喜甚，留予再作岱游，予以行程颇迫，不果留，承惠刘文清小联一对，小条一帧，皆非贗笔也，殊为可喜。晚饭后，炳臣复来送行，坐谈者久之。

二十六日晴，行六十里，至花家庄午餐。刘仲良中丞入覲北来，遇于羊流店，闻江北一带亦望雨甚急。晚至翟家庄宿，行七十里，过新泰，县令赵笋农遣人来谒。笋农宜黄人。

二十七日晴，二点钟起，行四十五里，至蒙阴，县令王廷魁出迓，昌黎人，乙卯举人大挑。又行五十五里，至龚家营午餐。又行四十五里，至垛庄宿。沂水令王润章明府恩溥，南昌人。设馆馈食。予以将入江南界，州县皆旧时属员，恐家人辈有所需索，严饬勿进公馆，而到此以无居仍住公馆，殊为可恨。

“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监察。

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之窃听。

勿谓一事可轻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

勿谓一时可逞也，须知有祸福子孙之报应。”

以上格言四条，康熙间贾胶侯中丞汉复抚奉中时，尝属沈绎堂副宪荃书之，勒石以治同官，绎堂先生跋后，谓为居官药石。顷由都赴鄂，道出沂州，□□□□□□□□有悬此于座右者，循诵之余，心窃喜之，更愿以此自箴，且将告鄂中同人，庶广中丞提

撕后进之盛意也。

二十八日，行□□里，至伴城午食，兰山界。又行四十五里，至沂州府宿。太守□□□□□□□鹤出迓。太守以己酉拔贡，□□□□□□□月上任，大荔人，甚为笃实。

二十九日，早行五十五里，至□家庄少坐，又行五十五里，至郟城十里铺午餐。又行□十里，至红花埠宿。郟城令周启澧，四川安岳人，丙辰进士。此站路大，到店已七点钟矣。夜间大风，颇有雨意。

四月初一日雨，早行六十里，至峒峪宿，以雨甚不能抵顺河正站。于是山东及江南、淮徐一带不雨几八月矣，至是始得霑足，民间麦收有望，殊为快慰。

初二日巳刻雨止，行六十里，至顺河集宿。闻沈制军自徐州阅兵回，信宿返。

初三日晴，行百里，至重兴集午餐。又行五十里，至涣沟宿，晤刘寿亭观察、张海岑太守，皆迓制军来此。

初四日行三十里，至王营小住，贾文辉号彩臣、行中、仁斋带同王瑞先至清江觅船，午后抵淮浦上船。晤沈幼丹制府。是晚王丹庭招便饭于谦吉升号中，二更后回舟，又晤门人陈峨卿太守介璋。拜文质夫漕帅、刘寿亭观察，均未晤。刘小松观察来，亦未晤。

初五日，辰刻开船，行七十里，至平桥。

初六日，南风，行三十里过宝应。延钊谨案：下文蛀蚀，故付缺如。

逸老丛谈

吴子良《林下偶谈》言永嘉作唐诗者，“四灵”之后，又有“八俊”。“四灵”人所共知，而所谓“八俊”者，不知为何人？王松台绅为《薛瓜庐师石墓志》云：“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

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又云:“诸家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松台所列凡十四人,则“四灵”之后,吾乡之为唐诗者,固不第子良所云也。其可考见者有:

戴文子,名栩,永嘉人,有《浣川集》;

卢次夔,名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有《蒲江集》;

潘幼明,名亥,号秋岩,永嘉人,德久子;

赵几道,名汝回,号东阁,永嘉人,有《东阁诗》;

刘成道,名植,永嘉人;

安上,元礼曾孙,号渔屋,又号荆山,有《渔屋集》;

赵叔鲁,名汝迁,号寒泉,乐清人。□□□□□□□□□□

□□□□□赵叔鲁诗云:“世间多少王孙贵,无我寒泉一句诗。”

赵端行,名汝迈,号西里,乐清人,有《西里集》,《宋诗记事》作希迈,太祖九世孙;

陈叔方,名昉,号节斋,永嘉人,岷次子;

徐太古,名鼎,号清源,永嘉人;

陈居端,名揆,亦曰幼端,亦曰君端,永嘉人;

胡象德,名圭,号梅山,瑞安人,杂见《郡邑志》及蔡璞《东瓯诗集》、赵谏《东瓯续集》、《南宋群贤小集》、《宋诗纪事》诸书。

惟刘咏道、张直翁、高竹友三人不详其名。考之《水心集》,有《赠高竹友外侄》诗,末云:“须将远游什,题寄老夫评。”水心娶高永州子莫女,其志永州墓云:“孙五人,叔筠、彦伟、彦修、彦侃、彦符。”□□□□□彦符之□,其赠竹友诗首二句云:“娶女已为客,参翁又别行。”□□□□□婿也。《东瓯诗集》,有高彦竹,号野泉,永嘉人,竹或符□□□□□。龙鼻洞有郭津、刘泳嘉定丁丑题名。《水心集》有《题郭希吕、刘咏道游雁荡诗后》云:“隐刘甘隐沧,老

邑，必食寝于少宾之家。”又云：“少宾生平少嗜酒，倔强，年三十，尽舍故交，窃聚粮，走千里，见黟人所谓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尝为奉新尉，一旦弃官，变衣服，垢面骂市，难近；即所可意，复危坐讲说，若经生学士然者，最善郑全真也。”全真事，它无所见，然为文节、文定推重，□□□□，胡少宾善与金野仙为方外之交，则固气节奇士，当与林处士敬之并补入《郡邑志·隐逸传》。郭宰，《郡志》亦无其人，而能买田以贍全真，则亦非俗吏矣。

范浚《香溪集·送茂安兄知县之任永嘉》云：“东嘉侔洛师，雅号士渊藪。儒风既淳古，俗习自忠厚。兄行试牛刀，岂复劳决剖。”郡志《职官》：绍兴间知永嘉者，有范洪、范洸二人。考《香溪集》为其叔母章及其兄朝请郎溶墓志：“香溪群从兄弟，皆以水旁联名”，是洪洸皆当为兰溪人，但不知孰为茂安？绍兴初年，郑文肃、薛文宪、陈文节、叶文定诸大儒，皆尚未甚著，所谓永嘉侔洛师，盖犹以周、许诸先生言也。

《香溪集》又有《代永嘉司法平堂记》云：“法曹于州为卑官，而其责为最重，凡州之属邑有大讼，举以上府，府有司帅听而成之。报具，而法曹当其罪当平，则执诛受杖，俱无冤人。”又云：“某不肖，来为永嘉司法参事，恪居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谨，念将自飭，即便字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此记当有刻石，而今不可见。法曹卑官，而能以此自名其室，又能属笔于香溪，盖亦非俗吏也。《郡邑志》不载诸曹掾，记亦不书姓名，遂无从考其为何人矣。

水心《陈叔向墓志》，言叔向与陈益之游，益之教以尽弃所怀，独立于物之初，未久，遂大悟，遂以师道归益之。又言益之独守其悟，而百圣之户庭虚矣！益之盖亦为陆氏学者。《宋元学

案》以平阳徐子宜与叔向立为《徐陈学案》。当时平阳之学，与薛常州、陈舍人又似别为门径。而于《叔向传》附载其师魏益之，则似以益之为徐、陈二公所自出矣。然不知益之何名，亦不知其为何许人。考《止斋集·送王德修分韵诗序》有魏谦光益之、徐谊子宜、王自中道甫。子宜、道甫皆平阳人，而叔向墓志，言叔向为平阳令，则其从益之游，即在官平阳时。益之盖平阳人，谦光其名也。刘埙《隐居通议》，疑益之即魏揆之，揆之字元履，尝从朱子游，建阳人，《宋史》有传，起潜盖未之考。

水心为《林颐叔正仲墓志》，言其父元章，新造广宅，东望海，西挹三港诸山。其铭云：“望江之宅，其传无斁。”望江桥今在市心街东，林氏所居，盖即在其左近。又案黄文简公《介庵集·林君竹崖墓志》，言竹崖名壤，官吉府典膳，二林先生七世孙。今望江桥之北，有竹崖林公祠，其旁尚有林氏数家，盖即二林先生后人。竹崖祠额，书法秀伟可观，犹明时人笔也。

《正仲志》又言正仲卒，其子子普方十岁，书词甚美。懿仲诸孙亦早慧，同时中童子科。案《宋史·选举志》，有神童科，今吾邑志所列童科四人无林姓者。《止斋集·懿仲墓志》，言懿仲有“子四人，曰子习、子著、子潜、子简”，而不载其诸孙名。当时林氏叔侄，并以童子发科，可谓乡曲美谈，而其名竟无可考，不能无恨于记载之疏矣！

水心《题贾俨不忘室》云：“贾子好修士，躬耕鹿岩阿。”又云：“子先法元作发，误曹掾，仁义躬濯磨。活人不知数，一善攘众瘥。”按贾如规，字元范，乐清人。王忠文公母之弟，隐居鹿岩。宣和中，游太学。晚以特奏名调广西尉，再调兴国军司理，不赴。此诗所谓“法曹掾”，即谓元范尝为司理。元范慷慨好施，尝发仓

损价以济岁歉。此诗所谓“活人不知数，一善攘众瘥”也。则俨即元范后人。又考《文丞相集》有《题贾端老不忘室》云：“鹿岩贾君，得‘不忘’二字于水心先生之诗，以名其室。”先生之诗，崇好修而黜徇外，贱决科而尊天爵，即指此作。则俨盖字端老，《止斋集》有《答贾端老书》五首，皆往复论学之语，盖亦止斋弟子。而文丞相《不忘室跋》又言其孙子纯，宝其祖训，则贾氏不坠家学四五世矣。惜子纯无从考其名耳。

水心《送徐景大》诗云：“桃湖避秦之远孙，绕湖桃叶遮桃源。父子声名动场屋，绿衫手板原误作板桃花村。相随入南访灵迹，九日山重海深碧。韩公文高大册印，秦系诗清小砖刻。我已衰颓《水心集》作残，此偶笔误书不成，有语安能为重轻。子今自出琼瑰句，南伯南侯倒屣迎。”案《平阳志》，徐昕字景大，嘉定甲戌第，居桃湖。观水心诗，似父子相继登第，而又偕行赴官者，《志》不能详矣。九日山在福建泉州，为诗人秦系隐处，韩公韩偓致尧以谪官泉州家焉。事见《方輿胜览》。景大盖赴官温陵，而平阳、泉州二《志》皆不能详。淳祐辛丑，廷对第一。徐俨夫公望亦居桃湖，历官馆阁至礼部郎。然则桃湖之徐大矣。

富览亭在永嘉郭公山，《志》言亭额为王右军书。又言宋嘉祐三年知州楚建中建，沈绅为记。偶阅家藏抄本《蒙隐集》，有《题温守梁尚书新创富览亭诗》，云：“杰槛雄檐倚碧空，玲珑窗户湿青红。因山卜地心机巧，望水如天眼力穷。千里胜形吟笔内，万家和气饮怀中。吏民昔指双旌语，今日梁公昔谢公。”案《蒙隐集》，青田陈棣鄂父著，浙东安抚汝锡之子也。梁尚书名汝嘉，丽水人，隆兴间，以显谟阁学士知温州。又在楚建中后，《志》盖举远而遗近。但鄂父以为尚书新创，则不知此亭固晋以来旧有也。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郡《志》开禧乙丑，高熙绩，平阳人，知和、永、潮三州。吴杜，乐清人，尚书。《嘉兴志》八《学校门》载熙绩嘉兴府学教授。吴杜《葺小学记》云：嘉定庚辰，乡同年吴君杜分教初筵，亟请于郡，广学宫而新之。明年学成，规图宏壮，乃即东后庀之屋五楹，葺为小学，则杜尝为嘉兴教授，而《志》言其官至尚书，恐是尚书省属官，非六曹尚书也。又《嘉兴志》八十六《金石门》载《复田记》，注云：“文存。”又云：“嘉定十□年七月，文林郎嘉兴府府学教授吴杜谨志。”《府学新创记》注云：“文存，嘉定甲申，文林郎国子正高熙绩记。”而《学校门》但载《新创小学记》，其复学田一事，则但载钱抚为萧杞所作一记，而别注云：“吴杜另为记，见《吴志》。”不载其文，殊为可惜；或《吴志》尚存，其文尚可搜致也。

《嘉兴志·金石》有侯涣《精严寺徐熙祠记》，系衔曰：“朝议大夫行开封府司土曹事侯涣记。”又有《嘉禾王总管守城记》：精严寺在秀水县，王总管则以高田贼作徇难者。精严寺碑有衔名，《总管祠记》则采之舆地碑记，无衔名，盖二碑皆不存矣。《嘉志》附之宋碑之末，未能决其为宋何时人。案涣为侯正臣长子，元丰乙丑第，官至广东提刑，赠大中大夫。见郡《志·选举》。又尝为长洲丞，见陆佃《陶山集·侯正臣妻鲍夫人墓志》。又尝为开封土曹参军，见《刘给谏集》。盖北宋时人，惜其文不可考见矣。

《嘉兴志·金石》有鲍义叔二碑：一《东塔广福教院记》，款曰：“庆元庚申二月己未日，承议郎新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赐绯鱼袋永嘉鲍义叔记。”一《秀水真如宝塔记》，款曰：“庆元三年阳至后五日，奉议郎新知绍兴府上虞县主管劝农公事赐绯鱼袋永嘉鲍义叔记。”记文但载《广福教院》一篇，《真如记》亦注“文存”，而志不录，不知何故？案郡《志》，义叔乾道丙戌进士，注云“江阴判”。县《志》作江阴令。今考广福系衔，则为签书判官，乃幕职，

非倅也，郡县志皆误。庆元三年丁巳，六年庚申，盖由知县擢军判矣。《嘉志》东塔教院，淳熙戊申，僧清雅重建，据《记》所言，即为清雅作。惟记言少时与伯仲氏肄业于斯，又言家居官居，未及一踵旧游，则义叔盖贯永嘉而居嘉兴。《宋志》进士题名，往往有云贯某州某县者，皆此类也。但《嘉志·选举》不列其名，而吾郡志乘亦未能详其所居耳。

杨潜《云间志·场务门》，盐监统县租额五十四万七千三百四十八硕九斗九胜五合，硕即石，胜即升，盖当时官牍通用文字。水心文有言酒一胜者，黎刻不误。永嘉本改为升，予重刻《水心集》，从永嘉本，似应仍用胜字，为不失其本。校书之难，即此一端可见。又案景定《建康志》，亦皆以升为胜。

陈耆卿《赤城志》七“场务”条：天台税务，在县东一百二十步，旧兼酒务，后以行万户废酒务，惟存税务。万户者，均盐钱于两税，而使有座者按户带纳盐税，故谓之万户。水心文“闽八郡皆万户也”，即此义。

《赤城志》十七：吏役拦头，至道二年委运使选充，咸平三年招客户，祥符六年于第五等税户差。拦头盖即如今关卡之巡丁，所以稽察漏越者，水心《朱娘曲》所谓“拦头奴”即此。

偶阅卢宪嘉定《镇江志》“风俗”条云：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以天子诞月，请以泗州置僧尼戒壇以邀厚利。德裕李卫公，时为浙西观察劾奏云：“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于蒜山渡口其过者，自正月以来，一日百余人云云。”注云：“本府普照寺，乃自泗州移供白衣善友者纷纷。”又云：“数十年来，江淮之民，乃渡蒜山而南，趋于本府，假白衣善友以自名，岂

惟规避王徭，中又自为奸利。”今京口、广陵一带自河运罢后，旗丁水手无所归，纷纷自相鸠聚，名曰安庆道友，其名与此类相似。

水心《金坛县重建学记》，为刘平国宰书，见嘉定《镇江志》十《学校》。

宋时知县事与县令有尊卑之殊，而《职官志》不详其说。偶阅读钥《吴兴志》“乌程县”条云：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知县事，近制从政郎以下为令，从事郎以上为知县事。乌程为壮县，隆兴中，在四十大县之中，知县事皆堂除，政绩显著，召赴都堂审察，以阶六院六察。又“县丞”条云：近制京官以上曰知县丞。又“武康县”条云：国初始命朝官知县事，近制以京官以上注选人，亦破格注授，从政郎以下曰县令。案《宋史·职官》，承直、儒林、文林、从事四阶为职官，宣教、宣义、承事、承奉、承务为京官，承议、奉议、通直为朝官。盖阶官至此十二阶者，皆曰知县事，从政、修职、迪功、通仕、登仕、将仕七阶为选人，凡官在此七阶内者，皆曰县令也。

嘉定《建康志》、咸淳《毗陵志》“财赋门”言米麦皆以升为胜。

咸淳《临安志》十九《坊巷》：府城城北右厢状元坊，北新桥南，端平二年，为武举状元朱熠立。按本志武科题名，亦有朱熠，注云：“贯温州。”其居盖在杭州城内北新桥，今郡《志》不能详矣。

咸淳《临安志》二十四《山川》：《大涤山题咏》有徐太玉献子诗云：“入得青山第几重，龙蟠凤舞著仙宗。九关云锁疑无地，数步天开又一峰。大涤洞中丹作井，昊穹殿下石为松。我来自结真人伴，杖履翩跹是指踪。”案献子，大理少卿徐瑄子，以郊恩补官，见魏了翁《鹤山集·徐少卿墓志》，其自号太玉，盖取华盖山太

玉洞天之名，其诗宜人《永嘉集》。

咸淳《临安志·进士题名》：绍兴甲戌鲍文，淳熙甲辰章赓，庆元己未邵存礼，嘉定甲戌林士恕，嘉定壬辰姜元鼎，嘉定癸未谢梦生，淳祐丁未叶德俊，淳祐庚戌姚坦，宝祐癸丑陈复祖，宝祐丙辰薛文龙，景定壬戌柳培之，咸淳乙丑连如琦、钟彝又见宝祐癸丑武科，郡《志》又入开庆己未武科，赵与嘏，咸淳戊辰何士圭、张国维、郑用大、钱褒然府《志》作郑，《瑞安县志》作钱。又右科进士题名：淳熙丁未李克忠、黄纯仁、汤虢原注上舍，端平乙未朱熠原注上舍、朱与权原注上舍，贯温，宝祐丙辰薛曾、薛亭雷原注上舍、开庆己未叶宗泽原注上舍，贯温、咸淳戊辰潘章善原注贯瑞安。惟朱与权、潘章善二人，郡《志》不载，其余二十五人，与《温州府志》科分并同，间有注明贯温、贯瑞安，则其人非贯吾郡，即寄居吾郡，故两《志》皆列其名。又考《郡志·进士题名》：嘉定癸未陈南一，《临安志》宝祐丙辰亦有陈南一；绍定己丑陈宗臣《平志》作端平乙未，《郡志》绍定壬辰武科，又有陈宗臣，朱士麟《临安志》嘉定庚辰亦有陈宗臣，端平乙未亦有朱士麟；武科题名淳熙戊戌林一鸣，《临安志》嘉定辛未亦有林一鸣；嘉定戊辰有杨休，《临安志》宝祐癸丑亦有杨休；淳祐甲辰戴松龙，《临安志》咸淳乙丑亦有戴松龙；咸淳乙丑陶良器，《临安志》咸淳戊辰亦有陶良器，虽其科分不同，而年分不甚相远，疑皆原贯与所居各有相涉，故两《志》并见。又鍾彝既列文科，又列武科，陈宗臣既列武科，而《郡志》文科、武科又皆有陈宗臣，则当时武举或换文资，仍应进士试，故得第后姓名遂两见耳。

《泉州志》三十九《进士题名》：嘉定戊辰沈更，字子初，居温州，永福人。盖永福乃其本贯，今《郡志》是科亦列沈更，则现居温州也，但不能详其字及原贯耳。又绍定己丑陈松龙，宝祐癸丑陈懋钦，皆并见泉州进士题名，而李心传《朝野亲记》，言松龙，字

三屿，三山人，盖亦举其原贯或所居言之耳。

明时乐清李中丞光春，序其族子应官妻吴氏烈妇《蓉江芳烈集》云：“天启乙未，余窃禄西堂，值逆珰濁乱朝政，罪浮振、瑾，予从御史大夫杨公琏后，補牍上请，指陈天变，乞斩逆竖头以谢天下，蒙恩薄谴。而族兄舜廷以贡来京师，亦与同侪蔡君伏阙上书，蔡论辟而舜廷下诏狱，未几卒，长嗣应寮扶柩归，过济河舟覆，应寮得巨纤系棺，餘其一端缚己腰，与棺汨没沸涛中三百里，得援，若有神物掖之者。”考《乐志》，舜廷名大韶，潜心理学，博涉经史，设教平阳，因家焉。蔡名广，《志》载其事甚详，但不言为中丞族兄，又三百里作数十里，微有不同。胜国之季，吾乡士人，气节如此，亦读书讲学之效也。

《竹轩杂著·周希夫挽词》云：“忆昔同年友，吾乡有六人。”考《郡志·选举》，竹轩以宣和辛丑登第，是年温州进士六人：林季仲、陈彦才、周之翰、林松、何子发、张孝忱。希夫字之翰，官终宗正丞，见水心为其子淳中墓志铭；林松，字伯高，见《浪语集·先大夫行状笺》；何子发见《止斋集·司业何公行状》，司业名伯谨，字诚夫，子发仲子也。

《竹轩杂著·赵宝学挽词》云：“长随山简马，同上谢公楼。”又云：“那知倚栏处，直北是松楸。”注云：“九日集于谢楼，岁岁以为常。今公不在，而佳城在望，坐客皆为之怆然。”宝学不知其名，考之《郡志》，竹轩在时，守郡有赵姓者三人：一为赵思诚，徽猷阁待制；一为赵亿，右文殿修撰；一为赵不群，祕阁修撰。宝学则为宝谟阁学士，不知究为何人，而其墓则在谢公楼之北，今不能知其所在矣。又本集《祭席少傅福国太夫人》云：“公家于洛，葬彼南阳，回视永嘉，在天一方，世变时移，盗贼纷起，遂偕夫人，合葬于此。”考《宋史·席旦传》云：河南人，“子益，字大光，绍兴参政”，

夫人其益之母欤。又考《夷坚丙志》十九载，席大光帅蜀，梦人告以父母基地在永嘉徐家上奥，后扶柩至永嘉，果得地于其所，遂合葬父墓，并自营寿藏于其旁，然则大光子孙，遂为温人矣。地因梦得，必非常吉壤，然自元、明以来，永嘉席氏，绝无所闻，何耶？亦可知风水之不足凭矣。

《周益公书稿·与王道夫主簿书》云：“示以《孙武新略》三卷，伏读累日，益知足下蓄蕴闳富，兼资文武，著书立言，期于见用。”又云：“本书十篇，末书二十八篇，尚可举以见教否？”道夫，王信州自中也。水心尝与同甫合为一志，其才气可想，其论兵必有可观。本书、末书，盖亦其论政事书，而今皆不传，殊为可惜。《郡邑志》、《艺文志》书目，当补载其名。

周益公《与陈君举书》：“胡君拔解可喜，徐君厚谓其程文颇平易，去省试尚数月，更为琢磨之，遂继正则为佳。”此书题注淳熙九年，按胡君盖胡序子宗，序字少宾，陈文节友，盖喜其得解，而致声益公。益公答书，谓徐君厚言其程文尚平易，而嘱文节更琢磨之，宋时士大夫不轻视科举如此。及考《郡志·选举》，淳熙十一年甲辰、十四年丁未，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凡三试进士，皆无胡姓登第者，而胡宗直至绍熙四年癸丑登第，则君厚之言验矣。盖去益公所言拔解时又十一年矣。举业之不可忽如此，今后生辈幸与计偕，遂置程文于不讲，其亦自弃之一端也。

薛据字叔容，玉成先生凝之子也。尝取诸书所引孔子之言，为《孔子集语》二十篇，其自序云：“时吏部侍郎遽径、东叟二曹先生，十馀年间，列官秘府，遂得备书以阅。”案《曹氏谱》：遽径，曹公叔远别号，东叟，曹公黼别号。《宋史》言叔远以太常少卿兼权礼部侍郎，又言由知遂昌县擢秘书丞，黼迁起居郎，进礼部侍郎，

不拜,而不言叔远尝官馆阁,岂史偶佚之耶。叔容此书之成,资二乡先生以成。其后,景定初元,朝奉大夫秘书监兼太子侍读谢子强等,进之于朝,称其行谊之美,著书之勤,诏与升擢差遣,而此书得付秘阁。谢子强,字强学,永嘉人,然则始之成书,与卒表彰其书者,皆乡人之力也。进书时,叔容官迪功郎,为浙江提举司,稽山书院山长,今《郡志》亦未及详。

《台州庆善寺新钟铭序》云:“幸值永嘉林君端行,继则来宰,二三僚佐,同寅协恭,命续前绪,复出公钱,又得缙徒克勤、无退,时与人偶,讫成斯事。”其后书助钱姓名云:“宣教郎知台州黄岩县事军正林端行助伍伯阡。”又云:“永嘉林枢密府见任黄岩知县恭人陈氏德静,助一百券。”案此钟铸于淳祐年间,其时知黄岩县者,新昌王华甫;而郑大惠为之铭,在今临海县海门卫三层楼,阮文达采入《两浙金石志》。陈恭人盖即端行之妻,林枢密当为端行先世,而《郡邑志》无端行名,林枢密亦无可考,徒以夫妇佞佛好施,遂得垂名后世,可谓幸矣。

王健《鹤泉集·荡南朱先生行状》云:“七世祖复翁,以学行著称。我高皇帝之定鼎金陵也,诏访山林隐逸士,有司以复翁名闻,辞不赴,诏就其家授朝列大夫。”案《郡志·隐逸·朱希晦传》谓:“明初召至京,授朝列大夫,不受而归。”荡南《云松巢集序》谓希晦为七世祖,是复翁当即希晦别号,而鹤泉为荡南状,何以不举其名,又何以不言其有《云松巢集》耶?

偶于胡氏戚家,假其家谱阅之,得萧德起为胡汝琦作《明诚斋箴并序》云:“明诚斋者,湖洋胡汝琦分居于此,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诚谓之教,盖学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后能实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汝琦以是名斋,其知所以进修

者乎？因作箴以遗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躯，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尽性，靡丧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弗图。圣岂远而，学焉可至。自明而诚，于兹从事。曰惟明诚，先哲所示。予既有闻，敢不自励。曷以明善，讲学是资。必穷其理，以周其知。曷以诚身，固执勿移。乃克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鉴斯净。吾身而诚，如璧斯莹。明诚曰教，诚明为性。殊途同归，由学而圣。”德起名振，官至四川安抚，《宋史》有传，尝从伊川程子学，后以附会秦桧，不终晚节，而士龙、水心诸公颇推重之。此箴盖犹不忘师说，近人谱谍每多伪造文字，此则真德起作也。惟谱云汝琦名雷，仕至知瑞州，而郡志不载其人。

《丰湖胡氏谱》，载胡竹南诗十四首，皆宕逸有奇气，今全录之。

《感寓》云：“黄金千里路，芳草绕烟迷。小室何年石，明堂数尺题。乾坤沧海鹤，风雨碧山鸡。何似春风里，无言桃李蹊。”

《独坐》云：“独坐岂无赖，馀情尚未间。乾坤笼白发，风雨乱青山。事物心千古，琴书屋一间。清风湖上路，牢把竹扉关。”

《五十一》云：“五十年逾一，人贫心未贫。敝袍非矫俗，短策自支身。有酒方留客，无诗可入神。莫言浑佛老，淡薄是吾真。”

又云：“五十年逾一，光阴大半过。老知无处去，贫可奈吾何。自是闲门巷，不须张雀罗。乾坤重回首，慷慨击壶歌。”

《庚子中秋复游笈簪，因怀旧同游文峰季大参暨林瓿逸，用旧游韵悼之》云：“露气凝桂魄，云尽净郊阴。佳境今重到，中秋忽又临。怀人隔冥漠，何处叹商参。安得臙轮返，同欢读旧吟。”

《次韵呈任太常》云：“身似闲云懒出山，肯将文字就人删。工夫不到三乘外，心性无非一指间。有相头颅随黑白，无尘门户自开关。凭君欲究玄珠失，罔象年来去不还。”

《追和宋文丞相江心诗》云：“饮血投戈鬓易丝，中流击楫誓堪悲。身亡身在家无地，江北江南帝有谁。戎狄岂知周武义，夷

齐空与首阳期。燕山玉帛崖山骨，二代兴亡此一碑。”

《隆山》云：“锦水湖头碧海涯，一峰高处看繁华。蜃江红日三千里，雉堞朱甍几百家。门外春秋新草木，眼中岩壑旧烟霞。悠悠不尽登临兴，落日西城起暮笳。”

《丰湖》云：“湛湛波光一镜磨，岷城门外接东湖。数家阑槛丹青屋，两岸峰峦水墨图。行色秋风亭上客，酒香春雨柳边垆。扁舟尽日载书画，不问亡机鸥有无。”

《宝香寺》云：“小舟曾记下汀湾，水月光中几度看。四面树遮金世界，一春僧倚碧阑干。青山隔岸千峰雨，白浪浮空六月寒。吟想金铃声断句，令人惆怅欲题难。”

《仙岩寺》云：“三姑仙迹虎溪东，十里松阴一迳通。院院楼台山色里，岩岩花竹鸟声中。香生白藕池初雨，音断金铃塔未风。我欲打萝云外去，碧峰高处看飞鸿。”

《杏庭为天台陈户曹作》云：“分得刘郎饭后麻，岐黄千古喜通家。金丹济世惟酬杏，春意满城多是花。红杏香中人在画，青阳时节酒如霞。南薰赤实三千颗，未信玄州枣似菰。”

《泉州草堂为项鸿胪秉辅题》云：“十里泉川一草堂，百花潭水午桥庄。主人青天藉碧草，渔父白日歌沧浪。地蒸过午云气湿，门对盘空山色苍。好书好画看不尽，清风六月生馀凉。”

《和太常任先生病目滞雨诗》云：“秋水芙蓉半落花，晓霜殊觉鬓毛加。乾坤千古人只眼，风雨三间屋一家。白日未应如梦过，青山终不为云遮。风波门外非平陆，空想天风拂剑华。”竹南名袍，见《瑞安志·荐举》，《东瓯诗存》谨录其诗三首。

乐清《花园赵氏谱》：宋南平公，伯药后人，谱中载伯药希范诗数首，皆有古意，今录于此。

《伯药花园闲吟》云：“烂漫花开春色新，对花须想种花人。年年春到花如许，岁岁花开长是贫。惭无百斗醉花新，闷却风流

花主人。静院春归花仍发，花应惜我不嫌贫。五十花前意自新，春风长伴看花人。闲怀漫向花前问，满院花开自不贫。”

《希郭拟古》云：“一自为君妻，相期在白首。何意中道乖，疏隔如列宿。君在海西头，妾在海东岫。相去一何远，相隔一何久。春草萋复萋，秋花凋又茂。容颜如花卉，难得常如旧。传书系雁足，恐君未必遵。愿作天边云，飞随君怀袖。高楼设盛宴，琼席一何绮。珍错穷山海，鱼羔并脍鲤。华炬辉四筵，组绘曜阶阼。赵女弹瑶箏，燕姬曳珠履。借问宴者谁？当今富贵子。富贵虽有命，彼信可乐矣。人生如栖尘，安可甘粃糠。努力越功名，此乐良可拟。巍楼压云齐，丹碧一何丽。朱槛映垂杨，绮窗薰荷芰。上有卢家女，高歌何清晬。清音白云遏，高调元鹤至。居者咸倾耳，行者悉停驷。但赏歌有声，未解歌中致。瑟竽不同调，古今恒叹恚。安得遇鍾期，清商为君试。西城有名园，夙昔称佳丽。经过未几时，忽为沦荒圯。台榭穴猩豮，蔓荆奄荷芰。昔为歌舞场，今作牧马地。世事多变翻，可求自适意。吴越多丽人，玉颜真绝世。被服蔚云霞，素质埒兰蕙。玉手调瑶琴，清歌谁堪俚。殷勤前致辞，柔肠为之寄。意恐他人先，爱深弥畏忌。愿为双金环，朝朝笼玉臂。洛阳北邙道，高坟何峩峩。朝见飘素旒，夕闻发薤歌。萧萧自扬风，凄凄衰草多。富贵同归此，贤愚奈若何。麦饭浇寒食，死者何为乎。日暮荒塚上，惟见狸与狐。人生思至此，有酒当频沽。无使百岁后，空山听鹧鸪。”

《与错从军行》云：“朔风吹雪满天山，万里长征渡汉关。沙场裹革男儿事，羌笛悲凉不动颜。试将鹞血拭吴钩，锦带凋鞭事远游。光照甘泉应自奋，牧羊奴竖尚封侯。”

《花园赵氏谱》又载赵诒瑄《九声》诗九首，皆新警有意趣。

《风声》云：“气兼霜露发，声急晚风添。夜籁涛生树，金商马在檐。激扬号万窍，萧飒透重帘。遥想秋江上，橈乌掉尾尖。”

《雨声》云：“寒雨下潇潇，撩人是此宵。敲铿在砌竹，淅沥上庭蕉。凄助吟虫苦，疏随夜漏遥。西窗倾耳处，怀远黯魂销。”

《水声》云：“潺湲听流水，冲激绕层岩。响答随柔橹，音高和古杉。峭棱生浅濑，急溜下轻帆。夜泊羁人耳，声声到枕函。”

《叶声》云：“声急疑风雨，萧疏木叶乾。随云飞陇首，带月下林端。人去秋江冷，僧归古道寒。幽斋动清听，窗外竹千竿。”

《砧声》云：“声与情俱切，清砧断续敲。闺中秋思远，塞上早寒交。夜籁落遥野，西风满近郊。悬知人力倦，明月下林梢。”

《钟声》云：“清夜鲸铿发，声长到小窗。能令万户警，不是寸莛撞。霜信知相应，情魔听可降。如何旅泊客，愁思满吴艎。”

《蛩声》云：“秋室一灯静，吟蛩四壁喧。空庭霜有气，古砌月留痕。不寐愁人耳，无聊旅客魂。何堪清夜永，悽切听纷烦。”

《雁声》云：“具有秩群志，萧萧班马嘶。骄乘秋气肃，响遏阵云低。慷慨生边士，悠扬激戍鼙。何如感知己，鸣喷太行西。”

《橹声》云：“画橹响呕哑，摇摇出水涯。漫随江浩荡，急趁岸崎斜。欸乃传风韵，轻柔拨浪花。烟中人不見，隐约辨来艎。”

诒瑄，号灌松，嘉庆间人，聋而精医，尤工于诗。尝见其残稿一册，皆新颖不俗，流辈中所罕见。求之不可复得，惜此谱所收止此九首也。

孙诒让遗文

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辞*

(光绪二十七年)

中国文明开化，始于黄帝轩辕氏教史官仓颉造作书契。而

* 录自《孙征君灌松公年谱》卷五，标题系整理者所加。

伏羲八卦同后来《尧典》、《舜典》，为中国圣经最古之书，都在距今四五千年光景。西国文明，始于埃及、巴比伦，其金字塔古碑，亦大约在西历纪元前三千多年的时候。可见东西文明，都开辟于上古时代，真是遥遥相对。苦于那个时候没有铁路、轮船，欧洲自欧洲，中国自中国，绝不相通。但西国《旧约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秦人到郇山。大约在中国前汉，西历元年以前。这是中国人到西洋最早的事实。而犹太教入我中国，亦在那个西汉时候。到如今河南省城还有犹太人的子孙住在那里，又有羊皮写《旧约》一书，算是西教入中国最早的事情。到了后汉安帝时，大秦王安敦贡狮子。大秦就是罗马，亦就是教皇所住的地方。唐朝有《景教流行中国碑》。元朝成吉思皇帝用兵西方，一直到了意国、奥国的边境。总之，从前交通不便，所以难说偶然有人来往，而东西文教依然由于山川远隔，难以彼此传布。只有中国罗经指南针相传的话说，周以前已经传到西国。养丝蚕缫丝的方法，晋时传入西国。到了元初，火器又传到西国，这些算是中国文明输入西国的事情。明末时候，利玛窦、艾儒略诸位教士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及几种格致的书带到中国来，徐光启、李之藻等把它翻译成华文，盛传于世。本朝开国，南怀仁等又蒙我圣祖皇帝优礼，任钦天监副之职，修定《灵台仪象志》及历法各种书，这些算是西国文明输入中国的历史。到了嘉庆以后，蒸气之学发明，而火轮船、火轮车次第造成。从此全地球五大洲几万里路，彼此交通，犹如邻居一般。而西国文明一天比一天进步，又有许多新的事物与科学知识传布来到中国，可是中国地广民众，轮船、铁路尚多未能通行之处，加以民情大多守旧，所以一时未能使人人可以得到这些新的知识。

吾们温州虽是通商码头，而地方风气，亦还未能开通。敝县瑞安近年来初办有几处学堂，而经费短绌，校舍课程都未完备。学董、讲师、办事职员多是科举出身的旧人，恐怕对于新的教学

方法及新的各科教材,所见所知,都有限。总而言之,诸凡草创,比较各强国的先进规模,真不啻天壤相判了。至于我自己,虽然读过中国旧书,而不识西国文字。近来稍稍兼看西书的译本,总还惭愧,所得甚为浅薄,且每恨未曾亲到西洋,参观各国的新政设施及一切大小学堂的办法,以增长见识。现在苏先生设立这艺文学堂,可使我们温州的人士多得到些新的学理,多看见些新的事物,对于地方民智的开通,是有不少的裨益的。今天我与同来的师生们到此登堂观礼,如同身到西国考察一样,岂不欣幸!李先生是西国有名的通儒*,今幸光临我温州,来与我们互相见面,谈笑于一堂,亦算不易得到的机会,所以我与同来的师生们,对于两位先生今天这一番的热情是同表感谢与倾佩的。

学务本议

(光绪三十三年)

一、定国是 自来文化之盛衰,视国家之宗旨为转移。汉重经术,而贾、董、许、郑诸儒蔚兴;宋尊道学,而程、朱、真、魏之伦辈出;唐尚诗赋,而人擅词章;明崇制艺,而户诵经义,皆其明效大验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经史朴学,大师相望。近以科举之弊,竞趋利禄,欧美科学,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国势未振,实由于是。皇上深念远览,更法自强,广开学校,以闢教育,海内固已靡然向风。比年以来,考用外国留学生,而更定官制以拔擢贤俊,恩泽不为不厚。然而杂试未停,资格犹重,场屋之旧习,未尽芟除,乡曲之迂儒,犹多观望,则以前者调停新旧之论误之也。夫学无新旧,惟其致用。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诸科以陶铸国民,万不能别悬一格,以优待庸士。今者科举既罢,前日之举、贡、生、监年富力强者,果其淹博多通,则研究科

*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学，必不致终居人后；即年齿略长，而经史文章，果有卓然自见，亦足任文科教授编纂之员，校年积劳，自可仰邀甄拔；如其年迈才疏，则非徒于新学全无途径，即旧学亦何尝略涉藩篱，徒以幸获科名，永厕士例，庸糲大瓠，无益时需，就令一切摈弃，亦不为过。而近来议者，犹复殷殷设法，曲为疏通：举贡一试，遂叨通籍之殊荣；优拔三科，尚沿校文之旧法。举庸陋无用之辈，糜以好爵，使布满仕途。夫既不能为学人，岂复能为良吏，徒令虚糜廩粟，大阻贤路。而郡邑愚民，因此误窥朝旨，谓科举仍当复行，学校不过暂设，其为学务之障碍，不亦甚乎？至于议者或虑旧学之壅滞，不免激成事端，斯又迂谬之见也。窃见古来桀驁谲诡之士，类皆才识夙敏，志力坚忍，以其抱负非常而淹滞不遇，则抚髀感慨，自伤沦落，既不能遁世无闷，遂不遑择地而趋。王猛乃有心于晋室，终事苻坚；张元则失意于汴都，遂投元昊。当此强敌窥伺，人心涣散，不为之计，诚可为寒心。今舍此不图，而猥为腐败科举之旧学，优筹出路，慰彼沉沦，遂乃雕镌朽腐，拔拭庸迂，以为可致一世于承平，弥万类之缺望，诚未敢信也。且中国自秦以来，无国民之教育，其号为文明者，大抵为士人，求其不为利禄而学者，殆十不得五。昔之所为疲精毕力以事揣摩简练之术者，以有科举为为之的也。今科举废矣，而所以悬之的者，仍介于科举学校之间，虽教员学生不准应试，大部已悬为厉禁，而俗见未祛，往往身在学校，而不免神驰轩冕。一闻杂试，或更名易籍，竟冒法以干倖进，非徒旷有恒之职业，抑且阻远到之雄心。至于中驷以下，既惮科举之繁难，又苦希望之歧杂。入学校则作辍靡定，守家塾又涉猎无常。知新温故，而无适从。微倖之心，既虚悬而无薄；厌倦之情，又从而中之，则或竟辍然废书不读。故细察今日学界之情状，新学未见大兴，而旧学已形衰退，不加激汰，而抱此终古，是率天下而趋于不学也。斯其为广兴教育之初意不适相左乎？伏愿大部申明禁令，一切杂试，奏请永远停罢；全国士

民，子弟不入小学者有罚；非毕业中学大学者，更无出身。庶普天率土，确然知以求学为杓准，举凡调停疏通之议，概从戢绌，俾不得淆惑观听。盖优劣之辨，若质点之不能兼容；是非之端，犹黑白之必无两立。宋政不纲，而有建中靖国之谬论；明社将屋，而有东林阉党之同升。安危所系，殷鉴不远。今既承数千年科举之弊，当五大洲竞争之冲，将欲搏心一志，湔除陈腐，非别白而定一尊，无以收廓清转移之效。所冀塞歧芟异，决然舍旧以图新，以定天下之趋向。盖凡百新政，无不以此为根本，又非徒学务己也。

一、保国粹 有爱国之精神者，必宝持其国自古以来相传之经典文字。故西国通行字母，而犹重拉丁，东瀛大阐欧风，而不废神教，则保国粹之说也。吾国四部群籍，浩如烟海，以言国粹，莫重于经。伏读大部定章，自初级小学以上至于大学专门之业，通儒罔著之林，所有教科，靡不以经为首，实为维持国粹之盛意。但中小学读经一科，讲授之方未定，教科之册未颁，公私学校，照章递课，文义浅深，或不能密合学童之程度；字句繁简，又不能适符毕业之时间。是则诵文虽熟，而析理终迷；陈义甚高，而致用实浅。譬之悦刍豢之甘，而以饲乳儿，则适以为病；钦鼎彝之宝，而以示野老，终不识其名。虽复人挟一册，日诵千言，其于国粹，庸有裨于毫秒乎？窃谓群经文义渊富，不能限以一律，唐人帖试，有大经小经之目，仅以字数多寡为之区别，实未允惬。今大部所定读法，先浅易而后深奥，自是不刊之典。然一经之中，又有难易之别：如《论语》乡党一篇，为礼经之别记；《孟子》尽心之说，实哲理之奥文。《禹贡》水地，必资桑、郦之专家；《考工》轮輿，实通欧、美之艺学。说《书》则《典》《谟》易而《盘》《诰》难通；诂《诗》则国风显而雅颂多隐。斯皆不能同时并课者也。小戴《礼记》，刘向《别录》析其篇目，凡属通论者，皆为隳括大义；属五礼者，则为分释本经。并详郑康成目录，孔颖达疏于篇目下备载其

文。大义则文约而旨明；礼制则绪繁而义博。斯又难易攸殊，不宜一概合课者也。今者镕铸以入教科，则当用《汉书·艺文志》裁篇别出之法。此例创于刘向、刘歆父子，《班志》即沿《七略》旧文，如《管子》属法家，而《弟子职》则入小学，《荀子》属儒家，而《赋篇》则入诗赋，是其例也。审定义类，分别部居，庶随宜授课，杂而不越。至于初级小学，学童程度尤浅，即一章之中，或有训诂奥衍之文，声类通假之字，强用讲诵，动成扞格，则又宜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如唐魏征《群书治要》删经之例；或用训义润易，以今译古，如《史记》录《尚书》之例。昔有成规，不嫌僭妄，折衷至当，是在钧裁。其修定教科书，则宜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例，略采汉宋旧注，以一家为主，而裨正其阙误。要取义畅文省，使教员有所据依，易于稽讨，亦明经之藉也。又两汉经学大师，专门传授，复有断章证事之例，叙述旧闻，罗列古籍，而章末引经以证之，如伏生《尚书大传》、韩婴《韩诗外传》，斯例最多，历史、国文、修身诸科，似可参用其法。间见西士著书，亦多援引彼教圣经，其笃信宗教者，至于论马，则历数新、旧《约》有若干马字见西人《二约释义丛书》。虽复迂谬可笑，然亦其宝爱国粹之一端，似可略仿其意，以旁通诸科：如电学则可援《礼记》之神气风霆；农学则可引《周礼》之草人土化。《王制》州服，涉开方幂积之算；《考工》柯楸，通割圆弧角之形，则算术形学也。以逮博物动植，资多识于《毛诗》，校异名于《尔雅》，应时举证，尤采获不穷。如说犬则可征卢令旅葵，说鸡则可举翰音金距。斯不徒陈古可以证今，亦见数典不敢忘祖。且随文提示，既可助寻温之力；触类敷畅，又可增爱玩之情。但能得精通中学之教员，引申比傅，其益无方，斯又不限于读经一课矣。总之，教育学童与成学，心理脑力，难以强同，大抵非简明无以引其领悟，非错综无以博其旨趣。今日小学教员，徒欲强之诵读，以应格令。遂使少年学子，薄经训为迂谈；韶龀幼童，坐讲筵而欲睡。其于教育原理，舛驰千里，而矫其弊者，遂举

《五经》《四子》悉摈弃不读。昌言国粹，而所保几何？是诚不可不深思熟计，亟求改良之法矣。

一、筹官吏之普及教育 世界日进于文明，觐国者必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强弱之符验。吾国户口，号称四万万，依罗署正所定草案，应受学者约一万万人，其中及学龄之儿童，约五千万人，于全国人口数才八分之一，揆之分率，已为极少。然综计今日已开之学校，受教育之学生，全国度必不逾百万人，是即此极少之数，欲其教育普及，已非二十年不能充其望，若欲通国四万万人无不受教育，以与列强驰骤于环球，其亦俟河之清矣。夫举事有序，凡数繁颐不可爬梳者，必就其简省者先治之，事纷错不易理董者，必择其重要者亟图之。窃谓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士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自兴学以来，二十二行省遍设提学司以总其大纲，而受成于大部，条目固略具矣。然而其与士民直接者，莫如府厅州县之官吏，每府及直隶州，必立中学堂以为各属之模范，每州县必立高等小学堂以为闾境之模范，二者皆官办也。其他辖境所有公立私立众小学堂，又皆官吏所办护而监察之者也。通计各行省，计府百八十有三，为厅州县一千六百八十一，大较守丞牧令不及二千人，其于全国人数，为二十万分之一，非其尤简省者耶？而士民为待教育之人，官吏则为司教育之人，二者对勘，孰为重要，又不待蓍蔡而决矣。然今之官吏，其能通教育者，百不得一，而遽畀以监察学校之权，岂果生而具万有，不待教育而即通其原理者欤？盖尝默察仕途，求其略通旧学者，已稀如星凤。其以科第进者，固世所推为正途出身，与寻常俗吏殊异者也，其疏暗闾茸者不足论，其贤者如前之债事重臣，或以守令致通显，清操雅裁，卓负时望，爱民勤政，循绩烂然，然而其视学校也如缀旒，其嫉新学也如蛇螫，挟其虚侨胶固之见，而昧通变久大之图，卒以蒙世大诟，则不通教育之故也。至于杂流竞进，或有不解文义者，钱谷簿书，已不能举其职任，而望其精

究学务，固知其万无可冀矣。今各行省间有建设课吏馆及法政学堂者，即教育官吏之意。然而就学者不多，实任人员，又多不预，是非普及之道也。其不入学或学而未毕业者，仍可以得署补，是又非强迫之方也。夫以二千重要之官吏教育，尚不能普及，而欲强迫五千万之学童，且将推之四万万，使尽受教育，揆之理势，不亦慎乎？窃谓宜著令，十年以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生，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生，不得为州县。凡州县牧令办学务成效卓著者，虽仅中学毕业，亦得擢升知府。十年以内，学校毕业生不敷用，则权宜变通，令每省必立吏治简易学堂一区，以政法、经济、教育三科大意讲授，无论外补内铨，凡实缺人员到省者，必入校听讲二年，由校长会同提学司考验，毕业生方准赴任；不中程未毕业者，留堂再学一年；不可教育者，开缺。其他候补人员到省者，则必入法政学堂受普通教育，毕业而后准其留省；不中程者留堂再学；不可教者，勒令回籍。其已在任人员，势不能撤回就学，则放繁剧郡县由省派员帮办发审之例，令提学司派法政毕业生代办学务。凡守令，又必延聘精通教育幕友，到任时以所延幕友姓名达于提学司，必声明某学校毕业生，不准以未入学校者充数。上有森严之学律，下有赞助之通人，则濡染指导，或不致为学务之障碍，而后士民之普及教育，乃可渐图矣。外国官吏所以无特别之教育者，以其全国本无不受教育之人，其为官吏者，自羈草以来，固已受完全之教育者也。况其治学务者，又必择专门大教育家领其事，而且久任不移，贤者予以崇阶重禄，俾终身从事于学校，其慎重之也如是。即其他治民行政之员，亦无不胸罗百科，目营四海，饱文字如菽粟，嗜书报如蜜饴。日本之变法，则令非通晓西文者不得为县知事，此虽不免矫枉过正，然以其进步之速，三十年而雄视环球，其效固可睹矣。而吾国之官吏，则利禄之见，梗塞胸次，至于不辨五洲之方位，不解三育之名词者，程度相去，抑何悬绝！循此不改，而以不通教育之官吏，

治未受教育之绅民，群盲相遇，而强谈学务，于是官吏之巧者粉饰，拙者稽延，而学校有轻藐长吏之心，绅民之弱者疑谤，强者要求，而官吏益增厌恶学校之念。彼此交恶，蕴结溃决，而政学两界，牵连纠纷，变幻百出，至有不可思议者，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盖优胜劣败之通理既明，蹙国弱种之危机又迫，所恃以斡旋时局、维系人心者，仅此教育之一线，而乃贸然举而付之不知如何之人，任其摧残壅遏，而莫之或恤。热心好学者不得达其希望，遂纷然求学于异域；而浮薄倾危之士，因得抵巇蹈瑕，从而鼓其奇邪之说。遂使无穷之患，隐种于寰中；半教之讥，长腾于域外。昌言兴学，而收效顾如是，是诚谁之责欤？

一、筹学校之大宗经费 自教育之议兴，各行省奉诏设学，次第增多。而创始则有校舍建筑之费，常年则有薪修、膳食、图书仪器标本之费，色目浩繁，公私交迫。省会取资官款，筹集较易；郡邑官学，亦尚有宾兴书院诸款可拨，不至毫无凭藉，然欲扩张完备，亏绌仍多；至于私立小学校，则率皆仰屋咨嗟，朝不保夕。将来倘议实行强迫教育，则设校弥多，需款尤巨，综计大较，即使增益倍蓰，亦必不给。将欲筹富强之大计，扩教养之闳规，不为开不竭之源，而递求无穷之效，其为虑盖已疏矣。查今日已开之私立学校，或募绅民之捐助；或抽商税之毫厘；或请拨书吏陋规；或酌提祠庙田产。大抵藉此数端，以资挹注。然而米盐凌杂，其数则琐屑而无多；荆棘丛生，其事乃纷纭而迭起。凡郡邑之间，土著则绅富寡而农民众；商业则大贾少而行贩多。以彼起家畝亩之间，竞利锥刀之末，此皆昔之屏诸教育之外者，安能解学务之重要。强为劝索，未必尽属乐输，学董热心集事，又不得不略事科派，而商民于是与学校交恶。提拨陋规公款，不能无藉于官权，而州县有司，勇于自润，怯于图公，催科之外，皆非所乐。而提公款，则稽查旧储，厘剔私润，往往牵涉出入衙署之劣绅；拨陋规，则根究侵挪，求索馀羨，又往往牵涉蟠踞城社之书役。此

皆官之所狎暱而覆护者也，拙者或压搁不行，黠者且阻挠万状。学董强聒不已。诘辨纷然，此又官所不能耐也，而官吏于是与学校交恶。宾兴、书院诸公款，向多为腐败旧董肥家之窟穴，其秉公经管，皜然无所染者，百不得一。今移以兴学，其措占不交者不必论，即使慨然承缴，亦必有清算亏蚀考核奇赢者，皆旧董之所不利也，于是旧董与新董又交恶。公款者，乡人之所共也。甲乡兴学已拨之款，乙乡继开，则求分其半；丙乡丁乡，嫉甲乙之擅此公款也，则饰其家塾，榜曰某学堂，又踵起而分之；而经理之绅董，凡一切亏挪不能弥补隐匿不可以告人者，则亦往往藉自办学堂以为抵制之地。盖其贤者，因兴学而出于争款，不肖者，又因霸款而托于兴学，两者竞争，胶扰无已，于是学董与学董又自相交恶。所获几何，而恶感纷集。简丝数米，既徒劳而寡功；载鬼张弧，遂积嫌而成衅。于是倚张败类，腾喙而忘其证公；犷暴奸民，攘臂而敢于毁学。虽由办事或持之太过，然究厥原因，未必不以无大宗正项，迫而出于搜括以肇争端。循此不改，则已开之学校，且虑其不足措撑，将成废辍，是虽计户校龄，分区劝学，其于普及之效，庸有冀乎？窃闻欧美各国学校，国家咸有巨款补助。以日本三岛之徧寤，政府所支学费，年亦无虑数千万。吾国版图阔廓，民智蔽瞶，若非筹大宗正项，以豫为维持，窃恐强迫教育，万无可措手。夫教育之道，本为国民开其智识，则其经费，宜通国士民各有担荷之责，莫如于地方地丁钱粮征毫厘，以资应用，统由官柜代收，而明其数于串票。既收，则储之本地劝学所，以预定城乡分区学数，由全体学界公议匀拨。其名为学校，而管理教科不合法、为学界所不承认者，不得与分；其未设学之区，则预算应分之数，专款存储，不准董事移作别用，官亦不得私取其铢黍。则一下令，而通国教育之费无不□举，计莫善于此矣。吾国自地丁并征以来，国家厚泽深仁，固已著令永不加赋，正供以外，不容别有增加。但书吏征收，弊端百出：银洋之火耗浮征，米

石之斛耗加折，无一非取之民；州县明知其弊，而莫能革，且沾其馀润焉。是固不如酌禁无名之横敛以便民，而带征有限之馀资以兴学。差田产之多寡，以为所出之率，征收斛一，既有简易轻捷之良；衰分平均，又无争辨诿卸之弊，较之左右罗掘，敛怨无穷，不亦愈乎？近来各省学董，亦多持斯议，而皆以迹近加赋，未蒙准行，实则加赋之垂为厉禁者，防官吏之取民无饜而腴下以肥上也。若学费，则取之地方者用之地方，国家毫秒无所私焉。外国固有国家税、地方税，二者并行，毫无阻碍，良以外界限分明，典守不私，故通国无不踊跃输将，用是百端并举，取之无尽。教育之能普及，亦其一也。今若决议试行，则得此大宗之正项兴学，自可取给不穷。昔日已收之杂捐，由各处劝学所清查开列，上之提学司核议，可收者收之，以补不足，其略涉苛细不易收者，一概蠲免，则官吏商民，更无从藉口以为学校为难，亦息纷之一策也。抑又有进者，迩来各省办理学务，类皆困于经济之窘绌，教科不能完全，教员不能精聘。好学之士，不能履其所望，遂相率褰裳远引，求学于外国。大较计之，游学日本者逾二万人，游学欧美者亦数千人。一人旅学之费，日本约四五百圆，欧美则少者千圆，多者二三千圆，而意外之浪费，犹不在此数。我有国民，而岁辇千馀万金以增之他人，而求其教育。寄生附木，既显弃其主权；涓流成河，又隐妨于国计。斯亦讲内治外交者所宜审计也。何如自筹巨款，以广兴完备之学校，俾远游求学之士，接踵来归。虽年增数百万之学款，而外输之费，隐留千馀万金于民间。利害相较，焯然无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学务枝议

(光绪三十三年)

一、注重初级小学之应用科目 普及之教育，自初级小学始。其程度虽浅，而于国民为最重，范围亦最广大。现各省学

员，谨遵大部定章办理，诸科略备。惟日本小学，率有簿记一门，教其董理财计，为他日营业治生之助。吾国小学，尚无此科，实为缺典。又手工一科，为实业之基础，于应用尤为重要。大部定章，各小学本有此科，而迩来各校，因教员缺乏，大抵未备。宜飭令各省师范学校，添此两科，毕业以后，分派各属众小学，照章补课，俾齐民子弟，得以留心经济实业，其于富强大计，亦不无裨补也。

一、专设补习学校添招听讲生 近来各省创办学堂，考取肄业学生，多自家塾而来，其人高等小学者，或未经初级小学毕业；入中学者，或未经高等小学毕业。权宜变通，势不能程度齐一，故间有国文甚高，而西文、算学全无门径；或诸科尚优，而国文平常。编级插班，动多窒碍，强为分配，不无削趾适履之弊。窃谓宜飭各府厅州县，另设选科补习学校一区，凡各校中诸生科学与本级不符者，均改入补习学校考核成绩，俟诸科约略平均，再入本校，以免牵强参差之患。又，补习学校宜别设旁听生名额，俾校外家塾学生，亦准报名，随时来校听讲，以为入学校之预备。

一、译教科书宜统一名词 新学大兴，译述外国教科书，繁如烟海。凡中国文所有之名词，自宜概用中文；惟外国人名、地名，则宜用西文译音。《公羊传》所谓名从主人也。又，各科学中国向未发明者，亦多用译音。若此之类，既由音得字，则无文义可寻，记忆已极费脑力。今则东西译籍，人习其音，舛异百出，如俄罗斯之为露西亚；德意志之为独逸；舆地图志，尤易滋眩瞶。教员既穷于参考，学生又苦于兼记，甚为教育之碍。应请大部审正音纽，垂为定名，而附注异同于下方，勒成一书，颁行天下，俾各校悉用定名教授，庶可斲若划一，以省纷互。又，理科化学原质，八十有奇，东西译名，多繁重为累；吾国新旧译册，又多自相歧牾，不可理董，亦宜一律详定，以示崇简正名之意。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一、优异下户学生之父兄 吾国平民，向无求学之思想，骤语以国民之教育，非徒不能解，甚或舌为迂谈。自初级小学各处繁开，间有平民子弟，情殷入学，而因父兄吝费惜时，强阻不得好如愿者。是非略加劝励，不足以广招徕。考之《周礼》，学士有复赋役之典，今万不能复赋，似可准其免役。如民家子弟，有人初级小学毕业者，其家一切科派徭役，概予豁免；其亲父兄应特别优异，有要事，准其谒见官长，以监生礼相待；家有讼案，除命盗大案外，准其到堂立陈，免其跪鞠；或有过犯，准免笞责。令长不照例相待者，准陈诉上司诘撤，俾齐民下户，咸知入学校之有此利益，则阻碍自可渐消矣。

一、重官绅商子弟不入学之罚 外国行强迫教育，通国士民子弟之及学龄而不入学者，父兄有罚。吾国户口蕃孳，学校未能普设，平民子弟入学者尚少，势不能骤加以罚，惟有就官绅富户先酌量试行：一、官户，凡父兄为职官，文职自未入流以上，武职自把总以上，无论实任候补，悉为官户。其子弟及学龄而不入学者，由本籍牧令协同劝学所查开，呈提学司，由司移该管上司撤任停委；告退在籍者罚金；家有田者，倍征钱粮。二、勋户，凡五等爵及世职，自恩骑尉以上，子弟及学龄不入学者，父兄停俸，不准当差世职，不准入营收标；凡嫡长子未入学者，不得承袭爵职；倘有次子庶子曾入学者，准其更换承袭。三、儒户，凡举贡生监子弟不入学者，父兄摘去衣顶。四、富户，凡平民之家，有钱粮二两以上，子弟不入学者，倍征钱粮。五、商户，凡富商大贾，由各处劝学所及商会查开资本在一万元以上，子弟不入学者，倍收商税，以示惩戒。以上五项，各有悔悟，将子弟送入学校者，准其详销罚案，以为改过者。以上官户、勋户、儒户家妇女缠足者，罚与子弟不入学同。

一、优奖久任学校之教员 学校教员，以久任为佳。取其熟悉本校之情形，而与学生感情尤厚，故其收效亦较易。近来，

教员既少热心，又无厚糈，往往一年数易，视学校如传舍，而任讲授如客佣，安望其实力教育？外国学校，凡年久之教员，皆特别增俸，积久弥多。我国公私交窘，不能办此，惟有优加奖励之法。窃谓宜著令：凡教员在本校四五年，学生毕业一次，中间并无离校者，依小学、中学差次，酌给职衔；蝉联二次毕业以上，加给升衔；三次以上，酌给官职。其学行优长卓著成效者，破格优奖。但必须始终恒在一校，方准给奖。倘有未毕业而移就别校，旧劳不得随带。又，本校毕业时间内，或有请假逾三月以上者，均不准给奖，以示限制。

一、罢教职而提学田以助学费 科举时代，各府厅州县皆设教职，仅司生员名册，而无教育之事，名实本不相应。更法以后，两缺裁一留一，除文庙丁祭外，无所事事，其劣者或辗转请托，营求学校职事，为博薪水之计。各郡县学署，间有学田租谷，亦归教官征收。今各省办学，有议提学田者，然教职未尽裁，则学田亦无提拨，莫如尽罢教职，而以学田尽拨入学校，以助经费。生员学册，改归州县官兼管。至丁祭大礼，宜另设圣庙奉祀官，作为实官，品级俸糈，均与旧教官同，皆以裁缺教官回籍者就本地举充。若本地无人，准以邻县人举充，或以本地举贡曾捐教职者选充。既可安顿裁缺教职，名实又复相符。而提拨学田为学校经费，乃全无障碍，亦两得之道也。

一、设女学位以奖女学 普及教育，兼重女学。盖女人亦应有普通之知识，乃能相夫教子，破迷信，助营业，有以自立于天地之间。吾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为一端。今各省女学校虽多开办，而女教员甚少，办理未能完备，以致观望尚多，似宜酌设女博士、学士等学位。凡女子有文学，与高等小学、中学毕业生程度相当，或国文、算学、西文有专长足任女教员者，准各处劝学所查明，详提学司，派视学员就近考察，酌给学位。以后女校毕业生，亦照此例，给予奖励。其有才行高秀，如曹大家、宋

宣文者，准破格奏奖，以示优异，亦提倡女学之一端也。

一、教草书以代简字 世界文明日进，则文字之用愈繁，故尤贵简速。如学校生之抄誊讲义、集议宣讲所作之记录、驳议、演说，以及采访报章、游览考察日记，皆文繁晷促，愈速愈妙。近人厌楷书繁难，议依日本片假名之例，别制简字，只可用以教下等农民，若学校学生，则既习新文，又须学旧文，两费脑力，实为徒劳。窃谓中国草书，原趋简速，故史游《急就篇》本为章草，今所传《皇象碑》本，即草书也；二王遗帖，妙擅斯体，代久莫习，遂成难识。苟能略为讲习，亦极简省便用。西文通用大草，即其比例也。应请甄取二王草帖及智永《千文》、孙过庭《书谱》诸帖，择其最简应用者三千字，编成一书，颁之学校，俾高等小学以上用以教授，日习三字，四年便可精熟，以代简字，而应急就，不尤古雅耶？

一、除迷信以兴科学 科学主于征实，迷信涉于凭虚，其理不相容者也。中国数千年来，神道设教，迷信繁夥，今其沿袭已久，或为愚民所深信者。如迎神赛愿、祈祷晴雨之类。教育尚未普及，势难骤革。其无关感情，而焯然妄诞，又与学界相涉者，宜示删除。如日月食为地球与日月同度，互相掩蔽，成此视差，此理自汉以来，早已大明，而救护之典，久未革除。明知其非，而举国若狂，转令学者疑于日月行星之理，甚无谓也。又，文昌魁斗，本为星象，道家张大附会，乃谓实有其人，主掌科名，群相崇佞，文昌既为大祀，魁星又广布学宫书院，偶像狞恶，尤足嗤笑。今既罢科举，而学宫书院多改为学校，则不宜更有文昌魁星之祀。应请大部奏请将救护日月食永远停止；文昌即《周礼》之司中司命，为天神第三等小祀，今宜改为中祀，附祀天坛星辰之次，外省不必立庙。凡学宫学堂，旧有魁星象一概撤去，以祛迷信之蔽障，而科学始可望大兴矣。

道光二十四年顺天乡试《同榜题名录》

刘国彦	周寿昌	程炳宸	张清甸
潘泽霖	刘承寔改名翊宸	罗亨键	李 东
莫勒赉额	乔珥保	吴廷梅	刘开第
贺嵩龄	常守方	逢希澄	颜葆濂
李嘉猷	陈克昌	高 静	华翼纶
徐 奎	韩一松	徐志导	周星垣
顾 榆	李服周	章 璠	余 奎改名恩铎
瞿绩凝	谢 棠	何肇楨改名瑞元	曹鸿举
朱成熙	杨景孟	姚学苏	徐家杰
汪 桀	孙 晋	孙衣言	王应昌
许 时	勒方琦	张思澍	奎 章
马缉熙	林国华	周普润改名誉芬	庄丙烈
彦 昌	刘达善	陆 枚	英 勋
世 昌	孙 观	詹锦堂	郭云五
郭襄之	斌 祥	沈宝昌	王宝纶
王廷锦	范同亮	钱 栢	陆 燿
吴之翰	徐启文	胡联桂	郭祥瑞
陈景辂	凌 焕改名仲璜	刘玉林	李鸿藻
杨家麟	辛本燧	李世珍	刘步方
锡 畴	张幹承	吴士藻	尹汇瀛
史保悠	杨书香	纪 昶	李鸿章
瑞 明	马际清	钟 龄	张旅田
孙光烈改名庆成	刘 轲	范先叙	赵士举
常学孟	司尔宽	际 亨	宝 和
李 淇	裴 钊	陈 论	徐志恭
詹 桂	王玉田	邵亨豫	杨庆麟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朱有筠
觉罗瑛桂
黄宝琛
钱弁万
韩振先
宋 糞
梁元桢
史致怡
许炳章
于调元
依 锦
杨景亮
丁 浚
麦奋扬
郝植槐
冯德珍
常 恩
赵 松
丁 琪
李庆祺
海 焕
庆 长
张凤翔
延 栋
鲁 松
张继荀
杨延俊
杨濬源

陆和钧
陈以昌
王 潞
顾世纶
高善观
何文清
孙桂枝
王化堂
章保顺
许定邦
刘复隆
吴瑞琛
徐嗣昌
孟传金
俞来绶
马焕章
贵 林
袁熙载
国履中
李逢辰
陈树槐
刘逢吉
随 福
金永科
敬 惠
高步涛
寿凤庚
锡 纯改名锡缜

刘西园
邵葆台
陈浚畴
钟 爽
王金台
德 泰
郑恩奎
桂 山
朱 荣改名毓霖
瞿世荣
曹云汉
张 圻
张大俊
孙延惇
程光滢
赵钟华
彭克仪
王迎寿
祥 芝
陈应韶
马书升
雷树塘
刘有铭
昇 麟
恩 煜
松 寿
陈东岭
杜人凤

祥 麟
潘为鹏改名清撰
丁寿昌
李佐宸
赵光燮改名辰至
庆 麟
潘 杰
庆 会
陈家鏞
罗嘉福
张庆麟
张式芸
贺长庚
智寿格
王治申
曹国士
董式愈
程 蔚
张 堂
方 淦
龚 晋
陈兆熊
邱秉哲
张元龙
曾璧光
万 成
高思慧
王廷瑶

林天培	华承皋	王锡銜	吴葆和
恒禄	孙贵麟	崔荆南	王福绶改名麟昌
陈廷华	吴师祁	刘兆登	李载文
廷元	蒯贺荪	洪中和	许植椿
温如春	庆文	存琳	李鹤年
权守经	张毓森	钟有枚	凡二百三十九人

副榜

刘祝庆改名祖庆	李福基	郝浚	张照临
汪鸿诏	周镇	董张翼	福立
王大钧	李金芝	王铭镐	松瑞
刘兰敏	刘浙	刘玉芳	梅芳
仲春改名仲鸿	曹琛	熊方绶	任廷瑞
刘华林	周麟图	樊景皋改名炳云	孙士恺
贺式董	苏媚毓	靳廷锡	赵文沂
吴步瀛	方至	吴士松	杨椿
步嘉莲	崇厚	徐恺	陈建勋
吴咏虞	英俊	赵东磷	辛楦改名家彦
蒋道模改名斯彦	汪元卿	余绅	凡四十三人

道光三十年会试《同榜题名录》

邹石麟山东聊城 王郭敏江苏宝应 寿昌江南驻防 何元恺广西平乐
 李吉言直隶永年 陆增祥江苏太仓 邹溥霖湖南新化 孙学驷浙江鄞县
 宋恪符河南商丘 陈元楷广东顺德 朱文江湖北江夏 钱桂森江苏泰州
 程祖浩安徽休宁 刘传祺直隶宛平 蒋仁瑞浙江余姚 杜义山山东邹县
 萨大年福建侯官 徐继达江苏南汇 呼震正白汉军 岳世仁四川中江
 丁绍周江苏丹徒 符鼎庸江西宜黄 储德灿顺天宛平 慎毓林浙江归安
 李可琳广东归善 邵亨豫顺天宛平 吕耀斗江苏阳湖 姚诗彦广东番禺

谢 增江苏仪征 盖星阶山东蒲台 许应骅广东番禺 但 绅江西鄱阳
 赖子猷广东顺德 王兰谷江苏金坛 孙成基山西襄陵 高崇基直隶静海
 杨庆麟江苏吴江 胡叔琳直隶清苑 徐宝治江苏震泽 徐 桐正蓝汉军
 李羲钧直隶任邱 马 斌浙江余姚 常 恩镶黄满州 吴鼎元湖北云梦
 黄来晨山东滕县 来 秀正黄蒙古 孙汝霖奉天锦县 王书瑞浙江长兴
 张元灏直隶宛平 刘维岳江西广丰 曾璧光四川洪雅 沈善昌贵州贵阳
 崇 实镶黄满州 周必超广西临桂 唐正恩四川巴州 张望云江苏娄县
 林廷杰江西广丰 靳文蔚山西安邑 张师右顺天宛平 濮庆孙浙江钱塘
 高钦中河南项城 蒋继珠山东曲阜 袁嵩龄浙江嘉善 俞 樾浙江德清
 恽鸿仪顺天大兴 赵世绪江西新城 郑 植福建闽县 王宝权山东聊城
 欧阳黎照湖南新化 陈 谟江西安仁 张大楠陕西肤施 杨承烈江西分宜
 蔡兴楷湖北蕲水 袁保恒河南项城 刘 锐陕西绥德 高銮宣福建长乐
 丁先庚山西平定 徐光第浙江肖山 吴台寿顺天宛平 徐传冕江西丰城
 黄崇礼河南南阳 逢希澄山东黄县 吴可读甘肃皋兰 张瑞珍安徽寿州
 戚士彦浙江德清 杨汝为福建政和 饶 丰湖北广济 洪 璠江西安仁
 杜 联浙江会稽 许其光广东番禺 张 灏陕西蒲城 毕应辰云南昆明
 孙衣言浙江瑞安 陶绍绪四川安岳 杨顺时山东茌平 赵树吉四川宜宾
 孔继中浙江肖山 钟佩贤顺天宛平 徐镜海陕西城固 曲芝圃山东宁海
 吴兰芳贵州大定 冯端本河南祥符 刘毓勤山东茌平 黄荣庚福建长乐
 张崇本四川泸州 秦镇藩广西义宁 黄 统广东顺德 王继庭顺天武清
 徐步云广西临桂 朱仪训直隶大兴 李时敏江西铅山 龙 璇安徽望江
 梁 巍广东信宜 王 浚直隶河间 谢庆云福建侯官 钟 琇云南昆明
 周文昭四川仁寿 余盛藻江西清江 张保衡安徽全椒 李兆煦山东莱阳
 蒋昌期浙江钱塘 方葆珊安徽桐城 李信芳甘肃宁朔 张祺恒山东安邱
 陈继仁广西临桂 杨先泽贵州贵筑 杜如芝河南杞县 刘钟璟云南镇南
 何元辅安徽桐城 夏献烈江西新建 宋金鉴陕西岐山 李嗣元四川江津
 李镜江河南灵宝 张允熙湖南澧州 梁骏观陕西兴平 郑惠常福建闽县
 乔家槐山西临汾 卫元燮河南陕州 郭 珍陕西扶风 李文瀚湖南武陵

祥 麟正白汉军 何拔秀湖南湘潭 成 琦正黄满州 徐 行江西东乡
 翟云章湖北蕲水 王大辂山东福山 伊麟泰镶蓝汉军 杨映奎山西宁乡
 尹佩仓云南蒙自 暴大儒河南滑县 郑守诚福建闽县 钱 铨浙江嘉善
 孙志铭江西泰和 何开泰安徽凤阳 侯 玳山西阳城 王世远陕西平利
 何传兴河南封邱 高集祥山东寿张 晋 康镶黄满州 何福咸山西灵石
 罗家勤广东顺德 晏 湘云南南宁 郭桐生河南新安 丁鹿鸣湖北汉阳
 李 鼎河南祥符 黎树桢广西平南 恒 林镶黄满州 季念诒江苏江阴
 叶炳华广东南海 林 溥 尹式芳山东历城 裘嗣锦浙江嵊县
 冯承基福建长乐 刘名馨湖北咸宁 杨彝珍湖南武陵 李廷楠直隶丰润
 段启宜陕西三原 吉 惠正蓝汉军 周誉芬河南祥符 匡汝谐江西庐陵
 吴鼎立河南固始 钱 栢浙江嘉兴 祝寿昌河南息县 尹耕云江苏桃源
 李文森贵州镇远 鲁 方直隶遵化 林述训安徽和州 王道墉湖北黄陂
 钟昌勤湖南平江 李人镜云南河阳 陈五典陕西长武 吴 焯安徽泾县
 傅观海直隶卢龙 汪贺迁江西临川 宋来宾云南昆明 寇嘉相贵州贵筑
 刘观光甘肃宁州 曹中技河南新野 武廷珍陕西平利 沈史云广东番禺
 李渐鸿贵州镇远 张尔周甘肃镇番 陈渭川河南商邱 邵春卿奉天宁远
 张仁法陕西山阳 张 崇河南郑县 徐 引安徽宿松 凡二百七人
 谦 惠宗室 载 肃宗室

道光三十年《殿试题名录》

第一甲三名

陆增祥 许其光 谢 增

第二甲一百四名

黄 统	何元辅	孙衣言	慎毓林
蒋继珠	杨庆麟	张瑞珍	王继庭
钱 铨改名宝廉	何传兴	晋 康	何福咸
匡汝谐	张云望	武廷珍	袁保恒
季念诒	毕应辰	俞 樾	张师右

罗家勤	吴焯	吴鼎立	朱文江
丁先庚	戚士彦	刘维岳	杨映奎
岳世仁	吴台寿	赵树吉	李吉年
梁巍	郭桐生	陈元楷	丁绍周
郑守诚	李嗣元	王敦敏 <small>改名凯泰</small>	尹耕云
马斌	储德灿	程祖诰	梁骏观
钱桂森 <small>原名桂枝</small>	叶炳华	孙成基	沈善昌
曾璧光	陶绍绪	高銮宣	邵亨豫
周誉芳 <small>改名星誉</small>	宋金鉴	张祺恒	宋恪符
郑植	吕耀斗	成琦	赖子猷
杜如芝	吴兰芳	孙学驹	张大楠
冯承基	刘锐	徐桐	翟云章
杜联	刘传祺	王道墉	钟琇
邹石麟	姚诗彦	沈史云	张尔周
段启宜	何拔秀	崇实	袁嵩龄
饶丰	寇嘉相	张瀛	李时敏
何元恺	李鼎	徐光第	卫元燮
何开泰	徐引	李羲钧 <small>原名锡钧</small>	冯拱辰 <small>江苏武进</small>
孔继中	黄荣庚	符鼎庸	夏献烈
但绅	高钦中	张允熙	吉惠
吴可读	吴鼎元	寿昌	常恩
第三甲一百五名			
钟昌勤	张仁法	邹溥霖	王浚
许应揆	恽鸿仪	童秀春 <small>湖南宁乡</small>	张崇本
咸丰二年补朝考			
傅观海	呼震	李文澜	高崇基
刘毓勤	徐继达	蒋阳麟 <small>浙江余姚</small>	杨承烈
来秀	宗室载肃	唐正恩	杨彝珍

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

李可琳	宗室谦惠	乔家槐	李信芳
邵春卿	赵世绪	徐宝治	孙志铭
张亮采 <small>贵州安平</small>	刘名馨	王世远	汪贺迁
杜义山	郑惠常	徐步云	蒋昌期
陈 谟	尹式芳	杨汝为	林述训
张保衡	黄崇礼	杨顺时	钟佩贤
陈渭川	周必超	谢庆云	胡叔琳
黎树桢	徐 行	侯 玳	尹佩玲
鲁 方	恒 林	朱学程 <small>山东平阴</small>	秦镇藩
周文昭	李人镜	晏 湘	王大辂
宋来宾	刘钟璟	方葆珊	濮庆孙
林廷杰	靳文蔚	李兆煦	祥 龄
李镜江	徐传冕	李文森	王炳同 <small>山西文水</small>
陈五典	陈继仁	萨炳阿 <small>正蓝满州</small>	洪 璠
李渐鸿	杨先泽 <small>原名先英</small>	龙 璇	伊麟泰
裘嗣锦	逢希澄	徐宗海 <small>陕西城固</small>	郭 珍
刘毓敏 <small>山东茌平</small>	王书瑞	暴大儒	高集祥
李廷楠	韦承瀛 <small>河南封邱</small>	马佩瑶 <small>河南光州</small>	祝寿昌
曹中技	萨大年	敖彤臣 <small>四川荣昌</small>	李际昌 <small>广西灵川</small>
蔡式钰 <small>甘肃武威</small>	王宝权	刘观光	盖星阶
曲芝圃	黄来晨	孙汝霖	余盛藻
欧阳藜照			

同治六年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题名录》

朱彭年 <small>富阳</small>	胡寿颐 <small>山阴</small>	孙德祖 <small>会稽</small>	曾廷炽 <small>定海</small>
高云麟 <small>仁和</small>	郑 钊 <small>镇海</small>	许景澄 <small>嘉兴</small>	周鸣春 <small>富阳</small>
王 棻 <small>黄岩</small>	陈兆霖 <small>定海</small>	陈 钦 <small>慈溪</small>	汪熙敬 <small>秀水</small>
钟慈生 <small>仁和</small>	叶如圭 <small>西安</small>	张王熙 <small>秀水</small>	朱寿熊 <small>平湖</small>

钱振常归安	谢公桓嘉善	沈 荣山阴	陈康祺鄞县
陈荣组会稽	王旬宣瑞安	朱冕群归安	潘 适山阴
蔡宗翰归安	王福琦会稽	褚成亮余杭	郭传璞鄞县
方 鵬慈溪	谢辅濂镇海	庄 涖宁海	傅贲予肖山
薛振钰钱塘	朱昌泰海盐	胡仁耀上虞	董 沛鄞县
林福豫肖山	王毓辰长兴	杨燮和会稽	陈昌遇定海
朱世篁钱塘	朱 禾长兴	陆廷猷鄞县	孙诒让瑞安
鲍 谦山阴	冯福宽慈溪	钱清炤秀水	徐延城归安
姚 昉归安	徐 镇嘉兴	刘金赞乌程	孙琥铭山阴
洪家滋鄞县	高 冈常山	余 烈金华	谭廷猷杭州
戴循良瑞安	陶方琦会稽	陶方瑄会稽	朱衍绪余姚
江珍楹德清	王大成义乌	陈凤锵诸暨	袁 咏桐庐
章德藻金华	张芝孙鄞县	翁步堂鄞县	叶晋封太平
姜立坤余姚	来之杰肖山	王朝辅嘉兴	张家楨慈溪
黄福绶钱塘	郭庆新鄞县	詹鸿谟仁和	张骏发临海
许承勋钱塘	王广途慈溪	乐人炳镇海	徐有珂乌程
王复旦临海	陈寿祚鄞县	朱绍珪浦江	金葆恒山阴
林钊贤鄞县	周福清会稽	周 华鄞县	陆登鳌遂安
王 同仁和	魏邦翰嵊县	何启绶慈溪	王英洪会稽
邱 珪奉化	许庆恩仁和	毛 夔钱塘	王锡璋慈溪
叶枝玉青田	陈光荣诸暨	郑清湍镇海	钱鸿业嘉兴
许秉常富阳	骆庆生仁和	冯锡绶桐乡	鲍存贤钱塘
诸可宝钱塘	宋学沂山阴	邓钟玉兰溪	戚人鉴德清
余赞臣山阴	沈百壖会稽	陈以咸钱塘	陈从揆镇海
吕锡时新昌	沈祖苞会稽	张天翔平湖	林嵩尧镇海
汪以信海宁	俞兆元象山	罗树森上虞	沈星标嘉善
田晋藩山阴	李绍衣黄岩	马宝田秀水	王亢宗仁和
汪汝纶钱塘	高赐孝平湖	张炳照兰溪	金作砺肖山

周岳英镇海
 赵廷谟鄞县
 张凤冈山阴
 郑毓璜归安
 沈 樾山阴
 赵济鲸临海
 沈善登桐乡
 王佩璠江山
 沈缙文乌程
 夏 漠永康
 朱云燧义乌
 金兆基诸暨
 王缉熙慈溪
 章鸿森归安
 朱祖任镇海
 林瞻轮临海
 郭庆集鄞县
 傅彦伦临海
 羊复礼海宁
 孙毓梅山阴
 赵昌言诸暨
 胡体坤慈溪
 张昌年镇海
 徐同坝平湖
 张 预钱塘
 汤铭新诸暨

方 泰余姚
 冯金墉慈溪
 项晋荣慈溪
 董 墉慈溪
 吴 讲山阴
 俞 骅余姚
 袁鹏图天台
 章桂庆会稽
 叶金函慈溪
 徐树藩永嘉
 倪云楷嘉善
 蔡庚年德清
 尹金莢慈溪
 吴鸿焘新昌
 丁鸿逵肖山
 陈赓年鄞县
 徐志澄平湖
 蒋汉章海盐
 王 修肖山
 陈翰铨临海
 叶之森慈溪
 俞麟振山阴
 许诵年海宁
 叶光绂太平
 李 濂镇海
 汪 均桐乡

张寿松奉化
 汪庆云兰溪
 何增荣肖山
 郦作彦钱塘
 陈 滨太平
 陈清瑞鄞县
 刘秉彝泰顺
 丁 照永嘉
 斯际华诸暨
 陈嘉龄鄞县
 余 弼仁和
 吴养元鄞县
 乐嗣韶镇海
 裘辅成嵊县
 赵书田山阴
 叶庆熙桐庐
 徐 藩黄岩
 王景曾秀水
 冯廷藻慈溪
 陈其荣嘉兴
 李 澍乌程
 钟兆熊石门
 李传宗秀水
 张 楷鄞县
 王潮瀚秀水
 沈善经桐乡
 俞斯垚慈溪

向维城慈溪
 陈中元桐乡
 周覲光诸暨
 杨观治余姚
 诸金声余姚
 胡开沅慈溪
 陈守澜鄞县
 陈锦荣慈溪
 丁家骏嘉善
 沈书庸乌程
 钟廷庆钱塘
 华长恩鄞县
 张 镕定海
 吴 超仁和
 蔡 箴黄岩
 董名煜鄞县
 沈镕经乌程
 胡大成山阴
 祝书云兰溪
 钱炳奎平湖
 陶 模秀水
 吴受颐肖山
 诸可箴钱塘
 梁国元新昌
 骆葆庆诸暨
 郑 缤慈溪
 邵寅生余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孙延钊撰徐和雍 周立人整理.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 - 80681 - 175 - 3

I . 孙... II . 孙... III . ①孙衣言(1815 - 1894)一年谱
②孙诒让(1848 - 1908)一年谱 IV .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419 号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撰 者: 孙延钊

整 理: 徐和雍 周立人

责任编辑: 顾 贤

封面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125

插 页: 4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100

ISBN 7 - 80681 - 175 - 3/K·037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